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五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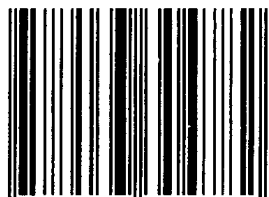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五五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寄園寄所寄十二卷

〔清〕趙吉士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一

擇執錄十二卷

〔清〕王家啓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四九三



寄園寄所寄十二卷

〔清〕趙吉士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寄園寄所  
寄十二卷》提要

敘

寄園寄所寄者給諫恒夫  
趙公所輯之書而即顏以  
別業之名者也天地者萬  
物之逆旅身世者人生之  
遽廬欲播無窮必先德業  
將垂不朽惟在文章顧蒼  
帝以來作固匪易尼山而

後述亦誠難此立德立功  
立言理無畸重而曰才曰  
學曰識任有兼長也是故  
集衆腋以成裘非縫入無

序二

以譖其製鳩羣工而考室  
必匠氏有以程其材書出  
漸岸先生既刪煩而舉要  
序由河陽夫子復鎔古而

鑄今曠代歐蘇同時俞亮  
豈若蕭樓文選藉十士而  
名彰唐苑英華賴多賢而  
論定者歟被屢詣名園長

序三

探秘笈雖窺同管豹只見一  
斑而語類續貂敢叅末議  
公之命也余何辭乎規畫  
咸宜經綸悉備能追家令



之智足嘔長吉之心吾取  
諸囊底寄美言可市至德  
堪師允稱金鑑之模不媿  
冰輪之譽吾取諸鏡中寄

序四

瀏覽山川牢籠天地時曳  
履而看雲起亦扶筇而聽  
水聲則倚杖寄是拈揚風  
雅考訂源流始負手而賦

新詩旋掀髯而賞雋句則  
撚鬚寄是齊諧乃志恠之  
書雜錄多標奇之目而滅  
燭與焚塵則異不啻溫嶠

序五

之燃犀無殊生公之豎拂  
矣載籍有零雜之弊流傳  
滋烏焉之訛而獺祭與豕  
渡不然玉川可無掃杜之

虞韓晁幸免銀根之誤矣  
若夫黃巾蔓延於神州憤  
深切齒白馬梗命於藩服  
髮上衝冠其裂眦之寄乎

序六

揚仙佛之餘波能銷日月  
闡賢豪之軼事無假楸枰  
其驅睡之寄乎且也綢繆  
風雨必先父母之邦理學

人文恒毓溪山之秀泛葉  
之寄其有土風之思歟因  
人以自警必無起口之羞  
責己以自修應免反脣之

序七

辱插菊之寄其有人鑑之  
意歟類而計之凡十有二  
準諸天道堪資載筆之董  
狐協以民時可佐窮經之



馬鄭大而弘綱偉略無非  
模楷之林小而隻語單詞  
悉是韋絃之佩間有談之  
而變色自足聞之而解頤

序八

蓋中郎枕中不可無此論  
衡一部鄴侯架上何能少  
此鴻寶兩函也自棗梨漸  
熾編纂日繁簡畧之家苦

於聖漏博綜之士失在冗  
長宛委之藏究無善本瑯  
琊之秘鮮有全書未有若  
斯之網羅不遺斟酌盡當

序九

者也而先生無心問世積  
歲月以成編聊以自娛置  
簾櫳而凭翫乃較之少游  
精騎已是羸師安石碎金

無殊拳石豈非詞林之鐘  
呂執苑之華嵩也哉而被  
于此更有請焉先生著作  
之富時滿巾箱丹黃之勞

序十

幾穿鐵硯牙籤象軸皆蒼  
水之所未收緗帙縹囊盡  
靈威之所未覩譬諸金遼  
萬仞無能狀其巍峩玉海

千尋豈易窺其涯涘尚祈

嘉惠後學悉授梓人而世

人執鄧林之一枝欲窮其

蘊採荆山之片玉思盡其

序十一

奇祗同鼯鼠適類燭蠹而

已昔

康熙三十四年仲冬朔雙

溪汪光被廌山氏頓首序





敘

乙亥之秋吾遊家弟同往怕夫寄園

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

乎園又將焉寄怕夫無以應乃

序一

寄園寄所寄

出所輯寄園寄所寄示予請敘

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信杖

寄撫鬚寄滅燭寄焚塵寄

懶祭寄承渡寄裂眦寄驅睡

寄這葉寄極菊寄為卷十有  
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微章縷

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自

我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繇

序二

寄園寄所寄

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

耳寄於面而聰附鼻寄於中

而知臭口寄於額而辨味使非

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

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

上臂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

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

焉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

序三

寄園寄所寄

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寄

於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

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暴吾

園而吾園焦風暴吾園而吾園折

而吾園而吾園汨可乎曰不可  
出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  
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壤  
使非寄焉將為流為峙者殺野

序四

濟園詩所寄

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  
也如是則知低之為嶽寄於青齊  
邠魯之間衡之為嶽寄於沅濱  
瀟湘之徼華之為嶽寄於嶠閩

陰晉之文恒之為嶽寄於雲中雁

門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瀍澗

伊洛瀆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

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兗州之民

序五

濟園詩所寄

寄於河濟渤海青州之民寄於臨

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

揚州之民寄於淮海閩粵之遙荆

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墟豫州之

民寄於棗陽孟緒之野梁州之民寄

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

渭洛豐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

寓於沙火寄於石電寄於光琴

序六

新開書所附

音寄於嶧桐鸞聲寄於簫管

梅花寄於蒼笛者也是知堯舜

寓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

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

戰國使非寄焉則堯舜至今存

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皋夔稷契

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

寓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於

序七

新開書所附

齊寄於首陽可類推矣并知

典謨訓誥之文寄於書國風雅頌

之什寄於詩文象占變之數寓

於易三百三千八百九變之繁寄

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大權寄於  
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難於聲歌  
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  
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

序八

寄國寄所寄

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  
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矣  
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  
胸臆智慮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腸

胃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  
性初外焉臣寄於君子寄於父妻寄  
於夫迨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  
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頂踵

序九

寄國寄所寄

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  
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  
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  
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

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  
衣服之為寄何慕錦繡知飲食  
之為寄何羨珍饈知妻室之為寄  
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為寄何必極

序十

寄園寄所寄

歡歎天地日月皆寄而況於人乎山  
嶽河海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  
萬年皆寄而況於一時乎遇用吾  
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以為狀則

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  
戎臣忠有徵士女投贈而閨風化英  
賢困厄而致顯名事繫綱常名教  
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為無提儒

序十一

寄園寄所寄

人仙釋之著并已治亂寇盜之氛  
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而不寄  
此寄之妙也吾詢恒夫園何寄恒  
夫未有答今知恒夫意即寄於

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仙湖愚兄士麟頓首拜撰



序

寄所寄略

讀寄園寄所寄誌略

有若奈火燒不及者有若鄉鄰偶偷閱者有若帳中枕中竊見者有若鐵函出井底者都爲一書名之曰寄所寄主人性嗜古多異聞仕隱京師宣武門之西偏類其園曰寄其隨手編輯則曰寄所寄也主人酒酣耳熱談舊事娓娓不少息滿四下輒索燈檢陳軼紫治作客居寄園從主人得與校對烏焉亥豕之未計是書寄凡十有二月凡五十有九附見者三蒐採古今書籍約一千七百三十餘條自註九十有七從鈔撮付梓人凡四百有二十日主人之用心良亦苦矣主人好著述吟詠所作林臥遙集詩彙觀至一千五百律懷金山詩至二百寄園寄所寄誌略

四十韻紫治既盡評薦之萬青閣尺牘權楊告文寄園集字諸詩萬青閣詩餘紫治皆有題詞以質當世若萬青閣全集時菴詩古文賦奏疏記序論說以及公移雜體凡二十四卷則主人自訂主人與紫治同生紫陽夫子之鄉嘗欲續成新安文獻一書以上繼篋墩學士顧志焉而未遂茲寄所寄一編雖採掇類殊于人心世教必拳拳焉其亦續成文獻之志也夫至于鉅細兼該莊詭互見讀之者或目爲經史羽翼或等爲覺世津梁或比于夢花小錄剪燈新聞主人一聽之焉耳紫治用述其大略以証諸世之讀寄所寄者新安受業汪讀紫治

序識



寄園寄所寄凡例

一、予自少至壯，凡見聞新異，輒筆之於冊，積之既久，分類成帙，用作座側之玩。因京園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園。嗣因竹垞太史採十餘條入目下舊聞，知不能久藏笥篋，遂爾付梓。

一、是書分十二寄，凡屬生平所歷，偶有觸者，輒附于末，以見世間事原有兩相符合處。至于作令晉中平交山寇，夏若宛來，叙其本末，行世亦節取數條以相印証。

一、囊底寄，凡智囊已載者，柴不復採，非好用機械，也有才不措諸實行，讀書不能致用，只帶上空譚耳。

凡例

一、鏡中寄，忠孝故事多不勝採，世所赫赫共傳者，不必錄，錄其幽僻而聳聽者，借鑑古人以自教，本行亦聖人論士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謂也。

一、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則常為一卷，以故鄉從詳也。人生如電，光石火于千山水，因緣不淺，況濟勝有具，何可刻置耶？

一、燃鬚寄，近來進退兩忘時，與良朋篝燈抵掌，非詩無以過日。其林卧遙集，偶然次韻，遂疊至千五百律吟，雖甚苦心，竊樂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一、滅燭寄，坡公夏日愛人說，鬼恠猶屬嬉戲，神禹鑄鼎象物，凡愚賤細民亦令知警而預避防之，命意何厚。

若言鬼恠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發，物類之駭觀，以及人妖之譎誕，頗有相類，因以編入。

一、焚塵寄，飽食終日，祇聞清譚於身心，何益一言一事，皆足令人鼓舞興發，斯有濟耳。遺聞以資見聞，座箴談屑以正人心術，助淹博科名以勸子弟，壽考神童，皆可類推。

一、懶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一、禾渡寄，則不致引典訛誤。

一、裂帛寄，觀勝朝之政事，錯雜盜賊紛紜，益知生太平世者為大幸，而防河洩者當先杜蟻漏矣。事屬近代，尤不敢漫加己見，悉本成書，細加抄錄，中間或有是非，凡例。

非未確處，觀者自能從原書正之。

一、驅睡寄，仙卜醫藥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一、泛葉寄，故鄉事不無瑣細，然事屬桑梓，不厭詳也。至黔兵一勦，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屢奉旨意，又經史閣部與馬貴陽幾番辨折，要為吾鄉存其略，以見金公功在扮榆。

一、插菊寄，可以不錄，然借胡蘆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母貽笑柄，雖屬笑談，未必無補。丙子夏五，識于燕野。

寄園之見心軒





寄園寄所寄總目

瀚岸趙吉士恒夫著

卷之一

囊底寄

經濟

習術

警歎

技巧

卷之二

鏡中寄

忠

辛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寄園寄所寄總目

寬厚

見色不亂

卷之三

倚杖寄

嶽瀆

名勝

大好山水

卷之四

撫鬚寄

詩原

詩話

此詩

卷之五

滅燭寄

鬼

怪

異

人妖

虎

雷

墳

卷之六

焚塵寄

座簾

勝國遺聞 科名

壽考

神童 巧對 附 閨中異人

諱屑

卷之七

懶祭寄

天時

人物 人事

物理

書籍 古法 附 器用

禽獸

類聚 數考

寄園寄所寄總目

卷之八

豕渡寄

物類悞

習語悞 稱謂悞

卷之九

裂背寄

流冠瑣聞

殉冠諸賢 羣寇

普吾沙

囚鎖附見

卷之十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仙

二氏

卷十一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故老雜紀 黔兵始末

卷十二

抑翁寄

笑語 笑談

寄園寄所寄總目

三

寄園寄所寄卷一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馮雲驢誌生 男 道敬 校訂  
錢晉錫再亭 孫繼林

讀底寄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寄園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與言猶有假而托之

寄園寄所寄卷一

讀底寄目序

者赫赫天壤措諸事業亘千秋而莫之泯滅厥惟  
功哉名臣匡濟罔自天成亦須借資學問大疑大  
務遇智士而立決豈無本而然歟余吏隱寄園上  
自朝廟下暨街巷瑣屑凡足徵才幹者輒而存之  
以徵吾情所首寄安知不有補於倉卒若謂扣囊  
底智足以集事則非余意矣

集家寄

經濟

五車萬卷何一非經濟哉。顧熟之紙上而登於

臨機。如君國何成。顧不勝記。抑皆時得之祖父

所傳者。力或同天。智或除懸。舉數則以該餘。

正德允泰藩請欲益以陝之邊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

上不聽。楊廷和將見引疾不草制。梁儲曰。皆引疾。孰與

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曰。昔太祖若今日。此

土不界藩封。非害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

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新恩。驚

朕念親親。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戍。毋收聚姦人。毋多

寄園寄所寄卷一

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

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

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達。寢。

此真不諫之諫。衛兵機也。先曾祖光祿公每言高祖

弱冠同梁公周旋。常與諸孫道其事。余問明史。恍如

高曾面命也。識之。

郎中李夢陽勸尚書韓文劾劉瑾。文令夢陽具草。既成

讀而笑之曰。是不可太文。文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

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之。真。嚴世蕃既敗。復為御史林潤所劾。捕世蕃羅龍文獄。諸

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

而聚其黨竊議。自謂納賄。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

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與楊繼盛沈練下

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

黨揚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詣徐相國階議。階

固已預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階曰。法家斷

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

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

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

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譴。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

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

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

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多。事且變。今當

以原疏為主。而闕發通倭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

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手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

久矣。諸公以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撰印。及寫本吏

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入。揭片。令疾書。用印封

識。而世蕃不知也。稿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

我債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

十日。釋縲絛歸矣。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

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倭。及龍文通倭狀。上

覽疏曰。此逆情非常。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鞠訊

其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畧問

數語。通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俱有顯證。請至正典刑。以洩神人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惡。隋能剪大慈者。感頓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乎。快心錄。

是類皆世所其悉。華亭亦勢通騎虎。然稍一放手。三思五王。遺憾千古矣。取以舒公忿。

余令交城時。交山賊謀攻城。撫院舍人田福。久橫三。符。與賊通。家僮田白。友以次應守。城總啓煥。促之不。應。反恨煥。福伴為好語。召入。扇戶捶之。幾死。且曰。

寄園寄所寄卷一

書家新集

三

城破在日內。何守為。子捕福下獄。詳申各憲。有轉。視者。康熙元年。為福毆死。遣官妻。子無釘棺。此冤終。得白。迄九年。啓其棺。面如生。復詳撫院。批訊。重資數。次。福自知罪大。自縊獄中。家屬領屍出獄。乃不期而。與魚視同日出城葬。自是賊內謀攻城之謀漸寢。周廷儒。舉擬。機敏通達。能得上意。應對亦從容有禮。上。將怒科道楊枝起。馬嘉植。王士禛。又以士禛指楊嗣昌。溫體仁。薛國觀。謝陞。為四凶。大嫌之。廷儒云。現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擬救。極口詆斥。官。末云。除已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問輔臣。以張溥。張采。何如人。廷儒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廷儒曰。張。

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為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將。環曰。道周。禾成。家貧。子幼。望天恩。赦回。或欲移附近。上。微笑。吳姓。輩復言之。廷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徑用。何言移成。上不答。微笑。既退。姓。請以公揭薦。廷儒曰。不可。已而上密札。黃道周。清操。博。學。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上御筆也。道周。祭。楊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廷儒之言而起用。三。前筆記。

黃論。德道周。以直諫下獄。思宗怒。莫能回。後上側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用之。周廷儒曰。岳飛白。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然。南還。

寄園寄所寄卷一

書家新集

四

官。即傳旨復官。通。信。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採熊。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請。輔臣懇請。數四。不許。閣學蔣德璟。環面奏曰。前唐太宗。親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尚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閹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公奏曰。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劾。徵。故意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回。崇禎雜錄。

劉公應遇。令永寧。會。靈寶民苦鄉貴。焦衍。豐。變。鏢。憤。憤。

不平。遂圍城斬木。上臺命公治之。公單騎夜馳。止携僕從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門兵。邀邑中士大夫飲南樓。從容觴政。人莫能測。以書示衆曰。爾等聚衆立衆。報仇耶。叛耶。叛則吾當提大兵勦之。若仇則行豐。一付夫耳。爲爾請命上官。一宰豎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衆羅拜。陳衍豐罪。皆泣下解散去。後十日赴永寧降。已而公請當事。削衍豐籍。擬見疏。遠近快之。劉廷樞傳

梅公之煥將勸王入都。援兵有噪而潰者。殺一參將。兩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蔣鼎野乘

沈文學自徵。磊落自負。崇禎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寄園寄所寄卷一。崇禎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

張椿聞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爲計復遼永。事定後。數築鎗。長揖策蹇去。之京師。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盛城下。疑其有外心。大司馬募士能入袁營探實者。予上賞。公慨然應募。司馬欲與騎三百。公曰。不可。崇煥無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騎亦不能救。徒滋疑耳。如崇煥敢殺某。則反狀明白。公即知所備矣。某又何惜一死報君父。司馬乃授以令箭。夜縋城出。至袁營。罵聲呼曰。大司馬有語致督師。諸軍注弓執矢欲射。視之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說曰。天子新踐祚。即不次擢公。可謂公知已。固知公必不忍負朝廷。但公利營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哉。遂省舍。明主抄符。公

族無噍類矣。且公往役毛文龍。人已疑公。方與公立功名自贖。稍不盡節。天下且爭鬪公。可不畏歟。崇煥改客謝。請即日入朝。公曰。誤矣。城中人情洶洶。苟驟焉入朝。此虛杞所以阻懷光也。俟某入城。具以情告。而後進。則羣疑盡釋矣。煥唯唯。惟命。公具道所以。于大司馬。于是天子始召見煥。賜貂裘玉帶。慰安之。繼召見。遂下煥獄。沈文學傳

奸徒李璉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縉紳富民。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閭閻受錢。公士升休然曰。此亂本也。擬刑部提問。思宗意益不愜。命改票。公具疏痛駁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所關。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寄園寄所寄卷一。崇禎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

秦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耳。若此法行。天下皆爲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請告歸。錢鳳亭傳

弘光初。東陽許都亂。亂首雖就擒。而餘黨猶時出掠。大司馬張國維。邑人也。知盛金玉瓚。辛蘭谿。有善政。故請用公。東陽以撫綏之。公至金華。兩邑人士爭來迎接。維時亂民叛黨。林立道左。或恐不測。謂宜陳兵備變。公曰。是不過欲識新官。無他虞也。去蓋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首視囚簿。凡以許都事株連者。悉慰遣之。餘黨威公恩。皆散去。盛東陽傳

文震孟以疏論時事。忤璉欲杖之。葉公向高力爭。語忠

賢曰。此上首科狀元。有遭挫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解。蓋燕俗敬事信國。嗜性畏鬼神。因以獲濟。叔祖野乘

崇禎末年。國賊勢亟。總憲李公邦華。密疏請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壯藩翰。思廟神其疏。太息累日。是時巡撫馮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云。京師卑虛。職守一無所備。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千人。身抵通郊。候駕且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偕旬入都。聞部諸公。鈐折沉沉。閤門盡病。愷章徬徨七日。伏泣出關。四日而京城陷。牧齋集

新開所寄卷十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福清葉公向高。當國時。鄭貴妃事竊。聖臣戚戚。福王奉宗。公時加調護。請福王之國甚力。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為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為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徒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為不高。越此寵辱時。啟行資贈。估厚。官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况積年口語可畏。王之一國。百口水解。更得賢聲。老臣為王何所不至耶。貴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制。王之國。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公密啟皇太子。必當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固辭。乃立受。其二。握手泣別。送至官門。福王過望。帝

與貴妃皆大喜。初續表七記

泰昌不瑞。南昌劉文瑞公一燭預命。駕崩。以君臣哭臨。舉哀畢。公即問皇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禁燬閣中。要封皇貴妃。公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趨而入。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即還。選侍初領之。既而擁抱上。不肯釋手。安在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公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選侍猶起。呼皇長子還。問公不可。請暫居慈寧。上喜。顧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解閣下伴我。乃無恐。公辭修故云。全上

神宗晏駕。瑞劉朝煥東官。京世廟威。晚絕庄。左忠毅寄開所寄卷十。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公光斗還封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出。安敢私自進奉乎。全上

光廟賓天。年號未定。皖城左光斗曰。今日以天啟存奉昌。非以泰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議始定。全上

常熟顧祿。愍公大章。為部郎日。兵尚張鶴鳴行邊。奏獲杜茂係奸細。與知縣某同謀。遣官家三人交通叛族。事甚具。王尚書紀問諸司。皆唯唯。公獨曰。謀叛大事也。兩人同謀三月。其相與親密。必非尋常可比。豈有冒家姓名。尚不知者。杜茂已審過五六次。夾過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况往返數千里。三人朝夕相聚。而不問姓名。尤

不可解。王大笑。蓋杜茂實向登撫明先標員領餉募兵餉費而兵不集。惟罪走匿山寺中。為番役所誣也。番王問當坐何罪。諸司不能對。公曰。某雖非奸細。然與叛者同族。按律擬流三千里可也。後王蒙寵。侍郎楊東明署事。欲定讞結案。曰。叛者既以謀反論。則于某乃反族。當論斬。公立前曰。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期親。公曰。某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讞乃定。

前賊奢崇明之據重慶也。貴州布政司參議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圍城中。縱城徒逃走。石柱司秦良王乞兵援成都。目把紛駁不肯應。平表慷慨號泣。不飲食者五日。良王感動。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勵。指處以餉。秦兵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成都之圍解。四川撫按授之監軍。兼副總兵職銜。平表得以統束易置諸將。自市驛之戰。俘斬千餘。馬廟之戰。俘斬萬餘。占據兩嶺。酣戰一日。夜斬首千餘。奪掠二郡。開擒黑蓮頭。追降樊龍。復重慶。著史料土府水西復集十萬。我五路應之。四路皆敗。總兵楊愈茂死之。平表以六千兵。入發米五升。截苗鐵腰。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擒偽元帥巨賊四十餘人。獲其偽印勅。偽號錦冊。及各縣印五顆。救出被擄生靈數萬。

崇禎初年。為南戶部侍郎。督糧餉。兵部尚書呂維祺。當崇禎初年。為南戶部侍郎。督糧餉。

上以南糧通欠日多。特加專勅。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公念上簡任重。而南糧窟穴最廣。州縣僅微。大抵急北而緩南。又南糧多派之官戶。豪猾包攬。積逋至五六年。無從鈎剔。數行州縣提解。率以空文具覆。甚有卧批不報。遷擱至十餘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邪移別款。不復補額者。官軍先已呼噪。傷及司官矣。公乃悉心振刷。又請開爐鑄錢。以佐軍需。而嚴杜夾鑄私鑄之弊。舊例糧米交倉。必三篩三晒。耗折滋多。若交場給軍者。免謂之水兌。公燭其弊。乃收倉為場。聽運軍就便交納。即以支給兵丁。兩皆稱便。又錢糧支解。自置一簿。而自銷之。吏胥無從上下其手。積弊頓清。

康熙甲子。我浙閩總督。督標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乏食。議奪民物。罷市。衢民潛逃。時家玉峰兄士麟。公撫浙。集司道議曰。彼謫。且佯為不知。急借庫銀三千。照常給之。倘至必安。然後于衢設一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舊充伍。食曰善。獨藩司借餉有難色。公責食。給之曰。吾家素豐。賠萬金止矣。何惑乎。藩司唯唯。即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餉給汝等。不過半年。即盡補營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請兵民。惟呼。嗣後武昌夏逢龍之變。因兵裁而激亂。始服公之先見。杭城苦火災。蓋人居稠密。衢巷聯。

絡。層舍鱗次。櫛比。鮮磚石垣墻。每一延燒。輒以千百間計。男號女啼。塞巷填街。拾火兒徒。咆哮挺擊。甚于強劫。公初蒞。卽約寮屬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在于折近火房屋以斷火路。公于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番遊緇之。行藩司于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守領官統之。製給每名長二尺白布號褂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鏡鈎。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柳斧。平居逢朔旦。各衙門照驗。一旦火警。聞風公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著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于四旁稍遠隙處。折之鈎以鈎之。纜繩拴柱以拉之。柳以敲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息。○杭兵印子錢。民受困久矣。公憂之。察中有人告曰。客城債債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吾蒞客城小邑。民借旂債不過數千。今聞本息至三十萬之多。而我何以能償。一日聞太夫人來。公喜曰。毋携金玉可償也。遂向將軍等認以已變產代償。次年太夫人至。公迎于境外。舟次北新關。請母產資一萬。令中軍設絲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詣公衙門問稅。呀口。眞渙物也。公既如此爲兵民。我輩當何

公及會議曰。既公還。利當讓。公曰。不然。吾向爲容城令。曾代民還債。彼庄頭輩且感激。利全讓。本減半。况列公大人乎。難之。請再四將軍等共論兵曰。此案不結久矣。民實難完。今撫院代償。衆心肯讓乎。皆曰。既撫院代償。願讓一半。得半他圖。甚于民負也。公曰。恐携物不足。則失言。每兩讓六完四可乎。衆叩首流涕曰。唯。於是公委杭太守。將軍委四章京。盡取原券清算。約三萬餘。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盡檢捐之。在省之鹽使尚衣藩臬學使鹽司。通捐以足。葛藤未斷。兵民祠祝。



襄底寄

智術

智係以術維繫矣老子曰大德曰德小德曰術若愚於以善身有餘其於應世何有奇才不之果足濟危難定禍亂判覆盆破奸宄弭禍患者均歸之曰智術焉

永樂間張洪使緬甸召通事訪問通事曰緬蠻甚倨傲聞朝廷使臣來別舉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開其從人於外使徒行廷登草樓緬人則南面與語率以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惡至者居半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洪入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

寄所寄卷一

襄底寄

北至之樓且告以中國禮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則蓋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違蓋也乃選敢死士二十人持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此緬人關門不聽遂盡其門入至宜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象勾續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迎勅書南面呼宜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教其失禮并擯殺鄰境宜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既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應出命見生牢來饋舊聞緬有木曰金剛葉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到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效然後烹用掃除營內毋容穢惡於營

外百步許為厠滿則實之以土更為別厠三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便畏死求返還莫敢與較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游行必防其弊緬人書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辭神明望爾生還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眾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瘴子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青保沒於彼即命官旌焚收骨直懸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為神明亦化瘴焉

寄所寄卷一

襄底寄

宣德末永豐賊既平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布政陳智方賑饑乃下令曰苟無實宜自來眾悉詣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鞠訊尙能保家乎今爾曹白赴官若能出粟濟饑可轉禍為福眾皆潸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全活甚眾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軍府有讎為民大咤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公判云鶴雖帶牌大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辜生者同罪

正德中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鑑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鑑者某也某素惡鑑眾謂

不為雲集曰。此殊禍以發治也。密問左右與鍾押者。對曰。吾姚明。雲集乃集群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匪名書。詰之曰。爾素押鍾。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鍾將販於蘇。獨吾侯之。利其貨。故殺之耳。全上明正統間。韓中丞諫兵入大勝。忽有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為賊掠去。官軍果征。未嘗深入。無纖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罪。鍾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苗於樹。夾道不絕。賊中驚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

頭領。賜飲之。即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兵。適引賊數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駭縮。公笑曰。公譚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斬數人頭。眾懼。有眩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  
山東滕家莊。三兄弟為魯馬賊。遠近州邑。皆被掠。南人入都。此為畏途。順治丁酉秋。余以計偕。同徐新子徐次鏐。聯舟北上。道臨清。將至泊頭。二徐舟為米磯行李盡移岸。剩子孤舟不便行。遣家人覓車從陸。未至有小利欲借寓。僧支吾不允。微露嘆息聲。余疑之。手致一金為香儀。詰其隱。僧附耳曰。滕家莊。適有馬

來。現今夜諸公行李。多應不保。恐見累。是用不敢納。二徐色變。子曰。易耳。急至泊頭雇三小驢。問何往。子曰。前至滕家莊。驢夫曰。噫。此何地也。敢去乎。子笑。命家人押車。運行半後至。即同二徐急策蹇。日已西沉。乘月走四十里。二更到庄。主人蕭衣冠。出大門迎曰。早知佳賓至。特相候。主賓禮畢。子呼曰。候甚。何不連飯。飽餐再談。主人掀髯笑曰。已備矣。出二席肴饌。極豐潔。皆南味也。食已畢。安盤臥具於書房。二徐不敢合眼。子酣寢。辰興至午。行李尚未至。二徐憂甚。子置不問。少頃家人押載三大車至。曰。泊頭車不敢來。家鄉家莊。發車到舟。破處遠迎。故運至遲耳。莊三兄弟各居大廈。環以高垣。驢馬盈谷。器械射人目。所役不計。各具優賜款。次日宰猪羊。設香案。欲誓為兄弟好。當是時。余然揣稍有難色。即生彼疑心矣。日授意二徐。各親書生身。年月於黃單。二徐敬稱。子宣讀畢。即取黃單。同香紙俱焚。曰。我輩盟心。俾神鑒耳。滕氏三兄弟俱悅。二徐乃釋然。越三日。各臨白金六。遣役送于三人。及曉從各乘驢馬。行李車鼓俱備。至七十餘里。役云。已近武邑東門。小人應歸復家去矣。二徐得脫險。方有喜色。子還伴投刺武邑。而城守戒嚴。如禦敵。手揮持刺。伴人曰。速去。遲即縛汝。伴倉皇還。盡令離索。剗痛賊。疑車騎從滕庄來者。為攻城故。

也。余測其意。露也行李草間。復具書詳述來狀。另遣家人克郡胥。抵南門城下。呼曰。理刑公文到。是時胡道南司理其定。故假其名。武邑聞上司人來。然猶不放伴進城。總得入。少頃典史繆心鏡出城迎曰。幸勿以閉關見罪。三君子從豺狼穴中來。安得不戈矛相向耶。後數年。縣終服法。序爲城。

都御史韓公羅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悉還。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間諜釋。一郡守治酒具進。川金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金令妓奉酒果。仍納於金中。隨太守出。而錄。

寄園寄寄卷一

卷一

五

王陽明爲知州時。賊首王和尚叛出同夥。有多應亭多邦彥者。驍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母於兵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詐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素桌。桌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審。預誠皂隸報實。賓館有客。公即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便爲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言。唯叩頭請死。通楚集

巡撫王守仁。討南贛賊。橫水桶岡等處俱平。獨潯頭賊未下。先是守仁征橫水桶岡等賊。慮潯頭賊乘虛出擾。乃使人賞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贊不從。守仁計

兵力未暇。羈縻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眾降。守仁厚撫之。今從征。及橫水破。大贊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降。即應從征立功。實視虛實爲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潯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投方果遣之歸。令密集兵眾。俟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贊益懼。守仁遣使至潯頭。賜諸賊牛酒。賊疑爲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慮玳欲殺我。故備。非虛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玳。移檄臨川康二人指兵狀。且令大贊除道。候還兵討之。大贊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衆。時

寄園寄寄卷一

卷一

六

諸縣民。皆爲大贊所脇。三人者獨抗賊。賊警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贊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贊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潯。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潯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贊勿撤備。以防河黨掩襲。大贊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親。說仲安令白來投訴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且使盧珂

等官無所入。大翼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賴州仗傾。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賴。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大翼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洊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責一機。爲捕盧珂黨與者。作示賊。賊果問。見微道不爲意。大翼至賴。訪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何等繁獄。意益安。遣人報師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問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半酒。日宴。宿大翼。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翼。守仁乃設陷於庭。先伏甲士。引大翼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起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行閱所。守仁一。貴。庫。有。守。仁。七。冷水徑直搗下。大翼。諸路兵皆令入三洞。賊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官軍爲三衝。角進。指揮魚恩首擊賊。賊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邀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洲大巢。餘賊精銳尙八百人。聚九蓮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標詐爲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則大衆已闖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畢。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

平地方。檄振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賴自此無警矣。通紀支山賊爲害甚。康熙九年三月初十。余從省旋。執張清源汝瑚手曰。山賊被擒。吾當之甚殷。君屬民情太憐可慮。汝瑚曰。吾已貧。庫無分文。山賊不在意也。子曰。夜夜防盜。尙有意外。況安然置之乎。十四日。交城補行鄉飲酒禮。其夜三更。謀者密報清源失事。殺死放官李開秀。縣官易服逃免。子傳密令。練總馬與率鄉兵起賊歸路。再出公庭解餉五千兩赴省。戒曰。途有異。聞毋返。返且死。銀已出郭。子至儒學行鄉飲酒禮。復邀師生登卦山。酒數巡。邑中方傳清源殺官。報。奇聞。奇所。奇。一。貴。庫。有。守。仁。人。到山。同坐大驚。子曰。君輩無恐。賊且就擒。其日解餉者未入清源界。已股慄不前。既念子臨行誠語。率赴省無虞。馬與密報群盜已困馬鞍山。子急致書汝瑚。索捕賊關文。汝瑚諱之。謂牧官墮馬死。非賊也。子不得已。密令與等放開一路縱賊歸。若依余行。賊盡被縛矣。王晉溪遺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輩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遂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成軍之大父爲百戶時。邀外數萬騎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

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實從之。仇度來兵所必駐之地。掘地陷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聚山腰望。以銃為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報。中軍遣人馳到首級。遂成奇勲。選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為法。某書

陽明既擒宸濠。因於浙省時武宗南幸。往謁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聖駕親征。差二中官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潘種小品

伍文定討宸濠。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殺賊。賊見之驚擾。遂大潰。臣鑒錄

奇聞新寄卷一

蘇州府志

九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見所為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伴狂。宸濠遣人饋物。則佯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唐伯虎紀事

陰元記云。蘭陽處士丘城。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戒識其狀。盜也。伴落簪。舟盜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伴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休寧邵大維嘗索

適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處。四無人烟。舟子殺甚不。良。邵懼。亦用此術。伴以失物。呼舟子乘燭。盡檢箱篋。遂得無恙。廣虹筆記

孔侍郎公鑄。知田州日。聞狴余卒犯城。公蒞任甫三日。郡兵先已調發。眾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待盡乎。眾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眾猶陳阻。公即命騎令開門去。眾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却之。眾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出賊門。故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絙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爾等有所言。爾當導我。奇聞新寄卷一

蘇州府志

十

賊巨。測姑導以行。還入林。簪問。顧從夫已還其一。既過賊地。一亦還矣。賊搖馬入深林。夾路冒裸人於樹者。遂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尚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眾前。眾不覺相顧而集。眾首問公為誰。公曰。我太守也。賊曰。立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加。欲勒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便殺害。汝如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遂

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勿復劫掠。若不從。可殺。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在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取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廡。設牀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中。衆生稱走。公按轡出。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棄城而去。公笑詎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釋史

交山盤結千餘里。通數省。賊自明末踞其中。數十年。官吏從無有敢至其地。余久欲觀賊形勢。康熙九年二月九日。以勸農往。交山之麓。明日至長斜。又明日。至戴家庄。巨魁惠崇德馬前投首。稱之。改名重生。後三日。至惠家庄。卽寓其家。寄擒大盜楊芳林楊芳清兄弟於趙家。先令差役于捷押送縣。度行二十餘里。子始整部伍行。賊首任國鉉統衆千餘來。

子縛營兵鍾明節。加刀於頸曰。賊至先砍汝頭。卽率兵役二百餘逆之。驅明節銜銑以明節雖係營兵。實爲山賊頭目。賊因此不敢迫。子始整旅而還。明節亦卽入山爲賊。

汪應軫爲翰林官。武宗南巡。抗疏諫。未肯廷杖。瀕死。出知泗州。車駕既發。郡已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汪獨凝然不動。或詢其故。汪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需索。汪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汪應從人連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欲取不敢。駕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通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汪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能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裨治化。事遂寢。世宗立。召復舊職。臣聖鑑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領遊兵。皆西北勁卒。傳岸多力。蒼白岩患之。乃命於江南拳棒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提督相期至教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趨如飛。北人兇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胸。或觸其腰。皆倒地。偃臥。彬氣阻。異謀潛折。自是不敢復橫。建慈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菱藕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卽出。賺取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復索金錢。公又出。賺

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以便他日磨勘。內臣昨舌不敢受而去。後集雜錄

大同猶見莊。本遠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為禮部。奏請建宴賞賜。一切殺減。其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邇北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邇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其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取遠之體。反國雜記

胡廷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讓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臣鑒錄

寄園寄所寄卷一

廣東省城

十三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斥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爲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作威矣。衆嘆服。瑞朝編

屠諭德應城。欲治一僕。怒甚。僕求解于夫人。夫人謂並一大魚來。莫測其旨也。應城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平湖縣志

同年胡道南以巡鹽御史內陞歸里。予寓京都峨嵋廟。寺二更有胡又申。敲門見予。謂道南有隱事。來日某人決出。身家不保。已與某訂定酬儀若干。急同遁。

見。庶可釋也。予曰。差甚差甚。科道奉人。先來通知。是明明嚇詐。你須直爲我致意。來日某果有恭疏。第卽以年兄此刻所言出首。年兄不得悔口。請別請別。胡某大窘而歸。事遂寢。

劉公存義令平湖時。倭寇城急。計城上懸燈。雖禦風雨。且苦燭寡。令鐵工作薄鐵板。新薪木灌以漆。上置木板。邊設漆青。遇風雨益熾。不添燭而火光亘長。置長幼墜城。腰城上望城下如畫。城下望城上如漆。平湖志明清運都御史鄧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若不嚴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中。每歲查舉勇

寄園寄所寄卷一

廣東省城

十四

力智謀者數十人。月給食米一石。俟其殺賊有功。請畧授官職。不惟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滋蔓難撲滅矣。報可。真勝編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緹騎陸公金堂失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謂之。公曰。無憂。益獲矣。因自坐門屏。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容盡。益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益還官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贖。藏城外某塔頂上。而言京中苦其盜久矣。卽耶有

青衫子。日夜讀書其序。書聲恒至旦。忽以大盜奔捕去。庫師大患。曰。是足不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駭駭床中。藉以重。飲食惟燒酒。梁肉。盛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蓋群盜編為耳目。而以青衫子為賊。當其書聲息時。即馳馬去劫掠。還而未曉。猶為閉戶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耳。

王世貞為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逐其一。盜首笑言。逐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冤。乃令盜庭下差遣。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覩之。因密呼一綠衣盜首。而宵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即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以吾兒為盜耶。遂命釋之。盜愁集

寄園寄所寄卷一

食底寄所寄

十五

續溪胡大司空松。號永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遭倭寇至。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處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聞月城成。權奇之妙。乃爾。然非素得民心。即殺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柘泉。亦名松官太宰。海幢小品

胡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胡迎拜。借重。趙領之。暨胡張筵宴趙。趙愈有傲容。胡微語之。堂上從官皆錯愕。趙遽曰。吾奉天子命監兩軍。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於是衛趙於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擁十萬之眾。節制七省。不知天

子命。何顧監軍。吾獨無旗牌耶。為胡衛者。聲震地。趙眾為之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若為主。縱不為監軍。寧不為尊賓屈耶。胡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時之二千金耳。趙問而趣謂曰。汝償二千。我倍資於汝。胡復笑曰。即四千何難。席遂罷。明日趙竟無言。則以償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非有才望能監我耳。不過資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則孤其來意。必與怨。與之則不甘。吾故暫而資之。譬以洩吾氣。資以慰其私。彼求資而得資。又何求焉。人以是服胡之量。且足以視趙之魄。真史

寄園寄所寄卷一

食底寄所寄

其

白旗庫在金陵。其門下人將胡總兵所贖以年滿不與贖。胡怒。遣兵來圍金宅。欲繫其從弟。早簡家婦女辱之。星簡先覺。携眷屬夜奔。街墅。余藏之後。胡兵至古樓無所得。訊知迹余家。殺馬余門閭。賴。先是胡播虐邑里。凡紳士謁見。通名皆用手揭。余以失體不肯往。反為胡所重。時以此事不能解。往語之曰。將軍素以威鎮地方。聞豈與賈人爭金而損名乎。胡轉怒為喜。訴其被金家質庫所詐。恨之甚。余曰。易耳耳。五日內當燭其照數償還。胡酌酒訂交。已命星簡借貸還之。事遂釋。後胡移雲南。派六邑富戶贖金。謂余附近村有獻者。當贖余。余曰。若肯見免。公之惠也。若刺



桑梓以肥吾家。豈丈夫所為耶。胡領之。余近村達蕪。免不派。西白名星黃。因是憤發出仕。歷官至陝西莊浪參議。

陳副使子文。字在中。開人。嘉靖八年進士。除麻城知縣。歷戶部郎。出知長沙府。土賊尹大惠。阻水塞白固。歷數守莫能捕。子文故綏之。盡畜積甚多。竊出貿易。乃伏壯士數十人於水次。而遣一人微服買犢往誘之。伏兵卒發。生擒其渠魁。列朝詩集

張江陵欲甘心高郵。鄭左都督守禮與家宰楊博力爭之。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版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事。中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寄園寄所寄卷一。卷一

機。居正忘之。守禮識其字。笑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為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二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高公卒無虞。貞壽編

王齊字象乾鎮宣府日。知粟價將踊。先借裕金二萬兩。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千兩。糴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撫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裕金五千兩。得息如其數。以資軍餉。當時說者皆以大臣行商賈之事。冤哉。治國如治家。不可與腐儒道也。齊字八十四尚在鎮。青螺身不滿五尺。功業文章。各過人數倍。蘇集

姜襄變亂。山右各縣預。積貯殆盡。事平。藩司將其

事報部。朝命給銀買。自己丑後二十餘年。皆係糧報。不但米粟豆草俱空。亦並無食。子力陳艱本于達方伯。蒙達公案訊從前經承。如數追補出買。予特建預備倉於舊址。米七百餘石。粟五百餘石。豆三百餘石。草一萬三千束。俱全。因為出陳易折。交民賴之。沁州知州汪宗魯叙其事立有碑。

戶部侍郎勒公。為達中丞胞兄。予晉謁之。問曰。聞渾府為賊破。今赴補必竊兄昔宰交城貯千金。何不取用。子茫然無以對。公笑曰。兄捐千金。鑿山引水。離任後。交令同紳士申詳中止。竟將兄捐者用去。合弟批詳云。鑿山引水。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為之。前令堂寄園寄所寄卷一。卷一

無確見。而棄千金如敝屣也。爾等庸人不足語此。遂將前令捐資退出貯庫。取具遵依繳。兄可寫收字我給爾領回。當時手無分文。借貸無路。得此足供都中燕桂吹瓊之用。

楊璉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路始釋。將至丹徒。璉邀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者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於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謝而去。產右編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

時制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敬。楊德政。皆已歸館。故事。一省未有盡而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麟娶之。蘇其時有忌馮語之於當路者。因盡圖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後作邑。狀。江陵懼。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憂額曰。為馮子信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出。次日入朝補館。得不他補。清江小集

新刻寄所寄卷一

重刊寄所寄

上

萬曆間海鹽令王臨亭。治獄多精察。有一婦早孀。隨母兄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目婦之叔。一偽為夫。一偽為公夫之兄。詭詞訟縣。已而洋以和請。月餘。偽夫訟婦之母兄掠婦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訝其貌猥。鞠之。則前案悉偽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許。詎以娶而更嫁。婚書媒聘悉具。公呼女前與語。已而遽問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記左手右手。少年愕然。遂敗。沈氏兄弟皆無子。兄富先亡。弟貧有女。嫁稍升。兄之妻常虞升欺其貧。俄被盜。賄隣人誣升。言從屋上棄去。所遺鞋是也。公曰。婚而盜何必登屋。該方六月。何必

衣鞋。升得自海鹽縣圖誌

李韓襄大司馬征播楊應龍敗逃回上。李公以大砲攻之。楊稟請婦向砲。砲竟不然。此受厭也。崇禎乙亥。流賊圖桐城。上架砲。賊亦遁人裸陰向城。時乃潑狗血燒茅角烟以解之。砲竟發矣。故鐫劍鐙鐘。合煉丹藥。皆忌禱叙之厭。物理小集

沈蔡將希儀屯柳州。左右皆猾謀而無謀術者。沈以為使官府人為謀。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僑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輩知若輩通賊。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誦賊。眾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商中。諸僑雖南暴樂教

新刻寄所寄卷一

重刊寄所寄

下

人。然販者至。則舉寨傳送。獲術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賺販不至。是以雖絕糧深管。販者無所不歷。毋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府臬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道心腹人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買貨行。聞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剽營設伏。賊果至。遇伏。齊追。殲之而已。而賊冠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唐荆川文集

沈公始至。柳令諸僑得出入偵買。游嬉城中無禁。諸僑

時入府見公。公見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調賊。後賊發。其夥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婦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婦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諸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稅。察詳婦中其夫者。以賊事報者。則又陰引之他所。勞苦之口。若夫為吾夫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篋。針頭

寄園寄所寄卷一

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為夫人愛已。諸徭婦皆快快心美。嗾其夫使報賊。莫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徭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請徭婦不肯言。則徭婦嗾之使言。或請徭婦不肯言者。則諸徭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全上

沈公所獲賊多不殺。剗兩目。剗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剗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徭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白所

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剗目者。剗目者得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剗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共還巢而。為賊者。則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全上

公嘗欲刺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內。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藏。事洩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跡血痕以死。或餓稿崖谷。全上

沈公每以甚雨。雲凍風真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竄以火銃。以筒貯火。衣越衣。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擊妻子裸而潛伏。山頂。見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請妻子更相嗾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所遣衣越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謂者。亦同合於城傍。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謂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徭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為好徭。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徭家。

寄園寄所寄卷一

以耕或索鷄酒於獠。獠不敢不與。公上

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獠賊勢中知府。勝者也。克附其。管  
七捕之不能得。至沈公亦七捕之終不能得。會有報扶  
諫逃。勝舉三。層舉者。公濟率兵剿之。至舉則扶諫又已  
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  
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  
是獨不與。而聞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  
百人。怒而挺刀。爭躍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伴執  
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  
諸獠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獠謂諸獠之亡妻者曰。  
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獠人四五人

寄所寄卷一

廣西新寧縣

五

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年  
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  
曰。咄扶諫。非汝妻。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  
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處。圖  
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  
緩圖之。公曰諾。因令殺牛犒諸獠而去之。諸獠踪跡扶  
諫所在。遂往以言。恠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獠  
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  
獠乃說相與計曰。今官府捕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  
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  
惟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

寄所寄卷一

廣西新寧縣

五

且謂吾性。於是先遣諸獠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刃扶諫  
婦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  
歸。刺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全上  
交城營。半以本縣山民充兵。遣盜長子孫備伍。交山  
盜風愈熾。康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子移汛地。換營  
兵。嚴防守。具詳兩院咨部。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兵部  
咨覆到。將交城經制之兵。更換太原經制之兵。一  
年一換。著爲例。山中巨盜耳目方絕。庶可施吾勦撫  
之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夜。赴家居給事中武學龍寢。  
三更歸。交山群盜數十相隨入署。子馳馬於馬廐左。

疾上城。諭守城堞者加嚴。群盜由北門踰墻出。子縱其逃。止擒獲殿後者二名。閉內署鞠之。許以不死。因得諸賊實情。蓋無日不以殺縣官爲急。蓋首傅青山謂賊黨曰。趙縣官內謀深。而外若不經意。我輩不殺縣官。將來必爲縣官擒。渠官做得好。於我輩不利。換一個來。又作商量。子夜獲殿後兩賊。得山中實情。釋之入山。寃爲吾用。侵晨獲本地方作賊居停者四人。立斃之。卽進省。以實密聞於達撫公。

趙應龍壯健力敵十夫。交城原瓶都賊首。與李宗盛交結。劫附近州邑。符破清源殺教官李開秀者。久之余竄探兩葫蘆川踪跡。知靜樂李宗盛招趙應龍行

寄所寄卷一

廣成書院

三

劫。子嘗召降賊應龍重生授意而行。山賊任國鉉惡事文爲子用。以計給應龍。折其兩臂。縛以付重生獻出。應龍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縛。同汝俱死。子械應龍赴省。應龍沿途據鞍高唱。洋洋去。無怖容。

李宗盛者。巨盜李黃毛子。黃毛自明季爲盜。後降。隨任標營久。積資饒富。山中築堡如城。廣畜驢馬。積糶糧。藏鎗甲兵甚備。黃毛死。宗盛卽小黃毛。時時出劫太原各屬。黨羽甚盛。殺人視爲常。凡避罪逆糧者一入山。官卽不敢問。宗盛屢捕不獲。康熙九年四月初。巡撫達公給示撫賊。子止之曰。縣官方布言督兵會剿。以振脇餘黨。撫之則機敗。誠假便宜。發寧武協

兵自北入。太原協兵自東入。宗盛必南引兩葫蘆各賊以自救。縣官密用間。使兩葫蘆賊不與之合。則宗盛勢孤。必踰劉王嶺以入黃河。伏兵待之。不出十日。擒宗盛必矣。達公曰。汝等舉。得無爲趙括乎。子曰。熟悉在胸。故能言之。達公曰。吾知爾不托空言。今晉中兵。悉聽汝調度。但云奉吾面諭行之。不拘爾以文法也。子用印文四發。調兵俱云奉憲密諭。宗盛聞風。乃與心腹十數騎。西南走。二十四日午刻。果至鵬窠。就食劉振家。食方備。蘇防守。郭典史。伏兵起。愈集鄉民。圍之數十匝。宗盛呼曰。吾李黃毛也。任縛我去。脫賊弓進。單騎出。射之。踏餘黨逸去。宗盛狀貌

寄所寄卷一

廣成書院

三

魁梧。卽被擒。氣勃勃。未及郭數里。觀者萬計。披野滿。離婦女亦上垣簷。縱目指顧笑語。交山賊被州縣殺掠。惡不忍言。如惠岐山鍾。斗尤淫惡。岐山居惠寨。還群盜他出。卽入其家。淫其妻子。斗行劫。輒倒裸婦人。油漬。火燃之。或刀穿其乳。兩輔。鎖鎖之而去。其惡如此。後皆被擒。

康熙十年。余奉旨平文山寇。勦殺淨盡。十月初七日。同守備姚順統兵至縣。論山民連年靜安。堡十三日屯駐官兵。命移席却月湖。笙歌徹夜。觀者夾岸。初八日大閱演武場。連運酒米。芻豆至靜安堡備用。初九夜。令司更者促其。夜之子。發五鼓。飲兵。疾行。四

十里未曉。至水泉。飲。請軍。胡順等曰。此行。不  
肯動。遂屯靜安。為息敵計耳。順等驚愕。子信諸升兵  
聲。官赴。山賊不意。直襲。葫蘆。屯駐東坡底。日暮安  
營畢。語。胡順曰。此地為吾據。則兩葫蘆。勢絕矣。是  
夜大雪。山峰盡白。諭山民寧家。毋從賊。凍死。次早。諭  
兩葫蘆居民。許其拿賊贖罪。強盜亦拿賊立功。花計  
入山。二十六日。仰擒賊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縊二  
名。餘俱押解。又投首賊首三十六名。新撫山民一千  
四百三十七家。山馬六十六匹。器械粟豆。另造冊呈  
報。其真正良民。不為賊煽誘者。止三十七人。貧羊酒  
及扇額。旌表。或十里。或數里。或百里。就地遠近。立為  
勸。所。第一。廣東。新。第。一。  
約正。以勸率各村落。初三日。振旅還縣。汾文。清太。諸  
紳士。虔。登。漿。而迎者。不絕。婦孺。俱在門內。羅拜。歡  
呼。載道。藩司。在。省。聞。捷。官。廳。中。語。付。學。謝。觀。曰。爾江  
南。乃。有。此。人。耶。夏。明。經。宛。來。嗣。有。交。山。平。寇。本。末。行  
世。  
山東。臨。邑。有。四。警。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  
說。在。某。貨。店。內。講。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聞。之。結  
期。某。家。喚。說。書。引。至。蘆。葦。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聲  
者。覓。其。錢。盡。一。轉。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待。我  
取。錢。惡。少。與。解。而。聲。已。扼。其。要害。力。持。之。呼。群。警。皆。至  
助。擊。至。扶。出。其。目。睛。盡。覓。其。所。毒。始。相。撈。歸。耳。實

古。郡。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膽。勇  
海上。靖。已。未。倭。薄。合。城。大。掠。長。年。為。賊。得。挾。入。舟  
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眾  
賊。舟。數。百。艘。同。日。揚。帆。汎。海。去。長。年。既。被。執。時。時。問。為  
好。語。劫。賊。首。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繩  
不。為。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  
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逆。將。抵。風  
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解。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擬  
柁。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  
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皮。近。家。喜。甚。請。婦。更。為。娼。歌  
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以。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  
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所。獲。寶。物  
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盡。一。賊。首。長。年  
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剽。賊  
級。因。私。剽。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  
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黃。鬚。頰。倭。人。并。縛。諸  
鎮。將。所。安。官。捕。得。賊。零。舟。首。廚。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  
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並。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愈  
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喟。曰。若。言。斬。賊。級。豈  
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請  
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  
長。年。為。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

了金帛遺歸。并遺諸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年益充食甚。猶操舟漁。

烏程潘內翰家婢春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虐。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何得

知。盜競奔之。皆悉其取去。而幼子釋。盜去。家盡尤之曰。汝必盡督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藏

二人皆隣近某某。即劫去。猶我藏中物。何傷於多。不

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亟捕之耳。亟捕人藏

得。而財益於所失數。蓋盜往所藏也。婢智矣哉。

劉滋漢陽人。少爲庖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

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

青園寄所寄卷一

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銀。皆鑄大

錢。錢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

越城劫之。得到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

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銀喜甚。盡力携之。人不過二錢。既

去。劉告家人亟遣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於韓。韓

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

所得。韓曰。敗矣。携數錠遠遁去。既明。鄰人嘲劉笑曰。

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

韓所攜耳。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合其地有大木

柄。木水倒。將賊擊破頭面死。其家舉火祝。乃所藏隣人

惶惑。恐反以何禍。新婦曰。無妨。今空一箱納賊屍於內。因舉至賊家門首。刺喉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大所

盜。即舉至內。數日大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爲誰所

殺。亦不敢言以瘞之。

吳吏吉安人。忌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爲患。

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

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吏遂問諸其戚。說曰。公

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

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吏曰。吾固知公之

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以論白解。且令里人

德公。其人欣然曰。惟長者命之。吏因執其手曰。方今流

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

賊氣驕。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

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甲中。無懼矣。其人遂

掀髯而起曰。公無言。我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

強者百人。人持挺急馳之。而吏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

一遇賊。輒奮鬪。自己至末。凡數戰。殺數十人。稍倦

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吏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

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

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元

生副遠鎮漳泉時。軍民不辯官話。每當寄役有譴誶語

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妻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艾。朱曰。此必父隱其妻。娶愛其子。而中證乃其姑丈。叩首稱善。於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繫扑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靠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單校無不墮淚者。今孝廉公車來尚稱之。虛右編

崇禎二年春。香安圍成都。百計攻城。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呼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單扉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扶機弩。勢如牛數百頭。運石致行。旁翼兩雲樓。如

**齊國書所寄卷一**  
左右廣。俯視城中。老幼婦女皆哭。朱變元曰。此呂公也。破之非礙石不可。礙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車不得近。變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輓者。牛駭反走。乘勢縱擊。敗之。紀事本末

旗人王某。逃至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踪。捕者獲其妻。適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疑張謀死其夫王。譴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國立德。特為大司寇。清理刑獄。檢王案。反覆披閱。見單填有張長三寸語。王逃匿察無遺。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幾數日耳。張安能暴長。宜矜疑。眾不可。無何其主旋獲。

王到部。同事愕然。齊國新草

浙西大盜屠阿丑。聯號數十。出入湖湘間。與游寇劉香合謀。匪測。汎兵不能制。擬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剿。時蔡忠襄懋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與師。乃力行鄉約保甲。盡得賊勾引窩藏處。密召其人謂之曰。汝罪應死。吾姑賣汝。凡吾道人。汝第飲食之。毋洩。乃分遣兵卒。假作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半夜發機。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發。斬其勇將沈千。劫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菊泉集

寧武總兵王忠。領兵援豫。病不能督戰。兵無餉。一日潰散。渡河歸。吳桂恐沿途搶掠。遣巡地方。乃遣官招撫之。

**齊國書所寄卷一**

齊國新草

三

曰。邊備急。本院原疏請撤兵歸營。爾等各照隊。令領兵官押回原伍。經過地方。量給糧稿。毋得擅掠取罪。各兵初謀入山為盜。見差官至始安。將至省。往復差官備以羊酒。令領兵官入見。責之曰。主帥即前。爾等非領兵頭目乎。誰倡逃者。領兵官直陳某某。原係降丁。不過十餘人。且謀入山為盜。各官訓停。諭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隊皆怨此數人入骨。手書數付之曰。爾可擒解此數人。餘俱不問。仍歸伍可也。領兵官果擒獲解院。疏請倡逃者已獲。宜正法。餘令歸伍。上從之。齊國新草

崇禎九年正月。聞王闖禍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急太僕寺卿李覺斯。同知州率士民固



守賊百計攻之不克。賊掠卽落山谷婦女數百人。孫而  
香濕之。已盡斷其頭。環其地其對而刺理之。露其下  
私。血穢淋漓。以厭諸賊。守城兵多掩而下。忍視賊。嗥呼  
向城。城上燃燄。賊皆近。或暗不。賊中惶惶。覺斯立  
命取民間。則亦效百枚。如其數。賊外。以厭勝之  
然。賊皆發。賊大創。未幾。賊兵至。遂遁。前知子  
儀。黃雨門橋。五日。觀。龍舟在橋東。衆皆趨觀於東  
左。重右。輕。橋欹而陷。觀者百許人。一時漂溺。河流湍激  
倉卒不能施救。橋側有一茶軒。遂將。棹。亂投於河。人  
得。救。緣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白香偶筆  
探。陽。樂。令。表。善。斷。獄。無。錫。有。叔。與。姪。贖。屋。者。姪。年。長。叔  
寄。園。寄。所。寄。卷。一  
底。出。而。甚。少。姪。欺。之。贖。叔。白。金。三。百。屋。不。肯。還。姪。之。銀  
錫。令。不。能。直。反。與。叔。以。杖。叔。負。屈。控。於。妻。妻。置。之。獄。中  
月。餘。忽。以。劫。江。竊。家。牀。無。錫。拘。其。姪。姪。辨。非。竊。妻。曰。姪  
某。時。劫。銀。三。百。兩。藏。汝。家。非。竊。乎。姪。曰。此。乃。叔。贖。屋。金  
是。叔。竊。也。妻。既。令。代。明。遂。杖。姪。四。十。罰。百。金。與。叔。百。金  
贖。深。陽。錢。餘。百。金。牀。無。錫。令。而。斷。還。叔。屋。後。秋。集  
余。令。交。城。以。康。能。爲。遠。撫。軍。府。布。鹿。方。在。署。一。日。沁  
州。知。州。汪。竹。巖。來。謁。余。訝。其。無。故。遠。辱。竹  
巖。曰。第。心。大。有。所。不。服。特。此。來。謁。余。詢。其。由。竹。巖。曰  
余。就。就。業。業。爲。令。十。三。載。得。陞。知。州。又。就。業。五。載。甫  
得。遠。撫。軍。親。到。兄。作。令。甫。二。載。謁。與。余。同。兄。當。理。大

案。有。如。神。之。稱。何。採。聽。之。妙。耶。予。曰。無。訪。竹。巖。曰。僕  
我。哉。予。每。事。細。訪。尙。有。差。謬。安。能。無。訪。而。得。予。曰。不  
敢。欺。訪。卽。弊。生。矣。訪。及。原告。之。人。必。袒。原告。訪。及。被  
告。亦。然。訪。及。原。被。証。見。俱。然。大。足。亂。吾。是。非。之。真。庭  
訊。原。有。真。情。但。恐。問。官。不。聽。耳。吾。虛。心。勘。審。原。被。與  
証。見。必。無。不。盡。之。詞。然。後。斟酌。其中。自。無。遁。形。有。兩  
造。所。不。能。知。者。止。問。官。獨。知。耳。竹。巖。曰。誠。然。若。果。肯  
待。訪。卽。吾。子。吾。婦。皆。可。疑。也。從。今。心。服。矣。大。笑。而。去  
有。失。鳴。數。十。者。遂。於。休。寧。廖。令。騰。爐。廖。曰。近。有。來。求。謝  
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曾。來。踪。跡。之。鳴。具。在。金。強。辨  
不。服。廖。悉。取。兩。家。鳴。雜。於。堂。令。各。呼。之。金。呼。之。不。應。失  
寄。園。寄。所。寄。卷。一  
鳴。者。以。竹。竿。呼。果。成。群。而。走。且。曰。吾。鳴。有。火。絡。卽。左。旁  
驗。之。果。然。其中。一。鳴。不。應。呼。且。無。掌。印。金。執。以。狡。辨。廖  
曰。爾。積。竊。也。懼。人。覺。故。買。一。他。鳴。雜。其中。耳。金。服。服。黃  
而。還。之。潮。陽。紀。略

襄底寄

啓敬

君子一言以爲智仲氏子片言折獄言可忍乎  
故卽不易博採奇聞廣言語之科孰謂是編不  
可小試

明初郊祝文有子我字上怒子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  
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  
煩上譴呵聚得釋

雲尙書韜密欲營寺基爲宅免縣令逐僧僧去著於壁  
云學士宋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靈愧而止笑林

焦芳入閣仍欲兼部事劉瑾屢遣人來與李閣老議李

云無此例瑾云會問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

入閣後陞尙書時王弼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  
義爲吏部尙書與戶部尙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

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信內批  
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

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問有可否  
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

部知道者卽當跪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  
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悞小則回話認罪

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

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上苛求

屬吏郡縣思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飲之

曰去欲設席恐妨公務爾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

治其家常飯對食能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

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

各食三碗直指飽過飽少頃復有羹醢羅列於前不能

下筋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係原

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

訓後不敢盤餐責人

余官山右初因達撫公口諭鄧知府貪庸應劾予曰

鄧知府所處甚難達公變色曰本院與屬吏水米無

交貴縣官作郡難有說乎予曰有說秦守天下之至  
清者也周守天下之至有才者也鄧守無同之才而

又不及秦之清所以爲難達公笑曰此平情之論姑  
免以待其改秦守宗義號明字遼東義州人貢生

進士康熙八年八月任鄧守會號晴菴福建閩縣人

貢生康熙九年三月任俱告病歸時謂余一言能解  
鄧守於巡撫

王文恪公鑒。修蘇州志。衆欲請楊君謙。文恪以君謙  
不飲與同局。姑蘇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謙方櫛沐  
不暇。袖看。但顧發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文恪  
以爲狂。愠甚。一日晤楊問前語。君謙曰。然。今府志修於  
本朝。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  
文恪始大服楊之精識。世鑒錄

都指揮使王佐死。後指揮陸炳陷其子秋殺之。而盡取  
其產。子甚貧。子之母名亦在捕。既入對。炳方與同僚列  
坐。多張刑具。脇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  
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  
奇圖寄所寄卷一

死耳。尙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父坐此非一旦  
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復奚  
言。僚佐皆驚嘆。炳頗不覺發赤汗下。僞爲旁觀。輒遣  
出。其事遂寢。遺集

都陽何梅谷英妻孟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  
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  
笑士論。一日呼妻不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  
嗚呼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值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  
日彼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中洲野錄

與巧也。母車軸君子何取焉。獨怪兩大一巧之  
區也。巧之日新如泉。斯湧。變不窮。如花斯發。  
紅紫萬狀。豈以小而忽諸。

明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  
猪肝十條。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舟以濟  
北軍。釋史

吳岳碑。白石至。座七段。察碑之與功不可得。一田父進  
曰。當時積土而立。明季有巨碑。不能安於負重之上。一  
巧者曰。碑不見龜。龜不見碑。則野矣。衆悟。填土與負重  
奇圖寄所寄卷一

平。碑遂立。紅華記  
鴻書云。金中都被圍。完顏承輝遣人以筆寫奏告急。今  
人用筆及屨。以鐵釘共煮。用其水寫白帛上。視之無迹。  
以黑塗帛背。則其字畢現矣。古人兵中傳密信。三發一  
知。頗爲費力。何如此之省事。全上

開濟館某尙書家。上郊祀。張白染國鐘三百。尙書察迫  
其應。濟教裁矮桌。廊。鑿圓孔。白紙糊之。取鐵錘爲鐘。如  
數進。上喜。姑之舉濟。是時索燎火萬炬於上元縣令陳  
煥。煥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具門簾香燈迎駕。遂命捲簾  
爲燎。如數進。上伏其才。王文藻集  
蘇海陽與嚴嵩同朝。每過嵩。輒用赤金鑲姓名。綴紅綾

作東。謂以爲尊敬之也。關人利其金。每一傳報。即取金去。後將敗。並獨免交通律。續紅筆記

私鑄者匿於湖中。人猶聞其鑄鑄之聲。乃以鑄爲鑒。累而鑄之。其口向外。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爲鑒所收也。或曰。廣平曾用此法造器械。又燒空瓦枕。就地枕之。可閱數十里。里馬蹄。物理小識

猿山家謂之鞠。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蔬果竹萌之類。多被踐。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猿。被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繼之使去。老猿喜得脫。跳越其群。群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猿越之愈急。相逐日行數百十里。其容猶愈。  
**寄所寄卷一**  
續紅筆記

熊公廷弼督學南陵。每試輒以帛三條封諸生頭巾。不令交頭耳語。一生悞斷其帛。懼其責也。忽大聲聲案。通場皆舉首驚顧。帛盡斷。生遂得免。懷秋集  
明時有內監懸一珠燈於長竹竿之頂。令於市曰。能不梯升。不倒竿者。任其取去。數日無有應者。忽一人舉其竿直走至有井處。以竿擗井中取燈去。內監大笑。續紅筆記

尹見心爲縣令。縣之河中生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識水性者一人。并量其長短。作一杉木桶。空其兩頭。

從船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盛潤其水。入而鑿之。木遂斷。臣夢錄

金山環缺處爲波阻不能達。有石橋一洞接焉。相傳有僧廣募市金。云楊子江心造石橋。人爭佈之。費不多而得募金無數。又有一僧行脚候甚。無人與好。遂號於路云。二十個優頭兩口吞。有好事者詰其不能。則云。出家人不作誑語。遂只巨餅二十與之。彼觀其吞法。附張二袖口。各納十餅而去。菊泉集

金山郭墓下江心泉爲天下第一。然有龍窟洞流甚急。相傳泉爲龍所禁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避暑山之七峯閣。命寺僧率四舟相連若井。抵洞流。用繩

**寄所寄卷一**  
續紅筆記  
沉錫桶。桶上開五眼線繫木屑塞之。無令濁水入。下沉十數丈到底。方拔線提起木屑。則其泉入矣。三沉其桶。江波大作。于急回岸。烹泉與僧共飲。清香透骨。非復人間味。試以松蘿較惠泉色更不變。僧曰。納等老死此山。未獲嘗江心真泉。再取山中井水較之。味迥別。越數日。復率舟繫墓畔。意欲取水。風濤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竟如海上三山。舟至輒引去。謂之龍禁誠然。

艾司寇方宴客。寄園中盛夏新鑿一池。客贊曰。待來年好種荷也。艾曰。何待來年。客以爲戲。比半酣。起行池上。則綠雲千朵。清香搖曳。六郎而灼灼迎人矣。客怪問之。

艾曰。爲佳寶。姑借做花徽也。蓋園中盆荷甚多。艾寄金人帶盆沉水。博一笑耳。耶辛新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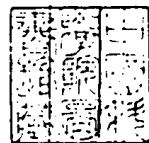
近時邑無賴子。邀百人作百子會。人出銀一兩。搖骰子。點多者先收。每月一應。八九年乃畢。冀其不能終局。先收合者得圖賴之耳。然猶未爲巧。江西有一僧刹千佛會。人出銀一錢投木。撒播點多者得百金。歸不必復應。往來行人圖僥倖。不過二三日。即聚千人。僧則利其每一會。得拍分數金耳。後令問之。慙然。杖僧乃止。屬升集

寄園寄所寄卷一

庚辰寄林乃

寄園寄所寄卷二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丁廷健駿公

孫繼振

全訂

鏡中寄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寄園寄所寄卷二

庚辰寄林乃

廉介

寬厚

見色不亂

寄園主人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必聖人哉。匹夫賤士一念所結。亦可感風雨。召鬼神。但有純與不純之別耳。載籍文史。何一非爲人振勵。綱常述舊。而不墜于腐談傳新。而不落乎習見。居今之世。引古之道。所以自鏡也。烏能緩耶。

忠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鞠躬盡瘁僅完  
得吾性分固有耳徒爲富貴利達謀必爲身後  
聲名計皆目之曰忠然乎否

蘇人范文穆。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  
論死。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  
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默然。卽命左右  
取帛五方來。御舉大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二句。在上。賜之。始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  
賢者避禍之遠。朝野紀畧

寄園寄所寄卷二

鍾中奇忠

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繫於軍。其日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卽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平對臣欲生擒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全上

李獻吉爲戶部郎。以上書極論薛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堯山堂外紀。

千頃新夢靈異。人人能言。蓋忠烈之氣千古如新也。聞太倉王相公錫爵。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各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浙商源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於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寄園寄所寄卷二

鏡中奇史

夫鍊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  
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  
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嶺  
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傍  
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座右編

嘉靖初因賊亂割淦之半爲峽江練子寧舊居三州實  
隸峽人請祀之淦人與之爭知府劉琦許兩祀俱存  
民始安至今百餘年廟享不衰遠史

御史馮恩。以劾汪鋐。方獻夫。張學敬三人。姦邪不測。乞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逮仇。然等恨之入骨。朝審定讞。論斬。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捕

不報甲申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辨請  
明號哭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上勸容曰  
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貴之因得減死改戍雷州道經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  
為承天府營造官殿祠遂湮廢揭縣中守備杜正茂創  
與岳廟取為周垣之用恰相當於城西關土下多積石  
最後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有人影甚多  
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為武穆  
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  
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哀冕冠之而入  
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至  
青園衛所青卷二  
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  
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  
武穆已轉世為英國嗣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  
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於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  
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嘗受故  
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天啓中魏忠賢弄權假旨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經吳  
門吏部周順昌時家居出送之舟次官詞激烈因以其  
女許字其孫允構事聞於忠賢亦遣緹騎逮之順昌於  
官廉介言笑不苟素為士民所重及聞開讀觀者數萬  
人群謂緹騎曰周吏部如此好官是朝廷忠臣不過忤

魏太監耳如何被逮緹騎叱衆人曰速刺若舌即魏上  
公遺人汝將奈何百姓憤然群起曰吾謂天子詔耳若  
魏太監如何逮得人遂群起擊緹騎斃二人焉時往浙  
逮黃尊素者舟泊胥門勢張甚百姓并擊之遂遁去巡  
撫毛一鷲魏黨也幾與大獄幸按臣疏相和得遂寬食  
捕顏佩章等五人斬於市吏部竟死於鎮撫獄崇禎立  
諡吏部為忠介救坊為清忠風世收葬五人於半塘吳  
太僕然題曰五人之墓衆木森然豐碑屹立過者無不  
收歎焉  
江蘇巡撫湯公斌睢州人以康熙甲子落任未期年蘇  
城之禁馬弔紙牌者甘心改業曰巡撫禁賭人人革心  
青園衛所青卷二  
離復需此乎石湖上方山有五聖廟素靈異男女奔走  
如狂公命沉之於湖疏奏盡毀天下五聖廟內召四庫  
父老塞兩岸張聲震天夫人由署時有破被絮墮地滿  
司某公偶見為之涕泗  
紅筆記

統中寄

孝

百行莫先於孝本源固則欲天揭地可次第孝矣若割肝剝股固不在旌列然亦必聽其自爲嗚呼誰非毛裏能不惕然

周琬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獄論死琬年十六叩關請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爲人所欺曰幸去砍頭琬顏色自若乃有其父死成邊琬復請曰成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臣聖錄

卷十二

統中寄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州有經以擅用舍中喪葬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道忠孝餘弘玉堂叢書

洪武初時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葬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淚切夜夢母告其葬所鄰人韓重者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獻之良驗遂改稱父墳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子博學集

薛遠歷官至大司馬家無其物食無兼味室無腰妾戶計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顧微字子芳事父倫母李以孝稱李歿刻一木母奉之日三上食出入必以告室如父母之呼號無休時一夕木母忽作聲呼顧微家人盡聞之相告驚嘆母棺在堂隣火延燒將不救微伏棺大慟火忽飛足免後事繼母盛如其母海鹽縣周姓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七八歲入鄉校成冠自唐虞三代以降漢唐宋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賢傳諸子百氏陰陽曆數山海圖經兵政刑律典釋史小說之書該覽貫穿問無不知於醫學尤精不肯與富貴人贊里巷

卷十二

統中寄

以藥醫其面及肘股皆成瘡墜兩角短布衣依陋巷行市井間或箕踞道旁露兩肘股爬癢時人見而避之精神知其賢亦莫敢引薦仲光殊自得也平生不娶母極孝郡守姚普賢而造之隔門語曰勿驚老母遂出他日却時從衙候門下始按焉據坐受拜謝歸舍子守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而卒病篤抱母不舍死半晌復甦連呼娘娘方絕翌後夜二鼓兩車輿殿柱杖連聲呼娘娘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娘娘覓令娘娘不得母痛哭既久乃息列朝詩集

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福於天



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送入石井山求之。見  
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  
木果三動。即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京告西。一如  
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傳學彙書  
趙某無子。止生三女。及笄。因親老。俱不肯適人。朝夕奉  
侍。親終。三女舁屍厝。築墳丘高三十尺。周圍二畝餘。女  
各植柏一株。至正德年間。夜有盜樹者。樹將斷。斧聲徹  
村墟二十里。聞之。人以爲異。今祇存一株。闔境以孝女  
墳呼之。平遙縣志

新安烈節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而休寧孝女胡壽  
英。因兄以乃孝養父母。終身不嫁。至六十而卒。墓二  
奇園新所寄卷二 休寧縣志 三

親側尤稱奇女焉。

臨瀛醫生張應佩。父母相繼歿。處墓六年。夜有盜平曰  
張孝子。君是好人。我有所贈。及旦視之。綿布一束。應佩  
白於官。不受。長安馮恭定公爲立傳。陝西通志

安吉嚴姓者。以罪戾遠賜。去後。產遺腹子。年十六矣。居  
常涕泣。男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遠隔不在天上。兒  
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爲具行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  
嶺間。竊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得利及  
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建  
陽。編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憐之。有丐者過門  
飯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

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  
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蒲蔽體。即役於官。  
洗沐着綈。觴豆進進。親奉七簋。跪者盈戶。皆爲感泣。數  
日嘗敝衣。身代力作。衆悅其孝。爭爲代備。姑月餘。散金  
諸待。營子母錢。爲久計。衆益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  
去。久之始覺。或欲追之。衆曰。還則明族倍償金矣。何追  
爲。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老。其說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累不少怠。公  
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終夜飲酒  
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暫不見燭。將日曉  
必先告歸。歐陽修

奇園新所寄卷二

休寧縣志

四

諸大殺修撰滿者。是時生母陳與後母金。金在邸。而嗣  
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賜封。肅宗許之。當庚申春。乞假  
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哀  
經疏木。竟三年。然後赴闕。則聞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  
其情。爲請於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嗣  
是廷臣得賜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錫類云。五室叢書  
沈青霞君鍊少時。君父翁驟其室。走京師。習終焉。其後  
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跪請歸其父。翁  
哀痛動。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歸。翁  
相敬如初。徐文長集

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割其肝。愈母疾。無何天祿亦隨其

母逝。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割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尚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咬其童子所。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整飾甚具。民間有微惡。罔不報聞。於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開井間。刻編籍之。獎金以報之。有能始集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肉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血。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磨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綸父。亦

奇聞新書卷二

王生世名

五

給持劍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餓。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耳。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貴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嶺。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開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愧悼。曰。法必觀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遣邑吏。來受法耳。但

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慙惡之。曰。必如汝乃生。已不食。獨增死矣。兩尹皆為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伏恨於嘻笑。而皆必報也。他人不知。婦命氏獨知之。曰。君能為孝子。妾能為節婦。生曰。女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幾中矣。何死為。婦曰。為君忍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耳。夫

奇聞新書卷二

王侍御復

六

上。餓且死。妻子繼後甫八歲。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痛也。母從之。而後陰以小布袋藏麵食魚肉。乘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有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左編

崇禎乙亥元夕。流氓犯鳳陽。已及司李南昌萬文英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爾嘉。泣謂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怒着背衫出。大呼曰。死賊。索官何為。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脇之。公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公子死。賊以為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遺其妻明太宰楊觀。游覽人。事母孝。春日為村裝觀母夫人。負

之背。越花叢。歌娛竟日。母終年一百四歲。長山大同  
冠李化照。亦以老母在告。嘗侍世祖於便殿。上以  
孝諭羣臣。化照趨進泣奏曰。臣有母老。願乞終養。上  
不能屈。遂允歸。康熙壬寅。太夫人九喪。親友拜祝。太夫  
人答拜。無衰容。又八年已酉。公薨。又四年癸丑。母夫人  
薨。壽年一百一歲。嗚呼。司寇以母老歸養。乃不能終親  
而反爲親塋。終養之私。亦鬱鬱地下矣。上賜建百歲  
坊。標曰一品百齡。鄉里榮之。前有楊母。後有李母。南唐  
小史

祝世喬。字子遷。江西人。方福祿時。父神谷遠遊久未歸。  
世喬年十五。獨行尋父。歷楚及秦。數瀕危殆。先是楚有

齊國書所寄卷上

七

七

楊某者。德神谷察其疾。思報之。及見世喬。亟欲養以女。  
世喬泣辭曰。父尚未見。敢言妻哉。遂辭去。而秦西山巖  
地寒。值嚴冬。數寒無完膚。自分必死。久之乃遇父於羣  
昌西和縣。父子相抱而泣。觀者咸爲酸感。奉父至高陵。  
始卜室焉。世喬雖在窮途孤旅。讀書不輟。還入費官。後  
以選貢授南康通判。佐郡有聲。移家隸籍咸寧。陝西通  
志

徐如珩。仁和人。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藥。如珩焚香  
告天。剪左股以進。母曰。此藥有味。再持來。而如珩已昏  
眩。不能舉手。妹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  
惟矣。母曰。有味。再持來。妻楊氏。割股如其夫。以進。母曰。

只此足矣。病卽愈。呂要錄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奎。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  
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敝家有  
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啓衣飾餘靡置一妾。此入  
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  
銀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  
人。且此妾在吾家。豈可重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  
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而其妾。且實告買者。還其直而  
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復得子。庄右編

汪存。歙東關人。事父極孝。常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  
天未明。父拾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

齊國書所寄卷二

八

八

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眠存立告天曰。願虎饒已。  
毋傷吾父。虎遂去。續耳談  
尹童四。孝蘇上。尹氏子也。長夢炎。次夢昌。次夢自。最  
少者曰夢友。俱爲童子。母病瘵。四子哀號累日夜。炎  
乃謀藏小刀。私語弟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  
不割。是可忍也。惟友少。可掩而圖之。友不可。謂兄必先  
我割。我乃無號。遂伸臂交割。夜寂無聲。爰晨炊一糜。投  
臂肉其中。母飲而甘之。父旋覺。加晉焉。路人皆爲流涕。  
五史

高起鳳。陝西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禎五年二月。流賊  
至。擄其繼母秦氏。並妹荆媽以去。生卽馳赴賊營。白。嘗

父年高。倘必奪吾母與妹。則吾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竭蹶求得一馬。賊止還其母。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聞之。遂遮道不放。欲非爾為書記。且曰。汝能勸妹順我。當惟汝所欲。生大罵不從。賊憤刀挫殺之。於是百計誘脅。刺媽。媽義不受辱。大罵求死。賊悅其色。猶不忍加誅。割髮裂衣以恐之。媽略不動色。仍罵不已。遂被殺。時年十六。其父高一金收屍瘞之。巡按臬。生疏請表揚。李頌長編

花中寄

怡

花底啼鶯天邊分雁雖賢者亦復不免古人謂孝衰妻子於親且然況手足乎最下兒聞密選而推產進而同居至數世十餘世斯為得之

齊建元中旌表武陵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張闕延安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婦女各聚一室為女工工畢歛貯一所無私藏幼穉啼泣諸婦見者即抱哺不知其孰為已兒兒亦不知其孰為已母也。蘇。花綱十一世同居傳至花時賢克其家旌為教授。蘇。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共爨子二人。新蜀書所寄卷二。懷中書。子十一人以其資產均分。全上。

余兄端率撫寧時有楊氏三兄弟長年九十二次八十七其季七十九同氣和睦未嘗分羹兄嘉其義延之賓筵一時傳為盛事休邑明經汪紫淦暨弟汪晨俱封雙臂詞父職康熙壬申冬晨病其七弟日昂復割股肉烹藥進晨無効時治樞車八弟日昇即以匠人巨斧截中指烹藥服晨終不治里人咸謂以弟救兄血性真摯前人所無

洪武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人贖兄命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

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卽殺之。二人默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葉書

明初休寧汪彦光。彥禮兄弟。彥禮五男。禮僅二男。父遺貲厚。將析箸。禮曰。吾兄弟平分。吾兄信有餘。五侄傳矣。請七分之。里人高其義。葉書

鄭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唯謹。世其居不別籍。人因就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傳已十一世。太祖卽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爰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爲可以激勵風俗。遂建造牌坊。而賜以扁名。然實非臣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若干人。對曰。一千有餘。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謂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濂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卽命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適河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一校尉觀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側。向闕叩首謝恩。分食之。使者還報。太祖喜。復有人想其家與權臣通賄。上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金華志

弘治中。吏部尚書王與。奏臣例當廢子。然長子沂。叨中

進士。次子洛。年幼學淺。惟姪際。膳生滋。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文獻通考

沈奎。子騰蛟。能孝友。奎晚生子騰龍。析箸不及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剖已之半子之。蛟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海鹽志畢祚。爲四川廉察。有兄弟爭財者。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遂各悟然。而泣。交相讓出。臣鑒錄

上海劉純。生法被繫京師。其弟純。陰所守者代兄。今得一見。家人歸死。純既代而純歸。給其父母云。已得赦歸。寄園寄所寄卷二

純以客死。純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母泣曰。兒餓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純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純聞逸去。純生二子。玉。瑛。瑛進士。建寧太守。王子裘。汀州通判。裘子兆元。懷慶推官。河嶺小品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韓崇者。承其後。尤孝慈。子孫互相乳哺。家雖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養。持它三十六年。無愛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

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其  
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素。武歎美而去。全上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搞等。一門合食。六  
世同居。一世仇鶚。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仇增等。五  
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  
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全上

余幼時。一遊方道人。跌坐館門化齋。呼余曰。汝來。汝  
富貴壽考都有。但聯創兄弟不和耳。歸投之。旬餘。復  
長如初。子因拜首誓天曰。兄弟不和由我。我終生  
敬愛推讓。安有乖戾。跪泣再披。此後眉永不聯。

水部張克文。隆慶丁卯。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殯。

寄園寄所寄卷二

弟中書

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聞公以王孫友愛。故  
來報爾。水部因昇弟屍徙置野廟中。走禱關公祠。五日。  
屍尚不變。凡十有八日。復甦。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  
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衡州道。新沅縣志  
嘉興殷原善。兄舉政近仁。夫婦卒廣西。所遺三男一女。  
原善至壯不娶。以身撫諸孤。親友問之。原善曰。娶為後  
也。有諸孤在。娶復何益。彭北都集

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松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  
救。以條擊虎。虎遁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為樵十餘年。  
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  
即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

其伯兆三不免凍餒。亦無悔云。萬壽小品

寄園寄所寄卷二

世中奇事

五

鏡中寄

義

匹夫匹婦一節可傳君子多之爲其足風世也  
古道日遠誰爲中流砥乎雖解袋傾貲好行其  
德要亦未可翺而輕之

方孝孺在宋濂門爲高弟子。濂後貶蜀。每私居念及。或  
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  
言於蜀王。厚撫卹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  
哭移時乃去。玉堂叢書

天順八年。流賊攻城。教諭鄭厥。訓導陳普。家屬爲賊所  
擄。諸生溫亮泣謂同列曰。平日所讀何書。忍令二師全  
寄國寄所書卷二

宋被擄乎。同儕陳敬慨然。罄家資得二十餘兩付之。亮  
誓獨行。四晝夜。方達賊所。賊有以危言亮不爲動。竟得  
二師家屬而歸。清遠縣志

夏相國言。六十未有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事公有  
孕。而公被禍。初公出幣。與縫人趙金。金製云。展幣得金  
一笏。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十君子風。遂錄於  
門。令司公服。崔夫人將就館。私計曰。相國禍福未定。倘  
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爲衆所推。知其可托。出  
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綫之繫。在吾腹中。  
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者。爾其慎爲之。持金去。金五本  
三門里人。與其叔赴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

具爲保育計。及孤兒生於忠禮書院三日。張氏馬氏稱  
欲扼視之。自書院携入城中。行館。以糲米塞其口。不  
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  
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緝曰死矣。私置僻處。以米汁飼之。  
又以棉絮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  
接抱以去。報曰。死兒里矣。諸妒方相欣慶。子既出虎口。  
趙氏之戚。僅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  
召金五以必殺兒爲約。貴限以須。私與程夫婦商其事。  
二趙亦來。五人相向泣。其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諱厚人  
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金五  
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食租牛歸矣。忌者濫信  
寄國寄所書卷二

之。在徐四年。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濟寧  
寺爲僧。久之。趙四二知事難終。畏。自出舉首。夫人曰。此  
吾家事。何用煩官。乃召其支屬長老中陽公而下四人。  
外黨葉吉。周泊。府縣庠儒。不期而合者三十餘人。越二  
日。先後預知接遞。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吏。龍城內  
外聞而至者且萬人。眾口同聲。自相中辨。既見孤曰。兩  
耳頤頤。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死。夫人父則存。何  
其親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  
投濟寧寺。耆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罷公  
述近翔集。聞塞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罷公曰。  
異哉。鬼神之前知也。噉昔之夜。吾夢城中簫鼓喧闐。報

送殷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也。因問子何名。曰尚未名。杞公曰。卽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保孤記

王環者。曾石塘統之僕也。統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是錯翻羅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暮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願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瘡中瘡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曰。則其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解。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湯體小品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逐。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能辱之。卽扼橋格賊。自及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關。良久始化。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全上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庵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竊

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至也。顧先生爲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旋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傳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吾家人安得去。徒跪京師。佩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葬正葬。歲輒上冢。哭而祀之。全上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視其口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眷屬聞一空室中。索懷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排贊不顧公。獨拳拳如此。道慈集

明吳寬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質託青園書所書卷二。廣中書長

於公之旁。公卽掃室請還。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子哀哀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殮。帳有輪官銀若干。盡喪於婿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又尚書徐喻。少爲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誤勾攝。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留。明日抱案已脫勾。且語其人口。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服之。後爲兵部郎中。員外郎。每於吏必慢罵。遇宿署待公。不爲意。其人卒於官。親爲殮。且厚賜之。數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陰官尚書孫中書舍人。亦致通顯。客中閑集



涇陽王者佐中萬曆癸卯鄉試任高陽知縣曾遇福建人黃賓卿被盜劫哭泣欲死者佐凄然憫之則銀二百兩因初黃賓卿為遊擊鎮守江口而涇陽陝西商人四百名時以為賊命賓卿殺之賓卿感者休之恩不忍殺其同鄉盡釋之後四百家俱登門謝又有韓家貨銀伍百兩因霖死遠鄉輓歸焚其家柩前庚酉通志

寄園寄所

卷二 四 從中寄錄

五

閩象南為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人江西鹽浙江運變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萬人閩丙辰秋有山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募難婦八十餘口抵揚募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眾眾得百餘金卒事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已君雲扶於浴堂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其八十餘人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人罕知者魏叔子文集

曰生員不知共謀叛一時誤耳官亦義之果得不死事解見江無德色楊知集

京師劉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陰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示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內有此即置秘室吾臥不穩矣耳耳說

寄園寄所

卷二 四 從中寄錄

六

孫明丁尚書汝襲之僕也尚書坐事斬西市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放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姐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至可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開關數千里查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侵也夜宿輒擇濕燥與同臥起也問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為邑庠生明以老壽終湧幢小品

曰我當代君遂具呈以油紙束于腰伺江口落巨艦遇李大呼冤者三不之采遂躍洪濤藩命撈起知其訴冤也怒喝曰何不控有司遂鎖之後艘中李素工琵琶善小曲適落下侍衛聚眾酣飲挾箏琶彈以侑觴李曰我頗能此何不解我縛為諸君奏一曲從之音調凄錯可泣鬼眾大喜以觴賜之訊以何言來訴告之故遂為代白之藩藩曰易易當與僕來正之耳李哭訴曰今事在撫院差役臨門奈何藩憫其情恣遂作繳付之撫院事得解絕口不言勞竹邪集

鏡中寄

正氣

宇宙人類所以不絕者正氣在耳依阿取容奸惡起遂使日月蝕星辰晦誰之厲飲氣之正者片言可以扶坤維一往可以迴造化噫嘻卓哉

明初劉長史璘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奕劉勝王曰卿獨不少讓哉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孰何敢讓虛有編

況鍾在蘇州與學禮士儒生食泉者多有所給於是爭

飲詩鍾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有以匿名書數亮遞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者鍾得書嘆曰彼

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慈竹瑣錄

湖州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則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為動徐訴曰久寓於此歲被隣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即彼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

感蚌珠之仇也。糜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於錢溪之北。湧幢小品

鄭荃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汙我邪。即封還。以書責之。荃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間。因秋開。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前讀。荃捧書跪讀。惶恐無地。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兵部尚書。卒死。土木之難。座右編

莆田舉梁則公瑛。知廣德府。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自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皆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

以守業為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仰山語錄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冠姓者。寄以賄。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以見蓋孤於地下。玉堂叢語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得張淮一園。即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全上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海。遂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

之不得。座右編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同官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拊公額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親。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後集雜錄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趙吉錄

薛文清為御史。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為其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玉堂叢語

子由交城令。以平寇功。陞部屬。服闕。赴補。寓家學科。兄爾合郎中。未出門投刺。號少司農。象樞。趙兄郎。關者薛曰。家主衙門未回。魏公曰。我非拜爾主人。我欲識我司官面耳。步入門。直進後園。子衣冠出見。坐未定。公笑曰。老父母為做官。建不朽功業。學生以為年大矣。今見丰采。深為朝廷得人喜。茶未獻。即別。絕無一語寒溫。及補戶曹。九卿會議時。堂官派予與余公國柱主稿。未上班。陳少宰數承忽高聲曰。誰為薛郎。

趙天初者，渠大農清標，笑指予曰：「此君是。」少宰飲容起，揖曰：「弟今日方識荆也。」李相國辟，謂大農曰：「天初老成練達，浮沉郎署，我輩不能辭責。」大農致其語，予對曰：「司官練而不達，老而無成，得半止耳。」

張昇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治鉛山邑。有父子訟者，繫於獄，諭以天性，旬日山之。父子相持大哭，抱頭去。邑故多淫祠，民有以腐肉祭大樹杪，鴉群噪盤旋其上，因以爲神。一時趨者成市，侯伐樹乃止。有妖巫挾魔魅之術，壓殺多人，公拘之，得其情，撲殺，投諸河。諸淫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山中有寡婦子以採薪爲虎所傷，公以朱甯尺一齋戒，約城隍五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寄園書所寄卷二

廟當毀。果有二虎如約來，侯曰：「無辜者去。」其一虎遂去，一虎伏於庭，侯善射，引滿三中其首，殺之。有民白：「盡怨爲雷所擊，乃鄰悅其婦，利夫之死，僞爲雷神。」公廉其實，置之法，後以治行，徵南臺御史，民尸祝之。聞其子孫代有興者。二酉口錄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至縣界，公馳馬卽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瘟疫，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羅念菴父諱衡，字登善，官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

有某者，作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聞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由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開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娉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履，起問之，已爲鬼所侵，返視戶，戶固扃也。明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蟪，見者不祥。邢幼從群兒之搭莊，獲蟪，挈攜良久，釋之，卒不爲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晦，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應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羅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稽首謝，歷三日，硫黃氣滿室中。

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燕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全上王海日華，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竊俠自負，莫之信。紫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夜分，專登屋脊，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拳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紫炁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欺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神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

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若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爾化之。必常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動。疑其其事。因伴謂曰。此豈吾寺中。以過諸師兄爲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師爲之。但諛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全上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雖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進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責書。然不敢煩煩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知。忠赤竭忠。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指。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書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幾多。豈有今日。然病亦番死。此而不

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于目之至。幸得書淚下。玉堂叢話

許穀。字仲胎。上元人。嘉靖乙未會元。歷仕南京四尚書卿。以人言罷歸。仲胎負時名。盛年廢居。三十年不通一

字於政府。縉紳至南京。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敢變也。日以賦詠自娛。所得賣文錢。投竹簞中。客至採取之。沽酒酣飲。窮日月不倦。年八十有三。自爲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列朝詩集

北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訊。曰神在御園爲祟。上歷舉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非非虛。觀忠賢欲招仕籍姓魏者爲宗譜人。爭以翁姪之分事之。惟給事魏大中毀其帖以絕之。助後魏浣初不通名。唐遂除令曹。世鑒錄

寄園寄所寄卷二

鏡中寄

廉介

貪夫徇財廉者貴焉廉美也顧廉則必刻刻則使萬物無所容漸入刑名之學潔以處已無物平施君子哉

古水羅汝敬宜德中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趾會一僕死交趾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畧等用以償公公拒不納沐化續編

吳思恭為御史時巡歷貴州四三司遣人責償黃金百兩迨至菱州思恭却不受就題其封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尤山堂外紀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山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篋澤銀魚乳一罍新嘆息携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醉不許曰此位可至矣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非卷真

宣宗幸史館撤金鏡於地命眾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上嘉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王堂叢語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盛甲袍帶裕陵追倭奈絃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之盛主上也親驥見王振惟怕一方振不之較張泰道劉瑾止土瑄雖叩之而不

條此清之感育人也說諸

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等坐有興化守某亦公門下士以觀事至京城兩相四姑令從吏謁公公曰弱以染翰固可但多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啓誠取扇而歸其相公致政後遠赴歸老歲酒香過慎龍堂為壽賜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卷有慚色王堂叢語

東山劉公為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美餘錢白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取去以克囊篋相襲為固然公初至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時誠愧古人新鄭書所寄來上

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意無取全上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遠在鄰家醫麵去矣乃竟趨入褊視家中所有遂詣寢室見床上惟蒲席布褥被而已喜曰御史所擔者此可稱其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其少卿也其為人高脫中復有樸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道慈集

史秉直承清人榮宣發土得銀數萬兩嘆曰財者人之命也可可獨享遂過周貧乏後遇放囚出粟八萬石賑饑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設防禦鄉里得全有司上

開賜官立坊。壽九十四。臣墨錄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無怨色。後官吏部卒於邨。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有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謂知人也。臣墨錄

萬公士和知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壺。曰。夫饒非之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玉堂書。嘉靖時。括天下廢寺田。盡歸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微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要取一錢。豈因里僧破戒耶。奇聞書所寄卷二。臣中書錄

乃訓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竟為安逸計矣。事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惡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為。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今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臣右編

軒輒為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順時擢大司寇。請告陞辭。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龜。乃是汝乎。公頓首謝。臣墨錄

海瑞。南家宰。以幣物為質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邵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邵。惟期

四五。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地吉錄

海忠介公瑞。今淳安時。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藝蔬芥。旦夕取白鹽。江水之外。無關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海無加饋。胡一口語落泉。曰。非聞海今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臣墨錄

樊如縣。穀曰。吾歸。妻貨僅五千耳。金幣不及一千。王司訓輔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愧遺亦有六百金。樊意似六千為少。而王且喜。六百為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餘藏。輒不顧養。樊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三尺童子。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並不奇聞書所寄卷二。臣中書錄

成禮。諸孫皆變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廬。同居養父甚憚。暮年惟花竹為樂。客至留飲。盡惟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文格言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為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儼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臣右編

李遠。卷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巷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

一布繫在袖。遠巡不敢出。遠巷問袖中何物。鄭曰。晚妻  
子手製一布繫。送老師。遠巷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  
此而已。臣纂錄

王九皋自遼東還朝。倪送一無所受。內官與同事持明  
珠數顆。餽之。因辭。內官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我之餽  
不受。有死而已。九皋不得已受之。密綴衣領間。人無知  
者。居數年。內官死。其子不敢見。使人召之。來。曰。何不  
買第宅。對以貧。遂解珠與之。曰。值千金。饒置地也。全上  
王起巡撫雲南。不準僮僕。唯行電一。竹食籬一。服無秋  
羅。日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主家  
給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值隨行。恐致子民嗟  
苦。臣纂錄

惡。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廉已奉公。豈肯縱人  
壞事。人皆錄其詞。而焚香禮之。後巡撫雲南。回錢塘。吳  
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發。亮回。能  
問道。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道巡撫十分敬重公。大與  
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  
樣官兒。只好與他提草鞋。秋山偶筆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數死。初吉出軍時。給  
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  
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  
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古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奉家  
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

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僕。我負汗辱于  
地下矣。願至還官。毋汀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生有

吳相國姓云。袁繼威被殺。携一僕赴京。千捐俸贈之路  
費。曰。敢以清俸。用佐廉儉。繼威辭不受。諸生泣送於途。  
汾州孝廉曹良直為執鞭。送至京。郎范廷輔語云。  
袁公事臨行。簡裝止兩破籠。內同鄉送行銀五二器。舊  
員領數套。書數本而已。此外併無長物。學租皆發。販食  
生。及置買學田。其清如此。憶記

徐幸拜吳江人。隱居好學。後園見樹根一次塌陷。諦視  
之下。有石契。啓之皆白金也。起而拾之。一毫勿取。人無  
知者。幾二十年。值弘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幸梓曰。

是物當出世耶。題啓其穴。物皆如故。曰。取數錠收。細以  
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  
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春氣錄  
張獻忠殺城再叛。日。爾書於壁以告楚人。白已之叛。總  
理使然。具條上官名氏。而列所取賄之月日多寡於其  
下。且曰。襄陽道王瑞旗。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  
愧焉。明季遺聞



鏡中寄

寬厚

人有市鹽者其廣闊同而一則千金一則五百以其厚倍也矯人情而適為卑下固自不必若以厚為繩終身當以之矣

東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和卿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郡翁飯或怪之英曰郡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臣鑒錄

寄謝所寄卷二

鏡中寄寬厚

或問夏原吉公豈可學乎公曰其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臣右編

楊公肅有厚德為景皇帝官僚居京師乘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關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漬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競為金木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臣鑒錄  
景泰時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公謙薦超陞侍郎未幾伺于公過悞密奏毀之時景帝信任方堪召謙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

曰老夫有不是處當為面言何忍至此出奏示之偉則踣無地史補

雍泰宇世隆為宜府巡撫歸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塗謂曰雍泰乃不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趨巷背雙鶴持瓢酒至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直受不辭臣鑒錄

岳正字子方為翰林修撰英宗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臣鑒錄

寄謝所寄卷二

鏡中寄寬厚

陸五台掌吏部朝覲時考察羣吏一縣官大呼曰五台老矣胡不自休食位固寵阻塞賢路五台不怒不辯第曰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概竟置其人平等衆服其量臣鑒錄

魏尚書驥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惑謝罪臣鑒錄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于葉子葉子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犬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問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

而深思乎。彼之含義其將何解。即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書非說分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其家何在。公欽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為原官。座右編

福建泰政吳昂。海鹽人。少時聞海寧祝先生萃履方篤行。以員外郎家居。教授昂短褐草鞋。負書往從。就河濱濯足而進。祝先生奇其人。欲試之。曰。生來晚。書舍滿。無所置生。惟一牛屋。幸無牛。生寧得居乎。昂欣然解衣。共寄所寄書卷。中書實錄

先生家人掃除。受祝先生書。坐牛屋中。日夜誦不輟。冬夜一敗絮袍。時解與所從老奴更相衣。或周走室中。跳踴却寒。歲暮歸。祝先生贈米布。要明年復來。除夕上母壽訖。即走百里詣祝先生所。元旦方啟門。吳生儼然進。謁拜。祝先生受書矣。後昂既貴。聞祝先生死。奔赴喪次。哭踊執心喪三年如子。海鹽縣志

曾文恪公鐸為孝廉時。屬道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憐其僕寒苦。呼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忽得浪驅馳。凡由父母均為子。小異間間我却難。事在世情皆易忽。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借來朝力。伸縮相加莫致疑。今人於奴僕鞭撻罵詈。不畜牛馬。尚

能恤其饑寒勞苦哉。

沁水劉司空公東星歷官三十年。其屬布衣。公貴僭德。一日散步道周。適負販者蹣跚於地。其人呼公起之。公為助臂而出。詣津行數步。方知為公。亟回謝罪。公笑遣之。起漕河日。偶憩門巷。二騎士捧轎至。謂其田父也。揖曰。家何在。公諾而入。使由名之。騎士一見驚伏。請罪。公曰。無傷也。若安得識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止携兩僕。跨一篋。旅舍陵侮之。忽見髮中金佛像。謂為妖人。執詣縣令。僕始吐實。令為負刑。謝飾與馬。麾不受。仍策蹇而行。金上

阮恕字伯寬。嘗赴長沙善化任。中途宿窮客問。有商士

數人先在焉。從吏與爭囊。恕為杖其吏。且慰撫之。吏退。詰曰。有官如此。何以仕為。恕亦不介意。及曉。商來謝曰。某等羈疎。感公弘量。夜半倘有少喧。官且安寢。恕唯唯。比夜半喧甚。恕戒僕堅扉。以待俄而寂然。起燭之。殺人縱橫。乃強寇也。恕以扉掩血。潛出逆行十餘里。平明乃回故處。官吏捕盜方急。是夕脫命毫髮。人謂寬厚之報。客中聞集

宋栗庵繼為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為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蠅子官兒。宋至部。諸同僚笑曰。官亦不嫌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潭開。

事也。若深山窮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矣。盧有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此亦今時絕無而僅有者。全上

人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恭良模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曰。孔子者。而願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輜。還恒朴菴公。名榜及竹潤潘八。市會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王堂兼居

會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與子同舟。車年少狂生。談鋒出。會為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會通謝不知。眾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會偶然呼之。既而眾俱下第。會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從山至外紀

羅念庵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溪心小錄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

一人。災足大事也。是日猶和米借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全上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越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轡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有與過里門。眾或起匿。輒使人論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惡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尚書者。謂文毅也。律史

徐存齊年未三十。出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頗奇。謂所寄卷二。卷中奇處厚

皆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並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師見教誠賞。以此語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從伴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是然集

唐一庵與眾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眾曰無。一庵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自處富貴。可不念人饑寒勞苦哉。鹿右編

參政吳昂家居。嘗駕舴舺入郡城。遇兩指大舟適相觸。奮怒遽昂止。昂布衣短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他供具。

逆揣爲農莊人。要挾之欲令出錢償禮。昂通謝乞至西門湯別駕家行貨。至則別駕大驚。顧兩生何得辱前輩。乃爾。兩生慚沮。昂貸錢固償。兩生謝之愈恭。徑歸。

尙書與一孝廉園相近。百計賺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尙書。後題一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令看人。蘭亭稊事今非晉。桃洞仙人昔笑秦。因是主人身是客。問公還有幾年春。尙書慚甚。亟返其券。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詩園書所寄卷二

像中寄真傳

七

江右萬拙庵。庵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庶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軍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庵。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南河。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貨。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減罪。今罷此。不滋重耶。蓋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

王元美爲北部郎。嘗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

謝茂秦飲。謝時再遊京師。詩漸落。子木數陵之。已被酒。高歌其薊州諸詠。亦不平耳。甫發歌。明卿解纜。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辭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請歸。德司理張肖甫。謫岑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其疏薦之。立山堂外紀。

相國朱國楨。萬曆戊戌主會閣。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國楨字棄去。太史陳如岡房一卷。亦以如岡如陵句犯其名。見棄。識者每嗤其刻。

順治乙未。余會試已傳。以文中有而不予人。以可托。句。犯房官于可托諱。見則已酉。余分校山右。首題。

詩園書所寄卷二

像中寄真傳

八

有司三句。有吉士乘征語。因犯余名。房考棄之。余曰。勿疑也。果通關節。何以名爲第呈堂。余當力爭之。因獲第二。登榜爲文水閭調鼎。聯捷去。夫螢窓雪案。夙科三場。乃以無心之語。避嫌而棄人才。念及昔年辛苦。能不汗浹。衡文者念之哉。

歸德侯司成恪。以忤魏瑞罷歸。里人邵生者。娶人也。構小毀。詬公。胡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毆邵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邵生乃免。當是時。忠賢貨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邵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而謝。公又大笑。掖起之。

徐飲以酒一無所問。杜柳堂集

李象山先生桂明。慎之阿迷州人。壬戌進士。授京倉度支。昔名聲賂覲。實官。取同郡印結。公知其反狀。不從。遂逮獄。嘗聞之。火其廬墓。居常必糲食。薦草則安。若冬着綿。米稍白。則病。糲具蕭然。破帽短衣。畦菜金陵漢西門。值左轄山東孫壁與是其年友。購從訪之。公負鋤不顧。曰。想另有李桂明。我非也。唐右編

江夏賀對揚先生。爲廣文時。體恤兩明經賓友備至。諸生問予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諸人曰。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

寄園寄所寄卷二

吳中書院

上

諸生時所服役者。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公上賀相圖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口觀聽。豈不謂遂聖閭員矣。乃逢聖周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會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毋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念。此日兒孫勿妄思。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氈。先恭人讓居於嬭。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床前。烟薰眼淚。逢聖

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已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裾。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因政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字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債。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驢。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

寄園寄所寄卷二

吳中書院

上

孫開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非非卷

鏡中奇

見色不亂

色之移人甚矣哉。諫屬國苦節十九年。不能不主子異地。況其他耶。然欲忍人所不能忍。乃爲傑士。青娥紅粉。安在不可以試人品。

王敏。字進德。定海人。嘗與友人讀書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媿不敢出聲。遂去。與將聞其清介。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之。鎗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脫。馬乘之。適洪武時。以太學生拜監察御史。貴人從。勝於。

衛國奇所請卷二

鏡中奇見

曹文忠公龜爲泰安典史。因捕盜獲一女於驛庭。色甚艷。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龜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領去。後大廷對策。忽飄一紙。有曹龜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臣星錄。

秦君昭少年遊京師。其執友鄧君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至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某

來耶。曰。無有。主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客。簡報。告鄧君。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不可不錄。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

德然者國主也。有兩寵臣。未察其心。令傳語其後。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國傾城。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真。汝

曹國奇所請卷二

鏡中奇見

心亦爾矣。遠遊之。全上

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容寢。容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清月白。夜愈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連明托故去。是秋領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至參政。臣星錄。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血。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全州李文貴。素方正。自湘江買舟歸。有美

女子來附舟。不能却。舟窄。天昏。同宿帳中。女窮途失節。自度不能免也。而李遂不動念。行三日。旁曉。將泊矣。李因女在舟中。圖返。促其夜行。舟忽破。眾急登岸。謀投近山寺中暫宿。且燵衣。比紆折至寺。隔牆有婦人喊哭聲。眾碎戶入救。則李妻也。詰其故。李妻問母病。同女婢往視。因晚為姦僧掠入。欲行強姦也。稍遲一刻。則必被污矣。書心集

鎮江新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齎釵梳。買隣女為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辭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為妾。或可延新門之嗣。翁頗亦悅。首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遂出而反扇其戶。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牆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捉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妊。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為賢宰相。座右編

廣東張運寇亂。書生汪一清被掠。見獲一婦至。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也。請無污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前矣。賊因同開之一室。晨昏相對。匝月始得贖回。尚未及亂。通吉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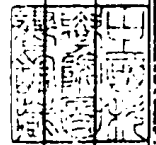
南京某生赴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見生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令婢授意。

於生。言父已他往。期於是夕相會。生懼損陰德。不敢遂。同寓一友素輕狂。竊知之。乃偽為生赴約。其婢暗窺。能辨。引之入。女相與歡。疲倦而熟睡。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竊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官。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因告人曰。使我若輕狂。已登見錄矣。不可不錄。

漢陽諸生蔡某。小試甚利。後值科明。不肯入場。友人強之再三。乃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隣有好女。每落時。常隙而觀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睜。然不見。出則如舊。則筆

寄園寄所寄卷三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陸肯堂澹成 男 景行 校訂  
黃夢麟現芝 孫 授

倚杖寄

嶽濱

名勝

大好山水

寄園主人曰天地靈區神仙奧府所在都有人無  
雙翼安能遍歷哉寰宇內莫過于岳濱故首及焉

寄園寄所寄卷三

若名勝之地亦記其舊聞并足跡所至及有志未

逮者新安大好山水梁帝言之矣且余產也古人

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附其末以為好遊者增一

竊思

倚杖寄

嶽濱

塞兩大者唯山與水而岳濱為最擬擬風塵動  
口將追蹤向禽易言故山靈相期如水可暫姑  
臥遊焉為他日嚙矢

泰山五嶽之東嶽也考博物志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  
也至召現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五經通  
義云一曰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  
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言為群嶽之長白虎通云王者  
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  
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帝乘

寄園寄所寄卷三

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甫之趾以示報地漢官儀及秦

山紀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

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聽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

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間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曰

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

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

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山

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小

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俞瞻自臥遊

出州城北望輕烟薄霧橫帶山腰北行二里過白鶴泉

泉山石城拾藻鼎沸久早則參差距西百餘步曰梳洗



樓不知於何時。惟存故址。從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泉石清冽。不竭不溢。鄉人取水祈雨頗驗。又北五十餘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宋時建樓閣。墮地。獨荒基破礎存。今園以石垣。其中浸林茂草。森布紫雲。荒蕪倚頗有佳致。明李穆登泰山記節文

出泰安可二里所。卽入山。皆詰曲逶迤而上。峰勢巖巖若相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磴礧間作悲鳴。至迴馬嶺。乃却肩輿。收腰筇。四里抵御臨殿。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爲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陡。上廟其巔頗寬。樹陰好鳥嘯嘯可愛。又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知其所由名。有松五。卽所謂五大夫者也。以

齊國齊所齊志三

齊國齊所齊志三

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此形狀。當是二三百餘年。何爲百丈崖。崖凹澁如屋。傍有石洞。槎口而下。其處巨測。已度石壁。峒爲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墜。道士衣羽。奉樂而迎。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爲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卽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趨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料。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類其右。爲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策二行。一石池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陔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爲開元帝紀泰山銘。唐諫徑可二寸。而巖勢若飛動。惜其

下三尺許。爲樹碑者。冬月傭火蝕之。遂不全。右爲辭廟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識。而損於閭人林煥。忠孝廟節四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苔土埋磨之。尚可洗而有也。白是益北。上數百武爲絕頂。曰玉皇祠。祠前有石柱。方而色黃。埋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同之。按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爲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便先跡泯。復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熟色石蓋方丈。蓋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

齊國齊所齊志三

齊國齊所齊志三

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闊。卽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峰者。蓋五鼓而觀日出。則爲日觀。西望見秦則秦觀。南望見越爲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五鼓起天初發。日益弄色。其東南盡日力。微白而混漾者。以爲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爲太行恒嶽之類耳。至稍遠而消滄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偉。居然一衡几。睨眺久之。因思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卽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絮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過。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過亦如之。頃刻遂

編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所謂野馬  
網緼。信也。玉皇祠南柏樹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  
五六圍。今不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明王世貞題

泰山記節文

有客登岱岳絕頂。行四十里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  
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  
峰。如臥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自  
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升起數十  
丈。至明處全無光。其下亦尚暗。客中閑集

余以康熙庚申十一月廿三。次泰安州。州守李元藻  
至耶。遂一小舉。次早潮四下。月朗甚。子鉉與登山。既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所寄卷三

四

火乞錢者。孩而赤身受凍以求食者。沿路遇紅門行  
二十里至朝陽洞。李州守授餐。并命同里徐巡檢引  
路。再數里。見五大夫松。虛存名耳。直上路稍平。俗稱  
快活三。將至天門十八盤。另開新嶺。高峻盡天。俯視  
戰慄。道士攢典等跪迎。黎碧霞元君畢。州守預置席  
浮白焉。子登絕頂。問摩崖碑。至無字碑。日觀等處。午  
後下山。與行甚疾。子閉目斂心。魂成遊歷五古六黃。  
同遊劉樸夫嘆服。未能和也。門人葉蕪李令君欽武  
爲子勒石山巔。回至紅門。州守醉以優觴。同入城隍  
泰廟。廟祀金天少昊氏四女。俗稱泰山娘娘。爲碧霞  
元君。東岳青帝神。黃姓。廟貌弘敞。目中僅見。

周官荊州。其山鎮曰衡山。衡山者南嶽也。軒轅以瀟湘  
之山爲其副。故爾雅以霍山爲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  
衡山南道。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滂山。  
蓋皆承軒轅爲副之義也。故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  
虛之寶洞。上承宸宿。金總鈞物。故名衡山。下距踞宮。攝  
位火鄉。赤帝館其壇。祝融寄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  
里。高四千一百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  
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  
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峰。其一名紫  
蓋。天景明微。有一隻白鶴迴翔其上。一峰名石圖。下有  
石室。中常聞風韻聲。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  
帝園寄所寄卷三

寄所寄卷三

五

一幅練。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岵嶠山。其土多青藜。鳥  
鳴鶴。會稽白臥遊

從山麓抵嶽廟三十里。石徑盤曲。夾以虬松老桂。鬱鬱  
蔥蔥。已不類人世矣。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徑  
垂接。懸崖巨壑。不敢勢驕。十步九折。氣填胸臆。半山亭  
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復十五  
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峯霞。石窠天柱諸峰。皆  
摩霄插雲。森如戟列。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  
及登峯首。則諸峰頓在履底。若揖若退。若翔若拱。瀟湘  
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  
實景也。傍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挺六合。無所遺。蓋

下視連嶺別嶽。悉如蟻垤。不足復人目中矣。觀音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盤盂。不類平時所見也。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燦燦。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爐。旋磨旋鑿。若茫雲海之間。心悚神懼。不能久留。遂下飛輦。抵南臺。循黃庭觀。登觀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直巖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聲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弦。幽草珍卉。夾徑窮窅。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磽道險絕。巖壑幽邃。人罕至焉。胡嘯菴南軒二賢祠。宿嘉合堂。夜雨。曉起。雲霧幻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白朗不復似尋常。所寄卷三

世中人矣。止三日。衡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霄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有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於雲際。飛花散雪。紫澗衣襟。殿前有冲起石。大可逕丈。列坐其次。解纜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極心融。舞弄沂水之樂也。明要居正遊衡山記節文

衡陽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開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仙境。宜其靈安神安。永久無虞。更聞天童寺松徑亦二十餘里。比之不及焉。客所新聞

按華山。西嶽也。周官豫州。其鎮山曰華山。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山海經曰。一名太華。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薛宗註。西京賦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其指掌之形。在華山上。而腳跡在首陽山下。今皆可睹。郭緣生述征記。及華山記云。山下白華嶽廟。列柏南行十里。又東過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積谷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如壑。空視明。如在室窺窓矣。去東南

青園寺所寄卷三  
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又西南出六里。又至一寺。名胡越神寺。又行二里。便屈山頂。上方七里。有盤泉二所。一名滿地。一名太上泉。池北有石鼓。嘗聞其鳴。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霽可睹。合巖白臥遊

出城南三峰在望。七八里至雲臺觀。周武帝時。侯道岳居雲臺峯築此。延之又南行二里。至玉泉院。宋端拱中建之。山麓以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後有塚。或曰希夷仙去。骨脫峽中。已乃道流持其顙向人乞施。與嘉靖間姚侍御者收葬之。塚後巨白石。工穴之。像希夷臥其中。如生。入山。兩山對開。嵐光交隨。行五里至五里關。往時遊

兵者就除疊石爲關。行四里爲希夷峽。山勢竝立。洞水經其中。漚作小池。從石室傍下之。如琴如筑。希夷蛇骨於此。或云卽張超臥仙坪也。半壁有穴。飛石掩之。又里許至梭羅礎。步磴外。東面石壁可數十丈。鳴瀑掛壁而下。有坎兩雨直上。可足趾通。上方峰石罅爲西玄門。唐金仙公至修其於此。駕鶴飛去。白雲宮細辛坪在焉。每歲三月。香火輻湊。華州道士來。始向峰頭斬荆棘開徑。懸鐵鎖而上之。不似三峰時通人跡也。北望山頭。有石如柱。爲繫馬峰。西望西山。山桃花石罅盛開。不知絕壁何緣若種。或云風吹花片粘之輒生。山有之。雅淡不似人間醜態也。望頃花間似有物去來。云是山羊。善走。寄則寄清卷三 希夷希夷  
除。棲巖中。人利其爲。能伺取之。南有同峰。青柯所從之路也。四山高起。臨澗坐石。奇秀滿前。應接不暇。及與開寥中泉聲更自清適。晚聞孤鶴長鳴。過山頭。乘肩輿至。每望前峰。已如路絕。既又踰焉。至十八盤者。山泉陡。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盤。盤峰回。忽見垣屋鱗鱗。殿前燦。則青柯坪至矣。至則祠廟神像俱經地震頽圯。間已葺治數楹。獨地勢愈高天然之景。爭獻秀爽。視梭羅又進之。佇立四望。遙見泉掛山腰如練。乃水簾洞也。直下三千尺。自蓮花來。度石橋。左從徑上。可里許。有同心石焉。從此上千尺。攢遊人見險心悸。率退轉。是名同心。至千尺。攢下。蓋絕壁。壁裂之兩傍稍施斧鑿。斷樹橫

橫之以承足。枝枝相離尺許。凡千尺云。西折上百尺。巖峽似撞而裂在峽之內。出峽登望仙臺。方丈平石。可佇立遠眺。忽南峯片雲欲墮不墮。作嬾態。風吹斷之。如人乘鶴背來者。度二仙橋。石梁跨壑。草樹清幽。過軍箱壩。崖如軍箱。人緣輪以行。乃至老君離垢。絕壁有坎如西玄。上之如撞如峽而險更甚。謂老君登華。從此離氛垢云。過擦耳崖。崖峭立。蹠處僅容足。又下臨溪壑。復至一崖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穴以上。有鐵猿攀懸崖畔。曰綢繆愁。所謂猿猴欲度愁扳援者歟。過此忽開朗。則白雲峰也。至險際。則闕王邊也。謂隣於鬼矣。至日月崖。兩崖高起。日月山出沒。從山隙射之。當是可觀。歷金天洞。洞最宏敞。地震時。洞裂。神座皆下陷可五寸。山之四隅下陷盈尺。山足土痕至今存也。又經三元洞。若龍嵌在其前。嵌中起傍殺。蜿蜒入雲。人從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轉回千仞。石不處暫得休。伏視下方松頂。苔蘚蘊在蒼烟中。海聲萬壑。疑泛巨海。剛風時捲人衣。覆面撲可百丈。真能藐視。兩傍穴石拖鐵柱。有仆有立。舊常有楓漢武帝登山御道也。度嶺望見雙松聳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樹多枝幹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有石曰上馮石者。余曰卽濕洼龍種。何緣上此。蓋有風道人不知姓名。遊行山頭。一日天馬下之。風道人就石跨馬行。遂而去。故名。石傍有老松倒掛。若此龍下雲端。忽有首

幸。奇奇怪怪。丹青所不能貌。坐石觀盼。忽西峯雲來。迷漫澗壑。恐雨至。亟趨雲山崖。崖有宗土地祠。謂華爲郡山之宗也。已頽圯。有四仙菴。爲師紫霄。馬丹陽。劉游蟬丘長春。脩煉之所。雲入菴。沾人衣皆濕。雲過乃復步。凡歷數險。則玉女峰矣。大石如龜。殿立龜背。幾死皆鏤。兩瓦則山風能殿去之也。前一圓坎。水紺碧。爲玉女洗頭盆。又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頃許有聲。或云下通黃河。唐玄宗禱雨。進簡於此。列龜腹爲石室。舊有楊妓師事韓姑於此。又南爲三清洞。王道人結菴其左。余過之。王山松子爲供。味鮮美。甘香溢口。右偏新架板屋。屋角松房成積。其長尺。皆風落而收之者。陟岡上。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十

東峯岡石斜削可數十丈。稍鑿足跡。無草樹枝蔓可攀躡。從者手接而上之。遙達於巔。有三茅洞。前爲小殿。殿左有巖。五峰道人居之。依巖置扉。當其缺處。稍亦架椽爲屋。可坐客。可爨。巖遠眺。當東峰盡處。東南北三面無他峰碍蔽。道人指點中條首陽諸山。疑隔數里。黃河如綫。則近紫山足矣。村落比比。云此同州。此蒲州。此某某。千里之內。可俯而視也。忽雲生首陽。英英欲起。道人因言雲彌布峰巒。卽數日下方不雨。一流動則下方雨矣。有時時雲冉冉。孤飛入谷。忽已失之。蓋歸雲也。步前岡老君菴所。菴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鐵爲之。重不可舉。風色寒。天漸曠。還入崖下。道人請就其寢室。室入巖

之幽。蓋一火坑。可容三四人。余與道人泊道士相與笑。踞而語。忽聞鼓聲。頃之如雷。余訝焉。道人曰。風入巖。吹耳。間有神異。曰。夜靜時。屏外有足聲。令弟子無寢。一任之。恐變幻能動人。青柯坪道士某。爲其師守舍。見緋衣方山冠者甚偉。長可十餘丈。坐山腰。垂其足。呼曰。爾師山口失足。往携之。言已。失所在。某如其言。携師以歸。蓋山神也。間有猿鳥曰。青柯坪以上無鳥。山頭有一青雀。時來乞食。一老猿猶疑不近人。每危坐前岡。視衆猿採核。輒又去之。語久。倦。擁衾啜茶。乃就枕。俄而東壁有隙光。余曰。曙色耶。啓牕。片月方起。光上射巖端。白雲纖如素錦。月漸高。浮雲破之。擬觀日出狀。及旦。雲竟

寄園寄所寄卷三

十

不開也。道人炊胡麻飯。余背雀飛止道人肩。道人曰。來矣。就掌中食。已復飛去。出屏。重臨巖端。下望雲如環。桐飛絮。平鋪萬里。循岡北行。觀仙掌巖。巖壁黑色。石膏自壁中流出。隨膏凝結。黃白相間。遠望之。見其大者五呎如指。後人好奇。遂謂巨靈掌山。掌跡猶存。還復至王道人所。乃余憩板屋。已被風吹去。蓋聞雷時也。王導余左折觀新洞。洞頗高廣。猶未訖工。同州馬君怡頤之曰。迎陽。蓋筆當少陰。迎陽以配合之。今有生氣云。又上之。爲雷神洞。復右折爲朝元洞。洞之下有賀老避靜處。穴石垂雙鐮而下之。鐮乃板道。以銅杙補之。峻壁而板藏之。銅杙之上。復綴壁以鐮。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絕壁。松

林隨山麓起伏。翠嶺綿望。實所棲室。憑千突岬。易危難  
在。室傍有巖。高十餘丈。迢迢其室。朱甍全其巖。巖三大字。  
亦神奇矣。還出石穴。復經閣王邊。西折以上。為建始巖。  
希夷表。九重仙詔。休教丹鳳。來。蓋此巖上。覆如屋。多  
怪狀。與分寧之清水巖等。西上為歡殿。下有希夷巖。  
經旬。離雲房過焉。候其息。以紙墨作黑白圖。圖之授  
純陽子。曰。先天混沌譜也。又下為老君鍊丹之所。石爐  
徑丈餘。高可六尺。蓋托時以增靈勝云耳。北行為西峯。  
石罅二尺直下。相傳陳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跡。或曰。巨  
靈足也。又北上為西嶽大殿。殿之北為拾身巖。古之有  
道者。皆於此仙去。嶽之東稍折而下。為鎮嶽宮。玉井在  
焉。深可十丈。圖徑半之。記云。池生千葉白蓮。服之羽化。  
或謂開花十丈。藕如船。豈人所不到。易為怪誕耶。又北  
上為蓮花峯。視諸峯不知更高幾許。覺得身在太清中。  
吞吐靈氣。皮毛心腑。灑灑如濯。背李白酒。登落雁峰。便  
謂呼吸之氣。上通帝座。不知上此更作何語。峯之下有  
石壺如臼。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如貫珠。水  
經其中。由崖端挂下山腹。水簾洞洩之。道人為余指點  
雲臺。白雲白羊松。桂。朝來玉掛玉秀。毛女諸峯。張超石  
羊黃神藏馬諸谷。歷歷詳說。余恨無羽輪橫飛。又恨不  
送巖巖結廬。避世以老。天漸曠。道人曰。雨至宜且歸。乃  
與道人別。取故道下山。下山較易。若能散遇雨。浙浙灑

而。避之三元洞。雨止復行。雖如初上時。則先一人  
納余足坎中。而上繩。余者徐縱其手。乃以下。下峽下  
撞如之。抵青柯坪。令僕夫倒曳而肩之。舉梯肩。隱見  
如拱如揖。追隨送余。余亦如去。知已。又如劉郎之失天  
台。漁郎桃源。悔其還也。明陳以忠華山遊記。  
按嵩高山者。五嶽之中嶽也。釋名云。嵩松字或為崧。山  
大而高曰崧。白虎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嶽居  
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漢武帝登中嶽。間有呼萬  
歲聲。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後漢靈帝  
復改崇高為嵩高焉。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  
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  
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  
次。維道背云。自嶽神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  
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帝巡過此山。見學仙女。遂以  
為黃。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頽水。即堯聘許由  
處。猶有壇壝。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簫作鳳鳴。遊伊洛  
間。道人浮丘公。按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嶽氏山。近在  
嵩山之西也。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  
西麓種之。有四樹。與眾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食之  
自以遊。  
於西十一月朔。子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日至偃師  
縣。三日自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驛。陝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林青巖

十五

王墓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二十里至  
尊嶺。兩山對峙。巖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  
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山北麓。有碑。後魏孝  
文爲僧政陀建者。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有云。  
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能悟幾變。早  
識妙因。擒彼克孽。廓茲淨土。同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  
都危急。旦夕殄除。命宜勉終。及功。以重令範。蓋當時寺  
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  
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少林僧至今以武勇  
聞。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爲講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昔  
僧惠可。嘗侍達摩。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林青巖

十五

年較飛聖碑寺。左百步爲會善寺。法堂中有後周嵩  
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於此。可謂古矣。佛殿  
東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僧徒。則  
伏而不流。僧云。相傳唐高僧宴公。於此誦法華經。龍作  
人來聽。髮知其龍也。告以寺乏水。遂送此泉。東南行時  
有飛雪。十里至登封。雪乃大作。庚午雪霽。東行嵩山。近  
日雪蒙其巔。如玉田瓊樹。復相帶映。其清逼人。恨無工  
畫者。如范寬。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黃蓋峰  
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群山拱列。有  
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峰。在山  
東南盡處。其宅神靈。故宜祀之。外有亭。扁曰草莽。過客  
寄園寄所寄卷三

七百年。栢在當時。已受封。殆殷周時物耶。其又次亦可  
三。蘭子平生見古栢多矣。若二封栢。獨蓋出天下之壽  
木。亦奇矣哉。又東三里。據山陽。爲崇福宮。其後名萬歲  
山。昔漢武臨幸。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因卽其地建萬歲  
觀。唐更名太乙。宋於此奉安真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  
祝嘏。中故有奕棋枰。蒲泛觴三亭。今惟存泛觴石。子命  
道士引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沁人。數杯卽罷。  
下山東行一里。觀修母石。石傍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  
不存。按修母石。事見淮南子。其說不經。後之人蓋嘗辨  
之。明都司遂嵩山記

按恒山五嶽之北嶽也。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風俗  
寄園寄所寄卷三

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爾雅曰。常  
山謂之恒山。五嶽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  
三十里。周迴三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  
度世。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  
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後魏孝文道武立  
廟於其上。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至文成帝東  
巡。親禮其神焉。俞肅曰。臥遊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爲舜北巡狩之  
所。爲恒山。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爲玄嶽。福地記著  
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爲總玄之天。子家太行白巖之竈。  
距以五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想者二十餘年。

至正德收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藩園陵鎮瀆。道經渾  
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鴻焉。燭燭。悉生  
於天。縱盤於地。其崩蓋高雲。其巔徑赤日。余載喜載愕。  
欽色循坡。東進嶺北而上。見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  
芳李葩。映帶左右。山半稍懸。俯視窺高。如緣虛歷空。上  
七里。是爲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柏。狀如飛龍怒虬。葉  
皆四衍。慷慨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所保護。人樵  
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頓  
三里。始至嶽廟。額曰古仙。余肅然再拜。廟之上有飛石  
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于曲陽縣。今尚有石窠  
峙。故歷代法升登者。就祠於曲陽。以爲亦嶽靈所寓也。  
寄園寄所寄卷三

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神輒應。赫  
於西方如此。豈但護松柏然哉。余遂題名於懸崖。筆詩  
於碑。及新廟之廳上。又數十步許。爲聚仙臺。臺上有石  
坪。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大同  
以南。奔峰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景。南口五臺。隱隱在  
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峰。盡錦封龍諸山。皆俯首伏脊於  
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怡然。又隱在京都。  
時常夢登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故知茲遊非偶  
然者。明著宇遊恒山記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山崑崙。而以張衡之言爲信。至  
元世祖始知其源出於星宿海也。招討使都實受命。行



四開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聚  
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  
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大敦。謂見星宿海也。  
群流奔騰。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刺。謂見自西而  
東。連屬成川。號赤濱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  
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  
山。名騰乞里。嶺。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淵。即及淵。提二  
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  
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  
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  
計及萬里。終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  
罕聞。寄所寄卷三 有林寄卷三 大  
簡少。而山背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  
彼地有二折焉。古今原始  
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  
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峻。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  
門以殺水勢。西因其迴流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  
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  
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于大伾。大  
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泲水。其定冀州北折降渠。至  
于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三州之地。北分其勢。  
播分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蓋逆之以入于海。簡  
潔一次。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

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  
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  
於樂。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  
津。樂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五千里。武帝時。溢平  
原。屈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  
注鉅野。屈濟寧州。即大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尚未入  
淮。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  
狼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  
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  
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  
鄆城縣。傅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  
寄園寄所寄卷三 有林寄卷三 大  
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瀘  
淵。太宗時。決溫縣。榮澤。頓丘。泛于淮。濮曹濟諸州。東南  
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  
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濮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  
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  
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  
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  
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寧。蒙城懷遠之間。元  
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榮澤之塔  
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合通河。乃世  
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

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爲正南山。有名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洪武中。夾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頓州頓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夾榮陽。天順間。夾祥符。弘治間。分流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爲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許州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夾曹縣者再。嘉靖間。河爲充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濫溢于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始復。孫承澤輯河紀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嶺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涪州而馬湖江會之。又三百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摠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

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摠而入海。是以白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消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地理要

廖角嘶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濶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而濶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

寄園寄所寄卷三  
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全上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得御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泗水注之。淮水又東北與大水合。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淮水又東。右壑水。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淮水又東逕長陵城南。又東青陵水注之。淮水又東北合黃水。又東過期思

縣北淮水又東北潁水注之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  
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  
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淮水又東北左合潁水淮水又東  
北窮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  
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流與潁口  
會東南逕舍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淮水又  
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  
淮水又北逕山嶺中謂之硤石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  
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又東北濠  
水注之淮水又北汝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淮水又  
東逕夏丘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山淮水又東逕徐縣南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注

陵淮浦縣入于海水經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潞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  
泚水所出潞泚聲相近蓋一水也泚水卽濟水故禹貢  
曰導泚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河又東北會於汶入于海夫濟之爲水澄潔如  
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  
河北濟河而南也池上有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

誌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遠望  
而祭之也殷前有池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池  
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  
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池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迴七百  
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  
至溫縣歷就公臺西南入于河自今觀之東池卽東源  
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卽西源周如東池深纔三  
四尺耳王屋山頂太乙池亦涸古今陵谷變遷乃爾  
源記

寄園寄所寄卷三



倚杖寄

名勝

六合之內毋論蓬萊方丈非人跡可到即近在  
千百里間而青鞋筇竹往往有不能過者摠彙  
之以寄吾遊興

西苑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  
菱荷翠潔。清日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  
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  
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  
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  
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

奇園寄所寄卷三

倚杖寄名勝

一

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挐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  
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  
萃嶺。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  
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  
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  
右立石爲峰。以次對峙。四圍皆石。鼠鼠巖巖。蘚封蔓絡。  
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焉蒼翳。兩掖疊石爲壑。崎嶇折  
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  
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極翬飛。高押  
千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  
到。殊覺曠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

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靈。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  
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經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  
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  
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  
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  
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  
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  
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  
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峰。倒蘸於  
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霞雲濤。朝暮萬  
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遙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

寄園寄所寄卷三

倚杖寄名勝

二

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  
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爲可玩。水聲冷  
泠然。落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  
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  
室正中。四面簾櫺。欄檻之外。奇峰回互。茂樹環擁。異花  
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淡靜高爽。殿前石橋。隱  
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  
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于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  
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  
覽至此而止。李賢西苑記

西山出都城西北行二十里。至清龍橋。北折八里。經回

龍菴。復折而西。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荷蒲藻。交青布綠。而野禽沙鳥。翔泳于水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沿河行二里。達功德寺。寺舊名護聖。其前有古臺三。相傳金元氏主遊樂更衣之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寺極壯麗。中立二穹碑。其一明宣宗建寺文。其一元氏舊物。字皆番刻。莫能讀。出寺西行數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今廢。西南一洞。不甚深。廣山之北麓。鑿石爲螭頭。口出泉。晴而爲池。卽所謂玉泉。其形如規。壁澈波靚。掬飲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憩。其東石梁橫跨。泉由之東流入湖。經大內。注都城東南。至大通河。爲京師八景之一。西南行至補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門內有呂公洞。廣

奇園寄所寄卷三

佛說寄名錄

三

僅丈許。波倍之。寺之右。躋石級上。望湖亭。峰巒圍拱。湖水亘其前。儼如匹練。

都穆西湖記

降化寺可十餘里。路漸高。望有若石闕者。至卽洪光寺。入石門。路甚修平可步。古柏夾之。外不見林。上不見巖。枝榦交蔭。人行道上。蒼翠撲衣。日影注射。如蒼藻凌亂。可數百步。復折而上。如是者凡十有一。每登一折。必右俯木末。左瞰絕壁。壁皆甃石爲之。歲久若天造。柏從石罅出。初登一二盤。望柏梢上。諸山如螺髻。至七八盤。山盡在下。精藍名墅。基布錯錯。金碧晃耀。盤窮爲山門。甚精麗。又進爲圓殿。後爲方丈。東西偏爲僧寮。洪光爲香山支院。不復由十一盤。穿柏中小徑數十步。卽香山藏

經殿。步而下。卽後殿。從兩廊逶迤行至正殿。歷級從東行至方丈。自迴廊復東。爲來青軒。羣山拱揖。蒼藓刺人目。下見陂陀高下。杏樹可十萬株。此香山第一勝處也。此寺正香山記

余遊香山二律。幾曾性玉列西封。荒陬殘垣綠蘚濃。半壑鐘魚傳梵唄。孤僧杖鉢踏雲松。奔泉落響尋丹井。積翠凝光簇乳峰。石磴直躋王奈苑。浮空烟靄變山容。喬松夾路覆流泉。香界盤虛一徑穿。貝葉曇花傳白馬。慈雲法雨覆青蓮。風幡自動空壇淨。瓢笠長隨疊嶂遙。趺坐溪陰翠靄裏。脫然世網得枯禪。

奇園寄所寄卷三

佛說寄名錄

四

玉泉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最號奇勝。錢智隱玉泉山記。寶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之。鼎庵在焉。倪岳遊寶山記。天壽山形勝起自崑崙。然而太行華岳。連亘數千里於西。山海以達。醫無閭。逶迤千里于東。惟此天壽山。本同一脉。迺莫居至北正中之處。此固第一大形勝。爲天下之主山也。葉盛天壽山記

余往者過昌平。出城北不十里。前代諸陵。鼎足天半。極望丹堦粉堞。遠映蒼岑碧落間。石馬銅駝。至今未埋荆棘。蓋順治初年。設陵戶以時掃除。凌仁厚澤。史冊所無。曾有詩云。整步紅門百丈隄。黃沙衰草臥文

寄國寄所寄卷三

寄國寄所寄卷三

五

屏九龍水落千山暗。五風雲渡一徑迷。輦路東西封樹盡。寶城朝夕野鳥啼。諸陵環列長陵下。瞻拜穹碑上玉梯。○北風昨夜鐵木紋。駐馬寒山細路分。止見茂陵多古木。尚留康老一孤墳。嶠崖遠濕橫霜月。石洞飛濤渡亂雲。內侍舊餘零落盡。宮中執事向誰聞。○峭壁寒風湧翠濤。石門半塌沒蓬蒿。幽宮永闕龍長臥。華表空留虎夜咆。鳥食尚流中使淚。遺弓誰傍小臣號。當年王氣今清狀。憑弔低徊山月高。○停驂日午鳥關閑。怪石層巖未易攀。百尺丹墻橫碧瓦。九重黃屋倚青山。殘丁散落存三戶。廢監荒涼剩數間。只有坊前翁仲石。終年執笏尚分班。○堪輿勝氣半空騰。天外雲霞大壑蒸。銀嶂虛明撐鐵壁。玉魚承夜伴金燈。行廚野爨烟千縷。老病危樵翠幾層。太息定陵遺劫火。曆定陵被燬後止留斷碣臥荒榛。○山廻水繞塚巋巋。陰殿草堂儼在茲。赤腳園公懷寔曆。白頭宮監說光熹。曾探石炭來三浙。似向茶梧弔九疑。碣署龜趺無一字。千秋金鑑景綸絲。○直北雲山十六州。新昌清望冠諸侯。先公密奏存遺祀。勝國幽陵守一坏。誰禁鴟鵂巢寢殿。自然龍虎抱明樓。可憐南渡冬青樹。朽骨何曾瘞故丘。○淡澹陰塢半紫茸。石徑烟村過虎踪。夜半紅燈初二井。天中紫極削三峯。誰攀列帝龍髯墮。止剩前朝馬鬣封。傳說錦屏常駐蹕。

荒陵酌酒泣懷宗。高半落影暮雲橫。玉鶴南來集北平。破屋何勞賢守駕。鸞崖又畏廣文迎。長陵近接黃花鎮。遠隧南通白玉京。坐到三更乘月去。空山一片馬蹄聲。

寄國寄所寄卷三

寄國寄所寄卷三

六

鳳凰山。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乃至其地。蓋去朝鮮境尚百有餘里。上人稱爲間州。其地蒼莽無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而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偃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闊空曠也。王真中鳳凰山記上方山。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至此虛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巖入巖。巖寺寄國寄所寄卷三。徐渭上方山記復精絕。蔣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雲水洞。橫笑一山。洞口啓巖下。洞外一小丁。爲游人息足處。初進頗闊敞。如三楹巖屋。再入洞門。一束俯而行。可二十步。人俱偃僂。又二十步。則屈踞匍伏。再二十步。則蛇蚓蜿蜒。火光中望石竇。僅容身焉。越此忽寬闊。石乳所結。萬象羅目。左行過仙人橋。有老龍潭。石壁有二龍。鱗甲生動。他如幢幡寶璫。花卉鳳凰。珍珠米雪之山。皆玲瓏神肖。二里許。忽蹊而上。又復入一洞。似行夾壁中。鏗鏘而蹙步者二十餘武。更斜側而下。復平廣高遠。再入。有大士講法臺。臺高十數尺。旁有木魚鐘鼓雲板玉磬。擊之音清辨。各如其響。再入。則十八羅漢。修短不

一。而形態宛然。入洞來已五里。折而右。景象變幻如左。  
吳啓元上方山雲水洞記

塞外霧靈山。在曹家寨路之東。墻子嶺路之北。直上四十里。一名孟廣礪。其下爲廣礪水。東入潮湖。山頂舊多奇花。故又名萬花臺。朱長春霧靈山記

寒溪山。在江原道麟蹄縣東五十里。山上有城。有川自城中流出。卽成瀑布。而下懸流數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天。自回通驛而東。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遠。溪水縱橫而渡者三十六。樹木如簣。上疎雲霄。多無橫枝。松栢尤高。不見其巔。又其南峰作絕壁。其高千仞。奇怪莫狀。禽鳥不能飛度。其下清泉觸岩成潭。盤石平行可坐。又東數里。洞口甚狹。細徑緣崖。竅穴吟呀。峰巒峭拔。如龍拏虎攫。如果層疊者無數。其形勝甲於嶺西。王維樵寒溪山記

石門兩山穀業。正鎖驛道。二十里爲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浸美四溢。厥將軍繼光始甃石爲池。池正壓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辟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過。卽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泡起於下。大小菰菰。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王

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卽玉泉龍泉所潛。蓋此地最窪。

受諸泉之委。滙爲巨浸。土名大泊湖。環湖十里餘。荷藕菱茨。與夫沙禽水鳥。出沒隱見於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一燕燕京西湖。

昔有贈坡公詩者曰。我公到處有西湖。蓋杭州穎州惠州皆有西湖也。而此西湖獨不傳。豈非不得其人哉。子夢庄在渾河之傍。被放後。常徜徉其間。有太古之風。子甚樂焉。不識後有傳之者。不與此西湖同湮沒否與。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袁宏道燕遊記

涿州多燕古跡。西南有華陽臺。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卽此處。東南有督亢陂。則燕丹使荆柯賁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畢應陽臺記

鷄鳴山之西。三十里爲上花園。又三十里爲鎮城。上花園相望。有下花園。並遼蕭太后種花之所。遺址尚存。涿人頗長史。銳詩。嶺雲沉日。暝烟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漢宮青塚怨。不甘玉貌委龍沙。前人上花園記

渾河。卽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

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云北渡桑乾水欲結心畏宵  
盧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水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  
下流爲渾河渾河下流爲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  
黑故呼盧溝本一水也王正澤河記

余于癸酉夏五出西巖次渾河有詩云縣樓騎嶠翠  
空瀑濯椒丘峰巖疑山立水渾似上流石林聲澗澗  
烟暫徑幽幽蘇軾成行事橫題壁石樹

河因桑乾山名一名渾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  
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尼河與洋河諸水合  
唐賈島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即此渡  
桑乾即朔風凜然北渡寒沙冷侵人面唐一景桑乾河

寄園寄所寄卷三  
九

黃花鎮有龍鳳色如翹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爲糧于穴  
中作穴貯之若倉困然多至三十其榛實皆美好價  
倍于人所收者山民多掘取之鼠失榛食忙忙皆箠風  
樹枝懸死若縊鎮將聞之爲禁甚厲然不能止前人黃

花鎮記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即今居庸關按圖經  
太行山南起山西澤州遙邈北出數百里山脈不斷自  
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祖通微徑名之曰  
陘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  
八陘也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數倍岡坡漫衍

可容萬騎前人居庸關記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  
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  
如涌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  
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淺淺世  
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鄧道元碣

石山注

唐志稱東南名山衡嶽茅蔣金陵有二焉蔣山故名鍾  
山實都邑之鎮武侯所謂鍾山龍盤是也宋周應合山  
川序云鍾山之左自攝山臨海雒亭衡陽以達于東又  
東爲白山大城雲穴武岡以達于東南又南爲土山張

寄園寄所寄卷三

九

山青龍石宛天印彭城雁門竹堂以達于南又南爲聚  
寶戚家梓桐紫崖夏侯天關以達于西南綿亘至三山  
而止於大江所謂龍蟠之勢也鍾山之右近之爲覆舟  
鷄籠在官城之後又北爲直貢大壯觀四望以達于西  
北又西北爲幕府盧龍馬鞍以達于西是爲石頭城亦  
止于江所謂虎踞之形也陳清金陵圖考

牛首山形兩峰相峙如牛角然故名又名天關從山背  
東折而南始見寺之浮圖與虛閣據峰之高處從麓又  
西行而北乃入弘覺寺寺內石磴百級而上古杉連抱  
夾磴而植入天王殿後又磴百級列木而上石檻環陞  
中有銀杏一株枝覆數道乃經僧居之修廊緣石而登



至浮圖。躡其顛。又從修廊出。懸磴數十級。至觀音閣。閣之後有臺。臺之上有佛足跡。俯視平臨。若在半空。門之下如石壁。谿衲如覆。曰梵率崖。從微徑西行。入一屋。屋後有石窟。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梁昭明飲馬池。登二峰下。至辟支洞。乃還。

余丁巳秋遊牛首。時仙湖家玉峰選君典試南闕。李

子介菴以上谷咎從遊適四孝廉招飲牛首子始識李于於雙峰高處各賦古詩紀事李更出七言

二律同人喜其格調高渾。子復次韻請質。鑿石酬

遊興未央。又携竹杖過山梁。雲直作優容現。有靈

乃西奔駘之果然寺僧合掌作遊日風客天明皮告

得居士指點本山從此多一奇觀矣 屈齊三月泐泐

海州開佛窟樹蒼茫從今解得玄公法豈堪開月  
水香。何年來此戴山簷終古空翻萬頃濤翠指爐

孟遺舊洞宋大明中落却于山之東峰一僧跏坐忽化去但遺香爐餅盂而已今辟支洞是

也久遺松栢作征舟時山中舊木俱供戰艦之用巖花已獻諸天

供迦葉猶傳老衲袍呼嘯東西峰頂上楚雲遙接蜀

江 高

靈谷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梁神僧寶誌塔明初以塔通

宮遷于此錫以金額書第一禪林四字刻之洞門過此

長松夾道蒼翠如沐。行松間三里及寺。其前有萬工池。

相傳鑿池時嘗役萬夫故名入門歷堦巷街人鼓學相

應有聲若彈絲然已而閱八功德水八功德者山記謂  
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慍八除病都移重  
本記

盧龍山在儀鳳門內與獅子山相連蜿蜒而東故名盧

龍山。山阿有道觀。因山之名。山憑城瞰大江。抱都邑。崔

鬼元起實據龍江之險由臺宇旁一徑叢樹環遮而上

至其嶼則平春迴拱去江咫尺林木中江影掩映可愛

明高祖嘗登其上建閔江樓

石城門內之北二里有山環遶經石梁入徑至清涼寺

其寺乃南山李主避暑處故名清涼至今多修相傳其

所遺者其山面城平曠中有石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

寄國詩所寄卷三

登臨則者城中山水之幽。盡窺之勝者。無如此。

前人金陵遊記

台成乃是台榭之也。晉元帝夢于石頭成東宮。書緯

見染五成比其一也。謂之台成。未置天變觀其上。卽今

明  
天  
宮  
之  
訓  
外  
明  
弘  
教  
內  
立  
建  
瓴  
。又  
入  
大  
門  
。從

修節九曲而入壑崇峻多醜諸司習戎之所殿宇後

有帝黃其夏。據高岸之微。示明高祖嘗于此更衣。兩下

有西山道院。明巫幽遜。荷盡豆。可以遠眺。又從王

而山出。西一亭。林木夫荒。河壑起。火不見。城亦

此又西下乃晉示忠貞義前有詞亦常月宮之道

七。前人治城山記

金陵之泉。惟祈澤最清冽。有惠山之味。前人祈澤山記  
攝山出金陵城北。經蔣山廟。東行出姚坊門三十里。入山後有田疇平野。度石橋而東。復入山。古柏長松。連抱夾路。至棲霞寺。前人攝山記

弘濟寺。自龍江獅子山連亘而東。皆巉巖峻峭。五里至幕府。十里至弘濟。又從南而東。連亘不絕。二十餘里。至攝山。而弘濟之形起。上覆出如兜率。俗名觀音山。山下臨大江。麓有一徑。石甃而上。入弘濟寺。寺之殿宇廊舍。負山橫起。短垣長檻。接連而去。有閣自麓至梯絕處。凡數十丈。皆阿峻起。復繫鐵索于山前。置木檻。使可凭以寄園寄所寄卷三。前人寄所寄卷三

瞰江上。陰風怒濤。勢欲飛動。晴江淨練。可以坐閱。夜當明月橫江。尤可愛也。前人弘濟山記

從牛首南。緣山徑。紆曲經數里。約五里。至西風巖。東行有石窟如屋。題曰獻花巖。前人獻花巖記

莫愁湖。古樂府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虛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虛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竟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畔還飛雙鷺鷥。王穉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蘓洲。又沈全羽詩。虛家山婦鬱金堂。郎

此也。顧起元莫愁湖考

後湖。出太平門行可七八里。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風播揚。文漪粼粼。其崇哉。齊漢之表。王氣鬱鬱。而峙乎東南者。鍾山也。登連如屏。如棉。在西北者。幕府山也。巒嶺偃蹇。盤仗于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西出。城頭殿閣參差。浮閣聳空者。鷗鳴山也。山東西一帶。列如懸榜者。世傳臺城也。峻峭。目木而出者。烏嶺也。傍視三法司。隱隱錯落雲水之間。重崗疊阜。逶迤于其外。巖然而驚。鳳峙。巍然而較。龍走矣。其中遠近芳洲。相聚如五星。紅紫州花。華灼如匹錦。計宗道後湖記  
金陵東北有燕子磯。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宗臣燕子磯記  
寄園寄所寄卷三。前人寄所寄卷三

附遊燕子磯詩。烟浪半空白。蒲帆落未收。山依城影盡。雲逐木樵流。小艇磯邊月。長蘆江上洲。雙眸今夕豁。浩蕩楚天浮。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臨長江。元和郡縣志。謂其勢險固。故名。梁史大同十年。武帝嘗幸此山。易名北顧。子孫讀謝靈運遊山詩。及世說所載。衍令則登山望海雲。雖未視三山。使人有凌雲之意。未嘗不賞嘆其勝。都穆北顧山記  
金山舊名浮玉。有龍洞。有妙高臺。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冷泉。水晶稱天下第一。蓋其前臨滄海。

却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淵窟盤據。所謂萬山東注。一島中屹者也。焦山。或名譙山。有韞藻堂。有煉丹臺。有桃花塢。有吸江亭。有寶蓮閣。白石巖。高見雲表。其獨也如洪濤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山旁二島。卽江漢朝宗于海水道也。合而觀之。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相距甚邇。氣勢相抗。世以並稱。高對金焦兩山記

練湖。卽古曲阿。後湖。雲陽之巨浸也。湖所名練。由孔子登泰山。觀吳門。若定練然。而謝宣城亦稱澄江淨如練。以水容口之耳。或言昔閻氏有道者居之。而況其宅。數產靈物。濟人。每于百年見之。稔則否。其產或以魚。或以寄園寄所寄卷三。有杜青名題

練湖記  
惠泉。出惠山。昔陸羽好飲泉。能爲泉水月旦。以金山泉爲第一。而惠山二之。虎丘三之。當亦無謬。夫金山泉出白江心。去陳里遠。莫得其處。卽云郭璞墓側。要屬想像。而虎丘近且濁劣。居常水下。獨吾二泉者。以兩池爲淵。池僅袤丈。而大浸無加。礫石不滅。因淪鮮泥。淪淪寒冽。注瓶而盎。色味累月。方鴨千里。貧士餽錢以輸官家。置郵而遞。舫舳任載。道路絡繹。卽風晨雨夕。炎天雪候。朱繩曉曉。聲札札不絕。雖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從來。遠。丁若米洞一見。旋從湖底潛蹤。默走。委輸兩池之內。

池上有亭。亭焉。亭外爲堤。周遭布石。石面堅密。無所注穢於池。而泉甚潔。郭楚光惠泉記

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煙。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無所不宜。而獨不宜于遊人雜沓之時。蓋不幸與城市密邇。遊者皆以附輶逐。輿而來。非知登覽之趣者也。李流芳題江南遊冊

靈巖。爲僧娃舊址。響屨廊。采香徑。琴臺。皆在其上。前人題靈巖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唐書東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寄園寄所寄卷三。有杜青名題

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一自宜興。天曰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王鏊遊五湖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迤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皆之渺然。如世外。卽之茂林平野。開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棋列。馬跡之北。泖里夫板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龍山。橫山。陰山。蔡餘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衡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

南三山。厥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于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毗小毗。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鳥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有三峯。稍南大墜小墜。與夫板相對。而差小。爲小板。爲杜所范。蘇所管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茹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卽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千山。紹山。曰鹽浮。曰東嶽。西嶽。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青園。寄所寄卷三。青園寄所寄卷三  
爲兩山。云吳王何因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竹曰竹山。曰大竹。曰小竹。與衡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巔頭浮。殿前浮。與龜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相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截障。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爲咳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上掣蛇。石公石最奇。與龜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隱山。山旁曰小隱。若螺者青浮二冠之間。若隱若見。曰驚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未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箭浮又南。爲白浮。澤陂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箭帽。有逸于前後。追而及之者。曰貓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碑。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

洞庭也。前人七十二。其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米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其  
意。皆斗起層波。遙迓霄漢。可望而不可卽。前人登其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干步。爲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爲東  
南前峯。又若干步。爲維摩嶺。由是躡重嶺。踰疊嶺。西且  
十餘里。峻極拂水巖。然後漸趨于平壤焉。且長江大河  
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烟雨間。其狀蓋與羅浮  
匡廬相爲妙。張著虞山遊記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豁谷樓注。下  
有淵泉百道。滂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  
青園。寄所寄卷三。青園寄所寄卷三  
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塘也。又稱錢塘湖。以其輪  
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  
西湖諸山之脈。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  
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蜒東來。凌波接嶂。  
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塘。而峭萃于天竺。從此而  
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  
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爲靈隱。爲仙  
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飛來峯。界于靈  
隱天竺兩山之間。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  
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衝從假仰。益玩益奇。上多異  
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蕤。衆

兼翁縣冬夏常奇。烟雨雪月。四景尤佳。西湖志

附近西湖詩長堤迤邐岸波濤百道看山倚樹吟幾

頃煙嵐浮塔頂一聲欸乃破湖心。倚筵畫舫來青蘋

新字朱欄俯碧灣。只恐春波重。龍眼前楊柳蔽高

岑。此余舊時遊聖湖詩。前重注既明內翰最賞。被湖心句。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有採乳石者

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橋聲聒耳。壁間有蔣之奇篆書。賈

似道摩崖中等題名。宋咸通中有高士丁飛者。字翰之

居洞中。讀書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矣。操屨斤斲。

陟峻如飛。嘗月下登巖鼓瑟。流淙協奏。天籟凄冷。往往

致鸞鶴之翔集。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三 傳世寄名錄

靈隱山去城西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

靈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稱西山。其山起欽出曉。跨富春

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于錢塘。如引兩臂。南垂。懸胎

嶺。北垂。駝現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高峯之東曰

屏風嶺。又東曰蛇岬嶺。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西曰石

筭。又西曰楊梅石門。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于西

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謁然者。曰白猿。左出

白猿之前者。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

猿之前而雲水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懸胎嶺。白

猿之西曰獅子峯。又西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曰中

印之前曰無碍。又前曰善任。並善任而特起者。曰

拾留。俗稱鸚鵡。能者訛也。拾留之西曰蓮花。有巖曰五女

蓮花之東曰飛來。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巖洞曰龍泓。曰

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

之北澗。南澗自合澗橋迤流至白雲峰之下。凡八逾橋。

北澗自龍香橋迤流至西源峰之下。凡七逾橋。南澗之

源出自白雲峰而東注。會他支澗。迤第八橋之西。會吳

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經合澗橋。北澗之源。出

自西源峰而東注。過騰雲塢。偃楓樹塢。湍于第五橋下

浸飛來峰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瀦于渴漈。東與

亦曰飛泉。激澗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浴漱于龍

香橋。東經合澗橋。又東二里。過行春橋。出靈隱。浦入西

寄園寄所寄卷三 傳世寄名錄

湖。謂之錢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

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月桂在天竺寺之右。伏犀

在飛來峰之巔。其餘皆出支塢。泉之北出者。九。曰冷泉

曰鎔光。曰白沙。曰石筭。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

安。曰彌陀。曰勝雲。惟冷泉在澗壩。其餘皆出支塢。全上

子晉年讀書靈隱。五大夫樹下。窗對北高峰。峰半一

僧。每夜擊板念佛。遠山行。山有虎。余夜讀聲高。與虎

聲念佛聲相聞。復跡僧與語。則做垢古貌。自號桂峯。

住已三十年。視所擊板盡蝕。子為鑄銅板易之。踰夜

聲寂寂。駭問故。則山中一黑虎。聞銅聲驚。舐其腓。血

盡而化。又有黃虎。若咎黑者。拚之去。得不死。未幾。子

寄園寄所寄卷三

清微亭記

三

別去。往事夢中矣。今戊午中秋。同李子分虎。聚刺光  
駝月。忽聞念佛聲。爲憶此北高峰也。質明走問桂峰。  
則年且八十。容嗟道故者久之。予既登絕頂。復下山。  
覽尋五松精舍。見桂峰。方俯窗下視。念佛數聲。送我  
響振林谷。若藉門肅焉。因賦長句。用李叱留題靈隱  
寺七虞韻。分虎和之。明日擇工。樓板。懸桂峰所居之  
室。○崎嶇千盤路。曲折憑凌雲。海天爲衝。龍風飛舞。  
不模欄。留下西溪作陪都。石骨玲瓏。鬼斧割。駭豹蹲。  
獅誰刻。鑲萬嶺。迢伏少。燕燕。北阜高處。失浮屠。華光  
廟下走。現玉。歲歲所盤集。蕊蕩宿雲。變隄。似昨。鋪。白  
衣蒼狗。未可募。巖花。蜂。葉。化。魚。兔。半。空。碧。浪。翻。來。無

火輪推出扶桑鳥。海水明滅轉天樞。江濱湖白孤山  
孤。濃淡變態氣色殊。飛鳥下翔。後獵。趨。俯。尋。流。泉。探  
僧厨。重逢老衲。貌更癯。三十年來。曾相須。青燈鳥几  
對山嶠。書聲佛號。肅於菴。僧忘乎虎。吾忘乎。重話前  
因。意躊躇。目送山椒。足不踰。嘹嘹清梵。空中呼。如聞  
天樂吹笙等。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山郡言。靈隱爲最。由寺觀言。冷  
泉亭爲最。亭在山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  
累丈。而撮奇搜勝。物無遁形。白居易冷泉亭記

嚴陵。嚴先生祠。古栢陰風。夾江滴翠。氣象整峻。有俯視  
雲臺之意。由客星亭右逕。二十餘折。上西臺。亭曰留鼎。

一絲。復從龍脊上騎過東臺。亭曰垂竿。石尺。附東臺一  
平輿。陡削。畏眺。一石筍。橫起。幽洞。寔仰恣傲。頗似先生  
手足。徑道中。俱老松。古木。風冷。骨脾。此兩臺者。或當日  
振衣之所。容鈞意釣。何必魴鯉。吾不以滄桑。泥高下也。  
王思任遊釣臺記

余遊釣臺詩。解旋上山。振立壁。攬空翠。掃苔得清陰。  
衆鳥靜不避。竊伺千丈松。狂奴儼相值。朗朗客星懸。  
豈復搜世累。物色脩安車。三反乃一至。公孤且不榮。  
某備笑益字。千秋一釣竿。烟波懷所寄。笑彼往來舟。  
紛紛競名利。

東湖。在明州東二十五里。方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  
寄園寄所寄卷三

新校寄名錄

三

瀨。漁。樵。舊。足。以。概。鄞。七。鄉。之。田。舊。名。萬。金。湖。昭。利。澤。也。  
祠宇遼密。卉木芬郁。增杭西湖之盛。故並稱東湖云。  
李漢天童山記

循白雲山而南。過小白嶺。東行至天童山寺。予聞晉僧  
義興。嘗住是山。篤戒律。有童子曰給薪水。居無何。辭去。  
曰。吾太白辰也。奄忽不見。宋孝宗書。應夢名山四字。賜  
之。入寺。徑如斗形。雙池並流。跨池而橋。築七塔。以象  
斗。外池有水碓。內池曰萬工池。木葉彫落。不入其中。  
卽入焉。經宿輒不見。余上

公陵集云。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于四明之南。  
一日訪龜蒙。陸子。語以山中之奇品。爲九題。索詩。曰。石

窗過雲雲南雲北鹿亭是謝游溪洞青椰子物族皮日  
休和之詩各因題附見宋施宿乃云謝遺摩所稱及陸  
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吳境  
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  
聞而不可即者也沈明長四明山記

雪竇山在奉化縣治西登日嶺夫人廟嶺嶺有石特立  
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北皆平原有地濱  
湖江曰白作洋時旱地多緒獨是洋系積瀾蔚如雲又  
西折北抵溪口亂流而渡西至山麓綠麓西南數十折  
始根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蓋五十里矣迤北折西有  
亭在井旁為名其亭曰寒碧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  
寄園寄所青卷三竹枝青名屬

路皆險隘蒙蔚至此則鬱開林豁曠視無際僧候官必  
于此乎望之故名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  
字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云  
北數步即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曲  
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高益甚既  
入山門則坦夷寬曠可四三頃杭徐不殊平野殿閣僅  
在危坡忘其為萬山之絕頂也殿前數十步有阜森森  
名含珠林東西兩洞合流于西南合處作閣以道名曰  
觀瀾閣古漱玉亭或在茲與南洞寬若沼石文如錦蓋  
即錦鏡池也或曰洞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湮為田  
矣又南亦作閣以道名曰聽泉亭旁有峻徑曲折而南

觀瀑布蓋兩洞合流之泉垂瀉千丈崖瀕為懸潭奇  
麗甚然臨絕崖俯浚谷峰岵不能諦視崖上有龍王祠  
古飛雪亭也聞有妙術徐龜崖桃花坑皆勝景楊守陳  
雪竇山記

招賓山臨大海四望浩渺與天無際海中諸島隱隱如  
鳬鴨拍浪時時飛聲欲墜日本琉球諸番異域遐眺亦  
歷歷可指較誠天地一奇觀也沈明長招賓山記

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  
魚鹽為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百人佛殿上有頻  
伽鳥二枚帶巢梁棟間大如鴨類毛羽紺翠其聲清越  
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  
寄園寄所青卷三竹枝青名屬

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鼓數百面鼓聲語不相聞其上  
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于其  
中張邦基普陀山記

世傳海市蜃樓不常見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  
午家童走報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以為  
甚異予駭而出會穎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  
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聯如疊嶂列如  
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欻起如衆大之區  
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差幾鐘  
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輪巧不能過又移時或  
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旆或森之器龍異焉

千曰近脯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

大龍湫瀑從絕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衝激激湍而此瀑獨委蛇縹緲大有睨人媚人之意然或久閣不下一下而憤懣倏億盛氣以赴則飛電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知所之已散復集而奔騰難奔一時齊至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牆而進也當其舒徐時其為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竽如箏而及其紛輪沕瀾則又如走石如裂竹如轟鼓如鐘如鏘如鑼如鐃之具奏也蓋吻響者其常而砰磕者其變也少遜玉練注射作五色長虹炫爛不定白者白紺者青連綠者綠紅者紅紫者紫磨

紅者紅紫者紫磨

雁山猶崖而南百里如畫白樂清道白河芳林迺客喚

過長嶺原經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山白溪驛謂之右路自黃岩由白若嶺入石梁過靈岩迺馬鞍至能仁出長嶺抵寧嶼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云東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岩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為勝有潭七而沐浴為大池一湖一曰筍竹壑一曰經行門一曰石門也有洞十二而道姑為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為會有嶺七而升芳為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為華有壩二有嶼二有閣二即南北也有庵三而八扇為八庵有

亭四而看不足為奇堂一曰資霞遊人之所有事也

天台山上應台星得名山有八重如張大帆而華頂居其上桐栢赤城瀑布佛隴東冶翠峯環列于下如華之有辨有翳儼若芙蓉一朵簇擁水面

金華洞為初平叱石處余嘗而聞之髮植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末至洞十五里有山口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即皇氏兄弟弟是其處也石放在山之巔變怪抵牾宛然如羊

近輝有黃花山為太行異境元人詩曰黃花白鹿知名寺荆浩關同得意山即此地也此即所謂林慮山也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

共城西北七里有藕門山一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巖谷幽邃林樾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

蘭臺迤邐西轉約里半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康節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遂築室百泉之上名其所

居曰安樂窩



盤谷在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隱居于此。昌黎韓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顯名于世。全上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易跋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爲名丘。妥爲平岡。魏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起韻之誤耳。顧起元太行考

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雁出其門。故名。一名雁門寒。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登拔雄壯。則雁門爲最。晉書地理志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勢甲于海內。呂希晉遊雜記

砥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荆駱駝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全上

砥柱山。有人門。神門。鬼門。在黃河中。最爲險峻。渡者殺牛。剝去肉骨。裹其皮以貨物實其中。連一二十隻。上橫以木板。乃得渡。入人門者安然無恙。如悞入鬼門。則舵工死而貨在。如入神門。則人貨俱無矣。

傅巖在平陸縣東二十里。里曰商賢。有水曰聖人湖。爲說版築之所。全上

五臺山本名清凉山。華嚴經疏云。清凉山者。卽代州屬

門郡五臺山也。以茂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名清凉。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臺土之臺。故曰五臺。前延一五臺山志

萬卦山在交城縣西北五里。羣峯峙立。斷續開合。如萬卦然。天寧禪寺在山之趾。爲十景之一。曰卦岳交峯。昆盧閣在寺後。而勢巖正。簷阿圓欄。崇高爽朗。巖山松栢蒼翠可挹。下視雲林。遠觀汾水。宛若天台靈泉。交城志鄠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南半里。卽抵其麓。都穆鄠山記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王恩在游歷下諸勝記

孔林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寄園寄所寄卷三。前校寄名錄

數千頃。新駁發。至聖林。由華路過洙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二。肅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楷。先爲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之藏也。前人孔林記

丁內報歸路經東省。因謁孔林。有詩曰。西周恩孤盡。東家萬古存。義昊陵雖遠。曾無一子孫。伏義少昊陵。俱在曲阜。

嶧山千仞高。洙水見其源。松栢夾道立。孤直不可捫。其下絕寸棘。神香蟠靈根。蒼檜無生死。秦火安能燬。淡林蔽白日。避巢鳥不喧。小子瞻拜晚。俯仰肅心魂。澗芷一照忠。頌聖歸無言。曲阜世令尹。肅我莫宮。齊宰牲列桂醕。尊羹肅古光。超躋雲初肖。古壘響絲

黃。敝裘慚執皂。陪祭假冠裳。哲配左右列。亥緒生衆王。顧瞻東西廡。諸儒首左肅。既拜聖人墓。又登聖人堂。欣展遐蹤跡。對越轉徬徨。

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曰黃鶴山。制度闕常。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陸游登南樓記

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乃吳破曹之赤壁也。唐屈蒲所。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藕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寄園寄所寄卷三。倚杖寄名勝 元

津江百步赤壁硯土人誤爲赤鼻。非故地也。顧起元 壁考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栽柳雪水。蘇軾 臨臯亭題

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于此。故名。齊文相君山記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慎蒙九疑山記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卽昔人避秦處也。論

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卽辰陽郡西北踰溪澗口。四合許。爲大西山卽道書第二十六大西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于大西山小西山之中者是已。王世慶大西洞記

白鹿洞書院之脉。自五老峯來。絕壁懸天。一峯南下。如頓萬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裂之。是爲後屏山。山之陽卽今白鹿書院也。背噴臨溪。卓爾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兩山交織一水中流水自崖牛懸聖澤源經鹿眠釣臺貫道洞中。巽石峻峭。盛有先賢刻刻。至勘書臺則危崖飛瀉。跨澗爲橋。是名枕流臺。上平如砥。遙對五老。獨對亭作焉。臺左卽左翼山。山有起亭。又稍折寄園寄所寄卷三。倚杖寄名勝 子

而南。名迴流山。其巔空濶可四望。舊有六合亭。亭今廢。跨溪爲流芳橋。後先二坊。夾溪相映。又前平嶂數十畝。隔溪層巒百似。曰羅漢嶺。爲書院外案。去迴流東二里許。爲書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有二曜星。扼其水口。而陽儲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勝也。去書院十里而過。有水簾三級。飛雪懸崖。則文公所謂新潭是也。他若棲賢爲唐李渤讀書處。臥龍岡爲考亭卜隱地。皆因書院而附見焉。白鹿志

匡廬山記云。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于仙人。卽巖成館。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水亦九派。蓮社高賢傳

廬山之而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隙出。萬仞直落。勢安得不森登躍舞。故飛瀑多間。先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巖而折。得清玉峽。峽蒼碧立。漚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噴而關不勝。久乃欽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而皆冷翠。廬山觀瀑記

黃巖寺。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峯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全上

嶺南觀音山。在會城隅之三里許。路不甚峻。寧不甚峻。然嗟我逼側之狀。格陰松翠之幽。不減盧岳也。郭昭觀音山記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秋寄名勝

至

七星巖。在肇慶府城之北五六里許。翠螺拱立如斗。故名。而玉皇閣。水目洞。爲尤勝。南華草堂集

羅浮。本兩山也。烟霧迷合若一。故稱羅浮。並無虎豹蛇虺之害。人遊其中。迷道。必有神人爲之指引。不必哀輓。持長鏡食鍋。沿道掘山藥。茯苓煮食之。可以療饑。奇物甚多。不可名狀。而蝴蝶甚大。其翅如車輪。五色燦爛。不可畜。畜輒飛歸。間有人取其繭而育之者。雖千里亦去。蓋仙種也。行笈間見錄

清遠。一名中宿。舊傳黃帝二少子隱此。因號二禺山。梁時有二方士。往舒州延祥寺。夜叩貧僧。師曰。峽擁清

遠上游。欲建道場。師許之乎。後諾。中夜風雨大作。暈明。佛殿寶像已成。師曰。此股飛來。何不回去。空中語曰。動不如靜。賜額飛來寺。地圖書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秋寄名勝

至

倚杖寄

大好山水

新安名賢輩出無論忠臣義士仰聞節烈一

邑當大省之半豈非山峭水清激使之然哉

蓋奇秀拔在在而有黃海白嶽其最著者耳三

復梁祖之言固不獨爲徐士秀作慰藉語

白嶽山在休寧城西三十里高二百仞周三十五里奇

峰四起絕壁斷崖遊者必先登焉齊雲巖在白嶽

西北高三百五十仞周廻數十里縣西行峰皆平至白

嶽嶺始奇石路盤迴如線遊人緣份而升白嶽西

南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巖夾峙結小屋曰中和亭亭下

寄園寄所寄卷三

倚杖寄山水

二巨石蹲伏色黛黑中有白質成突睛曰石驚鴻塢旁

大壑潏不得其底但聞水聲潏潏出草樹間曰桃花壩

渡礫近西乃有石罅方廣若門曰天門門下舊有石楠

一株大數十圍門下諸石如伏犀馴象入門東南行聯

巖如城其第一曰彌陀巖卽密多巖也今有密多院神

符經云木牌坊中由窻長吏嘗進取之梁任昉爲太守遂

止皆誤傳也乃僧取此書波羅密多義耳第二曰觀音

巖視彌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綠昂喙而顰尾曰鸚鵡石

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鏤骨隱

隱蹠之疑爲石子所砌諦視之石肉相結復意其爲真

龍也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加劣巖上飛泉淝淝落巖

下如雨曰珍珠巖巖前有池池水常滿亦未嘗涸曰

蓮池諸水沸散於西壩曰龍池壩西有虎跡如泥潭

所印者曰黑虎巖黑虎西行折南里餘至車洪巖其峻

視白嶽倍之車洪南二里至真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

屏倚天所謂齊雲巖也雲巖二字宋內翰程秘所題明

嘉靖丙辰世宗以祈禱有應曰齊雲山敕建太素宮左

一峰曰石鼓右一峰曰石鐘夾屏兩峰曰盤轆觀前水

如帶委蛇而東爲石橋以渡南直觀門數百步一峰挺

然拔山若莽中不與群山相屬曰香爐峰左右兩崖之

門有巨石特起又謂之凌虛崖橋西高崖中斷一小峰

離立巖下曰捨身巖巖西行上浮雲嶺南下數十步仰

寄園寄所寄卷三

倚杖寄山水

視樓霞洞其頂橫臥一石如蟠螭曰鵲橋下有洗藥池

左崛起巨巖曰紫雲前一石如犀尾封脊引勁欲鳴曰

駝西北人立數峯有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有燭燭現

力士之舉金牛者曰五丁又有類有道士比肩垂紳而

來曰五老南一石卓立曰天柱險不可即別一徑通獨

聳巖一欄自西北逶迤而來散而爲井者九北三里一

石洞屏榻整然殆異人隱處又北一里五峰並峙而中

稍高曰五鳳樓上有石人呼之隱隱若有聲應西北有

沉香閣草木蒙茸蛇虎潛中不能往也夕殿初創自宋

寶慶真武像相傳百鳥叩泥所塑然兩經火一髮不燬其

異如此獨餘巖高三百仞周十五里頂有池水清激可

盤。崇崖凡數曲。里人鑿渠引水下山。溉田千畝。張景志  
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遊人好題。亦是一  
僻。住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  
余謂律中盜山伐礦。皆有常刑。俗士毀污山靈。而律不  
禁何也。蘇軾集

附銷夏齊雲山。嶽牛山房作。穿林陟丹崖。蒼翠滴  
人神。夾路響清湍。幽篁暗白苔。雲凝助石頑。泉咽添  
松瘦。引領望天門。濃綠接烟岫。橫眸嘯孤登。時聞鈞  
天奏。

黃山去郡百二十里。壑巖層疊。冠絕江左。而徑與雲  
伍。遊者罕焉。康熙丁未春。家大人出守茲郡。余登署中  
寄園。寄所寄卷三。清世有山水

紫翠樓。見雙嶺對屹。識卽雲門峰。心怦怦爲所動。欲游  
不果。戊申秋。兩至。俱爲雨苦。雖往返雲影烟蘿中者旬  
有九日。而山水奇奧。未之見也。己酉九月。治苕履竹杖。  
偕胡霖野。歐陽磐士。諸子。及冲谷。分往焉。斯游也。出朝  
之朝河門。而北十里許。抵潭渡。又十里許。抵潛口。紫霞  
山在焉。又十里。抵佛子嶺。則黃山趾也。黃山高四千仞。  
天日高一萬八千丈。而天目反出黃山下。蓋勢處卑下。  
其嶺僅與此趾平也。又五里。抵楊子寺。水色山光。冷然  
善也。又十里許。爲容溪。係容成子仙處。夾徑葳蕤。可以  
繚目。山栗村石。壁山夾嶺。抵山口。幾二十里。蒼翠之色。  
商人衣袂。遂止焉。明晨。越石磴。嶺霧氣瀾漫。十步之外。

僅以聲達。下嶺。霧開。同諸子坐溪石看婦子曝鰓。又十  
里。抵湯口。則天都雲門入望矣。又八里。抵湯院。卽古祥  
符寺。外有泉。溫潤可浴。海內湯泉不一。獨此甲天下。他  
或足跡褻。汚濁醜之。不則氣帶硫磺。開鑿半假人力。  
茲生削壁下。片石凸出。以障風雨。若爲浴者作天然室  
也。沿泉而上。可六十武。抵桃花源。俯水琳出。肅余屬  
前導。明日坐飛白亭。觀瀑布。隨往龍潭。四面洞可三丈。  
清盤積。沿潭西爲虎頭巖。巖外巨磐橫溪。一窟凹入。  
潤不盈尺。而濺以丈計。礫石覆之。形同舌。俗云。雨後  
水射窟中。石子互擊。如聞鐘磬絲竹音。是爲丹井也。背  
丹井而上。爲蓮花菴。傳爲鮑元則所建。尚餘數楹斜傾。  
寄園寄所寄卷三。清世有山水

由菴而南。捫蘿直上山。脊一綽。則軒轅黃帝築爐也。爐  
邊坐可六七人。望諸峰最清。憩息良久。復尋舊徑回桃  
源。登峰造極。期於明日。夜將半。枕上忽若雷轟。僧云。必  
峰頭有雨。龍潭蓋諸水門戶也。晨起。果陰黑。龍潭溢數  
尺矣。須臾大雨若瀑。潭勢溢猛。飛越沸騰之狀。若龍馳  
若虎躍。若珠濺。若雪舞。一刻千變。日不暇給。兩四日。同  
人有歸志。余曰。遊佳山水。如讀好書。展卷了了。意味反  
覺索然。何妨從稍處食蔗也。况風聲樹聲。雨聲濤聲。不  
啻鼓吹。遙見黛色隱隱出沒。已坐我米壤陽。畫圖中矣。  
大日雨止。路尚濕。卽同諸子由兜率庵之慈光寺。拜四  
面佛像。莊古。縹碧寒金。凡七級。級萬像。高四丈許。若岸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五

居然殿宇雄麗。規模類金陵之報恩。而洞通之。黃子于  
升新建也。去慈光寺而北。紫石青嶺探山雲表。而徑  
曲邃。不三十武一憩。約五十憩。抵觀音巖。石巖峭古朴  
與硃砂洞相對。又五里許。登老人峰。仰瞻方宮。非斷自  
削。而俯瞻青嶺。紫石。絕乎小矣。下老人峰。入天門。羅漢  
洞。為蛟龍所收。徑已塞。兩山矗立。虛懸百尺。諸子股慄  
却步。余今從者橫木於上。踞而度。再以餘力接諸子。始  
從焉。又里許。抵小心坡。有根緣石起。枝葉交結。若揖若  
讓者。則迎送松也。又六十武。松以臥龍名。頗肖之。而徑  
益狹。竹不得縱。導者曰。此猶洞處也。又五十武。石壁刻  
東。徑山中裂。天可尺較。是為小一線天。云。由小一線天  
登峭壁。辟背者可二十武。沿而北。度木橋。入洞。高二丈  
許。一隙透天。緣梯直上。人從隙出。不七十武。抵文殊院  
僧壁立。徑入。飯畢。登文殊座。指點三十六峰位置。但可  
遠望。莫辨文理。惟天都洞門可觀。蜂房蟻穴。斷續宛如  
村落。而瞻老人峰。又拳石矣。下而北。登立雪臺。望後溪  
愈奇。有平地矗起。直聳天半者。余曰。塔也。僧曰。峰也。有  
躡蹻懸崖。如躍如舞者。余曰。獸也。僧曰。石也。有綠成團  
而烟成縷者。余曰。舍也。僧曰。松也。至紅紫萬狀。森森林  
列。微茫若雲。浩渺若水者。余莫辨。僧亦莫辨也。返而飲  
飲而臥。渾忘人間事矣。晨起。復往立雪臺看雲。而雲氣  
半山。登文殊座看山。而山體半雲。壁立曰。宿雲曉合。此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六

山常態。今日不雨也。俄頃雲果散。遂之遊華峰。峰在文  
殊右。由立雪背而下。石壁巖崿凌而若懸。懸梯身處其  
半。同人懼而返者五六人。導者曰。此差壯。循級而上。綿  
不充異者。以布曳之。自立雪抵峰下。約五百折。得平石  
間坐。東望天都。一隙若月。導者曰。即昨所見洞門也。又  
三十武。此龍懸級。根縷縷上指一線串壁竇。而若翠自  
若。是為倒掛松云。又二十武折而東。峰之背也。沿背而  
折者凡八。抵元白靜室。故址猶存。左右嵌怪石。徑不可  
轉。人皆禹步。又十武許。石崩裂。木橋洞數寸。度者危之  
又十武。折而西。石夾若巷。高與肩讓。出巷。徑而入者為  
洞。風蕭蕭。挾兩腋。三折而山復之北。腹附崖者可十武  
則極峰之巔矣。巔洞文許。青石壘抱。中凹若盂。宛然  
初開狀也。傍有醴泉。沙亦幽香。取以煮茗。絕非人間味  
極目四眺。烟嵐蕩摩。九華天目。匡廬微見。白嶽鄒丘。咸  
在足下。北望一線白與天際者。則大江也。導者曰。今日  
惜微雲。否則一面千里。金陵報恩浮屠可指也。語未畢  
雲霧驟起。磨慢天地。峰為霧沒。露尖可三尺。深野磐士  
恐。從者亦恐。余大呼曰。不登此峯。不知黃山之大小。無雲  
霧。不見此峰之奇。人生若寄。瞬息間。青山滄海。古人乘  
燭夜游。豈無謂哉。眾少定。而霧氣愈重。數辨危石。若蓮  
果浮水上。余曰。乘此可泛六合也。眾大鼓掌。霧漸薄。諸  
峰次第出。乃依前徑返。抵立雪臺。壁立已候石上。謂余曰

今日之游快乎。吾因知不雨也。携而入。次齋之後。海。衆  
旋詞乞憐。期於桃源以俟。惟。衆。野。不。屈。仍。饒。饒。舊。經。露  
滑。曉。風。刺。骨。足。力。過。昨。日。將。午。始。抵。峰。下。余。仍。欲。登。峰。  
導。者。云。舍。臥。雲。無。宿。處。遂。遠。峰。而。西。將。二。十。武。徑。忽。斷。  
碑。兀。惡。淵。鑿。鑿。爲。證。衆。大。懼。余。審。顧。久。之。循。序。解。纜。後  
之。殿。及。前。之。肩。燈。之。受。身。處。不。二。尺。受。足。處。不。一。尺。字  
曰。雲。梯。信。不。誣。也。下。雲。梯。折。而。東。徑。少。平。行。大。壑。中。可  
三。里。甫。蹶。而。上。隨。山。收。轉。者。五。六。折。礫。石。若。屏。徑。以。穴  
通。可。容。廿。人。數。隙。洞。天。亦。不。苦。晦。三。折。約。七。十。級。連。嶺  
巖。然。一。望。目。不。可。繩。西。爲。丹。霞。又。西。爲。美。容。南。爲。翠。微  
北。爲。石。柱。俱。遜。天。都。惟。蓮。華。差。堪。與。金。至。是。雲。野。不。能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杖。寄。山。水。 七

支。枕。石。臥。壁。上。松。甚。奇。獨。往。觀。之。而。徑。不。逾。躡。余。亦。心  
悸。也。下。壁。入。大。一。線。天。仰。視。太。虛。渾。如。皮。帛。較。小。一。線  
天。遠。可。三。十。武。出。而。下。境。衍。曠。林。烟。交。錯。遠。近。相。連。漸  
見。沙。土。穿。林。約。百。武。抵。丹。臺。腹。汨。汨。訴。饒。遙。見。茅。舍。陰  
喜。之。及。至。僧。耳。納。慧。大。呼。絕。不。聞。導。者。張。以。手。喻。乃。供  
薄。粥。遂。得。接。力。上。丹。臺。矣。臺。敞。平。容。千。人。俯。視。大。壑。濕  
弊。測。奇。峰。環。抱。對。臺。一。峰。特。起。端。方。秀。削。色。肖。如。楠。怪  
松。如。髮。披。覆。其。上。則。紫。玉。屏。也。余。依。依。不。忍。去。霖。野。指  
夕。陽。在。樹。導。者。復。托。虎。駭。緩。步。下。去。臺。北。里。許。坐。蒲。團  
松。本。高。不。三。尺。皮。若。龜。甲。枝。葉。平。密。匝。圍。數。丈。根。盤。屈  
悉。貫。石。罅。間。不。知。何。代。物。也。去。松。而。北。二。里。許。抵。光。明

頂。前。後。海。門。可。望。而。始。信。諸。峯。又。若。招。我。往。也。下。光。明  
頂。半。行。草。中。約。百。武。遇。吼。堂。上。人。來。同。坐。松。林。移。時。霖  
野。乃。至。耦。一。若。頭。比。及。麓。星。光。射。戶。喘。矣。吼。堂。詢。游。狀  
余。曰。登。老。人。山。在。天。上。登。文。殊。山。在。面。上。登。蓮。花。山。在  
石。上。登。丹。臺。山。在。脚。下。吼。堂。曰。黃。山。最。奇。在。海。明。晨。登  
獅子。峯。鋪。海。或。不。果。日。之。初。升。可。觀。也。余。竟。夕。不。能。寐  
時。聞。霖。野。從。夢。中。說。僊。暫。明。整。衣。出。而。吼。堂。已。候。戶。外。  
霖。野。適。與。夢。戲。余。舍。之。同。吼。堂。往。不。八。百。武。抵。峯。下。天  
光。熒。然。雲。再。冉。自。山。脚。起。吼。堂。曰。今。日。海。矣。東。方。漸。白  
雲。族。四。出。雖。區。區。中。往。來。有。序。諸。峰。盡。沒。惟。天。都。蓮。華  
鍊。丹。不。爲。掩。余。謂。吼。堂。曰。三。峰。真。仙。島。矣。爾。我。寧。不。可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杖。寄。山。水。 八

俱。登。耶。無。何。而。海。勢。已。成。風。捲。雲。而。聚。者。成。潮。雲。籠。嶺  
而。橫。者。成。浪。成。浪。雲。和。霧。起。而。時。上。時。下。者。成。海。成。浪  
這。山。間。露。孤。木。而。若。往。若。來。者。成。帆。成。樞。一。望。浩。浩。若  
將。千。里。吼。堂。曰。雲。乎。水。乎。余。曰。水。者。天。地。之。包。五。行。之  
始。上。爲。雲。雨。下。爲。江。河。水。卽。雲。雲。卽。水。也。已。而。雲。少。解  
東。賜。金。光。爛。燦。日。爲。之。奪。吼。堂。曰。日。也。忽。聲。刺。刺。出。草  
間。回。顧。之。則。霖。野。扶。筇。踰。嶺。至。欲。舉。目。海。已。收。矣。悵。悵  
悲。余。余。曰。子。不。見。海。夢。也。余。見。海。亦。夢。也。吼。堂。笑。携。之  
返。俱。以。野。饒。味。殊。嫩。舌。卽。拉。吼。堂。爲。始。信。前。導。至。則。峯  
裂。成。二。一。松。自。東。達。西。臥。可。橋。代。其。怪。異。雖。不。及。峰。西  
之。接。龍。功。於。游。者。實。大。字。之。接。引。允。宜。度。松。卽。嶺。嶺。嶺

千仞而東北諸峰立者伏者屹者拔者支者結者崩者歷者踞者筍者人者獸者戰者飛者橫者束者排者舞者懸而墜者眠而昂者可以萬計余踴躍而回峰耶幻耶夢耶真耶人爲之耶造物爲之耶立雪之望而莫辨者其此也耶藉非身到焉知天地間有此奇境也故去峰而東可二百武爲散花塢塢之闊大不及始信而靈奇無二余不意既有始信復有此也吼堂別去余繞而東折而下幽壑茂林約二十武得擲鉢庵止焉日未曉。庵前脩竹可人意同衲野坐其下不見天影乃入次日去擲鉢而東五里許止於亭看九龍潭瀑布瀑凡九折道可五六里疾若電回聲若雷聞舊云黃山無雙奇園寄所寄卷三寄黃山山水移矣去亭十里抵湯口又八里抵桃源諸子進入爭前後海况余倦甚出袖詩答之少憩復浴溫泉乃令從者覓村膠酬導者并酬余兩足諸子曰讀吾子詩江南之奇信在黃山黃山之奇信在諸峰諸峰之奇信在松石松石之奇信在拙古雲霧之奇信在峭海惜窮荒絕漠卽生長其側者亦不克多遊一盼也余曰黃山若不生窮荒絕漠車馬及之矣峰不生天牛塗污及之矣松不生奇峯斧斤及之矣而松石非餐雲吸霧又烏能斐亹可愛若斯也彼蒼之位置黃山正厚也諸子嘆服各引滿就寢晨起別水琳山山徑斜昨也霜風灑灑禾不在野會幾何時序令已更意到阮初歸時亦猶是也歸以

述之家大人。大人曰余夢想黃山欲往不克者屢矣不意小子先我游也雖然游亦豈易言哉胸有牽帶與必不暢足無全力覽必不周平舉無靈氣不能爲山水寫照性情不與山水相近不能收之胸中放之紙上與人共見汝易誌之我且作臥游也鈔唯唯因追憶時日約畧步武舉似情狀走筆而爲之記通陽書鈔省及記黃山三十六峰遊者踵接名人題詠筆不勝書顧予酷愛茲記滿灘閣適足以慰我山靈每讀一過如遊舊國惜其遊履所至僅得其半然必慮其缺畧則有黃山全志在

附黃山詩。楊子寺題壁有序。爲先慈卜地步出奇園寄所寄卷三寄黃山山水里門人莫知予投足何所偶遇羅景明王守之兩老人及僧普聞蘊白恒學輩坦步寺後見程子非二題壁感懷一首。三春無刻是晴天蔬食蔭穀到處眠曲曲溪流蒼玉碎離離麥秀碧珠圓潏潏未發佳城開巖腹將傾石柳懸偶過精廬題壁處四山烟樹恨無邊。渡石壁冷川橋。萬仞凌霄翠色連中通碧水聽猿渡田家麥怨三春雨茶市人忙四月天野渡舟橫溪柳岸小洲沙接斷橋烟花時行客無停展如殺驚鷗淺水眠。慈光寺。客到山門噪白鴉凡鴉至鴉聲即出佛光四面現曇華鐘魚隱隱傳天梵至暮開層層簇石霞百轉時聞山樂鳥一株獨放木蓮花



惟黃山有長空碧落流丹液。好向雲中泛月松。○文

殊院。曲磴天邊路百回。此身長傍白雲隈。看山有

膽雙眸豁。鋪海無聲萬象來。夜放佛光人指月。上昇

旭日下鳴雷。文殊座出懸崖頂。跌坐忘年長綠苔。○

蓮花峰。一望空蒼未有涯。海雲千頃泛蓮花。苔蔭

練影橫三浙。點點烟光簇九華。崖隙尚聞春藥水。峰

尖長掛鍊丹霞。懸松臥石皆成象。半壁晴光半雨遮

○  
附懷黃詩。○子甲寅春暮。入黃山。裴桓作半月遊。四

月朔。宿文殊院。更溪。忽放白光。置身銀世界中。山鳥

齊鳴。諸峰了了。生平得未曾有。移時一無所見。今十

八年矣。近友人以黃山記遊寄正。夫茲山巖壑松石

之奇。朝夕變色。今昔異狀。山人意表。雖善繪。妙處不

傳也。予聞山記駭矣。誰盡其勝者。既未能盡其勝。又

烏乎記。山有舊題額曰。到者方知。又曰。豈有此理。又

曰。不可思議。得此十二字。千百箇遊記可炬也。偶觸

予心。用舊韻懷之。要不過憶當年吾目之所及。吾

足之所到。以志昔遊而已。亦安能盡茲山之萬一哉。

○摩雲直躡谷中樓。珠閣瓊臺得縱遊。紫石文虹竄

澗。伏青鸞翠雲逐巖流。山瀾演漾空濤湧。僧翠猿俱

絕壁西。一杖撥開瑤草徑。涼生三伏已深秋。古壁

苔封玉簡塵。丹山碧水好尋真。名都定鼎來天子。立

石拖紳拜聖人。○石丈孤聳冠裳特立。巖然尼巖變玲

瓏時萬變。松虬蟠結老無伸。書堂傍寺清潭近。舊日

逃名說鄭綸。○鄭師山先生。卓犖此。○虛空鐵

染半箇餘。雲幟霞標擁梵居。遠洞不知秦歲月。空門

安事漢詩書。泉根撼沸塵心淨。山竹蒼寒世味疎。菜

甲茶槍僧共好。六時清響吼鐘魚。○天工巧琢破磨

論。曰。龍長面藥不存。蓮母婆娑携九子。○蓮峰中立。爲

十。清泉直瀉千秋谷。丹液遙傾五斗樽。憑仗鞋尖難

再懷黃疊韻。○可是崑崙十二樓。橫峰疊嶂舊曾遊。

○  
附懷黃詩。○子甲寅春暮。入黃山。裴桓作半月遊。四

月朔。宿文殊院。更溪。忽放白光。置身銀世界中。山鳥

齊鳴。諸峰了了。生平得未曾有。移時一無所見。今十

八年矣。近友人以黃山記遊寄正。夫茲山巖壑松石

之奇。朝夕變色。今昔異狀。山人意表。雖善繪。妙處不

傳也。予聞山記駭矣。誰盡其勝者。既未能盡其勝。又

烏乎記。山有舊題額曰。到者方知。又曰。豈有此理。又

曰。不可思議。得此十二字。千百箇遊記可炬也。偶觸

予心。用舊韻懷之。要不過憶當年吾目之所及。吾

足之所到。以志昔遊而已。亦安能盡茲山之萬一哉。

○摩雲直躡谷中樓。珠閣瓊臺得縱遊。紫石文虹竄

澗。伏青鸞翠雲逐巖流。山瀾演漾空濤湧。僧翠猿俱

奇聞奇事卷三

寄山

流來香髓分金液。持去瓊漿飲玉樽。軒轅至湯池。見出月書異記。我亦暮年思屏跡。疑嵐積翠潤雲璣。三懷黃有作。于子章雲曰。綸仲孫敬頌之最枯者。壺至五百八章。古今倡和所少。茲懷黃八作。自然渾合。足為山靈寫照。且無一重意複句。正如黃河水從天注。浩乎莫知其所止。韻盡矣乎。未也。子曰。黃山以峰名者三十六。析之為三百六十。再析之三千六百。三萬六千。無一松一石。不耐人思。思無窮。詩亦無窮。安有盡乎。因疊前韻。復作懷黃八章。○四圍青翠霄丹樓。壁立千尋浙上遊。無火寒泉長鼎沸。不花雜樹盡荒流。澆松驚石聲聲噴。怪石驚風石曲。曲洞鳴絃鼻鼻。奇聞奇事卷三

留。石如琴。水清琴。天際雲行多變幻。懷黃入夢恰逢秋。○縹緲紅泉隔世塵。何須遠慕穎陽真。天都石室高千仞。帝子仙踪止一人。海內無山觀已止。歷遍天下。對人云。登黃空中。布海志方仲。子遊黃山。山天下無山。觀止矣。登黃空中。布海志方仲。子遊黃山。今見補海。卿宗元有吾聞九疑好。風志雙溪。齒齒傳。今欲伸之。子又何時得伸此志也。雙溪齒齒傳曹阮。咫尺烟波獨爾綸。○經幢寺鼓放參餘。百級磴巖架樹居。會樂分迎前後海。苦花半蝕古今書。愛雲古恰盤雕健。絕壁溫點捲木疎。作盤盤等器。可卷。俯仰。陰晴山勢巧。石中長木養巢魚。山勢中養魚。不。叫。絕高空未易論。心昨了了夢現存。盈胸雲涌蓮中蕊。繞藤峰羅孔下孫。願挹仙瓢分玉液。不搥土鼓飲靈

奇聞奇事卷三

寄山

梅。天然石琢留泉厂。聯髮皺肌沐煥燦。四懷黃至頤。○峰巒巖峙拱僧樓。可記蒼茫夢裏遊。石腹松穿山骨斷。巒頭瀑瀉線光流。龍得纖纖纖纖長。馬跡印痕痕顯顯。○與軒樓山。海黑江黃雙到眼。木蓮開落自春秋。樹大如樓。花葉皆。九出。惟黃山獨有。鍊魂蒸砂久去塵。往來多半是羣仙。仙源曲徑通香谷。石火長年作老人。鐵笛橫吹三弄去。銀罍斜壓一肩伸。道人黃石。呼之曰。如夢中事矣。無凹投足憑空度。挽葛攀。若若轉綸。○寒骨棲神股懷餘。一僧掛衲老巢居。丹粉古藤封遺策。玉笈真言秘素書。爛日掀霞峰覆。耕烟微翠樹森疎。錯錯脂膏流何處。亂石騰空駭駭。奇聞奇事卷三

魚。○秋眉峰坐口難論。滴水凝膏玉髓存。三竺五臺。稱仲氏。九華雙目作曾孫。螭頭長傍呼龍石。山有四首。統其龍也。峭。苦脉遂分引液。有首脉出清泉。一。雙題曰呼龍石。蒼豹斑龍空壁噴。懸崖垂葛曳危墩。日引液。蒼豹斑龍空壁噴。懸崖垂葛曳危墩。松蘿山。高一百六十仞。周十五里。山半石壁插天。峰巒攢簇。松蘿交映。有禪菴焉。創於唐。遷於元。新有大悲殿。寄菴菴。盤勝樂也。山蜿蜒數里。如列屏障於縣治之北。左幹騰躍東下。則入歙諸高峰。乃旋面而西。為邑巨鎮。出北郭。從東行。為入山徑。崎嶇幽絕。不納輪蹄。石壁峽。流。人穿鳥道。歷山隈。踰峻嶺。復坦夷而岡阜。別一洞天。冉人。則危石受泉。潺湲迸玉。復數里而層嶺迴合。鬱蔥

吞吐。俗呼爲金佛山。蓋未有金佛也。實爲松蘿山也。東

東

松蘿茶。擅名天下。實則唯山頂一片。香甘異他產。餘皆北源茶。冒名松蘿者也。松蘿產茶。不過數畝。而官司採取。山民病之。并將絕其種。噫。天下之名非其實者。又豈獨一松蘿茶哉。

古城巖。在縣東七里。上有歙州治舊基。下有巨石。高丈餘。宋邑宰鄒補之。手書兌卦爲磨崖碑。山麓兩巨石。夾立如門。循門而上。有兩石如鵲。兩鵲入洞。各見後半體。崖巖爲王主故宮。宣和間。改爲萬安山。相傳明太祖臨徽州。曾駐蹕占籤。後敕祀榜文云。神兵助順。復名萬歲山。宮外有禪庵。萬曆間。祝令世祿。建還古書院。後建中台閣。又東。建文筆峰。西建文昌閣。東之下流。有高公橋。依山爲榭。稱名勝焉。全上

休之奇峰巖岫。如古城者多矣。而余獨依依焉者。則以余世居其下也。昔越國公汪華。王六州。起兵於此。巖山之下。碧流如帶。余與村人約。偕放生池。遊鱗鱗計。不避遊人。樂矣哉。斯丘乎。前後記見萬壽閣集。巖山前晚眺。宿霽捲晴空。松巖沁心耳。石門隔塵氛。谷聲追杖履。白浪翻長汀。蒼翠擁舊市。魴鯉擬寒鱗。溪光盪羅綺。雲幔覆霞城。儼然新壁壘。小小丘壑奇。矚覽時徙倚。迴景嵐烟沉。天白翔陽紫。靈蘿夾

路。潏潏聲。俗耳。伸脚絕束縛。離度彭澤。急溜。高春。稱稱成小市。古。輪摩。半空散霞綺。石溪。迴紫。列岫排軍壘。苦。辭。翠屏。怨。虛。烟。出水南。曠色變蒼紫。

鳳凰山。一名鳳山。又名靈鳥山。在縣西二里。自白雲峰巽然而來。盡於夾溪二水之合。下臨孔道。距方頂平。爲海陽舊治。旁有小池曰鳳池。金太史聲蹟舊處也。登山遠眺。東有古城。巖然踞立。南則落石。兀然衝霄。西則齊雲。嶽嶽皆臨。北則黃海天。千。架。芙蓉。雲表。全上落石臺。在縣西南二里。舊名斷石山。宋邑令呂大防題明。今汝懋題云。海陽多佳山水。如落石臺。更爲奇勝。當溪流環繞間。嵌寄巨石。若從天墜。落石之名。意有自乎。全上

袁中郎詩。所云雙溪分燕尾。卽此處也。廣輿記舊云。舟經此必祭。有二舟同泊。一祭一不祭。神夜吹祭者北岸。巖前。不祭之舟。其側已。然屬荒廢。

石橋巖。在白嶺山西。原名岐山。石壁千尺。有天成石梁。一山上坦而下。闊闊如月。上坦如梁。長十餘丈。廣三丈。可供登覽。當閣半里。特峙一峰曰通霄。形如立兔。月宮。皆天巧也。全上

張公山。卽古舉山。由五嶺西北。重岡大嶺。源深根盤。周百餘里。昔有張公隱此。采藥煉丹。數十年。忽不知所之。

故名。山居藝休之間。實爲都浙二江之大源。山海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鄭道元所得三天子都。在蕭南嶺山中。卽其地也。其陽西流入彭蠡。其陰則東流百七十里。北合吉陽之水爲浙江。全上

浙水出一源。而東西分流。東行三百六十灘。達嚴州。下三浙。卽所謂新安江也。西行亦三百六十灘。下浮梁。入鄱湖。微郡形勢。可謂最高。

漢志云。浙江水出黟縣南。今浙嶺屬婺源。溪屬休寧。自此兩溪合水。港益大。渚清沙白。岸闊墅溪。映日成藍。披陰聚碧。千條萬派。自上溪口至車口。東來百餘里矣。般紋綿浪。可數遊鱗。下見白石歷歷。如在鏡中。汴流而上。

寄國寄所寄卷三

寄所寄山水

則川巖參差。崗岫縈繞。一線水道。皆自矜研怪石中百折而進。灣曲險伏。萬山俯瞰。顧太史瑞屏。謂處處皆惠泉。在在皆龍井。有以也。又流四十里。至浦口。徽郡歙浦之水。方合流而爲新安江。袁中郎記曰。新安江清澈見底。峰巒疊翠。隱隱見水中。時有突出水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爲山所夾。東流千里。石湍迅迫。目所注視。輒不能了。而山喜爲迴合。數步一轉。前舟弄弄。忽如入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爲竇也。新安江徑嚴州。至錢塘入海。自張公山至錢塘。共三百六十灘。諸曰。一灘高一丈。嚴州在天上。李俱奉詩云。聞說京華渡。東連五白灘。他年一携手。搖艇入新安。全上

問政山。爲縣治屏障。宛若舞鳳翔鸞。游龍伏虎。一名華屏。叢篠千霄。濕翠霏人。山椒有高眉峯。唐有于方外者。自荆南掌書記。棄妻學道。其從弟德晦。刺史歙州來訪之。德晦爲築室山上。號問政山房。休寧志

龍井山。一名鶴頂山。橫截練江。雄挾漁梁。彭蠡之音。驚川駭客。相傳宣州刺史訪仙待渡于此。俗所謂訪仙橋也。上建禹廟。廡道巍樓。楹白綺分。上有文昌閣。登望見練江如帶。馳波跳沫。舟楫鱗次。魚鳥上下。最爲遐曠。全上

岑山。屹立中流。石勢礧礧。河水聲濺濺。斜松挿天。蒼蘚蒼蔚。湧入碧潭。嶺平夷。唐大祐間。建寺曰周流。元鄭玉書寄國寄所寄卷三。寄所寄山水

結屋其上。名讀書樓。因更山曰小焦山。下爲鄭公釣臺。全上

豐樂溪。出黃山湯溪。其自白雲溪松谷澗九龍潭消搖溪者。皆趨太平。其左支經系嶺。自文溪。經海陽縣治。入于漸江。惟浮溪經雲門峰下。會曹溪阮溪容溪。入于豐樂。而支于汪溪深溪。衆水會之。溪流始大。又五里爲龍擺溪。虬龍蜿蜒。過筵溪琴溪。四合于仙人臺。折入谷口。引溪流入澗。名曰問閭溪。有菴曰問通。臨于北阜。虬松翠壁。居然有石峽想。稍下爲鶴林菴。潘之恒有詩云。徑僻依如線。攢峰密似雲。蒼幽絕之嶠也。又行二里許。有潭。澄清而波濤碎擊。俱以狀元名。以與舒雅之居近也。

中多飛兒泛者。昔人呼爲雪兒焉。又折而東。長林叢草。旌亭榭舍。溪行至北。漸覺魚鳥依人。堪作濠濮間想。又十里。經巖嶺。繞蔭山之下。積水會之。趨于潛虬山。鳴球發箝。淵無潛鱗。飛虹翼之。如在蓬島。又折而東南二十里。與富資水合流。入于練江。全上

龍潭在婺源城東百里。山澗僻處。頗稱靈異。夾澗石爲巖。風景忽殊。左崖間時見瀑布奇甚。凡垂如簾者一。爲三折。及直而懸者又各一。少前。山益峻峭。間寂。摸捫蘿葛。揭厲連漪。蓋溪洑于虎豹蛇虺之域。已逼靈境。又前及里許。踰澗。循其石壁。青壁逕崩。崖裂石。下復踰澗。左入。潭在大石峰。距絕壁下。石掛兩股爲壑。瀑自其後。寄園寄所書卷三

情懷寄山水

十五

乘高怒噴。直下數十尺。遠望如出穴中。雹狂雨狼。淙淙不絕。而其細者。空濛霏微。如薄霧。潭呀而吸之。周迴可二百餘步。搖光蕩綠。莫測其深。自是始流平地。爲澗。潭上陰幽黯黑。風雨水氣。合而爲清。竦人肌骨。聞其上復有小潭。亦龍所窟。水白石門入而注焉。逕迂險不可上。正古還遊龍潭記

葉村之山。最秀拔者爲飛來峰。攢青蹙翠。排雲御風。踞躍奮迅。自天而下。其旁諸山。羽翼茲峰。亦皆搜奇挾怪。以自納無隱焉。程野南山水樓記

由屯溪溯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盡浙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浚急。灘淺者可揭也。當山水奇會處。輒匯

爲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潭。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于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圓。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東于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瀉。聲震天地。勢摧山嶽。齊之所入。滾若歸虛。汨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淡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于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魚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爲清絕。此月潭之大都也。東山公月潭八景記

積溪之東。涉湍澗。踰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壑谷寄園寄所書卷三

情懷寄山水

十六

間。變而高。盤然而明光。洞然鑒人毛髮。爲一邑勝蹟。舒道原石照記

寄園寄所寄卷四

漸岸趙吉士而夫輯



受業 陳黃永叔嗣 景微 校訂  
王與曾思顯 孫毅掄

燃鬚寄

詩原

詩話

詩

寄園主人曰天地非塊然者也雷激風號水喧谷

響凡物皆然况人有靈氣具口與舌豈能默然哉

寄園寄所寄卷四

卿雲復且始于中古而後踵事增華日趨月盛勢

自使之然也溯其原根亦可以概詩之大凡矣廣

人以後詩話頗多而迄今缺如輯而補之自不可

少此詩雖涉怪誕當其揮灑錯落頗有出人意表

者并錄其尤可信不可信一聽之人余無容心焉

燃鬚寄

詩原

山林廊廟莫不有存存性情之具詩也者天地

自然之音也風雨雷電日月星辰孰非天地之

詩哉顧吾獨不解夫世之師心自溺者遂謂短

笛無腔不妨信口是何可不溯夫根源

五言詩始於李陵蘇武河梁之吟而五律之祖又推沈

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悲衰草寒

來悲落桐又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

守山東

七言詩肇於相梁盛於建安然三百篇中七字句甚多

寄園寄所寄卷四

楚狂接輿歌再成扣牛歌項籍垓下歌漢高祖大風歌皆

七字濫觴楊升菴千里面談引梁簡文帝春情一首陳

後主應筭一首溫子昇擣衣一首隋王劼北山一首為

七律濫觴然八句中皆雜五言二句每首只五十二字

耳附詩春情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

垂鈎掛綠樹誠如洪水密羅衣兩重夾車間不已五楊

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為空掩屏聽琴文窗瑯瑯

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點唇驚欲語調弦繁爪

雁相連秦辭本自楊家解吳歎那知謝傳憐只愁芳夜

促蘭背無奈煎霜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倚流

黃香杵紋砧知遠近傳聲遠響何凄涼七夕長河爛中

秋明月光。蟾蜍塞邊絕。候雁。驚。驚。樓上望天狼。北山  
如山裡絕。氛埃。登。高。日。莫。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  
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楊  
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幽。蘭。集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然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  
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  
磐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升菴外集

六朝沈君攸。有桂。橫。泥。中。河。詩。雄。渾。工。紙。是。七。言。排。律  
仍先於七言律也。若初唐。則有蔡孚打毬篇云。德陽宮  
北苑東。取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鉤玉鑿千金地。寶杖珊

紋七寶。寶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從  
新。國。寄。所。寄。卷。四。二

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髮。俱能走  
馬入長楸。紅鬃錦雙風驟。黃路青絲電紫驄。奔星亂

下花塲裡。初月飛來滿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  
足滿先鋒。曹上漫說彈基妙。劇孟休矜六博技。薄莫漢

官愉樂能。還歸苑室曉垂旒。全上

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

揚明輝。冬嶺秀孤松也。或以爲淵明詩非也。杜詩兩個

黃鸝鳴翠柳。實祖之。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栢稍

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孫子柏葉初齊養。麝香宋六一

翁。亦有一首云。夜寒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基

散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皆此體也。樂府有打

起黃鸝兒一首。意連句回。未嘗間斷。當察此意。便有神  
聖工巧。全上

黃帝彈歌。所竹。尿木。飛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詩頌。振振

鷩鷩。於飛。鼓咽咽。醉言歸。三言之始也。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怙。昵。五言之始也。詩雅。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李長

吉酒不到。劉伶墳上。上八言之始也。杜詩。男兒生不成

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黃帝騎鼎於荆山鍊丹砂。丹

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十言也。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

招我歸來篇十一言也。全上

元天曰。山。釋。明。本。中。峯。有。九。言。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

折。中。林。稍。渡。口。小。艇。淡。入。沙。灘。均。野。樹。古。梅。獨。卧。寒。屋

角。疎。影。橫。斜。暗。上。香。窗。敲。半。枯。半。活。幾。箇。顰。眉。欲。開

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

把。新。詩。嘲。後。楊。慎。作。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四。綠。萼。梅

蕊。垂。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脫。頭。去。相。思。忽。到。盧。公

窗。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

錯。認。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盧。贊。元

磨。磨。花。詩。云。天。將。花。王。國。麗。數。春。色。磨。磨。洗。粧。素。顏。相

追。陪。絕。勝。濃。英。綻。枝。不。韻。李。堪。友。橫。斜。照。水。撚。先。梅。瑞

池。黃。雙。成。浴。香。肌。露。竹。林。積。翠。夜。醉。正。山。顏。風。流。何。事

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九。字。律。也。瑞。朝。報

作九言詩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余曾有咏竹句

題於齊雲山岳半云祇覺清於孤山處士梅胡然還  
若彭澤先生柳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賡盤屈於二十一字中最為難  
工岑之敬常盤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常盤十五晚留  
賓而昨百萬橫自陳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依依  
隨風惡西樓美人不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朱謝卓羽  
寄外枚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歲時生藥苗肥九錢  
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雁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  
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又古步虛  
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踞雲軿吟風颯颯吹  
玉笙雲南提學彭訓利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  
寄同所寄卷四

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鵲鳴升華外集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選  
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  
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退之亦是  
沿襲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為得聯句寔起於漢柏梁  
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  
亦不特宜成工部而已東坡詩事

歐陽文忠守頴昌因小雪會飲聚星堂賦詩約不得用  
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字歐公一篇云脫遺前言  
笑塵雜搜索商家窺冥漠自後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元  
祐六年東坡在頴因詩雪於張龍公獲應遂復舉前體

其末云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能說當時號令  
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漫更詩話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  
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鄆陽客江阜歲暮相逢地黃葉  
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  
金玉詩話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間敏以文為  
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  
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姪娥何惜一枝春風  
凰詔下雖沽命豹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  
朱騎馬定何人又云去年來來去去為他人作嫁衣  
寄同所寄卷四

裴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  
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杜少陵云作詩用事  
要如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  
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菱花  
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爾衡淵陽換悲壯漢武故  
事星辰影動搖方朔為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蔡  
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隱子乃顯言之已落第  
二義矣全上

梁武帝江南弄云梨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彩垂輕陰  
連手踟躕舞春心舞春心臨歲寒中人老獨踟躕此辭  
絕妙真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為鴈矣其餘若美人聯



錦江南雅女諸篇。皆是樂府具載。不盡錄也。升菴韻  
古詩皆錄之。然後以聲依之。以成曲。謂之協律。詩外  
有和聲。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  
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中。爲之者已多。有  
在涯前者。又小曲有成。陽清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  
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爲。莫知孰是。楊綰本事曲子云。近  
世謂小詞起於溫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  
樂天有謝秋娘。一去望江南。又口近傳一闕云。李白製。  
卽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劉府  
青瑣集附海山記中。有望江南調。卽楊帝世已有其事  
矣。年談

寄蘭亭所寄卷四

老舊詩集 六

家語。舜作南風之詩。此則御製之始。釋史

王昌齡湖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  
聖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  
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効丘也。亦瀟灑可喜。  
焦氏筆乘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窗何處。鬱果夏將半。  
茅簷煙樹語雙雙。此杜牧燕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  
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堆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  
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煙雨詩話  
聯句自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爲煩。據段成式  
廬陵官下記。載取斑竹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押

惡韵。或煎茶爲八韻詩。皆謂之集韻。若志於不朽。則  
太苦客。揀韻無所得。輒已。謂之苦聯。句句共押平聲。  
好韻不解者。書於竹筒。謂之韻牒。今上

釋史云。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  
雁已先紅。城城去。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  
劉駕云。樹樹樹樹啼曉鶯。夜夜夜夜淡開子規是也。有兩  
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  
也。有雙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  
也。有七聯疊字者。呂黎南征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奴  
還遊。嗚嗚魚閣萍。落落月徑宿。閣閣樹牆垣。窸窸架庫

寄蘭亭所寄卷四

老舊詩集 七

庭。參參削削。戛戛街街。塹塹。款款花坡。蔭蔭。闌闌屋機。  
悠悠好而安。元元在明初。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懸。是  
也。然宋人咏西溪云。灣灣灣處復灣灣。更更更切。愈出  
愈奇矣。舊唐書

予春遊賦懷詩。有看山山上山經看。留客客中客易  
留。亦殊不厭其疊也。

閩僧懷濬。有詩二絕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  
花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宋在閩山西  
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而今再到鶯啼處。鶯在舊時啼  
處啼。人多誦之。系中開集  
王荆公詩。有老景亦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絮肯。終

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昔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落宜乘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猶藏則爲慙。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居家類巖嶽。負郭射飲積。忌滿肥生嫌。養蒙怙勝智。踈鍾皓月曉。曉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譏。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踈世事。則德輿已嘗爲此體。按史

神史論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詞自佳。今人就題擬作。如畫者寫真。雖形色相肖。而生入之神氣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擬題而自作。如前後出塞。新安吏。石門石。新安吏。王華宮。蔡之樂府。何喬伯仲。蓋于日造詣有淵然自得之趣。故臨文神情自別。明李西崖咏古諸作。近日尤展成明史一百首。俱是異觀。肅紅筆記

古今樂錄云。俗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舞。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跪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升菴謂跪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

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婉婉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辭。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哩哩呼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升菴外集

陳后山詩。吳吟未至慢。楚語不假雙。任淵澤云。慢謂南朝慢體。如徐庾之作。余謂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樂記云。宮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宋詞有聲聲慢。石州慢。惜餘春慢。木蘭花慢。拜星月慢。滿江紅。故人慢。皆雜比成調。古謂之慢曲。實與駢同。雜亂也。琴曲有各散。元曲有各犯。又曲中入破。義亦如此。全上

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鹿清響於幕下。影樛歌於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禦有鷄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野有蔓草。推之防露之意可知。穆史

楊柳枝。卽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子附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間。一箇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千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後白居易。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當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飽。乃作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裡。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因樂唱是詞。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

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枝。柔條  
極茂。因命使取二株植禁中。居易殿上知名。且好尚風  
雅。又作一章云。一樹飄飄委泥土。雙林榮耀植天庭。定  
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烈為錫等  
和其題。自是為白氏楊柳枝。今人渾為一題。莫知其故  
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  
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  
是古詞。則似近於唐人意矣。全上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  
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  
瑟上解一柱馬也。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四

樂府詩原

十

梁武帝宴華光殿聯句。曹景宗後至。詩韵已盡。沈約興  
以所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去時兒女悲。願  
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是也。初讀此。丁未  
曉賦韵。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宜猷  
堂宴集五言曰。披鈎賦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庶有江  
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逐格白易。又柳氏折臂  
字。其詩用韵。與所得韵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  
知其說是先詩韵為鈎。坐客探鈎各據所得。循序賦之。  
正後世次韵格也。唐之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  
號元和體。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  
次之韵。以探鈎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得

魏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  
魏元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宮下簾。今為機上絲。  
得路遂勝去。願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以謝。止次用絲  
時二韻。則亦以倡和為次矣。全上

少陵依中八仙歌。分八篇。人人各異。本非重制。金玉詩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三變而為  
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魏李。或云。起枚  
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傳。韋孟。六言  
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  
鄉公。

寄園寄所寄卷四

樂府詩原

十一

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魏曹子建父  
黃初體。魏年。其體一也。  
正始體。魏年。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年。諸公之詩。  
齊梁體。齊年。諸公之詩。  
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  
唐初體。唐初。諸公之詩。  
盛唐體。唐中。諸公之詩。  
大曆體。唐末。諸公之詩。

元和體	晚唐體	本朝體	元祐體	江西宗派體	以人而論	曹劉體	陶體	謝體	徐庾體	沈宋體	齊梁體	陳拾遺體	王楊盧駱體	張曲江體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適夫體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	王右丞體	韋蘇州體	韓昌黎體
諸公	通前後	而言之	蘇黃	山谷為	則有蘇李體	公幹	明	近	徐庾	徐庾	徐庾	徐庾	王勃楊炯盧	始興文獻	公九齡		高常		岑	王	韋	

柳子厚體	韋柳體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齊梁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王荊公體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	楊誠齋體	又有所謂	折梁體	
蘇州與後	曹合言之	即西	體		後之樂天	其一也	謂樂府之	體同也			謂樂府之				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	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	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屬一	陳去非與長也亦	江西之派而小異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己	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	漢武帝與韋蘇州共賦七言詩

本朝龍蛇之靈比他可思致

通凡嘉年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事。既不得其始。徒拘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兩子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據聲韻之末。未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攷之。東坡記事

唐詩廣和。有次韻。毛氏後有依韻一韻有用韻。不必次更部。和皇甫隆。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題於旅舍。搖落林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隣家漁火歸。鄉心正欲絕。何處待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渡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招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黃文詩話

寄謝斯奇卷四

劉伯溫思美人三字詩曰。而欲來。風漸滿。披桂枝。拂

舊。繁英限。鮮葉飄。揚塵埃。摩招搖。激房帷。發新綃。中。麗。腐。悴。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涵。茫。山。嶺。曉。雲。中。鳥。何。處。俯。欲。寄。書。天。路。遠。東。逝。川。不。可。邀。芳。蘭。花。日。夜。凋。掩。落。琴。間。玉。簫。魂。景。曠。心。搖。搖。望。明。月。歌。口。說。聊。道。遠。永。合。寄。中開集

蕭秦將出鎮雅繁。其妻流寓楚維。開本朝兵至。泣將七歲子托於家丁。手及幼女。以壁間舊句。驛梅驚別意。凝柳暗離愁。十字離合成詩。馬華何人能製。屈四維不。笑男兒。幸聞碩果存幽閣。驛使無由到雅繁。木偶同朝止素餐。人情說到死真難。母幸幼女齊含笑。每得被裝

傲雪寒。苟合如何決意休。文姬回漢總堪羞。馬嘶芳草香魂斷。驚醒人間節婦流。口中節義是誰無。力挽江河總是虛。刀鋸不移巾幗志。別無沾滯足吾徒。立也悲傷坐也傷。日沉誰與起殘陽。心憐夫婿兒還幼。意憐蠅污女伴娘。土兵劫去又官兵。日望征人不欲生。元練有緣紅粉斷。堤邊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邊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若為招。日前送別囑陽關。立意當如張別山。音信須憑鴈外寄。暗傳夫信已投綬。凶莫凶兮國喪亡。內庭無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用。離却塵蹤骨也香。禾黍離離最可憐。火焚誰與救。烈心灰猶念舊夫子。愁殺妻孥盼杜鵑。題畢自懸。寄謝斯奇卷四。老翁詩話

寄謝斯奇卷四

死。時為己亥之春。續人饒陽秋

自杜工部秋興詩。一時興會。恰成八律。後人漫不論章法。每奏八首。輒謂摹杜。豈知詩寫性情。與畫即止。獨不可減而為四。為六。為七。增而為九。為十乎。要須加一分嫌長。減一分嫌短。乃為妙耳。端莊筆記

自宋員外迪。以瀟湘風景。寫平遠山水八幅。一時觀者留題。曰為瀟湘八景。南渡詩人。若陳允平。衡仲。張槃叔安。周密公誠。奚漢偉然。皆有西湖十景詞。而北平舊市載金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為古風。或演為小曲。所謂八景者。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日。金

蓋夕照是已。至永樂間。館閣諸公相集倡和。更前門  
飛雨爲前門烟樹。或又增益二題爲十景。和者相屬。  
因而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畝之園。以及琳宮梵宇。  
靡不有八景十景詩。可憎甚矣。

鮑泉和春日詩。新鶯始新歸。新蝶復新飛。新花滿新樹。  
新日麗新暉。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盤抱。新水新綠浮。新  
禽新聽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振。新枝新可結。新愁  
詎解顏。新詩獨佩佩。新知不可開。新扇如新月。新簪學  
新雲。新落連珠泪。新點石榴裙。全上

登字詞頗有。登字詩不多見。嘉靖間。侯子從紹興。雨中  
往曹娥江。賦詩曰。渺渺茫茫浪發天。霏霏拂拂雨和煙。  
寄贈所寄卷四 地處所詩原 六

蒼蒼翠翠山遮寺。白白紅紅花滿川。整整齊齊沙上雁。  
來來往往渡頭船。行行坐坐看無盡。世世生生作話傳。  
天連泗水水連天。煙鎖孤村村鎖煙。樹繞麻蕪蕪繞樹。  
川通巫峽峽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  
此會應難離會此。傳今話古古今傳。亦甚有味。九山集

外記  
葉名詩如張籍答鄒陽客詩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  
蕭前半夏枝。之類是也。近世有禽言詩甚有巧趣。然論  
禽言詩。當如葉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當。  
無與尋常詩。乃爲造微入妙。如葉名詩云。四海無遺志。  
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葉名也。禽言詩云。喚起前

暗。催歸口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客中閑集

舒狀元春遊用重疊意作詩曰。春風春日繞春華。春水  
春山春景佳。新柳嫩鶯鶯戀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尋芳  
子入遊芳伴。買酒人投賣酒家。去是路分歸是路。馬頭  
相對口頭斜。又用曲牌名作詩云。惟愛宜春令。去遊風  
光猶勝小梁州。黃鸝兒。今朝事。香柳娘。牽絲曰愁。三  
棒鼓。亂花下酒。一江風。送波頭舟。墜子。沉醉東風。笑  
詞賦上小樓全上

甲戌秋口。毛子行九。寄我登字詩。因廣其體。一句三  
用登字。極所至。由二四五登三。登十二字爲一句。有  
夜夜夜渡香夜月。山山山外訪山人。句。又以曲牌名  
寄贈所寄卷四 地處所詩原 七

入詩近偶。改用詞名葉名。各成四律。即用林卧邊集  
韻。  
唐伯虎花月吟。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卧轉遲。月  
落漫懸花送酒。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  
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客中閑集

余效子畏體。有花月吟四律云。花柳玉芽月變機。閨  
月杯花徹夜游。花霧朦朧幾月度。月波滄海落花流。  
多情月姊花容瘦。解語花姑月佩香。想月長歌花鏡  
秀。月臨花裏唱行秋。花枝拂月髮香塵。月色花姿共  
一真。葉月花驚棲宿鳥。看花月例旅行人。月邀花共

華難過。花發月眉曲。不似。還谷誰為花月子。花洲月  
波夜投綸。秋老花殘菊月餘。月初纔別浣花居。曾  
月橫花玉譜。新檢花叢月老書。衰草殘花冰月白。晚  
風斜月野花疎。練光紫月花溪碎。春月柳花蹤刺魚  
開盡心花對月論。花身月魄兩溫存。花朝月夜餐雲  
母。月窟花房繞竹孫。急攀花鈴催月御。高磨月鏡印  
花樽。然花弄月憐尤惜。重疊花陰罩月收。

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為主。聘詩人為考  
官。隔歲封題於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  
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異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  
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為考官。看日田園雜興為題。取羅  
青田書所寄卷四。

公福為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為主。無甚警拔。而卷  
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為體。出樹處二韻。迫西涯題扇  
西涯即援筆云。楊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四  
結。出端觀二韻。即曰。勝與負。相為端。我因君。得大觀。全  
上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傲。漢書張敞  
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奉檄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  
射官寺。後漢書律曆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  
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韋雄。試  
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

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  
府。註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咸郊祭及武樂等。人  
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日知錄  
溫飛卿題賀知章故居。疊韻作絕句云。廢砌碑碑藹。枯  
湖無菰蒲。老嫗賣藥草。愚儒輸道租。又雨中與李先生  
期重釣。先後相失。因作疊韻絕句云。隔石覓履跡。西溪  
迷難啼。小鳥擾曉浴。單泥齊低。晚唐詩

怪謎詩。前人問亦有之。然皆鄙俚不足誦咏。子友遂安  
毛會侯令尹名際。可有怪謎詩十六首。每首各自為題  
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共在一部。孟子內為燈謎。開一生  
面。索紅筆記

太平樂。虎放歸來已罷兵。早開梁。無禁任遙征。  
九重天子稱仁聖。吳猷趨朝負策行。春閨。  
春日問花。花解語。應兒家庭樹綠楊多。子東隱相對  
憐嬌小。百爭比。椒房絕。絕何。奇。之。贈友。絲柳陰  
中點絳紅。楊。材。勝。任。棟。方。隆。記。少年意氣皆堪托  
子一諾何妨。綺綺通。友。然。歸田樂。重楊枝上滿春  
光。離歸去。來。離。獨。擅。場。友。從。此。塵。勞。皆。頓。息。素。絲  
良馬為誰。惟。惟。凱歌。節。石。陽。和。萬。葉。春。降。藩  
歸化效前馳。王北門。鎖鑰。推。瓦。佐。司。城。絕。域。從。今。按  
版圖。一。家。棋。低。滿。院。棋。聲。暑。氣。收。秋。乃。為  
局敗少機謀。公。君。東。季。父。還。猶。豫。子。叔。為。語。兒。宜

局敗少機謀。公。君。東。季。父。還。猶。豫。子。叔。為。語。兒。宜



且自休。子王會圖。美玉無瑕。瑞同圭。岐豐佳  
 氣慶雲中。周從天而下。麟長。子河。祥光一色紅。  
 朱丹。少年行。廣夏華堂。俠少遊。更偕同輩結。  
 網。青端居。忽覺雄心起。某反。喧。慈禽一網收。鳥  
 宮怨。夜采。鷄鳴。漏未收。丑。官家沉醉。百無憂。蠶  
 眉一色。誰相。渡。南院北。那對。院。北。官。湯餅會  
 將逢。彌月。祝無災。不。生。緒。祥。殷。勤。擁。抱。來。子。諸。子  
 兒孫皆長大。公孫。合。怡。最。是。初。孩。曾。感。舊。絃  
 管聲。調。約。袖。舞。樂。正。當年。遊。蹟。幾。推。遷。南。樓。清。興  
 原如此。公。却。以。麻。勞。已。久。捐。存。怨。欲。就。更  
 緣。美。目。窺。成。植。郎。年。少。好。半。後。子。為。伊。消。瘦。腸。迴。轉  
 寄園新寄卷四  
 環細教更籌夜半知。子。嘲村學究。身長九尺皓  
 鬚。高。府。首。長。如。持。滿。時。戴。村塾。全。然。無。約。束。賈  
 任兒携幼浴清池。子。濯。村。居。中。男。馳。憤。向。前。村。  
 中須避南山百獸尊。虎。更與諸兒相共語。子年來商  
 落復生根。牙。客兒。君。范。西。嶽。接。西。京。周。天。際。冥  
 鴻物外清。飛。莫道途遙頻顧僕。有。里。交。年。負。荷。托。勞  
 生。戴。不。家。慶。傳。事。追。思。陝。鼎。台。陳。長。男。濟。國。散  
 家財。孟。施。更。傳。迎。尊。添。丁。好。子。疑。是。錢。鏗。改。姓。來。更  
 詩牌集字。詳于吳興王良樞一譜。其式用牙牌六百扇。  
 廣六分。厚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白。其字聲平仄。以  
 硃墨別之。椿牌一扇。長半詩牌二刻。曰詩伯。凡易。

為四分。每一百扇。以一人為詩伯。執椿。牌內取一扇。以  
 字畫數到某人。次第取用。以紙筆令詩伯掌之。聽各人  
 自取韻。自製題。詩成。細評優劣。分牌式之外。又有分韻  
 式。立題式。用字式。借字式。較勝式。品第式。展奇式。翻新  
 式。和韻式。收殘式。洗泥式。疊錦式。聯珠式。合璧式。煥彩  
 式。其數云。子得是譜。藏之。傳於小兒。先生一見而奇之。  
 先生性不飲酒。多飲。而。世。餉。政。繁。俗。宜。歸。于。雅。乃  
 刻而傳焉。人嘉寶式。雖導樂宜和。而不加唐人擅場。而  
 適。趣。適。矣。詩。譜。

寄園新寄卷四

已

五

然類寄

詩話

放翁云六十年間萬首詩又云三日無詩便覺  
衰詩可須臾離耶況五七字耳而生下胸次直  
傳千古人品心術符於是乎在子林臥蓬集登  
千五百律意不可盡益知詩學無窮移情風雅  
者當有同心

詩非苦吟不工孟浩然肩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寒  
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存餘堂詩話

韓詩多悲韓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百首白詩多樂  
白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詩本性情多悲多樂

寄園寄所寄卷四  
不免性情之偏說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乃別取韓孟  
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  
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  
歸南萊詩話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何暇筆硯  
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見月初疑  
日映欄珊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嶼柳絲如織映人家  
又云苔芽作屋幾家居雲堆風宿路不紅坡側杏花溪  
畔柳分明摩詰剡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  
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升菴外集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堯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烟  
一泓海水盃中瀉與老杜所謂摩肩盡層雲快背入飛  
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神史

宋元章書法因精詩律更妙予愛其望海樓云雲間鏡  
鏡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  
影落樽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烟忽憶賞  
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依然又詠潮云怒氣號聲近海  
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  
奔勢與月輪齊望信如壺漏報朝昏吳亡越霸成何  
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絕云斷雲一葉洞庭  
帆玉破鱗魚霜破柑打作新詩繼桑苧垂虹秋色滿東  
南升菴外集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  
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划看晚濤接  
離拋下漁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  
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  
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下戶部華伯云天外閒鷗  
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魚如舞只為心安  
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  
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  
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竿回首不知  
天已暮晚風吹浪濕扁舟唐子畏云朱門公子傲鮮鱗

乎說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  
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  
鰓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  
同。而寫景咏物。各極其妙。

明太祖題隱者詩云。因潔精魂欲上天。幽居深處水雲  
邊。樹封遠浦沙鷗盡。樹鎖前山草鹿眠。昔假管城應復  
路。情生墨客未回川。達人更視堅清志。那必雲衡足蹕  
前。其早行云。他者征衣快着鞭。回頭月掛柳梢邊。兩三  
點露不爲雨。七八箇星尙在天。茅店鷄鳴人過語。竹籠  
大吹客驚眠。等閒擁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其咏  
新月云。誰將玉爪指長空。萬里山河一樣同。映水有鈞  
寄園寄所寄卷四

魚怯鈞。仰山無箭鳥疑弓。清光未放雲霄外。素影還分  
宇宙中。輪滿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照無窮。其咏接樹  
云。老幹將柯伐去燒。從新接起舊枝條。雖然未歷風霜  
苦。自是先沾雨露饒。四五缺泥半護足。二三皮茂緊纏  
腰。東君看顧歸家后。分付兒童莫去搖。餘多見小說不  
具載。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畫歸園云。畫  
木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  
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  
卽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  
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劉基初見明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  
時帝方食。指所用班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  
玉並看。二妃曾灑淚痕斑。帝擊几曰。秀才氣味。基曰。未  
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明侯一借間。帝大悅。恨相見  
晚。堯山堂外紀

劉基病足詩。以天容我作支離。病瘡才除足就羸。跬步  
不妨猶似簪。踽行那得更憐。抱珍獻楚何堪再。斫樹  
收龍亦未遲。寒叟於今知匪禍。周難從此免爲犧。

太祖嘗微行入酒坊。遇一監生。時坐客滿案。乃移土地  
神几。與生對席。問其里居。則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句  
寄園寄所寄卷四

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曰。一人成大。大邦  
大國大明君。帝又舉嬰几小木命生賦詩。應曰。寸木元  
從斧削成。鉅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  
間治不平。帝喜。翌日召生命爲按察使。今人家供土神  
於地始此。

明兵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左。見  
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父當此役已故。  
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騾。  
卽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喜。錫其役。

新知錄云。金兵南下。宋室播遷。金沙潘武。目擊中原之  
荼毒。而爲四禽言詩以寓慨焉。辭意婉切。因錄之。交交

桑扈交桑扈。桑滿增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携傾筐。一身不驚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昨佳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詎異今之春。聚皆冠帶。開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後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俯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斫殺。鴛鴦鴦。鴛鴦鴦。帳房遍野仍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新安黃黃生道。寄園寄所寄卷四

京官之苦。亦作五禽言云。泥滑滑。我欲舉步。前頭後頭。宦途此日。泥沒腰。草鞋索斷。足無襪。泥滑滑。前路漫漫。何時達。提壺處。客來置酒。問中尉。糟坊昨日。索酒饒。僮僕空手。難為沽。提壺處。主人無錢。空嗟吁。不如歸去。淵明有醉。平子有賦。月俸但勾。充馬料。京城冷。宦責難措。不如歸去。三平兩滿。隨分度。姑姑姑。中夜太息。婦語夫。良人爲官。妾不樂。面無粉黛。衣無襦。姑姑姑。不如商婦多金珠。得過且過。外官原是京官作。州府司道缺。如林。宦囊有口。哀然大。得過且過。爾我耐心守窮餓。噫。紅筆記

明高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征爲漢湘賦詩。

云。馬度溪頭。自帶香。片雲片雨。渡溪洲。山風大。風。不是咸陽。是洛陽。說海

洪武間。張彥倫咏愁詩。來何容易。去何遲。半在竹中。半在眉門。掩落花。春去後。應含珠。月酒醒時。淚如野外。連天草。亂似空中。惹地絲。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間無處不。相隨。卷山。呈外記

毗陵李氏。年十六。咏破鏡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釋史

高皇詠藍玉簪。其家隻字。往來皆連罪。孫黃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口占云。鼙鼓三聲近。西山日又斜。黃星無客舍。今夜宿誰家。高皇問監殺指揮。孫黃死時。何語。寄園寄所寄卷四

以此詩對。高皇怒曰。有此好詩。何不早奏。竟殺指揮。刻明詩集

虎丘劍池。云是閻闔理王處。一潭清冷。深不可測。宋虎子。歲忽乾暎。中見石扉。遊人競下探之。見石扉上題二絕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恐山。携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劍池空。一水寒。遊人到上。凭欄。千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依舊看。卷編

明太祖初渡江時。潛行至太平府不惹菴。因宿焉。僧異之。苦詢其爵里姓氏。乃索筆題詩曰。殺盡江南百萬兵。殿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管曉曉問姓名。後登極。問詩已無有。命械僧至京。將殺之。僧曰。帝製受。

曾有臣匹師一偈在焉。問偈云何。即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當時深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笑而釋之。龍興記

楊按察基。字孟載。少負詩名。會稽楊廉夫來吳下。於坐上屬賦。鐵笛吹。即倣鐵體。廉夫驚喜與俱東。謂從游者曰。吾在東吳。又得一鐵。優於七鐵矣。與高啟張羽徐賁為詩友。人稱國初吳中四傑。列朝詩集

吳人張習曰。國初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終局亦不相遠。眉卷盈川。令終如一。太史之薨。同乎我王。北郭雖不滿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按察投龍江。又與照鄰無異。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四

唐子儀名文鳳。以字行。歙人。山長仲實次子。生而穎悟。

過人。以文見重。當世知名之士。得從諸故老遊。經史百氏。無不精究。善真草篆隸書。辟教紫陽書院。以文學徵於朝。授知興國縣。擢趙王府紀善。以禮義導翼。數有諫諍。卒年八十六歲。子儀與祖元父仲實俱以文學擅名。時號小三蘇。為詩文豐潤深。有格調集。全上

明初時。嘗欲征倭國。徵遣使哈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哈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同。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新酒。金刀錦鱗。年年三二月。堯李一般春。遼聞錄

明初詩僧稱宗泐。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送僧東

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彩名並出。黃雀忠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南溪詩話

錢唐吳境。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遙。路難問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腮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體始以丁憂還家。浮沉宦海者。念此詩。能不諫然。非菴集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材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為僧。改今名云。來復。其長後為僧而歸如故。尤工於詩。所與遊皆名士。初為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贏得

寄園寄所寄卷四

賦閑居。聽雨浮羅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後。曉臨荷葉

酒醒初。打聽聲稱江海急。入坐寒兼地嶺虛。忽憶侯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廳。秋來柳子甘如密。寄我須臾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西客倦存燕。開遍東園並蕊花。胸次清灑出塵。為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稱其所為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

寄園寄所寄卷四

卷四寄所寄

九

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建實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為遜心觀書崇本教賢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為僧然爾輩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爾輩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口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湛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衰姿近御牀閣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莖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盞醍醐出上方相香溫示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少未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玉

筋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或曰見心之從釋者亦從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世孫樹宸談明初一僧敲鉢賣詩聲絕詩就何以雞卵命之賦僧應聲曰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呼落滿天星莫氏八林

蘇景元名大休寧人貫穿群經通趙東山春秋屬辭之學教授弟子嘗輯新安文粹撰國朝人歌詩為皇明正音成化中年七十自為墓志而卒列朝詩集

周子羽名翼號懸齋有題鴈來紅一絕云翔鴈南來塞草秋未霜紅葉已先愁綠珠宴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鴈來紅草名莫山堂外紀

程宗吉製斗詩有柘何曾把酒漿曉時用舍屬閑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綉香翠袖捲紗移玉釧金簪分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額何時肘後黃集雅編

鳳仙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其葉可以染指甲為紅色元人程宗吉詩金盆玉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指花枝鍊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又玉簪花詩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移來銀色三千界歷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水珠骨龍涎作柱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髻寄園寄所寄卷四

卷四寄所寄

十

舊傍全上

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警聯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又咏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漸濕安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稍頭覺夜深惆悵隋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咏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沒鷓鴣啼益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橋麗堂詩話

建文初茅大方擢右副都御史聞靖難兵起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南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

有大龍翻地軸。英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悲歌。聞者壯之。六十五

方正學過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姬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三異人書

梅愈小史云。有御史登臺弔古。欲題見與夫沉吟問之。曰。小人有詩。好箇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御史驚奇。擲筆去。臺上題石甚多。中有一絕云。嚴陵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

寄園寄所青卷四

卷四寄所青

十一

目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詩非不佳。不若與夫。是英雄本色。余往來武林。每過嚴灘。必宿絳臺下。擬題野薦。三兒景行郵呈登釣壇詩。有故人止剩先生。在。客宿還從帝座觀之句。予心有所觸。因次林臥韻。懷桐洲石澗。寄正先生。以代奠其。一有聯曰。繡帛盈輪空物色。鈞絲千尺獨臨流。二有聯曰。披裘傲晚無天子。撫腹溫存有故人。三有聯曰。狂奴北舍方曠日。疑漢西臺尚奉書。四起結口。適賈馮吳未足論。雲臺潭沒釣臺存。高風止有先生獨。蓋過嚴陵百仞墩。頗爲作家見許。今勒之石。

文趾使遊西湖絕句。一株楊柳幾枝花。醉飲西湖賣酒

家。我國繁華不如此。春來遍地是桑麻。袁山京外紀

練公子寧。嘗過安慶。謁余。忠宣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墜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寢椒漿。識者知其必以忠顯。正氣記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永樂間其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舻。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陽鳥滿洲蕪。一時人傳誦。稱曰杜赤壁。文編

興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

寄園寄所青卷四

卷四寄所青

十二

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淡處盡情啼。唐右軍

一尼僧題一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悟後人語。唐詩評

一全真題詩。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之似不大食人語。金上

蘇城汾川。張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此。列妓女於上。使唱尋香採芳曲。高太史啟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快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潭。今府治西衣帶水是。

也。整起難事

解學士縉生而穎絕。未能育。即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藟。五歲時。族祖抱置膝上。戲之曰。小兒何所愛。應聲作四絕句。其一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挽筠澗先生。逐鹿兵還却鼎移。故家風節似君稀。山河百二還真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黃菊花香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九原若遇余幽國。猶話孤城未解圍。列朝詩集

蜀中一耆儒。贊張果老倒騎驢圖曰。舉世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雲濤詩評

明仁宗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曹子榮應制。

奇聞寄所寄卷四

卷四

七

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十里封疆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與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帝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皆光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又漢楚爭雄動戰征。不勞金鼓便興兵。馬行二步鴻溝渡。將守三宮細柳營。操陣出車當要路。隔河飛砲破重城。帳幃士相多機變。一卒功成見太平。莫氏八林

後山詩話云。呂某公歸老於洛。常遊龍門還。問者執筆。歷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與看山。同鳥帽。綸巾入

帝裏。門吏不須詢姓字。也。伶三到鳳池來。明黃州郡守

夜巡。獲一犯禁者。供狀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飲金危。因歌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士子本無知。黃堂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禮而去之。識者謂為解春雨。張虹筆記

林清。元人。高尚不仕。隱居寺中。府公來寺檢冊。詰問。且曰。能詩乎。對曰。頗能。即以冊就八音。命為詩。應聲云。金

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蒲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

杖挑雲嶺上來。飽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羊

除一點浮雲慮。木華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美。遂與為友。

政取輒携酒過飲。偕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

奇聞寄所寄卷四

卷四

七

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府公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去。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得見矣。卷中問集

楊光薄。有詠梅集句百首。又有香奩集句云。垂柳陰陰

盡掩扉。流鶯百轉最高枝。春閨幾許關心事。夫婿多情

亦未知。宿雨厭厭睡起遲。曉鶯啼斷綠楊枝。夢中無

限風流事。盡在停針不語時。紅芳落盡井邊桃。病酒

慙慙日正高。百尺朱樓閒倚遍。靜看燕子壘新巢。細

艸春莎沒繡鞋。閒尋女伴過西家。春風不管人憔悴。開

遍壽斝一樹花。水雪肌膚力不勝。慙慙風月為多情。



自慚不及鴛鴦侶。雙宿雙飛過一生。倚闌無語倍傷情。夜合花開香滿庭。羌管一聲何處笛。細風斜雨不聞聲。郎上孤舟妾上樓。感時傷別思悠悠。離心不與西江水。流到瓜洲古渡頭。曉角昏鐘爲底忙。怕黃昏後又昏黃。近來欲睡兼難睡。半是思郎半恨郎。盡日無人獨倚樓。愁來對鏡懶梳頭。深知身在情長在。嫁得瞿郎愛遠遊。竟山堂外紀

題焚書坑絕句。焚書坑是夢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不知何人所作。陸式齊常誦之。全上

舒州下寨驛中詩。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寄園寄所寄卷四

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爲誰歸。侯第錄

朱樞明高皇之十六子也。神姿朗秀。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旁通釋老。尤精於史。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之大寧。文皇踐祚。改封南昌。侍讀難功。頗驕恣。多怨望。不遇。晚年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搆精廬一區。翦花藝竹。鼓琴著書。晚節益慕冲舉。自號鳳仙。有日蝕詩云。光浴咸池正皎然。忽如投暮落虞淵。青天俄有星千點。白晝爭看月一弦。蜀鳥亂啼疑入夜。杞人狂走恐無天。舉頭不見長安口。世事分明在眼前。詩真趣望不遜矣。客中閒集

周急王。朱敬明高皇之孫。周定王長子。勤學好古。關心

翰墨。集古名蹟十卷。手自臨摹。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歷代重之。製就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清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王有誠齋錄新錄諸集。傳於世。如春日云。深巷日斜巢燕急。小樓風靜落花閒。春夜云。彩檻露華垂。柳濕珠簾風靜。落花香。秋夜云。梧桐露滴鴛鴦瓦。楊柳風寒翡翠堂。牡丹亭書景云。鶯歸小院穿青柳。燕蹴飛花過粉牆。日暮云。林鳩喚友常知雨。海燕將雛不避人。雲林清趣云。采藥一僧雲外去。巢松雙鶴雨中還。送人云。南浦斷虹收雨去。西風新鴈帶霜來。漫興云。

寄園寄所寄卷四

南國音書歸雁盡。西園風雨落花愁。和王長史云。採得藥苗還竹徑。着殘棋子坐花陰。紅心驛云。枕上夢回鶯語滑。窓前風定柳陰涼。橫堤晚望云。神如秋水十分淨。心似中原萬里平。皆風華和婉。盛世之音也。又作柳枝歌三首。序云。白居易楊柳枝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朝。樂工唱此詞。遂令中使取二株植於苑中。子於洪武年間。至長安。尋訪永豐坊。乃在陝西城內。東西兩街。尚有垂楊。柔枝拂地。愛而賦之。歌云。蘇小門前萬縷垂。白家園內兩三枝。聽歌看舞人何在。惟有東風展翠眉。三月風和散地塵。枝枝垂地每傷神。爲君繫得春心住。忍折長條送遠人。宛轉千條冒曉風。掩

烟帶雨潤城東。征衫點得輕輕。寄入陽關曲調中。上

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蘇。兩人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峰見之。范云。笠澤研池小。寫廬架石義。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屬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全上

夏忠靖公少年極頡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熊。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草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與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居顯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驗云。堯山堂外紀

寄園寄所寄卷四

蘇平咏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退盡見精華。一

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全上

凌雲騎。字彥紳。見人家昆季新居者。作沁園春詞以嘲之云。樹上凌霄。堂前紫判。秋來尚芳。奈牝鷄晨語。鵲鳩。憔悴妖狐盡嘯。鴻雁分行。仁智非周。憂憂非舜。一旦天倫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傷。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國猶然。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剛腸。樹大枝分。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茂方。聊寄此。要懲心。豈成。不在文章。全上

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省之。出蘆鴈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洲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仲建笑曰。是子求室也。即擇吉以女妻焉。全上

天順朝。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鑄良工。願類勾踐奪天巧。朱兩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散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箔半墜羅裳裏。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書。問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

寄園寄所寄卷四

有銀盞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

地春風飛蝴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臨軒外集

正統間。處州葉宗留謀逆。杭點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點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蘇俗云。空無用也。府主聞其言。疑以惡語相嘲。即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閒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飛江蓼岸。鷺鷥齊

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鈞。守遂除之。釋史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有古良將風已已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掘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破。一發五百步。顧又嫻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鳴咽。賊馬無聲。寶力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笑。笑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寒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登以勇將而風流儒雅若此。其筆乘

金陵詞。是臺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窵。詩園寄所寄卷四

泣。唯有虹梁春燕。猶傍珠簾玉鈎立。全上

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行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燕榜年來戰血乾。樵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渤見搖膝商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口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袁山堂外記

林廷玉挑燈杖詩云。樂婉常存竹木華。餘功時或賴扶傾。却憐形體纖還短。能使光芒暗復明。天上長庚原有婿。人間太乙又騰精。心燈間說無明滅。何用區區得擅

名

成化初。張方洲忤權要。出爲汀州知府。無何。引疾歸田。雅好山水。歲車一再至杭州。至輒携親朋出遊西湖。訪孤山。弔岳墳。登天竺。緣舟蜚屐。隨意所之。興至呼筆。大篇短章。頃刻立就。題蘇堤春晚云。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荷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靜片雲消。寒波浸涼月。疑有夜吟人。推蓬落楓葉。花港觀魚云。閣閣復洋洋。菱青露藻香。前湖張水戲。誰解步涼梁。柳浪聞鶯云。暮枝想蘇洲。風溫翠漲開。鶯聞雙語鳥。如在畫船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三潭處處明。夜船歌新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晚鐘云。幽夢忽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妝人。兩峰出雲云。南峰雲乍曉

北峰雲欲雨。中有化霖人。高眠兩峰裏。雷峰夕照云。真

頭忽若落。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越院風荷云。涼氣度方洲。香來水正流。時聞採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逼溪橋。寒香開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全上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人間之題詩云。花如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西點雜記  
張給事寧。字靜之。成化中奉使朝鮮。陪臣朴元亨爲館伴。從游太平館。靜之賦百韻。朴隨手和之。殊不相下。靜

之得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朴乃閑筆曰不能屬和矣列朝詩集

陳士英夾紙剪梅花一枝照之宛然可見題詩多不稱意歸安陳大祐題曰露下銀河月上邊梨花雪裏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上惆悵何由會玉肌時號絕唱全上弘治間人稱何李謂信陽何大復景明慶陽李空同夢陽何十三舉於鄉十七成進士世慨負義終提學副使年僅三十有九李數以危言構禍剛毅不撓未免有仙氣傲物之謂官亦提學副使詩學佳子美詩五十八亦與子美同雖下吏四次而晚景富侈享用過於子美與大復論詩不合竟絕交亦其尚氣之過蘇詩

青園詩所書卷四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年五十忽欲讀書

主

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買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

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甚佳堯山堂外紀

澤州張尚書深為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單字公成句有衝雨飛燕子單時服其當馬端君以燕

子單學士稱之柳潭詩話

此與作紅梅詩限牛字曰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

花誤放牛相合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

率歲中以為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為贈汪石潭後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諸人傳歌以為絕佳是稿西涯西涯抹後一句今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為抑之此詩絕好不知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王季安詩

李兆先嘗見西涯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蠅之句問曰是為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西涯曰然曰然

青園詩所書卷四

則愁字恐對不過西涯曰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請用

主

迴字如何蓋謂為夜虎所遏而迴也西涯曰善遂用之全上

李西涯次張亨父韻題醉楊妃菊云誰采繁花席上題

偶將名姓託唐妃日烘花影醺時面雨換華清浴後衣

隔坐似邀秦國語揮毫不放謫仙歸欲從顏邑貌生相

已落詩家第二機堯山堂外紀

黃巖王山人佐字仁甫自號古直老人旅遊京師客公卿間三十年不置然慨無倚僕李西涯贈詩曰長安信

脚自來往醉醒不信東君誰賞錄也古直題殿壁曰天

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游西山曰舊時僧去

竹房吟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清。利朝詩集

周詩字以言。嘗之京師。以詩文遊公卿間。少試方藥。皆神驗。欲以尚醫官之。拂袖而去。游武林。敗衣區僧寺中。提學孔天胤自翰林山雅負知詩。聞岳鄂王廟題壁詩。曰。何事齊晉墮也。命隸人錄其詩。至以言詩乃大驚。立命駕往謁。與定交。其詩云。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懷斷封丘。葬落照中。全上

楊文理。統緒子也。善吟。修歷以至於貧。與杜公序善。杜以進士出為倅令。楊欲往謁。道里費。趙趙久之。楚有奇聞。寄所寄卷四。全上

商於吳者。難楊曰。為我作行舟八詠。即載以往。題曰。櫓。篙。櫓。猶。櫓。跳。楊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載之往。且厚贈焉。其詠楚曰。雨濕湘帆翠欲流。孤風。楓木蘭舟。纔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葉。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游。櫓曰。誰倚公輪巧。斷成。翻。翻。翻。逐風。分。開水面秋。州。冷。新。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裏。聞。來。倍。慘。情。餘。不能全記。櫓有曰。宵歸海面疑。擗月。晚泊山隈欲。破。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箭。曰。誰。剪。滿。湘。玉。枝。柳。郎。常。向。手。中。持。摩。開。楊。柳。橋。邊。市。移。過。桃。花。洞。

口詞。猶曰。一銀似月。分中墜。四面如錐。向。上。擊。微曰。秋風任柳。孤蓬外。夜月長維。古渡邊。能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滿殘春。雨不生苦。如此等句。何可多得。惜不見其全集。吳氏八林明朝欲征安南。國作一萍。詩當檄文。曰。穿田渡水。冒秋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收生枝節。收生心。但知聚處。焉知散。祇識浮時。不識沉。大抵中天風勢。惡。掃歸湖海。竟難尋。安南得檄。即次韻一律云。錦鱗寄。寄莫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條雨線。穿難破。萬頃風濤。滾不沉。多少。龍藏水底。源即無計。把釣尋。明遂罷兵。全上

劉欽謨在史館時。日請良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黃封在。何勞市上沽。劉悉其所藏與之。堯山堂外紀汪應軫由諫垣出。食江右。巡歷郡縣。名山勝跡。多有題詠。登餘干東山書院。題云。趙相空懷汗馬勞。紫陽曾此弔英豪。乾坤何地忘淵聖。日月中天讀楚騷。江水帶雲來晚棹。山風吹雨濕春袍。前途疑是楊花泊。錯認鄱湖雪浪高。考之趙汝愚罷相。請命。諭訓其子崇憲。因誌楚辭。人皆服其用事切實云。餘十志汝愚讀書邑西之藏山。理宗賜梅巖二字。錫之石。今猶存。邑鳳雲堂。為朱子手跡。嘉靖間。改東山書院。汝

愚宋宗室。孝宗乾道丙戌狀元。後封沂國公。父善慶封慶國公。祖不求。贈申國公。理宗時。汝愚又贈福王。有投刺稱詩伯者。主人訝之。偶見地上沙。面試以詩。其人應聲賦曰。平平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迴日射星。主人遂歎服。傳邪集

邊尚書貢。癖於求書。搜訪金石古文甚富。一夕燬於火。仰天大哭曰。嗟乎。其於喪我也。病遂篤。卒年五十七。有華泉詩集八卷。流傳弘治時。朝士有所謂七子者。北都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郭杜王九思。吳郡徐禔。和。侯封王廷相。濟南邊貢也。吳人袁泰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邊稍不遺。祇堪鼓吹三家耳。列朝詩集

新園寄所寄卷四  
新園寄所寄卷四

寧庶人既就擒。拘留公館。以銅盂與盥洗。仍責取銀。其習於奢侈如此。嘗作二律。貽巡撫王守仁。一曰。可憐輕棄牡丹臺。細掩重門盡不開。楊柳宮中和淚舞。芙蓉雨上帶愁回。痛思狗監真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金馬玉堂歸去路。等閒惟有庶人來。二曰。懶與乾坤搆此憂。我今隨步過瀛州。清風明月人三箇。荒草斜陽土一丘。夢去夢來俱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許多心事憑誰訴。滿目黃花別樣秋。狗監指劉養正。李士實。狡童。蓋自謂也。竟山堂外紀

初寢濠之謀。爲不軌也。嘗作秋懷詩有曰。莫向西風問彭蠡。盤渦怒欲起蛟龍。要紀探知其實。曾泣諫之不聽。

因作早行詩見意曰。雞聲忽叫五更月。馬足先追十里風。欲買三杯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後宸濠兵敗。成擒。群小皆鼠竄。獨妻妃投水死。全上

武宗幸薊之湯泉。宮女王氏隨行。題詩賜之云。浴海隆冬也異常。小池何自煖如湯。溶溶一脉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全上

鄭少谷。初不識王浚川。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說統

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著工夫。新園寄所寄卷四

文待詔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尚書李克嗣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受拜。而却其贊曰。此國體也。其乞備詩甚趣。珍重從君乞小。

理。女郎先已辭還。白絲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菰葦。書遣聘自將鹽裹。策策煎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餘。列朝詩集

衙山有病起遺懷。二律詞婉而峻。不就寧藩之徵所作也。詩曰。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

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  
病。斷經過。自撥開愁對酒歌。意外紛紛。知命在。古來賢  
達。患名多。千金選驥。空求骨。萬里與鴻。肯受羅。心事悠  
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寧落敗。凡應辟者。崎嶇萬  
狀。公獨宴然。玉堂集

文徵明詠蛙詩云。青燈照壁。睡微熟。聞聞群蛙。正繞堂。  
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艸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  
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  
初日錄

胡賓客餞南昌人。有續十二辰詩。題鳳飲河。河不乾。牛  
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驪  
龍有珠常不睡。驚蛇添足道爲累。老馬何曾有角生。解

羊觸藩。徒忿憤。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鷄空自老林丘。舞  
陽屠狗市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列朝詩集

彭華長於絕句。詠陶淵明云。醉印歸來雪鬢飄。呼童漉  
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  
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  
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說苑

越僧某。索詩於石田翁。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藤。  
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  
石田欣然。書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爲。  
自香詩話

集唐黃鶴樓詩。昔人已乘白雲去。江海蒼茫何處尋。芳  
艸連天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鳥無消息。萬  
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樓閒倚遍。洞庭猶憶在前林。又  
此地空餘黃鶴樓。成仙人去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  
葉落猿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烟踪跡似東流。  
此時恨望人多少。仙鶴空成萬古愁。又黃鶴一去不復  
返。白雲長在水潺潺。如何一詠神仙事。却望千門艸色  
閒。城下烟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鄒山。征帆去棹殘春  
裏。飛鳥空慙倦未還。又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  
度秋。縱酒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遊。長安北望三  
千里。天府南來第一州。前後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

登樓。又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惹空山舊曉烟。樓上北風

斜捲席。洞庭秋色遠連天。公連未結王生襪。壯志仍輸  
祖述鞭。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烟淡落花前。又芳草凄  
凄鵲鵲洲。謝公此地昔曾遊。鳥啼花落人何在。仙去  
客跡尚留。知愛魯連歸海上。共嗟王粲滯荊州。高樓惆  
悵凭欄久。惟見長江天際流。又日暮鄉關何處是。杜陵  
遠客不勝悲。終期直道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  
朝廷終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多興念。黃鶴  
樓前吹笛時。又烟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  
界三千春渺渺。銀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騎黃鶴。身  
外無機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滯歸舟。宋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為對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云。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改春字。南濠不覺嘆服。亮山堂外紀

朱少宰蘭鳴。與衛桐陽司馬交厚。司馬官南都。少宰迎之。喜曰。余與公性情相近。官轍亦安得相遠。在南中候車騎久矣。因以風箏詩呈司馬。曰。自負雲霄早致身。安排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掉尾精神逐日新。暫登觀瞻宜里巷。終應破碎委埃塵。捧來曳去成何用。驪

雨淋頭斷送春。司馬亦和一首曰。柳腔駕篋競高危。笑人閒關小兒。無嫌蜂蝶騷燕雀。幾番荆棘入棠梨。飽看殿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有下場時。二詩皆可警世。蘇談

劉邦彥有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指初調未合笙。新校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啟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連莫雞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人海魚龍混藻湖。月照梅花青瑣闥。烟籠楊柳赤闌橋。銅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其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聲送管絃。九衢燈燭上

點天風回。簷背星連氣。雲散魚鱗碧。月圓蓮隊馬翻甌。似海踏歌人。吟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寶筆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魂魂還如昨夜圓。尚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繡簾窄地護輕寒。明月來遲似蠟殘。風掃烟花春爛熳。雲沉星斗夜闌珊。醉敲馬銜遊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燭燒如白日。鰲山無影海漫漫。全上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為哉。蘇談

徐階應制賦嘉靖二字曰。士本原來大丈夫。口稱萬歲與山呼。一橫直過乾坤大。兩豎斜飛社稷扶。加官加祿加爵位。立綱立紀立皇圖。主人自有千秋福。月正當天照五湖。上大悅。亮山堂外紀

下戶部未第時。一日過常熟。問錢允卿。曉詩名。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下及門。與開者曰。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譙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以船降湘為韻。下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船艖。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窗明月照蕭湘。允卿見詩。嘆服不已。倒屣迎入。遂定交焉。亮山堂外紀



張以寧題爛柯山圖詩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全上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又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秘閣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斯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也。全上

雲間唐汝詢字仲言。五歲而慧。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能為諸體詩。箋注唐詩。援據該博。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鏘金戛玉。琅琅不遺一字。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之句云。出

寄謝寄所寄卷四

東坡詩集

卷四

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列朝詩集

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足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烟雨裏。輕寒猶作養花天。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騎馬出門三月莫。楊花無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姓。中興集

咏料絲燈。罕佳者。薛郎中慈字君采。有排律云。淮南玉為盤。西京金作枝。未若茲燈麗。慙巧昆明池。羅襪秋蟬

翼。連娟伴網絲。烟空不礙視。露弱未勝持。碧水照慈黠。彩石染菱蕤。霞疊有無色。雲橫深淺姿。焚蘭香氣對。燭映紅滋。明月詎須侈。夜光方可嗤。列朝詩集

曹南宮學佺。詠墨紗燈詩云。質裂橫疑水。光生薄似苔。憑將彩筆畫。認作剪刀裁。鳥向空中度。花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畏晚風催。全上

王守仁嘗登廬山。一至天池。景月不出。有句云。昨夜月明峰頂宿。雷聲隱隱在山麓。醒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掩扉屋。親書四幅畱寺。後奉命討宸濠。勦功於開先之石壁。廬山通志

莊景壽為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男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鶴雖在不驚塵。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見之曰。可泣鬼神矣。景不以為然。惟覽

寄謝寄所寄卷四

東坡詩集

卷四

坤為魚老眼脚頭之類。白謂為佳云。虎山堂外紀

陸靜逸嘗對景賦張浚洲云。楊柳花飛。平地上滾將春去。滄洲應聲答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撒下秋來。全上

祝京兆允明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好酒色。六博戲度新聲。少年習歌曲。問傳粉墨登場。梨園子弟相顧弗如也。海內索其文。及書。費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游使女伎掩之。皆稱載以去。為家未嘗問有無。俸錢及四方餉遺。召所遊客。噉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

面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道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竹笑資。其歿也。幾無以飲云。列朝詩集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卽黎母山。瓊崖之望也。丘文

莊公少時誦詩曰。五峰如指翠相連。擡起炎州半壁天。

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笏空中見。

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

識者知其異日必貴。竟山室外紀

縫衣詩。鮮佳者。近惟謝幼府一首。字字精工。詩曰。懶向

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

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雲窓思貼弱肌香。縫成

不怪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牀。夢餘詩話

寄園寄所寄卷四

放翁詩跋。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

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格高。放翁詩集不載此。故

錄之。後有明初高僧冷南州一跋。頗佳。亦不可不爲傳

之也。寓蓬萊館絕句二首。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窓微雨

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傍。古驛蕭條

獨倚闌。角聲吹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

強自寬。夜還驛舍二首。樓上藥簾初發更。斷雲收雨旋

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屐聲。關關曉過非

數日。情懷半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剩買官醪樂

太平。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

日波。未領中興吾未死。揮江崖石竟須磨。跋曰。吾祖故

翁老人。以詩文鳴於宋。雖不以書學顯。觀其手澤。跌蕩

蒼古。無一筆不合古人遺法。而況詞章字畫。發乎忠肝

義膽者哉。此軸詩四首。迺由劍南歸越之作。耿介之懷。

益愈可見。長洲靜中山首座。裝潢成軸卷。要余跋其尾。

嗚呼。吾爲公遠孫。不能光昭先德。迹形空虛。尚敢贅言

於其間哉。尙觀南渡名公鉅儒。多爲權幸所忌抑。雖若

考亭之賢。當時稱爲第一等人。卒不見用。時事亦可知

矣。然權倖敗績。夸毗苟進之士。同爲漸盡。而公之片言

隻字。散落人間。歷千百禩。而知秘惜之。以彼視此。不亦

大有徑庭也歟。中山其藏藏之時。洪武辛未二月望日。

寄園寄所寄卷四

天竺靈山講寺住山沙門會稽潭洽識。應卷題錄

雪海詩評云。初月新月詩甚多。余獨愛一闕。秀絕句尾

語云。天邊怕看如鉤月。釣起新愁與舊愁。下字最巧。

有一僕新婚。甚昵。其主命之隨往武林。僕在舟日夜

思妻。吟云。相思恰似船頭水。兩渠平分劈不開。主側

然。今之歸。

劉章子克明。江右人。妻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

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窓離玉指。便隨羅

襪上香塵。石欄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

襪鞋一白曰。幾日深閉。緒得成者。來便覺可人情。一  
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  
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曉向窓前趁曉晴。卷八

王元美十五時。受易山陰路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  
先生分韻。元美得漢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  
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奇之曰。此子異日必以文鳴世。全

崑山王逢年。字舜華。往謁袁文榮公於政府。文榮以故  
人子厚遇之。令草應制文字。有所更竄。退而上書。閣下  
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惡知天下有古文哉。不辭而  
去。寄所寄卷四

文榮遣騎追之不得。嘗作五畝詩。謂後世敵猶康。康  
一編曰。天祿閣外史。妄男子輯東漢文誤入之。益自喜。  
以為當吾世。得追配古人也。列朝詩集

一驛丞題壁云。碌碌庸庸馬蹄間。朝來直到睡時閒。誰  
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今之薄宦遠途者亦  
可悲矣。蘇詩

天台朱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  
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  
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非錄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  
痛。滿陽難鼓動地來。天下痛。笑史

袁介路災行。有一老農如病起。破衲毳毳瘦如鬼。晚來  
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子時休憐離江城。邂逅  
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  
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  
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  
暮耘。受苦要還私債。納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  
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牛膝水。却似農夫眼中血。滔滔  
黃浦如涸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溝用接。接不到。稻田  
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吃官棒。相隨

寄所寄卷四

卷四

子

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庄分官田。為田  
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  
下鄉如火連。四鄉百姓都首伏。只因喚我不肯肯。却把  
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嗟嗟貧乏無可償。男  
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賄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  
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嫁。賣向湖州山裏去。我  
今年七十奇。餓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  
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  
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儉田吏。日知錄  
古同穆先生名真。號林坡。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  
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同而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

以邀先生。情觴之妓。皆絕色也。先生不往。遣之以詩曰。錦瑟銀華白玉卮。寶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爲之墮淚而罷宴。通開集鄭宜述名作。欽人讀書方山上。自號方山子。已棄去爲商。往來宋梁間。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數中。獲雉兔。則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飲。垂鞭而去。爲詩敏絕。一揮數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門下。論詩較射。過從無虛日。其宅雖王公大人。不置眠床。周王聞其名。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餘。病瘦別空同南歸。沒於豐沛舟中。方山初見空同。空同規其詩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復放筆。塗抹詩數千百篇。空同寄園書所寄卷四。悲。皆奇句可咏。余上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成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蓋以書工喻典試者。舊詩詩

近日雷峰下有處僧孺。亦無妄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山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齋禪。則不如孤山之率真也。

白雲先生陳昂不知何許人。莆田城破。奔豫章。繼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已入楚。山江陵入蜀。附僧舟。備糞以往。至亦備船於僧。遂福勝三峽。劍門之勝。公蛾眉焉。所備僧帆。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請處至金陵。姚太守南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賣卜奈淮。或自勝片紙於屏。爲人備作詩。文甚中。人有小小慶事。持百錢斗米與之。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糶以織履。而休古度與其兄林者。闔人寓居金陵。一日過其門。見所勝片紙於屏。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屏之內。席牀俱盡。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而壁流涕嗚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極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舍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列朝詩集

沈石田初未知名。嘗與諸詩人集一貴官宅。其人出壳姬牧牛圖。索諸公詩。並不愜意。石田題云。貴妃血。流馬鬼坡。出寒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諸公媿服。由是以詩豪名海內。而其詠物尤妙。如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終。無卽呼兄亦不來。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人門戶有良情。詠錢云。外而今人信。

惻惻裏邊春眼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滿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美山堂外紀

蓬夢堂貌寢有學。一日於五雲門外免舟。遇詞客坐。久諸客分韻賦詩。夢堂預坐。乃起告曰。諸公間有落韻。毋吝見施。一客云。小郎也能詩耶。遂以蕉字與之。頃間夢堂告曰。我詩就矣。促誦之。云。平明飲罷促高標。撐出五雲門外橋。離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蘋晴雪楊花落。綠萍晚風蒲葉搖。南北沉沉天作雨。臥聽篷韻學芭蕉。於是衆客悚服。因嘆曰。不可謂秦無人也。全

破瓢道人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棄產購古法書名畫。寄園寄所寄卷四

游江湖間。遇一木一石。有奇致。坐對累日。不肯去。遊歷蕩絕。取喚蘆腹。四十日不返。踰天台石梁。採菰蘆。屢犯虎豹。製爲曲機。可憑而寐。以數練市一大瓢。摩挲鏡錫。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者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僧居。自炊一銅甕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剩餘菜爲齋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衆肉耳。好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溫樹蘭。百本花時。閉室以護香氣。有索看者。意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篋中藏一劍。自言得煉劍秘法。戒人勿令觸近。下犯光怪。酒半。撫劍如愈。欲盡碎天下負心人首。或聞人詢。若爲不聞而去。

之。自言曾得落葉識心酸一語。三年不得上句。客秦州寒甚。得寒風知絮敗。足成之。列朝詩集

荷珠詩。初來毛女出。那耶手撒珍珠葉。葉寒。金谷三車風裏碎。江如一斛雨。中圓。露升涼。滴青銅。鏡。淚。香凝古玉盤。持贈蘇公須仔細。休將通水誤相看。客中開集陳仲醇嘗過一山。降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因贈以詩云。有個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藝。恰欲灌花山雨來。巖樓山事

釋史藥編云。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遊人士女。畫船笙歌。日費千金。侈靡極矣。時人目爲銷金銀。寄園寄所寄卷四

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一首云。銷金。鍋邊瑤瑤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寶叔山天然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公一聯。深愜予意。其詞云。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湖心亭舊有一聯云。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全無隙地種桑麻。更闢園計民生。又溫籍可玩。六橋柳及坡公所種老梅。皆爲收斂。斬伐。誠者謂西湖無柳。如美人無鬢。無名子改舊作題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一時休。馬通燕得遊人興。直把杭州作滿洲。懷秋集癸亥家少幸玉峯。撫浙。內外西湖遍植花柳。甲子。南巡。當事更加培植。倍盛於昔矣。

劉師車雅負知人。一日見米倫兒于革。奇其才。授箋傳賦。以箋之。蕭鳳為題。革曰。七八葉。蕭秋水裏。兩三箇。鳳夕陽邊。筆頭到處。渾無礙。掃破寒潭。萬頃烟。劉遂以其子妻之。師車死。革已典郡。徒跣奔訃。報其受知于未遇也。客中問集

峴山碑碣。預慮滄桑。余每笑古人好名。乃余壬辰。在衢州弔趙姬詩。門孫鹿祐。辛酉。安鏡之石。戊戌。金山詩。明經范良勒碣。已巳。金焦二十律。丹徒令受業朱城。鐫壁間。癸丑。曲阜謁林廟詩。宛守家憲芽立碑孔林。庚申。遊泰山八首。及門萊蕪令李欽武。勒碑山頂。平山堂。次先東山韻。太史許承家作跋。砌石壁間。是

寄園寄所寄卷四  
陵釣臺詩。第贊鐫碣子陵祠。當余與至成詩。偶夢寸管。如雪中鴻爪。不意數十年後。皆與金石殊屬意外。吳江葉氏瓊章。月府侍書女也。卒後。從泐師授記。師曰。既願皈依。必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仙子身三惡業。曾犯殺否。對云。曾呼小玉。除花貳。管遣輕航。壞蝶衣。曾犯淫盜否。對云。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對云。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新繡。鳥雙雙。口四惡業。曾妄言否。對云。自謂生前。歡喜地。說云。今世辨才。天會綺語否。對云。圍香製就。夫人字。鑽雪裁成。幼婦詩。會兩否。對云。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詩評出。短長謔。會惡口否。對云。生怕簾間。譏燕了。為憐花謝。亂東風。意三惡業。

曾犯貪否。對云。經營綠帙。成千軸。辛苦為花。滿一庭。會犯嗔否。對云。怪他道。蘊散枯。現薄彼。崔徽。撲玉。似。會犯痴否。對云。勉棄珠環。收漢王。戲折粉盒。葬花魂。泐師遂授記。弘雅堂小集

邵飛飛。福州府人。色藝俱絕。康熙中。耿精忠反。有旗下羅御史者。隨王師入閩。羅見而說之。賄媒氏。作為欲娶。繼室。其父母得千金。許之。既嫁。隨羅北歸。其大婦妬。以飛飛配一奴。飛飛作薄命詞三十首。流傳京師。有謀欲娶之者。飛飛旋死。客中集

附詩曰。韋驥仍是紫雲宮。馬上琵琶曲未終。嫁得伶夫。雙足健。報人佳。姤好。乘龍。烟樹關山。幾萬重。殘粧

寄園寄所寄卷四  
零落為誰容。如何的。親生女。只愛金錢。不受饒。風冷雨對銀缸。心自酸。辛淚白。雙高。壘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秋簾日影上。遲遲。亂紅。鳥雲不畫。眉。美殺。隔隣。誰氏女。金錢。開。擲。買。胭脂。鵲。鵲。比翼。兩相依。文衫。踰。躐。世。所。稀。不。計。風。雨。生。洛。浦。綴。錦。又。遲。野雞飛。白。傷。薄。命。更。誰。知。蘭。蕙。當年。竟。被。鋤。回首。五。年。成。底。事。風。流。好。似。夢。華。胥。無。端。逢。姤。慕。金。珠。堪。憐。雙。親。一。樣。愚。寄。語。故。園。諸。姊妹。別。叙。裙。布。好。歡。娛。白。雲。飄。船。望。中。迷。獨。倚。南。窓。掩。面。啼。萬。里。飄。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凰。棲。積。雨。污。泥。已。沒。階。行。行。濕。透。小。弓。鞋。遊。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螺。車。陣。陣。驚。

寄謝青所寄朱甲

朱甲

朱甲

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春愁綴似玉。自生爐火  
簇煙煤。土屋茅簷撲面塵。可憐觸目也傷神。看他  
赫司晨。坐落華軒常帶喚。炎天斗室穢難聞。蒜蕪  
葱蔥盡日蒸。記得故園風景好。白羅紗襯石榴裙。柳  
子容他吼獨尊。却將奴去嫁司閭。兒郎薄倖真堪恨。  
不記添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欄。名花曾對並頭  
看。何期棄置如秋葉。忍把琵琶別調彈。呼言信語誇  
多般。翻道奴儂缺舌。恨望夕陽芳樹外。嬌聲喚應  
語家山。挑燈含淚登雲箋。萬里函封報可憐。爲問生  
身親父母。賣兒還利幾多錢。淡淡春山楚楚腰。菱花  
自對亦魂消。如何顧食飽。越婦相見誰憐竟不饒。奈  
爾鳴鳩居鵲巢。啄將紅蕊出枝梢。堪嗟薄命愁如織。  
却與詩人作解嘲。自悔當初望太高。今成明月水中  
撈。風箏本是無情物。莫怪絲絲綫不牢。餒餓染血  
雙蛾。搔手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懶。燈前只管  
唱燕歌。想後思前恨轉加。恨人多足浣溪紗。既然  
却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良宵無奈酒人狂。雨  
雲愁總斷腸。一枕難成鄉國夢。凄其殘月照空梁。半  
韻全消病已生。人人猶道妾傾城。郎心何似春江水。  
一任桃花逐浪萍。蜀魄啼殘不忍聽。斷腸最是雨淋  
鈴。紅顏千古同懷惻。我又如斯慟小青。不圖雞棲  
氣蒸。噉噉滿屋闌蒼蠅。有人水閣珠簾裏。猶說今朝

寄謝青所寄朱甲

朱甲

朱甲

熱不勝。十里湖西憶舊遊。而今無復泛蘭舟。孤山食  
手真娘墓。此日相思泣素秋。不須重賦白頭吟。入骨  
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丘黃土百年心。柳  
色依依逐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陸婦無思處。  
晚大葵花滿鬢簪。北地玄冥風太嚴。滿天飛絮歷  
簾。炕頭不是金爐火。馬糞如香細細添。辨認郎裙短  
短衫。金箱頭畔更喚嚴。教奴依樣更粧束。滿漢平分  
道不凡。  
詩貴確切。如路德延誅孩兒詩。最爲不可移動。絕唱也。  
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  
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  
肩。  
散誕無虛處。逍遙占地仙。排衙朱樹上。喝道舊堂前。  
調歌楊柳齊聲踏。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  
承爲馬。新蒲掠作鞭。鸞雛金錠繫。鴛子彩絲牽。擁雙  
睛鳥。驅鶯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  
屏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鶴裏。袖學拓枝拉。酒甕丹砂暖。  
茶催小玉煎。頻邀詩花伴。時乞繡鍼穿。寶匣犀紅豆。粧  
奩拾翠鈿。短袍披素襖。劣帽戴靴毡。展書趨三聖。開屏  
笑七賢。吟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鴻沾濕淚。嬌淚污  
錦涎。倦書僂僂嬌。情索巧遷延。弄帳鸞納暎。藏衾鳳結  
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鈞動。筆垂雁柱偏。  
基園添路畫。笛管吹聲鐫。悄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

蛛窮屋瓦。振雀遍樓椽。拋果齊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  
圓柑柚。朝聚戲鞦韆。折竹裝泥管。添絲放紙鸞。五跨輪  
水燈。相效打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牋。遠銷張錦  
綯。低控射蠅結。古語時時道。諸歌處處傳。匿窓眉乍曲。  
遮路臂相連。開草當春徑。爭球出晚田。仰旁時獨坐。花  
底困橫眠。等鴉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  
捉鳴蟬。平鳥跨牆上。斜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淡雪履  
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徑斷。蜂穴遶墻  
填。橫唱迴溪嶺。笙歌下遠川。墨材爲屋木。和上作盤筵。  
陰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聯舍樹。旋上後池船。項  
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戒狂顛。又  
青園新詩卷四  
張師錫。次路德延韻。作老兒詩亦妙。詩曰。髣髴盡奴然。  
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僂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悲  
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力仗搭肩。親比三峯客。年過  
四皓仙。吳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餓  
石蓮。耳聾如塞纈。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蹇  
鞭。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令愁離火。牙疼怯漱泉。  
形骸將就木。囊橐尚食錢。膠腰乾膝綴。粘髭令滌癢。披  
裘腰嫩繫。濯手袖慵攢。搔痒衣頻換。扶持藥屨煎。坐多  
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如裁裙布。與妻買粉鉶。房教濕  
下幕。床遣厚鋪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  
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杯餘酒帶涎。樂來須避罷。

醫到久相延。衰附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  
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松先遣種。誌石  
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甕壁。煎艾懸  
檐條。怒僕空睜眼。嗔兒漫握拳。心驚嫌蹴踘。足軟怕鞦  
韆。局縮同寒狖。推遲似飽鳬。觀瞻多日暇。牽動卽頭旋。  
女嫁求紅婿。男婚乞彩箋。已開相几杖。寧更佩韋絃。貧  
客身非貴。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  
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推來  
床畔。看書就枕邊。令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東帛非無  
分。安車信有緣。伏生廿半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  
昏沉。欲雨天難。雞皮鷹旋。觀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  
青園新詩卷四  
思釣渭川。喜逢迎佛食。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墻危  
索減磚。好生焚鳥網。惡殺打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  
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厭狂顛。



松韻寄

此詩

扶輿頗類鬼怪。何以不列之滅燭。顧余少壯以來。所目擊凡仙。咸工於吟咏。為際壇所不及。而相霞隱者尤異。特列之詩話後。

洪武辛酉。林鴻子羽。為將樂縣訓導。與客遊玉華洞。酒酣結草而臥。夢入瑤華洞天。洞主之三女。小字芸香。延入天葩軒。案有詩集。題曰霞光。女郎曰。媛君附列地仙。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備上帝御覽。妾見君詩數十首。至一烏鏡天淨。萬花潭雨香。與散雨古壘。曉曉星。寒殿開之句。尤嚴看所稱賞也。因揮翰賦寄園寄所寄卷四。

詩。園連而覺。翌日。避客獨游。夢徑宛然。石壁阻絕。潭深莫測。鴻書一詩。投之。如吹黍許。見蠟燭浮。詩云。天葩小院。蔽銀屏。鵲散天河返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長想黛眉青。覽畢。視所得箋。乃一黃葉。字亦遊滅矣。列朝詩集。

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舉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欲弄深。繡幕偷迴雙解袖。綠燈閑整小窗心。秋來幾度挑羅襪。只為相思故却鍼。詩甚清婉。鴻書。

教諭劉固。字永貞。陝真寧人。其弟國。娶景都御史清之姐。因與國依景。壬午六月。撫兵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

固曰。母老幼幼。況固曾受朝延厚恩。惟有待死而已。乃許寄劉於王氏及城陷。固元重。又恐驚老母。已而將以挾劍被族。罪連姻婭。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日受墨於聚寶門外。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見父母將刑。惻然憤怒。髮上指。繩縛俱斷。遂躍起。奪刑人刀。連砍十餘人。事聞。詔凌遲固。年二十六。按幽忠仙蹟云。近有降於此者。曰。我到永貞也。題詩曰。一門都受戮。獨有外甥存。傷離離。娘乳言之聲亦吞。又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半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人間先生今何仙。曰。財人章初官。踰年又有降於此者。詩云。短劍先飛雪。還疑練帶鋪。能吟豐邑德。見笑蜀王都。燕客窮圖見。秦官

寄園寄所寄卷四

此詩

擁陛呼。白虹徒貫日。回看繼人無。靖難臣劉固。書。又詩曰。鳥行白沙上。鳥去跡不滅。鳥往不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葉堪結。衣錦那綴蘭。椒漿沁心熱。明月照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棲烏啼。幽人未能寢。空山來磬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悲徹。書法道宏侍郎徐良彥。大學士錢士升記之。正氣記。嘗有一此題雞冠花云。雞冠本是胭脂染。其人曰。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為五更食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此山堂外紀。

伯虎嘗見降僊。令對云。雪消獅子瘦。此即書云。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此即書云。

五谿巖洞。經過中洞五谿中。嘉興有三塔寺。有人作對云。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時降乩者。批云。吾遊遍天下。乃能對。對云。北京京北。五臺山下五層臺。唐伯虎

甲午余偶與桐城方爾止聯舟。月夜各坐舟首。爾止咏離騷。終其篇不訛一字。效已多年。忽見於乩。題詩云。從來詩酒是冤家。賜斷西風又日斜。初到黃泉無所見。問王依舊戴烏紗。

辛丑夏余客胡縣院道南署中。時杭州顧聖南善扶筮。夜飲畢。予問乩仙。明日主人何事。乩仙云。胡老胡老。又胡老。惟長嘆而已。不解其意。次早道南退署相

見嘆聲不絕。問之。曰。一敝同宗來遊客死。我殯殮。應歸其柩。乃胡太乙。自南而北。胡太翁。送山陰相國柩。自北而南。即午齊至河下。呼我如何支撐。所以嘆也。予曰。不必嘆。乩仙昨夜所批如此。滿堂惘然。

烟霞隱者詩小引

順治庚子。予寓都城峨眉古寺。西陵顧子聖甫。分行必以乩隨。偶焚其符。有青老人降焉。題筆並沙云。梁上君子。來窺公室。予急返。番穰。偷見踰牆走。竊於路。未失一物。當時同程子奕先。徐子敬菴。與老人倡和。有詩成快。今三十餘年矣。康熙癸酉秋。候補寄園舊邸烏程夏西山鐵嶺王宛先。休寧汪紫峯。三

子從焉。暇日偶與子聖。數子嘉興。偶火前符。乩觀動自署烟霞隱者。積日夜所著詩文富甚。問青老人何在。竟不知所向矣。予慰作寄園十二月詩。并贈子一序。隱者囑胡子鹿亭代書於壁。字字鮮新。絕無烟火氣。固知靈性長存。不共朝市磨滅也。劉姓氏言而復止者再三。胡子虔求。復書茗柯二字。與西山鄉情頗薦。知為君溪凌忠愍公也。公甲申殉難。服緋正笏。觸柱流血。焚其生平著述。繫帛絕吭而死。予生也晚。未識公面。邂逅辦香杯茗間。前賢典型不遠。安可無詩記之。因述以六律。另刻於寄園集中。先生盤桓累月。吟咏無虛日。余命汪子紫峯。擬其尤者於左。

寄園寄所寄卷四

降壇詩

水落草枯風蕭蕭。天將欲雪幽香遙。可知山裏梅花發。只恐嚴寒凍未消。

六言詩

夜寒風急如何。烏啼霜冷疎柯。雪若欲來逼處。梅花何處山阿。

銀燭欲殘夜半。鐘聲數里人家。月到疎林鳥靜。石牀冷透霜花。

香消多恨綿綿。偶到名園悄然。聽得竹爐聲細。松枝曉出茶烟。

落霜滿屋簷條。睡鳥驚風障櫺。小犬曉吠不已。莫非山

鬼道遊。

塞外觀獵作

將軍出獵陰山下。旄帳旌旗蔽曠野。萬馬奔騰如錦雲。  
威策一聲競掩羣。上窮飛鳥下窮隄。百發百中任左右。  
貫睛及項無遁逃。虎叫猿啼聲號嘯。天風捲沙如飛雪。  
將軍殺渴還飲血。壯士放草野燒紅。火燒生肉噉喉嚨。  
落日卸山天無色。且請將軍少休息。唱凱如同戰勝回。  
馬駝絡繹肉山堆。皓月一升千里白。琵琶絃索無停歇。  
歸來再拜賀萬年。預貯丹青圖變烟。

香奩詩五十首之十

百花釀酒醉春風。蜂蝶誰家閨落紅。隔院鞦韆人影亂。  
驚聞寄所寄卷四  
驚聲燕語在牆東。

百和香溫銀蠟殘。合歡帳裏聽風酸。呼奴喂飽餓鸚鵡。  
莫使設宵喚未餐。

芭蕉潑綠映紗牕。折學名書美女腔。寫到驚鶯頻住筆。  
倩郎合寫奏成雙。

十二樓中玉笛橫。朝臨新鏡兩傾城。兒郎怪道逢奴笑。  
秋水芙蓉一樣清。

茉莉花開似素馨。空階紉扇撲流螢。夜長撒下水綃帳。  
擬當牽牛織女星。

杏花釵畔趁春濃。靜院深沈柳萬重。欲打秋千忽又住。  
恐郎喚道鬢頻鬆。

爲看金魚臨小池。萍開菱巧見奴姿。微風忽起春波暖。  
誰教郎來若樣遲。

上元十五競繁華。打謎從來數慣家。故把紅絲綰巾字。  
會心正是在猜差。

墻下亭亭吐素葩。臨風搖曳競爭誇。兒郎故意來相問。  
可是人間夜合花。

畫樓燕子任飛來。剪落梨花滿綠苔。好夢驚驚成未半。  
補全應否待郎回。

生平餘恨在秋山。號泣清風碧落間。惆悵信公身後事。  
一腔熱血照花斑。

寄園寄所寄卷四  
庚戌帝京元旦

句淡春方至。搖光昏指東。此朝誰得百。久歷漸成翁。青  
帝參寥廓。蒼龍馭溟濛。析津星奕奕。若木景馳馳。氣賁  
蒸幻甲。陽回閃蟠螭。晴光散宿霧。霽靄解陰風。曆換梅  
偏逸。時更竹亦忠。雪消山意復。寒退物生蒙。黃葉初榮  
砌。椒芽乍洩筒。六花衣獻瑞。五色賦稱工。鶴老新添歲。  
松貞久耐窮。土牛將賽社。紙燕盡朝宮。百務從寬限。千  
愁未到裏。按方圖壯相。對軸念宗功。開口談詞吉。逢人  
祝貨充。枕邊剩赤橘。榻上種青蔥。守歲遭圓坐。催粧火  
映龍。敝衣燒炭爨。飽服着香烘。防愛遺兒果。修容戒婢  
遙。炎爐猶燦燦。開鼓正冬冬。放炮依官樣。郊天玩帝尊。

泥金書散殺裂衫貼興隆龍下安灰婦堂前樂掃儋香  
凝神降界賜化佛騰空邀福推仙酒守堅愛吳銅違心  
聽刺啄着力小喉龍請祝文相似奕喧套畧同錦聯攢  
巧語妙書安施贈雖卜祈年檢雲占識成豐搖錢人語  
亂念呪媼聲洪禮緝能藏便醫多不嚇聲神神換槍積  
蛋廟獻燈籠旗掛鈴青碎燭燒紗書龍僧魚敲木樞道  
笏仰蒼穹閭闔陳雙象康衢謀五噉庭燎齊頌壽黃漏  
亂鳴聰坪陞添鷹火班行重虎熊社壇散種穀飼宰養  
織壇烟禁兀嚴祭聲聞僅及膝內朝捐翟弗思宴藉毛  
紙搜腴俗騎馬鬚腰只學弓女莊行轎裏人向冶場中  
覓臉粉無隊歪腔疎滿叢伏魔塗判醜捕鼠放猫驍拔  
新園寄所新卷四

拔惡誰勝。機穰欲上神。殿門吹喇叭。燈市競玲瓏。婦醉  
嫌驢倦。奴豪仗至雄。比丘尊賜緒。優寵貴乘駟。妓館傷  
閒夕。虛勞不避公。達官依斗坐。賤士買門通。碌碌紛紛  
輩。彬彬任僕童。扣銀傳姓氏。投刺記衙衙。爆紙如梅屑。  
錢標似笑顰。半交增款曲。親串故謙中。過午聯輿靜。將  
晴額頰紅。謳歌欣問左。恩詔起疲瘡。十部翻伶局。千秋  
闢火攻。花房開爛熳。水阜結提龍。白埕金鞭集。桂臺蠟  
屐麗。暖騰疑逐電。車轉若飛蓬。佳客琴箏合。名園景象  
融。殘年多草草。此會莫匆匆。分韻思金谷。行杯耻石崇。  
衣冠偉楚楚。篇什雅風馥。七子俱能賦。羣賢總不儔。  
才休盡足。秦枝豈離處。吉宴來張仲。黃唐得阿戎。清

入徵角。高韻廢絲桐。揮管喋春酒。支鼎煮雪茗。松筠  
枝。蔽簾幕。响屐聲。草動退殘凍。雲飛隔斷虹。竿起駐  
暉。輪轉擬重霞。桂老山猶立。菊乾徑可壟。錦屏圍臘  
雪。石磴掃秋楓。得喜將招燕。迎庥但望鴻。水仙嬌出  
屋。綠萼緩歌幃。好客投朱轄。留賓繫玉驄。小園或仿  
庾。大樹獨依馮。脣帶去年節。詩刪昨夜忡。下元今又  
甲。天氣欲成霖。我亦忘其故。陶然樂未終。

康熙甲戌元旦集寄園者海寧張昆詒寧波胡鹿亭  
金璽于楞鄉鐵嶺王宛先代州馮敬南烏程夏酉山  
休寧汪紫滄與余聯吟元旦詩詩成質之隱者隱者  
批曰諸公詩佳甚陳人亦有里句請教何如此動如

飛依原韻倏成此作諸子歎服

寒林落葉詩用霜葉紅于二月花爲韻各賦七律共  
吐奇葩以求擅勝吾亦得憑几一觀作園林韻事  
西風如剪過南塘。斷盡寒蛩泣月光。枯樹欲成庾信曉  
栖鳥無計避嚴霜。一片西風雲萬疊。霜花凍結無行  
跡。夜淡睡犬忽驚風。耿耿階前翻墜葉。疎星明月掛  
林空。萬柳堂前不禁風。若個秋懷猶未盡。御溝零落剩  
殘紅。輪蘭曲幹晚山枯。鳥啄蟲書日未晡。牧笛一聲  
齊拍手。隔林風起唱喁于。籬落蕭蕭驚夜睡。曉林一  
望增憔悴。丹楓如蝶悞遊人。風景猶如二月二。翻然  
驚起平林鵲。老樹心空風透窟。脫盡霜柯影寂寥。夜來

誰掃寒潭月。紛紛歷亂任欹斜。黃葉山頭何處家。  
夜西風吹不盡。安排疎影綴霜花。

降壇詩

近到瑤宮訪玉真。偶聞天樂遍凡塵。碧桃花發三千樹。  
莫道人間有是春。

超臺

超然蕝子久名臺。登此蕭蕭草木哀。徘徊不敢舒長嘯。  
只恐山中驚鳳來。

夢庄

園門西去絕塵氛。庭樹池魚向日曛。地僻可稱高隱處。  
草堂誰箇續京文。

寄園寄所寄客四

卷四

九

獨倚樓

饒開巍然冠小園。庚子山賦也松風終日到籬藩。焚香正可  
讀周易。只與羲皇共討論。

叢桂小山

淮南賓客竟何如。此地山阿桂影疎。門掛黃金易一宅。  
主人床上幾多書。

和青閣望西山

爲看西山作畫樓。憑欄真箇是風流。青青不斷如人意。  
莫把珠簾上玉鉤。

寄園十二月詩 并序

寄園者黃門趙公退食之園也。地非偏僻。曉隔塵囂。

有臺有亭有橋有池。有山有林有竹有石。斐晉公之  
綠野。李文饒之平泉。不是過也。四時之興不窮九州  
之客。常集看花玩月。飲酒賦詩。樂尊不輟。嘯唳繼之。  
知皇都宮闕之外。別有清涼閑曠之地。祇覺蓬萊方  
丈。去人不遠。而一時從遊者。亦胥忘其爲何處也。夫  
居山林之下者。不問功名之事。而處朝廷之上者。又  
少煙霞之趣。於是或往或隱。各不相侔。而兼之者。爲  
難。惟公以特達之姿。超時獨立。退無長往之議。進無  
沉溺之戀。故東爰立朝名動當世。而沉抑梧垣。悠遊  
數畝門無榮戟。車馬八驕。不幾令鄧禹笑人哉。人方  
共爲公惜。而公淡如也。乃於園中蒔花疊石。編竹籬

寄園寄所寄客四

卷四

十

引濟泉補前人所未備。日與賓客詞人吟咏其中。正  
孔北海所謂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者也。余山水  
雲遊未嘗親登公之堂。觀公之面。茲以扶乩之戲。偶  
爾周旋。因辱公命。不敢以不文辭。爰次第之。聊以塞  
責而已。

東風昨夜歸來了。樹上交交啼好鳥。試把梅花移向窗。  
清香滿座知春曉。正月

中和節過水方清。草透平泉迷曲岸。燕子飛來梁棟間。  
喃喃頭道春將半。二月

遲遲春暖時方暮。夜靜梨花逢小雨。曲水流觴好賦詩。  
問人可是蘭亭數。三月

牡丹花謝逢新夏。時雨成泉。皆而濕。綠樹婆娑陰滿庭。  
 湘簾高捲人滿酒。四月  
 五月榴花紅似火。舊游如夢。錦瑟止。主人愛咏陶潛詩。  
 跋足南窗日未午。五月  
 濃陰覆地疑秋早。吞影金魚。依若薄。高咏坡公水調詞。  
 人間何必非瑤島。六月  
 梧桐葉下涼颼。玉蟬蟬空。惜勞窮。曉起臨池漱水清。  
 長空忽落一行字。七月  
 槐花黃落秋猶未。零露瀼瀼。掩庭井。牆外楊花送聲。  
 令人長嘯增豪氣。八月  
 落木蕭蕭。絕石屋。重起掃簾簾。乍風乍雨到重陽。  
 寄園寄所寄卷四 按劉禹詩 七  
 只苦東籬猶未菊。九月  
 霜濃泉石寒應怯。早已陰山。幾火獵。未見江南二月花。  
 圓林飽看紅楓葉。十月  
 寒籬寒雪亭亭晚。古樹枯林。入畫苑。包竹吳花底樣忙。  
 水仙也要同人暖。十一月  
 朔風獵獵年將盡。淡酌醇醪。常醉酣。狂書閣上看西山。  
 萬里遙天杳冥冥。十二月  
 已往之氣假生者之靈。以發舒苟非生者之靈。則感  
 通路絕何所發舒乎。而諸子以非意之所及者來相  
 賈問吾不復道也。今日寫字甚妙。借光多矣。  
 憶梅花詩聯句

夢想驅浮花盛開。清芬縹緲撲人懷。東山  
 添紅紫。疎籬繁英任參差。恒大林下高風人不思。  
 天涯寄得南枝梅。章雲孤山處士向高眠。恒未  
 須千疋絹。紫滄冷顏倚石見仙安。鐵笛一聲弄  
 百山。國色絕無脂粉態。恒夫婆娑清影澹無聲。  
 宋三徑餘二友。呼鶴携琴得未有。恒亭會煙洗  
 孤真。香中逸韻開別趣。恒夫林英已繁首重搖。  
 影瘦橫夢想勞。恒夫半清淺處絕塵俗。章雲  
 與風弄。紫滄疎星亂照橫空驚。隔籬彷彿嗅花  
 山。燭燭傳宋廣平。鐵石剛腸年年在。恒夫一片  
 雲。雲裏。花風信幾回翻。恒亭愛田萬頃浮  
 寄園寄所寄卷四 按劉禹詩 七  
 先。秋葉霜花踏破痕。恒夫携向南窗待春暖。恒夫  
 香現簾不捲。章雲霜前雪後吟寒枝。恒夫樓上闌干共  
 絕。紫滄玉蕊植心不可求。恒夫遠憶煙蘿一丘。西山  
 花不發雪花發。恒夫雪對梅花何處搜。恒夫  
 夜來風緊酒散人閑。諸子不棄陳人草相酬。俱無以  
 寄遺乃以憶梅花為題。相次聯句得成九韻。但思路  
 不一。血脉不貫。甚快心然亦見一時相與之樂時。  
 同事者胡子鹿亭。于章雲王子紫滄。夏子西山王  
 子紀先及寄園主人也。癸酉長至前十有七日。恒夫  
 隱者跋  
 路明詩

蕭蕭霜落不聞聲。斷盡樓上驚。賓客散來參片掛。無人知道此時情。

座客有問當年殉難事。賦此以答。

龍吟攀樹鼎湖弓。碧落猶聞長樂鐘。臣罪當誅斷入地。比來不復覩歡容。

和趙給諫贈詩原韻六首 有序

杜鵑夜怨。知爲聖帝之魂。燕子春歸。乃是靈皇之魄。出外傳。心有所感。言以舒情。况乎僕本恨人。久有寒

我之泣。通時多難。能無窮鳥之思哉。舊事不可告人。我懷豈能忘本。爲人爲鬼。靜聽鳴黃。或古或今。惡誰

絕白乃者。寄回至人。索我陳言。贈之佳什。曲終不見。寄回所寄詩四首 有序

空有峯青。夢醒求之。惟餘月。白然西風葉捲。誰非清

嘯之聲。北郭鐘鳴。聊作遊仙之會。隱几。則經地欲附

入幕。則香縷將殘。新句時成。舊狂復發。承君不棄。願

從世外之交。爲日無多。幸有知人之論。投桃不可無

報。製錦姑且學裁。依聲而和。刻燭以成。問我何人。已

化遼東之鶴。豈云復作。終成榆上之鳩。

比來正苦憶從前。新雨清宵一晌緣。月掛枯林隨雁至。

風吹霜葉候鐘旋。白虹未散人何在。碧血長埋意惘然。

猶記舊遊零落甚。莫將山鬼喚成仙。清風明月夜窗前。不信生平有夙緣。老淚竟如花露滴。傷心猶比指紋旋。魂飛白草驚沙走。血化丹楓照露鮮。

殊愧長源當日事。姍姍枉自說神仙。

枯林霜冷小盆前。點點鐘聲悟昔緣。白草欲成堪石爛。

絳桃已謝羽人旋。井中心史惡誰出。閣上青藜仗火然。

幸有茗香恣往復。開情試一賦遊仙。

前宵欲盡小燈前。一刻清談一劫緣。茶鼎竹爐如濕瀟。

煙生熾鼎似風旋。千年未老廣成子。絕代高才孟浩然。

無意往來飄忽甚。遶陽丁令已昇仙。

我豈無因一至前。問君可是有情緣。身如蜨蝶隨香製。

心結蠟煙似縷旋。翠栢霜凌猶未改。梅花寒噤尚飄然。

生平遺恨滄桑外。枉作人間過眼仙。

無端身世在君前。偶假靈鷲一結緣。海水未枯何日返。

寄回所寄詩四首 有序

馬頭不角幾時旋。上林神樹從新發。長樂鐘聲記昔緣。

醉酒敢同天帝夢。逍遙強作地行仙。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張曾裕昆貽全 姪 道元 校訂  
江 閻辰六 孫繼拔

滅燭寄

鬼

怪

異

人妖

虎

寄園寄所寄卷五

雷

墳

寄園主人曰天地間理之所無事之所有可勝道哉神禹鑄鼎象物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立意何遠也抵掌閑談似乎極不着已矣而倉卒相遭用能預爲之地卽或不然寧滅吾燭差與題題爭光庶不致爲中散所哂

波幻寄

鬼

長日喜聽鄉人說鬼坡仙遜致耳未能事人此搜冥漠不可憑之事吾未見有當也然必因當竇千里無鬼論不亦執歟

余大節者海鹽人洪武初爲鄉老人創隨計吏入覲使曉出門欲登廂有鬼白廟中出指大節曰此人好個金肚皮忽不見時功令甚嚴大節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入朝應對稱旨擢知府果腰金碧里難存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縣王廟側遇一放鐵匠借其已死鑿屬之鬼大怒與相撲忽公前舉至鬼捉之同歷河漢卒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兄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噉鬼隨出匠兩手作虛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匠既負汝錢吾追還汝可放之鬼卽應聲而滅匠焚蠟以酬已而平安張興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田於江未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面而

識之既而失其一至縣坐行臺訴者入示一人蓬頭脫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沈大駭流汗顧視交生官問疾沈頓



之故。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為翁所殺。并及其子。景祥下為小。祥字旁為羊。殆為是耶。沈執其命。一訊即服。乃知小羊。即景祥乳名也。葉書初編

子肅愍公為諸生時。忽牕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中即揮筆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公若自誌其生平者。鬼悲躍而去。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堯山堂外紀 堯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景泰初。鄧茂七反於台州。從征戰敗。匿積屍下。夜半見燈火焚燼。阿道而至。乃一神官也。據部點名。驗屍。至堯曰。此人乃板開數內。不應死此。遂去。天明送回。後十餘年。運糧至淮安板開。墮水死。堯山堂外紀

海鹽翁學訓殿之。壽日人官貧寒。冷首指自甘。未嘗與寒生計束修。一日獨坐。忽怪風起。肅下。出步庭外。則階草不動。入室復然。心怪之。疑牕下有異。是夜夢一婦人自稱前訓樊某妾。為悍妻所殺。葬此。今已訟之冥司。冤白矣。乞為我改葬。明日命僮僕向風所起牕下。持鋤掘穿初土三尺許。得兩缸合一婦人屍。顏色如生。因詢其役。皆說果有殺妾事。當捶扑時。號楚聲遠外。人盡聞。葬未知埋處。兩翁遂具棺殮葬之郊外。夜復夢此婦來謝。未幾聞樊死。其子某新舉孝廉亦死。而悍妻窮老無所倚亦死。見只編

弘治癸未春。錫山民將客。往惠山焚香。還半途。會大風

雨晦黑。咫尺莫辨。客度不能前。拊荒墓奇宿焉。忽夜半聞林外一人呼吳照云。前村施斛。可借往乎。林間一人應曰。有善人假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客拜塚而去。質

諸左右。是塚即吳照所瘞也。野記 胡敬齋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不答。鬼復笑曰。我替先生對。月明無伴路休行。公不顧。鬼亦不見。堯山堂外紀

湯亂績為參軍守邊戰死。後數月。口外某驛天色將曉。忽有兵官至。騎從甚眾。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開戶而寢。明早驛卒俟其起。開戶寂然無人。但見壁間留詩。末有血污遊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始知為亂績云。堯山堂外紀

朝邑嚴御史天祥。令絳縣時。道經傳說祠。嘗入瞻拜。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憩其祠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微伏堂下。白云。傅丞相邀公。嚴謝不往。頃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然不敢語。漫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

二青衣還報傅公。候我與日為御史乃往。言訖而寢。頃之驚告左右。以為夢。左右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嘉靖己酉。徵拜御史。病卒。陝西通志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者。題棟柱曰。我

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何用苦勞心。公獨視之。彼不見。涉異志

遣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死。者。今沙橋門外官人斜。即群姬埋香處。每陰寒晦黑。遇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踏月。迷入空宮。經素香亭下。睹一美人霓裳練袂。倚闌而歌曰。明月滿空墻。梧桐落如雨。涼颼襲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杳然不見。哀奈難編

順治七年。蘭州猗賊反。浮橋被焚。總督孟喬芳勦之。敗死於河者無算。橋尋修成。夜有群鬼從河中出。援鐵鎖上橋。守兵射之。不能退。鎖轟然中斷。橋乘流而下。鎖有寄園寄所寄卷五

飛十餘里者。追二十里。止於中灘。旋搜還故處。鬼手如前。芳以河燈五千盞祭之。乃止。陝西通志

有人泊舟富春。聞月色。見一人沙際吟曰。墮江三十年。浪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遂失所在。志怪錄

陸侍御龍其罷官後。授徒於洞庭席氏。一日方午假寢。傳椒山公來拜。賓主禮畢。言一事煩至敝衙門對理。飽而訝之。次早吏又來促。侍御隨之往。殿宇鬼裝。冠從森列。立侍御於堂曰。馬某告公得贓十二金。有乎。侍御曰。有之。若紫縹緲。因問世交子。爲之保出囹圄。若甘願辦

原缺

滅燭寄

怪

怪聖人所不諱也。何錄焉。然而石言於晉有萃如牛。左氏不云乎。魑魅魍魎歸之於壑。獨何忘歟。剪燭傾觴。請以眼見耳聞爲君說。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姑蘇劉昌白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困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鬬云。愚荷領報

天順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灑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前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或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後發解時。嘗聽響卜。有人白。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子謙望刀眼後皆驗。四本堂庫右編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寸餘。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珍藏焉。廣園雜記

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曰與隣家碌礪皆相滾至麥地上跳躍相觸鄰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斷不可解至晚方息鄰人以日沉於汚池中以碌礪墜沒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礪與日復隔於池邊池上麥苗俱壞關鎖不綴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碌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馬氏口傳

總兵石亨嘗西征振旅還京舟次綏德河中天晚聞一女子泝流啼哭呼救軍士極之客貌妍麗詢姓名桂芳華也已受同里尹氏聘以尹家衰替父母逼改嫁不從赴水亨曰欲歸寧乎欲爲吾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也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燂無不妙絕亨甚愛幸凡寄歸書所寄卷五

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欲出亨命侍婢督行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怒拔劍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云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也實古桂窈日月精華得成人類耳于公棟梁材社稷之器安敢輕齒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野記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齋婦人空輻也婿家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証云婦已登輻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輻二人掖入門時吾以昏憒且有敵面

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脂蘆花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妄國朝雜記

自神禹導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弘治間壽春荆塗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勿溢春六濠潁間田廬多沒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視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之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潁河中迨已已歲潁水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寄歸書所寄卷五

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度此物或卽巫支祈也

馮漢居間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種植花木澗澗可愛夏月游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睹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牕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姿媚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視衣相狎之安知她戲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僧庵中後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怪歟死數僧矣庚巳編

嘉靖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履長髯。冠劍偉異。眾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三舟俱溺。青學業誌  
嘉靖四十二年。海鹽縣有海馬萬數。其一大如樓。沿石塘羣行。二十餘里復入海。響震非常。海鹽縣志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頰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道。所紀小品

江西南豐縣。一佛閣有見人不取登。徐生素不檢。朋輩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眾設酒飲之。否則罰。及暮。生醉而登。一更後。果有數鬼入廟。方上梁。寄閣所寄卷五。江西南豐縣志

生大呼擊之。鬼出廟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眾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眾陳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無鬼矣。新記室

萬曆十六年。平湖旱。饑死無算。秋有白龍騰海上。紅光半天。空中遙見龍首下垂。鱗甲奮張。見者磨銀兩角。間有金冠紫衣。仗劍立者。其神長尺許。雲水騰沸。咫尺瞬。龍忽戲吐頰下珠。光芒圓闔。大如斗。榮榮一似中秋月。頃之遂收。約在拾院前水中央。東湖水盡涸。儒學前樓屋石坊俱壞。空中搜人舟而騰。有不知去向者。湖縣志

嘉靖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履長髯。冠劍偉異。眾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三舟俱溺。青學業誌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掃人面。皆驚倒。良久方滅。考天官書。以爲天狗星見。掃民間地。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餅充食。人多餓死。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算。甚至有滅門者。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蕭條。極目。劉泉司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第宅空閑多。行人強半皆衰經。驛路頻看長蘆。讀之傷心。頃歲崇禎庚辰正月十四日。下雪七晝夜。寄閣所寄卷五。江西南豐縣志

溪二尺餘。是年歲郡大饑。葵山忽產石屑。軟而黃。土人掘以爲羹。名曰。靚音粉。食而饑者十之二三。然賴以存活。甚衆。秋成後。石屑亦化烏有。附史  
萬曆戊戌。副將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載屍歸。失其首。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四本堂庶右編

占曰。鼠無故皆夜去。則邑有兵。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嘉靖時。有鼠鼠銜錢。萬曆戊午巳未。江北有方鼠千萬。銜尾渡江南。產麥。

爲所咋。其鼠頭方尾長。天啓時。田鼠糾結如桴。蔽江入蘆葦。根苗立盡。張養默言短尾方喙。小於鼠而足方長。崇禎壬午鼠渡江。物理小識

天啓六年五月朔。人見都城隍廟唱名。後宰門大神廟。紅毬滾出。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併合如車輪。至初六日巳時。王恭殿災。震初作。乾清宮御案皆碎。建極殿飛瓦殺人。御史何廷樞潘雲璽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順城門街北至刑部街盡爲塵粉。有女人衣飾盡而身存。有同伴頭去。比肩無恙。有從空墜入頭。及鬚髮耳鼻。大木遠落。密雲石獅擲出城外。衣服掛於西山樹杪。銀錢器皿。飄至昌平閱武塲中。新史

青洲所寄卷五

六

天啓六年。欽天監周司曆奏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雷從東北艮位上行。至西南有雲氣障天。占曰。地鳴。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大亂。地中洶洶有聲。邑之凶象也。魏忠賢聞知。以爲妖言惑衆。傳旨杖一百。立刻打死。初六日後宰門大神廟。人未明。聞殿內吹打粗細樂。三疊畢。火毬從殿中出。騰空而上。又海岱門大神廟。廟祝見大神殿殿行動。若將下殿。忙拈香跪告。大神竟走。廟祝抱住不覺失手。大神走去。此時巳巳牌。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遠遠從東北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宕。忽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物平沉。僅尸層疊。穢氣薰天。頃必大開學。師徒三十餘人。一响後。跡

跡俱無。顧問老小夫人單衫走出街心。傾從開裏出。自扶回。宜府楊總兵。行至弘寺街。隨從一共七人。過震後。皆俱打壞。女子轎夫都不見。有州吏目弟在街。與相識六人拜揖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竟無恙。時天啓在乾清宮進膳。殿震。奔交泰殿。內官死者死。走者走。只一近侍扶行。爲建極殿飛瓦。打得肩膊迸出。縉紳傷者甚多。應死家眷。不記其數。客中閒集

鳳陵未災前。有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大踉蹌走。無何寇至。崇禎九年。曲阜縣孔子廟聖像。兩目流淚如汗。

青洲所寄卷五

七

三日夜。十四年。嘉興城聲振如鼓。時稱城愁。十五年十一月。黃梅孔龍鎮。地破口出溪。一樓循鼻而下。拭而復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城陷。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十六年癸未。黃州城南門哭。五日止。十七年南京年

陵夜哭。終史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恭盤街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縊素汾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雞鳴則免。以吾土地。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五鼓前。偶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踞避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及汝首。言畢不見。邏者懼。告家人。

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作

壬午閏邸報奉先殿賜吻忽落地作披髮鬼張出宮羣臣共見又周后宮中忽傳云接駕因其袍笏伺之見由簿殿肅及近前乃一老年女人舊閣云此李太后也爲神宗生母良久寂然庄右編

元史於燕都建宮殿時掘地見赤頭蟲無萬數術者曰將來代國家者此物也崇禎壬午年皇極賜吻出烟近察之乃細赤蠶如是飛者三日癸未孟冬享太廟衛士夜驚有黑物如牛高數丈自午門奔端門出此是黑龍而赤蟲則從古未有也物理小議

崇禎戊辰夏陽城縣西隅民家見一龍頭面如羊俯其

庭堯中飲水飲訖乘霧上升形漸長大將近屋脊震居一婦登樓眺之時婦新產龍見其婦蜿蜒不能去垂首簪際者數刻忽大雷一聲火光耀耀始入雲際婦云龍忌產婦信然錄

江夏悟真寺僧元仁秋夕月朗閒步山門聞前華殿經聲不絕元仁聽之未得所在悵然歸次日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卽以曳杖背記翌旦啓竅乃一骷髏皮肉悉腐獨唇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置之外護裝穢置於廡廊至夜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月爲客僧竊之去西樵野記

康熙辛酉江南造船取木園林丘壘皆不能保松松道

方國棟伐陽羨善卷洞前木一夕道人夢七男子寄新

方公餉緩至某日緣靈宮徙方公不肯促工人斲之血出直射木工死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撫軍徹至戒勿伐善卷樹已晚矣方君驚悸病作數日卒又順治初浙閩新設總督遠陽陳公錦赴任擬駐衢州府無署有司改署善卷之旁有廟樹併毀以拓其基既而總督蒞任方小操觀射而聽制幸不壓死又明年有果忽然而撤其堂柱抽其梁移其石礎俄而又如故有女年十五果曰吾覩其魂女果內總督驚怖遂移署後提師入閩爲部卒所刺救賜贈兵部尚書建祠於京東門外傳

小史

汝陽有異物掠鐵爐村民家二少婦始來欲淫其長婦不從卽縱婦死故二少婦懼從焉凡二少婦所飲咄嗟可辦其家以聞其令樂公公遣卒往捕而異物亦爲賓主禮延款贈金羣卒急起持之加縛忽躍入壁內

公又爲之密走人天師府屬以除滌至半道文失焉往者返而文反在婦家竟無如之何其物巾服如儒者輕財樂施談辨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以避爲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也而怪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令人見豈以腕有毛爲微精乎耳耳

麻城民李承周女聘劉氏子矣爲狐所據其家莫能制

凡數載。劉氏爲期迎女。狐語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嫁爲。視之形體皆變男矣。遂留中服。有名字。游行市里。反與婦淫。里人疑之。與僧詣太和山。冀有神誡。往返無異。萬曆壬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明府文公。逮至。虎觀者。磨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爲誰。尚從容談笑。入儀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公令人視其私。遂不能變。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猶於獄中庇女無形。而翻諸鼎。因及司圖庫者。無賴。竟得釋山。女後改適山中民。狐復魅其所適夫。女歸。狐始不來。公上

宣德中。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吟。其一云。幾度人間結菩提。百花發裏開喧天。驚風一去無消息。獨坐空增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無

門。夜渡風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佛幢小品

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謂其假其後庭三問。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嶽甚靈。乃便晨具香楮生禱。拜未起。已若抱縛於背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大笑。汝禱吾亦禱。東嶽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處。問托其家辦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爲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墜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幾碎。乃避去。耳談

房山縣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遠。上院封鐘多年。有二惡少。強僧開視之。一無異也。僧曰。是上代相傳。豈無故歟。惡少曰。不過托以惑人耳。余兩人今夕當醉眠其間。是夜果携酒歌呼房中。方就寐。忽房外敲門有聲。兩人以爲僧也。不之理。少頃。其聲剝啄及牕戶。牕戶碎。有黑手大如傘。自外入。兩人奮劍砍之。哀啼聲如山巖崩裂。兩人懼。急奔下院。藏僧被房。僧曰。悞我矣。達天曙。上院雷震。鎗刀聲甫息。登山視之。上院片瓦不存。僧手抄

宜興沈生耕且筑於所居三里外。飭山起灰窖爲射利計。一夕乘月色。携橫笛往窖邊聞泉工。既至。曰。汝僞良

苦。蓋少歸謀醉。余在此吹笛候也。泉工欣然去。沈吹數弄。笛音清亮。林鳥齊鳴。忽一怪長數丈。自山下驟至。前。沈陡驚。笛墜地。怪從地拾笛與之。沈稍定。知其欲聞笛也。加意吹新曲。嬈之。怪如人坐。至音節轉換處。亦數點頭。作按拍狀。沈且吹且忖。終防其咬已也。睨篝火正熾。以足撥鐵鉗向火中。故收墜笛於地。怪數爲拾之。乘其懈。急以火中鐵刺其足。怪聲震巖谷而去。沈奔歸。地及舍。則遇衆工來矣。沈述其故。堅阻衆勿往。次日至其地。蕩爲丘墟。廬舍樹木無一存者。上

鼓燭奇

吳

異有別於怪歟曰然草木蟲魚凡反乎常者皆異也豈必殭殭兇惡爲民害哉然既反乎常矣即謂之無別於怪也亦宜

自孔子過泰山聞有母哭其子被虎食者以後千餘年未聞有虎至順治十一年州東轉山有虎嗣後恒有虎跡出入無常泰安州志

婺源古田村汪氏僕三十五正耘田忽怔仆昇歸舍尚有微息不敢飲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見十人進自西來皆道服資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梓者地上加

晉書卷五

吳郡書

擊擊令負擔行至縣五侯廟一人具冠帶出結束隨今導引官傳旨問來何所需答曰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許起令亟去其人猶遲延俄聞廟中呼怒聲遂去入歇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過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復遭叱逐出徽州徧走三廟皆不許十八皆慘沮不樂迤邐至宣州入一大洞繞及門數人出迎大喜許諾仍教悉足徧報所屬土地以一鬼爲導自北門至郎家始旣至以所賣物藏竈下進大木立案棚於外若令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惟其胸即仆地次遇婢僕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仆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起恐敗兵至互相率登陴望火所

來張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旣登得則火已熾焚其棚立盡各遂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故遣以歸乃活里人汪廣新調廣德軍分判訪共事孟氏乃醫者七月間合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二人招村巫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歸家死孟氏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是歲浙西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莫堅志

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如小兒者宋呂新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松滋令有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盡如鈎者宋時一設達虛扁不知何以療之說

晉書卷五

吳郡書

宋鄭清之庶母生將臨產三日既鳴後長爲狸宋相山東成昭其同守少時慨鳴戊子已丑聯捷晉書卷五

甲辰三弟靖士武會試介祉堂慨鳴三日後聞報已丑中秋都中寄園輒鳴野人驚異破其甕四弟俊士武殿試報擬鼎元傳臚二甲第二慨鳴大是瑞徵

朱子廬山北紀行詩自注云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晴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今茅山亦然不但請燈則見且隨請者多少之數或僅一盞或候滿山應卷隨錄

鬼火見博物志者曰燐燐死亡處人馬血積年久化爲燐燐者皆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者若



體有光拂拭之。旋即分散無數。有細叱聲如燭豆。靜坐良久尋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寤。休與飲皆古新安地。歛之北鄉有靈金山。自明初相國李長爲文登之版。每年七月廟焚之。火忽一點自山頭起。至千萬點。須臾遍山峯。後版模糊。用一新者。火不復現。人以舊版刷焚之。火如故。至今土人罕往往覩焉。余祖居休寧之舊壘。夜出溪干祠前。瞥見燐光現桑園朱長芳住屋前後。焚焚火焰不定。一夕與三翁靖士今武進士爲蘇州都司納京祠外。遙見朱屋周圍燐光。燐而且暗。余曰。此燐也。試喝之。當滅。三翁厲聲叱之。如故。余繼之曰。咄。光遂滅。不二年。朱氏一門盡登見。

今成空地。

嘗見幻術孔姓。尚之室內。壁外一呼。應聲而至。其室對鍵如故。赤身獨立。兩手擲土。初小漸大。須臾山積。不知土從何來。又一人劉姓。令人鐵椎擊其腹與腎囊。了不痛。或數人持兵刺之。終日不能中。又一人房姓。設檯幾几上。屏兩障之。外焚符陳諸。即障內筆視。洎屏屏。雲烟滿紙。寂然無人。俗皆神之。三人者。皆素從無。特借小術。攫人財物。蘇談

昔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爲基。取石築之。石門又開。人內有道士枕苔臥。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反。

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倘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僮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應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龍典慈記

明侍郎卓敬徵時讀書山中。夜歸。遇暴風雨迷路。遙見林中火。自小院出。敬扣門。一童子曰。師使我候郎君久矣。門額有體玄字。入見老翁坐。長明燈下。起相勞苦。敬乞一榻。尋歸路。翁笑曰。山中那得燭。有小枯葉。郎君且燎溫衣。敬暗問童子。知其自稱逍遙翁。童子名少孤。

青真書所寄卷五

逍遙翁

四

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問。翁曰。昔體玄先生居逍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開陶隱居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庵淹留。今亦將還矣。燎衣訖。乞還。翁命少孤牽一牛出。命騎驢。又呼一童少還。曰。將吾舊籠來。籠中取一僧帽爲贈。敬辭曰。吾志期匡濟天下。翁安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遇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敬却之。翁但嘆息而已。敬遂窺籠中諸物。悉雜桶具。及僧家衣鉢耳。乃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而牛甚駛。須臾及門。呼其家人舉火牽牛。忽咆哮化虎而去。比明。夢遺玄山居。不。

得。數日後。過縣西四十里。聞弘景丹室故基。有古廟。彷彿兩夜所經行者。壁有潘閭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主氣記。

聞爲宋太宗時人。四百年後。猶現仙蹤。余丙戌讀書靈隱山。山頂有菴。菴僧桂峰。夜擊板念佛警衆。每夜敲樓。嘗見燈光數點。僧人指爲虎精。余夜讀聲高。與虎聲念佛聲相答。桂峰所擊板盡蝕。子易以銅板。輪夜聲寂然。詢之。云。一黑虎聞銅聲。驚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黃虎若咎黑者。拊之去。得不死。戊午中秋。同李分虎登韜光玩月。桂峰尚存。

新書所寄卷五 廣濟寺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寒其自溪林處大柏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曾祖修功。

海寧胡奎字虛白。寧府教授。嘗歸自江西。泊舟番郡之壑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黑雲推雨未遮山一絕。次韻和之。書之於壁。忽見一叟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耶。乃爲長揖舉手。不知所在。因以斗南老人自號。刻刻詩集。

福建布政使朱彰。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番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問貓何異而上貢。使臣云。

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羶於鐵籠。納著空房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食。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貓王也。續已編。

張王基吳郡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爲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爲廚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墜囊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夏。識爲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絕無。三異也。續典志記。

天順間。徵士吳興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螫皮肉紅腫。方知其遭不白。答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且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螫也。均爲蟲。驚而遇不遇異。笑史。

成化丙戌。姑蘇劉昌。自西華抵扶溝。坐堂上。見有若鶩者從東來。著樹井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鏤甚怪。問與息。此何物。曰。樹架也。因檢玉箱集。有云。水凌木架。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竟卒。題項展。

余戊申蒞任音地。季冬二十六日。署中晨起。見林木。

皆白。枝柯雕鏤。仰視太空及地。絕無所瞻。詢之土人曰。此樹架也。因作樹架記。

成化間。邵陽民王興。手指甲內見紅紋。如線紆曲。每雷雨。輒旋動小苦。興歎欲自剔去之。後夢一男子。形容甚異。謂興曰。余迴龍也。請托君體。三日後當去。幸勿訝。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龍裂甲飛去。陝西統志

成化中。星殞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底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續已編

金華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悞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如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葉。皆如所寄者。五 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固之以漆。與松無異。錄具記。

按唐尚自然居延真觀。一夕大雨。颶風。松忽化為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二三尺。尚存松節脂脈。土人運為坐具。小如拳者。堪置几案間。余門人王宛先孝廉。曾於遠東。見木化石。其半仍木云。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曆間。令張文龍。莫而遷之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博戲。誤擊鐘。有聲。自此大鳴。成化間大鐘二。置淮水中。聲益宏。然欲躍起。總兵陳統帥平江伯祭之。鐘遂上。今懸於朝

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東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口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遽舉獲得上。歲辛丑。上命宦官王敬嗣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務搜取財物。所歷幾致激變。江陰諸大家。以舊恨更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為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以書 妖害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責欲得贖。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擲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餒少息。蘇人得不復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官府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巡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遍塗狗血。復棄狗血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其首歷示所害之地。書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手背相結。背兩面相外。其首

如也。其陰皆雄。祝拔山諸怪

正德中。韓恭簡寢疾甚篤。久之夢一黃衣道士來視。以藥數丸咽之曰。從此即愈。因贈詩一絕。且期十年來視。詩曰。弱越平吳一燼灰。是誰強我下漁磯。黃金消盡兩朱象。夢繞寒山不得歸。自是病漸愈。其後復大病。自疑前夢為凶兆。促家人為大歸計。一日又夢前道人曰。公病尚凶。恙再與藥丸。贈一詩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為蒼生。十年戎馬蠻江外。墮淚碑前百戰城。臨別仍期十年外重來。病尋愈。恭簡於官轍所經。意過所謂百戰城者。迄不得。後被危症。且春秋高矣。自謂必不起。俄復夢前道人。其慰言受藥。不異曩時。又贈一詩曰。一

雲漢處小蓬萊。言別而去。無復重來之約。後病良已。至

乙卯。遭地震而薨。竟不知詩所謂。陝西通志

松江楊扇湖。地緩不成水。萬曆三十年冬。大風。驟之。漫天雪。多紅燈。蟠蟠。且視之。則水山也。高五丈許。又幾宗時。鄂州文安縣。一夕大風。河水忽然倒立。高起者二丈餘。凍成水柱。中多空隙。測數尺。以至於數十丈者。河七八十里皆然。凶何。流寇至。男婦數十萬。盡匿其中。竟以免難。物理小議

正德間。上元縣錢臣。醉與妻李氏交媾。為妹所窺。次晨臣出。姑詰。夜來事。活與連。發。幾欲與姑。故交歡狀。臣

陰相合。將夫遺精流入小姑陰。經閉腹高。遂成胎。姑之舅交錢。疑有私情。告官鞠之。得其實。議得李氏錢臣氏等所犯。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合依律的決。照律取贖。錢氏仍候所孕身輕。給與錢臣收養。照舊配與錢臣。次男為妻。兩家毋得復生異議。卷照。開卷一

江西寧藩宸濠父康王。初無子。嘗於官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官中。須臾。令官中人殆盡。復繞而逼王。王寤。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取殺之。官中人環跪而請曰。向憂無子。今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斷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命

多子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康年十三

即私幸樂妓。微服而遊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

所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除。卒符夢云。可東漫筆

蒲縣相襲不擅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不聽。水亦尋涸。及是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止之。乃為文以祭鐘。同鼓焉。以鐘。晨昏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為民父母。此而已。愚思無德。隨俗可耻。然今鐘。今尚鑒於此。比

光去。王蓋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胡  
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倭殆無子遺。惟桐廬  
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  
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炎徽記聞云。廣西崇  
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  
儀遣舍人劉遠往相之。欲捷取其銅。以造軍器。將近鐘  
數百步。仆地死。葉書初編

正德丙子。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僅仆已久。  
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頃起如故。其後嘉靖由藩封入  
繼大統。全上

嘉靖壬子。蜀少保文莊。率門人數輩。卒業太華青柯。歷  
一日。有戲殿同舍家人。絕於洞上。東恒或無據。太師  
於神。夜見火光如龍燈。冉冉從山腰入洞。其人驚。言自  
衣人令伊起。其時門人有盛少宰。鄭運使札在焉。洞  
弟後多貴。應。陝西通志

嘉靖京。有方士寓沈太史懋孝家。挾一木神。稱卓少祖。  
長二尺許。紫袍冠帶。綵有威儀。備小棹椅。坐臺上。揖  
言笑如生。談詩論文。登臺可聽。能知未來事。時懋孝未  
第。方與談。語間。忽指門外曰。貴同年至矣。則焉歟。功也。  
役果同榜。平湖縣志

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生。其生前為大同趙某子。  
刻木半臂。廣生。晷日迎督學。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

水泡之。遂氣絕。魂游水邊。見大來。畏為所嚇。適有孕婦  
在傍。避身婦後。不覺入其婦帑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  
生為嬰兒。即悟託生在此。北地貧者生子。不坐月。即往  
餉田。間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  
勿使犬近牀。婦人大駭。以為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  
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舅某生也。其人驚  
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未收。應也。唐石編

夏少師嘗祈夢九靈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  
舟淮上。與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  
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幾幾多。難頭正好泊。漉漉足  
風波。慨然不樂。罷酒而別。列朝詩集

嘉靖壬子。蜀少保文莊。率門人數輩。卒業太華青柯。歷  
一日。有戲殿同舍家人。絕於洞上。東恒或無據。太師  
於神。夜見火光如龍燈。冉冉從山腰入洞。其人驚。言自  
衣人令伊起。其時門人有盛少宰。鄭運使札在焉。洞  
弟後多貴。應。陝西通志

嘉靖京。有方士寓沈太史懋孝家。挾一木神。稱卓少祖。  
長二尺許。紫袍冠帶。綵有威儀。備小棹椅。坐臺上。揖  
言笑如生。談詩論文。登臺可聽。能知未來事。時懋孝未  
第。方與談。語間。忽指門外曰。貴同年至矣。則焉歟。功也。  
役果同榜。平湖縣志

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生。其生前為大同趙某子。  
刻木半臂。廣生。晷日迎督學。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

人馬往來貿易。閩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  
市現於登萊海中。而偶見於福寧州海中者如此。聞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泰議王壽齡奏獻皇始封之  
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  
學副使李夢陽恭述於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  
館。案書二編

錢通叔侍郎少時。派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  
死。旬日乃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  
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擊其腰間者。塵右編

嘉靖間。桃源令甘勲。履任三日。劍庶爭寵。爪破其面。公  
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雉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  
吾兒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囊

吾兒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囊  
吾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沐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已  
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夢國  
先告我矣。全上

宜府都指揮胡繼有妾死。役八十里外民產一女。生便  
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  
僕。遽呼名曰。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  
更命二婢往。亦然。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前生事。胡即  
抱女於懷。女附耳戚戚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  
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在某地。胡遂取女歸。女  
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

呼之為前世娘。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  
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大過。路而失湯。遂不飲而  
過。是以記憶了了。全上

萬曆二十七年。於皖寄鹽課銀八百五十兩。為船戶陳  
四盜去瓜分。正月初五日。巴河地方緝獲。先是集四盜  
銀在家。每夜門壁盡響。舉不得安枕。及拿獲。將銀送巡  
司封貯。又復響。巡司驚懼。通知原主領回方靜。先會通  
口記

休寧萬安街民家。常日室中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  
師厭禁。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必有伏屍。因人  
居其上。而襲其陽氣。故有此祟。乃命人發之。果有木觀  
青園寄所寄卷五 萬曆寄異

二十餘。因令遷於隙地。莫之投。都始息。湖州閩公霖嘗  
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閩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  
乃揭瓦推壁。復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其  
陰氣已散也。釋史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忽樹  
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  
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必所進來矣。匠亦重加斧。乃  
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  
數疊。時來者停車馬。皆見。乃仆地。眾以聞官。耳談  
萬曆甲辰。松江某村馬生卵。破之。中有珠。此與萬曆戊  
子。郡中大虹橋墮生卵同。全上

萬曆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三丰。又自詭為越王。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陳。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笑史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敵有奇中。後何吉陽先生任南。山司寇。以大司馬李克齋公薦至。居衙中。談人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具有樟柳神。焉神僅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出躍至几上。飲水歷歷有聲。時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為儒生死。而陳制取之。然相隨不久。亦當去矣。耳談

河南某邑皂隸。得一小木偶於道旁。置帽中。將歸為兒戲也。忽聞帽中人語曰。今日回官府話。有二十板之厄。

青園所寄卷五

誠屬奇異

十五

皂心異之。比至。令果怒。抽籤將責。皂大笑。令詰其故。

先聞木偶言。事係前定。令收其木人入。免皂責。嗣後凡

審判。先置木人紗帽中。聽其語。折獄如神。因因報失。因眾方駭。令曰。速趨某渡頭。穿白者是也。跡之果得。三年

後。不復靈。令亦內召矣。廣雅筆記

萬曆初。姑蘇許墅關王序三家拳一猪。已二載。一日

其主衣裙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麻金千兩。取之。家遂大饒。自是德指。飼以香飯。深以淨泉。衣綿藉。

十一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而稱其家金為猪金。

後死。棺殮祭莫如人禮。黃州府閩江有一家父。因而獲生。夜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

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年始死。耳談

柳道彥談其家莊客壯子病瘍。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

市棺。為債家所困。捷傷。或以詰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

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罷爭。而屍仆其家堂上。

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又有士人獨處一齋中。忽有好

女子踰敗垣入。就榻上死。駭愕不察。所以已。門前男女

數輩急趨過曰。死尚走去。況生耶。士呼至。以榻屍示之。

乃其家死女。驚暴雷走失。昇歸殮之。全上

萬曆間。尚書潘季馴治河。築商家堰。屢潰。一夕夢赤面

長髯者。告曰。吾漢壽亭侯也。河有奔龍。是祟。吾念公勤

於王事。當為公斬之。翌旦白晝昏晦。風雷交作。河浪掀

青園所寄卷五

誠屬奇異

十六

天。少頃風雷愈急。波面盡赤。得斷蛟二。而堤以就。尚書

表其事於廟。天子勅建祠淮上。尚書幼時。晚步龍溪。溪

口。聞水底二人語。明午替死者至矣。知其鬼也。翌午命

人守之。果一人墮水。救之。尚書誓得大志。必造一橋。後

果以十萬金。起橋渡口。名潘公橋。湖州府志

吳相國姓。自言六歲出就外傳。從師館於西禪林之殿

左。每展入佛殿。見兩旁羅漢手眼俱動。不知其土塑也。

後稍長。入寺乃不復見。憶記

順治戊子。余讀書靈隱寺五松房。山勢甚盛。余抱二

根植庭前。僧大笑曰。外那得活。今竟成林矣。

汝南人鄭奇。道過一端正婦。乞得奇。事上。從之。詣鄭。

卒樓。夜共樓宿。明日婦死。卒驚白。卒長。卒長擊鼓會諸  
廬吏。其集珍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卒。夜殯。滅火  
火至失之。即持去。後奇亦尋卒。風休通

亳州之野。夏夜有婦。裸體臥瓜棚下納涼。夫來與淫而  
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始捫以手。識  
為蛇。大呼夫至。尚見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後漢書

滇南蒙岫山。有人見蛇白。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  
片視之。則諸片復合。噉人即死。耳談

蜀烏微軍民府。有嶺壁立萬仞。泉注其上。曰聖人泉。其  
下行者呼曰。聖人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即飛下。百人一

人隨。皆足而泉亦即止。全上

泰興劉太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  
為人言。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糕以餉之。其奴作之不

潔。鷹攫其帽。若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當得八  
人擁轎。參贊南畿。已而飛去。後皆如其言。全上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禮部奏城河水赤。西自宣武門外。  
東向關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關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

赤。溪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四十七年四月中。正陽門  
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遼陽三路喪師之候。在地

萬曆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遍鬻於市。忽不見。繼而

都人身生泡。漸漸大。痛死者甚眾。瘡內惟有羊毛。有遺  
人傳一方。以黑豆散麥為粉。塗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  
名醫類案

衍聖公庚虞中。有巨鼠為暴。狸奴被咬者不可勝數。一  
日西商携一貓至。其形如常。索價五十金。曰。保為公殺  
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縱之。曰。克則受金。乃聽其所  
為。貓入廩。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過其上。嗅之。貓躍  
起。齧其喉。鼠哀鳴。蹣跚跳上下梁者數十度。而貓持之愈  
力。遂斷其喉。貓亦力盡。明旦驗視。已雙斃。其鼠重三十  
斤。新嘉坡奇

萬曆戊午。馬湖青羊二江合湧。逆上岷江。水立數十丈。  
萬曆庚子。楊子江曾斷流一時許。沈天士云。甲午年。家

載移孝云。楊子江曾斷流一時許。沈天士云。甲午年。家  
婦磯下有渡船過江。見江中心乾到底。久而後合。中通

曰。此或江驅洲沙擁起。繼則推去耳。壬寅年七月。新城  
鄉。忽從地湧出崩山。凡數十里。紅黃如脂。癸卯年九月。  
江漢水漲。自楚達金陵。始至。色黑如醬。三旬退。物理小

榕城紀異云。康熙辛未閏七月四日。颶風壞衙舍。計  
楹。二十九日。海溢。傷人更甚。沿海一帶。千百年安堵

之區。頃刻蕩然。

韓公雅。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眾。  
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排衣人



公特命創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爾術斯安矣。後問諸創者。乃裝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西樵野記

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夜。初更。在儀真春字旗飲酒。忽中天有一紅物如鯉。又形頭大尾小。約三尺長。外有紅暈。未幾豐家巷失火。燒去百餘家。其物即散。先會祖日記

萬曆庚寅。長洲縣民呂氏。難產一人。形數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雷二月無錫縣羊乳一兒。形如猴面。作兒啼。二月。河南八十二縣大飢。父子相食。釋史

虞長孺祖母。年三十時。秋夜寐坐庭中。見有三人撲月。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僅見其二。俱入月中矣。長孺堂漫錄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未幾繼喪右目。瞽然一瞽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晝夜納涼。仰臥。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瞭然。鉉性醇真。雖稚子婦

若貧不能償。往往焚券。客中閑集

杭城牙僧父死。停柩於庭。有客夜宿樓上。以小木棍助身。三鼓忽聞鈴聲。疑必賊也。黑影中。果見一人上樓。與眾挑夫。臥樓板。聲聲如雷。其人以臂偏坐其首。聲聲復近牀榻。客舉棍奮力擊之。履聲倒。呼燈至。乃僧父屍也。棺蓋大開。復納之棺。蓋如新。如新錄

太倉人偶武孟。嘗為武岡州幕官。因盤渠得一瓦枕。就之。聞其中鳴鼓起橋。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雞鳴枕也。客座新聞

萬曆丁酉。黃鶴樓重災。頗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頭。又於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鵠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有石碑為昔人文字。不知何緣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開風帆。曉暮隨日光出沒。滿滿可辨。遊觀者城人皆以為祥。不測其故。葉書

萬曆乙巳。妖書變作。內外如沸。第數墩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墻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分明。發時漸滅。四五日絕踪。徐聞

萬曆四十四年冬。山東臨邑縣紀家窩。忽夜見火光如炬。燈隨烟而出。二月初四日。申府。隨委典史張鳳。帶領百人四散埋伏。二更遙見火光突出。其大如斗。明亮直上約高二三丈。復墮下地。散漫。三夜皆同。有人遇見火起近一二丈即止。不傷人。不損物。巡按畢懋康奏聞。考

史有云乾旱者有云刀兵者先曾祖日記

康熙甲寅子同羅景明王守之遊黃山。次桃花菴。浴湯池。四月一日。宿文殊院。更深夜。放白光。置身銀世界。山鳥齊鳴。諸峯了了。神像皆為畢照。子驚起。咄咄稱奇。羅子曰。好月好月。夫朔安有月。語未終。黑暗如舊。佛燈然。詢之老僧曰。此佛光也。非有大緣。不得見。次日登蓮花峰。海黑江黃。極其分明。縱遊六日。未能盡其勝。時子茹素。餐山中珍珠菜。色味佳絕。

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月一見。嘗於霧中見城闕旌旗。聞絃吹聲。最奇。張瑤星曰。登州鎮城署後太平樓。其下即海也。樓前對數島。海市之起。必由於此。每春秋之祭。清廟者所寄卷五

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島下先湧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餘間。文胞雕闌。無相類者。文中島。化為蓮座。左島立竿懸幡。右島化為平臺。稍焉三島。連為城堞。而幡為赤幟。惟囑袁可立為撫軍時。飲樓上。忽燦燦數十揚幡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遂齋聞覽曰。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物影著壁上。林景熙屢說曰。漢志載海傍蜃氣象樓臺。初未信也。避寇海濱。僮報海中忽湧數山。子登聚遠樓。見奇峯巒嶸。城郭臺榭。中有浮圖老子宮。詭異千狀。近睹而或。筆談所紀。往往類此。

型小識

天啓三年九月。鳳凰至河南禹州。身長丈餘。百鳥相隨。不計其數。內有鳥如馬之大。本處官以麵飯設祭。隔三里之遙。住七日去。墮死之鳥。不計其數。地上榛松梧子厚尺餘。先曾祖日記

天啓二年。山東一帶人家。藏倉小黑馬料豆。盡飛不見。適儀真人於清明日。男婦上墳。北門外小坡。於田間各檢取有小黑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全上

天啓七年。鎮江東百里徐山。因蝗蟲無收。米貴。有鄉老夫婦難以度日。二人思自盡。忽來一老人勸云。無自盡。跟我來。有物與你食。至一山。叫帶鋤挖土。貧老曰。土豈能食乎。老人曰。挖下自有物。候將土挖開。果見有白蛤石。貧老口喻如粉。即言曰。爾非神仙乎。老人回云。我非是仙。那前來者是仙。回頭已不見。鄉人爭取。救活萬人。全上

天啓七年四月十一日。霍山縣路旁。洪水冲出劉伯溫碑記。生出西山馬。卸却黃州鞍。殺盡五溪苗。踏破大元關。天啓命逢下甲子。黎民塗炭飢荒死。奴輩道從民大亂。定國安邦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銅鐵。是是非非方值武。全上

天啓七年二月。鎮江地名鼓港。它出一石碑云。九世悠悠地上休。巍巍福地反洪州。人間若問消磨事。只在龍

盤蛇上頭。三十八歲算八字。江上東邊黑水流。寅卯起辰已止。淡淡水。不用米。還在常。不在揚。星在日邊出。提在五年頭。碑出千戈動。東邊血水流。寅卯辰巳午。人難過。鬼神愁。全上

周太守令樹。有劉僕之妻。六十產一兒。無異他人子。但無齒。獨樹屋稿

一牙僧家嘗請客。剩肴品。用竹籃掛簷下。每至次日。一無所有。疑諸婢僕偷食也。一客在湖中買包為業。偶宿其家。與弓掛竹籃處相對。至更深。見門外有移竹聲。客起視。一大頭頂一棹。至弓籃處。跳桌上。前足豎起。將籃取下盡食。完復掛起。將桌頂在原處。客即將門掩上。忽

推門聲。客驚怖。不開。次早客下湖收包。其大竟入。將行李咬碎。及客回家。見物破壞。向牙僧說其願求。大已逃去矣。一日。客同眾客往鄉收包。見當路中心有一大坑。及至。見前犬從中跳出。幾被其傷。幸眾客有金救護趕走。竟不知其終云。先曾祖日記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戰鬪狀。有人馬形。皆若披甲持矛。馳驅糾結。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縣之界。有葡萄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遠官者。為龍鳳。為龜麟。為雀魚。蛇鼠。為蝴蝶。為孔雀。鸚鵡。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人。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面施粉黛。鳳也羽五采。鸚鵡栖於架。架上有燕。燕中有粟。點點

生動。普書不及也。其連陌王氏党氏塋。所產皆同。有一草而枝莖出二莖外者。即與凡草無異。十六年。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具。十七年。太倉邑紳知臨川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古語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既而采亦幾及於難。

康熙庚申年。十一月朔。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消。兵部侍郎成其範奏曰。此至災逆連滅之兆。無何而滇黔平。

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襖。內裝小面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展。內侍得之。奏御。上命

巡視皇城各官推究。科臣奏。此必妖人所為。一加橫案。必有造訛立異。黃鼓聖德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崇禎

崇禎辛巳。姜如須過後湖。人一菴。後殿封鋪。具題乃隱。皆裸佛交媾形。凡數百尊。守者曰。前年大內發出者。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頭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累人背而疊之。考元成宗大德九年。天寧寺有祕密佛。即言此像。圓殿茵帽已兆演揲。鄭所南久入書。亦言聖祿佛與妖女合是也。其言邪教淫殺尤甚。又口外之西番僧。猶有食肉近女。如此等者。但不取童男女血。生刺孺孔。血以點佛唇為供養耳。然往往有異術。如斷皮復續之



黃州師巫奔均，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銀印。上篆扶鬱王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

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郭汝翼，於萬曆丙子，遊於杭人屠家，宰猪折去毛盡，循腹丹書數字，曰秦檜十世身。白坑趙卒四十萬，身賜杜郵劍。今二千餘年，而妻尚受魚屠。秦檜誤國戮忠，即免棄街。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不戮。陽罪止於一時，陰罪至千百載，可不畏歟。

海鹽有宋姓者，嘗通官錢，困篋楚，貸朱元金，貧無償，臨死泣曰：吾負公，死當作大債耳。踰年，元忽夢朱至，曰：昔

大公恩債，明日公家犬子，生有純白左股，橫黑點者，即我也。且起視，果如夢中所說。一夕，賊二十餘，來劫其家，方抵門，此犬先繞室鳴，人得盡覺，復嚙死寢室扉，悲鳴若哭。元知有異，急開戶，携妻孥走，呼僮奴伏屋外，遂賊殺一人，生擒其一。將訊，得餘黨，盡伏辜。明日，此犬長嘯不食，數日死，爲文祭之。其孫茂才學章作義犬記。

蘇州府沙良著，以族貢候選都門，念得補官，近梓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聞無人焉，時以爲致誠所格，御

史某爲撰記於學亭

朱元芳族人，家閩邵汀山峪中，得窖金銀器歸，忽忽甚，不可禁，且小口時有惡厭。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約之曰：爲我守窖否？其人應許。復苦之，如是數四，應許，閉之窖中，遇金者祭度而後可。朱氏如教，上章曰：汝爲賊守久，當我得此金，度汝命已而穢淨，病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遇此，度之終不能得也。反其金窖中，昔問虎假，茲爲作銀假詩，死仇爲仇守，俟爾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玉茗堂詩集

北城城南二十里，有園曰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壘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往拜之，曰：螞蟻墳，傳是遠將伐金，金軍沒此，骨不歸矣。魂

至者，故化爲蟲沙。帝京景物異

漳州潘尚書榮，爲給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鳥飛集舟上，形似鵝，稍摩其掌，海舟四五十丈，爲之搖撼不已。良久飛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風捲海波，舟覆爲斷，幾欲隨流而去。遙見海濱有赤燈數百，明滅而東

舟人云：此蝦目也，蓋海蝦成羣而過去云。謝太守說休寧板橋，有人伐竹，遇一竹甚堅，再三砍之，方倒。竹凡十三節，節節之中，皆有觀音大士像，今供奉本村，巷中

落石臺在休寧小南門外。懸崖峭壁。前臨深溪。巨石  
水中。可坐百人。復有雲頭石。爲下流潛蔽。科勝覽稱。中  
供奉銅鑄觀音。天啓壬戌。有盜利其銅。梯絙而取之。  
碎其法身。唯頭獨存。藏於稔。遂迷不識路。於稻田中往  
復數四。行人覺其異。詰之。應答支離。搜得神頭。送縣加  
責。山僧奉其頭。募復鑄聖像。全上  
休寧崇壽觀。奉玄帝。有人盜神前銅劍。吳匹如適以縣  
事宿觀中。夜半。夢有人促之起云。神前劍被人盜去。吳  
不以爲意。復臥如故。而夢中人復促之。於是喚道士乘  
燭。劍果失矣。追出觀門。見一人竄立道左。如醉如癡。急  
叱之曰。汝奈何盜劍。其人不認。而神色甚沮。欲共執之。  
寄園寄所寄卷五  
始徐言曰。劍在田畔泥中。尋之果獲。劉子昭有僕。行經  
觀前。忽塘中有鬼出魅之。神爲驅逐其鬼。而獲劉僕歸  
家。比僕醒。詢之。則云。行到塘前。一怪物來索我。先飲  
以茶。後食以餅。我皆不受。漸覺昏迷。忽見觀中有金甲  
神仗劍出。叱而驅之。亦不自知何以僕到家中也。翌日  
到觀謝。見逐鬼者乃高元帥也。又康熙初年。修觀時。瓦  
匠上屋作春。抱鯊魚。長四五尺。重數十斤。失足連魚墜  
下。衆皆大驚。以爲死矣。而匠與魚皆絲毫無恙。全上  
休寧城東華光廟。奉五顯神。明代邑中殷阜。香火甚盛。  
國變後。廟漸替。有偷兒無賴。忽聞一神之肯。而盜取其  
藏。偷兒隣家怪其有金珠出。亦不識所從來。俄而偷

兒於大東門外出淨。忽臘頭勢出寸餘。傍有一犬。卸之  
而走。偷兒負痛喊逐。而犬走愈遠。抽出大腸數尺死。全上  
馬當鎮。在東流縣江濱。江流洶急。所謂水莫險於馬當  
是也。休寧程姓者。乘舟過此。失足落水。大江淼茫。莫可  
撈救。次日起鰣開船。而程客端坐鰣船上。身體柔軟。類  
醉人。蓋湯灌之。復活云。恍惚間見三白衣人立我前。初  
不知在水國也。知爲三官救護。乃立廟江上。全上  
四明倪公棟。爲南兵部。過景州。與中假寐。見萬隊雲屯。  
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爲誰。曰。周亞夫也。既出北  
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即亞夫廟也。輿中拈一舊帙。復得  
寄園寄所寄卷五  
亞夫傳。心異之。復少寢。則見夢且揖曰。吾室苦爲蚊  
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縣。爲邑令趙完壁言之。明  
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墓在焉。因新其廟。立至懸扁。兼  
樵採。趙後爲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湧幢小品  
武昌縣。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  
鱗也。姑蘇有直指使。請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  
丈餘。以貯郡庫。見蘇州府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  
日八夜始盡。又崇明灘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游  
舟汎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命出。風亦驟作。賊舟欲  
襲。衆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  
師領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是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

目也。見使琉球錄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鋪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荷堅時。河中得一大殿。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藉陪京庫。關中曾墜一大鵬鳥毛。萬石史元獻云。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盡。獨其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或又載海邊人家。忽爲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鰕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糞也。莊生之言。蓋溢無極。其曰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類。似皆是實耳。耳談

崇禎甲申。漳泉鎮海衛學文廟孔聖像。首忽墮地。人人駭異。未幾。大學士黃公道周。楚憲司陳公瑱。野撫陳公奇。相繼死節。三姓將以之兆。豈不信乎。陳公字弓。少食貧。常繫竹筒於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天映海月。吟唔多至夜分不寐。學極該博。少糾鄉里防海盜劉香。與諸士習水戰。銃藥悉自製。以手試之。臂毛不

魚者爲佳。乃充用。賊果不能當。座右編

順治三年丙戌。黃公道周。以相國募兵。給空劄百兩。號召得百餘人。由閩中出。開化馬金嶺。至休寧界。時張提督天祿標下許弁。昔曾從事黃公。假意出迎。遂執入囚車。經過舊市。予童年見之。綠袍方巾。手一卷坐車內。予尾車後。至長充舖。相國目予曰。小子何繼戀耶。張公械送江寧。相國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

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卒不能屈。予聞相國畢命。爲之淚落。

湖州烏程縣士人莊姓者。其室有娠。及期。腹痛不可忍。迫產。忽得一蛇。方駭甚。腹仍痛。復有一蛇在腹中。不能產出。遂至于斃。一時傳以爲異。近世產子。目生于頭。有目無鼻者。往往多有。或由其父母交合時。值疾風狂雨。得天地之偏氣耶。殆不易解。隨月錄

杭部舉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不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者。問其姓。曰。我會稽張洽也。遂大喜。後果同登榜。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全上

濟寧紙坊街。有文昌閣。祀。改關帝廟。稍舊址十之四。廟後清真寺。同子教門也。崇禎癸未。諸生王道新等。議新之。復其故址。同子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寺。糾黨數百。毀垣搜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署理。卽模稜具覆。工竟輟。陳生益修者。憤甚。爭於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中以重賄。不許。復托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生花大憾。以數百人。截益修於天井間。得之。益其皮體。死其髮。刀刺其雙目。碎之以灰。史過其家。睹掠焉。益修垂絕。家人昇至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夢中見有綠繡衣丈夫。手卮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醒。喉瘖。

間喀喀有聲。家人駭視。捕衣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盆。腹稍通。次夜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趨益修起。曰。吾瘳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胸中血瘀。必出之。已雙目孔。忽噴血如注。而頭痛漸止。次夜又見一老嫗至。以杏李數枚啖之。味極滋。又以羊眼盈掬授之。捧接之。火二睛欬然而墮。嫗趨益修吸之。未幾張目視物。忽漸有光。雙睛如故。生花開益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年京師破。生花偕其侄僕。乘亂狂逞。為衆戮殺。亦刺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闕之夕。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陝名賢。其矣。已而果然。尚謙益修侄。初最與同聲義者也。王

新圖新所寄卷五

道新姪去。亦登是科甲榜。奇報記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摧欂。瓦葦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師報

湖州城東金婆樓側。迎真道觀。有黃鷹甚巨。墨巢樹頂。栖息久安。康熙甲子秋。不知何來雙白鳥。比翼翔翔。棲其巢。而撫其卵。應不敢與爭。薄暮。凡城之內外。烏雀等類。皆止宿其傍。亦不聞有嚶鳴。上下者。宰牧咸為驚異。

戒施網弋。里人環睹。並稚聲張。鳥俯視無懼意。無何飛去。不知棲所。說者謂為白鳳云。西華外集

成都武侯祠廟圯。觀察使宋可發。艾石修之。取池土築墻。得石一方。如古甃。廣徑俱二尺。中橫列三言四句。有云。水月至。庚不大。蓋十八。龍復臥。中心上。書武侯諱一字。下直書干一出三字。隸法遒勁。觀察築一亭以石嵌壁下。復勒一石。自記始末。大約上三句。隱清康熙三字。蓋武侯預知千餘年後。修其廟者。為宋公也。萬玉山房雜記

新圖新所寄卷五

重子也。詢其姓黃。名天泰。小字喜生。其父綺文。年七十。母六十九。家甚貧。領下有頰骨。聲音舉止。居然男子矣。但細觀眉嫵。猶有閨秀氣。綺文出小引。畧曰。予家世業儒。八代矣。爰及我躬。艱於時命。屢試不能采一芹。初婚馬氏。賢而無子。復娶汚屬李氏女為妾。生二子三女。不意二子均未三歲。殤。長女歸馬。次歸梁。季女名辭姑。許字聶甲子李氏病故。家益貧。今乙丑歲。辭姑十四歲矣。意欲於冬歸聶。三月望日。女忽身熱骨痛。夜夢神人曰。汝不久將作男。晨告余。余以為夢。漫不記憶。不意是月盡。微天之靈。女果喪。以男形相示。事出望外。且述還番成訟。邑令審驗。及太守各憲與見。其狀觀察。賜名賜



衣冠月日。娓娓甚悉。予心異之。邀黃老與其子登舟小  
飲。時此子已十八。誦毛詩矣。更探驗之。果男子也。乃作  
短章贈之。其辭曰。幼讀山海篇。往往愛神異。衆見復取  
聞。翻笑齊諧記。放船漢水清。歌雨蓬烟細。人傳德祖家。  
咄咄多怪事。沿柳轉花籠。披香過荷葉。令子出揖客。前  
目遠清麗。昔爲明月珠。今作珪璋器。德厚形亦化。誠動  
福自至。乃知天地心。樞紐易移易。握手細端相。殷勤贈  
名字。落日照蒼波。一望前林翠。沙頭更解纜。悵悵如有  
失。世間何事無。可以發神智。遂字其子曰仙根。後數月  
予復下方漢過之。仙根謂予所書扇。來訪者爭錄去。予  
亦大快。然事所或有。理所必無。而聞人所未聞。見人所  
未見。每一念及。猶恍恍至今疑也。公上

寄書所寄卷五

寄書所寄卷五

五

陳士庭。河南鄆州人。其族有登科爲州守者。其父美之  
教之學。習不成。棄去。學百工之技。久之不樂也。與一二  
道家者遊。問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  
遊名山。莫遇神仙者流。無所遇。乃入函谷關。至終南。有  
老人簪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庭跪且拜於洞  
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  
濁老夫爲。士庭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  
過體皆凡濁。非神仙中人耶。去。毋濁我。復入洞閉目坐。  
士庭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出。  
士庭曰。吾知若苦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

食之。氣蒸蒸滿腹。遂不復饑。士庭愈益奇之。不肯去。又  
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庭  
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頁。頗能識之。皆禁方  
也。士庭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輟輦墮地而折其足。非  
能治者。予百金。士庭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拔百金以歸。  
當是時。流寇起關陝。禍且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  
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未  
荒。早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拔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  
官言狀。官因繫士庭。而其族人爲州守者。方家居。爲請  
於官而免之。士庭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庭悲  
從火中掇拾。僅存其末四頁而已。是有項。羣賊破鄆州。  
士庭家皆亡。士庭爲張獻忠所虜。在軍中。候其書。試之  
黃水成膏。有護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  
速斬之。將斬。士庭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  
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克殘。每以大捷  
捷左右。輒死。死或付士庭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  
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  
老脚不卽至。獻忠怒。而持刀自往刺之。搥其胸及腹。擗  
數寸。肝肺腸胃。皆剗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庭而  
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  
脚。當黃而死。士庭曰。烏有肝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  
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昇一木扉至。臥

寄書所寄卷五

寄書所寄卷五

五



滅燭寄

人妖

物怪人妖不敢現於太平之世而說者乃謂十日出堯年蚩尤生上古亦獨何歟駭見驚聞隨爲窮姦充詰疑獄者告

天順中楊州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母亦無恙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巡撫畢公案蒞蘇州決其事西樵野記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

寄所寄卷五

滅燭寄人妖

是人益重之有晉州縣村生員高宣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厭妻給爲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鞠之姓桑名猷年纔二十四自幼即縛足極小圖富貴家女與之私法司上其獄憲宗以爲人妖寘極典建軒別記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見於邸報鄒陽一婦美色傾下生鬚三統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爲三鬚娘云庚巳稿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歸遇大風飄至島麓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

猊醜異常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長人追上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今貯藏中西樵野記

明成化辛丑宿州有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就褥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斑疳甫合乃知脇下生也誌異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其持舞欄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囊歌喉宛轉腔調琅然過余憲副至舉城士夫商賈無不欣悅以爲奇遇擬作雜劇連寄圖寄所寄卷五滅燭寄人妖

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給衆曰今夕改作雜劇手眼以新說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履織金彩服乃令本地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人倦忽隱几者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波關七人以次入窺久之寂然破窺索之了無所得陳列諸物俱化烏有此卽遁身掩形之法宦遊紀聞

彭節齋爲經畧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女形以鹽內水漬其陰令大舐之已而陰中果露陽彭判妖物難拘常律奏聞斬之釋史

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

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馬不勝。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墻壁。悉被蹋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晉井中。馬亦隨入。尋被驚死。秋木集

萬曆丙戌年。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為醫治。幸不死。旬餘化為女。事上撫按。具奏於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為夫婦。祥史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苗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為羊豕驢騾之類。啗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臥時善防。寺僧所寄卷五。廣濟寺人啟

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羊入室。就睡者身連。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羊踏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執而擊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情人往報其家。家人奔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為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問旁觀者云。亦捉得幾人也。說海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為妻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換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挈挾兒。又有幼男。詐為女子。縛纏其足。情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逃去。成化間。常有嫁一監

生者。適無嫌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祥史

明張昂任鉛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淫人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復以蒜醋穢物潑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叫喚。竟死杖下。鉛書集

一茂才身不滿三尺。頭半其身。鬚長過膝。陰莖不及半寸。細如小指。不能近女。而險詭善訟。心力過於恒人。又一娼家劉姓。生一子。蠢陋不慧。兩股之間。皮肉壅腫。模糊如莖如蕢。囊之上。一小孔出溺。不自其莖。因令之牧羊。日與諸僮遊。已而腹漸大。或謔之曰。將母抱姪乎。羣

寄園寄所寄卷五。廣濟寺人啟  
啟股視之。儼然一女身也。蓋始與牧童偶戲。觸其囊上之孔。兩股間潰爛成瘡。如掌大。忍痛不敢語。已而瘡愈痂落。乃成女身。後產一男。雄壯慧穎。能延其姓。舊傳  
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泊石城。其人身長二尺。紺髮綠睛。衣綠衣。多摺縫。戴方帽。有大晨雞。重五十斤。高四尺。其人御之。如滇南人之貢象。以小御大。見者駭之。縣傳  
黃谷蠱毒。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為最。其種有四。一曰地蠱。二曰金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蟇蠱。皆能變化。隱見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於前。雌雄遂出於水中。交則毒浮其上。乃以針眼刺取。必於

是日毒一人。蓋陰陽化生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不服他親。

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鷄卵。插銀釵於內。併含之。約一食頃。取出鷄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廿艸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輕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沙瓶內。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藥面生皴。皮為熱。絹漉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令頭高。覺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即不得動。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魚鱗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為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解毒丸三兩。寄園寄所寄卷五。

左慈入羊羣。冷謙藏甕中。何妨遊戲鋒鏑之世。為曆末。

妖書一事。忽一夕黏宮中。與城坊皆遍。後緝獲一。微生。光以當之。通儒刻各衙門印者。彭又明有容成黃治之。術能推案入壁。凡數易其形。楊大洪左蒼嶼遇之。皆言其不免。左公神易一卷。印此人所受也。物理小識。

沅江土司。世傳蠱法。其藥最奇。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即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為黃。面色淡黃。狀類浮腫。至離任一月。

則問門井命矣。甫中雜說。

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於四十九日呪。

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犁頭銀亦大如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但藏芥子於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漢人中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騰越所屬二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藥物。還加於彼人也。全上。

滇俗重財。而好養女。女長則以歸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審以此藥投之。能變蕩子之耳。口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又有戀藥媚藥。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去。雖貨本巨萬。治裝各遊。不出二站。即廢然而還。號曰留人洞。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六。

滇南寄人奴。

六

永平縣一老嫗。年五十許。號曰蕭至嘴者。有異術。能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子弟。必欲其棄醜物而歸里者。則審與至嘴計之。豫定一。

給狂人入其中。約數人制其手足。至嘴以藥物。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其人即麻瘦異常。口以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梁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畱人洞。不下百萬。安得數百蕭至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然至嘴甚珍其術。而索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為同儕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治。血氣既衰。不任吐藥也。全上。

順治間。金壇有少尼。往來人家講經。遇男人甚謹。聚。

以爲是善禪修者也。有周生獨不信。伺其至某家。命童子窺之。則立而溺。如男人。率衆擒之。果非尼。邑令素風力立斃杖下。竹鄉集

滅燭寄

虎

讀周公虎儻有不爲之色。變者幾人。雖然何地無虎。必溪山談虎於山。亦曰姑論夫世之虎其形者。

虎不行曲徑。遇之者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苑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童年資性聰警。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命名。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登州郡守。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守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守咎之。更命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入山焚牒。火息而虎至。耳耳寄園寄所寄卷五

帖尾。隨行入城。虎至庭下。伏不動。守厲聲叱責。杖之。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爲部民告許。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是梓人。驚爲鬼。曰。吾實逃去。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妄無從。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聊。既日與故舊遊。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怨家也。執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詣闕告。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梓人自是亦不復見。梓人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逸逸可觀。已歲

包寅夫。瀘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也。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於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積之焉。至後。忽一虎從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釋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寅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歸。寅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啗吾肉。而於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於汝。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陳太史

記

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溪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與喪處。猶中寄園寄所寄卷五。洪州寄虎

二

舊有四虎。娶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詣問。婦人言。已是某家新婦。諸人有隣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方信之。隣人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老。而收之。婦人亦愁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廣興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三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渡舟山。避厲將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

忽一虎來。耽耽咆哮。欲嚙而不噬。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覓。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灰山穴。深而奧。命虎預渡。河居之。拾陶子棄窟。然火於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爲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邀獸以饒。高謝於山中。不乏蓄積。饑極生二子。性俱猛。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武薦於浙省。督都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寄園寄所寄卷五。洪州寄虎

塚曰虎塚云。集書

耳談

嘉靖間。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生一虎。棄之。再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耳談

黃州陳京之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於萬庾鋪。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臥。無以爲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笠。帽簷因取擲。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叩帽簷去。過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爲帽簷刺其脣。不能合也。耳談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鼉。閉之猪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其地有虎。往已耽耽其術。是夜來。以爲猪也。伸足爪入搏之。鼉驚其足。虎吼。鼉縮首益堅。至明。人羣來救虎。因念爲民除害。實鼉之功。遂縱之浮江上。耳談。

休寧西五里。過魯公堤。有楊山寺。丁令應泰時。老農夫婦刈草堤上。日方午。虎搜農於地。村民鳴鑼逐虎。虎躍入寺中。俛以泥塑判官爲人。嚙其足。像倒壓虎死。後重新泥像。并於足下塑虎云。猶虹筆記

吏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於西山。探奇遙望。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車門大廡。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寄謝所。寄卷五。廣濟書院

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頃數人昇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枉臨山中。卒不能授殮奈何。衆曰。樂而忘返。但得托宿於華居。足矣。於是宿客堂上。又強令從人宿內室。夜半。數人復昇前婦人出。作喚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挂樹梢。鮮血淋漓。皆股栗膽落。痛哭而返。竟亦莫知其故。肥大婦人。其虎鬼耶。耳談

嘉靖戊申。海鹽有虎從海上來。匿劉侍御墓草間。數日。城中人聞而往觀者無慮數百。虎亦堅臥不妄動。人衆方以爲可狎也。拾瓦礫擲之。有陸菟者。擊中虎目。虎怒。

奮而起。獨爪蹇於棚人中。傷其胸腕。流血數斗死。餘人披靡竄。自相踐傷者不勝計。虎遂東走海上。獨竿相逐者數百人。虎亦失勢。窘迫赴海。浪湧不得前。返而登岸。倉惶以頭觸石。陷石罅中。不得出。有褚姓者。乘勢輟之數百。虎亦狼狽垂尾不動。褚意其已死。利其皮。欲全而取之。舉杖轉石。石罅開。虎固無恙也。忽躍出。大吼。蹇蹇擲地。兩脇間如斬。立死。衆踉蹌奔命。虎亦不顧。北走出境而去。莫知所之。衆以爲神虎。海鹽圖經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徽府治內。有虎自東城墻缺入。行至府城邊。聞更夫鳴鑼。驚跳入通判衙園內。次早夫人同小僕取菜。遇見喊呼。衙役殺死。當時殺傷七人。幸未死。太守同知通判。皆告疾乞休。以虎入城非吉兆也。祁門縣是月亦一虎入城。人不敢近。數日後方殺死。先會通日記。

天啓丙寅。澄城路從廣任臨清州判。嘗於關帝廟壁間畫虎。崇禎間。道士諷經至夜三鼓時。見虎雙眸炯然。從壁而下。抖擻跳躍。若將及人。道士錯愕。不知所措。悉取斧格之。虎上壁。忽不見。陝西通志

咸縣多虎患。白晝攫人。目向西。居民不敢出戶外半武。有某氏者。夕大醉。輒啓戶如東。婦強爭不可得。執其尾。其後時星月朦朧。蓋草薈索。見一虎張口。厲齒。鄰人亦奔避。以俟其定也。而虎之應無不得當也。婦適



遽不慮其他。挺鎗直入。貫腮及胸。鋒刃從左脇而出。虎負痛狂奔。及其夫之側也。而死之。而婦猶以為虎未逮死也。狂奔及其夫之側。奮空拳捶數十下。視其夫已奄奄震驚以死。遂負之亟歸。掩戶。隣里震驚。咸乘燭持湯。糜呼救。漸乃氣蘇。不暇顧其婦也。而婦以力盡竟沒。持湯糜呼救之。卒不可得。古處集

偶宿民家。犬為虎啣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庇。何以不來。曰。人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箱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書虎皆平寄所寄寄卷五

原曠野。菲草藋薄中。止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蟲為害。又可証也。釋史

虎威在頸項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眾。常人則無。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為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為馬紐。雖劣者可御。全上

虎畏火。不越籬。虎畏日。與鼠同畏火。愛毛也。不棲高林。畏枝上雀。雀觸其毛也。離山必一吼。傳有飛虎。畏尾。

奔起。虎來其氣不可當。蟲鳥皆伏地。虎盜大羣。悉容空確數十聲。有以磚塞窻門者。有以木覆窗掩確口。虎即齒酸。得犬羣不能食。今野人有怒虎。奪虎氣者。虎置啣物而去。蓋虎餓則難犯。飽則易制。行人張蓋而虎不犯者。蓋虎疑也。又有設羶膠布制虎法。中惡曰。屈木而藏。械發之曰。羶膠布。虎路則噪而困。喧曰。虎聞人呵喝聲。則伏匿不動。守虎符張。及溪山樵採行旅過者。恒用此法。其食物也。佞月食首尾中。餘以柴掩之。物理小識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生角。釋史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寄所寄寄卷五

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唬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而不動。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為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武遇之者。當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撲過人首而嚙其後領以去。人但持苦竹筍直立當之。虎畏筍。不敢躍也。人山勿鳴鑼鼓。虎反尋聲而至。無益也。惟畏火器。及鐵。人以鐵張向之。不敢犯。虎所至。畏鬼。獨

先驅輒壞獵人機械。嘗以烏梅楊梅布地。此鬼嗜酸而  
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鵲噪。武有腥風。襲人。義興  
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化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  
不便跳躍也。有見人而不捕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  
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虎黑  
色而小。能化爲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土人有能識此  
類者。見則擒。能化形爲虎。凡虎視。則以一目放光。一  
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日黑。掘之。尺餘  
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  
之珍。用此至瘵小兒驚癇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蟲  
牙。無復疼痛。凡月暈。虎必交。升龍外集

奇聞新書卷五

虎目精魄

八

滅燭奇

雷

聖人且必變矣。霹靂一聲。人皆悚然。何怪乎。然  
不知雷鼓有強胡不聲。李林甫章惇于生前而  
必俟之爲妓爲畜時也。

萬曆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平湖圖澤居民馬若  
虛家。有布裙在庭中。見紅印數十。字畫俱天文。不可識。  
舉家惶懼。請道士以符水經懺禱之。投裙於火。火燄騰  
光中。見佛壽二字。佛壽。渠家僮名也。又見雷神露一手。  
手執鼓。光怪絕異。究莫測其故。平湖縣志

茅元儀野航史話曰。南唐陸昭符。刺常州。雷雨暴至。雷  
光如金蛇。繞案。昭符叱之。雷雨遽收。惟得鐵索。老父曰。

余遊陵雲寺。雷電中忽飛一石。長七尺。乃信火氣騰。迅  
常遇物與挾而來。或曰。怪乎。曰。宋五石隕。六鵲飛。而內  
史叔興以爲非吉凶所在。管輅爲王基筮曰。君家有三  
怪。而非所憂。基家卒無患。君子信其常而已。物理小書  
姑蘇一富人韓某。暑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  
繞柱。禽擊還回。其人驚死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  
花一枝。紋理精妍。博學叢書

世傳龜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卿  
與其婿劉弘濟行隴間。聞麟甲珊珊聲。有雙龜出自樹  
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鼉。四足如虺。龜行至樹頭。昂首張

口氣出物開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  
去有頃虹始漸散蓋虹蜺蜺蜺字皆從蟲而狀又復冬  
蟄有吐之者似乎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極  
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  
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啖之本草則謂之震  
肉且曰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  
之卷中開集

鎮江有渡船人已滿矣忽雷電繞船轟擊電光中隱隱  
見一金字船上大呼曰何人姓名逆請登人免累我輩  
姓金者自度不免泣涕上坡步求驚惶雷電稍息船乃  
開行比到江心遭風而覆人盡溺死惟金姓者獨全  
老偶集

孝感縣一婦不幸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糝漿頭雷  
為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  
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翫其翅羽其家又為作法事一  
旦風雨飛騰而此婦自為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  
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全上  
蘇之妻門內有雷將白晝雷擊其門遣一楠木上有  
硃符無識者時張天師寓元妙觀携往辨之云前造孽  
今種德劈門墻須警醒曹弁昔為無賴鹽徒拒捕傷人  
甚眾後投誠革面有地名顧山里人皆私通海線提  
張天祿欲屠之曹弁奉牌行力請職其首餘悉縱免此

亦德之所種西華外集

丹徒縣一田婦新產雷神起廟外為所厭不能升百里  
內外觀者潮湧見雷神長丈許雞形人手觀其執斧鑿  
處則火光迷離三日後一震而升卷中開集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  
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轟擊  
三十六頭一時皆死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  
猪人將銀買貨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賣  
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汝識其人否曰買猪人雖認得  
不識其住處而裝猪之船現在耶家橋於是押同船戶  
踪跡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卷中開集

奇聞新所卷五

滅燭奇

墳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宜其於萬斯年。安枕廣柳也。金椁銀雁。亦何益於化者。而必為盜招乎。然卜吉以安窆。屢有明徵矣。而世乃有不信者。抑又何也。

周末有發塚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據上記

王子喬墓。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睹無所見。惟有一劍在穴中。欲進取之。劍飛上天。全上

秦破嶺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龜向南面飛至溫泉。實龜

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龜以獻者。張善素稱博識。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金龜也。昔始皇為獵飲天下奇材異木為宮。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為江海川廣。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為舟楫。金銀為龜雁。以琉璃雜寶為龜魚。設機舟自運動。盤旋其中。龜雁龜魚時出沒隱見。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如皎日。項羽入關。掘開塚。見先時所埋工匠在塚內者。皆久而不死。琢石為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以其辭多愁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愁

碑。陝西通志

廣川王去疾好聚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家藏一皆發掘。中尉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魏襄王塚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槨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二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扇。鎗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倚。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屏有關鎗。叩開見棺槨。黑光照人。

秦國新書卷五

漢書奇蹟

二

刀砍不入。燒鎗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槨。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屏。開鎗。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檀欒朽。而銅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肅肅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拂鏡。鑄之像。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魏王子且渠塚甚淺狹。無棺槨。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二十許。俱束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髮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使近。還掩閉如舊焉。袁孝塚。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晉靈公塚

甚現壯。四角皆以石爲覆。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香滴。幽王塚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壁。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淺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樂書塚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父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西京雜記

齊國奇所寄卷五

齊國奇所寄

三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呼崩得一古塚。膝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關。五百年後。遇熊博。龜上記。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誌云。我死一千。年。困於思。思得古鐘磬。皆投於河。全上。

梁昭明墓。爲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杯。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全上。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被玉鏡玉展。又得古書青絲簡編。全上。

政和間訪求三代寶器。陝西轉運使李朝霽提點茶馬。程唐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碗二尺。及白

玉四十三片。其長三寸。厚一半指。上圓而銳。下方而圓。玉色明瑩。程李留玉於秦州軍資庫。而以其盤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罷朝。而反其盤。冀州六合縣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直。左右多古丘。紹興十二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玉百餘枚。皆長二寸。潤一指。上有小竅。大抵與比干墓物同。爲運使一屬官所得。携過天長以示縣尉魏生。魏求其一屬官不可。識者謂此古王公歛屍玉押也。莫堅志。

齊國奇所寄卷五

齊國奇所寄

四

陳蕃聚。昔值平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壘。墳側雷雨晦冥。竟不得發。龜上記。

安塞馬慙才爲諸生時。隣村友人招之飲。既夜。醉而獨歸。見傍谿燈火就之。有女子高髻雲鬟。形容秀麗。迎馬生至其家。列酒肴對飲。大暢。臨行贈詩一律。末句云。得意須逢張子悞。沒時竹葉遠槐陰。馬生固知近村無是居也。疑之。斷所佩帶置之道上。明日至其地。見古墓。墓前所遺帶在荆棘叢中。後馬生舉進士。歷官副憲。登岳陽樓。讀壁間詩。有張子悞名。喟然曰。吾止此矣。既而果免官。其所謂竹葉槐陰。後亦歷歷皆驗。陝西通志。古之殉者。生不盡年。故發塚時。間有存者。漢宮人逮侍

魏郭后。范明友晉元奴遊走民間。皆自塚中出。縷指漢官及光家事。具了了足信。于寶感父妾而記。搜神。良不虛耳。說儲

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本曰。此阮咸所器也。命易以木絃。其聲響雅。樂家遂謂之阮咸。說上記

有盜發蜀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水乎。各飲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全上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其陵。見明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殺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青園所寄卷五耶。為書

宋吳越檢校禮部尚書錢文炳。元璩侄也。顯德中入京為供奉。開寶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烏之兆。得一穴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據山之崗。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瑩。炳不從。督役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樞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長逾丈。脰骨三尺。明若金色。東畔一銅鏡。皆青花。西畔一古劍。已碎。餘大玉環在。靶亦玉。刻為合抱芙蓉。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不令彼入。自酌而下。忽一黑蜂大如球子。從劍下飛出。於炳右斜齧之。炳便悶到。頭大如斗。輿還而卒。常泰拚之。全上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隣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至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顯觀之。有佳山青碧如畫。旁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眸。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青氣。故能融結如此。潘溪文集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蓋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賈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書之。元僧楊璉真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方。玉簪一枝。西湖便覽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于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墳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誦寺僧為拈覆。僧曰。屢拈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為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帶貂蟬。今則獨懷亦不復見矣。並提錄

行春橋。宋時為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廨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錢券一。題曰。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十六。狗兒壞我屋。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也。西湖便覽  
明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塚。視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墓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棺因

面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面上。覆以無梁  
輒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  
周焉。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墳。俄霹靂震其碑。再樹  
再擊。上曰。誌不欲謂吾欺耳。乃寢不樹。并記

十將墓。余匠門城東數里。有人耕墓旁。忽青蛇上其足。  
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  
劍也。入墓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中吳紀  
甫中有甲科嚴姓者。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會  
任江右廉憲。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覓地。顧入  
閭關。卽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甫與并葬畢。將復度  
關。復夢二鬼持去原單。顧公方悟向所并者爲凶壤。返  
而勤嚴改之。嚴以謂禮薄故能也。重謝辭之。非

奇聞新寄卷五

廣濟寺

七

江右有大姓鄧某。好延接青鳥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  
吉。乃在棄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盡策收布數百疋。往  
他郡。故若跌者。盡墜池中。走詣棄家乞地。晒布。復雨。不  
可往。屬暫貯之。久不往。而棄家漸貧。布皆耗盡。度其盡  
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已。爲灌園資。券成。其  
料水掘數尺。見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爲掘者折  
足。卽埋匣中。實土成墳。棄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顯。第代  
有跋者一人。至今稱石匣地云。耳談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懸一棺。去地四  
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不能開眼。民

懼。急趨出。沙已沒微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  
復見棺。蓋觸其機發而然也。高陽縣志

嚴分宜在位時。集天下堪輿家。遍邑訪求吉壤。一人獨  
指一地曰。葬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啓之。  
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左右編

尤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爲官家某卜牛眠。絕世。其  
家以葬母開墳。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  
木上。炯炯益亦婦墓。而其夫所爲文。仁卿尚能記憶。而  
子稍爲次第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  
孝始聘其姊。姊爲權力者奪去。父母以英續盟。英貌莊  
性慧。事舅頗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精曉。日不廢  
書。夜必刺繡。夫婦倡隨。未嘗離捨。偶得脾瀉。而前勢力

奇聞新寄卷五

廣濟寺

八

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地風波。英廣志火鬱暴死。  
歸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  
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  
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書工不如。金其  
平生玩好。悉以歸葬。至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宦家  
知地吉。因以母棺鼎其上。而仁卿名益彰。耳談

幸葬其亡妻。而未必累世顯赫。徵諸子孫也。而宦家  
以爲吉。可笑矣。假令卽吉。亦不當加棺其上。余休寧  
有汪姓男墳。葬有年矣。其子姪客外。有富人陳某食  
其穴。加母棺於上。汪屢訟。陳行賄。不肯舉也。邑令某

批狀云。汪男陳女。豈可同穴。斷令遷去。爲趙亦爲楚也。陳慚甚。卽行起舉。

吾郡朱夫子。官閩時。判斷稱神。後離任。私過其治所。問父老朱某。爲政有冤民否。曰。有一焉。朱公執理。每右貧而左富。有貧民爲富人造葬地。埋機欲奪之。其舊土方寸不加勑。但覆新土於上。又訪其地名四至。造偽契訟於朱公。爭之。公按其地。以爲果貧民業也。斷與之。富人受冤。而貧者詐地得葬焉。公夷然命引至其所爭處。詳視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其家遂將不顯達。吾郡父老。嘗以爲言。

晉書所寄卷五

卷五

九

宣城沈少泰。卜葬地。勝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泰夜夢一官。戴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爲公嗣。已而少泰生。幼聰慧。一目不再瞋。弱冠及第。非彗集。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告兄而爾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全上

豫章舒狀元薛芬者。童年穎悟。其父與形家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乃應其父曰。吾欲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骨葬於此。

卽應在兇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魁。唐右編

閩中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夫婦哭聲。問故。曰。吾子不肖。竊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吾爲汝謀。勿戚也。旦視其處。乃一荒塚。大驚。日午。果見衣緼袍者。持香鉢至。詣之。曰。貧甚。將遷祖墓。嚙地以度活耳。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前夫婦拜曰。厚恩莫報。今獲二鳳雛相謝。後果生二子。先後登第。臣鑒錄

莆田林觀。字用賓。常遇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族。果應君之福德未足以當此。奈何。公曰。吾德則薄。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笑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第。翰林。曾孫廷樞。廷機。元孫燦。皆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晉德後編

卷五

卷五

七

宗諫機弘。字晉甫。嘉興縣人。永第時。有爲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卽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爾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中拾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倖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於此斬矣。葬不然之。竟於得卽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殺

宗諫機弘。字晉甫。嘉興縣人。永第時。有爲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卽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爾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中拾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倖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於此斬矣。葬不然之。竟於得卽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殺



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爲瑣闥掌臬間物。而亦  
有爲地者。忽有中中之者。卒得小司馬。自謂印章虛耶。何  
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  
駐岸有識。改兵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旋卒於家。克  
無嗣耳談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塚。塚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  
歛東蕭司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義。以問汪伯玉司馬。  
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葬。豈碧化  
其弘之血義耶。全上

李公本寧。父力農。嘗供田至役使。一日代其開葬地於  
山。忽倦寐。神來斥之曰。此新車娘子葬所也。何人大唐  
新開特所行終五

遊開此穴。覺而視之。穴中水溢矣。田主嫌其地有水。棄  
之。後半載。本寧生。庄戶生子。例携酒蛋奉田主。求其取  
名。是年寧父造一新水車。田主曰。即取名新車兒。未數  
月。產婦病竟死。偶憶前夢。問田主求所開地。田主曰。爾  
尚有子。何可葬水中。曰。我貧家。得省開穴力。足矣。田主  
遂立券與之。比葬。水已乾。本寧登甲科。官顯。父尚遠。蓋  
爾虹筆記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  
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  
者來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爾朝經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甕。題云。姚氏之門。爲棺幾萬幾下

幾百。皆瓦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符其數。不知  
何物。仍瘞覆之。李本寧太史觀察關中時。實見其事。而  
朱乘器中丞已紀載之。則在川中者也。耳談

湖州西門外十里。烏程嚴尚書祖墓也。最高處有娘娘  
廟。廟前野人父子鋤地。至舊石下。硯然有聲。若中空者。  
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懸焉。棺前几筵。爐  
餅盆盞之類。皆是金銀。悉取以出。數人暴富。語漸洩。因  
集衆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長丈餘。闊半之。鋸截其  
一頭。奇香噴鼻。仍加大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  
成。將出人世間矣。若所有。任爾取也。衆從隙窺之。見  
好女子。披霞錦。冠九旒。儼如王后。端坐金椅。蓋異之。棺  
新開特所行終五

開。女以纖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  
肉香。遂仆。棺中珍玩金玉充牣。衆盡飽所欲出。時萬曆  
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光宇。微服之。往跡其地。猶見  
屍。以迎風臭矣。即令掩覆。遺衆至。皆吐實如前語。而遺  
時。懼以所取爲贖。爭棄水中。有工字硯。今屬袁令。磚礎  
簞。長五六寸。爲女綰髮者。今屬某孝廉。轉售今御史大  
夫沈公。棺內懸銀牌。牌稱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  
子。未婚殞命。以王妃禮葬。而休文無子。獨此女才貌絕  
世。甚憐之。故厚葬。領休文之產。文即昭明撰。始陳氏猶  
爭。謂其先墓。見牌。遂慚問。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  
無存者。耳談

李東陽父名淳。金吾衛軍。微時爲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追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婦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見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埋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卽佳。寢也。汝可潛昇。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熟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躡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葬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爲妙爾。今驚去。當中哀。汝子當不失三公。後西涯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無嗣。竟山堂刻。

紀

寄園寄所許卷五

墓所寄

十三

柴蘆儲文懿公。爲吏部侍郎。終於南都。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塗登攢於墓舍。一年矣。啓而葬。棺上變生黧墨如鐵。成繪畫文。具書家皴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篠。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夭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莖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殆有鬼神爲之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溪入木理。游憶小品周樸園侍郎葬母。棺上亦生異紋。陳檢討其年爲作瑞木賦。曹某者。鑿皖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

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項卽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覓之者。曹懼。碎其石。全上

舒梓溪微時。館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子爲羣盜所誣。虧家產求脫。尚不給。賣其妻。舒方歲。蘇解館。卽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舒既貧甚。內子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舒歸。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舒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了不知朝夕乏生計也。內子持篋。出屋傍澗中。寄園寄所許卷五。游憶小品

見一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生酌。時已夜。兒孺鬼卽於門外積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簾捲玉鈎鈎。夫婦錯愕。明日雪甚。出貨親知。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憐其匱乏。問舒有先人未葬否。曰。正急此。乃指其近郊某所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畝。爲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若乘急。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舒暗喜。與鬼詰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定。術竟爲畫策。且出囊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舒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全上

劉太保乘忠祖康懿公。弟乘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為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全上

四川南充縣署。有熊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縣中頗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為姪所殺。疑是其子。笞而斃之。遂被劾去。全上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避其徒。越之。中有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椎擊百不損。鼓鑄銘之。不泐乃止。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五  
鄒有爵盜詹棟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為盜物無疑。當不特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寔之法。其禍少息。包有剛介。歷官稱閭閻包老云。全上

休寧汪季開。偶觸傷足大指。痛若十餘年。百藥不效。後移其父柩營墓。棺久腐。浸土底已壞爛。見一足指在棺外。乃易新棺。納指於內。以綿裹束。墓甫半月而季開之足指不治自愈。餘卷偶筆

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門內。有內監治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甃一。瓦甃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下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題

曰。大唐故濮陽下氏墓誌銘。文曰。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癸卯朔。夫人獲疾。卒於幽州薊縣。薊北方。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兩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歲小傳思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下地於此。營建未畢。都城失守。賊昇帝后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率錢墓之田。妃墓內其門外之右。為司禮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葬焉。石炎武昌平山水記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趙一桂。為開城捐墓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卑職於崇禎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際都城陷。故

寄園寄所寄卷五  
主繼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紙票為開墳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墳。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墓。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墓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墓主限迫。亦再三躊躇。卑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鍾劉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啟。其墳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墳宮石門。用鈔釘鑰。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燭三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綉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二盞。燈之左右。石寢床一座。鋪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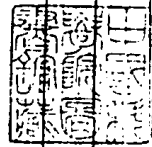
裁絨瓊。上疊被褥龍枕等物。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棺柳。卽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卽停於祭棚內。陳設猪羊金銀紙劄祭品。同衆舉哀。祭奠下塋。畢。職親領夫役。入墳宮內。將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將周后安於石床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於正中。田妃塋於無事之時。棺柳俱備。監塋官見故主有棺無柳。遂將田妃之柳。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畢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初六日。率捐塋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逾時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撥夫百名。各脩掘掘管擔。昇土塋間。寄新葬。亦捐金五兩。買磚修築。周園築完。畢。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金五兩。買磚修築。周園墻高五尺有餘。幸清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羣塋一週。使大明故主。不致淪於荒郊。君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逾是也。地宮例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恐安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釐石以碑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陵。鈐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奠祭器俱備。香案五。器全。設神牌三。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崇陵周后田妃謚。石牌題莊烈愍皇帝之陵。甲申四月。雲副將張斌。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書於城中。於是生員孫繁祉同鄉官王廷授。舉人馮春茂等。倡義殺賊。縣

賊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長陵祭奠。礮之。又以偽官劉懷澤等四人。獻俘於崇禎皇帝之陵。亦礮之。具文哭奠。縣志。卷之四。風俗。碑。錄。

寄新葬五

寄園寄所寄卷六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李欽式肖巖 仝 景御 校訂  
閻若璩百詩 孫繼抗

焚塵寄

座簾

勝國遺聞

科名

壽考

神童

巧對附

閩中異人

譚屑

寄園主人曰終日清談而子事一無所濟博奕不  
如矣玉塵高揮不如付之一炬大快也若夫一言  
之警終身改行追談近事點染典型侈口科名使  
子弟益知勤學旁涉稽考俾後生咸念養身屬對  
果亡則助拜表作賦之用巾幘亦及足慚鬚眉男  
子之類要皆有益之言不當因清談概棄之也寄  
焚塵

焚塵寄

座簾

諄諄終日而漠然無與身心雖正襟莊色亦僅  
僅與譚浪等談言微中可以銘座可以銘心可  
以資學必首錄之以當書紳

遇美色於寄室逢千金於曠野臨大敵於猝然聞仇人  
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  
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財貨以媚權貴

不肯拾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奸

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屬視多則鏡昏聽衆則屬閉面

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燥腦減則髮素精者

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極則明消此可作

衛生經

少飲酒多假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

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

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招師教子翁正望其成人每見富貴者席寵姬辨首飾

則甚易隆厚幣延名師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級

院缺典實之不問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庸師因校身

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口。

增補

近俗尚信二教。匹夫愚婦。每月齋素求福。甚有無爲之教。其說更不足污噪。夫聖人齊心戒事。致敬神明。蓋尊神以師心也。安有不修人德。而徒嚼口腹以祈福。所謂來生現果之報。信有準哉。靜齋談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韓山子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全上

呂叔簡刑戒。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

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八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

寄園寄所寄卷六

笑書寄在錄

二

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家

生莫輕打。舊族名門子弟莫輕打。援例等項。生員莫輕

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

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未定勿就打。四曰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

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投

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伽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

炎暑憐不打。佳節令辰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曰

三應打不打。尊長應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應打。爲

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舖行應打。爲修私衙及買辦自

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

刑打。九曰五禁甚於打。小事用夾棍。甚於打。夜間用刑。甚於打。決責不如法。甚於打。濫禁淹禁甚於打。重罰甚於打。存心錄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幹人子孫。應科舉。而官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藟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女爲新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爲新婦。反不識好惡。客中開集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崖轉判羊之經。乃異端之義。正笑客言

未得訣者。惟恐其剝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

寄園寄所寄卷六

笑書寄在錄

三

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欲

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善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

涉於彼我者。類然。說儲

鄉有仕而歸里。餽者逐者。往來觀者。開路駢陌。旣而族

姻交賀。即讐者亦茹耻愧謝。獨隣居一室。局鎖遠引。若

避寇然。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此

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

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惡。持州縣者

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蹙。吾

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韓山子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今時養深厚。天道不命。聚

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非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吃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全上

德興邑解。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商賈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時見面。門無官府。身即疆隄。麻麥徧地。豬羊滿園。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絹新衣。秋米白飯。田事既了。官稅早辦。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不知千里。我儂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操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着縣門。寄謝書所寄卷本

寬者得理。上官不嘆。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金石殘編

常將十年後眼。預評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草草幹事。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穀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穀。以此知自心難料。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一人一舉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不平。道術編

松封五大夫。始松封五品大夫。武石封盤固侯。五年乘軒。公蝦蟇得腹。音鰕。鷹食縣幹。犬馬乃有赤彪。儀同。道遙郡君。凌霄郡君之封號。並北齊夫木石鳥獸。皆可以得爵祿。然則爵祿何足以榮士人。說

楊石齋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舉楚曰。君知爲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何賀爲。公以議禮不合去。慎謫戍滇南。而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家聲頓衰。王

富貴壽考。人情愈得愈無厭心。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佛然怒且笑曰。不會要君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怡然有憂色。虛右編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今則又有暗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虛右編

汪少宰閒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富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凋謝之漸。奈何不加滋滋而自

成之斤斧乎。魏紫姚黃。忽然棄土。誰之過歟。李言

秦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家宰歸家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唐右編

康熙辛酉。予山西本房馬雲驢典試江南。時余督

槐揚關。遣伴要於路。諭之曰。子弟力拔真才。子家

子姪五人。應科舉者。渠不令入關。勿縈心曲也。子喜甚。對天拜祝而南行。

詞訟到官。類是增換。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

便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子弟。甚至無涉

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辯是非。且得追呼一

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以洩憤耳。不知公門一入。更卒

禁呵。管朴交錯。已不勝魂泊氣沮。遂有畏懼刑繫。覲欲

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更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

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更輩承順旨意。不容不

以爲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閹戶號啼。一罪爰成。妻孥與

鄰。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非非菴集

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儘可給衣衾。不必過豐

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

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唐右編

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學吃虧。五輕

財。讓產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八不交

豪俠客。不狎優妓。不寵僮僕。九不尙才華伎藝工巧。十

不殺生。十一不妄語自欺。十二學黃老守雌。古隱方

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

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

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貸。八也。收過。九也。不逐滑食殺

十也。閑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

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

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譚亂。十六也。不譚閑事。十七

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犬量。二十也。

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

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怠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與衆用

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僞。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

慙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

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

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餓渴勞苦。三

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三十六也。客中

開集

縱恣恣淫。不自珍重。嘉若拘囚。無瀟灑之趣。怨天

尤人。廣生煩惱。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室

人噪刮耳目。盡荆棘。聽信師巫禱賽。行殺戮以重業

緣。癡興不適。飲食無度。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變



投。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不治十病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歛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戒思患宜預防。居官十宜

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

方洩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

聚談滯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十二箇

教子九則。曰勤學。曰擇友。曰戒多言。曰習應對。曰知禮。義廉耻。曰進退威儀。曰不事嬉遊。曰有守。曰遇事有知。

識。教女九則。曰習女工。曰議酒食。曰學書學算。曰小心軟語。曰閨房貞潔。曰不唱詞曲。曰聞事不傳。曰善事

尊長。曰戒懶。珊瑚網

不可不戒者十。偷婦人。好賭。縱酒。交匪類。刀筆。打紙牌馬子。傳是非。凡契墨輕易着押。

有事信口答人問。足恭。雜纂補

不可不效者七。結交有智人。密事不語婦人。酒後不多語。勿聽妻言疎兄弟。博古知今。不安債

奴僕。入境問風俗。全上

重富輕貧。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然裕後光前。

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逢人稱知己。卽深交。究竟平常。樂處生愁。一生辛苦。怒時反笑。至老奸邪。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喜怒不形於色。成名還立大功。奸亦有之。心相篇要

新編所寄卷六  
笑謔寄生錄  
九

焚盛奇

勝國遺聞

國有簡編矣何遺乎爾曰事項未必悉紀茲孤也父老之街談豈盡同湘山野錄隨探所聞亦以佐得失之林

洪武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爲典史問果文公後乎其人對非也於是頓悟竟却衆議神史

自敘世德碑曰本宗山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

德鄉世服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

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

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

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

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繕

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

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

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州豎田治產及卒家日消

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

性淳良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

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

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其其

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

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

重七俱缺嗣爰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舍入皇覺寺中

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山資劉氏某托

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惟兵大起

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

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言世爲朱巷人宗

族俱有平日每有邪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

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

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

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攷今自仲八公

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

青園寺所寄卷六

焚盛奇遺聞

二

先考堃鍾離剪勝野聞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客中閑集

洪武年釋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翰林院中張雅等凡

十有七人實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

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

彥良分教之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

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

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

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玉堂叢語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

禮曹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俗

高皇微時過剡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人所戕者。上悲嘆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於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因下馬加之赤袍曰。封爾爲凌霜侯。在田錄。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客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往尋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汚之。銘出見。令拭去。嘆曰。豈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屠販者氣宇亦異。賈肉計餽。卽大砵一塊與之。算多王侯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晚得聖祖。遂深結納之。并定大計。就與悲記。

太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卽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學積課簿。揭而爲之。果成。初政錄。太祖初下建康。問土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卽薦陳遇中行於太祖。遂三顧聘之。爲帷幄師臣。應卷隨筆。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瑄。太祖輟朝。怡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允濟大勳。今邊方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隕其命。天何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而世乃傳太祖慘刻甚。中山疽發背。命內官賜之熟鵝。中山知疽食鵝必死。遣醫生速去。從容食鵝。果薨。比太祖欲殺醫爲解。已遠遁矣。萬壽閣偶談。

孫丹陽炎字伯融。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長于歌詩。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劇。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常與煜對飲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捉衆大呼。譁聲撼四鄰。在處時。以上舍招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遠題就見。今其詩具集中。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古雪。爲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枯蛟出水海。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洛陽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服如巾。時見蜿蜒走虛室。食

遂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元。歲大旱為霖雨。列朝詩集。

忠勤伯汪廣洋字朝宗。為詩清越。其送俞院判子茂經都陽詩曰。江東風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將收七十城。烟花催疊鼓。雲騎擁連營。山越人爭喜。殊方自此清。全上。

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高皇建大內官殿。既成。還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即以是第賜之。中山王拜謝而出。上乃夜命工作區。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看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上悅。里難存。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棄

棄問曰。此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議文

天祥耳。危惶懼頓首。汗流浹背。洪青明兵之入燕也。危學士素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兵及史庫。言於主帥。輦而出之。累朝實錄得無恙。列朝詩集。

嚴德明。為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雖貴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任都察院勾當來。是識法度

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為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李大驚。急扶起。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諸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為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耳談。

江陰焦某者。太祖故人也。思見之。屢命不起。太祖使人搜索之。一日焦忽荷雞酒由御街直入。太祖喜其至。輒

命以其物。付光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以千戶。數日還出高爵門。掛冠帶於桑樹而歸。涿化續編。

高皇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留者纔十四人。賜金其家。餘悉遣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庭。教宮女刺繡縫紉。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瞻所。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焉。有子遺家。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

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封股與食。陸甦。王聞益憫。召見。賜金帛。勞遣之。至旅而卒。歸窆先墓。人爲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尚書。野記

金陵帝王廟。正殿。所祀歷代帝王十六位。位次。太昊。

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夏大禹王。商成湯王。周武王。西漢高祖皇帝。

東漢世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兩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

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奇聞新書卷六

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

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

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

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

木華黎。轉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右位。

次。皆明太祖所定。原有趙普安童。無陳平馮異潘美。後

增陳平馮異。以爲君臣有同德之休。進潘美以節義。有

終始之善。去趙普以爲負義祖。爲不忠。祀木華黎。而罷

安童。以爲祀厥祖而難全。既祀伯顏。亦罷阿朮。全上

本朝祭古帝王陵寢。明太祖而下有宣宗孝宗。明初總計天下糧稅。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

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綏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也。

本朝康熙初。分華亭爲婁縣。與園廣注

洪武甲戌。錢宰以唐鐸薦。詔遣行人乘傳徵入。定蔡氏書傳。書成。復欲歸。因微吟云。四鼓聲聲起著衣。午門朝

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太祖聞之。召燕於文華殿。諭曰。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

愛字。宰大悚惶。謝罪。未幾。太祖諭禮部尚書任亨泰。諸儒有年老願歸者。聽錢宰最有年。遂賜宴及鈔。仍馳驛

歸。洪武庚午也。又三年卒。壽九十六。沐化續編

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勅爲孟子節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有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此書之外。課

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應卷隨錄

黃巖陶宗儀。字九成。少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出遊浙東。師張翥。李孝光。杜本。抵松教授弟子。至正間。

累辭辟舉。張氏開闢。辟軍諮。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舉

人才。至京。以病固辭。得放歸。遭亂播遷。必以卷帙自隨。

有田一廬。家於松南。作勞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

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盎至十數。編

次成書。卷帙甚富。列朝詩集

學士陶安字主敬。明太祖嘗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聖。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全上

明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爲王。宣德元年始歸。爲給事中三十三年。爲副外郎二十二年。然終給勅命。賜老而已。其視蘇子卿出使加久。而視典屬國之賞。又何薄耶。太白制

刺城李驥。洪武丙子。以太學生選授戶科給事中。坐累免官。後用薦起知東安縣。縣多狼。嘗噬寡婦子。寡婦訴於驥。驥反躬自責。而白寡婦冤於城隍神。翌旦。狼死於寡婦子被噬之所。東安施公禮。時爲刑部尚書。異之。爲奇聞書所寄卷六 英皇奇道聞 九 紀其事。應卷隨錄

權謹以孝子起爲文華殿大學士。鄭沂以義門起爲禮部尚書。全上

洪武初。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館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官人。不得近。蓋不特尋釋義理而已。末年。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煖丹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玉堂叢話

周是修善書。龍自題曰。湛然首。歸然角。靜能潛。淵遂顯。蘇蒼生。用汝作。吉水周是修寫。并題。後解學士大紳和曰。勢崢嶸。出頭角。翻海濤。只一躍。兆豐年。霖雨作。後題

曰。周是修。予同業友也。今見其所寫龍。并題。何可無詩和之。應卷隨錄

袁珙相成祖。後欲官之。珙曰。相既福薄。不堪仕祿。但求杖頭不缺。到處酣飲足矣。上乃賜以金牌一面。御筆題詔云。賜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庫支錢。逢坊喫酒。有人問汝。俱出。這是永樂皇帝好友。遺愁集

如蘇問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毀。時童諸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兄來。及况太守鍾蒞任。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應卷

况鍾謁一勢。問拜下不答。欽折起云。老太監想不喜拜。奇聞書所寄卷六 英皇奇道聞 十 且長揖。應卷。刺言

蘭溪邵玘。有膽量。中鄉舉入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衆皆畏縮。邵直前取花爲成祖簪之。上注目焉。既中進士。卽擢御史。卽復御點兩浙巡按。玘辭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蘇石開談

翰林周敘。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劾。帝獨修遺金元三史。有石炭集八卷。國初館閣莫盛於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句。列朝詩集  
饒州朱父季。自立一家言。辨爲書。專詆毀濂洛關閩諸子。以書詣京獻闕下。成祖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卽敕

行人押回原籍。命布政司同府縣官及鄉之土人明驗其罪而笞之。仍搜檢其家藏所著書。悉焚於市。論曰。除惡不可不盡也。泳化類編

近有周翰林某。好詆朱子。一夕夢金甲神曰。汝何妄詆先賢也。射之中心。因驚寤。患心痛死。

宣德丙午春。建文江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后宮。密寶以出。人不知也。祝髮為僧。居某寺。幾十秋矣。吾於代革之際。遂自退藏。故人無聞我生者。且皇祖尚有密敕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祇欲還家。死自己土上。他日史官亦知我不自刎也。於是奏聞。敕老臣往視之。至。則一老衲而已。莫知其為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少時。聞書所書卷六。漢書書通

帝將容。遂訪問焉。少帝視老宦。若故宦者。不覺涕泗流溢。乃云。吾於七夕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匍匐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此以獻。吾乃嘉爾孝。復賜五枚。爾頗記此否。老宦不覺失聲大哭。既而吏部尚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猶在。皆來訪遺事。歷歷述之。始知不死。遂相拜而泣。一時故臣皆來弔探。食以實。開詔養於二館中。未幾暴卒。命以公禮葬郊外。泳化類編

建文至北京。朝廷命四老中官視之。皆不能認。最後又差一老中官至。建文曰。我殺曹賊時。擲下金鈴尚在。平蓋建文書命曹國公李景隆祭師。曹國公敗歸。建文繼

景隆於太廟。謂之曰。國若亡。爾必先死於此。及城破。不及殺景隆而遁去。泳化類編

建文破國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直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阻。既入。從中道行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答。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為。曰。吾老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握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為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敕送京師。至造內

監往視。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為問吳誠在否。眾以白。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瓣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換。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也。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敕迎入大內佛堂。養之。未幾殂云。東朝記

金川門之變。建文帝聞宮自焚。實錄謂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而不言葬地所在。或謂松陽王景。請葬之以天子之禮。然豈有不為置陵守冢。掌之祠官者乎。是則備禮云者。特史臣欺世之辭。

爾至於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墓。好事者實之以爲建文帝墳。然訪之士人。莫辨其處。遜國之事。野史紛紛。以思恩所獲僧楊應祥。謫爲楊應能。或又以太監吳誠。謫爲吳亮。且隱應祥之楚獄。而云老佛取入西內。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指不知何人之墓。以爲帝墳。考應祥之獲。在正統五年。上官公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師。錮之錦衣衛獄。是年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利。弗救。法司論辟。宥死。崇禎中。鞏都尉承嗣。請以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於是言者謂當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蹟。是亦癡人說夢矣。南京求舊錄

書明書所告卷六

正統中

十

正統中。宗伯胡濙蚤朝。承旨跪起。解落地。從容拾之。面不轉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隱几而寐。竟爾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行。濙出班奏啓。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使一新狀元。被執如囚。斯文不雅。上是之。遊慈集

鄒幹在母妊時。父濟爲春坊庶子。英宗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問羣臣。濟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上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歷宗伯。年七十五。歸田。月給米二石。自懸弧以至易簣。始終祿送。父謚文敏。幹謚康靖。客中閒集

書明書所告卷六

正統八年

十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寬之大怒。錦衣指揮彭德清在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權不下移一言。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白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遂從旁匿其血囊。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囊爲親塋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始鍾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卒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每就輓曰。早知。易若與劉侍郎同死耶。時同年尚書習聞之。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玉堂表。諡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于少保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欲之以門生楊宜爲少保內姻。于請再四。少保曲意。



從之一日退朝宜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心術。誰無所對。惟叩頭謝。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遂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全上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遇劫。適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竟不忍取。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幸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冊。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去。續巨史

少保既殺。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魂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於帝。次日。夫人忽喪明。

寶書所寄卷六

宋史忠義傳

已而奉天門災。英宗臨視。見公於火光中。隱隱閃閃。時

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於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戍所有還。養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徙倚東市。見鬻書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蓋天順初。盧太監承。亦以姦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承。故云。明朝有三謙。高廟時余謙在翰林。宣廟時虞謙都御史。皆名人。堯山堂外紀章綸爲儀制司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幽囚。虱生於首。奇癢殊不可耐。思欲以櫛治之。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羣雀共啣一物。自庭中墜下。取視之。乃新置一牙邊篦子也。公感荷神貺。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

離一牀之地。磚壁轟然倒矣。臣鑒錄

子壬午夏。先恭人携兒避兵瑯琊山。臥吳氏山樓。使辰。忽一蜈蚣從空落席上。子驚起走數步。屋梁墜枕間。免斃於壓。先恭人喜曰。兒亦何幸遇難不死也。

景泰間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悸甚。便溺皆背人。謂其驚破膽也。剛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候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其復位後。下御史獄。詔杖殺之。唐右編

寶書所寄卷六

宋史忠義傳

十六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盡往求之。玉堂叢話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澹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筵。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賢賦詩閤院。宮僚咸和。全上

徐晞既貴。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取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出句云。寧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命諸生對。久不能屬。晞代答云。咬開銀杏。白衣裏一箇大人。諸生驚服。遂相率請罪。龍山堂外紀。泰和楊文貞公父。子將。早逝。母陳氏。收養德安同知羅子理。生大司成璟之祖京。後子理請死遼東。文貞甫十二歲。即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閣。陳氏累贈一品夫人。復爲乞恩。除免京成藉。回泰和。宣德間。贈禮部尚書。張公鑑卒。妻楊氏遺腹生子文質。字允中。即收嫁。育於祖母王氏。正統壬戌。文質登進士。其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亦養其異父之弟妹。至成化間。楊氏亦授封太夫人。何相同至此。明朝嫁母而歸受封者。僅此兩見。應卷

寄園寄所寄卷六

廣德書院

十六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中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王堂叢語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以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備加拷掠。輒誣服。及索瓶。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

竊瓶者。不鬻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雪濤談叢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極諫。下錦衣衛褫治。究所至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搜銅缸作聲。若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文鼎少習舉子業。能詩文。壯始閱。說部

弘治間。京師熊入西直門。馬文升奏參守衛。因乞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災。禮部焚。禁中乾清宮焚。或問之。孟春曰。宋人寄園寄所寄卷六。懷慶府志

懷慶府志

十八

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上。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余意此事而云耳。續文獻通考 覃吉在東宮。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國之弊。時孝宗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慈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慈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殺諫官。慈宗怒。以御硯擲之。恩

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共几。思脫帽解帶於御前。跪哭不起。憲宗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諸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憲宗不得已。解俊獄。劉瑾以資石竊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宗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署臣安進。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賢哉。二涓人。而可以闕寺。渠論乎。說郭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師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泗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積弗用。後

果附逆璫。成肅歸。至某所。過都御史某。見其賜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玉堂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御座旁。以上。講論務時。諸僚咸噴噴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三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上所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

知。左右惟聞至聲矣。蓋紀實也。公上正德大盜趙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儒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趙原是河南增廣生。避劉六劉七等盜於水中。以物覆頭。盜解其妻去。大怒。出

水奔盜刀。擊殺數十人。奪妻返。羣盜壯之。重得之。知爲趙。素有英聲。因擁爲帥。以是多奇策。兵益強。嘗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牛。盜固不足道。而其語亦有刺。近代紀聞

長蘆鹽運司斗山劉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劉瑾初擅權政。忽於食。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鄙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柳號示衆。時柳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柳者。多十日餘。卽死。獨公柳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姓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柳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遣家人藥一丸。每日剝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

公夢仙人自霄下。以一丸藥納口中。覺而口尚有藥。警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闐九市。上達朝堂。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公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瑾敗。朝野稱爲鐵漢。見聞錄

康對山以救李崧峒。見劉瑾。遂蒙清議。瑾敗。坐落職爲民。既罷免。以山水聲妓自娛。閑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絃索。歌以侑觴。西登吳嶽。北陝九嶷。南訪經臺。紫閣。東至太華中條。停驂命酒。賦其所製。感慨之詞。飄然欲仙。居恒徵歌選妓。窮日落月。嘗生日。邀名妓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闕。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

程頭也。楊侍郎廷儀過許西留飲甚歡。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殊想念。何不以尺書通問。對山怒。都琵琶撞之。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耶。歸田三十餘年。其致也。以山入巾服。殯遺囊蕭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風致殊可思。列朝詩集。劉太常介繼娶妻。家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輿歸。續筆乘。

武宗閱天文書。星名注張。又作汪張。下問欽天監。及史館。皆莫知。楊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漢書以復。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哈平長官司入貢。同官疑爲三地。新南所寄卷六。 三

名慎復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証之。嘉靖癸未修武宗實錄。總裁二閣老。盡取葉草屬刊定焉。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率諸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幾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戊午。年七十有二。用修在滇。世宗意不能忘。每問楊慎云何。問臣以老病對。乃稍解。用修問之。益自放。嘗醉。胡粉塗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奉觴游行城市。諸土苗以精白綾作被。遺諸妓服之。酒間乞書。醉墨淋漓。諸苗輒購歸。裝潢成卷。嘗語人曰。老頗非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耳。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盛行於世。列朝集。

蔣司空璠爲揚守。江彬輩惡其無貨賄。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遂以中公。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滿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視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不取值矣。天中記。

正德己巳。姜榮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倉卒付妾寶氏印。並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遂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寶氏哀求救而免。因執寶。寶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寶謂賊曰。盛家子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寶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新南所寄卷六。 三

池中。歸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井。結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詔旌曰貞烈。客中閒集。立石於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於其前。其陰刻爾俾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於蜀王孟昶。其文尚多。乃宋太宗刪。今府邑堂前改爲禁革火耗碑亭。全上。宸濠令一士詐爲羽客。往說韓副使邦奇。假以所繪松請題。韓爲詩曰。勁節貞心本自奇。四時常見綠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樹。爲放春光三兩枝。士喻意不敢言而退。堯山外紀。

陽明先生筮仕刑曹。適輸提牢。賄諸吏。蒙豕。惻然悲曰。

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乃取以繫。是率獸食人。食也。群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復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請及其事者。先生聲達。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慙。子乃以為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矜困阨之罪人。至德事也。先生頷嘆。以為罪過何也。曰。當日憊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豈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座右編

王文成既平宸濠。奸黨嫉其功。復營內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陽明受命巡撫江西。許泰等領京邊軍。萬

寄所寄卷六

萬曆

三

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纘。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旦暮呼守仁名。殺罵或衝道。啓纘守仁。畧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竊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陽明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至客。每出遇北軍。必停車問故。厚與之禮。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時新經濠亂。民間災亡。酬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泰日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泰乃強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旁。同聲踴躍。泰不樂而罷。且曰。吾軍亦皆附彼耶。

送班師。野編

興獻王在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肅宗。毛御史伯溫朝時。亦獲見。毛以手撫肅宗首。與額。且曰。相貌良雅秀。時年十一。退屏後。憤然不平。比正位。嘗以問內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對曰。彼以代巡為職。故敢為傲。上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為念。堯山堂外紀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金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皇朝盛事。夏言用事久。家富厚。高麗題。廣固曲池之勝。勝侍便。及言聲八部皆選。服御脂蓋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訪其事。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酒。銷甚豐。什器皆用金。高口對案。蓄自食大官饌。寥寥草具。各自為饌。王堂叢語

寄所寄卷六

萬曆

三

許九杞。名相卿。海鹽人。為禮垣。以敢諫肥遯。最為夏文愍所重。文愍召起。道經嘉禾。以書致九杞。與火進止。於時藩臬郡縣。舳舻祇候。道相望也。九杞葛巾荔帶。刺一小舫。詣夏。夏問九杞。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幸長源。却受觀察判官。夏公正襟起謝。曰。便當就辭。以奉明教。須臾。鼓瑟。顧諸祇候。一時星散。去。夏慨然。遂不果辭。卒及於難。海鹽縣志

光州劉綸。字子素。在省垣。抗疏論貴溪用事。上是之。貴溪皮無以難。乃進。李實以相術來說。子素怒。梓襄柱

下已而從給舍壽貴溪。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其碗碎地。客盡驚出。明日疏言十罪。不報。六月朔晝晦。上大恐。問天官主何占。子素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貴溪。列朝詩集

嚴相謂華亭公。吾平生為貴溪所狼藉。不可勝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為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間許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驍狸。消熊。棲虎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日候出直。乃敢啟齒。又次揆諸城為從史。則曰。吾以某日赴。自問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為先。赴西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他姬所。薄暮始至。就坐。進屬

三勺。一湯。暑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與。諸城亦不敢後。三人竟不交一言。五堂叢書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野編

嚴嵩當國時。朝貴相款。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蕃怒。瞪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諸有。悉微如掃。諸公無可為計。據地連旦。一日。蕃謂某尚書曰。某罷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作馬枥。蕃因蹙而乘之。行數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絕。飲酒熟國朝典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處分。莫當上

有。亦實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為重。寵日盛而勢益張耳。談

閣老嚴嵩得痔疾。肅宗賜紅柿。療之。其謝啓有曰。草木何知。允執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於萬斯年。比蟠桃而獻壽。克昌厥後。並瓜瓞以宜男。水南翰記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綠衣。以陰受溺。笑史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盃。全上

嚴氏籍沒。郡司奉使徵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告衆。有知者掩口曰。此微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為淫穢焉。全上

尚書王天華。取劓世蕃。用錦屬織成點位。曰雙陸圖。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裳細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每針抵

美人間。整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全上

沈鍊。字純甫。與陳鳴楚。徐文長為意氣交。以劾嚴嵩為楊順誣陷。純甫雄於文。下筆輒萬言。作詩邊賦。吊死戰

諸將文。及紀事諸詩。尤憤懣順。既殺純甫。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欲純甫遺稿

將焚之。忽中惡仆地。恍忽見純甫。義冠緋衣。劍叱之。懼

而奔之後園。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傳鳴劍

集兵書亦廣諸編也。列朝詩集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益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侯紱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解不解。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劉巨塘令宜春。入覲時。庭家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公

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適其

私居。劉公飯。饌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公曰。汝

至正當隆赫。烏用垂目爲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

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

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爲減去

贓若干。始得出獄。從戍。釋史

丹徒靳文德卒。時繼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以其孫

爲嚴氏客。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禮書吳山曰。婦人

節旌。制也。第令甲所載旌典。原爲匹夫匹婦發潛德

之光。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文德公身

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豈平。

執寢之。大學士徐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喁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王堂叢語

徐文長入京師。館張宮諭元忭舍。宮諭俊俊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常死。頭一茹耳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銑戶不見一人。挾一犬與居。絕穀食者十年。人間之曰。吾敬之久。偶朕不食。無他也。官諭死。白衣往弔。撫棺大恸。不告姓名而去。諸子追及之。哭而拜諸塗。小垂手撫之。不出一語。十年於此一出耳。列朝詩集

袁中耶集云。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陶編

詩一帙。惡楷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

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問編何人作者。今耶古

耶。周望曰。此吾鄉徐文長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

叫。叫復讀。童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

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

人士者。畧爲次第。爲徐文長傳。魏花齋集

肅宗問海忠介瑞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

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

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

激。下閣票旨。徐階擬以毀誦吾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

嚴訥力爭，乃收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寶停刑。至冬宴駕，忠介得免。林居漫錄

忠介在獄，自分必死。肅宗宴駕，提牢主事某設饌款之。

海食飲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歡之甚？」海曰：「久知獄中餓，將死必饑。飲醉飽而死，壽。」主事曰：「莫誤莫誤。」官中昨日云云。海聞之，即痛哭，擗踊飲食盡吐。蘇談

李綱初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荊州，盜奪其僕，問隸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匱而去。」世鑒錄

張居正喪父，巡撫繼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小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功廚，至被世蕃拊肩。

新刻書所寄卷六  
呼嫂，亦不爲泣。座右編

居正奔喪歸，所坐步輦，則真定守錢曾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內童子左右侍。

爲揮篴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真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

此語聞於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野編

居正奉旨歸葬，所經由藩臬守巡逐而跪者十之五六。

居正意未慊，僦使持庭杖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爲前驅。約束吏卒千乘，傍野傳。玉堂叢話

居正母怯渡江，楚撫于其歸，先排列燎爐。上覆以板，往來若平地。兩傍栽奈天桃柳，月下燈照前後。居正母與中，竟不知爲渡江也。蕭虹筆記

湖廣巡按朱謹吾爲居正建三詔亭。居正作書辭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况欲侈恩錫寵，以誇耀流俗乎？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驛耳。烏脂所爲三詔者乎？此書有才有識，故能擔荷宇宙，勿徒以權臣相擬。」蘇談

居正方專國，從容問其叔。公車中頗知有雄駿君子，見其其人者乎？曰：「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居正將以繼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命諸郎因其叔延致兩生，湯義仍獨謝勿往。而沈君典遂與居正子懋修偕及第。」

又六年癸未，湯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舉進士，相使其子召至門下，亦謝弗往也。除南太常博士，後以劾政麻

謫典史。列朝詩集

居正未第時，極爲遼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居正綈敝，然久之。

私戒尚衣官監，程其短長。出綈錦製袍二襲，紉綵稱是，篝燈夜成，且走騎奴遺之。居正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趨赴邸頓首謝。王曰：「曩頃何煩主臣，未幾

新刻書所寄卷六  
子 155-214



而居正掌國。反日夜思。齋三日。而未有問。嘗以書抵所  
知者云。荆國主終不可重。尋禍作。此邪

嘉隆間。講學盛行。楚入顏山農。謂貪財好色。皆性生。天  
機所發。不可關之。第弗留滯。冒中而已。門人羅汝芳。咸  
進士。戒且弗延對。羅不從。明年過之淮上。答之十五。挾  
以遊羅。唯唯。命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捕之。官  
答五十。不哀祈。困困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罵。  
不已。謂獄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羅亦唯唯。朝野異聞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很幻過之。嘗言天地一  
殺機也。竟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  
殺桀。故得天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側師事之者。  
奇聞所寄卷六

必先殿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無甚  
悔。一日值山農之淫人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  
亦殿三拳。使拜。削弟子籍。顏謫戍歸。八十餘。尚無恙。何  
竟為張居正所殺。居正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煖。而  
去。何從屏後窺見。便謂此人能殺我。辨學遺編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收養從學者日衆。名始聞。  
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然  
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為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  
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海衆。跡其所為。若謝  
翊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為為之者。後數年。而

之子敘事。紆以提學至。述其廬拜之。執子弟禮甚恭。  
今山上祭忠堂在焉。朝野異聞

萬曆中。楚宗人許泰共王。業奉旨處分矣。王備物謝恩。  
因謝當事者。宗人欲申前說。三十二年閏九月三日。相  
率過漢陽府公館。奪其私書。并解京銀四扛。搜焉。本府  
聞城黃典史走報。分巡道分巡副使周應治。鄧人也。各  
懷請於趙巡撫。可懷帶領軍人。捕焚其書。捉獲宗人三  
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而鳴金鼓。以入於會城。諸宗人  
見之。憤甚。初五日。糜至撫院。遇應治。併學院賈某。共擊  
之。應治臥伏趙內衙之神樹。道出諭。語復不倫。登時打  
死。碎屍。應治乘間棄救印逃。事聞。獄具。斬二人。賜死五  
人。奇聞所寄卷六

是年七月。布政使門首桃樹開花。閏九月初三。地震  
千里。自東北達西北。廿三日。川省城天鼓大鳴。夜大  
雨。

潤州丁璣。督廣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請祀水神。公  
笑曰。舟乎。武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流。風浪作。而舟覆。  
李夢陽督江西學政。渡江。有司亦有此請。公怒。命從者  
耕神投諸江。且曰。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竟無恙。  
洲野錄

許文穆公典已止試。聚登榜者於射所。戒屬之。既至。拜  
謁。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

如我長班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行體訪。定人品高下。夢憶小品

萬曆三十三年八月。金陵早。西門外。見監厥內銅殿三座。詢之云。是陳太后救四川造三座。一送峨嵋。二送海。三送五臺。峨嵋已完。此送南海者。因裝至京。被撫院阻。留在此。恐海上倭寇聞風。窺伺難防。徐議請旨。今改送句容華山矣。其殿高一丈六尺。深闊各一丈二尺。周圍皆菱花。雕花秀麗可愛。又於本殿內起爐鑄一座。送五臺。各料將完。匠工俱是川人。問每座價值若干。云三座約費十五萬。崇禎末。有扛大佛數座入京者。至彰義門。門軍阻之。檢驗。每佛身中藏一大銅砲。先會祖日記

寄聞青所青卷六

夢憶小品

三

武清伯李偉。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驟貴。請乞無朕。一日慈聖賜一篋。封識甚固。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嗣後欽哉。覽菴微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朱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於何地。事遂寢。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衡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貢令書一呈。結曰。余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夢

書二編

王文成之曾孫王先進。襲爵。後無子。應立其次。令先進

之子業弘。王司馬業浩者。文成父鼎元華之後也。至異議。另推先通為嗣。蓋文成長子正德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後。業浩詭稱先達為乞養。非王氏。故業弘不得立。又徧詣五府諸公侯。竟以先通嗣。業弘不平。上書忿爭下獄。後國變。先通被殺。業弘乃以免。續紀事

明嘉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鉞。營建棟宇。即大匠不能及。又好製漆器皿。朝夕修製。不殫煩勞。當造作得意時。解衣盤礴。非素龍作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左右讀之。一邊手執斤削。一邊側耳注聽。讀奏畢。命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蘇謀

天啓六年。南京太監二十四衙門。與北京太監魏忠賢

寄聞青所青卷六

夢憶小品

三

立有生祠。在後宰門典善寺側。其祠大三間。有魏瑞其容三幅。正間一幅。畫朝衣端坐。兩傍小內豎。執團扇牙笏。又木刻魏瑞一像。坐正間。其左間一幅。畫金盃。端坐。兩旁皆武將。執鎗劍侍立。其右間畫方巾行衣。端坐。兩旁皆小內官恭候。其丹墀之左。立一大石碑。道魏瑞出身入宮始末。丹墀之右。立一大石碑。述魏瑞扶幼至功業。節省南京進貢解物錢糧若干。其文乃杭州一廩生撰書。外有儀門頭門仍未造完。所費何止以萬計。天啓四年創立。至是年尚未完工。先會祖日記

萬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為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魏。

常巡點將錄。領書東林諸君子。忠賢閭其書。嘆曰。王尚書斌。猶如閩人。今筆挾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喻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鵬禮部主事賀煥。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

奇聞奇事奇卷六  
東漢書通鑑  
五

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璉。天勇星豹子頭左參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八驍騎大將八員。走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功賞罰。政司頭領二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江南。汎地水軍頭領八員。守護中軍。頭領十二員。四方打聽。遞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員。等名色。所列如李應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于廷。錢謙益。

文震孟。方震樞。徐憲卿。鄒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聚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遺悲集

忠賢盛時。一測字者來京。喧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推。其人卽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中一人也。忠賢駭服。以爲神異。厚餉而別。乃私語人曰。目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要弔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自然蕩盡。後果應全上

五人墓事。世艷傳。時至江陰。逮李侍御應昇。開讀時。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挾短棒。直呼入憲署。殺逆璫校尉。諸尉踉蹌越牆奔竄。一責庶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劊席刀。擲其片肉。擲以飼狗。真勝編

奇聞奇事奇卷六  
東漢書通鑑  
五

蘇州逮周公順昌。民變擊斃校尉。後蘇民倡議。天啓繼道。互戒天啓錢不用。各州府縣皆和其說。將天啓錢積下。後傳至京中。各省直出示曉諭。錢乃復行。私禁凡十閱月。先曾祖日記

天啓七年三月。歙縣嚴寺街民變。因工部呂下問。要吳百昌家屬。振報各親。代完欽賦。激變市民。萬餘人。郡城將察院內下問。新造樓屋拆燒。下問。牆被後牆帶家眷。

走入軍廳衙內府縣官出示安民。後許志吉代任。更酷於下問。志吉文穆孫。至今有餘隄云。全上

楊述入獄時。度不免。齧指血草草千言。冀以尸諫。埋臥所。爲許顯純所發。付之火。吳大尾集

顧裕愍公大章。以端禍與楊忠烈公邁。同下鎮撫獄。每被拷掠。裕愍切齒不發聲。忠烈大呼太祖高皇帝。一搥輒一呼。裕愍未死前數日。右手大指食指尚存。搥筆作書曰。吾以五十死。猶勝死膏毒而無子者。吾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吾詩有故作風波翻世界。長留日月照人心之句。可以爲吾祠堂中對。既被難。以血布衫裂。棧落八指寄歸。裕愍與弟大詒學生。視相肖。父母不能辨。既長。一成進士官部曹。一不第窮經著書。宋

新編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爲劉焯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爲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被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參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衙衙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清矣。夜可無閉矣。且吾告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乃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

冤乎。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爲民。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誠小編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既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某翰林第七姬侍兒。遭鞭笞。將斃。復於水上凍一夕乃死。事聞。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罷其官。太白劍

績溪民李世選。韓國善長十世孫也。當高帝時。駙馬都尉李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臨安公主出也。貶績溪爲民。至號泣上前。上賜以手書。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

見主。復其故爵。故世選於崇禎初年。具奏。上親加辨。以救中胡惟庸爲客。李祺爲棋。且善長死于二十三年

五月乙卯。此赦云仲春。與憲錄及奸黨錄事迹不合。世選下獄論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請宥之。乃釋。按其龍封紙墨鉗記。嚴重久遠。非民間倉卒所能爲。豈高皇耶。主請。故爲錯誤。以開疑案。其真僞卒莫能辨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科臣清服其言爲至當。初獄此獄者。按妄假教書律。世選長繫論死。無論功臣將相。公至肺腑之謂何。嗚呼。過矣。未刻稿

劉鼎元理順李會元青。皆以夜禁爲內璫邏者所持。扑

劉五板朴李十五板李歸寓念極遂絕時省元陳組殺  
聞計往救之歸而亦絕李歸寓念極

中官握政本亂天下者無甚於王振劉瑾魏忠賢其事  
權絕相類振在樞筵最久其橫惡至乙丑丙寅以後而  
極已已層裂於土木遂以丙寅流毒庚午剛於燕市家  
族皆誅夷籍沒忠賢肆兒亦乙丑丙寅爲極而卽伏誅  
自縊於丁卯仍戮屍籍沒瑾相去一甲子忠賢之去瑾  
則再甲子也貞信編

崇禎年校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排不休其不得  
與會推者因造爲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其曰二  
十四氣者殺氣吳姓棍氣孫晉辰氣金光宸陰氣章正  
奇則奇所奇卷六漢唐清道

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衰時氣黃景  
擅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鐸霸氣姚思孝逆氣  
氣周仲璉糞氣房之祺瘴氣沈維炳毒氣姚思孝逆氣  
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鵬濁氣袁  
愷汕氣徐汧穢氣盟式根尸氣錢元慈各有詭號中間  
賢不肖參雜其指爲淫氣逆氣汕氣穢氣者其後皆死  
國難兩朝識小錄

左寧南侯良王遼東人也起軍校以功官都司初以苦  
貧毋錦州軍裝坐法當斬適有丘壽者與同犯願獨認  
之良王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  
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譙上陵朝官

良王夜大醉失四金危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  
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  
圍急部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  
見司徒公曰大凌當天下勁兵處國不易解世威當行  
今旣以獲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瓚  
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  
曰獨良王可耳顧良王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  
曰良王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王乎卽夜遣世威前諭  
世威往以爲捕之總牀語曰得非丘壽事露耶走匿牀  
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  
奇則奇所奇卷六漢唐清道

而諭以故良王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曉世威前世威  
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  
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王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  
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  
聽左將軍令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  
疏夜卽發矣良王旣出而以首叩轅門拜下曰此行倘  
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  
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王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  
年三十一壯悔堂文集  
弘光三月甲申太子來自金華遣內使持御札召至聞  
名爭赴明日有旨禁私謁中夜接內已丑乃命會

於大明門楊維垣殿言謂駙馬王嵩僅孫王之明親相類因而誤傳辛卯於午門外復審馬士英復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樓太子號呼皇天列帝聲徹內庭傳諭放棧發鎮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之句會御史陳言奏稱民口藉藉皆言諸臣欲絕先帝血胤因得溫旨着好生護養弗輕用刑以招民謫乃得不死道慈集

弘光五月時淮揚信絕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馬士英阮大鍼等乃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目夜半有書聯於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不醒全憑馬上胡胡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道慈集

辛酉歲姑蘇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鐵函隨上之撫軍張公國維啓之甚輕函內蠟封封內紙裏悉啓乃宋德祐年鄭思肖所藏詩文所言皆亡國事四百餘年始傳之人間虛右編

家玉峰少宰巡撫浙江時立志開杭州城河方患無從覓舊徑忽得一祕冊細註某處石砌某處土岸某處幾丈尺折而東西瞭如指掌按圖指示折毀豪家侵佔房屋河遂濟開若得神助

關夫子廟獨顯京師正陽門者以門下宸居近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萬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者

至必祈禱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齋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天啓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始稱帝先是成祖北征木雅失理經潤深海至幹難河擊敗阿魯台軍前每見沙濛霧霧中有神前我軍驅其巾袍刀仗貌色髯影果然關公也獨所跨白馬師還燕市先傳車駕北發日一居民所畜白馬長出立庭中不動不食哺則喘汗

定乃食回蹕則止事聞乃敕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書國書所書卷六

魏忠賢柄權朝臣附之者以爲父忠賢目曰乾兒都人作百子圖演義嘲之其時獻媚者爭爲立祠自承恩祠一倡而懷仁崇仁隆仁彰德顯德懷德昭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報功元功旌功崇勲茂勲表勲感恩祀恩贈恩德馨鴻惠隆禧內而中官外而封疆大吏丹黃土木徧于寰宇至杭州建於關壯繆岳忠武兩祠之間而國子監生陸萬齡請建祠於太學之側則無忌憚極矣闕逆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

人。賜府則以金玉珠寶。誓上空一穴。以四時花簪之。其獻婦如是。兩朝儀小錄

天啓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狀兼舉五經。成文二十。三首。外饒得之。以其文堪入彀。惜其違式。命止錄易經義以進。吾鄉和世培彪佳取中。迨墨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命特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於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關。癸未之會闈。嘉興譚築巖貞良。慈谿葛眉仙元。皆以兼五經具題。奉旨一體校閱。各與中式焉。予考之閩。善。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實。晚號逕史。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

寄園寄所寄卷六

文庫書通

三

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試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興中九經狀元。其宗朝蔡齊字子思。亦中九經狀元。兼書

國朝浙江查嗣韓。福建林文英。皆以丁卯京闈五經兼作。題准戊辰會試。均入史館。後不爲例。

崇禎朝所任五十相。卽位初。勸進者多結更議。以卜者或濫廷推。滿州韓定國是而幹畧無聞。高陽崇禎永當歲關而密勿莫預。君心之所向。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與是烏程仁之舉起。宜與初望。止於一推。君子持

之太過。體仁在上前。言多傾險。大臣宜以朝廷大體。從容爭奏。俾體仁與錢謙益俱罷。至上未必不悟。乃眾臣王永光權。請兩端。補臣李標錢龍錫。苦心引救。不能明言兩人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由今思之。體仁用而天下亂。未必謙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謙益之爲人也。才而疎。其才也可以有爲。疎也亦易於債收。體仁腹心陰沉。大有以過人。跡其所爲。宜與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楊欺而體仁未嘗不許。韓城韓營而體仁險惡過之。用事八年。致寇難口。溺勦撫機宜盡失。其後之人踵得罪而已。獨免。果操何說而得此。彼蓋挾其機智。上以彌縫主心。中以諉避事任。下以錮遏言路。幸使名位

寄園寄所寄卷六

文庫書通

四

全身家固。而萬事潰決。不可收矣。語曰。日中必熾。操刀必割。人主之亡。不可一日而頓也。自神祖不親朝。二十載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與臺諫以相持。宦寺乘之以馴致崔魏之禍。追懷宗誅鋤大奸。虛懷側席。不幸老成忠厚。半磨滅於逆奄之手。新進蠱起。頗欲借正論以挾持人主。而自謂功名。體仁乘帝之疑。持私說以除詆惑。亂天下。雖然起與之爭。帝既信其孤立。又恐難於獨任。則縱言者搏擊以觀之。冀得中收其用。而黨禍遂不可解。舉軍國大計。無一關大臣小臣之心。間取得失功罪。掩而入於恩仇之中。俾至上爲之傍徨疑誤。莫追所從。藉以潤任事者之心。而抵於敗。故曰國家之禍。皆





見其語切。為色動曰。先生言是。若一時難調發。其先將  
一萬人從。乃召兵部尚書張國維。議配以唐通兵七千。  
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賜將師臣賞功銀五萬兩。而  
於左良玉下特詔。出帑金專賜其軍。從將師請也。唐通  
尋以西協留防。而國維尋與司農傅叔訓俱得罪。上方  
簡用大僚。於兵食重有所變更。將師需欠未發。帝一日  
召閣臣出。示之曰。此秦督進兵疏也。卿等以為何如。  
姓曰。兵危事而傳庭易言之。矜其勇氣。刻日掃除。以約  
束未定之兵。當悍悍方張之寇。是役也。臣竊危之。上曰。  
何也。姓曰。傳庭軍資甲仗。皆飲之於民。秦父老怨刺骨。  
又不結以恩信。而驅不教之民以戰。一往趨利。難以持  
久。信其間謀。恐應後謀。臣愚不知其所以勝。惟上熱  
之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良是。願賊橫已極。  
秦督奮然一有所出。亦惡可以少也。姓乃不敢復言。先  
是宜興之能用人也。六卿以下。鄭三俊。劉宗周。馮元  
倪元璐等。皆其所稱舉。即上所最恨者。無如黃道周。且  
錄用。督師姓則援而至於相者也。自吳昌時入。於宜興  
最親。而與化之交亦厚。日遊於兩公之門。以招搖寵利。  
而三四趨風。僥銳之徒。乃起而與之爭權。其中稍自持  
正者。默以告與化。謂兩相應。早自別白。又有宜興素厚  
善者。求事稍不順。輒陽趨而陰背之。宰相與宜興謀且難  
且合。而江南北之郡漸成。上亦頗知其端。未察也。會延

儒先以視師薊門。中官及駱余吾養性之間得以入。  
出低。上意已疑之。及至軍用。劉澤清為中軍。諸而姓因  
大帥奔走者。猶如長安時。中官皆當以開。而姓因  
受命辦嚴。遠巡失上指。同官又從而齟齬之。決辰而江  
南北兩相俱罷。宜興雖據監軍內稱。而與中官往來。歷  
日。審召宜興。盡屏左右。而所及不過泛語。宜興亦不  
市。而宜興始知。中官皆以昨者。適勝實。帝殺之。雖力  
辨不信也。以此恨刺骨。而其過。則宜興所授。與吳昌時  
不合。宜興亦有惡。性以非宋用。而宜興所授。與吳昌時  
宜興也。上嘗嘗語。賜死而中。性見人。大恐。與吳昌時  
與國通。國通以書。同官曹良直。良直具疏。以延儒自用  
姓。良直與化客也。以此并恨。姓與相俱罷。延儒自用  
他事看議。姓以三月請兵。責其稍緩。既皇恐待罪。再疏  
與致仕去。姓屢奏請行。而以無兵為言。上曰。徐之。兵  
公。德。聖。言。於。從。司。農。口。上。意。欲。與。公。進。行。報。謝。相。恩。者。  
欲。耳。觀。首。發。表。越。可。見。姓。聞。之。不。以。為。然。又。以。為。得。處。  
奇聞新書卷六  
出。姓。力。言。持。重。而。孫。傳。庭。加。督。師。兼。制。應。院。繼。進。謝  
拂。上。意。故。有。後。命。而。孫。傳。庭。加。督。師。兼。制。應。院。繼。進。謝  
軍。舉。討。賊。事。專。責。之。矣。當。是。時。上。新。任。樞。計。二。臣。馮。元  
慶。倪。元。璐。皆。山。兵。侍。郎。不。久。用。召。見。中。左。門。論。之。曰。國  
家。艱。難。兵。食。宜。合。一。卿。兩。人。同。卿。里。負。才。聲。朕。故。用。以  
協。心。規。畫。卿。其。有。以。報。朕。此。兩。人。者。公。忠。調。達。實。有。濟  
變。材。早。年。為。體。仁。之。所。抑。沒。元。慶。緣。南。卿。寺。間。地。免。元  
璐。則。烏。程。畏。蔡。澤。之。逼。嗾。勳。臣。論。劾。之。宜。興。再。召。而。始  
出。一。見。被。眷。遇。始。信。上。知。人。向。誤。國。事。皆。體。仁。輩。壅  
之。耳。元。慶。數。被。病。強。起。視。事。上。賜。藥。餌。雜。物。屈。數。月。不  
得。瘥。元。璐。歸。併。三。餉。以。便。稽。核。廣。鼓。鑼。行。鈔。法。以。助。之  
聊。支。吾。匱。絀。非。其。意。也。每。相。見。輒。頓。足。曰。使。吾。兩。人。早

詩園新所寄卷六

芙蓉芳譜

**RTK**

寄園寄所寄卷六

焚虛奇通

五十

5-224



可勝誅。不得已。責由沃破家專征。訪通州以敵。蓋城。皆爲目前支吾。且計其經久遠。非不深領其旨。以無可如何。拂於心而逆於耳。噫。孰非時爲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於始用事之人也。劉冠未刻

高皇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爲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過少。徙于後。誠意見之。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與誠意視之。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謂燕王也。高皇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泰昌。萬曆子。天啟崇禎弘光。皆萬曆孫也。果符其識。萬曆編

寄園寄所寄卷六

文苑奇書

三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曰。閹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各官畢集。一象獨仰大內。淚如泉注。四象館有同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之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冀東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終不能屈。續表忠

焚虛寄

科名

士患不聖賢豪傑耳。必科名。

科名中未必絕聖賢豪傑也。姑畧其遺蹟以所

開於近者筆焉。後起者可以興

隋始設進士科。唐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呼之面試。及第。始唱名。明皇末。始試詩賦。并雜文。貼經爲三場。宋太祖賜殿試。不第舉人出身。始放進士榜。太宗始分進士

爲三甲。進士分甲。大自賜新及第。進士綠袍靴笏。仍賜宴。宴後林院。太宗始置武學。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

哲宗詔進士專習經義。從此廢詞賦。古今原始

寄園寄所寄卷六

文苑奇書

一

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卽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紫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

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至勝朝。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二甲之除。猶爲部屬。崇浮長情。職此之繇。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日知錄

洪武間。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四書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試之。立三場試格。始此。後有增損。古今原始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復鄉試。尋又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百二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

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

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於何時。然程氏易傳。人多有聞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全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葉書

明初三科有四書疑問。做元制也。洪武甲子。易以四書名曰制義。本朝照行。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兩鄉會試。革去頭場。止用論策取士。論題仍用四書。已而復八股制藝。至今遵行。應卷隨錄

近代取士法。首重科目。然宋朝試錄存二本。以其有朱

文公。文文山名在也。科目重人乎。人重科目乎。晉州志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矣。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蓋場中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日始勝進第一場文。十二日第二場出題。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勝進。二十外三場文始勝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於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又間之。是以真才多遺。必減飲宴。寬以月日。乃可。求志

科第至三元。世必豔稱之矣。不知昔人有中四元者。唐崔元翰。晚年取應。並首捷京兆。解頭。禮狀頭。宏詞教頭。新開書所寄卷六

制科三等敘頭。說備北京解元。其初不盡北直隸人。如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宙。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癸卯沈紹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馬悅。天順壬午鄭宏。弘治戊午孫青。辛酉謝丕。嘉靖壬午周釋。己酉孫鏐。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玘。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慶庚午李廷機。萬曆癸酉柯樞。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鄭光溥。山東人。宣德乙卯鄒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楊濂。四川人。自萬曆壬子宋鳳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隸人居首矣。南京解元。其初亦不盡南直隸人。如正德庚午許繼先。嘉靖戊子許仁興。俱浙

江人。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永樂辛卯徐則舉。嘉靖壬子孫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史永樂戊子黃壽生。俱福建人。夫科場取士。期於得人。莫非王臣。議者必欲區別之名。從公而實私也。南京求舊錄

明鄉試直隸取百名。加國學三十名。又襍行五名。故曹璘以典史解糧赴京。中北直隸鄉試。而廷試爲狀元。今無襍行應試者矣。耳說

曹璘爲典史。日久讀書不輟。已令戲之曰。將欲中狀元乎。璘曰。誠如尊論。明朝狀元譜

明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二人。胡廣。曹璘。馬愉。陳循。商輅。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周延儒。國朝

奇聞新所寄卷六  
黃庭秀刊名  
傳以漸。呂宮。徐元文。玉堂叢書

明解元登狀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蕭時中。陳循。商輅。柯潛。彭教。謝遷。李旻。楊維聰。國朝解元登狀

元者胡任典。全上

明會元登狀元者八人。黃觀。商輅。吳寬。錢福。倫文叙。楊守勤。韓敬。周延儒。國朝會元登狀元者韓茨。彭定求。陸肯堂。全上

康熙已酉。余分校晉闈。所得士馮雲驢等。而陸肯堂。胡任典。俱山雲驢辛酉南榜。

明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本賢奪情起復。張昇論。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

人者。真可謂不負大科矣。三人皆江西人。客中問集  
前朝少年解元。廣西蔣冕十五歲。南直隸余毅中。廣東馬拯俱十七歲。皇朝盛事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鄉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待東宮書。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襄一清。中鄉試。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張少師居正。中鄉魁。

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宮傳。王守都。廷幹。舉進士。馬工部拯。余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以戰功僉都督。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芳。中探花。王兵侍偉。楊文襄一清。王侍

奇聞新所寄卷六  
黃庭秀刊名  
講洪。王參政慎中。俱第進士。奇童洪鍾。舉進士。是年辛。

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儼。中鄉魁。十九歲。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楊文忠廷和。何少宰孟春。陳中丞耀。蔡尚書克廉。俱舉進士。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

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中會元。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解學士縉。向右都賓。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冕。盛右都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

太宰用賓。方少保逢時。俱登第。二十八歲。沐定遠。嚴封黔國公。全上

胡忠安公濬。爲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爲會試知貢舉官。全上

一府七會元常熟施顯太倉吳鈺即陸長洲吳寬吳縣

王鏊吳江趙寬常熟瞿景淳太倉王錫爵全上

中進士而祖孫父子相見者絕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

澤正德甲戌進士為建昌太守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

為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為廣東提學副使

浙江烏程縣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為禮部尚書子道醇

萬曆癸未進士為給事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為禮

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

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全上

明三元者二人其一商公輅其一黃公觀正氣紀云黃

觀貴池人字伯瀾一字尚賓洪武甲子應貢入太學發

解南畿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策太祖嘉之擢狀元

除翰林修撰後殉建文難池州學宮中三元扁尚存

王疎菴冢宰有識鑒一日在高平劉尹一相座劉出其

子鴻訓及同窗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課藝請政疎

菴覽之驚曰皆卿輔才也安得萃處一室館師文雖工

福遠不及諸子後孫公居相壬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

公鼎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即金銘庚戌進士官

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東閣大學士其館師王家

礎亦壬辰進士選涇陽知縣未任卒於途疎菴之言竟

不爽餘談

明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

昌志載云禮部為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

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奏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

式的國子監生為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奸生

光顯他父母恣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

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

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說邪

謝文正選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不復以解元會魁

及第倫論德文叙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通泰以諒復

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盛者也黃行

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

奇聞奇所解卷六

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狀元鶴

齡孫追費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璽俱進

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挺鄉薦第一領會試第一

兄堪武會試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

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

保守禮與其孫職俱山東解元若兄弟第高利如永樂甲

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文憲

時中狀元文忠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憲守陝

尚書守陝劉文簡奉祭改官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

解元而守陝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謚文楊光祿惟聰已

邪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庶子惟傑丙戌及第王太史錫

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復會試第五人。皇朝盛事

洪武間。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聞陳古今孝節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政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上命工部設座。禮部叙次位。二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玉堂叢語

花綸。初授修撰。年十八。詔許歸娶。練子寧送以詩云。三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况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燭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奇。同音所寄。李太。皇朝盛事

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光山堂外紀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良。吉水人。第三名李賈。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榮。永豐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第三名王訓。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內閣學士讀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皇朝盛事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

也。玉堂叢語

狀元任亨泰。襄陽人。永樂龍遇特降。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全上

魯榮字子榮。五歲盡識象戲事。稱江西才子。永樂中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光山堂外紀

永樂初。曾榮赴會試。同鄉有劉子欽者。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于矣。子欽自負。畧不少遜。縉少之。畧以題意示榮。明日廷對。榮策最詳。殆及萬言。遂擢第一。殿試罷。作詩有曰。曉開三殿

奇聞。奇市奇客不。

皇朝盛事

降綵綸。衣冕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

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棧棧播皇仁。全上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永樂喜甚。命禮部與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齊名。稱三王。玉堂叢語

皇朝盛事云。永樂甲申狀元曾榮。永豐人。會元楊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徐時行。吳縣人。會元王錫爵。太倉人。俱蘇州府。本朝康熙丁卯江南解元張兆鵬。吾邑芳干人也。父仍休寧庠。庚午浙江解元吳筠。歙溪南人。辛未狀元戴有祺。吾邑瑛溪人。會元張瑗。祁



門人亦一科同郡兩元矣。萬壽而後

永樂中各省鄉試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會試莆田林文倫撰也而為主考吉水劉儼侍講也而為同考當日重在衡文故不序爵林國記

永樂十六年戊戌會試金谿王英為總裁至八年庚子二十一年癸卯復主順天鄉試永樂十九年辛丑會試吉水周述為總裁至宣德七年壬子復主順天鄉試宣德五年庚戌會試吉水錢習禮總裁至七年壬子正統六年辛酉復主順天鄉試皆先主會試而復主鄉試後此則未聞矣全上

章孟端宣德間為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寄贈書所寄卷六

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方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題於壁曰四壁金華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歸人多羨之堯山堂外紀

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於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擎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付錦衣衛尋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時稱為儒釋道狀元彭時儒籍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其齒

最少者河南李泰父永昌見為太監道紀補遺

正德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榮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人朝盛事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元泰本富族有欲更為親厚薦者泰儼與泰有私儼欲扣閣力辯禮部請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開老其某取次折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為解元時目為欽賜舉人西樵野記

景泰丙子鄉舉吳啓文舉以春秋學生登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登解順天皆邑人同學公餘日錄

彭華安福人景泰五年會元是科狀元孫賢河南人榜眼徐溥宜興人探花徐鎰武進人賢面黑溥面白鎰面黃時為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狀元譜

天順癸未貢院火甲中又火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蒙氣滿場爭吐酸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鶴汀新語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為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

因書一絕於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黃書初編

朱希周弘治丙辰狀元。年八十四。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歿。玉堂叢書

又無錫某科進士。花甲一週。與某科新進士會同年。

令其子輩俱拜爲年伯。余於甲子年會辛卯同年在仕籍者於寄岡。胡又弓。李九咆。鄭山公。王龍洲。岳鎮

九。王汨來。成思崑。王阮亭。張進峯。田子肩。鄭方旦。將

飛占。任介石。梁翼宸。郝勵嘉。胡二齋。吳曉岳。李遜五。

沈維菴。杜讓水。張羽京。王爾成。陸會菴。陸節菴。主人

寄所寄卷六

沈繹堂。姚陟山。李奉倩。尹瀾桂。及子。共二十九位。今

甲戌年。止鄭山公。王汨來。王阮亭。三位尚列朝端。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莊敏公夔以太子少保。爲吏部

尚書。又商公以乙卯解元。爲乙丑會狀。姚公以辛酉解

元。爲壬戌會元。二甲傳臚。商公自俯撰超入內閣。姚自

給事中超拜侍郎。皇朝盛事

吳文定公寬。少就塾。偶借雅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

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地乞

告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詰

旦。師訪諸徒得之。力命文定爲洗滌之。文定復如祠書

免貶二字去。成化壬辰文定廷試首冠。位至少宰掌鑰

錢唐李子陽旻。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與

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

生直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二口。衆以爲此文明之兆。

子陽爲詩慶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

定因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

催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

是歲子陽果以易經登解。甲辰廷試第一。光山堂外記

羅倫字彝正。號一峯。既中會試。於禮部領卷時。自言久

於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

寄所寄卷六

許之。瞻其遂有三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晚久。李年

漸高。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大魁。至次

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爲有意希望。不從。

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爲式。全上

唐阜。字守之。徽州歙縣人。嘗夢與鄭佐同榜。時阜年已

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阜兩榜皆同榜。全上

唐阜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擬。雖累蹶場屋。而志不怠。

鄉人謂之曰。徽州好箇唐阜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

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綵多。唐聞之。志益厲。因題畫

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阜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

如唐阜何。又嘗見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網魚。題曰。老

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伯正  
德癸酉甲戌果連捷經魁狀元及第全上

倫文叙廣東南海縣人由儒士中會元狀元子以諒由  
儒士中正德丙子解元以訓由儒士中正德丁丑會元  
榜眼父子三人各占一元且父子會元又兩中鼎甲皆  
由儒士夫豈偶然論元小錄

弘治時南京龍寬精於文義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都  
御史澤子遠入試浙場中第八又與同中甲科人有詩  
嘲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  
子孫劣龍寬家窘手兒長有錢使得見推磨無學却將  
人頂缸寄與南京言路者好排闥說彈章其詩盛傳  
諸朝奇所書卷六

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  
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辨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  
此始堯山堂外紀

永嘉江陵兩相公最得君策強悍其可恨處不少却有一  
最得意處永嘉典嘉靖乙丑試會元唐荆川願之狀  
元羅念菴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會元郎定宇以狀  
狀元張陽和元汴四人何處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主  
不阿附亦不抗作最爲得體湧幢小品

海鹽倪政字拱德以鄉舉訓興化學終松溪諭初興化  
生王譽者政才之故規矩不少借秋試譽稱夢九鯉神  
曰當問倪先生譽以先生必無好言勉往一請政怒應

曰去中解元來譽喜甚疾趨出果發解歸海鹽縣志  
科場夢兆應否萬有不齊偶承一二則以該其餘

畢瑜爲山東提學日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瑜贈之詩  
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讎棘棘豈能留彩  
鳳鹽車未必困驢嘶東藩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  
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堯山堂外記

萬曆十三年詔起侍郎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時首  
相申時行吳縣人次相許國歙縣人三相同出南省二  
相同一府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  
三相各占一元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七中  
鄉舉次弟庭謨年十六繼中幼弟庭諭年十五亦中三  
諸朝奇所書卷六

人皆早發各占一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記  
許相國金陵鄉試與王中二公偶同坐有相士過指之  
曰元元元首許終申果不爽許貧時歲除袖修金歸憫  
投水婦贈之方患無以卒歲徘徊河西橋休寧程爵遇  
之高其義厚贈且結姻焉次年許即發解明虹筆記

袁了凡初名表萬曆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  
黃比下科登第則會元黃字道黃汝良次焉了凡少時  
遇異人知數前定不復營求而改名以希遇於不可遇  
據之夢其於前定尚在疑似間蘇譚

順治己亥秋八月再行會試予與同年朱若臣士綏  
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傍左

遂不甚了了。予笑曰。年兄未必便中會元。得無爲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銘。榜發會元朱錦。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悉俯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論元小錄。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哂。母曰。其文何如。對以未閱。母不覺潸然淚下。令請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於庠。賣志沒故。觸而悲耳。令隨取其卷閱之。大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寄園書所考卷六。文選寄科名

府太守亦訝其年。令乃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太守亦取以冠軍。遂入泮。未幾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令以覲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盧右編

熊公廷弼已中武解元。因事爲當道呵責。大以爲辱。抗節爲帖括。遊庠。及赴省試。未獲錄科。路號於督學。請收遺才。督學爲無錫鄭公。以錄遺已過。不允。熊力大。持其典。與夫俱倒。督學怒。立責三十板。出題命作文。意欲黷之。熊立就。不加點。文又大佳。督學喜。送入闈。遂登解。後熊督南畿學。見鄭。鄭踣踏若悔。公曰。雷霆雨露。皆似教誨。默然無復遺憾。蔡江集

蔡公懋德視學江西。是時崇禎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

貢京師。公矢諸神。謝私謁。榜發。揭公重熙第一。陳公際泰次之。際泰爲諸生時。其文播於朝鮮。與重熙皆舉進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國難焉。先是蔡公素耳大士名。欲首拔之。日未午。有以全作五經文呈者。以爲大士也。閱之。乃揭耳。少頃。大士果以卷來。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尚書一藝。稍弱。意欲爲首陳地也。揭應聲。即於案頭復補二藝。公遂首揭。初進集

侯執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獨未伏見。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執蒲座主也。執蒲既第。數以文寄園書所考卷六。文選寄科名

進勝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豎。豎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執蒲乃求應震爲文三。勝芳三稱善。旣而嘆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壯悔堂集

正德崩。大學士毛澄迎肅皇帝。駕至蕤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堯山堂外紀

中州士人周冕。屢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曰。汝須待甄尚倫同中。周覺而求諸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有一尚倫入學。問其事業。懵然。其年周君未錄科。舉甄

同告考。周代魏作。兩人俱入試。三場同號。房亦然。周中  
本房第一。魏亦登科。周至縣任。魏至縣令云。升卷外集  
明朝制藝。確有分兩。作文者閱文者皆可操券而取。一  
人出關得意甚。自以爲會元矣。偶夜散步。聞有悞墮泥  
中者。大呼曰。誰來救會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閱  
文。果高一籌。曰。真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發。果然。董宗  
伯思白。將赴南宮。往辭其尊公。公歎曰。兒入場須加意。  
我向央汝爲元。今不穩矣。以吾前閱陶孝廉文出汝上  
也。宗伯謹受教。畜馬乘題。聚飲。句已重頓矣。憶其尊公  
言。欲獨陶上。復收之。已而場中定元。以蓋平發。不及陶。  
遂置第二。馮公夢禎會試年有貴介子弟。預購閱題。聞  
某公與某公議。但曰。斗筲字要之何用。貴介子遂知爲  
行已有耻三節矣。馮知之。邀一莽友入西山。靜養半月。  
得一破曰。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  
甚。曰。我會元矣。已而山關。徧訊同袍文。但聞其破曰。不  
及我也。榜發。果魁多士。湯宜城賓尹。讀書山寺。上科某  
會元來訪。傳示鉢者。偶過其地。見湯徘徊於寺廊下。忽  
疾走狂笑。大聲寺鐘無數。某公問之。則曰。我作一文。  
樂其也。索觀之。曰。是矣。但仍未盡善。因指其隙。湯大服  
請教。遂授以元脉焉。晴虹筆記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巫人。姓者。一夕至南門。忽見  
空中紅光炳耀。仰視則天間現也。從拜隨。不覺聲出

於口。自是不昭。揚州曹進士守真云。啞巴乃其父之相  
識。因天關服一拜。而遂有音聲。萬壽閣偶談

國朝徐相國元文。赴試金陵。一船家啞子。忽迎曰。狀  
元來矣。後魁天下。造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昂永豐人。  
往南直隸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或以爲少。  
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錢  
游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者華亭二人耳。其精  
鑒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母若衡水楊宜。與我浙  
江山之趙鏡。楊拔擢昆湖。趙拔申許王三。相國。錢以愈  
都卒於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誌傳表。亦盛事也。揚玉  
都。即書坊寄卷六。  
總督侍郎。湯惟小品

馬狀元鐸。母馬氏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  
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驥。越三日  
驥傳。凡三唱。無應者。曰。即李馬也。驥乃受詔。每報刺驥  
字。黑書馬。朱書驥。笑史

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  
父釋褐。報至。公携杖往視子舍。時臨山夫人。以夫不獲  
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爲。吾子不  
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洟交下。次科臨山亦第。全上

李于麟子駒敏慧能文。有聲歷下。王元美屬司理魏允  
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在場中。檢之數

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於棚下塵土中。七作皆售。駒未幾病歿。無子。于鱗之白雪樓。竟屬他人。蘇談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凡以夢祈者。應如響。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轉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秦聚三。播人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丐婦浣於河。問之曰。秦聚三。播人者為誰。其婦張目咤曰。汝奚問為。蓋此婦與邑少年秦聚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罵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笑史

胡任與為諸生時。夢人贈二香圓。云。手持雙圓小天下。辛酉江南發解。五上公車。甲戌以孔子登東山題。奇聞新街卷六

捷會榜第七。調于奇園。述舊夢。子曰。君今其得狀頭乎。任與謙讓未遑。臚唱竟驗。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圖。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汙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為水國。遂應其占。亦一厄運也。蘇州人為之語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最有才情。特以館穀落其度中。代筆者往往有人。皆無他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未減。懷小品

江西吉安府。自開科至嘉靖三十八年。已未六十科。中

式者七百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內閣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書二十二。人。得謚者二十五人。耳談

壬戌前一歲。武昌屠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名姓。屠物色待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忘。生才下中。大悅。遂猛進學。適當榜發。乃姑蘇中相國時行。始猶徐姓。而生以病進學。嘔血卒。先伯氏為相國。同榜進士。嘗向相國言。為絕倒。全上

姑蘇有儒童許淵。嚙。乖老。尚未採芹。偶伴某公子計偕入都。公子昵一伎甚狎。無心入場屋。戲謂許曰。代我嘗試何如。許懼獲譴。曰。無傷也。自臨臨及內外簾。皆親啟。出頭。恐人覺其替身也。天字三號。亦蘇州孝廉。子入場。先一夕夢人告曰。汝若坐天字二號必中。既微差。甚悵悵。試識認坐二號者何人。驗其應否。既揭簾。認其為許。淵。噴大駭。許急以實告。且善言求之。隔號生曰。若欲不張揚。請換二號與我坐。不得已從之。已而至晚。竟不能成一字。又來問許。許七藝已草完矣。隔號生曰。與我七草。方不叫破。又從之。然許終恐負公子托也。更草七藝。為之寒責。榜發。公子與隔號生俱捷南宮。共謀所以報許。許曰。大福不再。功名非所願也。任我意。飽煖于二

家可耳。知其事者。謂一童生中兩進士。屬升集

古今名爵之盛。王謝尚矣。唐如張說三世宰相。明如  
寶許氏。一門皆貴。希遇也。我朝建興人物之盛。亦有足  
述者。父子尚書。王崇簡。王熙。宛平人。兄弟總憲。徐元文。  
徐乾學。崑山人。父子同時總督。白色純。白秉貞。遼東人。  
一榜三鼎甲。馬世俊。狀元。鮑亦祥。榜眼。葉方藹。探花。俱  
江南丁酉科。方月江。猶所取也。一門三鼎甲。徐元文。狀  
元。徐秉義。徐乾學。俱探花。同榜一縣兩宰。輔山東益都  
孫廷銓。馮溥。俱已卯科。洪承疇。以內閣經畧五省。吳興  
祚。由知縣三年陞總督。皆異數。歸南小史

子本籍休寧人。寄錢塘。同時兩相國黃次辰。錢塘  
**寄園寄所寄卷六**寄園寄所寄卷六

人。吳廣菴正治。休寧人。俱與子鄉誼甚篤。

金進士居敬未遇時。所夢于少保墳。夢語之云。對陸生  
之策。淹寢數科。乙丑捷南宮。殿試日。謂陸肯堂曰。狀頭  
定屬君。問何以知之。遂述其夢。已而果然。懷園新語  
一書生禮奎神慶甚。同儕戲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前。  
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  
所讀。竟登第。又荆溪周處祠。十人號有見像蒙垢者。置  
手拂拭之。其人素羸。忽覺神王。後以勇聞。人謂得周然  
助云。說備

壬辰子與胡道南沈禹王會試。共寓都城我剎寺。子  
語道南云。參乎全章題。曾揣摩否。道南曰。未也。時已

二月初六將進闕矣。道南晚作此題文。止三百餘字。  
予為評騰訖。語曰。子一時未能收束作短篇。不能與  
兄再作同門也。及至小寓。將進場時。同在炕上。子偶  
云。道南昨作參乎章好甚。同人取閱。而禹王注目多  
時。子謔之曰。君欲抄其文耶。何閱之久也。子與道南  
禹王卷。俱在王公爵年房內。道南中式。批子落卷有  
人思才少。君思才多。再一整鍊。自拔前茅。語禹王已  
得復失閱其落卷。即次題參乎全抄道南新作。因雷  
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即云。場中兩卷俱好。惜二題  
重複。鄰房李公目云。既抄時文。何不兩棄。王公云。必  
中共一心。乃安。李為拈閱。乃得胡而棄沈。子曰。此有  
**寄園寄所寄卷六**寄園寄所寄卷六

為戒。

戊子子讀書靈隱。偶憩冷泉亭。見李文宗際期屏去  
騶從。止携一小童。步行入寺舍。與子書齋僅隔一壁。  
移時李公步行去。鄰僧急過子云。黃公索僧以尊疏  
而述宗師云。值此時而隔壁有士子。學生未識其面。  
夜過午。書聲不絕。當培植之。宗師雖唯唯。小僧特來報  
喜。子詢之。方知黃公講鳴俊。字跨千。由浙文衡歷官  
巡撫。為李公房師。避靜此寺。前輩之歛跡如此。子再  
投稟謝之。禮意甚殷。極口贊許。絕不道及處子一字。  
科舉發落。文宗面諭此意。

壬午十月二十二日。降阜戴應昌字孟全中式歸邑。借予里德聚堂居。俟縣官迎出東門十里。再赴公宴。相傳昔年程聖墩鄉居。值本縣宴科舉。程公陪席。因斟滿一爵云。諸兄能決科者飲此。汪循應聲起飲。程公曰。兄果爾爾。老夫當出郭迎十里也。汪公中式。歸坐派山舖。不赴宴。為致此意。程公曰。我幾忘之矣。急出迎本縣隨行。今相沿為例。然亦陋矣。

天啓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孝廉作教事。先聖偶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齋禮祀。凡筵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

丁祭。見宜聖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奇。聞者所寄卷下。  
發應書科名

異。次年公遂及第。  
錄書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臬司掾某為汝座師。醒大不樂。曰。試何與臬司。且掾何為者。此不捷兆也。入省。訪臬司。果有是掾。因與往還。致慇懃。掾亦不省。夢所謂。揭曉前一日。監臨以藩司掾填榜。恐匿弊竇。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廣文爭卷。一曰斯某卷好。監臨曰好。掾遂填註。一曰其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監臨曰。莫非天定。遂罷爭。蓋掾因往還熟姓名也。其見夢也有故。不獨其言驗而已耳。  
耳談

句容宜巡按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

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試官折卷到宜名。方訝其楚。欲易之。而道士聞唱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與此事類。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榜發。諸生哭於文廟。有以首題作為黃鸝兒歌之者。其詞曰。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瑳枉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貨殖家。風上聞井北。揚皆嚴處分。錫寶刺言。

寄州葉甲。丁酉中式第七。後緣事改名。入學補廩。康熙戊午金陵鄉試。謂同寓休寧戴錫蕃曰。吾夢場中首

寄園寄所寄卷下。  
發應書科名

題。是點爾何如一節。併囑其從遊王宅三。王鑑各作一藝。敢以舊題熟擬。未必出。置之。是科首題抑為之不厭三句。夢弗驗也。越三年辛酉。二王復科舉。戴又與同寓。因問其師葉。則去年七月作古矣。是科首題。果點爾何如一節。出場時。二王相告以為異。是科戴中副車。  
履秋集

楚士某。常夢人謂曰。號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科無居左中者。及商長途窮。被釜猛進。而夢不已。再入棘間。居左者文苑。昏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筆重作七藝。貽居左者。是人尚謂苦已。妨其曳白出。亦為勝寫畢。然是人常夢已中。半邊解元。榜出。果同中。



而士解元中後。是人發憤讀書。名幾與士軌。耳某  
順治丁酉科。豫章一士子。入闕中。作文繕寫已畢。甚覺  
謙意。忽見魁星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狀元也。可書狀元  
二字于我掌上。士子大喜。捉筆纔書一狀字。魁星倏以  
手反撲印於卷面而去。此卷因是不得勝進。蓋士子頗  
善史筆也。詞庵偶筆

嘉靖間有南人劉勝義者。設帳永平灤州。人籍中北直  
鄉試。以同籍被攻。除革。隨入南籍。中南直鄉試。以在外  
年久。又被攻除革。乃自叩關請肯。准在何處考試。隨蒙  
奉旨批云。狀元天下有。兩舉世間無。准為進士。清發事  
則筆

寄園寄所寄卷六

吳楚奇村名

五

焚版寄

壽考

富貴我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壽耳。壽誰主之。得  
壽則得天矣。若夫坐享大年而名不傳於後世。  
焉又當別論。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卒於仲丁之世。見竹書紀年。周太  
公壽百有十歲。卒於康王六年。見金石錄。漢賈公本親  
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雅書斷。魏羅  
結壽百三十歲。趙逸五百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  
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  
一百三十餘年。嶺南雜窠老翁。年二百餘。宋熊定百三  
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然則彭祖之壽豈誣哉。升  
華外集

寄園寄所寄卷六

吳楚奇村名

一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莠。往  
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姪粗醜。二叟  
前致詞。夜飯戒數口。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皆截三  
叟言。所以壽長久。客中訓集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三  
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  
便殿賜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襲造其  
第賀之。成化中。韓王秦霖牧所千戶朱政曾祖年一百  
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鋪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

千戶致仕。詔全鋪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弘治中。吾州毛弼年百歲。而孫廷狀元及第。有司揭爲蓋人瑞狀元坊。盛事也。皇朝盛事

崑山周壽。前年一百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鄒陽。出世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中洲野錄

胡忠安公濬。天順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悅。一時以爲榮。駒陰元記

世言耄耄不如耳聰。耳聰不如老聾。此言老人聾聵嗜飲。合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而每食不過麤飯一盞。蔬

蔬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而每事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

強。精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補氣。不饑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飯卽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吸

少菜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人卽勸令節食。言食少卽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其力也。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

食未飽。已捨匕筯。續明道雜志

王翁湯陰人。年一百八十。而肌膚綽約若處子。且豪飲數斗不醒。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尚出諸名流贈章。索題。元瑞爲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一百八十。九朝舊事盤心胸。高談弘正儼目曉。信陽北地俱兒童。則李少君爲數百歲人。能識武君坐中九十餘老人。言與其大父遊射處。及齊桓公時銅器。信有之也。而好詞賦。遊五岳則又奇矣。耳談

巴陵老人。年一百八十歲。誕日山中人競舉觴。鼓吹喧沸。適楚直指毛公過其地。聞之問知其故。因屏騶從獨騎詣之。人見尊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吾謁壽星耳。然至者數人。皆麗眉皓髮。莫別誰是老人。數人對曰。家君

許國。皆所寄卷六。笑庵書影三  
尚未出。蓋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顏貌益異。酒數行。老人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溫。老人曰是矣。我少時有劉

伯溫者。筭我命。題數語紙上。曰汝一百八十歲。有人與我同名字。是人來。汝謝世。因返舍沐浴端坐而瞑。公亦

呀嘆而返。楚萬戶劉子才傑談。雲中大中丞梅公祖母熊太宜人。年百歲。蓋司爲建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

十二。曾祖並母年各九十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金紫蟬聯。羅列堂下。又難矣。中丞父南山公。壽七十。飲食房帷如常。其於百歲。不必君平可卜矣。全上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

可收盛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邪貢入京。為盜終於靈地。東俄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貓過身側。為霹靂震死。因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曰受封爵。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年百七歲卒。或云年九十四。七修類纂

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舊。先君兩淮公。自解組以來。多譚出世之術。迄髦年。眼目昏花。不能見物。康熙壬寅年八十二歲。將易質。神彩精爽。兩目炯炯。過呼子姪輩。賜視之。乃薨。此事與范蜀公同。東坡嘗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耳。梅窗小史

明山東掖縣人趙燠。官吏部尚書。胞弟煥。左都御史。弟其。孝廉。門顯赫。燠歸省時。父母皆八十餘人。咸以為榮。國朝刑部尚書李化熙。長山縣人。胞弟李文熙。掌河南道御史。以其母一百零一歲。請官建坊。杭州黃相國機母亦百歲。餘建坊于門曰。百歲壽母之門。貴而且壽。真為難得。鹿草亭集

家王峯少宰太夫人萬氏。年將百齡。尚視聽無缺。都門咸以為人瑞。

天聰三年。車駕至海州。開視城垣。命其傾頽者。海州有一漢人。年一百三歲。妻一百五歲。子七十三歲。其族皆持齋。上聞之。令其父子來見。謂海州守臣曰。此老人可令在廟中奉祀。以終餘年。勿得擾害。仍賜之牛種。鹿草亭集

奇聞寄所寄來不

焚塵奇

神童 巧對附

小時了了豈堪皓首無成即曰後生可畏然衆以養正當有司其責者矣若夫終身榮枯往往定於片言對雖小技又可忽乎哉

顧頤十歲而爲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爲顧頤相唐堯十五而爲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爲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爲楚相韋康成十五而爲郡丞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爲符秦諫議大夫子奇十八而爲齊東阿守張緬十八爲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爲博士終軍二十爲諫者苑委餘編

焚塵奇所書卷六 焚塵奇神童

方孝孺君此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玉堂叢話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平生能着幾輛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欄干春盡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鋪丈夫不學曹孟德生

子當如孫仲謀三光日月星四時風雅頌舊史

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老鼠上栗樹與栗落穀螭蟬入菱池擒菱鉗蓮尼姑田裏吠禾上女子房中抱繡裁和尚端頭蓮酒必是私沽道童鍋裏燒茶何須噉煮吳先生飲酒倒口便吞謝書辦要錢抽身即討棋客着棋着着出好着藥工員藥員員員得能員明虹筆記

解學士籍少年發解及第後偕伴至妓館妓知其才名乃淪茶止一甌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茶解解解元之渴解應聲曰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莫氏八林

解學士七歲時一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橫書圖畫禽獸友甚不樂於是續云國公之像畫公之形禽中之鳳

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楚山堂外紀

解學士幼母孀居苦里胥催徵具訴縣宰併係以詩有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之句邑宰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春天仰面難宰奇之遂獨共說全上

傅黃門凱出使外國道經仙遊縣九仙祠黃門虔禱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及入界燕草殊隆國王令至客者請曰黃河濯水三三曲願天使爲我對之黃門應以夢中句國王驚服盡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

華有九曲而彼國亦有三十六灣也。後夢錄

永樂中江南一太學生需選京師見邸間題云客眠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閣中傳旨云人立斷橋形影不應流水去生以壁間句奏對得官堯山堂外紀

都憲韓公瓚巡江西日方鞠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水水積雪雪上加霜一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稱善為減死。荆溪元記

于肅愍八歲時衣紅衣馳馬有隣人呼其名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對諸

于肅愍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伶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公即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公曰

對母曰今後不可梳雙角矣他日古春過學館見公戲成三角鬚又戲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對曰一禿似擗拋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三異人書

徐晞為郡吏偶隨守步庭中見一鹿伏地守云屋北鹿獨宿晞應聲曰溪西雞齊啼守遂不以常禮遇之。林

儲曜初游州庠不循矩度學官示以句云賭錢喫酒弄婆娘三者備矣儲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一貫之已而舉應天癸卯鄉試第一甲辰會試第一比廷對曜以三元自期內閣問其自負乃抑置二甲第一自後勵行檢務文學遂得全終身名。山堂外紀

楊文襄八歲時以奇童薦大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玉堂叢話

林舉人章字初文福清人七歲能詩華師試題羣羊應聲而就落句云曾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又題韓文公像云駢立藍關雪回看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塾師嘆曰此子他日必忠而苦節者。刻朝詩集

袁相國履善六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出對云願為小相袁即答云病比老彭厥後相國

翰林舊有句云賓之。李西訪東之江朝東之賓之適陳啓東謁選至吳文定以扣之答曰回也待由也由也回也西涯為之擊節對諸

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中問架

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西涯曰五風十雨梅黃節篁墩曰二水三山李白詩。神童集  
林莊敏公九歲時邑宰謁其尊人梅所先生公侍側有白犬在門顧梅所幸出句云白犬當門兩眼睜睜惟願至公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宰嘆曰公輔之器

紹興董元。雲南太守復次子也。八歲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聲聞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華覓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圓。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其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無不精妙。弘治乙卯。張御史請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鐘事例。送翰林院讀書。疏上。上召試。不如式。命還籍。充會稽縣學生。更名祀。乙丑會元。竟山堂外紀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書。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者。公援筆書云。扁作帆。今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颶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神童集

王陽明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酣賦詩。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使賦。龍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竟山堂外紀

楊公繼盛。鄉塾讀書。師出。羣童爲迷藏戲。師歸怒曰。藏形匿影。能屬對者免責。公曰。顯姓揚名。師許字以女。三人書

嚴嵩十二歲游郡庠。有提學爲句曰。五關千里。鄉心一片雨絲絲。嵩曰。金闕九重。聖壽萬年春蕩蕩。續白鳥歌

施榮年幼而貧。謁張都憲。張曰。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榮應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張即招與子同舉。竟山堂外紀

陸貞山榮。有對云。東棟爲新。校斷劈開成四束。閭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間。榮兄采亦善屬對。東郊巡按蘇松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采私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一對云。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采亦屬云。鋪牌得快。掌中天地現金星。巧對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前。出一對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汝無忌。我也無忌。竟山堂外紀

坡公曰。栗破風風見。佛印對曰。藕斷鷺鷥飛。佛印曰。無山得似巫山好。坡公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何水能如河水清。釋史

戲臺賣茶棚下。溪西俞老人作聯云。足固任勞。胡不令腰一息。眼宜縱飽。亦當爲腹三思。其自壽六十云。非無意於求安。胎投已定。何以知其必壽。膽未全嘗。添足古句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無父母日方知。世間最難得者。弟兄有弟兄時不覺。紫虹筆記

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言即應以響馬。能空冀北羣。人嘲江西以臘雞戲輔以響馬。故二公各指。

所籍為戲實飯編

陳啓東震長洲人。善屬對。人以狗頭葫蘆四字命對。未就。方沐浴。偶得空心蘿蔔對之。喜躍盆為破。啓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水吹。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諒察政浙藩。與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髮。何須如此。陸公大賞嘆。釋史

一審官怒生員詞突。出對云。兩猿截木山中。小狢孫能作對。應聲曰。匹馬陷身泥內。老畜生怎得出蹄。對林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鈕鹿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

齊國寄所寄卷六

漢書詩補遺

七

吞炭終為山下之灰。開字多。未為佳句。不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字難定。兩家婚配。已酉一日為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作佛。女早為婢。女又可以為奴。全上

小字始於漢。盛於晉。如犬子對豹奴。又如桐君桂父。皆仙人名。百足三尸。皆蟲名。姑惡子規。皆鳥名。子林臥千律中。曾以鳥名伯勞對姑惡。古人表字朱翁子對祭弟孫。胡仁祖對孝孫。

王公世貞幼見鬻刀者。解令作詩。賦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戰死黃沙漢。子以鬻刀意試時。廖經歷以黃

途擲縣。命子對。八歲兒童。豈有登科之志。子應云。三年經歷科無報國之心。子怒其詞嫚。故借音以誚之。又一日遇子於途。復召試對。雞鳴犬吠占稠密。子對曰。鳳舞龍飛識太平。郡守蕭公知之。方入試。公問曰。童子能對抑亦能詩乎。曰。能。曰。汝詠童子手中筆。子應聲曰。筆與大人同。今日能揮墨。他年定著紅。蕭公大賞。即以子文薦之學使。列名庠校。彭北邵集

李膺召入內庭。過門高。中貴曰。神童脚短。李膺言天子門高。遂肄業翰林。孫公承恩五歲。吳一齋公指紅燭試破。即答云。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歎曰。此華國之器。洪舍人鍾四歲。善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捉筆

齊國寄所寄卷六

漢書詩補遺

八

不下。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頓首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於地下書耳。即令內侍昇几。一揮而就。全上王侍郎道亨。年十二。咏古塢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冠策公舉頭紅日句。或不過是。全上

有才子偶成一對云。冬夜燈前。夏侯氏讀春秋傳。久未。有對者。後請凡仙。以此問之。方對曰。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如雷編

焚塵寄

閨中異人

女主乎內以聲不越閭為賢豈尚異哉獨自媧

天補石來異者多矣吾猶其近以媧鬚眉

漢曹大家班昭續成漢書崔篆母師氏封義成夫人秦

寶滔妻蘇若蘭齊劉孝綽三妹陳女學士袁大捨等秦

韋逞母宣文君唐女學士宋若華若昭若倫若華若憲

閔圖南妹為不柳進士婦人能文者類不勝舉要當以

蘇若蘭為冠補筆記

唐三原孟媼號張大夫夫死續夫事郭汾陽七十二歲

仍生二子百餘歲卒李抱玉背衣石氏冒封國子祭酒

齊女子婁逞仕至揚州義曹從事全上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

僭偽之朝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

誤國於渡江之後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疾不起

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

流楊堅篡周其女為天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

篡吳其女為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

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子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

武烈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

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

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隨其說可見天理人心之不

長矣劉父偶言

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駱林

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

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皆徒從服庠欲妻

以女般作詩辭之曰一從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

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

操挺志堅然白璧姿蘇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

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女狀元春桃記蓋黃

事也升卷外集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

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晉王李克用妻劉氏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取

益北夢瑣言

女子為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叉妻胡氏齊高岳母山

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

女子為女學士宋孝武朝韓蘭英為女博士女子為男

官者女將軍晉王獻起兵顧淑母孔氏年百餘以為軍

司馬獻復以己女為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

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

義秦授為果毅陳女白頸鵲為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

十八女子執國政者齊陸太姬司綸緯者唐上官婉兒

女子詐為男子而有官位者石崇酒宴錄事黃崇嘏薛



竊林妙玉之外。又有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此妻

女子善將兵者。趙陀同時有保寧洗氏陳氏。又有馮寶

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明石社司土官秦良玉。作賊者。漢

交趾女徵氏。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

碩。反。破睦州。二州。明永樂時。唐賽兒反。難前判言

晉王族女。爲正烈將軍。朱序母。守襄陽。築夫人城。唐鄒

保英。妻爲誠節夫人。王氏女。殺賊爲奇義夫人。荀璣女

拔。固請兵。古立應。妻高守城。封狗忠縣君。平陽公主起

兵。號娘子軍。此虹筆記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

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

異。乃携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焦氏筆乘

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

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携之遊廬原

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

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

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洩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

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

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罵之曰。男

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

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淹。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

表此心。其隣有穩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

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

英大駭。問知其故。快快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時

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

乎。交親隣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頃都喧傳。以

爲奇事。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大婦。全上

節孝婦宋氏。洪武初。生戍金蘭。奉姑偕行。過盤江。守渡

題詩郵亭壁上。詠其流離困路之情。今雲南永昌城西

有碑樹祠旁。御史黃中題其碑陰焉。祠則御史陰汝登

建。其詩云。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愁茅屋。抱薪就

地旋鋪攤。支頤相向不聲哭。傍人問我來何方。俛首哀

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上千戶。舉釧

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聯迹在山林。立志從

文不從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

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志欲出

仕。甦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去神京。丹旌對

策中殿舉。馳書飛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開州守。飄然奮

舸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

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藻。守廉不使纖塵汚。執法致

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禁。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幾

蒙無錫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傍聞

者咸嗟吁。彼時微職動盈萬。妾夫白料無從辦。經旬告

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嗟吁俄死囹圄中。頭旗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歛殷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遣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妙南弟北兩割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墓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極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熟起身遲。飯鍋未熟。齊回寺所寄卷六。懷德府開渠。五。熱旗頭過。翻思昔日滾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簪斜簪金鳳翅。翠雲纓髻蛾眉嬌。綉床新刺雙蝴蝶。坐久尚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暮姑云餓。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假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綉羅襖。終日騎驢涉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淡。吁嗟風俗日頹敗。廢盡大義食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寧受饑寒不受耻。幾回欲墜江魚腹。姑存未敢求先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云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所見夫面。說罷傷

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道傍見者為酸心。隔嶺橫啼叫何許。鐵橋志洪武間。勅封滇中武定府土官地法叔妻商勝為武定府知府。通記靖難後誅僂臣僚。妻子登教坊。或配象奴。有一烈婦題詩於衣帶間。赴武定橋河而死。或云松江謝氏婦。籍沒給配象奴。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列朝詩集正統間。項襄毅公忠。以誑駕陷於邊陲。因善一胡婦。婦曰。君欲歸乎。公曰。固所願也。婦曰。吾頗習途徑。與君俱往。隨戎餼糧。同公潛行。行且強半。婦曰。此去邊關尚須審關。齊所寄卷六。懷德府開渠。六。四日程。度所資糧不足供兩人。且共入關。必多盤詰。則借驚耳。前途遑遑漸少。達彼甚易。請從此別。遂以糧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忍痛獨行。甫抵關。楊腹已一日矣。乃祀婦於家廟。遺慈集夜梅者。雙人婦也。正統初。本邦犯境。至順寧。郡男女與敵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名勝志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八。敏八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姻之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顙。人號白頭花燭。此儂事。亦韻事也。潮州府志景東府治東。有那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統間。土

知府陶葵襲職。值施川叛。入境。葵和母阿婆。率所部禦賊。斬賊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襲為太淑人。其志勝。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棠。公行謀親。既問名。棠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棠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棠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豐城楊女為李姓婦。譚兵圍南昌。小校王某掠歸山東。婦曲意事其妻。甚見昵。生一子矣。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大家。先世遺厚貲。曾以金珠數斛。潛

密室。今夫死妾據棟宇皆燼。使得發埋貨至此。何患

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笑曰。

若子吾自撫之。乃釋笄難辦。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

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兩健兒。夜

起。賊之馳至里。以策過家門。坐索故夫。夫出。旬不敢

仰視。趙抱曰。妾非他。被掠楊氏婦也。其述易教巧脫狀

縣官為給牒獎許。紳士歌詩美之。其書。

女學士沈氏。名瓊蓮。字營中。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嘗試守官論其發端云。其矣泰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廟悅。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為文學士。弟溥。官通判。

即就試。寄詩者也。今吳興人呼為女閣老。傳其宮體諸詩。時人以為婉好花蓋。不足多讓。列朝詩集。

白母者。山陰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為

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知縣。母

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銀尚數千兩。隣境

有囚儼作記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無城郭。寇倉

卒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俱棄去。匿他所。獨分命

家人。力拒其西門。乃始過公別室。理其銀污池也。若公

之服升堂。以候賊。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出其所私藏

敘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之。

用是捕獲。徐文長集。

廣東按察使唐彬。有女七歲。於衙前手植荔枝。弘治間。

嫁山陰進士張景琦。生子元冲。陞廣東副使。同往。再陞

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

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珊瑚網。

盧翰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弘治初盧會試不第。留京

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饑。父母憐寡。強以

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李自經者再。不得死。迫

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為婢。以全節操。終不得

嫁。李侍母不離。啓先嚴。臨赴江西。母與李繼歸。每泊金

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題詩於壁云。一自當年折鳳凰。

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懷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

子 155-249

彭澤曉煙歸宿夢。滿洲夜雨斷愁。新詩寫向金山寺。  
高掛雲帆過豫章。著其後曰。揚盧翰妻李氏題。既而盧  
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嫁。登金山  
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盧船多艤河下。教隸誦  
詩。往來鹽船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告以  
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遂益恐明  
言之。則辭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昇至盧寓。爲夫婦。  
如初。蓋李歸謝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爲護持。以遂其  
志。及是歸盧。母亦嘆異。堯山堂外紀  
張紅橋。閬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聰  
敏善屬文。豪右爭欲委禽。紅橋不可。語父母曰。欲得才  
子。青蓮者事之。於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爲媒。邑  
子王恭。自負擅場。一盼而已。都不留意。長樂王偶。賈  
東鄰。竊見其睡起。寄之以詩。怒其輕薄。液居不出。偶怏  
怏而去。偶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適見張焚香  
庭前。託鄰媼投詩。張捧詩爲之啓齒。援筆而答。媼將詩  
賀鴻曰。張娘子案頭詩卷堆積。曾未揮毫。今屬和君詩。  
誠所希有。鴻大喜。過望。使媼道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  
遂舍其家。以外室處之。自是唱和推轂。情好日篤。偶盛  
飾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偶密賄侍兒。潛窺鴻與張  
狎。作酥乳雲鬟二詩調之。張愈怒。偶知其意。乃挽鴻遊  
二山。越數日。鴻歸。夜至所居。張方倚窗而望。鴻賦三絕。

句。張倚和焉。越一年。鴻有金陵之遊。唱和大江東一闕。  
留連惜別。又明年。鴻自金陵寄模魚兒一闕。絕句四首。  
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詩詞。感念成  
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速往訪之。張已卒。失聲長號。徬徨  
之際。忽見牀頭玉佩。夾懸一緘。折之。有蝶戀花詞。及七  
言絕句。鴻哀怨不勝。賦哀詞。辭之。過紅橋。一慟而絕。  
朝詩集  
正德中。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  
携二女觀燈張祿中。少女爲燈火掠去。賣臨清沈鵬。擅  
名青樓。號賽濤。以詞翰能賽薛濤也。長女歸周子文。子  
文爲吏赴京。過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  
宿。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檢故書中。得詩一紙。子文  
詰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携歸父母。卽以賽濤歸子文。有  
曲江鶯囀集。皆賽濤詩詞也。全上  
游少君。妻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雋才而天  
淵爲詩百首以弔之。踰年。仙若烈忌辰。醉酒一慟而絕。  
哭夫詩錄十首。海內風流一瞬傾。彼蒼難自古今爭。哭  
君莫作秋閨怨。蘿露須歌鐵板聲。上帝徵賢相紫宸。賦  
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來少。故取凡間學道人。鐵  
骨支貧意獨淡。有時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費雕蟲技。沒  
却英雄一片心。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寧有晤言期。情  
淡欲化山頭石。劫盡還愁石爛時。獨上荒樓落日曛。依

然城市接寒雲。恍疑廊下聞吟句。遙憶鬚眉莫是君。水  
次鱗居接葦蕭。魚喧米閉晚來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猶  
望君歸過板橋。兒幼應知未識予。予從汝父英躋蹕。今  
生汝父無繇見。好向他年讀父書。男兒結局賤浮名。四  
首空嗟一未成。遺得八句垂白父。淚枯老眼欲無聲。他  
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  
離煩惱是便安。沉沉夜壑燐幽炬。塚入松根逼寢處。風  
妻月苦知者誰。夜與山前石人語。名苑詩歸

嘉靖間。常熟沙頭市女子李貞一。少有風慧。其父老儒  
也。抱置膝上。令咏蜀詩。應聲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爲  
春。其父推墮地曰。非良女子也。後果以放誕致死。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六 發聲詩歸 七

嘉靖宮人張氏早卒。殮於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詩  
吟。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  
數人。詩曰。問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官羅。欲將舊  
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天色淨。風吹金  
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何。南寧伯  
毛舜臣在南京留守。酒掃舊內。見別院墻壁。多舊時宮  
人題詠。年久剝落。不能盡識。其一署云。嫺蘭仙子舊來  
二句猶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字宛  
然。辭意凄怨。可想其風神月思。堯山堂外紀

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其賢能。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  
各一器。論以出納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悅。卽屏

辭舅姑。不願爲婦。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產。可供伏  
臘。何遽辭去。婦曰。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  
不肖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曰。汝言誠是。  
當悉除之。婦問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用二十  
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許以小斗量人。大斗量出。小秤  
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  
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聖錄

木生怪字元經。正德朝。以鄉薦入太學。嘗登秦觀峯。夢  
老嫗携一女子甚麗。以一扇遺生。有詩云。爐中芍藥  
麗。兩底梨花淺淡粧。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  
蘭香。明年人都道出土橋。渡溪水。得遺扇於草中。與之  
題二詩於樹上云。隔牆遙望綠楊斜。聊挾女郎歌落  
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異鳥嬌花不奈  
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  
流。承樂中。用薦爲工部郎。休沐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橋。偶  
憇田家。老嫗熟視其扇曰。此吾女娟娟手跡也。偶過溪  
橋失之。何爲入君手。女尋扇至溪橋。見二絕句。朝夕誦  
詠。得非君作乎。命娟娟出見。宛如夢中。二詩果生舊題  
也。共相歎異。遂爲夫婦。列朝詩集

閩詩多有帶英氣者。王季重先生女。題蘭相如傳。有七  
寸小臣奴。五步大王頭之句。一時稱其豪拔。管於嘉從

洪承疇軍。其妻吳華仙送之一絕。萬里從軍。孤身一劍。愁家園落日裡。莫上最高樓。亦有英雄氣。色後管窺。設帳受女徒。終於尼。西華外集。

徐氏居青之北關。父麗鄉爲新安郡丞。以女許配俞郎。俞純綉兒也。合卺之夕。傳婢獨屬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出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後徐氏卒。俞郎取其著作焚棄之。僅存批點二十一史。又悼志賦一首。梁鴻王疑妻諸贊及讀離騷六朝隋唐史論數十篇。友人鄭邦衡梓之以傳。列集詩集。

新開寄所寄卷六 卷六 寄所寄 五

瑤華。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於新安汪景純。景純負俠氣。憂時慷慨。期毀家以紓國難。靈光多所欣助。景純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門城南。築樓六朝古松下。讀書。詩。屏却丹華。景純好畜古書畫鼎彝之屬。經其鑒別。不失毫黍。王伯穀孟稱之。以爲今之李清照也。母純在里門。有寄衣詩云。閉妾淡閨惟有夢。憐君故國豈無衣。手字清勁婉約。景純沒後。遂不作詩。所著遠山樓稿。亦不存。吳非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閉筆歛衽。全上天啓元年。宣撫使奢崇明叛。石砭宜撫司掌印女官秦氏玉勳王。秦氏世爲宣撫司。兄秦邦屏邦翰。援逐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哭闔出。得歸。時蘭賊厚遺秦氏。求其

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趨。沿途重慶。營於南平關。扼賊歸路。迨兵夜襲兩河。焚其船。以阻賊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護守忠州。以爲犄角。移文夔州。設兵防。糧塘爲上下聲援。後又大破流寇。女將掌兵。一時無兩。貞勝編。

崇禎末。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一步。卽其石砭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巡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未幾賊大至。張令被射死。秦石砭兵亦覆沒。秦率騎見撫曰。事急矣。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餉之官。足破賊。土官家用一箸一帚。調兵者最急。著以能飯者畢至。掃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賴。則察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計不用。邵撫捷春也。後史。

王二。本女子。順天東安人。年十八。父母携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于廟白旗德住。甲寅黔滇亂。德住南征。挈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住愛其勤辛。西滇南平。大師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瘳。一夕氣垂絕。主人辦棺具。易其衣。乃知爲處子也。衆皆愕然。駭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調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爲

尼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傳爲美談。金共作傳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門王二傳

四川石碛女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賜綵幣羊酒。御製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崇禎遺錄

崇禎四年七月。賊點燈子。白秦入晉。犯沁水縣。縣東北有賁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尚書五典。爾天下將亂。築壻爲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濬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守。賊環攻之。壻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流麗。江蕪輔巡撫。遣幹辦賁全與札赴北京。道山東。旅店。上候傾汚其衣。怒甚。店主向樓罵曰。浪小婦。何污貴人。蓋。速下請罪。幹辦知其爲妓也。怒盡解。比至。顏色妖異。光焰動人。是夜遂接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則響馬號箭至矣。幹辦泣曰。予奉公往都。若劫我。禍將不旋踵。盜近前。乃美少年。忽擲帽睜星眸曰。認得老娘否。幹辦視之。夜來妓也。哀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書與手札俱還汝。盡搜其金去。幹辦反責店主。店主曰。旅客如織。彼與汝前後同來投宿耳。知爲誰乎。柳軒叢談

都城南居賢坊。民劉蘭女劉氏。以哭母毀死。巡城御史

曹選以聞。氏頗知文墨。并習女工。萬曆二十七年。會優條選貴人。不中。遂不肯適人。毀齒自矢。事兩尊人甚孝。三十歲。足跡不出閨門。日惟閉戶誦經讀書。兼作女工。卽至親比隣。未嘗見其聲色。本年八月。母張氏病篤。女悉心奉侍。母進食。女亦進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三日。張死。女跪靈前泣血。水漿絕不食。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氣絕。死時異香滿室。人咸異之。崇禎長編

青蘭香所寄卷六

英盛寄

諱

諱眉類清談矣何焚塵之有非也村媼磨針可  
以悟學事有不相謀而相師者是在其人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劉更生  
爲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偓之爲孫  
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祖父之賢者  
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前  
愆釋史

兵部尚書茹瑄衡州衡山人也明成祖兵起首先勸進  
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  
爵寄所寄卷本

宋展定遠人也以父開國襲都督建文時通謀於燕其  
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璧瑄晨二君有愧乃子全上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削平一  
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開父指兄

王安石初爲新法而其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而  
其弟維爭之曾布陰禍善類而其弟瑋移書勸之邪正

相反誠判若參商至若王處仲親爲叛逆而其弟法  
援獨脫然遊方之外此尤品之最卓者說信

徐中山王而有增壽之子李岐王而有景隆之子增壽  
爲弟而又有輝祖之兄何父子兄弟迥殊歟彭幸新

阮籍遺落世事不拘禮數及教其子渾則曰仲容成已

預吾止流汝不得復爾元延祖棄官反初服嘗曰人生  
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撥薪以爲有生  
之役盡此及戒其子次山輩則曰兒曹逢時故時反不  
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  
出於一途說信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  
公子李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前爲  
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嘆曰吾聞物禁太盛夫  
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  
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後卒及  
於禍吳陸遜爲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爲大都督統  
軍二十萬後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

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  
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爲亂兵所殺三世爲將相通  
家所忌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  
國而曹至子削封蕭五世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重  
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義  
次子爽爽子閑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爲  
表薦爽爲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杖殺之宋璟六子渾尚  
恕華斷俱以賊敗廣平之業衰焉再造之功若郭汾陽  
三四傳不復能振爵孫元亨僅爲永興教授狄梁公會  
孫飄泊岷漢干謁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



夜召之文令人仰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奴鰥子

火梁公之思見也。有望自雲而寧丘。梁景之思已馳。

也。亦南望白雲而慘然。孝友根於至性。輒以雲物動情。亦見性情合處。說備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

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

寧。淮南張願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

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此輩正自有人。謂笑偶言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漢新唐書表宰相世系。其

失也。蓋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他乎。全上

狄靈慶親為袁粲門人。而抱首榮子者慶也。周某史失其名

親為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陶穀親為晉相

李崧所錄用。而搆成崧族誅者穀也。究之伏被噬於虎

狗。周折煩於墜棺。陶之死墓門屢遭雷殛。而骸骨不

留。彼其仇視恩地。不祥莫大焉。說備

剖水而雙鯉躍出者王祥也。叩凌而一魚踊出者王

也。臥水而童子送鯉者楚僚也。泣禱河神而水開得尺

許鯀者查道也。又焦華冬中得瓜。以愈父疾。王薦雪中

得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動植之類。且以非時應之。彼

季夏思東魚膾。仲冬思生地黃者。即慕容熙以南面之

尊。切責有司而猶不得。以是益信孝感之神。全上

古之異人。去來必有所自。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台

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則生而聖

星精者也。傳說為箕。奚仲星四造父王良星五各聖象於

天。則殺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瑄為承禪師。白樂天  
海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竺。楊億武夷君。陳堯咨南唐  
主。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修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  
人。富弼崑崙真人。王曾青草堂和尚。蘇軾陝右成禪師。  
皆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為南山伯。荀頭為泰山君。劉聰  
須遮國王。韓擒虎蔡襄金閭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全上

朱子綱目一書。字字繼麟經之筆。古人減節。春秋不為

少諱。乃呂易藏。牛易馬。何綱目竟不置一詞乎。且期年

而生子政。既云期年。焉知非蘇氏之種。得毋恨始皇焚

書坑儒。為此論以快心乎。若牛馬之語。乃魏時張披石

書。固寄所寄。朱子綱目。其意亦同。其意亦同。其意亦同。

圖所現。他物甚多。不止牛馬二種。何得以此定其為牛

史子。典午氏亦係繁奪。世人不樂為辨之也。朱子作綱

目。要非無見。肅虹史贊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

子美為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臨

求之。詔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服而

死。刺諷

李白人傳其醉遊采石。捉月而溺死。然今采石磯有

李墓。或云病死。另詳系渡。

元祐黨人之貶。蘇子瞻得儋州。子由得雷州。劉莘老獨

新州。皆取字之偏旁。則幾以遷客為戲。全上

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水遂平。王遵執燭當金堤。而水波旋却。武肅命彗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既至。足迴狂瀾。全上

張洪陽相公。見玉茗堂四記。謂湯義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道慈集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創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擔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竊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登青潤寺所寄卷本。美庭奇蹟附

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彼售書求米者。雖惟人品徑庭。卽其書可知矣。釋史

唐荆川曰。僕偶想宇宙間有二三絕可笑事。其屠沽細人。稍有一碗飯喫。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暑簪些名目在世者。死後必有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金。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幸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爲滅。若盡存在世間。卽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倘悉付祖龍。南山煨炭竹木。盡當減價。道慈集

金壇三茅靈觀。每年顯化。攝衆自陳罪業。葷酒斷絕。湖賊揭竿。山頂千年宮殿。付之一炬。而山神不能將庚申寅之亂。江西上清宮。亦爲賊燬。說者謂天師但能驅

邪魅。不能制生人。然數之所爲。豈易避焉。賜升集

孤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口於許者以千數。孤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做蓬折櫓被風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孤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解矣。宜其做也。孤離子後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曰。汝聞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中有一父老對曰。某等只聞得豈余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爲之默然。西墅雜記

兵部尚書徐晞家。新貴皆薄其出身吏胥。狀元某歸青潤寺所寄卷本。美庭奇蹟附

徐往賀。不得已往答。不與言。一茶而起。徐問曰。狀元幾年一個。笑答曰。三年。又問吏員爲尚書幾年一個。無以答。其同人儒學。某指夫子像戲之曰。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晞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目出身的。參止集

龔介菴祖錫。由江南布政內陞太常寺卿。偕子修經賦役全書館中語諸同事。云。遊農部每與子面譚。不諱吏員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旋。反成輕侮。

何淡所撰李克嗣墓誌銘。贊曰。前數十年。士大夫多以富爲諱。爭自灑濯。以免公議。今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擢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亦風氣使然。玉堂叢書

有化雞啼者。至人命宰之。左右曰。此不祥之兆。何爲宰雞。至人曰。是雞之不祥也。彼一啼而懼殺身之禍。於人何預耶。莫氏八林

化雞司晨。及雄雞夜啼。俗皆謂之不祥。余居杭時。雞忽夜啼。命宰之。三見其行方幼。遽止之。曰。信不祥乎。雞乃預報至人。是忠也。若不足信。又何爲以一啼而戕其命。余以其近理。遂從之。

凡遇奇異之人。奇異之事。要有定見。漠然不動。方無差誤。江西舉人。但調元。素有文名。一日遊瓊州。遇李某。王某。講天文。每信之。許爲異人。萬曆癸丑會試。調元前二場佳甚。葉臺山相國已擬爲會元。及閱第三場。問天文。奇異。新情。遂棄之。莫氏八林

策對云。惟海上李某。王某。可聘入修定。葉大驚。遂謝諸之。朱平涵相國曰。但生瓊州之遊。特尋究對以肥其進取耳。余筆此以爲見識易動者之戒。蘇譯

趙清獻欲絕慾。挂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念。以却之。文節掛枯木菴。死心寮。以爲養病之所。伊川於室中置尖物。劉元城誦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座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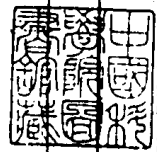
漢張舍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玟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賓子三十六人。皆玄

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廢者四十二人。杜子敬一百四十人。焉益三十人。謝小

胡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配者三人。一岳武穆。一千忠肅。一白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匹。而汪南宣以威南塘四之。成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前門調廣西。不貲。與胡之被逮者又異。那可金舉。全上三代後皆言有三箇匠。一漆匠。金安藏。一石匠。安民。一漆匠。賜璋。士大夫有規此三匠者多矣。謝筆記

寄園寄所寄卷七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楊敬儒止齋 仝 景律 校訂  
胡任與孟行 孫繼揆

雜祭寄

天時

人物

人事

物理

書籍 書法附

寄園寄所寄卷七

器用

禽獸

類聚數考

寄園主人曰事不洞晰引用必訛義山所以繼祭也古今書籍繁夥徒抱枵腹以與昔人抗衡難矣哉若夫占天必辨星經論人必窮幽奧讀古必蒐怪僻著述必極蠢動雖周公復生豈易言耶姑彙人所必用者勿貽操捥而戰之譏則幸矣

雜祭寄

天時

兵法云甲子與周往凶滅燕征戰危事尚可不拘時日況其他耶然陰陽術數信不足憑不鋤其根不足伏愚齋之心杜拘泥之口也請言天時

隋書元胄傳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胄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嘗考之韓退之有人曰登高詩老學菴雜筆記

冬至夏至諸語與今南北俗傳不一今揭其二冬至一九二九行人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雞頭吹威栗四九三十六方纔凍得熟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六九五十四乞兒爭志氣七九六十三破衲足頭擔八九七十二

猶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爭向露天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夜眠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炭俗語止傳冬至不傳夏至讀馮慕岡月令廣義因得見此俗談巷語必有來歷

鮑宣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

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孔氏撰說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則前雖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野語

陳指揮善詞曲。作京師月令記。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譁化為鶯。最善名狀。客生贊

京師二月洶溝。穢氣觸人。南城爛。麴衡所尤甚。設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此地在憫忠寺東。唐碑稱寺在燕城東南。疑為幽州節度使城之故壕也。

### 寄閨寄所寄卷七

寄閨寄所寄卷七

二

昔見紀載。河東有魚龍花草形。或在屋瓦上有之。類以為祥異。格致艸曰。崇禎壬申臘月。余樓簷瓦東為花草。獅鳳之形。歎曰。蜃氣象樓臺。曠野氣成宮闕。是來亦偶然合之。如雨豆雨麥。偶象豆麥耳。松蟲之毛象松。柑蟲之色象柑。濕熱所蒸。頃刻漫山布嶺。耳目口鼻腸胃畢具。可以通觀。又如落星為石。象狗首便曰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氣。或至火際一經鎔鍊。如陶土成甃。故初落熱不可摩。又見星石久藏變小。亦緣火初煉土。急切成質。苞含有氣。久則氣消。而質自斂。雹蔽亦然。雪霜霧露之後。微風飄漾。往往成紋耳。方密之曰。光氣與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有所肖。何足怪乎。物理小識

### 額祭寄

人物

閩閩內人類萬殊。可盡詰所謂之何自耶。莊子云。邛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卯丁子有尾人。即為萬物靈。其稱名代殊。安知其不由是也。披覽舊聞。有觸即書。若必核其詳備。則載籍極博矣。

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紀信乘黃屋。載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

### 寄閨寄所寄卷七

寄閨寄所寄卷七

一

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主將兵助異。并送繒綬。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釀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波馬援封侯。乃有請上雅奇。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為君之祝也。東晉書

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娥手。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妹。周成王之女嫁於陳。並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

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客中閒集

明初閣臣。大約初入爲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及謹身。今爲華蓋。中爲惟文華。則二百餘年來。在永樂間。權謹以孝行舉。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賡。亦一奇也。又殿閣遞進不相兼。而高文懿穀。以謹身兼東閣。王穀慤文兼謹身東閣。又一奇也。  
湧幢小品

文臣稱總督。武臣稱總兵。皆是虛銜。總兵之名。見於元末。明初因之。中山王伐吳檄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云。

寄園寄所寄卷七

寄所寄人

二

云。至正統年。始有定名。曰總兵。曰副總兵。總督見於宣德中。巡撫總督樞稅。至麓川之役。王靖遠用之。軍務。疾速繼之。靖遠轉南兵部。亦曰總督機務。乙巳之變。于少保以本兵稱總督。未幾用之兩廣。又用之兩廣湖廣。用之兩廣川貴。用之陝西。用之宣大。嘉靖時。又用之薊遼保定。用之浙江江福。并用之漕河。正德末年。武宗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改總督爲總制。嘉靖三十九年。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稱。仍改總督。胡梅林總督浙江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間至今稱曰胡總制云。張經至總南直隸浙江山東福建兩廣。凡文官至總督稱軍門。巡撫操江不與焉。撫操經過所督地方。要

謁見。至大門外下轎。由中門入。後堂相見。軍門上坐。撫操列坐。其送迎。軍門俱至大門外看轎。各總兵照撫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見介冑行跪。勲臣亦由旁門庭參。其隆重如此。然總兵行跪。勲臣庭參。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撫皆稱軍門。御史極參將。陵僭又將何極。兩廣總兵。舊皆以勲臣充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題請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鎮。覆允爲例。韓襄毅公初至廣時。三司官以地方殘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見行跪禮。後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昌應槓。諭令改正。先朝巡撫不許攜家。亦如巡按之制。景泰初。給事中李賁等奏言。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

寄園寄所寄卷七

寄所寄人

三

室家懸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無子可於妻乞勅各官携妻子完住。許之。由是巡撫始得携家。金上女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蓋如是耳。孔氏據說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儀禮盛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盛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降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祔爾孫某甫。

兩字之也。口知錄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爲安人。亦見於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畢齊帖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清懷小品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

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局席等

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

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

賁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朋比。所以

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議今日

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

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

停。李肇國史補。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奉敕宣依。宋

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

子弟。及目爲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劉克莊跋陸放翁

帖云。余大父著作。爲京牧。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

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

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

於唐時矣。口知錄

本朝亦稱座師門生。唯國子監祭酒司業則刺揭

直書門生。某人餘用光名而已。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按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

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

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

妣也。尤可證。全上

人倫稱呼。古今多不同。爾雅稱夫之兄爲兄公。遂雅

獨稱曰公。又曰兄公。謂已所敬見之。洪邁初爲第婦

保夫稱曰公。又曰兄公。謂已所敬見之。洪邁初爲第婦

漢書雖有兄伯之古。然非第婦所稱。心疑未妥。後見爾

雅乃知當言兄公。出使爲是。然今俗婦人稱夫之父

曰公。而稱夫兄爲公者。絕不知也。然爾雅謂稱夫之弟

曰叔。則夫兄亦可謂伯矣。何乃爲此異稱也。又爾雅稱

父之弟爲弟。先生曰。世父。後生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

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伯

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觀釋親四章。書總無伯字。答以伯仲引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而年至五十。直呼



伯仲爾。朱文公曰。吾年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而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自尊也。王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則稱幾若字。與大夫言。亦稱字。以君前臣名。而大夫字之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釋史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菴近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劉都賦八方菴菴。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此收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慢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莽者。又止借余者。石鼓文作菴。其字从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盒。詳玉篇。皿部有盒。爲含切。覆蓋也。考古閣有伯菱饋盒。盒器皿而借爲菴含字。恐含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脈稜。其形亦本酒器也。升菴外集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葵。頗覆國祚。不得已。請奏。故附學立焉。西樵野紀

增廣有額。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三年。又額。堯山堂外紀

左右參將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即左右副將軍也。遊

擊之名。見於武則天。以傳游藝爲之。用以羅織者。佐擊起嘉靖年間。勇童小品

凡土司官。有武衛者。宜慰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土千戶百戶之類是也。有文衛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宣慰司者。有屬府州縣者。有屬衛者。武衛土官。與屬府州長官。專用目把漢把。俟而俟者也。文衛土官。與屬府州長官。事統於郡守。州守縣令。俟而漢者也。屬衛長官。與衛官。世姻而勢難鉗制。不俟不漢者也。全上

監生歷事。起於天順時。兵部尚書馬昂所題。謂曹務機要。上下疏賄關係。不宜專委胥吏。當擇監生。文行明慎。奇聞寄所寄卷七。無家奇人物

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課功。高其入銓常資。詔下。司通行。著爲令。全上

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凝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凝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走跌溺死者。伏仰皆然。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父少母老。產女必廢。母壯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補羸女。先養血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諸氏遺書

飲食五味養髓骨肉血肌膚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穀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豈其溢也凡充身肢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滲無有不下凡子肖形父母者以其精血皆於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化獸無天祭而成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間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奇聞奇所寄卷七  
新纂奇人  
精不出內敗小便道溢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太小便道牽疼愈疼則愈欲大小便愈便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之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滯枯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全上  
建平王姬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生男有道乎張褚澄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爲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

氣蚤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寐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全上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子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握白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極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奇聞奇所寄卷七  
新纂奇人  
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皇朝盛事  
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都人士史記云五穀大史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閒雅爲美故曰都門曰鄙人以邊陲郊野風俗疎略可鄙故曰鄙民曰鄙人左傳子產治鄆都鄙有章錄纂

額祭寄

人事

遇大事大疑出片語而措泰山之安宰相必用  
讀書人信哉顧十七史從何處讀起舉禹所讀  
何書亦曰開卷有益未必不資一時之酬對云  
兩

仁宗親信夏原吉最切每朝罷必呼至近御晨前或隨  
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  
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則曰子奪之柄非臣下所敢  
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  
權不下移也後有云某部知道倣此皇明沐化類編

新國寄所寄卷七

額祭寄人事

一

杜詩今朝漢社稷心數中典年人多疑子美悞用註中  
竹仲反而未知其出處按宋史筆斷曰中典謂中於理  
而復興也猶曰應當典耳杜詩註

朱子嘗曰科舉壞人心術故其議學校貢舉謂今之爲  
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  
無用之空言至於其獎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  
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近  
代歸震川與潘子實書曰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  
中而成一番人材世獎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  
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繫繫不可解脫  
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漢中應舉士子之獎要公

頤餘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王司  
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  
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爲墨率一行不過  
十一字演繁集

唐太宗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此後  
世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謂先聖者周公也先師  
者孔子也後世惟以顏子配享古今原始

唐明皇始改顏回等從祀孔子者爲坐像全上

明皇始詔孔子門弟子從祀前此孔子弟子惟列像廟  
堂不預饗祀至是因李元雅言始得列享於左丘明等

新國寄所寄卷七

額祭寄人事

二

二十二人之上全上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官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  
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溪厚  
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至實功進爵故  
擬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  
孝友是也三餘贅筆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有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  
一或三人取二故有屢經省試取中填棄於殿試者故  
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  
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  
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

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客中關

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春秋以稱字為榮。同輩相稱以字。至有稱名者。見諸詩文。殊為典雅。近世設法成俗。直稱表號。以為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少年稚子。無不蒙此稱者。夫父母存。恒言不稱老。子舍而居尊長之名。中幼而甘衰老之口。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雲谷附餘

余讀莫氏八林有未四十稱翁者。作詩譏之。今更不漸。可刪也。

江陰李湖戒菴漫筆曰。余少時肄業。並未見窗稿刻本。寄園寄所寄卷七

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課數十篇。每篇摩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意荆川之唐順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濠與一鄉家同刻方山薛應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與其常熟

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楊子常葵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鈎玄錄始。旁有此點。自王房仲士驢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至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蘄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奉以

為的。而他書一切不觀。全上

近時呂晚村選本。為海內圭璧。他皆雜以窗作。借新榜人名目行世。及本人既發。則又刻在稿上。曰悞刻訂正。曰借某人刻。此風甚薄。漸至鄉會墨皆賈作。今奉新令。禮部頒行真本。妍醜難掩矣。學者可不奮睹。明太祖建國。學於南都。乃製秀才監生之衣巾。既成。太祖親服而試之。問馬皇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后笑答曰。似一箇老官也。至今監中皂隸。稱監生為老官。永化

元。大也。始也。首也。人君立極。建元。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歲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日。蓋欲寄園寄所寄卷七

人君體元以居正也。按古帝王紀元。始于漢。以一半紀元者。始于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于漢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紀元者。始于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于漢哀帝。太初元將元年。改元始于文帝。十七年辛垣平言候曰。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于是更元年。後平以詐伏誅。客中開集子遇其父為踰竈。解者紛紛。問遼徽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踰過竈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踰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過前人之意。以疑子父。於義為悞。陶草軒錄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執  
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  
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稽首拜。  
頭至地下。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  
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俯下手。  
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也。乃知周禮言  
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  
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  
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  
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然又觀  
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倣伏。則知前  
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全上

新圖奇所寄卷七

雜著

五

隋唐之代。貢士皆考功主試。玄宗時。考功員外郎李昂  
爲舉。人頗肆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  
部。以待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  
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爲五等。  
第一。至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  
身。五等之分。自此爲始也。天聖五年。始曰甲。則天永昌  
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全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  
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  
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蓋

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  
按公羊傳曰。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  
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  
於周程。蓋尊師之。微遺

白虎通曰。贊用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  
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  
禮曰。贊不用死。故詩云。誰雛鳴雁。六經天文編云。雁得  
中和之氣。贊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  
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  
再偶之義。考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用  
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者尤爲不易。使昏禮而必需  
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不如易以鶩者爲是。

新圖奇所寄卷七

雜著

六

鶩終非雁也。失古人初意。吳淑仲施虹玉輩。皆以銀  
製雁行之。余謂刻木爲雁。給以采色。既肖飛鳴之形。  
復可資富通用。則道學之鄉。古禮可復。親迎可行矣。  
物類志曰。將斧泔於妊婦牀下。研之。必生男。試將斧於  
雌雞欲卵時可驗也。舊有佩雄黃精。衣冠照井之說。亦  
與胎教同其意耳。無意中呼妊者曰頭過戶限。視其左  
右。以知男女。孕婦食桑椹。復食雞鴨蛋。子橫生。食菰。干  
六指。在孕恒聞鷓鴣聲。生子不畏雷。未齋曰。陰經方動  
而交。則子生髮白肝枯。俗名社公。皆氣之不純焉耳。經

曰陰陽陽別謂之有子按尺內也以左右辨男女醫曰心脈動如豆大肝脈滑而兩尺甚者妊也命門旺為男胚心動肝滑而兩尺弱者別病也物理小談

南史張元始及朝野僉載曹大年邵吉以此斷之唐張鷟耳目記郴州曹泰八十五生子曰會日中無影會年七十方卒張孟奇言今不驗則遂有帷簿之疑又言醫囊下勛謂之影智以為甚言其精衰耳老人亦有強於後生者或曰一歲中其影彷彿及長血氣自旺則與人同全上

蘇州范公某老而生子允隆外人多疑之范乃廣召親友酒酣出已足六指示之抱子出足亦六指眾議

書園寄所寄卷七

蘇州寄所寄卷七

乃息允隆已未召試博學宏詞

黎久曰有處女孕者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或神交氣交或精交女國照井而孕亦氣交之理乎外紀載而韃靼有女國曰亞瑪作榻俗惟春月客男子一其地生男輒殺之全上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然梁元帝當被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為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

書園寄所寄卷七

蘇州寄所寄卷七

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前世人生未以生日為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錄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樂宴為壽始始見此時因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即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享宴樂休暇三月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錄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旌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恭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舊勅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膳醴永為常例此禁膳之始紀節以來襲為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為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何患脫紫半臂

換一斗麵爲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慶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宜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歌。此豈涕之至情。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於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善將。亦用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邀我作上賓。引箸舉餅湯。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肅相公舉。因作生日。節餽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爲饋。愛日齋叢抄

寄贈所寄卷七

寄贈所寄卷七

九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前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蜀都雜抄

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烟編之成文。孰矣。予友王石農有百家姓繼編。更爲工巧。今復有御製百

家姓云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縗。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隱。先聖後人。情而著其節。制服。十五月。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階焉爾也。詩興

寄贈所寄卷七

寄贈所寄卷七

十

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葬所用王肅作禫二十六月。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袵。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唐高宗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玄宗開元七年閏七月。在補開元服水。上言。禮父在爲母

左傳周天子制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  
決八月辛卯既自今五服立依從服傳文恐人爭論連年不  
論猶不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  
如聖人之心一未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卒相禮焉  
請依上元數父在為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  
杖床屨者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今婦為舅  
姑亦服三年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  
因循國制亦是率我短喪之議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  
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日知錄

武后始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當時雖請未行至端  
拱中始行遂為制古今原始

宋太祖始令娘為舅姑服三年婦為舅姑服前此未嘗  
有也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七**  
猶祭寄人事  
十一

明太祖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與  
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  
內外遵守庶子為其母斬衰亦制也可謂能體孝子之  
心矣全上

孝宜即位思戾悼之名不少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  
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覆之報  
中於國家者多矣日知錄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  
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  
著葬書二十篇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上

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  
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  
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為驗是固有不可廢  
者矣後世之為其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  
關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至於星卦陽  
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爭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姓  
之理其學漸聞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  
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迪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  
學其為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  
指龍穴砂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甚行於  
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

**寄園寄所寄卷七**  
猶祭寄人事  
十一  
本於郭氏者也業其說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青巖叢錄

三國魏侯射曹叡沒於寇亂嫡孫胤不得葬屍招魂殯  
葬招魂之葬始見於此珊瑚網

文王忌日必哀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忌  
始於周乎全上

周成王用中士奠世繫治世譜差序秩第即唐之玉牒  
也全上

漢高帝時田橫死從者不敢哭隨板叙哀故承以為挽  
歌漢武時李延年分為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  
大夫庶人琴瑟錄



秦漢已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輪髀。如生前之儀衛。唐朝以爲山陵。太宗葬九山關。前立石馬。陵後門內。又有番前勇衛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氏。後漢太尉楊震葬。目入墳。驅四象。以好食。言者肝腦。人家不能。令方相立於墓前。而四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或說陳倉人。掘池得物。若羊非羊。狀之。道逢二童子。謂此名爲媼。常在地中食。人觸。若欲殺之。取柏東南枝。折向丘壟。由是墓前皆樹柏。以二說各異。未知孰是。儀禮云。大夫樹柏。士樹楊。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樹吾墓。齊國齊所齊卷七。齊人葬。仲尼卒。子弟各自守。七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則自取。周已來。尊卑之制。不必專以冢象之故。虞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西有亭。因以石柱爲名。然柱前石人石獸石柱。自漢代有之。炙轍子曰。舜葬蒼梧。鳥叩土培墓。陵丘之石象。恐不持楊震也。又古詩云。古墓羣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又詩云。墓門有棘。然則封樹起於中古也。炙轍子錄。于定國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丁公祠。生祠始見於此。此民所立。後有在位而自立者可笑也。古今風

今人賀壽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按字書。袞與袂帙同。書衣又書卷。編次也。與年壽絕無涉。不識稱者何居。因觀白樂天詩。年開第七袞。屈指幾多人。自注云。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又詩行開第八帙。可謂盡天年。注云。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帙。字書訓。帙字與帙同。又與秩同。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表帙帙秩四字。皆可通爲一義。而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繙書帙然也。信如此解。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袞。八十者當云九袞。乃與古語合。第如其年而稱之。殊未宜也。雲谷臥餘。明太祖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宋齊國齊所齊卷七。齊人葬。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預茗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古今原始。唐詩題多有稱口號者。號字皆讀去聲。按說文。號呼也。口號者。隨口所號呼。猶云口占也。則號當讀平聲。便。內經靈樞五閱五使篇曰。五官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藩蔽不見。又卑其墻。墻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其解在五色篇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眉者頤也。藩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士

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又陰陽二十五人。五音五味篇。論五形之人。二十五變。木形之人。其屬角。有左角之人。欽角之人。上角之人。大角之人。判角之人。火形之人。其屬徵。有右徵之人。少徵之人。質徵之人。上徵之人。判徵之人。土形之人。其屬宮。有少宮之人。上宮之人。大宮之人。加宮之人。右宮之人。金形之人。其屬商。有右商之人。少商之人。欽商之人。上商之人。左商之人。水形之人。其屬羽。有衆羽之人。桓羽之人。上羽之人。大羽之人。少羽之人。木形則佗佗然。遺遺然。隨隨然。推推然。括括然。火形則核核然。肌肌然。怛怛然。皎皎然。顛顛然。土形則敦敦然。婉婉然。坎坎然。樞樞然。兀兀然。金形則錚錚然。廉廉然。脫脫然。監監然。嚴嚴然。水形則延延然。頰頰然。紆紆然。絮絮然。安安然。雖不能通其詳。其大指可知矣。乃知此術不始於左傳。荀子所載。唐舉管輅之所師。當出於此。升庵外集

奇圖寄所寄卷七

新蔡奇人

七

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早者。書啓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卓吾評韓非子云。苑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宇內。而德結。又史記。段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俱有此類。

東齊記事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奇愁天上。埋憂地下。判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整我陶家之側。庶千年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神史

明太祖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至名。及田之四至。編業爲冊。其法甚脩。謂之魚鱗圖。古今原始

真誥曰。學道山中。宜養白鵝。白犬能辟邪。靈獸秘抄曰。端午日以猪頭血。和雄黃收之。能制鬼。午日以雄黃塗狗口鼻。以辟烟瘴之。此狗即能制鬼。雷煥令獵犬見狐妖是也。圖纂云。五月戊辰日。以猪頭祀竈。埋石室四隅。則邪不入。積驗錄。六畜相問作人言。皆焚香下降。大鬼附託。宜北方作坎。埋豕犬血。惟鵝鵲屬東方陽氣。而雄

奇圖寄所寄卷七

新蔡奇人

七

雄。故鵝鬼爲甚疾。漢宣元時。雌鵝化雄。永光中。鵝生角。周祀雌鵝。延承雷七日而雄鳴。劉象之家雞生足。皆謂鵝禍。少夫曰。老鵝人言。殺之則已。黃昏鳴。至天明。非荒鵝類也。燒雄鵝入酒飲。所求必得。太清外經言。苗蟲家。鵝鵝飛去。崔實月令云。臘月東門柴白鵝頭以合藥。白澤云。鵝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遺寶。物理小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國公位上柱國。高類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著書玭爲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玭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容齋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絹及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緡詣常貲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隨表吁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珊瑚網

青園寄所寄卷七

風聞齊人傳

七

荻若子雲實防芥赤商陸曼陀羅花皆令人狂惑見鬼安祿山以荻若酒醉矣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至昌黎張桂家以紅散入飯舉家昏迷任其姦汚蓋是橫唐方周密言押不盧可作百日丹耶仁寶言曼陀羅花酒飲之醉如死魏二韓御史治一賊供稱成靈仙天茄花粘刺豆人飲則迷藍汁可解青衣可嚼楊循吉臭味故語言許道師惑人午日取卽且蛇蝎等置甕互咬餘者以其血和藥今求法者洗眼則安見眩亂以曼陀羅藥煮鴨目食則癡物類小識

劉瑾弄威福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飲銀賂之每省至二萬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

取官庫貯倍償之名曰京債明紀事

寺宇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闕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漢以太常北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爲寺風俗通曰寺門而後註寺門卽平度縣門也吳志凌統傳亦云通入寺門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日知錄

青園寄所寄卷七

風聞齊人傳

七

不已故呼敏捷之人爲滑稽多敬子錄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能文齋漫錄

黃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狀出其手其自謂止稱門人湧幢小品

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守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十三州記

縣。絃也。絃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隣民之位。不輕其施。普  
綽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  
全上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當  
有十卷。杜譚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曰。盡客氣也。南史宋尚書左丞荀  
亦松泰。顏延之啓云。高自北擬。合客氣虛張。續釋常談

劉餗隋唐嘉話。薛方微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  
乃薛附馬村氣也。全上

明太祖定服色花樣。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

二品仙鶴錦雞。三四孔雀雲雁。五白鴈。六七鸞鷟。鸞鷟

奇聞奇事奇卷七

奇聞奇事奇卷七

元

八九黃鸝鵲。鵲練雀。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二獅子三

四虎豹。五熊羆。六七彪。八九品犀牛海馬。古今原始

露布。人多用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

甘露見其國。布散著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侯

錄

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  
者屬鳳。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懷秋集

雲南之南一苗國。人有犯罪應誅者。國王捕之。急奔往

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爲僧。王許贖之。遂免髮環耳

衣禪衣。故其國人爲僧者多。謠云。閒時不燒香。急來抱

佛脚。本此。紀聞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明初。刑  
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寶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  
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開防之耳。文章中非  
所宜用也。釋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于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  
說于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前集

霍去病傳。諸宿將皆流落不耦。注流謂遲留。落謂墜落。

據出處流字合作留。孔氏禮說

淮揚俗諺謂衰鈍爲落度。入偶觀史。楊儀語費禕曰。往

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

如此耶。諺乃本此。雲谷臥餘

奇聞奇事奇卷七

奇聞奇事奇卷七

元

類聚

物理

七日不能格一竹拘儒貽笑矣然聖賢所格固存乎理之大者達者而就物多微亦未必非窮理學也何必搜山海經續註爾雅哉

子夏言生數曰人十月生馬十二月生狗三月生豕四月生後五月生鹿六月生虎七月生蟲八月化餘各從其類。物理小識

監書內酒端硯微墨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枝温州柑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豉

寄所寄卷七

類聚

簡寂觀苦節東華門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止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補中錄

璽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寶者印也周禮掌節云門關用璽節執金吾揭而璽之故應邵漢官儀曰璽信也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趙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秦柏皇得藍田玉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高入關子嬰封獻帝璽節降世世傳授號傳國璽及莽篡元后投地一角缺卓卓旋洛陽掌璽者投井孫堅得之紹後逼堅妻取璽紹敗璽歸漢傳魏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

白版天子後石勒為冉閔所滅閔得其璽閔敗晉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督郵何融購得之相傳至於五代契丹滅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璽非真命求其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宋紹聖三年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皆言此秦璽蔡京等以為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為王者印漢舊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群臣莫敢用也舊儀又曰皇帝六

寄所寄卷七

類聚

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軍易單于單于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武后改璽為寶特此六璽之名耳然章衍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為傳國璽然後唐應順元年內批有御前新鑄之印乃當時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名卒刻錯耳宋雍熙三年改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為寶則又書改為印矣並非承襲五代舊公之後至是乃釐正乎。同前錄

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冬青夏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幹枝疎以質得其正也。周孔為後世模範而冢木效其靈。又義文墓上並生菁艸。後文為後世作易而墓艸著其異。記傳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購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鳴而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侯鯖錄

奕基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生於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為戲耳。庚元規曰。蹙戎者。今之蹙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榜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瑞明詩話

寄園寄所寄卷十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齊民要術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宿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本與實。而核如五六斤。輒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視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注柄。屈莖吸之。香氣清冽。名曰碧筒酒。張表臣詩曰。醺醺青田核。鴈宜碧筒。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作白醪。號玉友。皆分絕。全上

吳郡陸深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閏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樹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為奇格。而不知目雪看花。乃實境也。陳章後記

管子注。獵而行火曰燒。本義。野火也。戰國策。所謂楚王獵於雲夢。野火之起。若雲霓是也。又列子。趙襄於中山。藉芳焚林。芳。舊艸未茂。新艸又生也。今南方之民。刀耕火種。亦成野燒。韓愈雜錄

晉書。儒林傳贊。清其守道。抗志柴門。詩人多用柴門字。原出於此。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十

花小名。牡丹曰木芍藥。荷曰芙蓉。梔子曰薝蔔。又曰林蘭。櫻桃曰石蜜。木樨曰薝華。又曰日及。又曰麗木。瑞香曰辟蕤。夜合曰獨忿。又曰合歡。薔薇曰玉羈苗。罌粟曰米囊。山礬曰海桐。辛夷曰木筆。芍藥曰將離。杜鵑曰紅躑躅。茉莉曰曼華。芙蓉曰拒霜。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紅。又曰花芳。丁香曰百結。秋海棠曰斷腸花。玫瑰曰徘徊。紫薇曰百日紅。玉簪曰白鶴。萱曰忘憂。又曰宜男。素馨曰悉那若。凌霄曰紫葳。茶蘼曰佛見笑。水香曰錦棚兒。程羽父花小名寧國縣庠生章景家。掘園地。得古塚。僅一畝。繚繞之。邑愈潔白。其樹之縷。析之輒開。若積麻然。置汕麻泥岸中。

有所染焚之。即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即此繇之類。爲之也。按火浣布。岳蒙泉謂是火浣草所織。其草出烏鳳山。而左中記云。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月三月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爲薪。然之無盡。取其皮。積之爲火浣布。則又以爲炎山樹皮所織。文獻通考亦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積以爲布。或作燈。挂布。若小穢。投之火。寄國寄所寄卷七。五。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積爲火浣布。也。隨錄。

顧祭寄

書籍書法附

爐於秦烟於江陵波於砥柱水與火皆典籍配也。唐四庫書目存者幾何。能徧窮黃河之源乎。然而開卷茫然。舉名難對。母乃貽笑經史特寬。書籍之人人必讀者。

易經。自伏羲書八卦始。夏有連山。首長。商有歸藏。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辭。孔子爲十翼。而易之道始備。商瞿子木受學於孔子。而秦火以卜筮不廢。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爲三。其一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魯。寄國寄所寄卷七。五。有二三卷。或云孔。

之孟喜。齊之梁丘賀。此則發源於子夏。子者也。二則始於焦延壽。而東郡京房受之。三則始於費直。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自是費氏興。而田何遂息。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捨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尙數。及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出。而後理與象兩明焉。他若衛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其僭妄而畔易者乎。詳書備考。

施孟梁丘之學絕於西晉

施贊

周孔子商瞿子木至田何丁寬田王孫孟喜趙賓

子夏

項生

梁丘賀

焦延壽——京房言數不吉理今

費直始取象象文百八各王瓚——高相高康鄭興將永

馬融——鄭玄作易註王肅二王並註王弼所注上下韓康伯疏傳

孔子叙書後遭秦火百篇亡缺幸得濟南伏生之口授

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河內訓之今文而傳之者歐

陽歐陽生數大小夏侯也夏侯都尉數傳族子勝為大

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科斗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

之古文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與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

漢則有伏生傳大劉向作漢經之章在隋唐則有費

奇圖奇圖所寄卷七顧祭奇圖書集

劉焯之徒隋初為正義者蔡大寶集費費氏顧顧氏

列列定王康之釋取李顯之新釋皆未當而而至朱之註朱

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畧呂祖謙

傷於巧林之奇傷於煩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有所

歸矣全上

今國伏勝文帝是經諸往張生歐陽生——倪寬——歐陽世——歐陽高

古文孔惠——孔安國作傳郝尉朝——肅生肅生鄭冲——蘇愉——梁柳

皇甫謐時仍錄彙典一篇

臧曹——梅賾

經張霸述古文二後漢杜林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

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為三百十一篇至漢而說詩者

分為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哀國

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

公而顯於鄭玄嗣後疏之者何仇全緩輩而惟唐人劉

焯二公為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

出而其說始定焉全上

魯浮丘伯——申培作訓韋賢王式

奇圖奇圖所寄卷七顧祭奇圖書集

齊轅固作內匡衡詩韓嬰——王吉

毛大毛公長作訓謝曼卿——衛敬仲賈逵鄭玄

小毛公享春秋因魯史而作成以九月義有五始至於三傳之作

黨同伐異左氏丘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

而皆杜預則為之集解焉公羊高辨而裁其失也俗胡

母子都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為之註焉穀梁赤清

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為之集

解焉至後漢助趙疑著疑例疑辨疑每援經以繫傳陸

希章微編例每合具以為同追程氏伊胡氏安之傳傳

非章微編例每合具以為同追程氏伊胡氏安之傳傳



而聖人作經之意。於斯可見矣。全上

先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春秋集傳左氏傳補春秋

師說發前人所未發余不敢獨秘家珍今重梓行世

公羊傳名高子公羊平公羊地公羊壽胡母子都

董仲舒四傳何休經傳集詁

穀梁傳名孫卿申公秋江翁五傳至漢

漢魏尹更始唐固江熙等皆有註解晉范甯集

鄭氏新莽時江熙等皆有註解晉范甯集

夾氏新莽時

左傳漢時出於賈誼誼母公三國賈逵杜預集

胡傳安定胡安國著大綱本孟子伏虔訓解杜預集

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處

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禮作於周公。至

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何休以為六國陰

謀之書。林孝存以為演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

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頌演有三不可信之說。

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況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

綽。三壞於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附之

名儒。慕其為王道之極。唐之英主。嘆其為真聖作者。至

張程朱皆有說焉。則吾又不敢輕棄之也。儀禮出於孔

壁。而后蒼最明其業。為之註者鄭玄。為之疏者賈逵也。

韓子苦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後世徒以其推士

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禮記乃七

十子共撰。而大戴德小戴聖刪其重複。今所用者陳澧

之集說也。朱子為通解集傳。他齊成喪祭二禮。當矣。全上

周周公作泰散失。漢李氏得周官。上河間獻王。

新莽劉歆始士行世杜子春東漢馬融作周官鄭玄注

隋蘇綽王通信之后蒼作曲禮記

儀周周公作漢高堂生河間獻王收古經五十六篇內十七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儀周高堂生所傳不殊。



撰次而文多駢麗。有失史體。

南北史成於李延壽。溫公以佳史稱之。然多詳於北而略於南。

蓋當時兩朝分錯。國各有史。南朝則沈休文撰宋書。裴

子野更刪為宋略。初宋史。陳實。齊王僧虔。皆名。幸

米書。裴子野刪為宋略。世以裴裴為上。沈次之。然子

野述沈氏之宋略。休文載裴宗之世。互相詆諆。謂

江文通有齊志。蕭子顯更為齊書。齊書。天。但紀。裴

不載。國。表。云。天。事。記。戶。口。不。知。

而梁陳二史。又成於姚思廉父子。思廉名簡。其父察。為

史。未。成。思。廉。繼。成。之。但。為。祖。父。名。簡。

而。言。失。實。不。免。史。通。安。生。為。史。之。議。

北朝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齊。則。魏。收。有。魏。書。北。魏。齊。始。於。齊。而。終。於。魏。收。

其煩猥失實。重修之而藏於家。後朝廷取付史館。謂之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劉安。故其史。曰。歐陽

脫元史林學士宋錄翰林待

二十一史之外。則有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然是非頗

不盡協。朱紫陽因之而作綱目。筆削一本春秋。其書始

於周威烈王。終於梁肅晉漢周。其不刊之史矣。惜其後

此缺焉。明成化間命大學士商輅等接修宋元綱目。頗

得紫陽遺意。而正史皆備。諸紅筆記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

抄本十七。入直者晨入未出。凡五極中一極。當梁拱間

豎一金龍柱。宜宗嘗幸其地。與閣臣緝谷詢問。故入直

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神宗初年。沈晦奉太史所記如

此。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漢記。唐有西

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

明初稽古定制。龍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

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

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

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

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湧幢小品

實錄之名起於唐。明朝平元都。即肇十三朝實錄至京

修之至再。太祖實錄。修於建文。又再修於永樂。并歷朝

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最為秘寶。申文定當國。命諸學

士校讐。始於館中。磨出。携歸私第。轉相抄錄。遍及臺省

若部屬之有力者。蓋不啻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

郎懋學。范布政曉陽。節畧自為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

見余侍郎世積兩廟。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

家乘別集。尚未暇及。公上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樞机之為物。能逆知來

事。故以名史。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

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

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為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

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榮陽人。為協律郎。綴當世事。

著書八十篇。有貌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

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

以虔為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虔追譚故書。得

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班固皆良史才。以未奉

明旨得罪。至宋秦檜則禁私史。明以來無此禁。亦不明

許人著。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意遠矣。公上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實錄

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悉知政事。欲若水書

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懸浮俗。若

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

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眾不能屈。公上

韻府群玉。陰時夫所集。明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諫以

為此免國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觀。遂擲其

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之受知深矣。公上

唐承徵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伏下謀議不得聞。武后時。平章姚璩以帝王訓訓不可闕。起居伏下所言軍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璩字令璩。思廉之孫。全上

陸魯望建祠堂塑已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皆其生平詩文稿。全上

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爲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菴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畝定三國志。訂正統名。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爲妥。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七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商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然自孔子刪述之後。所可信者惟六經而已。詳書備考

按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攷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博博。修其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升庵外集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子叔通補遺三相關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

刻本。乃矣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華章錯繆。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狀。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作僞書者。要虛道人杜一誠也。全上

海鹽王沂陽家。多藏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髮狂呼。諸壯兒曰。僉僉不煩救。第得一囊書者。當重酬。火甚熾。卒不能得。大呼曰。祝融不仁。忍滅我千秋知契邪。爲踞地號哭。此政可謂有書癖。只編

虞初撰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家始於虞初。古今原

寄園寄所寄卷七

鉛槧。槧板長三尺。謂以鉛刻於槧而書之。木可修削。故簡板稱教削。筆研錄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詩鑑錄

晉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章。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事。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

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鄭玄碑隸。兼世蔡草並杜章。真集章鍾。章齊皇素。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峰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尙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郝超謝朓等。而太令獻之。獨擅厥美。太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朱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及褚河南遂良。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鄒形輩玩崔逸。張從中。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卿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卽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

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僊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璉仲珩。杜環叔循。唐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于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法。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春甫雜述。墨池編論字體。有學篆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壁篆大書。玉璽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學篆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體詩。學篆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升。寄園寄所寄卷七。書家書譜。飛白字之名。書家例知之。但不曉作何狀。予按王隱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據此則如今篆書之渴筆。俗所謂沙筆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鳥花竹之像。順陵碑略有數字。今絕無作之者。惟方外道流。書酒肆壁。作竹節蟲頭形。俗可憎矣。全上。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筆鋒走騁。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也。客中閑集。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於羲之。嘉

靖間有一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為然。有自京師來。漢持以問楊用修曰。此義之草韻也。楊歎之曰。字莫高於義之。得義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存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為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楊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義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見山堂外紀

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為十卷。是為歷代法帖之祖。謂系雜說

漢典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實。皆稱工。自蒼頡科斗一變為史籀大篆。再變為李斯小篆。四變為程邈隸書。至草書為五變矣。古今真跡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五色

北齊即基為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潛子儀遠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全上

鍾繇為行書法。非草非真。雖方通圓。入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書法至此凡六變矣。蔡伯喈為八分書則七變矣。古今原編

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字。且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人耳著心入。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鄭耕老勸學

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春秋公穀為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升經。論語孝經為三小經。明郝敬九經。又異於是。竊謂儀禮公穀皆不可闕。當補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

寄園寄所寄卷七  
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市刑校律例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為服制。以典太平。此則兩漢制也。始可謂之真經術。益聞諸庭訓云。大原

類聚奇

器用

制器尚象聖人精意寓焉棋始於堯舜琴有五絃之製夫人熟之矣何俟深攷顧名物象數學問淵微渺見寡聞不知者恒不在遠也攷而得之不使一器一物悞亦讀書之樂也偶爾及之勿嗤多事

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器之布漆自舜始古今原指

秦始皇行半兩錢古人錢字作泉自秦始稱錢而後之八銖四銖皆原於此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七

宋太宗以占城稻種給於民此中國有旱禾之始全上

伊尹為草屨即今麻鞋也秦以絲為之凡娶婦之家先下鞋取和諧之意後因之全上

王肯堂曰研瓦始唐人邵伯溫曰研中隆起如瓦以不圓墨為貴百年後方就平今窯中非古也物理小識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簫女媧作笙竽黃帝作鐘磬鼓吹鑊角鞀鉦制律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而作鼓樂作嫫母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伎之樂秦蒙恬作箏漢田橫客作瑟梁有高組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俱優雜伎元人作傳奇萬曆小品

鞋子自古皆有謂之履絢繡皆畫五色漢有伏虎頭始以布縹繡上脫下加以錦為飾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即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采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指履立鳳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繡鸞鞋履全上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又有碧落勾踐殿做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千遂遂者道也干是水旁之高也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牆也與埒同調音長篇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履經記正典無言騎者當自周末時趙武靈王始又李牧日擊數牛養士習騎射始見於此抱朴子

寄園寄所寄卷七

前古通用者金初不言銀錢銀之見於載籍者始禹貢輶臣伯陵造錢刀而錢制始太公止貨財中一種耳不常用也自漢鑄錢以通百貨數千年來皆用錢梁陳川王宏至聚錢盈百間屋計錢三億萬唐高宗以勝王蔣王皆好聚財賜麻兩車為錢貫以媿之金銀雖用然國課物價不以為準丁畝租庸之入度支軍國之用五穀絲麻而外折納皆錢金人雜用銀錢至元并不鑄錢而用楮鈔武宗間一鑄錢旋即停止而楮鈔始有準金銀之例然亦曰金銀錢貨通準不獨言銀也至明時租稅權贖一槩徵銀銀始獨重於天下百物皆取銀為準矣



凡門以栗木為關者。夜可以遠盜。從容錄

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花皆五出也。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葱射干淨瓶蕉梔子花皆六出也。出音綴。升卷外集

周宣王史。史猶循科斗之書。采荅頌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書言述

人情信遠而疑近。詭以傳訛。莫甚於石鼓。或以為成

王鼓。或以為宣王鼓。或以為文王鼓。宣王刻。又或指以為秦鼓。總由韋蘇州韓吏部諸公好古過甚。為古

所誤。偶見石鼓古文未及詳察。移近就遠。揣摩影響

寄園寄所寄卷七

三

後人見二公崇信。益加想像。認假成真。孰知其為字

文周之鼓。其文出於蘇緯諸人之手。其字體亦摹古

文而為之者哉。今但以其文考之。則可見矣。自一章

至十章。所述應鹿雉兔鯉。不一而足。要皆拾慧於

車工吉日諸篇而出者。此可見金人馬子卿之辨。當

必信而有徵也。焦弱侯云。據北史蘇緯傳。周文帝為

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文帝祭廟。羣臣畢至。乃

命緯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

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山。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

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

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做書。則詩體做詩。

亦無疑。觀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

烟酒不知所自。或曰仙草療百疾。或曰能枯腸染疫。然

藉之如市。頃刻不去手。闔閭佳麗。亦以此為餐。香茹梅

功盛於茶。味逾於酒。未有識其故者。怡雅堂集

冬以楊花鋪視槽。則不米。曰風膏。或鹽磨。或火酒。理小議

火藥自外國來。宋開寶二年。岳義方上火箭。張和仲記

處允文采石舟中。發霹靂礮。乃紙為之。實以石灰硫黃

墜水而火。自水跳出。不樂立神機營。西洋以尺測量精

矣。唐有大樹銀花。想已用之。耶。稍入杉炭。則直發。疏則

寄園寄所寄卷七

橫爆。加黃礬。則研烈。著礬灰。則悄響。礮西匠石粉。則

時不先光。試之堆相間丈。而點一及諸堆者。萬杵者也

掌上然之。毫無所傷。以其疾也。入鐵蟻樟腦。則成花。今

名烟火。禦銃者。湮絮魚網土囊。柔能制剛也。岳珂樞史

曰。汴城舊多曲折。蔡京方之。粘罕幹離不視城而笑。植

炮四隅。隨方擊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皆不可立矣。魏

子一曰。敵壘宜築三角。附城如菱葉。兩腋皆有小門可

出。而外炮不能攻也。城址砌石上。即以土築之。炮子入

土。便陷不出。全上

唐武后幸馮小保。使為僧。改名懷義。封梁國公。故衣

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寬衣。

加以錦繡。耻其肉袒。以袈裟代之。耻其跣足。以鞋履之。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嵌以金玉。餘僧皆如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於武后。原始秘香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餅以當酒。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與煮海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詳史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世。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起。子以為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或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子謂杜氏本出於劉累。在商為豕韋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至杜伯。為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有杜為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普釀得名於世乎。謂酒始於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為天官者。或考焉。子謂星麗乎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某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宦者墳墓。孤矢河鼓。皆太古所無。天有是星。推之可

以和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智者作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於郊廟燕享。以爲人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古者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所祭者爲誰。茲可見秦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謂曰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聖賢之書言可信者無先於此。然酒未必於此始造也。全上

金剛鑽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鸛鵒打食。同肉喫於腹中。而土人於鷹鷂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偽。於炭火中燒紅。入醋中浸之。假者疎而易碎。真者乃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內。搗之響者是也。詳錄功

寄園寄所寄卷七

新嘉坡寄所寄

余鄉人孫賈。遠客四十年不歸。亦無音信。婦女豎髮。縫紉以度活。人罕見其面。及歸。妻怪其貧。妻如故。又無輜重。向之帝。其人曰。我貨物俱帶在身。勿慮也。從傘柄竹中。傾出金剛鑽一盆。遂大富。

今世俗用金銀爲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豳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三餘贅筆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明太祖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歎此以見。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太

祖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太祖以手按假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爲定制按洪武二  
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張智同各官奉聖  
旨。悉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乃奏  
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擬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  
堪紗羅用紙粘裏竹絲添花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  
申禁仍前違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維禎與手按也。按山前開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蔬  
以飽神農始耕作炒米軒轅造粥飯羹炙膾公劉作養  
糕麻副周公造湯圓魯敬姜作不托汝穎作粽秦昭王  
奇園寄所寄卷七

作蒸餅漢高祖作饅餅金日磾作胡餅劉安作豆腐諸  
葛亮作餛飩夾饅石崇造餛飩梁武帝造麵筋。釋史  
漢書五城十二樓仙人居也詩家多用之東坡詞游入  
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用杜牧詩。娉婷嬌  
娉十三餘之句也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  
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輝清江  
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  
翠十四樓於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繒紵用妓也。升  
卷外集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後世或曰舜造。事七  
夏桀始設侏儒優倡戲周僂師始造傀儡宣王始養關

雞。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爲弄潮無終嘉父作千秋騶  
駒秦武王作角觥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武帝益以  
幻眼走索尋撞舞輪弄碗影戲唐玄宗制舞馬舞象之  
戲。釋史

梁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鷂漢  
武帝作猜拳關草劉向作彈棋周武帝作象棋唐明崇  
儼作買鬼宋江作差牌還無作謎語盧敖作市語晉范  
僧了義作翻語。全上

滇南皆作棋子而以永昌爲第一蓋水土之別云燒棋  
之法以黑鉛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爲一  
料可得棋子三十副然費工本已三十六七兩矣其色  
奇園寄所寄卷七

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爲上若鶯黃鴨綠中外洞明  
者雖執途人而贈之不受也燒碁之人以郡庠生李德  
章爲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  
價得之出以與郡大夫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  
爲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銀五錢便市碁三百  
六十。寧復有佳物乎。南中雜說

榆石。照蒼山所出也。鑿頑石深入里餘竭民力而取之  
以逼其入畫者爲佳然佳者卒不概見也康熙十二年  
予常入逆藩便坐見一石屏高六尺寬四尺餘山水木  
石與元人名筆無異或曰此黔寧舊物云嗟乎此種怪  
物原非尋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困民力以取之小者

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旋重可厭。非人力可挽。奈何勞民傷財。以購此難得而無用之物歟。全上

路史載何俊有記曰。今人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予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畫非緣非楮。乃畫於車螯殼上。乃是姑蘇沈辨

之至山東賣畫買回者。聞彼處蓋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此自畫法至大率

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尙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蟹也。雄入大水爲螯。雄有文章。故蟹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蟹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

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華展輅而雨泣。玉鑄昭明太子哀冊。文曰。展輅輿輿。江總陳宣帝哀冊。文云。望展輅而華輅。齊謝朓敬王后哀冊。文云。懷展輅而延

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雲谷風

古墓之名甚多。其稱哥窰者。久不知出處。近閱一書。南宋時龍泉縣有章姓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

一窰。而生一所製爲佳。故以哥窰別之。哥窰多斷紋。今溫處人猶稱爲章窰云。全上  
龍蛇河圖云。弓之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曰

連珠。箭之神名曰續長。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春中則集

古者飲酒擊博。其形似箭。長五寸。其數六刻。以牙爲之。頭類鵠。故名六鵠齊飛。宋齊以降。有骰子之制。卽六鵠之變也。全上

今之三絃。始於元時小山辭云。三絃玉指。雙鈎草字。題贈玉娥兒。升菴集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展唱。和靖翁故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毋吟咏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腹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

少乾。用溫火烘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山家清事

余既有詩筒。又以置之竹中。寄人不無累贅。偶以紙筒印竹樣於上。題詞云。



綠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若臥綠沉槍。又

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始知名矣。又見吳淑事類賦云。綠沉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沉古弓名。又引劉邵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腸。了今角端。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於後。爲商聲。本黃帝後伶倫作。  
染黃帝觀顰祖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蘇碎錄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  
日休荅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元君信。擁酒三瓶寄夜  
航。中吳紀聞

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漢蔡邕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然惟

帝園寄所寄卷七

新刊

一、

蘇州閶門。及齊葑菴盤蛇。與杭之錢塘最著。卽兒童能  
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舊名。而哈答略  
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稱舊不稱新。葦萊在人口角  
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著曰。荊門。劍門。夔門。荆門  
吳門。彭門。雁門。古號而最雅。相傳者。春明門。上司皆云  
許立城。漢書小品

天主堂在北京宣武門內東城隅。大西洋奉耶穌教者利馬竇自歐羅巴國航海九萬里入中國。神宗命給宮賜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製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其國藻也。供耶穌像其上。齋像也。望之如朝。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圖。右叉指。若方論說次。指所

說者。鬚眉堅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國容有囑。口容有辭。中國蓄積事所不及。所具香經蓋憐修潔異狀。右聖母堂。母親少女。手一兒。耶穌也。衣非縫裂。自頂被體。供具如左。按耶穌釋畧曰。耶穌。譯言抹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後之名也。陡斯造天地萬物。無始終際。因人始亞當以阿祺言。不奉陡斯。陡斯降世。拔諸罪過人。漢哀帝二年庚申。漢子如德亞國。童女瑪利亞身。而以耶穌稱。居世三十三年。般雀比刺多以國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昇去。死者。明人也。復生而昇者。明天也。其教耶穌曰。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玻。傳法者曰。撒黃而鐸德。如利瑪竇等奉教者曰。契利斯富。如丘良厚等祭陡

教者曰契利

三、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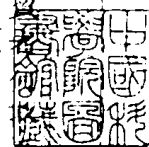
祭陡

斯以七日曰米撒。于耶穌降生升天等日。曰大米撒。刺  
有天學實義等書行世。其國俗。工奇器。若簡平儀。  
有地盤。有極線。有赤道線。有黃道。有龍尾車。取水可用以上  
道圈。本名龍天圖。為測驗根本。龍尾車。取義龍尾。最水  
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軸。曰牆。曰開。曰樞。曰沙。通  
給。曰梁。梁以出水。旱以入。力資風水。功與人牛等。沙。通  
賜耶沙。實沙其中。類倒漏之沙。盛則遠鏡。狀如尺許。竹  
時盡。沙之珠。兩準於時也。以候時。自天琴。鐵絲絃。隨所  
過此。則視小大。視遠近。候鐘。擊有節。天琴。按音調。如鐘  
之屬。瑪竇。其友麗迪。教龍華民眾。代主其教。教法。有  
而不師。師耶穌也。中國有學焉者。奉其矩格。勒西亞。七  
式。帝京景物畧

獺祭寄

禽獸

指雀為鸞混塵於鹿



必鼓翼

角無奇不蒐雖屹屹皓首勢又不能涉獵偶及

隨筆存之亦曰張華之雉化耶律楚材之角端

固非捷給臨時者爾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睜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睜濕生者

眼無胞化生者眼無窠蚊無目蝶圓目鵲旋目鳩方目

魚目不睜雞好邪視能不見石魚不見水雀夕昏鵲晝

盲猶睛當午飲縱如線鵲目過夜明察毫末馬夜行其

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博物志

寄園寄所寄卷七

卷七

博物志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

以嗜酒故以履得之檻百數同牢飲食之泉自推肥者

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肥益之令問何物猩猩

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受之養畜能

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新野食藏

俗呼牝馬為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

而課之課謂歲課駒犢

孔氏

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

下銳正圓質青白微具五趾又多鱗鱗鱗者得之守

河者以十疋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

氣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蛇卵然龍以胎生求聞

氣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蛇卵然龍以胎生求聞

卵也越三日和食窓于州橋西圖其狀於壁且書其上

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前一日卵送開封府

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於地中惟水而已

舊填按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蛤蜊無腸狸無膽

鼠亦無膽或云鼠無肺魚亦無膽又無腮猴無脾兔亦

無脾又無腎蚌無腸蝦蟆亦無腸鳥無肺鵲無舌又無

後指蛇無足或云蛇有足五月五日取蛇地令熟以

足出不無筋蚘亦無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

者無翼燕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鴛有翼而不能

飛陳藏器本草引凡子云家鴨為鴛無足而飛者惟燕

青園寄所寄卷七

卷七

二

蛇又云蛇蛇無鼻水母無目蠶無胃魚鱉無耳蛇眼

真簡釋物

治金以鹽攻玉以石溫錦以魚浣布以灰煮羊以屬

驚以蚊飯糗腐青石備糞腐錫火灼蛇足則出火燭

肉則收魚食救則死鼠食救則肥蠅得漆則散麻得漆

則湧桂得葱則軟樹得桂則朽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雞

糞則枯金得伯勞血則昏鐵得鵲卵則瑩鵲鵲厭火

孔雀辟惡琥珀拾芥獺膽分砂或鹽累卵殺膠圖沙物

之相制也

理明

鵲鵲親抱雀舌抱龜龜影抱蝦蝦聲抱鵲沫乳鵲跡履

鵲枝纏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鷦鷯曰生。雁影生。魚思生。蛙空生。孔雀雷孕。騰蛇胎孕。兔  
紙孕。鷦鷯口孕。諸蛇中惟蠆。是胎產。蜘蛛絡緯。蟋蟀。以  
化生。蝶亦以須交。凡鳥皆雄求雌。惟雀鴉。則雌求雄。  
全上

虎食狗。鳩食桑椹。猶食薄荷。輒醉。虎名李耳。凡虎食畜  
產不至耳。諱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為一缺。則殺鮮。  
去勢一也。豕則曰豮。牛則曰犗。馬則曰馵。人則曰閹。全  
上

泉鳥曰食母。破鏡歌曰食父。泉州出歌曰。嬾婦歌。淮南  
出魚曰。嬾婦魚。蛟曰白鳥。黃曰丹鳥。衛羽鳥曰周周。比  
肩歌曰。蜚蜚。全上

### 寄園寄所存卷七

新學奇書

三

故而新者。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殼。皆終  
身一換。惟鹿每歲一換。龍象六十年骨全後換。臭而神  
者。朽木為蟬。積穀為蠹。壞裙為蝶。腐齒為蜂。莫氏人柳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  
之禽。後漢書華佗語吳諸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藥謂  
之禽。亦百獸之例也。辨訛編

舊傳免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  
充論衡。免紙雄乘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  
兔脚撲撲。雌兔眼迷離。一歇下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  
然則免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辨耳。詩曰。詎曰子聖。誰知

鳥之雌雄。是鳥之雌雄。亦難辨者。古者曰。鳥月兔。相傳  
已久。傳曰。日無光。則鳥不現。鳥不現。則飛鳥隱窟。漢元  
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鳥。而今世卜兔之  
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兔多。月暗則兔少。說者說  
天下之兔皆雌。而顯免為雄。然無謂天下之鳥皆雌。而  
三足為雄者。項期相

猿啼之地。族乃多有。每一聲。遂生萬莖。前山記  
陶九成云。藻莫二州之境。塘藻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  
鵲。色正蒼而喙長。疑立水際不動。魚顧其下。則取之。終  
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其一類鵲。奔走水間。腐  
草泥沙。啖啖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盡。信天  
寄園寄所存卷七

新學奇書

四

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盡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  
二禽稟性不同如此。按信天緣。一名信天翁。明朝蘭廷  
瑞有詩。荷錢荷帶綠。江空啖鯉含蘆淺。草中波上魚。鷹  
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說可以諷世。羣談採餘

諺云。鷦鷯忙忙。何曾餓殺鵲。與此全。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鳥鵲則集林  
木不飛。兩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珊瑚開口不食。野雞  
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巳。鵲巢知背太歲。於此  
有以驗曆法與方位。餘冬序條  
胡桃之券。今鵲夜鳴。飢死之契。投梟自止。以胡桃事。鳴  
枝劈之。書券字記。置之於鵲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鵲

元書契字並於壩上。如聞泉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偷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順風。在風者順走之類。上則接下。飛之類下則接上。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逆風而行。則健。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蓋陰物。行必北首。蠶海族。行必東首。又鰭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漢書卷

寄園寄所寄卷七

物理小識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物理小識  
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獺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十為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為履。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履。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履而着之。乃為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林小錄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羣鶴。問曰。此北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歐稱北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

獸乎。牝雞司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二字從牛。雌雄二字從隹。乃禽獸之別也。白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博物志

欲有許客在徐州經紀。倉收小麥。養一黃犬。每日至經紀家食。臨晚往倉房守麥。不離客歸。至次年遇事。恐麥為虫蛙。倉鑰與經紀代曉。經紀帶鑰至其倉所。其犬跑號。卸經紀衣。有禁拒之象。及見多人開倉挑麥。其犬將頭觸倉。眾脚趕打。犬竟跳入河死。客至。設祭哭之。寧藩叛。逆兵抵安慶城外。居民奔走無踪。房屋灰燼。屍積遍野。有一姓姜者。舉家逃走。鄉間。惟失其祖。及兵退回家。竟莫尋其踪跡。一日往南庄跟尋。忽見本家犬坐在一屍旁。見人至。跳躍掉尾伏地。方知守者乃其祖。晉書

寄園寄所寄卷七

物理小識

有人病腸。每食輒吐。一貓在其前。吐出之食。貓遂食之。後卒。猶於棺前哀鳴七日不食死。詞苑偶筆  
欲方無違。單家居維揚。常畜一馬。齒老矣。無違卒。其子賣馬於鎮江營中。一日馬忽浮水渡江至瓜州。徑奔揚城。闖入無違舊居。見停棺在堂。悲鳴躑躅。舉家駭視。潭身猶濕。營兵亦踪跡至其家。乃退還原價。而發此馬於天寧禪寺。全上

欲方馬成。買於宣城。常畜一犬。微獵師嘉其敏捷。買以四金。携之獵。獲果倍他犬。兩月之後。犬忽不見。獵人疑。



其逃回尋訪至禹成家。犬果在焉。見獵人至。急走內室。伏床下。呼之不出。禹成惻然。乃給還原價。此犬仍畜於家。自微至宜三百餘里。能憶其故道。益信黃犬傳書事。

全上

蟬三曰。蟬二十七日。蟬三十日。蟬不知春秋。見萬物。三百。猿猴八百。狐鹿各千年。鶴二千。龜三千六百。燕千年。生胡蝶。龜千年。解人語。虎千年。牙脫而角生。蛇除千年。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千年樹精爲青羊。萬年樹精爲青牛。百歲狐精爲美女。百歲蝙蝠爲仙鼠。卻行蟻。八行蟻。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鴻行有序。進有蟻。鵲飛則鳴。行則搖。象行先以鼻柱地。鸚鵡行先以口啄地。客中閑集

奇聞寄所寄卷七

錄異篇

七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則爲火。能布。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蟻。此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鑊破有一紅虫。其走如蟬。其嘴至硬。是金鑊中亦有虫也。

錄異篇

蟬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蝸氏。掌去龜。蛇。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虫無聲。龜。耿。也。尤。怒。鳴。牡。鞠。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

潮。今烟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虫無聲。人家近水者。此聲煩聒。最爲可惱。此法未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戎鹽累卵。鹽膽分杯。酸漿以蠟。澆錦以魚。散血以藕皮。發金以羊角。至於蠶。烟。集鼠。人肌粉。畢。諸如此類。不可殫紀。竹意小品

顏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鵲。鵲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汗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羣蛙。羣蛙疑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乘蛇於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

奇聞寄所寄卷七

錄異篇

八

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次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爛斷。如熟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齒牙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翰林玉露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狐。西蜀無鶴。全上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節。草蟲曰茅蜋。鼠曰家鼠。蝦蟆曰蛤。皆嘗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為鵝鰻。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鳧。沙魚之斑者化為鹿。全上。

姪娠者不可啖兔肉。不可見兔。令兒孱缺。又不可啖生。蚤令兒多指。方解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有十二種。一曰蟾蜍。乃蟹之巨者。兩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有微毛。二曰撥掉子。狀如蟾蜍。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微潤。然人之所食者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蟹。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鬻。其螯甚巨。往

寄園寄所寄卷七

蟹

九

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蟹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蟾蜍。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蟾蜍。小者蟾。云小蟹者蟾蜍。吳人呼為蟾蜍。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於蟾蜍。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蟾蜍。蟻沙為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向外。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蟾蜍。居常東西顧。行不四五步。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蠅。大於常蟹。八足。殼通赤。狀如燕卵。十曰蜂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

藍虎。似蟾蜍正赤不可食。十二曰蟾蜍。大於蟾。小於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紛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龐體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盡。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子家楚。宦游二浙。聞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蟻蟻諸種。已聞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客中閒集

凡食斷腸草者死。虎食之而百口不饑。凡食砒霜者死。龍食之而肥。物性之異有如此者。客退紀談凡草木經牛咬之必茂。經羊咬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

寄園寄所寄卷七

蟹

十

澆。羊食如燒。何相反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龐厚。有春生之象焉。聞死而殼殼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膻。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性也。二物稟生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上很多藉草。草穢亂曰狼藉。狼腸直。故邊塞以狼矢為烟。鳴則後發皆沸。狼畏人。人解帶作圓。狼輒去。淮南曰。狼皮在戶。竿不敢出。羅願曰。狗是豺之舅。見狗則跪。亦各有所制也。物理小識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清烈。多別糧草。恒食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洶河烏脰骨爲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簣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鹿鹿聲則鹿鹿畢集蓋爲牝聲所誘人得發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蒸游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芑蒲一味自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逃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

十

康熙丁巳，休寧西鄉一獵戶，偕其徒往深谷，伏叢莽間，捕巨鹿。其徒忽見鹿奔出，急以烏銃打中之。喜甚，往取焉。則死者其師也。邑令畢拘其妻與隣，鞫之。素無隙，化其女葬之。以悞殺得免抵。紫紅筆記

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獅作威時。卽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若其體。肉卽腐爛。吼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卽畏服。又如象見獅子則奔。見鼠畏。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

象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尤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下潛刺殺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十一

竹雞善鬪。取者激媒使鳴而致之。鷓鴣好潔。取者掃地布穀而獲之。麋行必循一逕。設線者跡行處擒之。海魚吐黑水以蔽其身。漁者見黑水網之。他如御蘆者自衛。共穴者備鋒。結陣者禦暴。捷稱韓氏盧。狡稱東郭魏。寧智不足周身。總無奈人巧取何。說備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十一年而下四齒。十二年盡齒。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十七年上四齒。十八年上盡齒。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

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相馬經

驢馬駒子。行有先後。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在母脇。下旬生者行在母後。後集

山獺出宜州溪洞中。俗爲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山中此物。凡牝獸悉避之。獺無偶。抱木而枯。洞獺尤貴。云能解藥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值金一兩。本草

狐之相媚也。必先呂。以口猿之相戲也。必先啼。物之情也。玄池子說林

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膻。每爲人所逐。勢且急。卽自投

寄園寄所寄卷七 類聚寄所寄 三

高巖。舉爪裂破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膻。李商隱詩曰。投巖麝退香。許渾詩云。尋麝采生香。是也。彼

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爲臥褥。被坐。賴之用。甚愛其尾。既中毒。卽嚼斷尾以

擲之。惡爲身患。杜甫詩云。彼獺寒條馬。見驚。燕輕捷。喜緣木。狼狽之類也。驂牛出西域。尾長。中國取以爲繩。人

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漢書

不燼。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其毛織以爲布。作服若有垢。浣以火燒之。則淨。神異記

鼠子生。依月數。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類。陳守陽云。兔產亦然。嘗十一月得牝兔。剖之得十二子。又兔將吐子。口中先吐涎沫數合。乃產。物原

欲知鳥之雌雄者。以翼辨之。翼右掩左雄。翼左掩右雌。說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如神。謂之石鼠肚。方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踰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集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

寄園寄所寄卷七 類聚寄所寄 三

流處。人不能知。乘曉知水性。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輒得水。又格物論。謂鹿有靈性。能知水脈。鹹泉

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齊民要術

山東有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跡處。卽祭山神。求一豺狗相送。飢熟先以飼之。遇虎躍升其背而過。虎

卽潰肉。每夕人露宿樹下。豺漏而圍之。百獸飲避。其地海旁有居民處。無草之屬。油不可致。有一等鳥如鴨。自呼其名。壓油。壓油。土人捕得。以力壓出油。投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飛繞其村。人又壓之出油爲供。乃知天之不乏人用如此。詩異錄

貴州思南有山曰僊峯。居大山中。其形若僊。故名。山麓  
直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  
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彝。類獼猴。巢於樹。老者直居  
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  
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  
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諭於哀者。取其孝也。  
侯鶴錄

獾。獾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十丈。善走。以人  
爲食。遇有道之君。即隱藏。否即出食人。博物志

海獸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州山界有海海  
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獸來  
青園寄所寄卷七

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

暖。則有小海獸浮水面。眼未啟。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  
土人用舢舨裝載藤絲線。爲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

杪分枝逆鬚鎗頭二三支於其上。迎流而往。遇則並舉

鎗。中其身。縱線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以前法施射。一二

次。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線。此物初生。眼合  
無所見。且忍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則置  
沙灘不能動。畢家分撈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海樓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傳  
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

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  
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  
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  
雌山魃。其人素有輕資。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遂問  
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臥無慮也。  
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  
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  
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耕地。種  
植並是山魃。殺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  
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廣異記

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猿。大面尾長。腹圓斑文。

青園寄所寄卷七

皮可爲褥。肥好溫暖。南州異物志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噴馬目。則馬眩眩欲死。故凡馬皆  
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  
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采蘭雜志

狗。纓國獻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尙有見者。其獸善遁。入  
人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

空拳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見物。異物彙編

猢猻如山豬而小。喜入木苗。人以機軸織紐之器挂田  
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金上

鷄鷄惡其類。鷄鷄玄鳥愛其類。惡其類者。相值則相搏。  
鷄狀類鷄。長尾丹嘴。鷄鷄匹鳥也。與燕一鳥。朝奇而暮

似愛其類也。全上

鴝以水言。自北而南。鴝以山言。自南而北。鴝音鵲。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從干。鴝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北向。燕代尚寒。猶集於山谷巖罅之間。故字從斥。全上

兒鷗之類。鷗鷗之潔。兒鷗鷗屬。邑不純正。故曰鷗。鷗白

類山鷗。行止閑暇。鷗鷗而草衰。澤雉啼而麥齊。澤雉

如商鷗。季春之月。始鳴。麥已平。鷗也。鷗鷗爾雅謂之鷗。

即伯勞也。狀類鷗鷗。而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孤鷗鳴。

則草衰。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整則霜。露肅則露。風禽

焉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名曰商羊。

寄園寄所寄卷七

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辨之於齊庭。東方朔曰。商羊。兩

則鳴。聞鼓則舞。鷗鷗鳥名。其羽可為裘。以避極寒。鷗鷗

飛則隕霜。露禽鷗也。古今注。鷗千年則變蒼。又二千年

變黑。所謂玄鷗也。子野鼓琴。玄鷗來舞。露下則鷗鳴也。

鷗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林鳥朝嘲。水鳥夜

振。山鳥巖栖。原鳥地處。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嘲。山

巖之鳥多不巢。原鳥鷗鷗之屬是也。靈鷗兆喜。怪鷗

耳。鷗鷗則喜。鷗一名鷗鷗。廣雅曰。江東人呼為怪鷗。聞

之多禍。人人惡之。掩耳。鷗鷗野則義。黎則搏。水鷗澤則

鷗。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伏於草中。馴養之

久而見食。則相搏鬪也。鷗野鷗也。飛止大澤之中。羣處

既聚。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格物論

鷗鷗摩背而痛。鷗鷗剔舌而語。鷗鷗出隴西。能言鳥也。

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瘡癰。鷗鷗今人有其雛。以竹刀剔

舌本。教之言語。又能作鷗鷗舞。狀老強力。鷗鷗友。古

今注云。扶老禿鷗也。狀如鷗。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鷗

好嚼。鷗鷗。肺炙食之。益人氣力。行走如奔馬。鷗鷗雀屬。兩

雅曰。鷗鷗。毛詩曰。水鳥也。大於雀。高尺足尖長喙黑。頸

青灰色。腹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鷗鷗在原。兄弟急難。

鷗鷗其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

也。案。鷗鷗。鷗鷗鷗序。鷗鷗鷗。下齊衆麻。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七

鷗鷗鷗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鷗鷗鷗高牝。鷗

鷗鷗前雄後。鷗鷗也。鷗鷗二鳥。雄者足高。雌者足短。鷗

鷗鷗也。鷗大如鷗。生關西。爲鳥慈急。二鳥雌飛則隨。雌

止則止。雄飛常在後也。鷗鷗將生子。呼母應。雌既生。母

呼子應。雌伏卵將成。子鳴於殼。母應之。鳥既雛。母呼子

應之。升菴外集

班鷗辨雛。巢鷗害母。班次第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

下上。他鳥皆否。巢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食之。自飛

去也。訓微錄

物食長喙。穀食短喙。搏則引。鷗鷗引。毛協四時。色

合五方。食物之生者長喙。水鳥之屬也。鳥食五穀者喙

寄園寄所寄卷七

附錄

七

皆短。鳥善搏鬪者利嘴。善啼鳴者頸長也。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收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溫。倉鶩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中央土行。以象季夏。白鶩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羽物變化。轉於時令。乾道始終。以成物性。仲春之節。鷹化為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為鴽。仲秋之節。鳩復化為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為蛤。孟冬之節。雉入水為蜃。淮南子曰。鶩化為鵲。鵲化為鶩。鶩化為布穀。布穀復為鶩。順節令以變化也。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坤之終。隨日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續五也

禹黃澤潤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注疏曰。一鳥一鼠。其

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有人過莊浪親見之。鳥形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皆入。彼此狎昵。有類

雌雄者。問之土人皆能說。升菴外集

鵲穀鳥也。穀不知死。鵲信鳥也。信不知用。鵲狀類鵲。首有冠。性敢於鬪。死猶不知置。是不知死也。左傳云。鵲冠

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鵲水鳥也。如鵲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鵲。鵲之別類。羣鳴。喙皆優優。潮至則翔。

水簪以為信。反為鵲鳥所搏。是能知信而不知所以自

用也。鵲有文而食。為不擊而食。鵲狀類燕。紺色。錯出有文采。水際伺蚌出。索而食之。反為蚌所含。緊閉其嘴。

帶死水中。不知所食。反以為害。左傳云。聚鵲為冠是也。為鵲也。不善搏擊。貪於攫肉。釋文

鵲能動水。故水宿而物。能害鵲。能平步禁地。故食

蛇。啄木遇竅穴。能以嘴盡。字成符。雖重自出。鵲有隱巢

木。故鵲鳥莫能見。燕即泥。常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能

傾。鵲有長水石。故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奪

其巢。即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皆鳥之有智也。全上

丹陽練湖。有人打雁為業。先養一團雁。繫腳置樓上。食

飛者見食而下。則以網殺之。其年有一孤雁。自空飛下。

與團雁盤桓半晝。上下引飛。因者因繫。腳不能同去。二

雁竟以頸相纏而死。守者至。驗二雁。四者雄也。飛來者

寄園寄所寄卷七

附錄

七

雌也。不覺心動。竟廢其業。先會祖日記

鵲骨黑。雌雄旦夕鳴各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

歸嬉。止鳴曰提挾。宋秋集

鳳九苞。一曰口包含。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也。

三曰耳聰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詭伸。能變聲也。五曰彩

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距朱。南方行也。七曰距銳鉤。武

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腹文戶。不妄納也。

論語

鳥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頸有冠。尾垂二弱

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尾毛一簇。冠尾絕異。大

異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

丑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極難得。然舊傳未之記。蓋由人罕識云。漢傳格物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每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月四月後復羽。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其兩往擒之。尾當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驚翔也。雌則發願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則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矜矜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雉。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所寄卷七。類聚書會要

得其卵。使雛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紀聞

雀目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目是也。鵲鵲夜察毫末。畫膜目不見丘山。物殊性也。全上雁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因而警察。南人有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雁奴驚呼。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求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

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玉堂閒話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羣雁。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園霜前白雁來。杜甫詩山鳥首有彩毛。曰山雞。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森茂。則不入。蓋惜尾常恐觸傷毛羽。雨則避於山崖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忍死無怨。與眾不同。又云。人但欲取其尾。須大寒水凍之時。遠窺雌雄並宿於他所。漸漸放活水溜去。浸其尾。而水凍膠并。不能飛翔。時三四人齊聲大喊。此鳥即飛。其尾水凍。扳折而去。後人取得以貨豪門。頸有彩囊。曰避株。雉屬出華岳山中。晴明天氣。頭出彩色。天氣陰雨。毛卷而無彩也。亦避樹林。得其所寄卷七。類聚書會要

故曰避株。任昉曰。名為吐綬鳥。釋史

鵲鵲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於巢中。不復起矣。十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酉陽雜俎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如鵲。高三尺許。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投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博物志

顧渚山中有鳥如鵲。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采茶人呼為報春鳥。顧渚山記

布穀鳥又名各家插禾。又名春去也。以其音之相似。



也。南方俱有。或云即子規鳥。不獨顧渚有之。

南海諸郡。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者。草上懸於龜烟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內。乃如蝦蟆子狀。悉成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簾竹籠子。塗以禹餘糧。或備泥蟬灰收水。以貯魚兒。鬻於市者。號為魚種。於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又拂林園有羔羊生於土中。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若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鰲剖如棋。搗赤芫汁和令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於池澤內。經旬變成鰲。集異

烏賊魚暴乾。俗呼蜆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

青園寄所寄卷七

顧景舟書

五

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欺人。又龜尿磨墨寫字。

于木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全上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詞魚鱗鱗兮媵予。江海間有魚遊

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俗稱為婢妾魚。唐詩江魚群從稱妻妾。龜雁聯行號弟兄。升菴外集

蛇化龍。將千戶常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為一束。反復自

擲者數十次。若一麪餅。少焉四足出矣。久之蹣跚入沙

而去。故龍未入水。腹下尚有蛇紋者。食之殺人。和史

縣富民兄弟爭財訟於府。一日赴審。兄先往。道經休寧。遇大蛇衝道。停輿觀之。蛇蟠田中。化為巨龍。驚龍去。其

弟後至。適見此龍。命與夫取之。携至寓。沽酒炮燂延其

兄共食。兄問鰲所從來。弟告以其處所獲。兄曰。此蛇所

化。不可食也。弟不信。強兄再三。兄苦止之。弟疑兄言偽。

怒曰。汝堅不食。我自食之。纔舉筋。兄急持其手曰。必不

信。可先食犬。然後自食未晚也。乃以飼犬。犬立斃。弟大

感泣。持兄手曰。早知兄心若此。豈有爭事乎。遂息訟。和

好倍於初。某家叔祖見瀾公譙客。適一客至甚遲。東

皆環坐俟之。膳夫進炮鰲。恐其冷以碗覆之。少焉其碗

漸高。經然倏墜於棹。衆皆驚視。疑其有異。以與犬。犬斃。

賴此客後至。衆賓得全。初菴偶筆

名魚伯

顧神祕光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蟻。蟻絲着衣。則曰。子必至矣。

已而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

青園寄所寄卷七

顧景舟書

五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邑。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

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他財。使人暴富。而遺之極難。水

火兵刀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具中。投之路隅。人

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風俗通

蟬蛻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

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遠近。其母必知處

然後各置於市。埋東行陰墻下。三日開之。即以其血分

塗錢上。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

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者一

之一也。按前志

袁瓌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  
陰見之曰。王孫。蟋蟀也。謝氏詩源

呂晉伯云。除蟲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飲深淵。然漆  
五字。置床帳間。即除。此理不可曉。有餘堂詩話

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泥  
然。故曰醉如泥。杜詩注

似蟹而小。世傳漢臨彭越。以賜諸侯。九江王英布獵。得  
不忍視。盡以覆江中。化為此。故名彭越。博物志

東方朔傳。守宮。正名也。以器餐之。食以升砂。滿七觔。痔  
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  
寄園寄所寄卷七

言可以防閑淫逸也。爾雅云。此虫即蜚蠊。似蜥蜴。反稱  
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者也。淮南萬畢

術云。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瓮之中。陰乾百  
日。以點女臂。則生文。男子合軀滅去。成應經

蟬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若男陰。即消縮  
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蟬

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鹿脂亦然。南州異物志  
一人為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

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為綠蛇。走入壁孔中。其人  
如方治之。即愈。因號綠蛇為蛇豎。即守宮也。二百餘歲

聞朱暉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

不定。悉蜈蚣也。蜈蚣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異物志

魚跳躍則蜥蜴於草中。稍相候。俟其浮水上。相合事竟。  
魚游水底。蜥蜴還草中。異物志

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楸不棲蟬。熊豹之皮不  
上蟻。空同子

有家主命婢殺鰲。鰲顧婢再三。有求生意。婢惻然放之。  
池。主索鰲。鰲云。鰲已逃矣。主怒杖之。幾斃。後婢患熱

病。死時。值昏夜。未能殮。棄之池側。翌日往殯。復生矣。詢  
之。則云。恍惚間。有物踞我胸。其涼透心。遂漸省人事。視

之。則有池中污泥。堆於心口。而傍身有鰲行跡。其向者  
寄園寄所寄卷七

鰲報恩乎。按老偶集  
歛高陵中業。鰲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鰲數千。一婢憫

之。每夜分竊缸中鰲。從後窓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鰲  
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為火所傷。因臥河濱。夜深睡去。比

醒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  
有鰲行跡。始知向者所放之生。來救之也。按晉書。河底

高感其異。遂為羅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鰲數石。盤  
其中。盡舉而縱之河。全上

御祭寄

類聚數考

古云流芳遺臭固也抑亦有數存焉當其盛也  
賢人君子聯肩疊跡當其衰也奸邪匪類論  
訛訛天地亦有不能自主者然以其盛則知其  
所以興以其衰則知其所以敗是亦得失之林  
也覽者可鑒矣

疑人四佐

明由曉升級必育受稅俗成博受苦諸限丘受延婦

伏羲六相

金堤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為中義

寄園寄所寄卷七

仲起為海陸陽侯為江海

黃帝七輔

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料俗

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格力墨即力牧受筆斥

少昊四叔

重勾該蓐收修熙俱為玄冥

義和四子

義仲義叔和仲和叔

按義和四子即堯之四岳也分掌四方諸侯故為四  
岳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等為之官注  
事云

舜時八伯

伯夷為陽伯 義仲後為義伯 葉為夏伯 義叔後

為義伯 咎繇為秋伯 和仲後為和伯 垂為冬伯

一伯闕

高陽八凱

蒼舒 噴鼓 檮戴 大臨 龍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高辛八元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四凶

謹堯共工 繇 三苗

寄園寄所寄卷七

舜九官

禹作司空 棄作農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作

虞垂 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 夔樂

按禹稷契皋陶伯益即舜五臣也楚詞七諫又謂之  
八師蓋即此五臣而益之垂益夔耳五臣入師不復  
註

舜七友

雄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 秦不虛 靈

甫

殷三仁

微子 箕子 比干

文四友



子有	仲由	字子路	宰子	字子我	端木賜	字子貢
言偃	字子游	卜商	字子夏	顓孫師	字子張	曾參
字子真	澹臺滅明	字子明	宓不齊	字子康	原憲	
字子思	公冶長	字子長	南宮括	字子吝	公哲哀	
字季次	曾蒧	字新	顏無繇	字路	商瞿	字子木
高柴	字子羔	漆雕開	字子開	公伯寮	字子周	司
馬耕	字子牛	樊須	字子遲	石若		公西赤
冉耕	字子魯	曹卹	字子循	伯虔	字子析	公孫
冉雍	字子石	冉季	字子產	公祖句茲	字子之	秦祖
字子南	漆雕騶	字子飲	顏高	字子驥	漆雕徒父	
漆雕赤	字子徒	商澤	字子季	石作蜀	字子明	任
不齊	字通	公良孺	字子正	后處	字子里	秦冉
公夏首	字秉	奚容蒧	字子哲	公堅定	字子中	
顏祖	字襄	邱單	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
字子索	秦南	字子孟	申黨	字周	顏之僕	字叔
榮旗	字子祺	縣成	字子祺	左人郢	字行	燕俊
思	鄭國	字子徒	秦非	字子之	施之常	字子恒
顏喻	字子聲	步叔乘	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欽
字子聲	廉潔	字庸	叔仲會	字子期	顏何	字冉
狄黑	字皙	却異	字子飲	孔忠		公西與如
字子上	公西蒧	字子上				

按史記云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所列弟子傳	七十有六人不知偶遺一人耶抑誤七十有六為	信姑存其疑云耳	孔子四友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孔子六侍	顏回	仲弓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晉六卿	趙無恤	襄子	趙襄子	至恒始為卿	范吉射	昭子	至會始為卿
智瑤	襄子	荀首	始為卿	荀寅	文子	荀林父	始為卿
魏多襄子	魏絳	始為卿	韓不信	簡子	韓厥	始為卿	至不信四世
三官	唐宏	葛雍	周武				
齊威王	驪場	四臣	盼子	守高唐	黔夫	守徐	種首
田文	齊孟嘗君	魏無忌	魏信陵君	趙勝	趙平原君		
黃歇	楚春申君						
三鄒子	鄒忌	鄒衍	鄒陽				
漢三傑							

張良	蕭何	韓信	商山四皓	園公	姓國名秉	綺里季	姓吳名實	夏黃公	姓崔名廣	字少通	南里先生	字元道	術	七國	吳王濞	楚王戊	趙王遂	膠西王卬	菑川王賢	濟南王辟光	膠東王雄渠	後有三王皆京兆尹	王章	王尊	王駿	二疏	太子太傅疏廣	字仲翁	太子少傅疏受	字子公	寄園寄所寄卷七	麒麟閣功臣	大將軍博陸侯	張安世	韓增	趙克國	魏相	丙吉	杜延年	劉德	梁丘賀	蕭望之	蘇武	周氏五龍	重舍令子輿	居宋里	櫟陽令子羽	居東官里	東海	太守子仲	居宜唐里	兖州刺史子明	居西南里	額	陽令子良	居遂興里	曹保汝南周燕女卿之五子各居一里並以儒素退讓著名	二龔	龔勝	字君定	龔舍	字君倩	三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馬淵	牛崇	羊嘉	二唐	唐林	字子高	唐尊	字伯高	二母	陳涉母	知府	王陵母	知興	王氏五侯	王譚平阿侯	王商成都侯	王章紅陽侯	王根曲陽侯	王逢時高平侯	四子	懷德不仕	逢萌	徐芳	李曇	王遵	蔣徑二仲	寄園寄所寄卷七	額察寄所寄卷七	八	求仲	羊仲	二劉	劉向	劉歆	河北二十八將	鄧禹	吳漢	賈復	耿弇	寇恂	馮異	岑彭	祭遵	邳彤	耿純	王霸	臧宮	景丹	杜茂	朱祐	劉隆	馬成	王梁	姚期	蓋延	馬武	劉植	任光	李忠	萬修	陳俊	傅俊	堅鐔	河西五守	武威太守梁統	金城太守庫鈞	張掖太守史苞	酒泉太守竺增	燉煌太守辛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陳器有異志親等五人推寶融爲大將軍以守

鉅下二卿

馬嚴

字威卿

馬敦

字彥卿

三丘

丘昂

丘夷

丘矩

扶風三達

常孟達

公孫伯達

魏仲達

漢末八使

周舉

杜喬

周栩

樂巴

馮美

郭遵

劉班

張綱

常氏三君

寄園寄所寄卷七

九

常順豹

義

楊氏四公

楊震

秉

賈子

賜

秉子

彪

賜子

袁氏四世五公

袁安

敞

安子

湯

敞子

逢

湯子

二難

陳元方

紀

季方

謨

又按昭顯碑元方季方與其父太丘長仲弓有三君之號

五處士

徐穉

常

苦

袁闕

姜肱

李墨

汝南六孝廉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郭伯向 封武興

三君

大將軍寶武

太傅陳蕃

侍中劉淑

八俊

李膺

王暢

杜密

朱寓

魏朗

荀爽

劉祐

趙典

八厨

王育

蕃

秦周

胡母班

劉翊

王考

張邈

度尚

八顧

寄園寄所寄卷七

十

郭泰

夏馥

尹勲

羊陟

劉儒

蔡衍

巴肅

宗慈

八及

陳翔

張儉

范滂

檀敷

孔立

范康

岑暉

劉表

又八及

朱楷

王盤

陳耽

薛郭

宋布

唐就

瀛容

宣爽

潁川四長

荀淑

鍾皓

陳寔

韓韶

二十四賢

杜喬	張真	向詡	陳蕃	施延	李膺	朱寓
杜密	韓融	荀爽	房楠	姜肱	陳球	王暢
申屠蟠	張儉	鄭玄	冉瑒	李固	郭泰	朱穆
魏朗	徐穉	皇甫規				
涼州三	明					
張真	字然明	皇甫規	字威明	段熲	字絕明	
常氏三	義					
常權	贊	短				
<small>太尉掾常子力之子皆仁義孝弟 賈處兄弟三人當時謂之賈氏三虎惜其兩弟名不 著故不列</small>						
荀氏八龍	皆明陵令荀淑之子					
荀爽	字伯慈	荀爽	字叔慈	荀爽	字叔慈	荀爽
汪子孟慈	爽字慈明	肅	字敬慈	爽	字勿慈	
公沙五龍	皆公沙穆之子					
公沙紹	字子起	孚	字允慈	恪	字久謙	遠
樊	字義起					
李氏四龍						
李亮	李仲	李訓	李秀			
京兆三	休					
金敞	字元休	王延	字文休	少昂端	字甫休	
蜀二	郎					
李驥	杜珍					

寺中二絕 俱官大理						
宋世軌	蘇珍之					
魏文四友						
司馬慈	陳羣	朱鑠	吳質			
雙丁						
丁儀	丁廙					
鄒中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劉楨	阮瑀	應瑒	徐幹
臺中三狗						
何晏	鄧颺	丁謚				
兩雋						
荀爽	字伯慈					
何晏	蕭資					
竹林七賢	魏延之除山濤王戎謂之五君					
阮籍	嵇康	山濤	劉伶	阮咸	向秀	王戎
吳八絕						
吳範相風	劉惔占氣	趙達算	皇象書	嚴子卿		
蔡	宋壽占夢	曹不興畫	孤城鄭姥相			
一臺二妙						
衛瑾	索靖					
二陸						
陸機	陸雲					
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王澄 王玄 王濟 衛玠

二馮

馮立 馮野王

晉八達

董和 王澄 阮瞻 庾敳 謝鯤 胡毋輔之 于法龍 光逸

河東八裴

裴徽 楷 綽 瓚 遐 遐 康 頤

琅琊八王

王祥 戎 澄 染 綏 衍 敦 玄

太原王京兆杜五世盛德

寄園寄所寄卷七

無家寄所寄卷七

王和 湛 承 述 坦之

杜畿 恕 預 錫 父

二謝

謝靈運 謝惠連

八儒

以道自居爲子思氏之儒 衣冠動作爲子張氏之儒

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 孟氏傳書爲疎通知遠之儒

漆雕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 仲梁氏傳樂爲選

風易俗之儒 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詞比事之儒 公

孫氏傳易爲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宋劔尹之墨 相里勤 五侯子之墨 苦獲 已齒 鄧陵

晉八王

趙王倫 齊王冏 河間王顒 成都王穎 淮南王

允 鄱陽王夔 長沙王乂 東海王越

東海王越府有三才

潘滔 大才 劉興 長才 裴遐 清才

兗州八伯

阮放 宏伯 阮孚 誕伯 劉綏 委伯 却鑒 方伯 胡

母輔之 達伯 于壹 裁伯 蔡謨 朗伯 羊曼 黯伯

三人爲一龍

寄園寄所寄卷七

無家寄所寄卷七

華歆 龍頭 鄒原 龍腹 管寧 龍尾

中興三明

荀問 蔡謨 諸葛恢

三人俱字道明故云京都三明俱有名蔡氏儒雅荀

潯陽三隱

陶潛 周續之 劉遺民

蓮社十八高賢

慧遠 慧永 慧持 道生 曇順 僧旌 曇恒

道邨 曇詵 道敬 佛馱邪舍 佛馱跋陀羅 劉

程之 張野 周續之 張詮 京炳 雷次宗

宋文帝謂天下有五絕

杜道翰彈琴	范悅詩	褚欣遠模書	褚胤圖棋
徐道度療疾	顏延之四子各得其一	得筆駿	得文測
得義爽	得酒躍	一時兩玉人	謝琨
謝晦	會稽三康	丁潭世康	孔愉敬康
張茂伯康	天子四友	謝朓	褚炫
江教	劉俊	周氏五侯	周札
張氏五龍	張演	鏡	永
辯俗	東海三何	何思澄	遜
朗	湘東二遲	皆湘東太守	遲昭周
起	雙璧	陸贄	恭
柳氏二龍	柳惔	悅	

竟陵王八友	范雲	蕭琛	任昉	王融	蕭衍	謝朓	沈約
陸倕	二蕭	蕭亮	綽	何氏三高	何求	點	胤
二高	高閭	高魏	東昏六貴	始安王遙光	徐孝嗣	江祐	蕭坦之
江祀	劉	寄園寄所寄卷七	鄭中四貴	孫騰	司馬子如	高岳	高隆之
三才	溫子昇	邢子才	魏收	四傑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唐十八學士	杜如晦	房玄齡	虞世南	褚亮	姚思廉	李道
玄	蔡允恭	薛元敬	顏相時	蕭昂	于志寧	蘇世長	薛收
李守素	陸德明	孔穎達	蘇文				

達	許敬宗	二	益文達	文懿	河東三鳳	薛元敬	收元敬季父	德音	元敬族弟	郎家二賢	耶蔚之	楚之	凌烟功臣	長孫無忌	李孝恭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	高士廉	尉遲恭	李靖	蕭瑀	段志寧	劉弘基	屈突通	殷開山	柴紹	長孫順德	張亮	侯君	寄園寄所寄卷七	集	張公謹	程知節	虞世南	劉政會	唐儉	李世勣	秦叔寶	三列宿	常季武	叔錯	叔謙	太公廟十哲	以張良配	田穰苴	吳起	韓信	李牧	李靖	孫武子	范蠡	白起	樂毅	李勣	一門三相	常思謙	承慶	謙子	嗣立	慶弟	戶部二妙	蕭維	宋之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蔘	韓會	盧東美	張正則	崔造	漢陽王張柬之	平陽王敬暉	扶陽王桓彥範	南陽王袁恕已	博陵王崔玄暉	香山九老	胡果	八十九	吉叟	八十八	劉真	八十七	鄭據	八十五	盧貞	八十二	張渾	七十七	白居易	七十四	狄兼謨	一	盧貞	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列	竹溪六逸	孔巢父	韓準	裴政	張叔明	李白	陶沔	寄園寄所寄卷七	飲八仙	賀知章	汝陽王璿	李適之	崔宗之	李白	一	蘇	張旭	焦遂	吳中四士	包融	賀知章	張旭	張若虛	大曆十才子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錢起	司空曙	苗發	崔峒	耿湓	夏侯審	李端	三俊	李德裕	元稹	李紳	龍眠三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元中	李公麟	李亮工
關中三絕		
鄭誠	林滋	詹雄
二鄭		
鄭謙	吹	
諫臣三人		
張符	趙麟	牛養
五老榜		
曹松	王希羽	劉象
柯崇	鄭希顏	
旗亭三才子		
王之渙	王昌齡	高適
詩國詩所寄卷七	續系青類聚數考	
二惠		
惠蒙	惠敷	
三羅		
羅虬	陶	鄒
五鬼		
王欽若	丁謂	陳彭年
劉承珪	林特	
四賢一不肖		
范仲淹	舍靖	歐陽修
蔡襄	高若訥	
唯陽五老		
馮平	杜衍	王嶼
畢世長	朱質	
二蔡		

蔡下	蔡京	
三人不預科名		
王曾	宋庠	馮京
二宋		
宋郊	祁	
五桂		
實儀	傑	侃
偶	倍	
閻四先生		
周希孟	陳烈	陳襄
鄭穆		
伊洛淵源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邵康節	張橫渠	張
詩國詩所寄卷七	續系青類聚數考	
歐	呂希哲	范祖禹
楊國寶	朱光庭	劉
李頤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廉	蘇軾	謝良佐
游酢	楊時	劉安節
尹焞	張繹	馬仲
侯重		
夏	王蘋	胡安國
王巖叟	劉立之	林大節
張問中	馮理	鮑若雨
周平先	唐棣	謝申
潘曼	陳經正	李處遜
孟厚	范文明	楊中伯
李朴	楊大隱	郭忠孝
周行己	邢恕	
伊洛續集		
羅從彥	李侗	朱子
張栻	呂祖謙	蔡元定
黃幹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頴
廖德		
明	葉味道	石子重
輔廣	杜莘	方仁仲
趙		

師淵 真德秀 何基 王栢		程門四先生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楊時		慶曆聖德詩		范仲淹 韓琦 杜衍 富弼 歐陽修 余靖 王素 蔡襄		七老會		孫論 吳師道 梁宏 朱光復 賈亨彥 張景建		唐愈		二丁		丁寅臣 宗臣		寄園寄所寄卷七		四洪		洪朋 芻 炎 羽		洛下耆英會		文彥博 富弼 馮行已 席汝言 王拱辰 楚建中 王尚恭 王慎言 劉幾 趙丙 張憲 張問		司馬光		元祐黨碑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彥博 劉摯 范純仁 韓宗彥 梁燾 魯布 王巖叟 蘇軾 王存 傅堯俞 鄭雍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呂公著 黃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商英 蔣之奇 以上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蘇轍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曾鞏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姚勗 王觀 孫覿 錢總 李之純 鮮于侁 范純粹 趙高 王欽臣 孫昇		李周 呂陶 趙彥若 孔文仲 韓川 賈易 王右 王份 吳安特 顧臨 呂希純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昇 謝文曜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執選 上官均 葉濤 龔原 郭知章 張康國 葉祖洽 朱綬 朱服 曾任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寄園寄所寄卷七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誠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夷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確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陳乳 陳光霽		蘇嘉 龔夬 王回 吳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續中 尚倚		陳佑 虞防 李祉 李汝 李之儀 范正平 曾		楊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克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衡鈞 范公適 馮伯藥 周證		孫琛 范彙中 鄧考甫 王察 趙珣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魏谷倚	富嘉謨	吳少微
陳師錫	陳確	
北京三傑		
楊彥章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	係官一百
七十七人	王珪	章惇
章惇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二陳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克	張恕	陳并
洪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胡潛	董祥	楊環實
倪直儒	蔣津	王守
朱壽巖	王公彥	王交
張甫	許安修	劉吉甫
梅君俞	冠宗旗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道格
黃才	曹興	侯碩道
周遵道	林府	葛輝
陳師錫	黃遷	黃邦正
許克甫	胡良	楊融
羅鼎臣	曹興宗	劉渤
王極	黃安期	于肇
錢希白	何大正	周紆
呂彥祖	梁寬	沈子
忠臣	神師極	郁凱
韓治	秦希甫	錢景祥
受	王箴	鹿敏求
曾紆	汪公望	高士育
鄧		
王貫	吳明	梁安國
王吉	檀固	蘇迥
何大		
高漸	周永微	張鳳
鮮于緯	呂諒卿	朱紘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邁

石安民	安行	安持
陳襄	陳烈	周希孟
鄭穆		
三石		
海濱四先生		
胡伸	汪藻	
江左二寶		
劉正夫	范致虛	吳材
江興		
汪涓	汪應辰	
四俊		
劉安節	劉上節	
二汪		
岳飛	韓世忠	劉錡
張俊		
何鼎	崇	榮
南渡四將		
吳可幾	知幾	
何氏三鳳		
鄭少微	楊天忠	季新時
二吳		
唐客	唐麟	樂韶
城南三傑		
三俊		
寄園寄所寄卷七		

三劉

劉嵩 岑 壽

二韓

韓祥 補

詩四大家

陸游 范成大 楊萬里 尤袤

四州五鳳

謝固 田 因 同 因

三俊

尤彬 喻峙 陳必

婺州四先生

寄園寄所寄卷七

何基 王栢 金履祥 許謙

四靈

趙靈秀 師秀

宋三忠

文天祥 陸秀夫 張世傑

宋遺民十一人

謝皋羽 王鼎翁 方韶卿 唐玉潛 林景熙 汪

大有 翼聖宇 張毅父 吳子善 梁隆吉 鄭所

南

三魁不負所學

李黼 李齊 泰不革

新安三俊

唐元 洪炎祖 俞趙老

元四傑

木華黎 博爾木 博爾忽 赤老溫

儒林四傑

柳貫 虞集 揭傒斯 黃潛

國初三老

楊維禎 沈夢麟 滕克恭

明初詩四名家

高啓 劉基 張羽 徐賁

遜國列難諸臣

寄園寄所寄卷七

方孝孺 鐵鉉 卓敬 陳迪 暴昭 景濟 練子

寧 齊泰 黃子澄 張統 毛太 黃觀 姚善

黃鉞 王叔英 王良 王良 譚翼 曾鳳韶 周

是修 魏冕 鄒朴 葉福 鄒璽 陳繼之 劉端

梅殷 劉景 陳思賢 高魏 盧原質 胡子昭

茅大方 司中 鄭公著 胡潤 高翔 侯泰 戴

德爰 郭任 盧迴 楊任 費魁 連楹 廖昇

王慶 董錦 甘霖 林英 于志 能鐔 宋徵

黃希范 程通 蔡運 儲福 何中 湯宗 盧振

巨敬 韓永 黃彥清 程本立 龔泰 方法

張安 周璘 謝昇 周繼瑜 陳彥回 張彥方

張國安 葉仲惠 徐子權 東湖樵夫 卽牛景先也		從亡諸臣 本朝當建文從亡先生碑	
程濟 葉希賢 楊應能 三人始終 史彬 三人至 郭		節 程亨 焦雲 三人一 黃直 馮灌 二人至 漢	
嚴震 而遇 沐晟 陰發		按紀事始謀從亡者蓋二十有二人因耳目衆多論	
令散去致至真者僅寥寥數人耳然焦雲黃直并不		在此二十二人之中不知何故至嚴震沐晟又因事	
而云兵部侍郎東平刑部侍郎金焦綸修趙天恭卽		爲云翁按察司王夏後殉死於梁中節宋和鎮撫牛	
郎中梁田王中書舍人梁夏王資劉中符詔鄭洽欽天		景先卽東湖樵夫後殉死王資劉中符詔鄭洽欽天	
監王之臣卽		老病卽	
三楊		寄園寄所寄卷七 謝安寄謝安書 注	
楊士奇 楊榮 楊溥 南楊		舉業八大家	
王鏊 唐順之 瞿景淳 薛應旂 歸有光 胡友		信 楊起元 湯顯祖	
翰林四諫		章懋 羅倫 莊昶 黃仲昭	
七才子		李攀龍 王世貞 梁有譽 宗臣 吳國倫 謝榛	
徐中行		浙江三異人	
劉基 于謙 王守仁			

二難		鄭復言 雍言	
二何		何良傳 何俊	
林下九相 在萬曆初年		李本 嚴訥 徐階 李春芳 高拱 郭朴 陳以	
勤 殷士儋 趙貞士		三人做得好事	
孫燧 胡世寧 王守仁		二間	
閻仲實 仲宇		寄園寄所寄卷七 謝安寄謝安書 注	
五湖五隱		劉麟 吳琬 施侃 龍覓 孫一元	
議禮罷斤諸臣		楊廷和 蔣冕 汪俊 喬宇 楊慎 王元正 何	
孟春 金獻民 徐文華 秦金 趙鑑 趙璜 俞		琳 朱希周 劉玉 王時中 張潤 汪舉 潘希	
曾 張九叙 吳珙 張璠 陳謨 張縉 蔣民		余黃 張仲賢 葛榆 袁宗儒 賈詠 豐熙 張	
盤 舒芬 楊繼聰 姚冰 張衍慶 許成名 劉		棟 張潮 崔桐 葉桂章 王三錫 余承勲 陸	
鉞 王相 應良 金舉 林時 王思 謝茂 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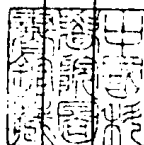


孫如列	崔應元	許志選	薛貞	曹欽程	陸
萬齡	吳淳夫	李夢龍	許顯純	張體乾	田爾
耕	孫雲鶴	楊震	交結近侍十九人	魏廣微	徐
大化	霍維華	郭欽	張訥	閻鳴泰	周應秋
李之才	李魯生	楊維垣	游汝楨	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	
顧秉謙	張瑞圖	宋宗道	李藩	馮銓	郭允厚
薛鳳	朱童蒙	孫杰	張我續	李春輝	王紹
楊夢家	李春茂	劉廷元	謝啓光	徐兆魁	
邵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徐紹言	范濟世	
李養德	阮大鍼	姚宗文	陳九疇	于許教	趙
與邦	傅樞	安伸	孫國禎	郭華	馮嘉會
寄園寄所寄卷七			新泰青	聚數考	呈
思誠	孟紹虞	李恒茂	張樸	郭尙友	李精白
秦士文	張文熙	楊惟和	何廷樞	陳朝輔	
許宗禮	卓遵	盧承欽	陳爾翼	石三畏	郭興
治	劉敬	智銓	何宗聖	王拱	汪若樞
新門克新	游鳳翔	田景新	呂純如	吳殿邦	
黃運泰	李從心	楊邦憲	郭增光	單明翊	
王點	李嵩	牟志夔	張三傑	曹爾禎	毛一鷺
張文郁	周維持	徐復陽	黃憲卿	許其孝	
張養素	汪裕	梁克頤	劉弘光	溫舉謨	鮑奇
謨	陳以瑞	莊謙	龔萃肅	李應薦	何可及
李時舉	劉漢	王大年	金合中	徐吉	宋頑漢

張汝懋	許可徵	劉述祖	李燦然	劉之待
孫之御	吳孔嘉	季寓庸	游士聞	張元芳
鍾鉉	李若琳	張永祚	周良材	曾國禎
愚	李桂芳	張一經	陳殷	夏敬承
身	郭希禹	顏鵬	李際明	魏弘政
郭士望	張聚垣	周錡	徐四岳	辛思齊
桂	以上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七人	黃立極		
施鳳來	楊景辰	王之臣	房壯麗	董可威
思誠	馮三元	胡廷宴	張九德	朱國盛
行	喬應中	楊維新	董懋中	周昌晉
楊春茂	徐景濂	陳保泰	虞廷陞	郭興育
寄園寄所寄卷二			新泰青	聚數考
周維京	徐揚先	陳序	曹谷	朱慎鑑
郭如聞	何早	虞大復	歐陽克材	邱存性
葛大同	李宜培	譚謙益	夏之鼎	張九賢
洛	潘舜曆	吳士儔	李三楚	童舜臣
以上交結近侍減等四十四人				
江西四家				
羅萬藻	陳際泰	艾南英	章世純	
明末四公子				
陳定生	賈	冒辟疆	方密之	侯朝宗
四鎮				
高傑	黃得功	劉良佐	劉澤清	

寄園寄所寄卷八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楊雲松壽甫 全 侄 景衍

許志進謹齋

孫繼持

校訂

豕渡寄

物類悞

習語悞

稱謂悞

寄園主人曰人果能言雖枕流漱石何嘗不佳絕千古雖然習而不察擊盤捫燭以爲在是焉不且

寄園寄所寄卷八

豕渡寄

論笑大雅之林耶隨手証誤用以自警非必率天下也否則日繩斯人于烏焉點畫之間而大端之誤入不少又將若之何

豕渡寄

物類悞

莫微於物異其呼而強加之弗受也踣踣詒誦金根致幾肯爲賢者諱乎落筆開言不可不慎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

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非雪錄

包衛曰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陶九成說邪用之佛書以

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用之弓音周一作弓與

軸同續說邪

余自訂文集亦嘗用弓字分卷細按之則弓爲道書設因與軸同故借用之

寄園寄所寄卷八

豕渡寄

千里草莫未下鹽政世多以淡煮草羹未用鹽與政相

調和也非也蓋末字誤書爲未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

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干同語錄

繭紬明初尚未行至明季崇禎時臣僚聞上惡其華麗

遂多以繭紬爲服始盛行周櫟園曰繭紬備五善色不

加染黹而有章一也洗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

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不已華與純較處不已

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然元世祖二十

五年紀災異云秋七月癸亥犯氏太陰掩畢濟南保定

路唐縣野蠶成繭絲可爲帛又金史太宗紀南京帥以

錦州野蠶成繭來獻賞其長吏可見前世不知有繭紬

也。今則山東各處有之。歲以為常。其蠶散生野樹上。土人蠶時。必架廬林下。把竿逐鳥鼠之害。耕生者名樹蘭。椿名椿蘭。椒名椒蘭。大如鳥卵。生溪山叢條間者。視他蘭特小。才如指上螺。名山蘭。質更佳。歲凡三稔。山東人持此為業。各臥餘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雅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繁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應雨紀談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嫫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余曰。嫫管脫舜於瞽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書祖。客中閑集

寄聞許所寄卷八

不遠寄物

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侯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書中有紙筆和蔡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紙耶。莊子在恬之前。筆不始於恬明矣。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然蒙恬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全上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

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簿帙。以便檢閱。蓋愈速而愈失其真矣。應雨紀談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則是飲三斗。晉劉伶五斗解醒。一飲一石。則是一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韋。持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全上

寄聞書所寄卷八

不遠寄物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宋祁筆記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籌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應祥署海道。有大船二。直至廣城懷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使使羈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遣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驢稱術。龜名僕何也。雲谷臥餘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槔。則今之水車。原名槔。槔。邊方備警急。

作高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釋史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金詰羣婢不承欲買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予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巾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僧昔曾以一千於買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蝟。兩頭光帶黃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動。有一女奴。臉唇動。乃竊器者云。乃知作小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說亦有所不曉。學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爲晉李石撰。然中

晉書李石傳

李石傳

李石傳

載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書或成於宋代歟。雲谷臥餘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今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雄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弄墨錄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弦。琵琶字當讀如承彌之彌。全上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追花既褪。就帶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棉者。絮也。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爲花。以花爲絮。畧無分別何耶。釋史楊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

殿脚女。置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嘉。詔民間有柳一株。實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栽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故曰楊柳。然詩經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乃謂柳之楊起者耳。客中閑集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楚者非是。楚卽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書中可見已。團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武云

團扇

團扇

五

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婦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以見風俗日趨於薄也。全上

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屬。不從力。奏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厲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閻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等之

盤旦有不平者。命受管吏。執韻書以進。乃報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全上

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類。案乃占盤字。故舉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盤耳。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忽而不攷。爲識者所哂。後非口志

寄園寄所寄卷八  
承運寄所寄  
六

家渡奇

習語誤

相沿舊矣。而名與實訛其若之何。豈而別之亦吾儕讀書之樂也。多不勝舉。信筆記焉。以破積疑。以發新解。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朝洪武初。以大誥頒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等。失其旨矣。客中閑集

寄園寄所寄卷八

承運寄所寄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滋。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聲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興。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危。故官不可久居其任。宋高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今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有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原始秘書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豎風來。云

釋氏智諭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以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因禁屠宰。不上官。殺則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北齊書。文宣帝將受魏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註漢書李廣款奇。以爲命隻不羈。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豈獨惜奇。古人已有之矣。日知錄

禮記問人之年

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

二

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初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張麗波按

文王諱昌。而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邪其昌。厲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云。胡不相畏。此詩書不諱也。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

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何

窗遺錄

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廢弛。有司不復饒。而進士會同年於此。見盛事紀事。及李肇史補。蓋其始不過爲昵暱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則以恣豪舉。崇游觀矣。蓬窗錄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問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

奇聞新語卷八

承漢書習語。故

三

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借以引重。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僞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樂。指斗折衡。焚符破璽等論。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聖師之而故沒之。若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或者聃所取資。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棄名檢謗。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

墨翟宋鉞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  
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綽紳先生，其在詩書禮  
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  
聃者，借孔子也。識遺

行人司寇。性狂易，好笑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得例有  
云：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見所用者。  
渠遂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即用八轎  
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爲轎，忤人  
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諺入朝，卽爲吏科給事  
中。先期春訪，既否得失，韓卿之獨隨行者，凡一言動，一  
禮物皆密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  
詩國寄所寄卷八

其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真矣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  
以給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至閩與撫臣徐  
學聚大相左，屈勉了事而歸。陞太常少卿，未幾歿。夏本  
仁慈人，乃止於此，可憐也。明懷小品

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格讀恬，顏師古注，可驚  
恬也，或讀吾非。曹傳正誤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  
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官觀用遊社  
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  
致仕後事。風瑛

唐睢峽題名石刻，凡留題姓名曾道士座前後不一，非

上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賀之暇，有此會，猶今  
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雁塔  
題名爲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謂言寄處之  
來使乎。全上

遜國諸書，載鐵氏二女詩，謂鐵司馬就義，二女沒入教  
坊，獻詩於原問官，上問得赦出，嫁士人，改鐵長女詩，乃  
吳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洗鉛華，一  
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却無家。雲  
鬟半墜臨青鏡，兩淚頻彈濕綠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  
前重爲賦琵琶。昌期字鳴似，詩見張士淪國朝文集，同  
時杜璽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  
矣。詩國寄所寄卷八

論尤爲不倫。宗正睦棻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  
詩皆好事者偽作，則鐵女之詩可知。革除間事，野史所  
載，大半訛繆。本朝閩閩詩出好事假託者居多。如章倫  
母金節婦詩，誰云妾無夫一篇，高季迪詩也。陳少卿妻  
野鷄毛羽好一篇，釋道原樂府也。甄節婦泉流不歸山  
長歌，羅一峯詩也。今盡削之。列朝詩集

小青者，本無其人，包子誦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因  
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  
鍾情字也。其傳及詩，俱不佳。流傳日廣，演爲傳奇，至有  
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良可



噴飯以事出虞山故附著於此。今土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為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街上亦帶帶如起復在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案雪錄

古人之書多可傳者未嘗自求其傳也藏之於家或當時或後世人見而愛之為之鐫刻與眾同好故可傳也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鐫版行於世識者非之可見前此無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自量其詩文可否樂為鐫版行世是以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案谷風錄

下洋兵鄧老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壤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乎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宿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為謬也

不知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世俗習傳語也或師乃云可與言人無二三更覺有味臨漢詩話謂王康詰詩閉戶著多書歲月頗松皆老作龍鱗為古本亦有致。癸丑筆記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語蟹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言蟹食稻也蟹之管稻自古為然以五行占之乃為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皆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平江記事

王荆公多學然亦有所失如周官言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聽本以具聽詩誰謂風無牙公謂風實無牙不知風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客中閑集

古今考得仲夏日為長至仲冬日為短至今世誤以冬至為長至堯典仲夏平秩南訖日長至仲冬平在朔易日短至此其証也。卷止集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漢廷庭皆作廷。音故廷中廷爭相者鬼之廷遊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皆作假音朝請音才皆作請之請欄脫音皆作脫太守音作守周身之防音為防廷尉評音為評若此甚眾。筆記

宋蔡忠惠制洛陽橋俗傳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諧字還解曰西月二十一日此事亦奇然實明朝蔡錫之事名賢錄云蔡錫字廷子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自監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圯發

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既路游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乃為文敘。中錄貨批者

莫應。忽有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白  
沒於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此以還。復於錫上有一鴈  
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與工。潮  
不至者旬日。橋遂訖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立祠其  
旁。配享端明。錫果官至湖廣巡撫。傳學彙編

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  
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平草堂序云。  
陽冰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  
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希  
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  
陳焯與全人書

寄園寄所寄卷八

諸事記有三說。西溪叢語。述王阜事。以駁鬼氏。非也。抱  
朴子諸事。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續說

元魏時。侯莫陳悅殺賀拔勝。侯莫陳三字姓也。陳眉公  
通鑑。自以爲精洽矣。乃悞爲兩人。已屬可笑。乃閱通鑑  
金丹。并除侯莫二字。只書陳悅。更爲可異。若綱目於梁  
元帝子蕭方等。誰不知爲方諸兄弟。而以悞脫等字爲  
讓。亦獨何耶。蕭紅筆記

古樂府詞。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  
綠履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爲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  
獨插十二行金釵。古婦人髻非今比。稿簡齋筆  
母在堂。乃稱舅爲涓陽。得毋自詛其親。蘇東坡

家渡寄

稱謂悞

因其名稱其人習焉勿覺而忽告之曰。此大悞  
也。則世必駭嗟乎。與不駭也。而終悞也。既已悞  
也。而終不自信悞也。若此者。亦聽其稱謂之云  
耳。又何必辨。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  
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君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  
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子謂孔子  
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爲西  
方聖人。其學可知矣。里齋通編

寄園寄所寄卷八

家渡寄稱謂悞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  
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子  
按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奔  
之一說矣。意奔也者。常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童之  
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倖死喪。或孤弱而  
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  
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  
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  
合矣。不禁。不禁其闕禮也。豈誠踰牆行露之謂哉。不然。  
判妻入子且書之。還葬於墓。禁之。而於佻達淫冶之  
私。反爲之導引。豈理也哉。雲谷臥餘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元。及明因之。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曆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漢唐小品

晉人有字父者。晉胡毋輔之。字茂。曰正飲。子諱之。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又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有字夫者。呂后徵時。嘗字高祖為季。有字叔者。袁種字其叔父。益曰。絲能日飲幾何。按儀禮。子祭父必稱父字。蓋古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為古人所重。不以為諱明矣。今人諱名并諱字非也。又生曰名。死曰諱。故廟諱曰諱。御名曰名。諱傳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錄李孝廉言

偶閱宋史。陶穀本姓唐。以避石敬瑭諱而改。然當時唐姓者豈止穀一人。如唐景思者。敬瑭時為貝州行軍司馬。歷事出帝。未聞改姓也。穀以逢迎取媚。其人品已見此矣。即改於晉代可耳。漢周宋易代之後。何不復耶。因思古人以避諱而改其名稱者。在當時或有所不得已。易世之後。相沿不改。甚無謂也。約畧舉之。以恒山為常山。避漢文帝諱也。正月作平聲。避秦始皇諱也。以慶朔

為湖。避漢安帝諱也。以虎林為武林。避唐世祖諱也。漢武帝諱而刪徹為刺通。避司馬昭諱而以昭君為明妃。莊君平。莊子陵。避漢明帝諱。皆改莊為嚴。以唐太宗諱。凡世皆稱代。以宋孝宗諱。凡慎皆從謹。而慎德秀亦改為真德秀。若吳主女諱二十。至今猶以二十為念。時已過而不復習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嫌名俱不諱。誠度越千古也。雲谷外餘

近時娶婦。新婦以帕或綾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於何年。按通典杜佑議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親戚。或遇良吉。急於嫁娶。為此制以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巹復無。縣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弊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為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為通行耳。彙考

嘗閱李氏刊誤曰。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觀。婦容豈其宜哉。懷秋集

觀此則觀婦陋俗。自唐已然。不獨吾徽。踵之也。余欲更變是風。自三兒景行辛酉娶婦。入門時。即除此積習。鄉人異之。願吾郡士大夫家為之倡。眾斯效焉。比歲來。閱闕大家。觀婦陋俗。亦漸改矣。

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狗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瑋之子。才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第非秦淮海耳。全上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不云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母之稱。俗輩亦多有之。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爲公家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我退錄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還一階一級。惟鄭鑑是封禪使女婿。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蹕。怪而問之。鑑無辭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爲泰山。余不以爲然。當是泰山有丈人峰故耳。釋常談

唐宋人無有誓狀元於已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令稽楊維禎廉夫。當元季書李黼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服夫誓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且與黼相知。不忍忘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書朱文公爲王佐榜進士。謂佐足爲文公重乎。惟志書宜用此法。謂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徵信也。湧幢小品

世說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詣臺許云。小兒恪知謹。卿可以語述往。語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恪咄咄耶。君云。續釋常談

唐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皆爲兄弟。今爲牛子也。全上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奠一人舉酒酬地。故有祭酒之稱。惟祖道則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禮。誤矣。釋

王右軍會祖。卽丘子諱覽。祖侍御史諱正。故右軍書蘭亭記覽字加才。它書正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不知。相沿用之以爲古。不知其於義無當也。又如唐人諱曷。以丙丁爲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爲深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爲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爲威公。諱貞。以王文貞且。王文貞俱改爲文正。其真諱文正者。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當訂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讀史訂疑

親傳業者爲弟子第。子復傳於人爲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群祥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卽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於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記稱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桀。商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就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就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總曰三王也。又熊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立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愛日齋叢抄

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改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子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應雨紀談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塚。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塚直行書。只合題蕭望墓。何必之字。唐有盧鴻一取尸子鴻常一之義。而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

議大夫。誤以鴻爲單名。注三十國春秋者蕭方等。並方等。佛經名。其第名方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鑑去等字爲蕭方。此猶不知而誤也。至於方朔葛亮此何等語。而詩中往往見之。古人姓名橫被削蝕者多矣。豈獨蕭傳客中開集

今豎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俠地。故爲東俠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皆西俠地。故爲西俠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總。已服窮而親盡矣。況四世而上焉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或曰朱子問產也。猶自稱新安何也。曰章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寄園寄所寄卷八。不遠寄所寄問。生文公。寓居建陽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見吉安廬陵人。以公務至京。悅其山水之偉麗。因家焉。而子母郭氏歸之而生子。故子金陵產也。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若世代既遠。而猶云云。豈不其無謂哉。豎科錄



月六	月五	月正午庚子年三			月一十	月四	月三	月二
		於此是盜益多			京師營			
王嘉龍 川清水二 安府谷掠 延	賊破金鎖關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月三	月二	月正未辛年四	月二十	月一十	月十	月八
副總兵曹文淵 大破賊		御史吳桂芳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賊首和吉

月六		月五		月四	
嘉文詔擊斬王		時榆林連旱四			
鄭州城混天 等犯合水		延安賊趙功也 韓城郡陽		賊陷始興 朱金龍以	
王顯道神鄉 等分三十六		李應期降 韓城郡陽		賊陷始興 朱金龍以	
王顯道神鄉 等分三十六		李應期降 韓城郡陽		賊陷始興 朱金龍以	
王顯道神鄉 等分三十六		李應期降 韓城郡陽		賊陷始興 朱金龍以	

月正申午年五		月二十		月一十		月九		月八		月七	
一捷用兵米第						承噴喘趙四兄				晉文詔大獲賊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承噴喘趙四兄	





亥乙年八	月二一	月一十	月十	一月九	月八閏	月八	月七	月六
		運奇喻			河南大旱			漢承晴等虎賁 陳中賊詐降 可制
秦賊數十萬出	河南賊陷榮陽 屠汜水又陷 固始	陝西郎陽冬告 下常德	江北賊陷英山 焚霍山	楚賊趙顯陵 大延聚秦中	江南地王趨 湖北掠酒田 太湖宿松○ 別賊陷陳亢 雲霄	豫賊謀葉汁 賊先鋒高傑降 信白水澄州	賊兵楊國棟敗 其黨斬以獻	賊出棧道陷麟 游采青府同
收之乞撫從	賊集宛雒間獨 番泰平衆七 八萬洪永時			總兵左光先擊 關富平高陵 聞		前虜寧西通乾 州	陷城圍淅陽 轉寇平涼邠 州	官軍圍闕於車 箱岐自縛乞 降奇瑜縱之 出夜叛去
	掠庶風安處							

月六	月五	月三	月二	月一	月一	月一
曹文詔病節						
泰賊播天動陷	北至是泰卒	泰中賊陷李	村民陷陷城	多盜	江北賊陷山	河南賊入
						關三分入晉
						開復振安出潼
			與老制羽西走			

月正子丙年九	月一十	月一十	月一十	月一十	月一十	月一十
總理盧象昇次						
江北賊陷和州	漢中李賊會漢	關王曹操數十	泰賊一守王二	河南賊入	老狗賊陷	南犯盧氏
關王闖關天八	出河南攻固始	合諸賊圍	關大敗			
七賊數十營	遂走登封	和州犯江浦				
攻滁州賊	合諸賊圍					
昇州賊						
之走賊陽						
懷遠						
泰賊陷						
通渭州						
混天王代						
鄧賊						





月九	月八	月七	新開書庫新卷九	月六
	順河東真定山 東河南			
河有都樂李聚 家五將 張中清那任 辰張樂為盜	江一民人 北賊聚聚 太陷草太 左城起行 城安山	過天星登相 降登相青潤 人	羅汝才小秦王 上天王混世 王一連登露 大寧 小秦王金翅 降○汝才合 於猷	擒賊副場天賜 入乾溪 羅過分道西行 率小秦王上 一天王混世王 走雲陽關索 江北賊陷縣州 官軍擒賊最其 俘一悍鋒自 來虎伍林為 軍鋒 擒掠山虎汝才 之精銳殆盡 托天王常安國 降遣孤地虎 論過天星 擒流金翅金狗 見滾地狼又 可天虎等降 降將楊旭一 雙虎隨官軍 追賊
兩谷部賊相 而谷部賊相 而谷部賊相				
獻操陷大川		操與獻令		入至山監

月二	月正巳辛年四十	月二十	新開書庫新卷九	月一十	月十
				是年兩京山京 西河南山京 俱盡相食草木	
河南土寇陷新 野	山東李延賢 李鼎銘陷高 唐州山東所 在賊起	河南土寇起 數萬破開州	小紅狼九良 星相繼請降 河南土寇起 數萬破開州	是冬開出殺瓦 部天星張妙子 那家米及閣 部大天王領 天一休龍	羅光南降楊 汝才之入蜀 九股整十萬 掃地王小秦 王全翅天容 關索八股相 關降左道鳳 泰師大破賊 于塊誅 鋼羊左道鳳 泰師大破賊 于塊誅
席捲于女至星 入山開開封 王茂工破突	迎之城遂陷 福王遇害 房山中	固承寧陷之殺 萬安王采鑑 土寇一斗殺 等應之陷宜 陽時得李廣 為謀子			合嗣昌以附 師必缺空武 關陽得仇逃 數萬復仇民 振
				官軍逼之擒賊 川陷劍州走西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兩江 浙江 蠶桑 早多	南京 河南 山東 左軍 陷宿松 英山	救傳 宗龍 督陝 兵討賊	師 陝 督丁 啓府 督	嗣昌 督 陝 督丁 啓府 督
陷洛山 圍麻城	梁山 賊李 青山 屯	河南 襄陽 中二 十萬 鳳凰 酒	華 至 走 庫 致 勾	華 至 走 庫 致 勾
	破 傳 宗 龍 督 陝 兵 討 賊	萬 安 土 寇 十 餘	陷 歸 德 斗 金 星	周 王 却 之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月三	月二	月正午壬年五十	月二十	月一十	月十	月九	月八
起孫 傳庭 督陝 兵討賊	左軍 陷全 中	左軍 陷全 中	左軍 陷全 中	左軍 陷全 中	左軍 陷全 中	左軍 陷全 中	左軍 陷全 中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陽 走 隨 州

[illegible]





走武寧所過木朝大兵至漢  
通城川湖何中疾馳五登  
勝陵文之走夜至勝亭射  
王羅公山村中賊擒斬之  
民許之其黨潰入漢

李自成米脂人。張獻忠府人。俱生於萬曆三十四年。

二賊同庚。後四年明烈帝生。

闖賊父守忠。子於華山。夢神以破軍星為之子。生自

成。呼為黃來兒。闖賊之禍與黃巢大相類。黃巢播磨徧

天下。後掘其祖墓。斬黃獸而巢滅。自成破離後。整鈔日

益張。朝廷密下秦撫汪喬年圖之。米脂令邊大受。執自

成族人。得其所地。入萬山中二百里。有李氏村。村旁

寄園寄所寄卷九

製音寄所寄

五

聚葬十六塚。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仙人所定。有藏

燈架。燄火。中曰鐵燈。不滅。李氏興。發之。有嚙蟻數石。

火光尚燄。然斷其棺。骨皆黑色。毛骨被體。而黃。腦後

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

以目迎日色。而吞之。者六七頓。眼射目尚未開。反而仍

伏。喬年殲腦骨并蛇。蛇之以開。後失著。闖曰。舉事無成。

亦與巢同一結局。貞勝紀

李自成妻韓氏。故偶也。縣役蓋若祿與之通。自成殺淫

者。偕李過。入命甘州。後妻邢氏。又與高傑通。高傑竊之

以降。潼關原之敗。妻女為官軍得。張獻忠馬晉山之敗。

妻女九人。被擒者七。淫掠之報。已見當身矣。卷九

流寇所至。必先有鳥集如鴨。此鬼侯之先見也。政餘

多盜之鄉。婦孺夕陽。則反鎖走匿。汚萊間。睡熟。率為

狼嘴足。武負兒女去。松原堂集

獻賊少從軍。謀總兵王威。犯淫掠當斬。別將陳洪範來

謂力救之。威不得已。斬其黨十七人。鞭獻忠百。免。公闢

中為益。獻忠天性兇惡。然追思舊恩。每飯必祝之。數語

其下曰。陳總兵活我。刻期報為洪範像事之。後知官軍

中有原將軍。喜曰。此豈吾恩人耶。詞之良是。乃飾名姝

賁美珠。文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

及報。公豈遂公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

寄園寄所寄卷九

五

足自效。降後。熊文樂撫取失宜。復叛去。殺史

流寇初起。三邊總督楊鶴。獨主撫。賊出險。遂橫不可制。

是流賊之禍。錫首之也。闖賊將擒。督師大學士楊嗣昌

謂圍師必闕。漫開函谷一道。闖逸出。遂莽不可收。是流

賊之禍。昌終之也。前後悞國。可謂是父是子。夫兵法變

化入神。豈容拘泥。先設三伏。然後開圍。如盛彥師之

李密。庶乎可也。若嗣昌直是解網縱虎。豈合陰符。續虹

筆記

楊鶴之於神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索剽則予以

官。求安插則定其地。奉之惟恐不及。有潼關道胡其俊

者。賊劉頭虎已由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又因

其索酒糟梁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胡廷晏之安坐不擊。謂此吾省城賢主人。關中傳以爲笑。後史

中部城南有橋山。松柏甚茂。爲黃帝葬衣冠處。隆坊斗大一城。上僅容趾。民丁不滿二百。吳御史姓至。激勸守城。又捐俸爲濬濠堡。駐公館。頽屋三楹。日夜坐臥一破桌上。天雨則枕衾皆濡。所從門書幾十五人。與同居處。炮火箭鏃。時時照射城中。誓必死以勵將士。九月始復中部。擒首款等。應記

秦寇半出官兵。官兵與戰。率皆其識面親隣。矢石間相與。活言有泣下者。賊輒遣所掠牛驢及老幼病殘者從之。人。官兵俘殺報功。謂之打活仗。全一

奇聞書所寄卷九

製詩奇聞

三六

甲戌晉中有三大賊。一名活地草賀宗漢。一名題道神高加討。一名鄉裏人劉浩然。各以千萬計。屯聚汾州平陽要害。前撫阮撫之。給制子願餉。歲費金錢累萬。而實分其出境。焚掠如故。全上

永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陲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皇親駙馬侯伯有墳工。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募矣。領班官歲歛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募。本軍遂不赴京。太失祖宗之意。崇禎末年。流寇紛起。上屢行停免。而地方

遂破軍人。十忌八九。全二

清洞孟長更。於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傳長更在石油寺。若黃巢造兵書作反。長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衆號點燈子。或曰點燈子即趙四兒。寇志

乙亥正月。吳御史姓。審諭安插官。冀能訪諸賊名號。各營可用間。得其平日相疑情狀。乃手書殊帖。諭某有私。欲殺某出缺。時不可失。虛爵賞以待久矣。如是者數封。今謀投其營。果猶懼。一日有手提渠賊劉浩然首級赴校門報功者。給制重賞。營衆駭散。分投活地草題道神營者甚夥。復爲間諜。論道神營言項報功者已給殊

奇聞書所寄卷九

製詩奇聞

三五

實。爾營亦多有其人。又言某欲圖某出降狀。顯道神大疑。於二月離巢出掠。率衆東下。乃懸重賞。賞騎軍。出師追至忻代山中。賊首持大棗棍。立馬大呼曰。我顯道神也。敢來決戰。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馬獲擒。諸賊散。殺七百餘級。凱旋顯道神死。昇至忻州驗其狀果。所持棗棍重三十餘斤。長九尺。軍士言馬上舞之若。跌撲人。銳不可當。往日與。爲所擊斃者甚多。記德乙亥交城縣北皆山。東連太原。西接邊。盜賊出沒不測。兵至則遁。路險不可窮追。乃檄趙民懷追勦近邊一帶土賊。而疏請擢薛敏忠交城守備。於山中要害處建堡。營。領兵守之。賊出沒皆在吾兩眼中。發兵追擊。多擒

獲者。賊不獲逞。全上

交山賊胎芽於此。延至國初姜襄叛亂。流毒千里。幾數十年。余幸詔勅殺另具交山平寇傳中。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性儼縣道與將領分汛嚴防。兵不足。即以沿河一帶村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上下不絕。賊望之。皆以為兵。除夕諸衆軍曰。年節恐軍士飲離火。為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過此無虞矣。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次日賊逼滿山谷。然終不得渡。全上

流賊破鳳陽。殺戮之慘。天地為黑。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父淫其女以為戲而後殺之者。甚至擗孕婦於前。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棄之以為戲。一試不已。至再至三者。又甚至以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又甚至縛人於地。生剗其腹。實以米豆牽羣馬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為粥以餵馬。使之腹壯而能冲敵者。所擄人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間以蘆葦新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明季遺聞

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甯守朱國相。千戶陳弘祖。陳其忠。巷戰死。賊焚皇陵樓殿為燼。燬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九十一人。焚甯守

公司府廳五百九十四間。焚鼓樓能興寺六十七間。燬民房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知府顏容暄等官六員。失印二顆。武官失印二十顆。殺武官四十一人。殺生員六十六名。毀牆垣軍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牆軍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賊果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筵幕卜於神祠不利。剗神像而去。趨廬州。冠志

賊圍六合。聚糧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置於城下。少有覩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全上

新國書所寄卷九

明季遺聞

三

賊薄賴州時。州人之為守禦者甚保。有韓進士者。別業在城外。一樓高可瞰城。衆議去之。韓不可。及賊至。登樓雨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賊次而登。城遂陷。然韓父母妻子亦皆見屠。明季進士。勢重可笑。太白劍

徐太史致覺。銓部致章。兄弟為諸生時。賊破城。大徐抱幼女匿城上高舖。餓一日矣。忽賊入民樓擄財物。得一囊。乃麪餅也。怒而擲城上。遂得食不死。次日聞賊稍歸。營急出城。則一賊已尾之。踉蹌奔空宅中。入牀下。忽又一人入。大徐方懼。旋聞其人慘號。賊已亂架刺其人死。乃知亦為賊所逐。逃牀下求免。賊刺之。恨以為即大徐也。遂得免。小徐遇賊急躍入城河。賊以矛刺其

離寸許不中。賊驚其身欲中之。則岸崩。若將陷狀。如是數四。賊以不能刺徐也。慚甚而去。小徐復登岸走遂免。

樓閣夜話

廬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賊。即投身入水中。一賊怪其久不出。爲遠水俟之。丐忽躍起。掣賊足入水。賊倉卒莫知所爲。竟死丐手。太守吳公賞之。旌爲奇功。太白劍

賊將入桐城時。火光連數十里。一老人通不經意。賊至自扶杖出見。與絮語平生窮苦狀。謂不足備主人。賊笑曰。汝苦若此。何必久住世間。爲笑而殺之。又一翁赴其戚屬家。其家方洵洵出避。翁罵曰。汝曹一出。此室立碎矣。正當需乃公爲而居守。其家避水竟而賊至。翁立見殺。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九

發音考異

三

乙亥賊逼桐城營城東。及夜。城上砲如號。賊就其屬曰。越此少睡。但聽城上聲息。或偶寂。須急起作備。近日又言若遇數十人。或百人。則直前薄之。彼一人動。衆立亂矣。若七八人。或十數人。則謹避之。此必骨肉肝腸之能相死者。兩語皆拔自賊中者言之。其用意頗入微。全上

乙亥賊被桐城時。嘗持一美婦。磔之東門橋頭。時乘城者俱見之。後拔自賊中者。言此婦以先一夕見賊。賊欲汚之。婦怒。取案上酒盃。提破賊面。賊恨之。不令連死。其磔必於東門橋。欲衆辱之。全上

邑陶中驛之側。婦某氏當倉卒時。與其田主婦數輩。同

匿一空室。其主人婦賢。婦素德之。以何望見賊騎至。衆皆泣。某氏曰。無恐。第明日收我屍於某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否。婦曰無之。又問此間有驢馬何處。婦對某家有之。賊令爲導。行少頃。至所約死處。度屋中諸人已得脫。乃曰。我一女子。何知驢馬處。因具道所以。一賊頗義之。又一賊竟刃擊之。明日覓者至。尚能少作聲。始死。又賊至小龍時。居民迫渡一水。折其橋。賊至。擄得予家一人。口某者。令治橋。某曰。我一人活。將衆人死乎。遂遇害。子道錄

寄園寄所寄卷九

發音考異

三

賊丁丑之趣桐城也。大衆盡奔。有劉道者年七十。獨身當柵門。橫矛大呼。白晝盡張如蜩蟬。賊數十騎。不敢前。更迴馬從他道以入。道從容還。負其店主一老嫗。走匿舍後山。從山頂望塵起。尤噴齒頓足。其氣直欲吞賊。世何常無壯士哉。是爲正月十日。子以是夕奔俠山。子房弟兆已先在。子曰。賊易與耳。但鄉人積爲威劫。若夜擾之。必得所欲。兆曰。謂明日往見所善伍生。議皆合。以年多願從者。遂前跡賊。得之王氏宅。時賊醉且就睡矣。而所將諸少年。膽中怯。未至賊百步許。輒大譟。賊倉卒得爲備。然兩生尤前。闕。凡殺馬十餘疋。賊被鎗者數人。自是賊氣少折。每經渠中。輒相戒備。兩生。太白劍

甲寅三藩反。饒寇起。徽州惶擾。余祖籍世居休寧。子入城。議屯練。爲禦。者反。使與碎傘。余村名

舊市。自屯練約五百人。賊破休邑。獨不敢過舊市。  
獻賊及革里眼老。獨左金王諸賊。屯應靈間四十八  
寨。擄掠男婦有逃者。獲回。網馬上遊各寨。徧人各加以  
刀箭乃殺死。附升集

有張席之者。運司吏也。陰賊善謀。所交徧。卒不退。又工  
術數。一口方食。忽放箸曰。事發矣。因何。南部捕牒至。而  
張已亡。及賊犯中都廣陵。獲二謀云。為張王所使。通約  
與徐兩家者。張印席之也。於是衆始知席之去為賊吏。  
因捕得與徐兩家皆伏法。所謂與徐者。與三十四。徐  
二咸也。十三。浙之龍游人。以拳勇知名。帶白晝殺珠寶。  
人不取詰。其弟十四。亦強有力。遇事輒為前鋒。此兩人  
**寄園寄所寄卷九**  
梨音寄所寄

橫廣陵中二十年。所居華屋美姬。視公卿家。二咸者本  
泰州諸生。從蔡來家。運司之側。與十三兄弟為死友。每  
圖一事。冀以悍。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諸惡少及衙門用  
事者。無所不極意。至是聞賊且逼。徐忽操小船泊江。遣  
十三兄弟部所黨弄兵。偽言備兵。實謀應賊也。蓋三人  
皆故交席之。非前黨。事不可知矣。然徐奴視其父。父常  
訟之官。官不問。節婦宋氏有姝色。徐計奪其節。婦自殺。  
官亦不問。又領司吏某家。見其女屬。致意時女已許  
字人。吏憫。買他女似女者以獻。徐久覺其詐。中以危法  
此官為中之也。又不止不問而已。最後徐諸生某之妓  
生憤甚。實其惡於學吏者。比試百條。從從薄問。妓終不

返。十三常同比部舍人。微浙憲千錢。事覺繫獄。殺其  
獄卒以逃。及後來廣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常少逮  
治之。不竟也。太白集

昔行定遠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牆者。楚藩也。凡男女  
二十人。人一小轎。其小如棺。橫木貫之以捆其胸。旁為  
小孔通飲食。有一人從孔中告俄甚哀。送者怒。立起碎  
轎。執其人捶之。至腦裂腸折而死。棄之去。蓋一馬奴與  
同來甚久者。心痛其事。為人言之。又時行李止一肩。二  
十人共之。問其故。蓋所費甚富。所經有司逼送。用夫數  
十人。因過某鈔關。推關者某王事。心涎焉。以搜獲夾帶  
禁物為名。遂盡有之。尤可怪者。流賊犯中都時。獨不犯  
**寄園寄所寄卷九**  
梨音寄所寄

此。全上  
肝貽。今蔣佳禎。西粵人也。肝貽故無城。賊聞至。令送其  
毋渡河。置泗州。與訣曰。兒不得為母有矣。謂直指以印  
付之。直指雅知令賢。挽其行。令誓曰。佳禎受命天子。令  
肝貽。肝貽之外無寸土。是令死地也。遂拂袖去。所素圖  
練鄉兵若干人。望見令渡河歸。皆冒死來聽命。遂共前  
擊賊。賊見其有必死意。頗畏之。且前且却。令自度終不  
免。問其下曰。邑百姓逃盡乎。曰盡矣。令太息曰。吾民幸  
免。若等可即散。獨一門子一皂隸痛愛不忍舍。卒共赴  
敵死。令既死。其民哭之。如哭其私。今祠之。諸忠傳  
林閩頂云。鳳陽自兵火之後。十載不聞雞聲。郝卿卿亦

云。六安州男子俱無右手。誠可恨也。指勝堂  
六合再破時。寇聚眾將坑之。忽有令免死。人斷一手。爭先伸臂。無言痛者。全上

賊最長總兵曹文詔。其兄子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氓間之心膽搖。文詔自隸馬世龍麾下。爲軍鋒。入秦。四年春。擊賊栗園大勝。又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六月。斬王嘉胤。是年冬。殲賊燈子。五年春。擊殺司天飛。郝臨菴。獨行狼。八月。又敗賊甘泉。六年春。斬代賊千五百級。又敗賊榆社。又斬陽城賊千餘級。乃因小故。陷以他事。落職二年。及復子官。賊鋒益銳。雖屢立功。八年五月。卒戰死於真寧。賊遂益無所憚。詔

弟文燦。陣沒忻州。變蛟亦善戰多功。後松山不食死。一門沒王事。曹氏稱最。懷秋集

熊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於後園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漑。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文云。園蔬苗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違糧地耳。左良玉謀於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旂欲誘執張獻忠。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內。明季遺聞

盧江某氏。兄弟夢其祖曰。寇至矣。急買某空宅當免。如其言。僅存門樓而已。寇至。兄弟避其地。四顧無藏身處。登門樓各臥板上。賊屠城以鎗擊板。塵撲目仰見板中裂漏天光。曰。無人遂去。後兄弟皆貴顯。懷國夜話

曾於蘇州遇一老。自言少年一斗粟刳入帳中。攻某城掘塹七層。眾賊方患無策。一斗粟令曰。限來日午時破城。城上人聞且笑之。次早。驟新降官兵數萬爲前鋒。賊自後逼之。騎人馬填一塹。又渡一塹。比破城。日方午。虜虹筆記

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有勇力。自成營離其大營。僭宗敏步入道旁。設祠中。惟孩兒軍張勳者從。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盡卜之於神。吉卽從我。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曰。諾。納其刀於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壯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懷國夜話

同賊數十萬衆。於潼關源爲總督洪承疇孫傳庭所敗。妻女俱失。盡囚其卒。剩十八騎。未幾又困於巴西。魚腹諸山。欲自縊。養子李雙喜止之。當戊寅之冬。殺人親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穀城。獻忠與之飲酒半酣。獻忠撫其背曰。李兄。蓋亦從我降。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唁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殺人皆以之。尤文燦曰。若使至兵者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效矣。全上

瑪琍山之戰。獻忠妻教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聞部楊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并其黨潛獨驚。及前所執教氏之兄

與養子惠。二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曾。年少。易。每晚四簿呼名。悅。故氏高氏之。托以問賊中。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潘獨熬等得以脫。桓。桓。肉。往來不復禁。防禦頗疎。嗣昌以獻忠。忽。常移文。戒。承曾笑曰。是詎能飛去耶。未幾。獻賊破襄陽。潘獨。毀。皆。故氏高氏出。全上。

獻賊有美僮名二孩子。時年十八。技武絕倫。常與黃靖南對陣。甫出戰。僮遽飛矢中其手。黃幾敗陣。怒甚。伏兵擒之。愛其勇。欲令降。僮不應。侯笑曰。聞賊夜臥。汝腹上本鎮亦能撫汝。何不速降。僮堅不允。絕其食死。柳。新。臺。

奇聞所寄卷九

史翁嘗遊曹州。述二事。其一有諸生行市上。為一少。其家約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視此。其家謹如約。其一有召兩人傭工者。傭始難之。至則令掘地為坎。坎成。語傭曰。此汝兩人臥處。遂生瘞之。太白劍。

楊一鶴。為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僧踞佛坐。晚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吸數口夜。吾撫其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於淮上。楊之為淮督也。得賊信。治。文。書。而。僧。薙。髮。擊。軍。門。鼓。稱。峨。嵋。萬。世。尊。致。書。於。楊。遲。以。詰。朝。

請見。曾大詫曰。過今夕不及救矣。發。明。索。之。不。知。所。在。發。而。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早。還。二。則。西。市。語。也。三。四。為。國。公。讞。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傳。注。果。新。編。

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於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為牟文綬戲下。將官吳尚文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眾兵毀棄欽煩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殺。史。

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謂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全上。

奇聞所寄卷九

近山蓋樓如堡。內穿大井。積天石周填以土。十尺。四穿。砲眼。上下用壯士二三十名守之。衣食皆禦之具。無不備。樓旁無附麗。雖大富貴家。其內人皆抱孩赤。壺。並。備。粉。以上。賊過而視之。率勿攻。攻亦不利。頻年禦寇死守。怡。縣。堂。集。

賊沿江下。將至荊州。有某總兵病。其子督兵。前鋒步卒五十人過城下。見城盡開。向沙市呼曰。千官兵也。假我當為殺賊。父老渡小舟送米來。步卒以鐵兜牟為炊。人挾弩矢百。皆傳藥。既飽食。父老去。悉伏狹道。兼。中。兩岸皆汲水。賊早過往。劫新市。黑紀其隊數。已而日將西。賊皆厚獲返。或挾女子馬上。或衣紅。歌笑回營。指城上道府詬罵。復從狹道歸。將盡。只剩一隊。五十人。曰。可。



出矣。排狹道上。五人爲隊。既發矢。後五人復前。射如雨。賊渠百人。人馬盡死水中。賊訝其渠久不歸。拔營去。官軍開城逐之。只柴烟緊帳樹杪。懸羊擊鼓而已。是役也。以步卒五十。殺賊渠百。某總兵得奇功。記

襄陽監司與某郡守。城外江上募軍。有一舞雙刀者。刀法精妙。但見一片白影。不見其人。監司甚喜。欲與雙糧。郡守叱曰。爾大膽。敢欺本府乎。爾僂人也。曾於某時本府署中扮劇非耶。刀法乃花拳。何濟實用。其人惶遽退。一人携一長竹挿於地。自下而升至頂。於竹上舞棍。觀者方呼噪。竹忽折。其人飛身十數丈。舞棍不息。一人携一小傘一大扇。平步到江岸。張其傘扇。臨水面如實地。監司擊節。皆與騎糧。郡守曰。良是。但欲先帶回署。授以策畧。然後用之。監司許諾。郡守帶署中。嚴刑拷掠。搜其身。得賊劄付。果流賊謀也。立斃之杖下。全上

豫撫常道立招撫關。關天等。關場天本名劉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庚寅六月。左帥遣之關。獻於瑪璫山。獻食盡。分兵抄糧。不得者殺之。賊卒多降。左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後守葉。關賊破城。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自解所帶小刀刎死。過天星。卽惠登相。亦賊中最悍者也。後降官兵。乙酉左師

南下。群相猶大斥其非。不肯從。知冠子

流寇大股。黃岐。令李繼開城堅守。城內半散民。李令散民出油米。黃民守。每陣燃二炬。五人守。每一更令一人睥睨。互易至曉。善烏銃者僅七人。分守各城。銃無虛發。令諸生監時。臨城巡警。多設黃傘旂幟於城頭。若尊官者然。夜巡城以杖擊地作捷人狀。夜行而生者輒擒之。賊知守備嚴。且無內間。圍半月皆引去。羅他山記。漢口兩岸村落。各二十里。商船千艘。女妓十餘張。簫鼓徹夜不絕。流寇至無一存者。改餘筆錄

文水公日記。流賊破漢口。盡驅而陷之江。江水爲毒。于母舅江伯宣死於難。屍無存。

河北之諸曰。鄭臺復鄭臺。曹操再出來。賊羅汝才自魏

曹操。而天下大亂。具錄

李自成困車箱峽。幾成擒矣。詐降陳奇瑜。瑜輕賊。心能

大功可立。許之。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復不可制。噫。賊

賊之降而復叛。悞於熊文燁。同賊之詐降而叛。悞於陳

奇瑜。參之肉其足食乎。續定志

獻忠初爲小賊。號黃虎。後爲賊帥。稱八大王。嘗僞爲官

兵駐南陽之東關。以詐取宛城。門未辟而左良玉適至。

疑而召之。獻窘逸去。良玉同副將羅僑追及。射之。矢着

其眉心。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靶上。兩馬相及。良玉

抽刀劈其面。血流被甲。然可墜力前格之。得還。逃至麻

城。左追勦之。一書。行七百里。至穀城。又破之。乃降。文  
燦。獻忠在穀城。嘗相其叛。諸人曰。此左將軍南陽時也。  
我也。難應刺言。

關賊初攻汴梁。相傳為總兵陳永福之子射一箭傷目。  
獻賊敗。為豫將羅昌射之。中額。然獻賊因是時降。而永  
福至。於末年。竟降。關。雅堂集政語。

十四年。正月。關破汴陽。殺福王。薦於祖。裸鹿血和酒飲  
之。曰。福祿酒。二月。獻賊破襄陽。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  
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  
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二藩同  
時陷殺。最為慘酷。賊鋒益熾。知冠子。

寄園寄所寄卷九

集書寄所寄

福王神宗愛子。母鄭貴妃專寵。就國日。海內全盛。上野  
造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進。廣南明珠。滇黔  
砂。空青寶石。豫章磁。陝西吳織文。蜀重錦。齊楚橫金  
礦銀。他搜括靡遺。億萬計。名人至私財。入貴妃掌。握擬  
斥十之九。以資工。富厚甲天下。及賊逼。援兵之過洛者。  
口語藉藉。武冒者中曰。王府金錢百萬。厭梁肉而令吾  
輩枵腹死賊乎。南大司馬呂維祺在城中。苦勸王。王不  
為動。未幾洛陽破。王之血肉。且為關之福祿酒。况財寶  
乎。賊入王府。珠玉貨賂山積。裝綴囊負。任以入盧氏山  
中。發王府中及自藥。大賑飢民。後史。

開縣之敗。賊盡山蜀入楚。獻賊至。常陽。令汝才與鄭治

相持。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遭劉典  
秀等二十八騎。偽為官軍。持軍符令箭。日脯叩城門曰。  
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啓關入。夜半從中起放機橋。納  
賊衆。城陷。知冠子。

十二月陷永天。賊遣偽將王克生。掘顯陵求寶。偽陽武  
知州張聯奎。多備鐵鋤。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欽風雷大  
作。盡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一擊。即昏迷。跌  
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妻何氏。因以  
貌都為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克生去。不知  
所在。衆賊驚散。關大懼。遂不敢動。明季遺聞。

寄園寄所寄卷九

集書寄所寄

楚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裏交椅一。曰。  
此可佐軍。他無有。遂聖哭而出。賊至王被俘而沉之。江  
妃自殺。獻忠見庫金百萬。歎曰。有如此而不設守。朱  
子真庸兒也。全上。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異人呼於市曰。一羣衛屠伯至矣。  
楚宗最橫。遇亂亦最酷。異錄。

賊破黃梅。焚掠慘甚。余家世業。俱為流賊劫燒一空。先  
一日。援勦將官邀余孫時朗。及曾孫承祖出城飲。得保  
其命。典中死者五人。可知明季兵與賊。未常不相通也。  
先曾祖日記。

關賊三圍汴梁。城中饑甚。推官黃澍以閉糴。日斬米。僧

於市。一日署中馬死。命分肉內丁。人一觔。有悍僕欲倍之。分者不允。怒曰。會須啖汝肝腦。分者笑曰。好兄。余奈何至是。剖二觔擲與之。悍僕低頭拾取。分肉者遽起。斫其頭死。衆僕即前欲分其屍爲食。謝聞之。對天跪曰。道殺我。分飽汝脩腹。衆乃惶怖謝罪。遂埋悍者屍。不許食。又謝內人方食肉包。忽見人指頸。驚發病死。紅筆記

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數術。言不可曉。事後輒奇中。前一年別所知。將自沉於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咸怪其狂。已而果驗。按史

崇禎壬午。寇圍大梁。張衆人林宗勛當事。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陳。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

寄園寄所寄卷九

張魯奇蹟圖

三

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寇暫却。或諷之曰。盍去諸。林宗曰。死則死耳。奈何去以爲民望乎。圍城五閱月。日夜拮据行間。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背負其先人神主。抱詩文。滿三尺許。登木筏。隣求登筏者益衆。林宗不忍却。移筏就之。筏且沉。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林宗盡。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次子允準及門生文太士皆從焉。長子允集。泗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彝。憑浮木。偃老僕婦。栖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餓欲救之。悉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以免。林宗之門人周元亮行求得之。撫恤其家。而林宗之遺骸。故汴撫高平仲

欽而葬之柳園。列朝詩集

闖賊巡警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落草。磔之。且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許携妻子。戒有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爲兵。一精兵容私從爲之至芻掌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令處室。寢與一單布幕。製綿甲。紉綻至百層。輕厚矢砲不能入。一兵卒馬三四。冬則掠茵褥藉其眠。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爲之槽。馬以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卽出較騎射。口站隊。及哺方畢。夜四鼓。膳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崗絕坂。騰而直上。毋得踟踞水。惟黃河阻。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馬背。或抱

寄園寄所寄卷九

張魯奇蹟圖

三

賊緣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墮。闖水爲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裹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各三堵牆。前者返顧後卽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儷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子遺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入束其尸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兵萬人踞堞下。防絕城者。馬兵微於外。承其嚙巡之。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可逃。自成若覆舟於海。無噍類。諸營校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賞。幣帛次之。珠玉爲下。按史

闖賊向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

資守陞者。特懸賞。有獲一賊者。予五十金。士鉤籍大呼。擊賊。後雖為賊決河所淹。王卒未罹賊手。全上。

賊破。獲老少江畔圍殺。天忽昏黑。大雷雨。獻賊怒曰。咱老子欲殺人。天不肯耶。然巨砲向上擊之。雷雨連止。殺人如故。豹斑集

賊殺蜀人之慘。割手足曰狐奴。分夾脊曰邊地。鎗其背於空中曰雪鰓。置火城以圍數百小兒。見奔走呼號。以為樂曰戲。剖孕婦之腹。抽善走之脛。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涂原疏抄

蜀太醫院有舊製銅人。獻賊以楮幕其關竅。召諸醫考其針砭。有一穴差者立死。續史

寄園寄所寄卷九

製作寄所寄

四

御史王孫蕃疏曰。臣聞賊破張秋。止住二日。劉元斌與住三十七日。掘地拆牆。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篦之。班師回日。除至將車載。并每損人人一擡。不計其數。外即一火頭軍。俱四五驢馱不等。是為何物。追抵京而正陽門鋪戶細視。一二日間買盡。各兵俱穿綾錦。肆行長安。萬耳萬目。共睹共聞。此則擄掠之明證也。元斌曰。殺良擄婦無其事。臣聞殺良非為創殺也。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至所擄男婦。每一兵以六七名口計。沿途掠民米畜。供其食用。恐一齊入京。駭人觀視。將婦女牛馬近京一帶地方。而陸續

擄取。於時紅紫過滿京。見今賁為娼者。不可勝數。雜志

朝天關獲成都諸生顏天漢等通表自戍。獻賊怒。以為圍境俱反。詭稱開科。川軍禮發遣諸生。不至者斃。並殺之。西門外青羊宮。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墨成丘壘。先廬州府城最堅固。賊不能破。頗以學使者徐之垣試士至。賊偽挾書囊筆。裝儒衣冠以入。夜破其城。岳生至人偶稿

朱服遠遙授部郎。丁亥守曲陽郡。城破不屈。為川逆別手。不食而死。二兄賓遠任陸涼州。已亥城破。投崖而死。兩亥伯仲相繼歿。真不愧先榮祿公之教矣。潮音哭有寄園寄所寄卷九

製作寄所寄

五

詩云。營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盡陰陰。賊非莽操奸何毒。地處滇黔禍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負妻賢心。於今身後孫連舉。節孝根芽萬里森。紫兒爰有詩云。禍及金滇丁亥春。垂髫小侄未歸園。百年同祖荆三餘。萬里離鄉父一人。亂後音書今始見。生前忠義此時真。欲知浩氣乾坤滿。斷臂投崖而尚新。庫石編聞賊破西安。張國仲首倡僭號。覲作賊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仲以為必見幸。自成故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仇。儼而行竊我。叱國仲斬之。禮鄧而歸之家。快心傳丘東周。陝西前衛人。都可樣也。賊陷城。矢志欲刺賊。假

持屯田冊詣端履門。賊黨問之。東周答曰。投屯田冊。遂引至賊帥前。知志不可遂。乃大罵不屈。賊曰。此醉人也。扶之出。復罵曰。自古豈有言賊爲天子者。會見汝屍。蔡萬段。吾何醉之有。賊去其衣。縛置棚前。罵如前。衆賊扶其齒。罵至死方止。陝西通志

吳奎之妻張氏。初時賊兵至門。見氏姿容美麗。遂倚之爲居停。及知其欲偪已。急伏水。故向淺處。賊既汨而去。於是復起收汲。往尋其夫。道險人稠。無從卽覓。中途相遇。而賊騎驟衝。復致相失。歸廬獨自掩門。已有預從竊入者。強淫之。無計爲拒也。賊寢熟。遙聞叩門聲。心知夫之歸也。潛啓以入。遂與其夫共以刀刺賊死。於是若若。

寄園寄所寄卷九

寄所寄所寄

五

茫茫拾賊資物以逃。倏有井類然有水盈焉。今而後得死所矣。非復向時伏淺水意也。奎立阻不可復泣曰。妾前日所以偷生者。慮君之饑寒失所。不獲一訣。生死恨然。不料猝遇狂且。致成淫行。失節之愆。竊爲郎羞。縱君不見罪。妾奈何。願顏偷生。幸不復以妾爲念。投井死。古走齊集

李自成多購斷黃人爲間。或携藥囊著藥爲醫卜。或陳青鳥姑布星家言。或爲編衣黃冠。或爲乞丐戲術。或爲周挑買賣。或爲皮鐵雜藝。分布江皖諸境。覘伺虛實。甚至癸未會試。於路邀截赴京舉子。說透打合。爲之貨緣中式。以作內應。以故破城之日。雲合響應。一呼咸集。人

竟莫測所從來。如某。某登癸未榜。文甚佳。亦賊代通關節者。懷秋集

甲申三月京城破。撤賈守級肆。與妻妾共謀飲砒礪酒。二流賊遽入。夫歟天。脫板上。見賊抱其妻妾於膝。妻斟毒酒大碗自飲。賊笑曰。盍與我共酌乎。妻不答。妾解意遂滿斟二碗進賊。仍取琵琶彈以侑。俄而二賊倒。妻亦倒。夫急下殺羊以血灌妻。妻活。以先傾之酒毒尚輕也。拖二屍沉於後河。閉門靜避。竟免於難。甲申忠義傳

寄園寄所寄卷九

寄所寄所寄

五

東國土強。三牛成具。乃可負犁。牛爲賊所盡。直齊馬。所有什一。大水之後。牛觸來盡死。憫此子遺。天不可爲之奈何。怡齋集

流氛殆十餘年。每日西墜。則赤氣竟天。順季月亦如之。迄乙酉夏而赤稜俱消。全上

明初有十八子之讖。又云十八孩兒天上生。成化中有李龍子者。結一中官。入宮中。謀不軌。事發伏誅。識者以宋太祖取淳風舊本亂其次第。李繼宋者。乃李亞子繼朱梁之讖。然相傳崇禎甲申南京乾清宮陷。忽現一碑上有云。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擬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在皇極京城擾。則又知此明之爲闕也。吳錄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米冠姓名而圖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錢沽為勝負。有曰圖。有曰獻。曰大順名曰馬吊。馬吊二字。殊不可解。今驗之明季。遇馬即吊。圖與士英皆馬也。夫豈偶然。

甲申二月。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聲入其寢。三月初。舉家聞哭泣。藻德又夢騎龍飛天。妄自私自喜。聞賊破京。勒餉與方岳貢俱被拷夾。藻德自勒死。岳貢不食死。陳演夢登高臺。四望不見人。占者曰。高而無民也。俄而闖賊擒去。極刑榜掠。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搜夾至死。均之死也。何如早死數口。忠義錄

崇禎十二年九月。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討流寇。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

奇聞奇事卷九

奇聞奇事

三八

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冠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厚如指甲。長四尺餘。闊一尺六七寸。字大二寸餘。後一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又一行署云。崇禎十二年九月。前鈐御筆之章。引首一寶。上方中書一押。大體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鈐一表正萬邦之寶。承見額天錄。明嘉宗在位七年。幣藏懸幣。將累朝所鑄銀錢銀盤。尊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見也。甲申春。廷臣請動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二。一曰金花。二曰輕資。金

花銀所以供后妃金花。及宦官賞賚。輕資銀以為勲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比。野史乃謂城破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乙等十庫。貯方物者也。天財庫貯錢者也。古今通籍庫。貯書符券諸命者也。東裕庫貯珍寶者也。外東庫。亦貯方物無金銀也。庫盡此矣。城破惟東裕庫珍寶存耳。安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而紛紛謂懷宗不輕發內帑。豈不冤哉。崇禎遺聞

甲申李賊自關中奔襄陽。其衆尚十餘萬。分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為瑞符縣。設偽令運銅炭鑄

承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獻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

奇聞奇事卷九

奇聞奇事

三八

失之。將發而陰釐四塞。暴雨烈風。旗槍盡折。遂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殺冠犯畢。癸未冬。張獻忠蹂躪湖南。甲申正月。率衆寇蜀。秋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謝。率家眷自沉於井內。江王至潯。不屈死。總兵劉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劉之渤。成都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龍。被執不屈死之。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姚思孝。相繼殉難。入城後。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僇之。敘州在籍太常寺卿尹仲。及給事中吳宇英。並不屈死。崇慶知州王勵精。聞會城陷。即朝服北而再拜。登樓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順慶府屠之。

獻賊自言是歲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劫運過。當復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時肅王兵至。獻忠乘馬登高望之。猝遇前鋒一矢而殛。及昇屍至。猶張目瞪視。於是斬首刎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謠有生於燕子窠。死在鳳凰山。不謂獻忠應之。其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癰。又嘗有黑虎噬人。人皆避之。蜀難敘畧。

獻賊在川。偶沾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賊所婦人小足堆積如二山。將焚之。必欲以故宰者置於上。通斬無常意者。忽見已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其臭達天。獻大樂。西外集。

蜀書新集卷九

張獻忠傳

辛

張獻忠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傲之。寤而欲祭焉。令古人爲祭章。稍通文獻。賊不解。輒殺之。蜀名士一時被禍甚慘。既屢易。不屬獻意。獻大聲曰。咱自傲。咱念爾輩害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爲甚嚇咱老子。咱與你

聯了宗罷。尚費。至今川人常言其事。今上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鎮江橋。橋畔有迴瀾塢。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後。猶見成都城池。官殿。曰。不利於城。命毀之。修築將盡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塢余一龍。拆塢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游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

獻忠以一箭死。始知簫不用竹。乃肅字也。異錄

獻賊之仇視川人也。先居僑。繼屠民。并欲屠川民之爲兵者。在諸將中。多用川民爲兵。無如都督劉進忠。將執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漏言於聞者。一軍聞之。俱逃。會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因而歸命。王問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山舖。爲西充縣之交界。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獻忠以進忠守朝元關。殊不意有大兵前驅至。而未信。進忠已入營中。與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中額。訝曰。果然。逃伏積薪之下。執近侍詢之而得。乃曳出斬之。誅果新編。

蜀書新集卷九

張獻忠傳

壬

乙酉四月。李自成過通城。命四十一部先發。嚴行。無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官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間。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謂。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爲刼盜。取所荷劍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血肉橫分矣。按史明季遺聞云。病死羅公山。紀事本末云。聞出抄糧。爲川夫所逐。陷淖中。割其首。獻何騰蛟。驗之乃闕也。金蜀部鉉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難遇時外。而向內退。若苦衷遠。而勿滯之。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優哉。庶幾我世。及甲申死難。

人始見之三垣筆

一隻虎名李錦圖族弟也。偽稱亦眇一目。與與相相似。闖死於西塞山之左右。與與國州人寸磔。親弟某光三與與田侯假侯李侯尤百戰中。鷄鶩之徒也。兵分二十營。營有總。初過荊州。州人以計維其妻于街之。及破淝州。常德。孫松滋渡江。燒荊門夷陵。直犯荊州。嚙指誓曰。且父破荊州。州破而男女三尺以上者。全隊戮之。盛火具攻城。城垂垂四角。男男女女號於門。見萬騎自東方雲合。拍手大呼曰。救至矣。語賊。賊不之信。俄而十四騎殺入賊老營。盡糜爛積屋高與城齊。左右中三路馳騎竝集。賊遁乘前朝傳國之聖。方各五寸并妻子舟車。竄寄園寄所寄卷九。方各五寸馬一切輜重攻守之物。走當陽。未食。大兵前後邀之。賊命李與田吳張侯伯等。率頭目百餘人。步數萬人伏道乞降。一隻虎以殘騎問道。匿大山。又追至襄陽界。遇者傳其死。師乃歸。四月初一日。發鼎州大兵。孫陸余隨馬金二侍郎。縣水泊漢陽府三里坡。十日遇大風雨。舟觸岸盡破。襍被宿岸邊。又五日而大兵至漢口。余乃入世隆堂。

城。母為所得。夏王令四將守之。遍與衛行。騰蛟至漢陽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漁舟。不知所之。後史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十日。張獻忠在川。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里。屍積若喬岳。十六日乃出偽令。命張可望四將軍等。分道出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童舞手足不計。可望等或曰。四五城不寄園寄所寄卷九。方各五寸等。所遇幼男女投之水。火或棄道旁。視馬足。或擲空中。以刃迎之為戲。不計刃止計壯男女手足。實出百還。比賞格有踰十倍者。獎以為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得也。五月間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文秀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國一路殺男七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能奇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殿七星。泊平虎黃虎威中殿八卦三奇。隆興益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霸虎略。夾勝



宣威果勇等營。分勦川北川南。約不減可望等所殺之數。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于此真無子遺矣。見聞隨筆

獻忠將北行入陝。惡其党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爲賀珍所敗。非爲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卽爲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卽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阻。汪兆齡從史之曰。恐兵知而先謀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并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審議已定。諸營尚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酣酒。

寄園寄所寄卷九

寄所寄卷九

金

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卽十餘萬人。于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乃于夜或踰垣穴壁入伏窗下及床第。帷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卽躍出收繫。并其家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棄屍。人無敢諍者。晨與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至一兩者家盡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窖幽室。搜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卽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于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僞

總兵溫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去。獻忠自引驍騎追之。三百里。自讓脫走。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僞右軍都督朱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陽興營涇陽郭訢。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姜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雞彭心見。夾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張成。中敵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崗張其存。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霸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畧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刮無功。坐徇庇誅。逆剝皮死。并其家口部落盡斬于南河。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九

寄所寄卷九

金

獻忠動剝人皮。剝皮者。從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全上獻忠開科取士。曾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請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爲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卽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爲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忠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而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字畫。一切技

藝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惟樂竟日。臨散。遂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遠近。始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及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而謝聖恩。獻忠忽頓蹙曰。這累養的。咱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留一人。張獻忠亂蜀始末

裂皆奇

殉寇諸賢

殺運毒流固曰。人事實天。然則禍福森烈。死而湮沒者。何可勝數。姑就綬冠利本列其大概。碧血青燐。已不禁銅馬之感矣。

梅村氏曰。記死節者。不以日月為斷。先北都。以殉主也。春秋傳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國亡與亡。臣執之大者也。次豫。豫臺使者。銜命博訪。幸以其人傳焉。思宗其知之矣。故重之也。自秦晉以下。無錄。非無錄也。曰。時迫矣。不及於錄也。然則記死節者。必以其錄乎。曰。有則核而詳。無則存而畧。有錄焉而不必核者矣。君子之於前朝也。殘編斷簡。釋而出之。敢謂弗核乎。無錄而存焉者。實矣。吾懼今日存之。而後日失之。其或今日失之。而後日又存之。則繼而出者。吾庶幾望之也。北都以禮臣表忠之疏為鵠。而緒聞佐之。表忠之正祀諸臣者尚矣。附祀武臣。則盡以遇害死者。附祀文臣。無一二臣遇害者乎。舍一二臣無遇害而不祀者乎。若是者宜改。曰。不忍改也。內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長。何可以開故畧而不書。舍死事北都無可書者乎。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緣人之喜怒以為傳者。其疑太甚。且非而不一命以上。建祠致祭。且加恩於其家。嗚呼。勸忠之

道備矣。北都破而群臣何可以不死。則猶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將累數以徵於書。今在錄者。四十一人。盡於此乎。曰。闕文也。其書半軼而不存。以視乎秦晉楚蜀。其猶爲半也已。秦之書。少保其可風乎。將軍死。綏貞率之一戰也。又終之以榆林。秦事武臣爲烈。孫尙書死。渭南矣。或曰。郊縣之潰可乎。謀人之軍師國邑。敗則死之成敗利鈍。天也。可不謂之忠與。夫晉京師之蔽也。於太原則書之。於寧武於宣大。書矣。不再書。死乎晉。弗繫乎晉者。尊京師也。紀江北者。爲國難乎。曰。前此矣。前此曷爲平書。曰。追書也。楚之於武昌也。以故相則書其官。於承天也。以獻陵則書其地。於永州也。以全三王則書其事。死同書不同也。若蜀則糜爛矣。何可以書。何可以書者。不勝書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優卹也。以蜀視之。可勝嘆哉。然天下之不勝書者。又不獨乎蜀也。

### 北都

#### 正祀文臣

東閣大學士。工部尙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字質公。吳橋人。癸丑進士。投龍泉巷古井。妾亦自縊。

戶禮兩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璣。字鴻寶。上虞人。壬戌進士。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殯。方收吾屍。文正從未有以贈死節者。倪公之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諡死節者。於是

并到學事之議亦定

左都御史。贈太保吏部尙書。李忠文公邦華。字慧明。吉水人。甲辰進士。終於文信國祠中。

兵部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字遵五。蒲州人。壬戌進士。守德勝門。時聞雷。自投城下。不死。自縊。

刑部侍郎。贈尙書。孟忠貞公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壬戌進士。守正陽門。死於門下。妻劉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字四明。餘姚人。己未進士。飲藥死。

大理寺卿。贈刑部尙書。凌忠清公義渠。字若柯。烏程人。乙丑進士。盡焚其生平著述。絕吭死。

#### 寄園寄所寄卷九

限首寄所宛

三

太常寺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麟徵。字瑞齊。海鹽人。壬戌進士。麟徵初登第。夢一人叉手向背。吟文信

國山河破碎。水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問之途人。云是隱士。劉宗周。時尙未識宗周。當城陷時。有視孝廉

淵者。以奏保宗周被逮。留京師。公之故人也。臨命。召祝至。酌酒枕慨。告以前夢。乃絕。其事甚奇。

左春坊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字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碧血九原。依舊主白頭。老哭忠魂

公之臨死詩。以遺其親者也。

左春坊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字素條。無錫人。辛未進士。以司經局印授其僕。焚朝衣於庭。北

向開拜南面遙拜其明而絕

左春坊左中允贈詹事府正詹劉文正公理順字湛六

杞縣人甲戌殿試第一名。居鄉有賢名。賊李岩其同邑也。李簡道人獲之。聞已死。乃拜哭去。

翰林院檢討贈少詹事汪文烈公偉字長源休寧人。戊辰進士。嘗於壁曰。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太僕寺丞贈少卿申節愍公佳胤字素園永平人。辛未進士。投井死。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忠節公甘來字和受。新昌人。戊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愍公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原名天工。

奇圖寄所寄卷九

吳晉奇所寄

四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滄玄。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寺卿王忠烈公章字芳洲武進人。戊辰進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門賊已叛。據上。賊持刀說降。公大叱之。賊刀案其膝。遇害。

吏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濟民懷柔人。辛未進士。公以難濟哭奠梓宮。賊露刃脅之。不為動。母與妻同死。子九歲。又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始初以駕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依不忍舍何也。竟墜河死。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忠毅公景瑗字希黃韓城人。乙丑進士。

宣府巡撫贈左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初總兵王承胤誘宣人降賊。會屠肅總兵黑雲瓦至之。馮宣言。京師將發兵勦宣人之應。賊者已而刑牛馬與承胤盟。賊至。承胤開門降之。馮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奇圖寄所寄卷九

吳晉奇所寄

五

以德以位以名。則社稷臣也。社稷之臣。從死社稷不素重乎。然則終之以許文學瑛。湯布衣。瓊者何居曰。學宮有激勸之道焉。倣建文藝安節。備貞義例。祀之可也。正祀以從諸公之後。則過矣。傳曰。士死義。雖別其為士而書之。

進士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孟節愍公章明字伯昭。忠貞公兆祥之子。癸未進士。

節愍父子同死矣。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給事李清議曰。倣建文頡頏孝節父子合席而異食。屈乎其父也。夫子不先父食足矣。附祀則豈合食之義乎。當進之保定之張公羅彥金公毓峒邵公宗元不宜正祀乎。

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則日月稍後矣且南中所不及聞也故特書之

### 正祀武臣

太傅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字洪鈞其先海州人以靖難功爲和陽千戶緒任丘後遷宛平海國公應元之孫新樂伯效祖之子冠急上於萬壽山騎射文炳與駙馬輩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詔諭勳戚出家丁巡緝京師無應者及外城賊上曰能爲朕一巷戰否兩臣對曰今止臣等親隨駙馬其何以戰上曰至是耶朕志決矣不能爲太祖高皇帝守社稷當爲死社稷耳於是君臣相向哭城破侯與駙馬各殺數十騎見第中大起下馬投井願其影乃戎服曰此軍容不可見遂上地下素冠服不得得他冠而小製之乃得冠遂投井死

### 新國所寄卷九

聖旨寄內廷

六

惠安伯贈太師進侯張忠武公慶臻永城人關門自焚死長子左都督承胤次子承志附葬而歸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進侯李貞武公國禎襄城人自戕不屈言烈帝立葬以帝禮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自戕從之

駙馬都尉贈少師鞏貞愍公永固大興人以黃繩縶于女五人於柱間門自焚曰帝甥也不可辱賊

太子少保左都督贈太保劉忠果公文耀新樂侯文耀

之守外城永定門外城破馳至清河收兵見內城賊哭曰天乎文耀在外城不即死以內城必能守得一見皇上請罪耳不知如此乃著一板於井旁曰太子少保文耀死處

三關總兵贈太保周忠武公遇吉三韓人破賊口擄甲運策馬入中堅手刃賊百餘矢盡甲如蟬身中數十鎗而死

正祀武臣當矣李襄城任京營而失守得無有遺議乎且其死亦稍後矣雖然被執不屈死於其官祀之可也進侯則過矣

李遠總兵掌中軍都督府吳忠壯公襄

### 新國所寄卷九

聖旨寄內廷

七

少傅左都督劉公繼祖

春秋大復仇然孰有身殉下官之難子效秦庭之節如寧遠者乎今追加之典備矣此書爲前朝作稱舊官禮也繼祖瀛國公應元次子守皇城象安門開變馳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其妻某氏并二妾亦從之嗚呼劉氏忠壯忠果祀矣此亦戚臣也何以不祀則兩臣者皆相入正祀可也

### 正祀諸忠婦女

成宗毅德妃贈淑人張氏宗毅初以直節爲烏程所下獄淑人廷對慷慨有丈夫風京師陷忠毅跪哭前哭曰吾知汝意矣汝死吾何可不同難乎乃相縶殉

周忠武妻贈夫人劉氏。劉氏。歲火先焚其居。踰垣得免。率家僮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人。矢絕。然後赴火死。屍僅無一人。降者賊恨之。屠寧武城。凡殺三十餘萬人。又曰。劉夫人勇過男子。弓之強。一軍莫能挽。率健婦瓦人上一樓。賊至。射死賊數百。矢盡。有婦人死者亦過半。夫人舉大焚樓死。遇吉有子數歲。健丁五百人。夫人以其子屬之曰。能衝賊出。為都督全此子。幸也。五百人巷戰死。并子俱沒。無人降賊者。

金忠節鉉母贈恭人章氏。年八十。妾王氏。

汪文烈偉妻贈恭人耿氏。文烈與耿恭人飲酒。題詩於壁。其終也。恭人在左。乃復下。日不可亂。夫婦大序。其從

容如此。卷九 聖賢傳 附錄 八

馬文忠世奇妾贈孺人朱氏。李氏。

劉文正理順妻贈淑人萬氏。妾李氏。

陳恭愍良誠妾贈孺人時氏。

婦人以正命死者。例以節書。況國難乎。成忠毅周忠

武之母若妻以下。尚矣。乃若新樂杜太夫人。率其三

子婦。從容自縊。此孝純太后之靈。而思宗所以有光

國史也。宜為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新樂侯劉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樂伯效祖。也。三子文炳。文燦。文舉。事急。夫人服命服。登樓。誓

皇太后。傳召文炳妻王夫人并李夫人。吳夫人。至。拜

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細矣。於樓上。作數十絕。曰。大審一處死。命積薪其下。死。即焚之。謂文炳曰。爾疾馳去。殺一賊。猶快我。謂文燦曰。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在前。奉之潛匿。且劉氏不可無後。賊破皆就縊。杜六綸。李九縊。不絕。或勸李投井。曰。同一樓死。杜太夫人命也。吾可獨異耶。瀛國正以甲申三月。為八十誕期。賊信甚急。上猶賜金幣。其後瀛國卒。以壽終。文炳居江南。劉氏訖不絕。

尚有范景文妾。亡其姓。成德妻亦張氏。孟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失載。

野史載宮人魏氏費氏者。費氏見前註。死甚烈。爾以寄爾寄所寄卷九 聖賢傳 附錄 九

攷俟攷。

附祀文臣八人。除孟節。廖公。收入正祀外。

保定巡撫兵部侍郎贈尚書徐公標。

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顧公鉉。

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彭公琯。

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少卿俞公志虞。

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庭煥。字中自。甲戌進士。

金忠節鉉從死弟錄。

戶部郎中贈太僕卿徐公有聲。

保撫死亂兵矣。然其人有殉國之志焉。不幸遇變。祀之可也。金忠節之有弟殉兄。其義可風焉。顧公鉉以

下非遇害者乎。當時閣臣如方岳貢。如丘瑜。皆以遇害死之稍後。故不載。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顧彭俞三公得死。其有幸有不幸焉。尙有大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寧武道。王公紀懋。霸州人。辛未進士。與總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趙公譔。昆明人。被執不屈。遇害。

河間知府方公文燿。福建人。庚辰進士。

大同督糧郎中朱公家仕。係兵備。

順天府推官劉公有淵。

通州知州張公經。蜀人。庚辰進士。

寄園寄所寄卷九

又有順天府訓導孫順。相城人。高攀桂。靜海人。張

道。商喜人。閻汝茂。南宮人。徐蘭芸。永平人。以上俱貢

生。

野史有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

廉之祈。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張。順天知事陳貞

達。儒士張世禧。及二子懋賞。懋官。備攷。

正祀諸生二人

長洲縣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琰。字玉重。望亭縣

柳園人。

布衣贈中書舍人湯文瓊。

又有順天諸生曹肅。與其弟時家。開門盡節。大同諸

生李若葵。一。九人自稱題曰。一門全節。肥鄉諸生宋湯齊。郭珩。王拱宸。於甲申四月倡義。爲張汝行所殺。雞澤諸生殷淵。於甲申五月倡義。遇害於廣平西之廣平山。應補入。

附祀武臣

成國公朱公純臣。思宗危急時。傳孫論至閣。令成國提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令閣臣已出。遂置之几上。純臣不知也。城將破。李自成衍之。故純臣被殺。

定遠侯鄧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陽武侯薛公濂

寄園寄所寄卷九

永康侯徐公錫登

鎮遠侯顧公肇迹

西寧侯宋公裕德

懷寧侯孫公維藩

彰武伯楊公崇猷。投井死。

宣城伯衛公時春

清平伯吳公道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鄉伯張公光燦

右都督方公履泰。係南和伯方一元之子。

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尚有武臣應祀。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遂安伯陳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勳

豐城伯應襲李公開先 皆被執不屈死

大同總兵朱公三樂

昌平總兵李公守鏞

都督周公鏡 係烈后之弟。夫婦同自縊

錦衣衛僉事田弘祚 自縊死 田弘謨 被殺。皆戚臣。引遇之弟

援勦總兵劉應昌 隸南樞史。可法標下。賊急。率兵勦至揚州。九龍橋文信國祠下。開樊。望闕遙拜。投橋下死

野史有錦衣衛官王國興。李若珪。高文宋。附載。

正祀內臣

總督京營太監王公承恩。諡忠愍。隨先帝自縊。

前司禮監太監。李公鳳翔。諡忠壯。城破自殺。

附祀內臣

王公之心 高公時朗 褚公憲章 方公正化 張公國元

保定死事諸臣

京師陷後。賊黨偽制將軍劉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閻郡死。

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六書自書姓名於廳事之壁。妻妾幼女及子婦於井。而後自縊。有三大守之不去。一跌足賊。絕其指。賊大駭。乃埋之。

觀政進士。張公羅俊。羅彥之兄。守東城樓。城陷。從衆中擊賊。手刃脫。兩手抱賊。齧賊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我進士。張羅俊也。聲不絕。

諸生張若羅。有勸之走者。不可。語兩兄曰。我家有忠臣。豈可無義士。遂投井死。

武進士。張公羅輔。初謀保伯兄。潰圍出。羅彥不從。城陷。羅輔射賊殺數十人。矢盡。乃馳馬橫刀吹賊。賊圍之。殺屍死。張氏兄弟五人。惟羅輔出。幸以免。

寄印寄所寄卷九 製書寄所卷九

羅彥之子晉 羅俊之子諸生 仲

羅俊伯母李氏 年七十四 馬賊死 羅善妻高氏 携三女從夫井死 羅輔妻白氏 携幼子二女井死 羅彥子婦師氏 從羅彥合井死 羅彥妾宋氏 錢氏 當羅彥令其妻趙氏與二妾同入井 趙氏獨不沉 家人出之 再入 復如故 有抱晉之子輩宗至者 曰 夫人死 將合張氏無後 乃同空舍中 相扶潛出水門 入山免 張羅士妻高氏 張羅詰妻王氏 張震妻徐氏 張巖妻劉氏

張氏自光祿以下。問門死者二十有三人。

監察御史。金公毓峒。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脫追健

子 155—366



喇入三皇廟就喇奮拳擊賊仆地自負監軍御史印。拔廟前古井死。

毓峒姪武舉金君振孫 振孫妻王氏 振孫佐毓峒

守西城善射多斃賊城陷同輩或解甲匿振孫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賊支解之其妻聞之殺。

保定府同知樞府事邵公宗元宗元與羅彥先定城守事而後太守何公至何以印推讓宗元宗元守最力城陷徒走下城携印走馬賊被殺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挾印去。

保定府太守何公復太守初授任城已危自知必死而入固城守先定故不受印以讓邵公城將陷西北樓火發公奮氣親昇西洋砲因墜遂焚死。

後衛指揮劉公忠嗣 忠嗣妻毛氏子婦王氏忠嗣妹

楊千戶妻劉氏忠嗣女劉氏忠嗣與宗元羅彥先主城

守事先城未破於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通諸婦女自盡身仍登陴抗賊賊被執賊索印忠嗣怒叱賊奪賊刃殺兩人力盡受縛嗣日嗣鼻死。

左衛巡捕指揮文公運昌 妻宋氏運昌與忠嗣同守

城城陷夫婦攜手投井死。

邠州知州韓公東明 子仲淹 東明具衣冠率屬拜

辭祖先投井仲淹射賊墜城死。

平京府通判張公維綱 賊不屈被殺。

舉人高君涇死於水孫君從範被殺張君爾輩同妻唐氏死

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諸生賀誠衣巾同妻女死何

一中同妻趙氏死

王之珽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 韓楓同妻王氏死。

又內臣方公正化故保定總監城將危奉命復至守甚力賊將上以頭觸城大哭為亂兵所殺已見內臣附祀中。

右諸人皆與城俱亡者尚有城破後為劉芳亮所執不屈被殺者四人。

奇聞奇事卷九

聚首奇蹟

十五

工科都給事中尹公洗舉人劉君會昌貢生王職芳諸生王世琦。

初自成以保定堅拒議出師既陷猶欲屠之有勸以保定守於京師已凶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不屈

芳亮仍執給事尹公等至皆大罵不屈死芳亮懸賞購羅彥毓峒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得毓峒姪肖孫

問毓峒子所存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竟以免。

思宗命李建泰督師也以御史金毓峒監其軍毓峒保定人也保定總兵馬岱聞之介而見光祿少卿張

羅彥於家曰賊今兩路來任視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戰其

守一在公等。羅彥曰。諾。旦日。僭果焚其妻孥十一。以率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與攝府事同知邵宗元計事。邑紳尹洗。韓東明。張維綱等。武臣指揮劉忠嗣。文運昌等。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輩高涇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璉。韓楓等。皆會糾鄉兵。得二千人。甫刑牲盟北城上。而真定反書聞。副將謝嘉福。殺都御史徐標。遣人出固關迎賊。我城中出偽牌。分派設守。部署粗有定。會總監方正化。太守何復先後至。正化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以識邵公。於號令無所更。而何公之爲守也。誓必死而後入。以青陽所寄卷九

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城大出銀牌懸之。羅彥再以私財佐賞。賊穿城。洞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隅。宗元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復曰。宜爲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即有印。太守必不爲。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視其肘。曰。襲者何公讓印。而某不辭。爲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即何公爭。亦不與。守以送閣下。印降書耶。某江南一老貢生也。下吏薄祿。不肖北而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爲起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語塞。其從兵叩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嗣馳至。取印。以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是日也。賊遠城大。張吏部。礮之。飛入城者蔽天。著人多死。守者猶不懼。至廿四日。已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太守焚死。正化爲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甲黑纓者殺人。云督師親軍反。城遂陷。賊入。羅彥毓嗣皆殉節。尹洗等被執。將張洪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保定總兵馬倂居蠡縣。自焚。勿殊。洪傳而致之。以將斃。故得脫。尋爲僧。不知所終。

保定陳僖者奇士也。所葺甲申上谷紀事甚詳。余採而錄之。具如前。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焯。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東源。侯繼光。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祖。若而人。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子之坦。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鑄。王之瑄。殺死。若而人。文學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亂。嘉吳。杖。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岳。韓紹淹。頤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新開寄所寄卷九

抱弟子甫週歲。隨之俱井死。閭門殉者九人。又爲高氏節傳。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杜妻劉氏。城將破。叩請公姑誓死。賊入同縊。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千戶賀詩妻霍氏等十一人。井死者。則有進士王之殉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箭死水死刃者。不可勝數。城內屍枕藉溝壑填滿。僞官舉之。三日不能盡。蓋閭郡殉之云。南中政事無可書。當以褒忠之典爲正。雖然。猶有失者。一曰國論。一曰野史。阮大鍼。張孫振。以小人竊柄。幸君父之禍快已私。假借東南一二不死者。構大獄。將以剗刃其餘。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其所不得已而追崇之者也。附祀以下。則惟所倒置矣。武臣之灑祀。則誠意忤城爲之也。內臣之灑祀。則在南諸瑣爲之也。此國論之偵錯也。山東河南大亂。奏報斷絕。一二流傳。半出於閭閻者之口矣。吳人好以恩怨爲增飾。僂倂小夫。又以猥談瑣語。竄入其中。莫甚於甲申紀事一書。苟不亟爲駁正。則遠方存疑。後生惶惑。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冗官而死者。有處士而死者。保無死焉而不必其戮者乎。又豈無死焉閭而不書者乎。此野史之紕繆也。余之論次北都。益以寧武宣雲者。當時之所定也。宣雲之應附祀者。何以書。曰。君子從其同焉。保定則去京師之近也。五日矣。越之敗也。

核合稽齊之收也。昔即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從。青  
間保定之風。亦可以少規也哉。

豫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邊總督傅宗龍。死於項城。十四年五月。死於闕。

陝西巡撫汪喬年。死於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於闕。

保定總督楊文岳。死於汝寧。城南三里店。十五年閏十  
一月。死於闕。

河南巡撫王漢。被逆趙殺於永城。漢初授河南縣。時河  
北十九州縣盜大起。惟漢大得民心。殺士寇。殆盡。單使  
之問以安。

齊國齊所青卷九

梨音齊有冠

二十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亂長。雒陽城陷。被傷。賊退數日。死。

分巡大梁道參議李乘雲。力守禹州。登城血戰。逆誅數  
賊。力窮被執。罵賊不絕。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折殞命。

乘雲。高陽人。乙科。

睢陳兵備道俞事關。承保。守陳州。力竭。猶手斬三四賊。

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擄死城下。尙舉手指賊。罵不絕口。

被賊殊其首而死。承保。字人孟。隴西人。辛未進士。長身

赤面。極類民間畫關壯繆像。自言黃壯繆後。其殉國有  
祖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闕。

分守汝南道俞事艾毓初。被賊殺於吉陽門城內。未  
人。辛未進士。字孩如。

分守汝南道俞事王世琬。被賊執。罵不屈。與保督同特  
遇害。世琬。達州舉人。

保定監軍道任棟。力解汴圍。因左兵潰陣而死。棟。永壽  
人。貢生。

蔡督監軍同知孫兆祿。死於襄城。

開封府同知蘇茂均。管糧通判彭士奇。倉大使徐陞。稅  
大使閻生白。皆死。士奇。舉人。

通許知縣費令謀。城破投井死。令謀。鈴山公舉人。新伯  
甫。四十日。力不支。召父老曰。我死。則爾輩可全。端笏北  
向拜。投井中。次日。賊得之。其面如生。

太康知縣魏令望。舉家自焚死。令望。武鄉人。庚辰進士。

尉氏知縣楊鵬。城破罵賊死。鵬。河津人。舉人。

滑川知縣柴存禮。被賊殺。江山人。貢生。

郟陵知縣劉振之。罵賊被磔。慈縣人。舉人。

陳州知州侯君燭。賊繩縛其首而膝不屈。罵不絕口。引  
頸受戮。君燭。咸寧人。辛酉舉人。

西華知縣劉伯謙。抱印投井。

商水知縣王化行。被賊殺。

商水再陷。知縣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許州知州王應翼。襄城知縣曹思正。皆被賊殺。應翼。山  
東人。思正。岷州舉人。

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琚。皆死於賊營。則孔。沂

州人貢生世秀清苑人丁丑進士

鹿邑知縣紀懋勲城破自殺膠州舉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倫賜賊死臨汾舉人

偃師知縣徐日泰爲賊所執被磔金鄉人貢生

宜陽知縣唐起奉永寧知縣武大烈皆被賊殺

靈寶知縣朱挺死於賊營

南陽知府顏日愉城未破時先被賊殺死城上

新城知縣丘茂袁賊破城殺死

汝寧知府傅汝爲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瓊與楊保督

王巡道同遇害汝爲江陵人甲戌進士如瓊成都舉人

汝陽知縣文師頤被賊殺廣西人舉人視事甫二日賊

已至營死守竟以殉

遂平知縣劉英死於城北劉家橋英貴州貢生十三年

爲遂平令自成犯城所向無堅城英鼓勵士卒嬰城自

守

河南巡按蘇京奏曰臣前於補救六款題明殉難官

純奉旨准行優卹省臣開列來看臣廣春博探約畧

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兩并各官所捐令祥符

知縣董之侯建祠致祭謹列姓名備覽京疏如此以

今所傳尙少二百人蓋先列文臣自將吏紳合以下

即抄勿錄也今就見聞以補其闕

文武大臣殉難者

南京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再贈太傅呂忠節公維祺

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陽北門總家將下關殺十數人城

陷北向慟哭墮目罵賊曰吾天子大臣死不顧天地不

觀聖賢夫復何恨而伸頸受刃容自若

鎮守南陽總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公先以計殺

賊精兵數千已而他門陷持短刀巷戰手及袍袖有血

數十通唐府國門北向叩頭謝恩自稱力竭爲賊殺

援勦保定標營都督姜公名武晉寧人崇禎十五年與

賊大戰於朱仙鎮七日力竭死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

督

州守縣令以下死事者

寄園寄所寄卷九

邙縣知縣李公貞佐貞佐安邑舉人舉士民堅守城

賊衆兵大殺貞佐厲聲曰寧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安

何爲李自成覆其衣冠倒懸於樹貞佐大呼曰高皇帝

有靈我必祈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剛之母喬氏及妻

俱死

邙州知州史記言八年十月混十萬老弱等從靈寶

至邙州大登城記言被執罵賊死

弘農衛指揮掌君錫手殺兩賊而斃訓導王誠心邑

紳教諭姚君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標陳三元俱

遇害

鄧州知州孫澤盛被縣舉人十年二月土賊張三崇令

張獻忠陷鄧州。盛與同知黃德出戰死之。

鄧州知州劉振世。賊再陷鄧州。振世與吏目李國璽死之。

鄧州死難者八人。余承蔭。千戶戰死。李錫。千戶井

死。丁一統。諸生。教三賦而死。張五美。諸生。被賊剔目

去齒而死。王鍾王之章。俱死。海寬。戰死。傅彥。被賊支

解死。

鎮平知縣鍾其碩。陝西咸陽人。內鄉知縣龔新。江西

舉人。舞陽知縣潘弘。山陽貢生。魯山知縣楊呈芳。山

海衛貢生。寶豐知縣張人龍。遵化貢生。葉縣知縣

張我翼。涇陽舉人。城陷皆為李自成所殺。

奇聞奇所奇卷九

舞陽陳氏一門死難。陳預抱。陳預養。陳預懷。兄

皆諸生。事婦母以孝。十三年。聞城陷。母氏投井。率其

妻子從之。

泌陽知縣王士昌。城陷。為張獻忠所殺。雲南舉人。

新安知縣陳某。守門門塞。自成攻之。三日始拔。怒。盡屠

其民。陳公大呼曰。守塞者知縣耳。百姓何罪。賊憐之。百

姓幸免者三十二人。皆圖其像祀之。

不屈死

真陽知縣王信。真寧人。貢生。十一年。舉。出。縣。士。冠。會

流。寇。數。萬。掩。至。被。執。欲。快。以。誘。其。陽。置。山。信。不。可。過。信

賊。捨。其。首。去。邑。諸。生。即。有。率。鄉。勇。追。去。獲。其。元。如。生。贈

光祿寺少卿。子特祠。

商城知縣張國光。大興舉人。十六年。知商城。縣。集。聚。聚

殘。不。遺。餘。力。聞。北。都。陷。從。容。具。衣。冠。曰。主。辱。臣。死。子。雖

小。臣。請。從。先。皇。帝。於。地。下。遂。自。經。死。

信陽知州高孝誌。江都舉人。十四年。知信陽。城陷。不

固始朱卑鎮巡檢郝瑞日。泰人。十五年。以巡檢署羅山

奇聞奇所奇卷九

縣事。瑞日。李自成。偽。官。張。其。至。土。寇。萬。朝。獻。與。之。合。約

瑞日。瑞日。不。從。朝。獻。夜。置。酒。奉。賊。皆。醉。瑞日。半。夜。持。七

首。殺。朝。獻。斷。胸。截。喉。因。懷。印。走。將。以。投。鳳。督。遇。雨。不。能

進。復。為。賊。所。執。賊。愛。其。勇。欲。留。之。瑞日。曰。我。殺。賊。為。國

自。分。死。耳。官。降。爾。乎。遂。為。所。害。并。從。行。二。童。子。俱。死。

汝寧游擊朱崇祖。汝陽人。初以軍校為豫撫。玄。悉。所。知

戰。磁。州。通。州。有。功。殺。土。寇。股。守。祖。等。皆。其。力。城。陷。與。妻

死

保督麾下副將馮某楊文岳之大將虎大威先汝寧未破攻上寨中砲身死自成攻汝寧惟馮副將隨文岳在南湖力戰勢屈自刎

西關參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自成攻汝寧兩將力戰勢不敵自焚營寨所馬自刎以上三人各書並失其名

又有汝寧千戶劉懋勛楊紹祖戰死百戶葉榮蔭守南門先承德守西門死李衍壽閻忠國守相死

尚有汝寧千總王基蕭承運於八年與賊戰死東門千總張惟敬數勝賊被斫馬下取其元以去

汝寧所書卷九

要告齊列完

五

汝寧士民則有監生趙得庚楊道臨黃鼎雲

貢士林景賜生員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楊應祥

吳秀李璣楊鑑張經訓馬獻書李士謬皆死郭正誼

負母求脫被刃趙得庚胡瑞馬駿賊被殺

邑紳孝廉之死事者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所修字修白商城人萬曆庚

戌進士崇祿十四年寇攻商城守西門城陷死之名在

逆案

通政司通政李公夢辰字元居睢州人戊辰進士

巡撫宣大右副都御史張公繼世寧陵人進士

翰林院簡討馬公剛中字如伯商城人甲戌進士由太

同推官考選以乞假歸十五年獻忠攻城率義勇到門力戰有勸之去者剛中日我誓與此城存亡請為此言可斬也城陷遇害

戶部主事崔公泌之字卜定鹿邑人乙丑進士

陽和道副使洪公胤衡商城人萬曆丙辰進士守商城北面力戰遇害

臨汾知縣張質商水人

懷仁知縣楊士英西平人恩貢罵賊并其子婦王氏亦死

附見

州殉難者有都司張守正等十人鄉紳魏完真等

汝寧所書卷九

要告齊列完

五

人生員李文鵬等百四十五人武生王應鵬等十人

省祭官王有威義民馬王書等五百餘人節婦王氏

等二十八人

長葛典史杜復泰等二人鄉紳舉人孟良屏等十一

人生員張範孔等五十九人烈婦戴文妻王氏等十

五人

臨潁千總賈蔭序襄城典史趙鳳牙俱嬰城固守力

竭死

項城教諭王君多福恩縣人拒偽職不受為書誠于自

殺死

陳州舉人王受爵手刃數賊而死汜水舉人張治乾馬

德茂老死。歸德舉人。作霖。吳伯。吳伯。負才。名爲賊所殺。

汝寧舉人王調鼎。十年。賊。所殺。

同時諸生李梅先。趙。趙。李。被執。罵賊。義民。焉。云之兄。弟。率。鄉。勇。力。戰。俱。死。

內鄉諸生許宜。許。許。官。倡。義。入。鄧。州。統。兵。官。堅。守。許。家。寨。賊。攻。破。之。衆。生。母。常。氏。相。從。入。井。宜。與。官。

皆死。宜妻鍾氏。宋妻陳氏。自經。妹許氏。罵賊被殺。事聞。贈。宜。宋。官。皆。知。縣。人。稱。曰。氏。七。烈。

附見

劉時龍。上蔡人。事親孝。父宗禮。以城陷。年老不能主。

卷九

卷九

卷九

自殺。而。命。時。龍。以。選。時。龍。仰。天。大。慟。刺。殺。一。子。

女。而。夫。婦。俱。自。殺。其。亡。嫁。之。妹。亦。死。

朱耀。固始人。與其父。義。兄。柄。思。成。皆。勇。戰。崇。禪。八。年。寇。圍。城。耀。父。子。力。戰。衝。突。賊。乃。退。九。年。耀。身。自。斬。

賊數十。陷重圍。爲賊所擒。大罵不屈而死。父與兩兄。

俱。踴。復。仇。賊。大。敗。因。乃。全。

又副將劉國能守葉。李萬慶守襄城。城破不肯從。

賊死甚烈。萬慶。贈。部。司。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國。能。萬。慶。皆。降。將。國。能。即。飛。虎。萬。慶。即。射。場。天。也。又。降。

將掃地王張一川。擊賊被擒。賊昌之。

汴之亾也。以水。故不收。雒陽。郕。在。焉。賊。得。其。貴。以。

號名中原。此與亾之所繫。固當以維陽爲首。呂尙書。以官以節。法應特書。故先之也。猛將軍則其子先捷。前死於開縣矣。視曹少保周忠武。何多讓焉。或曰。邑紳武臣。則既補之矣。李貞佐鍾其碩等。邑令也。臺使者何以弗錄。則未知其遺之與。抑子或過於所聞也。君子之聞人善也。寧存而勿論。無棄而勿信。有忠厚之道焉。故筆之。

秦

真寧義樂二戰死忠者二人同死者一人。

大同總兵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曹公文詔。八年七月。公以三千人。與賊戰於真寧之湫頭。斬殺五百。乘勝夾。

卷九

卷九

卷九

進三十里。爲賊所圍。力屈。轉。刀。自。刎。死。

擊材官沒者二十餘人。事聞。贈太子少保。一子。指。揮。

金事世襲。

副將艾公萬年。與賊戰於寧州之義樂鎮。中伏被圍死。

之。

副將柳公國楨。與萬年同沒。

大臣兵敗赴陣死事者一人。

兵部尙書三邊總督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孫。公傳庭。十六年十月。郝縣之敗。公固守漳關。關陷。公退。

屯渭南。賊攻渭南破之。公策馬陷陣死。公妻張夫人。於。

西安被日。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擄其八歲兒。踰垣避。有。



老翁收育之。公長子世瑞。重入秦。得夫人屍。我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

同死者一人

參軍喬君遷高。定襄人。

西安城陷。職官死事者六人。

巡撫陝西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師孔。

按察使黃公綱。綱字季侯。汝寧光州人。天啟壬戌進士。

初以蘭州兵備。會破李自成於山中。由洮州道。按察使。西安陷。賊誘以重爵。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自盡。事聞。贈太常卿。諡忠烈。其子黃葵。先以乙亥光州陷。巷戰死。

長安知縣吳從義。順天人。庚辰進士。

指揮崔爾達。

秦府長史章世炯。

西安鄉紳孝廉死難者

禮部尚書渭南南公企仲。萬曆庚辰進士。年八十三。還

工部尚書南公居益。企仲兄。師仲之子。被炮烙死。

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業。企仲子。甲辰進士。被炮烙死。

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源溥。罵賊斷舌而死。

宣大巡撫焦公源清。不受偽官死。

御史王公道紀

參政田公時震。不受偽職死。

副使祝公萬齡。冠帶至斯道中天院。拜孔子。自縊死。

僉事王公徵。七日不食死。

誥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舉人席增光。朱誼泉。俱投井。誼泉係宗室。

又都司舍人丘從周。從周長不滿三尺。醉罵自成曰。

若小人據王府。日追卿官。餉減不久。自成亦不殺。曰。此酒兒持去。時天寒。其下藥之於地。以凍死。或云姓

黃。備攷。

屬城道臣以下死者

商雒道黃公世清。勝縣人。甲戌進士。蒲州陷。死之。

渭南知縣楊暄。山西萬全衛人。庚辰進士。臨與秦敵

官同守東門。舉人王命誥。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因開

東門以應。城破。索印不與。擒之。至。不屈。大罵。并蔡數官

俱被殺。秦遼東人。命誥。率以事被劉宗敏。欲殺之。

自成不許。後用為兵部尚書。其父亦舉人。先朝為忻州

知州。賊敗後。為兵所殺。命誥遁去。

蒲城知縣朱一統。拒印投井死。

中牟知縣朱新鐸。中牟初未破。知大勢不支。妻妾死。城

陷。乃自縊死。

鳳翔知府唐公時明。時明字爾極。固始人。萬曆戊午選

魁。誓守風翔。有典史董尚寶。內應城陷。自成遣牛金。誘降。又介尚寶說之。大罵不屈。自縊死之。次日尚寶發狂暴死。人謂時明陰孽之云。

平涼知府簡公仁瑞。

崇信知縣龐瑜。公安人。甲戌年死難者。

榆林文武大吏死忠者七人。秦人作七忠烈傳。

兵備副使都公任。祥符人。癸丑進士。城陷。引佩刀自裁。

總兵王公世國。罵賊不屈。死之。公提督將軍威之子也。

總兵尤公世祿。不屈罵賊。死之。其歷官見前。

總兵王公世臣。不屈罵賊。死之。乃世國之弟。

總兵李公昌齡。西涼勳屬。僑居其地。不屈罵賊。死之。公

齊國寄所寄卷九

故廷殺總兵也。

總兵劉公某。罵賊被磔。史失其名。本中協副將。為寇副

義。梟子。

總兵惠公顯。被執。退神木。仰臥而絕。本左協副將。從諸

生起家。

又副將尤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

游擊孫貴。尤養嘏。守備白慎衡。李宗叙。皆以

廢將守榆林死之。

守將則遊擊傅總潘國臣。李國奇。公繼新。陳典。劉芳

劉廷傑。文侯同。守備尤勉。趙國興。大雷。楊以偉。

榆林衛指揮李文煥。李文煥。皆守城遇害。

慶陽官紳死者四人

副使段公復興

推官華公居聖

寧州知州董公琬

邑紳麻公億。字三軒。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少卿。

耀州鄉紳

太常寺卿米公師襄

固原鄉紳

江西巡撫張公鳳翮

甘肅死難者

巡撫甘肅林公日瑞

齊國寄所寄卷九

同難有副將郭天吉。鞏昌監牧同知兼監紀甘州軍

事監臺。字輝夕。山人貢士。

州紳羅俊傑趙宦。

中軍哈維新。姚世儒。

附見

崇禎七年固原道陸夢龍。閏八月二十五日。賊圍靜

寧州。夢龍來援。兵敗死。

八年咸陽知縣趙躋昌。八月城破被殺。

又扶風知縣王國訓。城破死之。失其年。

夫賊始於秦。終於秦。今以死事觀之。是何秦人之多

也。當曹少保之與賊戰。晉中也。尤世祿曾為大將而

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附此皆世將之自語曰  
不隕家聲諸公有焉世傳孫督師以軍典法為秦父  
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孤以免也斯非  
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公以下一  
時赴義者數人嗚呼豈可謂秦無人哉

###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  
公懋德十五年首饒土寇王綱者恣甚公至定其遺孽  
五臺文山諸寇俱盡李自成之破潼關也公以八月至  
平陽防河十月延議以公儒者非戰亂才詔以郭景周  
代之賊急有難以解任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讀書訓  
死生大義今安危呼吸之秋忍去之乎縱新撫至亦與  
同殉封疆耳其再從太原出師救平陽也諸將難之公  
曰吾固知力不敵但不救平陽逆賊長驅無險可守吾  
總辦一死與其死於賊不如死於賊已而晉王及士民  
擁馬不能前皆泣以守省城為請乃止

### 同死者四十餘人

布政趙公建極罵賊不屈死建極字生同河南永寧人  
已未進士其家守王范寨寨破為自成所屠建極五子  
皆死太原人家仇國怨一時并集故建極罵賊尤烈趙  
氏一時盡矣

按察司副使兼叅議督糧道蘭公剛中字世生山陰  
縣人辛未進士以常博授南垣十六年陞今官十月至  
太原撫臣蔡公方駐師蒲阪公分城東同諸司道守  
甚力以陽和標兵三千之調防省城者驕恣虐為賊  
強之移南門外城中以安十七年河東望風數潰汾  
州道范士髦斬叛待援而公與蔡公三斬賊吏為十具  
賊於二月六日攻太原明日南關外城陷果陽和兵  
應之也公在城上發賊數十會夜陰墮大風沙擊而公  
督守益力連明張雄引賊入公益而未絕被執大罵天  
日遂被害元帥復躍起丈餘賊眾驚愕辟易

冀寧道僉事畢公拱辰萊陽人丙辰進士

寄國書所寄卷年

聚背背殉寇

臣

副使毛公文炳鄧州人戊辰進士

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先期陷陣死孔訓初  
與勇同出戰被傷城破死

中軍應時盛先殺妾子而後與蔡公同縊

當張雄之投賊也拔刀向時盛而先伏人焚城樓火  
藥時盛叱而追斬之不乃焚風狂火烈時盛見大  
勢已去乃至南城擁公上馬自西城下遇賊巷戰  
甲持矛左右衝突迴顧不見公遂單騎潰圍出俄而  
遇公於道中公已棄馬仗劍立時盛曰何樂為公  
曰諸將欲擁我奪門我恐死於將何之諸將以公下  
馬不肯行乃擁巡道楊木與李而門出擊志即特食

提拿降賊。賊用爲補部侍郎。

時盛曰。吾義不負國以負公。乃扶公至三烈祠。解其袍帶。以爲公縊於東梁之左。愛其身輕。取已鐵鎚。破之。乃絕。時盛向公再拜。而自縊於東梁之右。是日也。盛手擊殺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殺。而後與公同殉。誠所爲烈士大哉。凡忠義之忠。應將軍成之也。

賊之將渡河也。以三道進。下流則繇蒲坂趨平陽。中流則繇延趨汾晉。上流則繇樓煩趨寧武。賊初破潼關。則平陽爲急。比榆林延綏繼陷。則奇嵐烽火相接。勢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公去至平陽爲公咎歟。

奇聞奇事卷九

製書書局

三六

晉中止一大將。有兵萬人。而撫標不過三千。防河賊起。公疏以賊聚而攻。我散而守。爲非策。寧命周遇吉掃寧武之衆。率宣雲諸將。以兵拒之於河。合其事中格。而遇吉頗以盡撤分汛。力打北境爲解。其後所遣二千人救平陽者。退歸駐太原之外城南關。或曰。流關兵。乃陽和王繼謨所遣之標兵。非寧武卒也。賊至不戰。開門迎降。晉人頗尤之。然公嘗有書約遇吉同死。曰。賊萬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遮其東。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彼欲長驅直犯。畏兩鎮之議其後。援師漸集。即京師可以萬全。此睢陽之烈也。遇吉大以爲然。既而兩人不負所諾。嗚呼。大勢已去。人心瓦解。不

能戰則有守。不能守則有死。兩公無愧於心足矣。他復何疑哉。

附見

原任都司張弘業。百戶彭鯤。晉府典史樊子英。諸生朱霞。霞宗室也。父慎錫。賊憐其老。欲釋之。大呼。奈何不殺我。延頸就刃。樊維藩。魏選奇。千戶司鼎。指揮劉秉鉞。馬負圖。韓似雍。原任守備申鼎欽俱死。

晉府儀衛司羅通。群牧所千戶王德新俱死。

江明北城鄉約守城。賊至。獨不去。被殺。

賊陷靈丘府。掌理朱慎錫。宗子朱文衡。朱長安。死之。

奇聞奇事卷九

製書書局

三六

張景維陽曲人。甲子舉人。陞光山知縣。未任被殺。

晉府宗貢朱敘。授龍門通判。聞大原陷。封府庫。繕爲父位。望闕遙拜。自經死。

任萬民陽曲諸生。以薦授武城令。任三年。城陷。死之。

孫祺陽曲貢。任蒲州學正。投井死。

河曲諸生楊應璧。河曲人。苗根千。苗純粹。趙

詞元皆以擊賊被害。

孫國顯。丙子拔貢。聞都陷。餓七日死。妾鮑氏從死。

又崇禎八年死。寇難者遼州知州李呈章。信陽人。丙

子孝廉。遼州附生。堂上罵賊不屈死。

又戶部郎中葛公凝秀。下定州人。甲戌進士。解州人。

月賊腸長偽官不屈死

江北

鳳陵之難

太守顏容暄因服避獄中。被執。杖而後殺之。

留守司朱國相千戶陳弘祖陳其忠俱禦賊戰沒於陣。

尚有指揮程永齡等者九人。千戶盛可學等八人。

百戶上官榮等二十人。鎮撫二人。內官崔臣等

十人。俱被殺。

潁州之難

潁州知州尹夢繁手刃賊

通判趙士寬巷戰與夢繁皆被剝投水。合門死。

寄園寄所寄卷九

附指揮同知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

俊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麒

州紳兵部尚書張公鶴鳴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樹射之

大罵不屈死子張大同於父屍哭被殺。

副使張公鶴騰馬賊死鶴鳴之弟。

又鄉紳劉道遠田之類李生白丁嘉運舉

人白精忠郭三傑生員死者七十七人

潁州衛生員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難

知州事黎弘業署學正舉人康正諫訓導趙光遠

州紳監察御史馬公如蛟侯選選判馬如虬諸

生馬如虹事聞九年正月弘業如蛟皆贈太僕少卿正

諫贈國子監監丞光遠贈學錄。

又有張元貞贈鴻臚署丞張時行卜談卜志皆贈主

簿不知死何官備攷。

舒城之難翰林院編修贈某官胡公守恒戊辰進士

蕭縣之陷

鄉紳任之彥等十六人諸生孫思謙等五十二人被殺

巢縣之陷

知縣嚴覺湖州人貢生。

廬州之難

寄園寄所寄卷九

知廬州府太守鄭公履祥浮梁人丙辰進士

原任參政盧謙瑞服待賊刃殺加擢尸小池池水盡

潛山之陷

潛山知縣李亂嘉沈丘人拔貢被賊執裔降不從同典

史沈所安仁和人皆遇害。

懷遠龍岡集之戰

游擊朱子鳳領前哨兵五百與賊數萬戰死之。

宿松鄭家店之戰

副將程龍以火藥自殺安慶參將潘可大守備贈昭

遠將軍陳於王前防浦口有功白刃面如生偏裨唐

鵬鴈石死王希韓一營俱盡陸王猷被殺分黃弘猷

不絕斷足 莫是驛 唐世龍 王定遠 周嘉  
今斌 命之憂 顧應宗 蔣達 潘象謙 季靖  
皆贈懷遠將軍。

南京京營之敗

神機營都司徐元亨戰沒

潁州和州舒城為江北三忠獨張鶴鳴為大司馬時  
構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于丁相紹祚紹祚于長安  
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  
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生平哉鄭家店之戰  
陳於工以下偏裨也其贈卹為厚撫臣張國維請之  
也其兵不足用國維撫之以恩故於王為之死余吳  
寄聞寄聞卷九

楚

武皇之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同  
死參將崔文榮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  
家自縊邑紳馮公雲路熊公雲

承天之變

守獻陵楚撫宋一鶴 總兵錢中選 西守都司沈壽  
崇 鍾祥知縣蕭漢俱自殺漢為令賢賊戒勿殺幽之  
寺漢語僞曰吾盡吾道不得汝法自經死

道臣張鳳翥 太守劉夢謙俱死

黃州鄉紳副使樊公維城 賊不居洞留死於即

黃岡諸生易道沛 易道退及其子諸生易為

又應山孝廉劉申錫 申子舉人倡義於應山孝成

申錫恢復後為賊將白旺所殺申錫家饒於貴

程良疇 倡義白雲寨恢復孝感斬賊首二十八

戰敗為白旺所獲死於安陸縣 偽令白助公守

良疇以白雲寨義兵逐之良疇力征各寨之降賊

公赴主德安請兵與良疇戰良疇督兵過他寨賊

擒白旺強之以降踰半年不屈會左良玉遣惠

德安白旺以左兵乃良疇召之來也遂於城上

寄聞寄聞卷九 復縣之功賴諸生以忠之功居多以忠

言倫之子也以忠捐貲守城獻忠已登城而擊之

賴以全後自成陷孝感復同良疇恢復奇士也

痛終 隨州初陷死難 知州王焄 太倉人戊午舉人

獻賊襄陽之難 兵備副使張公克儉 十四年二月克儉已陞河南巡撫

未赴任難作 推官鄭公曰廣 襄陽知縣李公大覺

獻賊湖南之難

湘陰知縣楊公開 廣東潮州舉人。

衡陽知縣張公鵬翼

東安知縣陳公道壽 又馮一第 湖廣甲子舉人第一  
建賊入山中。會獻忠得其父乃出。遂以官。大罵不屈而死。

獻賊破麻城

署麻城縣蕭頌聖死之

李自成荆襄之難

來陽令郭裕 新淦舉人。

宜城令陳美 新建舉人。

奇蹟奇蹟 南昌人。皆以破城被殺。

光化令萬敬宗

不受李自成偽署而死者

福州通判宋公大勛 羅雄知州蔡公思繩 皆襄陽人

以不從賊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 李開先 光化舉人韓應龍 強壯

官自殺。

封禮部侍郎丘公民忠 城破自經。死。聞賊之難。大學士

瑜之父。

賀文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

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況於人乎。承天之昭。賊欲

發獻陵。大聲作於山谷。乃懼而止。彼宋一鶴。錢中選

一死不足塞責。然以與獻皇之靈。不可以莫之殉也。

亦足以贖其辜矣。劉御史送三王入粵。身返永州。固

守被執。題詩驛壁。而自縊。抑何其從容與。此吾所為

書其官。書其地。書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憲。徐

世淳。郝景春。阮之鉅。徐學顏。崔文榮。此六人者。殉義

慷慨。雖古之烈士。何以復加。固當光於前史矣。抑吾

又有疑焉。楊嗣昌未始不為盡瘁。獨其薦熊文燦以

倖解免。向後遂至誤國。後世棄其力而思其罪。則嗣

昌戮餘也。安得謂之以死勤事乎。賀文忠以篤謹而

得正命。揚武陵以懷詐而被惡名。不然。以彼生平。詎

出宋一鶴之下。而不得列於死事。吾見言者責之太

過。故於紀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心也。

蜀

十年流寇入蜀之難

昭化知縣王時化 贈尚書丞。劍州知州徐尚卿 贈參議

耶縣主簿張應奇 贈按察司知事。金堂典史潘夢科 贈

將仕郎。

廣元破。守將總兵侯良柱陣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難

楚將汪之鳳與賊戰於土地嶺。死之。蜀將張令與賊

戰於黃九難死之。參將劉士杰與獻忠大戰於開縣。

士杰及游擊郭開猛先捷皆戰死。

巴渝之難

舊撫陳公士奇 鎮海人。乙丑進士。

知府王公行儉 直隸人。丁丑進士。

巴縣令王公錫

成都之難

巡撫四川龍公文光 馬平籍。維容人。壬戌進士。

監察御史劉公之勃 字安劉。陝西寶縣人。獻賊以之勃

同。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既免。勸以改邪歸正。立蜀世子。不從。即大罵求死。

成都推官劉公士斗 字映微。南海人。辛未進士。當之勃與獻忠語而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

自屈。賊執之。士斗又返顧之。勃面語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縣吳公繼善 太倉人。丁丑進士。

華陽知縣沈公雲祚 太倉人。庚辰進士。之勃士斗被縛。雲祚請同死。遂遇害。

仁壽知縣顧公繩詒 吳縣舉人。

資陽知縣賀公應選 字繼登。丹陽人。甲子舉人。賊破資陽。執之。不屈。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七口俱死。

總兵劉公佳胤。

邑紳太常寺卿尹公倬

戶科左給事中吳公宇英

偏沅巡撫西充李公乾德

當巴縣之陷也。邑紳有童思聖者。請降。賊令之招其

同年刁化神。化神得誓不至。思聖仍被殺。夫以賊之

強暴腹心左右。嚴錫命且不免於死。而他人尚苟免

求全。徒取辱。此尹太常之罵賊不屈為得死所也。

李西充初以沅撫破賊。既入蜀而聞其父被害。而與

袁賴起事。後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則獻忠之滅也

已族然乾德始終與獻賊為仇讐。而汨羅之投。又以

滇兵復出。為獻賊餘黨。則其死事。安可不書耶。瑞王

之被難。關南道陳羽白亦以從王遇禍。以秦則非其

地。以蜀則非其官。故弗及也。

附記

寄園寄所寄卷九

嚴音寄所寄

五

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責以大義可也。世俗流

傳。好用私意相增飾。如甲申紀事者出於小說家之

口。尤失實不經。項水心慙者。居家無循行。為公論所

薄。在朝累以詭激市仇。直聲。按賊本三月十九日破

京師。水心於四月十八日已到陪都。嗣君即位。身與

拜舞之列。因向朝士進。在途毀形易服狀。為南臺陳

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攷。據當時欲以污偽署殺之。以

彼棄妾與孥。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重爾

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事。可以從賊。黃石齋先生正

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為上。自拔次之

皆水心者何罪。余親聞其語。深服以為篤論。周介生



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爲人乃友弟篤厚不死實大  
負生平與衆同罪更復何辭乃元宋紅巾堯舜湯武  
等語見載輟耕錄述以之入爰書行大法說口嗽嗽  
此何說乎跡其禍本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應介生  
有季弟曰銘嘗同飲阮懷寧家壞坐大罵介生不爲  
謝以此兩人切齒衆傳成其獄李舒章雲爲詩弔之  
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泰新論何  
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汝南中從兄弟晚歲睚眦不  
合急難乃緣飾謫傳外人遂指爲左驗舒章之詩蓋  
實錄也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  
加詳攷焉

附忠貞軼紀

綏寇紀略彙輯死難者甚明特錄之照其原本不復  
妄增然特死于國及甲申以前者耳若獻賊屠戮全  
蜀及黔滇之死節者概未之登也况其中亦間有其  
人苟活而誤入褒錄者識者自能指之他如  
鼎革維新爲殷頑爲夷齊者何可指屈表章節義別有  
國史何敢輕贅焉

附忠貞軼紀

順天教授江左徐君懋賢手輯忠貞軼紀一卷載京師  
甲申殉節之士挺挺赴義視死如歸嗚呼此不足徵人  
心之不死而三百年王澤之深長也哉其所紀半屬儒  
生間及一二武職開曹要以開揚幽光補國史所不及

至于中閨貞媛尤不勝書當茲晦冥否塞之日而取義  
舍生寧甘玉碎毋爲瓦全非所謂嚼然自濯于汙泥者  
歟是書輯于甲申歲當前聞見要屬真核且其言甚質  
足爲一時實錄爰抄其姓名以備後人採焉

生員阮謙 謙父文相初爲神樞營號頭二十一日開帝  
帝臨文相繼于中庭謙與文彩繼于門外庭內則文  
相嫂馬氏妻王氏女三姐文彩妻朱氏妻王氏謙妻  
王氏五婦一女分東西梁

死焉門九人無一生者

生員蘭之苑 苑聞寇氣每切齒裂背及城破嘆曰惟一  
栗君恩深矣今義當殉難不復能事母也母牽衣  
止之乃奉母攜家屬避難他地滑歸舊室經死

生員周士貴 城破時貴方縊于室爲賊所解至四月二  
痛心先帝高日時艱  
同天無力在世何顏

寄國書所寄卷九 製普寄瀾苑 是

生員蔣士忠 十九日士忠聞賊破城遂持刀奔賊所遇  
帝崩慟哭挈其妻全赴水死

生員陳正國 賊破城因欲殉死念母秋老不能自決是  
母子並縊死正國既沒弟正儀正中亦相繼死國僅遺三月孤兒妻秋氏苦節撫之

錦衣衛鎮撫魏師貞 城陷自焚死

署都督僉事李明善 城破自縊

游擊劉文質 賊破城自縊妻于氏從死

指揮宋廷福 城破偕妻陳氏全縊死

戶部陝西司員外常承烈 城陷縊于公署土地廟

生員常自牧 其氏年六十矣厲聲罵賊身殉乃面

生員沈熹 母勒封孺人劉氏 年四十九歲自以命婦義

已道人亦同  
日赴井死

夏 妻孀人趙氏 孫人爲 繼室生一女 福建

家大變至此汝父在問我身爲命婦誰死爲得全耳  
先施其女赴井然後後倍季媳婦唐氏同縊死僕婦  
王氏亦  
隨死焉

鎮撫司僉書指揮李若遠 建居官廉平甘旨制較城陷

京營參將陳嘉謨 謫戍分守安定門賊從東直門入嘉

死

布衣楊國震 賊破國震妻一室積薪舉火鄰人救止

甲自焚其同族田氏三

生員張烈和 崔氏 俱有名序序賊破城烈痛心憂憤

烈往伏帝尸而哭賊怒拘之令作文命題爲天與之

寄園寄所寄卷九 吳 哭

之謂也後賊入其室崔高坐罵之家人恐成虎而

吾平日教若輩云何而向賊作

光祿署正于騰雲 賊入城雲大誓齋壁曰死不順賊

其妻郭氏妾劉氏痛飲全縊死

于騰雲

昌鎮標將任之華 賊圍城之華請于兵部願領火礮三

人不忍我死當逃生耳

錦衣百戶吳登俊 江南人以功世襲賊陷

遂出門吞返馬底縊死

布衣泰文舉 再拜舉家自焚死

布衣張時燧 舍之歸復縊死

知州馬象乾 教諭常朝珖 乾甲子舉人珖壬午舉人二

居此投寶祇教諭未赴任三月十八日賊圍城意乾

過此家問所以處此境日得死爲幸耳翌日城破乾

辛妻于六人並縊死被賊擒焉不

屈死之妻沈氏子德洽亦自縊于家

致仕經歷詹應麟 年近八十被擒至賊

錦衣衛旗尉鄔默妻賴氏 默比季四人長兄意大顯次

默口爾蓋前殺賊以報國無不死溝溝我婦人焉用

苟活以累爾身遂率已女一及烈二女先死少頃

見婦劉氏孫成哥孫女大烈二姐並縊死其妻

死烈亦死焉及四月三十日爲賊所逼復與其妻

羅氏孫健

趙氏 趙氏錦示指揮同知張元慶妻也賊入慶家趙氏

氏趙氏劉氏子交章氏孫生員張玉瑣孫婦魏氏孫

女人姐并投井賊退家人救之惟果氏少存一息旋

復投

鄭氏 家婦女十一人同縊死者鳳翼妻宋氏媳陳氏姪

女四婢慶元

寄園寄所寄卷九 吳 哭

生員楊華與母楊氏叔母孀婦李氏 城垂破楊氏先

十餘矣見楊死語諸婦曰大母年六旬尚就死我輩

李欲生乎遂偕其媳潘氏弟媳李氏並赴井而死

生員李慕懸 寡母徐氏 賊入城掠縣去母遂偕其媳

氏姪媳袁氏姪女

生員鍾宇秀 母高氏 婦居間賊至投縊死宇秀

生員顏卓妹 年甫十三齡有醜色賊掠卓妹卓不

故金吾衛經歷趙對妻李氏 賊破城李于房內掘土

被偕女二姐孫女長姐

同入坑以土掩之而斃

生員牛應象 三女 長年十八次十五次十三俱

生員蕭嘉熙妻李氏 城破率兩妾安

生員苗有械妻李氏 城破時有械業山居李氏携

生員翁空 中妻周氏 城破赴水殉人救免四月三十日 方發顏色不變時方 赤日有陰雲覆其上	生員毛公望妻楊氏 太醫院吏目楊元女也賊入城楊 氏語公望曰我死矣幸為語母家 各自盡無為賊辱即與一女一婢共赴井死公望奔 告于楊而元之妻洪氏妾王氏并一男三女俱已赴 井死	生員劉贊明妻牛氏 年二十四歲賊破城號泣滿路氏 也賊入其室氏投生 女于水手刃自刎死	舉人曹家麟妻于氏 氏孀居守節十年聞賊至付 遺孤于大母從容自盡死	生員張兆玄一門四節婦 家婦翁氏即有械女也仲婦 劉氏妾養兒女四姐金勝赴 死并	生員李時滋妻段氏 年四十四歲賊破城號泣滿路氏 也賊入其室氏投生 女于水手刃自刎死	寄園寄新野卷九 婦梁氏并一女同登盜父兄母全居郊外 怒擲衣而出十九日氏以衣付家人携子 婦梁氏并一女同登盜父兄母全居郊外	生員劉什妻妹 氏孀居守節至全嫂王氏赴井死	生員劉肅妻王氏 氏孀居守節至全嫂王氏赴井死	生員孫瀨妻王氏 氏孀居守節至全嫂王氏赴井死	儒士張捷妻馬氏 年三十三歲賊破城號泣滿路氏 也賊入其室氏投生 女于水手刃自刎死	生員石原妻戴氏 氏孀居守節至全嫂王氏赴井死	生員蔣如蘭妻邊氏 氏孀居守節至全嫂王氏赴井死	寡婦張氏丘氏 張氏生員之妻也年少結居城破時 縊死	生員史彝典妻蕭氏 縊死	周道隆妻姜氏 四月三十日縊死
---	--	---	---------------------------------------	--	---	---	-------------------------	--------------------------	--------------------------	--	--------------------------	---------------------------	--------------------------------	----------------	-------------------

季聚金妻余氏 縊死	生員賈一達母白氏 四月三十日全媳李氏孫女大姐 全縊死長子士在孫兆元兆慶亦 死	太醫董德雲女 從雲被殺女赴井死	三月十九日自盡者又有生員馬化龍與其母金氏祖 母賈氏祖母范氏共四口 生員王三祝妻陳氏并二 女共三口 生員王有信母張氏嫂朱氏劉氏韓氏妻 包氏弟婦丁氏姪女大姐共七口 生員李訓元母楊 氏 生員閻梅母李氏 生員張炯底母徐氏 生員 包義易母母栢氏女三姐姪女大姐 生員朱用卿父 朱字義 生員洪士望弟洪士奇 生員夏時行妻李 寄園寄新野卷九 氏妹三 生員馮於妻于氏嫂陳氏姪女栢姐 生 員溫良妻李氏女大姐 生員張廷瓚妻劉氏 生 員黃維余妻董氏 陳時泰妻曹氏 李尊元妻 氏 妹三姐大姐	四月三十日自盡者則有生員史載文母林氏 米壽 國母方氏 曹紹勳母朱氏妻張氏 生員王良眉妻 張氏 小紹乘妻葉氏 何器妻夏氏 鄭以炳弟婦 戴氏 郭茂襄妻辛氏 生員李思獻妻王氏子李 焚媳坤八女二男女孫各一
--------------	---	--------------------	--	--

裴晉奇

羣寇

闕獻之興也千百其黨類  
盜四起益難枚舉前人譬勝朝國勢如衣敗絮  
行荆棘意者其然

漳泉海寇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進之後有  
袁忠亦以受撫與進並於遼東効用忠之後有楊祿楊  
策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  
漳人譏勦而泉人議撫兩郡相持久不決寇愈橫上為  
之遠治巡撫朱一馮舊撫朱欽相總鎮俞春舉等已而

奇聞奇事卷九

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燦有旨戴罪立功自贖  
餘黨蔡三老鍾六等自閩海飄至廣東海萊蕪馬耳海  
牛田洋分往埭頭洋嶼青海等處我師禦之頗有新獲  
其中李芝奇者稱最強初由玄鍾東上陸驚中左為鄭  
芝龍所敗繼又突大小金門直犯潮海入揭陽舖與把  
總鄭廷芳力戰過城知揭陽縣馮元慶率鄉兵山城外  
會曆埠大戰互有殺傷其時楊策已被獲於馬耳海擒  
芝奇於惠州潮海間恣掠其鍾六老者名斌廣而之浙  
嘗以伴敗誘官軍入洋賊踪四合總哨皆沒寧紹溫台  
蘇松在在告警巡撫張延登增船召兵浙寇漸平廣賊  
劉香則又芝奇之黨後出而更銳犯小程犯長樂再犯

廣之海豐說乞降熊文煥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洪雲蒸  
康承祖悉將夏之本張杰往招之謝道山被雷踰年  
鄭芝龍合兵夾擊香拔山將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  
矢志報國急擊勿失遂迎害香勢蹙自焚溺死承祖與  
二將脫歸於是海禍遂息續史未刻紀

奇聞奇事卷九

江南海寇始於黃尚忠尚忠死又有陸大廖二而顧榮  
為劇尚忠以十一年之掠大舍之陸公市尋就擒陸  
大則以明年秋圍崇明縣大掠青村柘林為其下所殺  
廖亦遁去而眾推榮為長榮招廖二合之南北一解為  
船一百五十眾萬人約以十五年二月圍據崇明諸沙  
北起江淮奔漕艘於是陰靖江城盡閉逼崇明邑今  
陸一鵬守備陳安國設守殺我把總王百度百度勇  
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人震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  
之仁期會勦蘇松兵使程珣視師劉家河班捕新格  
募漁船百漁丁二千為巡勇營合諸哨四月十八日出  
洋遇賊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砲碎賊一舟沉之陳  
安國殊死夾擊賊大敗斬賊數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  
五人又敗之大安沙敗江北新港敗之榜頭獲舟六  
十俘百人焚殺溺死無算賊竄入淮北為漕督史可法  
將士所逆擊復轉而南得得其兄顧大令柘林守備  
楊芳者與之俱以喻降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  
舟二十八為軍用人皆口程珣有方畧云全上

廣東山寇

崇禎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偽號永興。稱王結寨。有賊張惟天等。增城有賊張元冲等。官兵剿之。千戶危思仁康繼祖被殺。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劫庫。有旨切責邦憲。并諭南嶺及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等營千把總郭勛忠張承祚追賊至新舖頭。大有斬獲。又往寨所生擒賊首張會雲。又右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成林可美等。山寇漸息。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洞中洞下洞。即王文成所平洞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為窟穴。當三四年間。山寇大起。間出贛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鹵掠。南雄郡城庫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告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擇山中行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巢。相度屯種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參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竄。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士民之捐助。不關縣官計之。全上

河北三叛

山東固多羣盜。先是六年三月。朱大典報武德劇盜蕩平。又云曹南武城玉沙等寨。賊首郭金城等七人被獲。境內稍以靖。二十三年間。有開州人黃小楓者。自號

順天仁義王。有衆一萬二千。與東阿李澤相應。焚掠臨清沂州間。後在鄆州玉皇廟。為山東總兵楊御蕃所執。此亦曹南賊。十四年大饑。亂四起。有李廷質。李鼎鉉者。陷高唐州。又東平吏胥開門迎賊。撫臣王國賓討平之。泰安土寇至十餘萬。掠寧陽曲阜間。兗州大震。賊取女子。衣以甲冑守營。而已出放掠。聞青州兵至。還走。郅徐焚其郭。直抵揚州之南沙河店。燬漕船三十艘。復向東平張秋圍豐縣。未下。徐州賊又從而合之。當是時。群盜主名以十數。其中李青山最劇。青山本屠者。因亂嘯聚。據梁山之奇張集。上累詔趣劉澤清以進勦。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澤清所部遊擊趙維修追青山。斬其黨艾雙雙。雙雙青山技藝師。偽封當家大元帥。梁山諸賊皆其管轄也。二十七日。青山兵敗遁去。有賈望山者。澤清破其巢。執而訊之。稱青山同逆黨蕭侯封等三人。逃往山東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兗東防守都司齊見龍。報其弟齊登龍。生擒青山以獻。先是青山以百騎走泗水。材官楊衍者。故將御蕃姪也。殺其騎且半。送之至費縣東。之箕山。楊相射中其馬。登龍遂得而生擒賊之。援勦禁旅太監班師入都者曰劉元斌。于中道詭稱搜解青山餘黨。欲以自為功。司禮監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毒張集逆賊李青山。有偽軍師王隣臣等。本東平州諸生。城陷為賊所得。因為之用。與

偽中軍趙一資同備心腹。賊之陸梁跳盪其謀也。別部如黑虎廟。偽元帥李明芳。臨潮集偽元帥余城印。戴家廟。偽元帥陳維新。城印破東平州。明芳維新破張秋。而維新又燒漕船三十隻者也。又以攻破陰新燒龜陵關。箱者。偽元帥朱連掌賊之老營。與同起攻破新泰東阿。偽元帥李相南。梁山。梁家灣樓順天飛虎。偽元帥徐尚德。猩猩屯。偽元帥李青芳。青山之從弟也。梁山。偽元帥侯嚴化。藍店。偽元帥賈望山。蕭皮口。偽元帥吳應詔。油婆山。偽元帥二人。王山印。王東楚。梁山。偽副元帥二人。馮文運。呂同升。皆以破東平時。先登為驍賊。蕭皮口。偽副元帥王加興。花藍店。偽副元帥魏建弘。又有偽千總。張明山。偽參謀楊某。而馮三益。呂朋年。王茂祥。施可。皆賊目。臣元斌。臣澤清。奉皇上殲渠赦脅之旨。不敢稍株支蔓。惟條奏首惡。及附逆有跡者。二十四人。青山。置檻車。餘皆反接以徇。上曰。青山小醜。久乃就擒。不足以獻廟社。其命法司按輕重。磔斬於都市。且賞賚將士有差。或曰。王隣。臣勸青山以約降。其獻俘也。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眾賊曰。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大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上以山東饑困。手詔就撫之。民各歸本土。務農耕作。發帑銀二萬以賑之。其後再攻龍山。沿海諸賊。東撫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騎與之戰。未決月而收縛。散遣之。殆

盡。全上  
袁時中。北京涿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大荒。群盜無慮數十萬。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時中嘯聚亡命。先襲開封。時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以其對袁老山一營。奮兵。又與在蕭縣。執其令以去。而言。故謂之小袁營。諸賊中惟時中敢戰。同起者相繼撲滅。而時中渡河南走。有眾四千人。圍蘭陽。總兵陳永福。吳遂程擊敗之。二將去而蘭陽之圍復合。尋又為官兵所挫。時中乃東奔歸德。達於賴毫。糾合饑民十餘萬。時李自成養兵襄城。由鄆城而東。塢壁向應。時中從賴毫屯以西。相遇於陳蔡之間。時中畏其強。而自成貪其眾。遣辯士說之。相與為盟。許配以女。時中遂促首聽命。破睢陽寧陵。以及於歸德。時中皆為先鋒甚力。然兩賊倉卒以形勢依倚。其中實不相得。又見自成驅之當矢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攻汴也。行至杞縣。遂叛而去。自成介馬追之。疾馳二百里。其眾半道散亡。時中左右屬者百餘騎。僅而免。自成圍汴。而時中於其間。收合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賴毫。為官軍所逐。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總督侯恂。豫撫王漢。皆有意羈縻之。時中獯狡不馴。而往來者持浮說以博利。卒不能得賊要領。杞縣之南。有地曰圍鎮。偏介睢州。時中薦處。以荼毒兩境之民。固有寧日。睢州無長吏。劉肇崑。毆陽永鎮趙成名。皆以幕僚客將主州事。諸生黃

亮。好縱橫。權宜招誘。嘗入其營中。賊黨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潛求北渡。間有商販。復衛問者。而太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蘇京按豫。素知其反覆。會永城趙超反。時中投牒。請以擒超。自贖京却之。尋得旨。許陳永福與之俱。時中自以御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豫撫秦所武謀之。曰。彼畏聞。非圖超也。使一至河北。是為逆徒。樹黨耳。永城可復下耶。乃欽舟北岸。而告曰。若斬李際遇。并自成偽官來者。可以從君。請不則姑賊其下勿動。已而自成移屯。漸以逼。有扶藹諸生劉宗文者。為賊用。說時中除舊惡。復自歸。時中縛之。獻於御史京。京置諸法。自成游騎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三人。奇聞奇事卷九

曰。馬龍。余應王得黃。詭言破賊。自成聞之。怒。俄而全賊大至。擒時中殺之。餘眾或殺或降。散者向祀。祀令李翁如擒胡明山等十餘人。或向。雖人之與賊習者。無不為之渡。渡百人。御史京遣吏土收縛。已拔其健者十餘人。為親信。他或逃東南。以去。時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滅。全上

劉超晉人。其父賈於永城。因家焉。超頗而長。有才武。能讀書。於左國三史略皆上口。再中河南武舉。俱第一。壬戌。午天啓二年。永城王三善為縣撫。超與曹縣人到澤。清以偏裨從。時安邦彥圍費陽。已十月。三善以十二月進兵龍里。追至老鵝關。超由廣陵。兵既勝。而驕恣。給撤

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超獨免。積勞遷四川遊義總兵。崇禎中。同邑練國事。丁魁楚。丁啓膚。皆以督撫討賊。超以故將在總理五省軍前。効用九年。秋。兵部叙黔功。超以解圍蔭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超上書閣下。誦言王三善以子死未葬。與諭未定。黔中其事者。此將百人。今力戰如都司。范可行。郭應魁。而不錄其勞。死事如王允。繼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贈者。止一劉奇為游擊。而見在効用。惟劉澤清為通州總兵。然白用他職。績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戰捷龍里。再戰捷革舖。三戰逐邦彥。於陸廣河外。親解黔圍。身所斬四十一級。其二為賊目。所部卒斬級千餘。復地千里。僅一外衛千戶。而猶副也。奇聞奇事卷九

功大賞薄。有快快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歷用朝論。以其怨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復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應詔。請招募土寇。率所領六千人殺賊。乃用為保定總兵。名教汴。實不行。與其弟越陳兵出入。多與群盜通。永人大不便之。進士魏景琦召見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會直事罷歸。負氣詆超為通賊。超不勝忿。起殺景琦一家。并喬舉人明楷而反。河內令王漢以才名擢御史。按豫。超進為撫。方治軍懷慶。奉密旨。用討擒賊。提兵至永城。聲言招撫。練國事丁魁楚等夜間北門納其軍。方坐城頭。發降票。超死士猝發。遂遇害。超與劉澤清通譜牒為一

家時澤清已貴。賄書欲以激愛。請澤清以殺撫臣難之。超與其塔王全黔謀拘邑紳。練國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爲已請寬罪。而全黔令其舅高擢者同王仲寶曹育民等五人。齎本以入。爲金吾緝事者所獲。俱澤清爲之囊橐。上置不問。而命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副將楊大相趙民懷薛光胤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承勳以家卒從。漕撫史可法遣參將李世春千六百人。鳳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士鳳扼雙溝以防奔逸。賊於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擊。十三十四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

奪圖奇所寄卷九

殺督奇事冠

九

氣遂衰。士英先檄劉良佐於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復賴毫趙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龍等挑精騎千人爲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生蔣正秀姜兆熊并募兵從宿州趙永。十七日質明至。諸將乘銳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師丁啓睿時在城外。士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偕永福及副將丁啟元。參將李時隆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濠濠製砲積糧以防流寇。至是反爲超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驅無知之人以當鋒鏑。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愛賊之負隅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紵絲一百疋。犒賞戰士。超窮急請降。士英爲許之。既出見。得

帶刀自備。士英下與之禮。手去其刀。曰若歸朝何用此爲。已而潛易其親信。遂就執。五月之十日。上聞捷音。下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得全。朕心嘉悅。六月朔獻俘。超與其弟趙凌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超妻妾子女。給功臣爲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里。超黨張君駒者。勇善戰。亦論斬。超時年六十二。豫人有惜之者。曰超知書好交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負其才。以永城人不許令就文試。故倨而從武。往往與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超爲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爲亂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國中

奪圖奇所寄卷九

殺督奇事冠

十

貽書士英。深自辨。謂文義頗可觀。其就執緣誘降。增報未盡實。然殺近臣。戕大夫。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當誅。非可以浮詞他說解也。全上。

### 徐楊蕭之賊

徐楊蕭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年有程繼孔王道善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關。歸永邵宿之間。道梗數百里。指揮蔡應瑞守備賈之驥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敵陣亡。自永城叛。劉超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竄入其地。自稱反天。天親豹。遂南勾豫寇。東連滄浪。淵諸賊造舟置筏。勢亦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淮徐道右叅議何騰蛟議討之。徐州副將金聲桓游擊劉世昌守備卓



聖。又歸永泰將丁啓光。丁啓胤。丁承烈。皆以兵食而進。督路振飛。命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執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斬首千餘級。生擒張方舉等。而方造跳逸。跡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僞降。鵬蛟姑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集。責賁舊罪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劉世昌身自督率。聲桓伏兵。要害爲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鳳梧等。尚據險不下。歸永三。叅將之師先往。諸將續至合圍。比三晝夜。連陷三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鵬蛟自行擣蕭縣之王窠。方造亦於去蕭八十里之鄆陽集。爲卓聖嚴守。敬吳尚庚等所獲。卽齊開寧所寄卷九。聖嚴等。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冠遂平。會鵬蛟擣爲楚撫。念穆繼孔終留後患。乃檄之入楚隨征。此賊堅拒不可。於是鳳督馬士英。定計於十二月十八日。命其副將楊振宗。莊朝梁。同禁旅總兵馬得功。叅將王進功等。共提兵五千。從東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將金聲桓。統標中左右等營游擊劉世昌等。共提兵三千。從西北一路。由蕭縣攻之。徐城義勇。亦領鄉兵助戰。二十四日大會。兩岳集。攻賊巢兩晝夜。繼孔大敗。奔竄入方圓寺洞中。庚廿九日始就執。甲申正月。鳳督以檻車膠致京師。會國變。得脫歸徐州。再糾衆爲亂。逾年與平伯高杰北行。遇徐。繼孔伏謁。與平受士英指。立執之以爲徇。此徐殲戮。

三大冠之本末也。全一

河南諸寨

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盡免河南五府田租者半  
三年又詔諭汝洛島嶼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  
義存報國不泛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伸討賊斬僞官  
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獻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  
可紀者三人不上

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使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  
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爲之應白太微吳太宇亦並  
起萬登稱順義王太微太宇各自爲長之友被陳永福  
所破窮蹙遂竄入流河中而萬登等擁衆自如同時有

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侯寶。處。驛。祖。等。楊四據九曲。郭三海。依平頭塢。稱爲強。三海詐歸命。楊四詭請殺賊自贖。數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七月。黃登乃請降。劉洪起者。四平鹽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勳。洪禮等。號爲諸劉。晝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管中。品曰。高點。繁。多。熱。油。防。備。西。平。到。舊。劉。字。東。橋。屬。頭。其。別。號。也。黨漸以盛。官授爲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洪超捕其黨。張五平侯寶等誅之。郭三海亦爲陳州軍士所獲。汝寧游擊朱榮祖。頗善戰。陳前學。前學在韓世。盛顯祖破之。又以計誘賊首。敗宋祖焚其寨。守祖入城受賞。并其黨五千殺之。郡人大司馬。所。前太守李。所。

明年降授都司印其所居真陽爲屯利  
年楊四爲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楊文岳援清不利  
歸以其兵獲白太殺誅之十三年有北海土寇趙惟  
○十四年左良玉兵駐汝州大殺掠民憤而叛白太殺  
乘衆怒督夜傳城恩殺騎兵以雪其憤城內承嚴幸不  
至是始聞十一月汝寧陷文岳及文武將吏俱斃有東  
寨韓華美者投自成受僞命守汝自成尋追左良玉於  
襄陽拔營走上冠趙發吾乘虛入城當城未破時同知  
韓煌賁勳署遂平篆賊至走崎牙山以免殘民乃迎以  
入署巡道事而沈萬登之在真陽也李自成授以威武  
大將軍不受馬士英承制命爲副總兵遂與劉洪起洪

禮謀收復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九  
吳竹坡集卷九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曾應童子試不就去而耕遇賊  
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爲其軍師金斗自謂受  
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早荒以蠱惑倡亂官軍擒金斗并  
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辰  
者有衆二萬人尋爲官軍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  
中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李際遇封之上寨  
上踞嵩之屏風寨放火殺人并隣寨以自益于大忠破  
宜陽新安二城宋寧大宋各寨極凶慘而際遇差有善  
意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  
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趙與道曰吾兩人願

死兄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帥軍前請救是  
底入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撫宋一鶴塘  
報有云副將劉洪起在西平與老猢猻等四家打仗三  
月兵部報遂平副將劉扁子將汝州僞官殺死上冠趙  
登吾等歸之洪起遂有衆十萬有忠勇稱而李際遇亦  
殺僞官以自効上皆下詔褒獎自成之在襄陽也意欲  
移駐南陽登右營出鄧州以迎敵秦軍發左營出潁州  
以敵左兵發後營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時中李際遇  
劉洪起時中尋爲自成所滅劉李獨存兩人固勁敵也  
沈萬登初與劉洪禮佐韓煌以城守而自成以夏四月  
於襄陽大置官吏遣僞防禦使金有章并邵璉僞汝寧  
府印

寄園寄所寄卷九  
吳竹坡集卷九

鄉應麟僞推樊仲表僞汝至汝檄到韓華美具儀從郊  
迎我巡道韓煌及署縣事朱某潛避去僞果毅將軍以  
兵護都尉侯玉鳳及長旅四人分屯各門山寨如馬向  
志蘇青山者次第受賊所署官馬僞威武將韓華美出  
屯信陽有章建牙殺戮征求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  
圖之九月二十四日漏二下令鄉勇傳呼曰土寇海城  
有章懼請萬登所部孫玉成等入守而已脫身走真陽  
萬登已密令收縛十月朔孫玉成景鳳臺等合計執鄧  
璉馬尚志等萬登至而磔之汝人爭食其肉初四日韓  
煌入民遮道哭迎萬登遂以所部兵鎮汝援勦太監盧  
九德以聞得旨沈萬登擒斬僞員甚多具見義奮有功

將吏限一月內從優察議叙當是時李自成圍李際遇子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自潼關。圍乃解。督師與自成戰於襄洛之間。萬登際遇皆不能出師為助。已而督師敗。自成入秦。兩人於其間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萬登乃與洪起相賊殺。其黨起於萬登之中軍王明表。殺洪起弟洪勲。搜其金。洪起稱兵復仇。韓煌知事不可為。車推官伍三秀避之於固始。四月朔。洪起召其黨郭黃臉金阜趙發吾以合圍。汝人糧糗牛馬俱盡。掘野草煮瓦松。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朱明聞京都變。南奔過汝。為劉沈議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登偕孫玉成陳田皆被執。洪起磔之於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平

青陽寄所寄卷九

卷九

主

南麾下副將軍。南至楚。賴北抵大河。無不奉其約束。韓華美棄偽職來投。洪起復令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翼權將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也。自德安馳而至。洪起棄城走楚。依左軍。而華美山迎賊。宗第怒其反覆。極之幾斃。據城五日。宗第移營入秦。九月。洪起自楚歸。擒南陽關封諸偽官。傳送南中。詔用為淮蔡總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官保。州縣已下。皆聽其署用。即汝寧御史公署。修收巨麗。開帥府。築殿旌旗甚設。明年春。出軍新息光固之間。徵各寨金幣以充軍糧。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遁走平頭塚。孔將希貴圍之急。洪起中流矢斃。其下遂散。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軍執至京。

師死。噫。此三人者。亦既已矣。此外有李好者。人屬以萬計。皆以其兵從自成。而劉鉉李奎鄭乾伏應魁等。各統數千眾。介似賊似民之間。他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余上

青陽寄所寄卷九

卷九

主

裂皆奇

昔吾沙

滇遠限天末革易之代屠戮罕焉而殺運繁滋亦復不免間嘗緝聞滇致不終篇而三太息矣採之補綴史所未及

昔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爲馬者哨哨頭木烏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傳宗龍受命按黔問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黠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聞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以內報歸木西隨就撫明聲

亦回得授阿迷土知州

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漢

純至臨安明聲率兵逐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免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仇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歿於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怒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雙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都

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

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

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誠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伴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俟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入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

內矣明聲面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爲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卽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役而溺據其衆役使諸小義還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更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爲贅婿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晳更竊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耻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義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參將大贊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爲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矣至

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傑將口甚大。貧食。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眾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剿。十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山等。擊敗必奎。擒之。永命。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水鳥之亂。有戰功。在田歷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收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殺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役。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猶雷城外不肯歸。會奸人僥希之余。錫朋等。通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

奇聞所奇卷九

三

往來各土司營中。誇天波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弘等。為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峰起。焚劫。天波由小竄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雷計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當夜舉火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封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天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賓。置賓院。賜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山在安寧。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葛氏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倚為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

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眾追之。是時楚雄新為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謂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為備。賊即西追。恐楚塞其後。雷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為畏知所紿。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徹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墮陣。檄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遙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山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發巨礮擊之。烟酸所指。正單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憤耳。因驚歎以為神。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回攻寧州。破之。永命死。至帽峨。土官王克猷走死於路。龍在山在石屏懼。與其黨許明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兵為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為一大營屯之。環城圯濠。為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破

奇聞所奇卷九

四

誅於西充。其義勇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

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樵夫人第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與佐率衆持羊酒迎可望賊喜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羅國祿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貪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庸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徇進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於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即拆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所育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葉龜等於北城樓遂擄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爲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

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於城外白塲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取定洲聞晉寧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錄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之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令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於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蓋進

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楊畏知不衰也然城內與凶大節不奪如冷陽寨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回省經營土木畧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塲城內置四王府磚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爲之可望文秀定國與艾能奇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俱等又倡議尊可望爲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俱兼吏禮二部尙書鑄典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僥倖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崛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塲磔其罪杖之

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洱。革危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性相去數十里。為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諸蠻心。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繼。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雲祖宗母弟妻子之賢。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為快焉。滇發

已丑四月。孫可望遣襲之。第襲鼎。獻南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桂林。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諱。以為寄書所寄卷九。襲書寄書至沙。七。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甚。先封秦王。尋封為荆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明季遺聞

裂背寄

四鎮

大厦將傾。雖忠肝照日。猶不能善其後。況恃勢恣橫。本起盜賊者乎。獨靖南之致人有餘哀至。今村賽列之神廟。與武穆埒。未可同日而共道也。

靖南侯黃得功。字許山。京營名將也。嘗收吸獻忠於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獲而伏。為人慙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自衝突。勁疾若飛。江淮人呼曰闖子。幾訖以為無敵。魏冠未刻編

靖南起徒步。為亞南執鞭往都。經山東。值警馬。眾商俱寄書所寄卷九。襲書寄書至沙。七。

逃遁。靖南獨于提兩驢蹄梨賊。賊無不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廣虹筆記

休寧汪耐菴。曾拜靖南侯門下。高傑引兵爭揚州。公從靖南侯飲。盤列生彘肩。剖啖之。帳下驍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觥。有丘總兵弟守備。醉不能飲。侯怒。欲杖之。總兵目公。公大笑。侯問故。曰。生笑丘守備。不及杖粗也。侯笑而止。俄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侯笑飲不動。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及報已抵城下。侯乃上馬。旁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鎗。掛於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劍。跨右腿下。背後五騎。負一箭筒。箭筒百。隨之往。抽箭亂射。疾於雨。箭盡。擲

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鎗用鐵錐。雙揮之。肉而墜。衆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

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爲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猗。猗革里眼等。數憚之。革賊大管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深入。墮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罵誘得功。恭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爲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四起。用撓鉤釣得功。得功奔回。二將追近。得功回身。驍箭中喉落馬。賊兵救奪。得功鐵鞭打開。提歸二將首級。寄園寄所寄卷九

以祭報國。羣賊喪氣。我兵驚散。自是賊管相傳。須避黃

靖南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王爲四將。岳已陞矣。言畢。手提右廊岳像於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甦。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督

淮揚。再率麾下從復祖陵。禦革左。最後收承城亦有功。綬冠未刻編

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嘗一波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其爲人好聲色。將畧本無所長。修科臣韓

如合一言之怨。乘亂微半道斬之。上遣科臣韓如金。家爲。而見自公貽清詢其名。曰。非是。既而遇韓。韓執挺不捷。惟以幼子不宜殺。切者口。無與小兒事。金之去。馬以雙服免。如愈在垣。性嚴正。無所依附。其糾澤清也。澤清持重幣賄之。如愈呼使詣議。反其幣。故及。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與平拜獨進。侯人莫得而辨也。同上

與平伯高傑。字英吾。係降將。初從孫傳庭於曾頭塚破賊。又一年。而鄭縣潰。潼關不支。傑率其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寄園寄所寄卷九

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問部史可法。謀於朝。分江北地爲四鎮。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廬州。但隸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軼。詔未行。而軍候言高兵先驅至江浦。賴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司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經港。其壘曰。吾欲擒軍。其將出。告之以敗兵聽朝命。奈何索渡將曰。吾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所進取淮北。而并竿淮南甚便。過江過天子筆轍地。今渡卽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爲國家意也。諸將愈應曰。諾。顧獨有意揚州。揚州居天下膏腴。有新舊二城。城外爲肆賣區。子女環寶累萬萬。高放手剽掠人。屠略日以百數。保者恐。授兵登





稍和。尚以失亡三百騎爲恨。公命臨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崎嶇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病死。公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高出千金爲黃母賜。二憾之譁暫以成。陸猶未也。當是時。興平最強。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嘗與公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并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高不覺欽容服。高之妻邢夫寄園寄所寄卷九

許定國者。七十有矣。許定國太原人。以故總兵叛罪出獄。收兵大縱掠。賊被其勢尤慘。毀家養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報高。高由是怨許。常曰。吾兄許。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詰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與平於十月十四日啓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小予。小予者。豐沛大盜。小子名羅孔。蕭縣徒步也。宿州有乾賊。小子之仇。誣告與之通。官府不察。往擒殺。變。程不從。自據所居之梧桐山爲亂。馬爲風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者也。定國聞之。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馳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衆焉。許故陳其軍以蔽見。高嗤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問藩乎。居明日。召詢之。若豈不知我之將殺汝。而顧不。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爲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也。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述之不獲。收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名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屈服。且憐之。聞謾語。以爲信。無何有某千戶者。馳馬投牒云。定國謀公。與平故以

示勿貳。馬前笞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  
備美妹進。與平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弟  
裔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退。時與平大營  
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於城闕曰。非有令不得入。從與  
平入者。左右驍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國張宴燒燈。厚  
具樂以飲與平。令其少飲。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賓客  
皆雜坐。酒半酣。許第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與  
平曰。今日之宴。視其第。志意有非常。得無謀我。與平推  
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  
醉。與平所居爲雕人甲第。垣牆高四週有重廊。夜室許  
於壁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但就別所休息。臥榻畔二三  
寄園寄所寄卷九 聚音寄四集 八  
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聞屋瓦歷然有聲。驚出  
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與平有備身鐵杖。亟索之。  
已失。猶奪他人鎗力闕。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  
一人牀下伏。值牀簀陷而免。他日爲人說其事。定國蹀  
血南向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亦已盡。今定何如。與平  
大笑曰。吾乃爲監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明日日中。  
城不開。李本溪王之綱郭虎攻東門始入。定國已渡河  
北去。雖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於雕旁之二百里。  
悉屠之。開都至徐州。初勿信。既而審知與平實死。大痛  
哭。知中原不可復圖。至還師以返救根本。東平侯澤濟。  
乃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取美人鐘鼓以充之。

昔構一木榭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頌功德於天下。事  
置勿問也。臣丘磊之怨。中之以他罪。顧就繫所。置酒爲  
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厚與平。聞其死。與  
二鎮謀曰。我維獨子不足立。國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  
持不可曰。彼所部。惡肯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固  
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聞高死也。酌酒賀。靖南撫  
袂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其師至境上。二月十五。公  
既還自徐州。今同知曲從。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  
黃曰。吾爲國大將。功最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  
功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  
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  
寄園寄所寄卷九 聚音寄四集 九  
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日必亂。亂且曰。道  
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黃揮其兵始少却。亦會高盧二  
監以王命解。因罷去。然其中不無鞅鞅。馬阮因之。故諸  
南遂爲其所用。嗟乎。自古艱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  
以子觀乎四鎮之事。土橋則其曲已甚。睢州乃不戢自  
焚。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與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  
相。詩曰。料料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爲腹心之難也。上  
許定國守河南某城。流賊奄至。箭如雨射之。定國立敵  
樓。以刀左右押。箭盡兩斷。高與身等。笑向賊曰。若乏乎。  
急歸。人障一版來。受灑家箭。賊挾版至。國射以鐵箭枝。

皆賢人於版死焉。賊誘通。舟居開說。

許定國常與衆少年聚飲。衆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忽躍起。手攀簷前樣。全身懸空。左右換手。走長簷殆通。顏色不變。柳軒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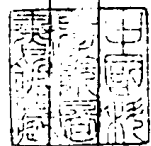
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賊畏之。亞于得功。于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佯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虎陣。斬虎賊。衆復潰而走。賊中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于是無敵將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子

寄園寄所寄卷九

吳昌言曰

寄園寄所寄卷十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佐蘭阜 男 景衡

校訂

吳一元宛先

孫繼拴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寄園寄所寄卷十

吳昌言曰

仙

二氏

寄園主人曰。一枕黑甜。最易費人神智。此聖人有不如博奕之歎也。中山千日酒。華山一欠伸。寧可爲天下繩哉。取狂士則心薄。鄉愿重勇俠。則益千古無氣骨。男子言定數。則怨尤忽消。論報施。則恩仇宜棄。至於醫方以濟人之急。仙釋以解人之願。均破我膏肓良藥也。統名之曰驅睡。

驅睡客

狂士

卑以自牧。正不須狂。雖然小子狂簡。德之基也。道之器也。顏延之四子各得其父之一。宋主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狂亦何病。

無錫王孟端。工繪事。在京邸。與一商人隣居。月下聞吹簫聲。甚喜。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爲簫聲而來。當用簫材報之。其人不解事。以紅氍毹爲佩。乞再寫一枝爲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裂之。而還其佩。列朝詩集

永樂中。曾狀元榮。體貌魁碩。文學充騰。朝野咸望焉。有愛其貌者。飲最起人。上令左右舉飲者。飲之。或舉

二都護以對。上曰。朝廷上無一善飲者乎。曾聞之。即自

請往。上問曰。卿量幾何。曰。欵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

於是飲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旦謝恩。上悅曰。不

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賜之酒。後病卒。

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爲

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玉堂叢書

常熟桑悅。字民懌。讀書一過輒焚棄之。爲博士弟子。謁

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數語。預刊落

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足之。使者乃敬禮焉。年十九

領成化乙酉鄉薦。會闈策。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爲

吳簡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

夫子來語。爲丘學士仲深所黜。三試得乙榜。年二十六

籍謫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除泰和訓導。仲深營名

令觀所爲文。給曰。出某集。民懌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

怯我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仲深爲屈服。民懌旣之官

仲深屬提學掾。善遇之。掾至。問桑悅今何在。悅有恙。耶

長吏素遭仰。皆叩之曰。無恙。自負不肯來。掾使吏往

召之。曰。連宵旦雨淫。傳令地。守妻子不暇。何得候掾。掾

坐久。益兩吏促之。民懌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

迺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與君期。三日後來。復則不來

矣。掾聞。欲收之。緣仲深不果。三日後。請掾。長揖就列。掾

第固寄所寄矣。十

屬聲訶之。民懌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至今兩廣

之。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惡。薄待寒廬之士耶。因解綬請

去。掾不得已。下堦西之。御史聞悅名。召令說詩。請坐。講

講未竟。卽跣足爬垢。御史不能耐。乃罷講。遷長沙通判。

調柳州。意不欲行。人問之。曰。宗元久留此州名。不忍遽

往。奪之耳。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

來郡邑間。民懌在燕市。見高。使臣市本朝兩都賦。無

有心竊耻之。作兩都賦。慕阮公。作感懷五十四章。

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爲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具

郡閭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懌首列。在簡。曰。在者未

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列朝詩集

常評事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進士。除大理寺評事。謫壽州判官。遷知寧羌州。卒年三十四。明卿多力。善騎射。時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拔少年較射。間知為常評事。奉大白為壽。輒引滿。揮鞭馳去。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赴朝。系朝吏訶之。毅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中。考功法。制判。庭習御史。罷歸。益縱聲伎。自放酒間。度新聲。悲壯盤麗。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刀出於腹。漬腸死。平陽守王濬為之收葬。有常評事集四卷。其平淮陰侯詩。中原豪俠至今猶傳之。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十

王穉飲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曠諸童子樂。又厥不可馴。父母扶撲之。輒呼曰。大人奈何。事虐海內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時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稚飲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寢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祥為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過。詔特子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益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齟齬諸官。受廷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

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飲曰善。乃前迎分守。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稚飲皆之。稚飲大罵曰。蔡師悅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惴伏。凶敢阻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餉。謀於蔡潮。潮為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稚飲多蓬首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之。王穉飲語

寄園寄所寄卷十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謂之曰。老鳳拖生翼。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負緣事。發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還司日。大聲曰。老鳳拖生翼。公始悟結怨之繇。左右編

沈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書者。左右以沈對。便出硃票拘之。沈至。命立廡下。獻技。沈乃為焚香煮鶴圖以進。守不解曰。亦平平耳。明年入覲。見守溪王公。首問石田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質從者。則硃票所拘者也。守大慚。歸門謝過。笑史

鵝池生朱登春。好詩。吳人徐學謨為荊州守。自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綬。衣皂帽。報謁。踞上坐。謨人皆竊罵之。守為授家城中。約移居日。往訪。屬有恭諱。止。肝往。生為諱。以不納守。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既席

一藥倒臥壁下。守強起之。索酒盡歡而罷。守羅景藩之  
難。赴建江夏。生送至岳陽而返。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  
爲道士裝。持一鉢。襲取納。行乞三千里。訪守海上。居三  
月別歸。列朝詩集

豐主事坊。字存禮。鄞縣人。爲人狂誕傲僻。縱口徇意。所  
至。人畏而惡之。嘗要邑子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相  
得甚驩。或問之曰。是嘗翊笑公詩。卽大怒。設酒上章。詛  
之上帝。所詛凡三等。一等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  
則布衣文士。嘉則爲首。三等風蠅蚊蚤虱。其狂易可笑  
皆此類。全上

鄒平耿尙忠。做秀才時。以絹送染局。屢索不得。見局中  
有帳簿。覽竟。投之火。染博士窘甚。耿曰。汝付我絹。我還

汝簿。博士如命。取紙筆。磨出一字不差。弘治戊午中試  
第二名。署句容教諭。取士分房。得李某等。後數十年。李  
以都憲巡撫山東。耿進謁。爲門吏所阻。袖石擊鼓。自言  
耿尙忠來見。巡撫倒屣出迎。極盡綢繆。贈之金不受。跨  
蹇而歸。懷麓堂志

舉壘寄

勇俠

一勇之夫。雖萬人敵。何有哉。最愛唐人云。十年  
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  
又云。我有莫耶劍。不報小人讐。若而人者。願與  
之把臂入林。

宋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  
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明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  
海衰。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  
角技。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伏下見者。皆  
辟易。顧小虎。取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其鬚。去  
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伴作啞嚶狀。曰。任公死生

乘其不意。徑捉其臂囊。力碎之。海衰不勝痛。偃於地。爲  
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枝山野記

景泰己巳。先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  
一騎牽旗。一騎挾弓矢。將蒔城下。亨任彪請出斬之。持  
斧騎而往。亦縱一騎。揚旗前迎。寇彎弓引滿。發矢射彪。  
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墮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砍落其  
首。牽旗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其挽不能開。如瓜者。乃屬  
鞍判官頭。戰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瘳木乃堅。今尙  
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矢透心矣。寇力亦勇哉。首大如  
斗。非彪曷敵也。庭園遺畧

湯泰將亂勸字公讓襄武王曾孫也十五入學爲出  
徒應天尹下學傳書召諸生後至當答大呼折尹聲撼  
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闕扉而去周文襄聞其名召  
令作啓事耶立具狀數萬言文襄上書薦其有文武才  
辟召赴京于以保請試之立將臺下摘古今將畧及兵  
事以問應對如洪鐘萬衆環視歎賞于公入對授錦衣  
衛百戶

劉朝詩集

汪羅德善歌慷慨好俠有膂力能陸地行舟精武藝嘉  
靖末年流賊入閩鉛山劉顯奉詔入閩征倭與賊遇我  
師失利賊益猖出無方官兵往禦莫敢正視羅德超身  
與戰三日賊寢明日復戰賊以大帳覆羅德而執之爲  
書

書所寄卷十

李書所寄卷十

李書所寄卷十

李書所寄卷十

王懷海鹽人生有神力嘗以指觸破屋壁穿之而指無  
傷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驚拜爲  
師駕漕艘入都遇劫懷作執票不顧第取一大竹用脇  
夾破之爲薪而劫者盡歛手去有徒豪倫欲盡其藝後  
懷飯持鐵叉刺之懷手飯碗底當叉鋒跳入懷懷以二  
筋貫倫鼻孔仆之地其捷如此

衛志

有二賈悞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驚怪殊甚二賈自分  
必死也望煙炊進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吾兒  
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止之  
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室

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授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  
姓氏且告以失路艱辛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爲餉了  
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  
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草野纂聞

一瓢道人少讀書不得志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  
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役失律畏誅匿於羣  
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貨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  
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  
擁鹽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  
心復厭之去常持一瓢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  
不識既久出語頗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爲人畫牛信  
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儼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

新刻寄所寄卷十

李書所寄卷十

李書所寄卷十

李書所寄卷十

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灰裏脫  
金挺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  
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  
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週迴一市大驚復  
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  
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衆之其輕不類有人者

小修集

一門客遊大老家久而無所事事一日方壺相宴坐大  
老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舉坐  
皆笑客曰亦有微長能縮桶大老曰請面試之命放一  
鐵籠舊桶去席五尺許取竹於座上編成圈隨手擲之



其箍已將柄腰收密。而舊鐵箍落矣。再作一圈。復如前。擲之。恰箍桶底。而底舊鐵箍又落矣。大老驚曰。神技也。客必有他術。願賜觀之。勿秘。客笑曰。彈雀可乎。腰出小刀。二十許。向唐問。擲飛雀。腰微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連擲四五雀。皆然。徐收繞於指。若一環狀。而後藏之。大老駭甚。知其劍俠也。厚贈而遣之。柳軒叢談

休寧吳虎文。雄膂力。嘗客金陵。雜劇人中觀劇。明季最強暴不逞者。莫如西北道人。偶一人誤以泥靴踏汚虎文朱履。方陪笑舉衣爲虎文拭泥。虎文惡聲加之。其人怪虎文文弱書生。乃敢叱我。拳毆虎文。虎文隨以手揮之。其人輒仆。而其黨公忿。成羣來毆虎文。虎文聲色不

齊國寄所寄卷一

事蹟奇勇俠

四

動觸之無不傷者。其黨充營軍者。愈集。圍虎文數層。虎文談笑應之有餘。適衆將道經其地。素與虎文善。乃叱衆散。虎文之勇。由是益震金陵。一日在錢牧齋先生坐。方謝其技。一老人道裝者。微哂之。虎文怒。詰道人何方人。且曰。若亦知鎗棒乎。告以新安之歙邑人。虎文益怒。詰曰。若亦知歙之膂力第一人畢昆陽乎。道人曰。吾兄子。虎文笑其誕。出座欲與較鎗。道人持鎗笑曰。欲讓若千。虎文睨目不解。所謂道人曰。吾手前握鎗桿一尺。則子鎗當長我鎗一尺。是讓矣。子亦如吾侄。受我讓五寸乎。虎文從之。運用鎗法。直取老道。老道全不爲動。及虎文用鎗到極巧妙處。幾中老人。然後直前一折。虎文鎗

已落手。飛墜外矣。虎文不覺屈膝。老人笑扶之起曰。子鎗法誠善。惜用之太急也。吾與子戲。豈忍傷子。但令空手足矣。柳軒叢談

天啓二年三月。操江徐必達。年七十二歲。出巡至儀真。帶家兵三十人。又帶鐵關王刀一把。重七十三斤。十三日閱水操。內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餘兵及看者。數萬餘人。皆不能舉。自耿操江爲閩白之變。於萬曆廿四年。出巡至今計廿六年。未見有操江按臨。先曾祖日記。休寧令張天成。故遼東將家子。自言十七時。見許定國與其和飲從者。以其弓從。請開之。不可。強開之。努力僅十許。兩臂已傷骨矣。萬曆間偶談

齊國寄所寄卷一

事蹟奇勇俠

五

黃仲霖爲監軍。歸休寧時。携一長人。甚奇偉。不知者。以爲巨無霸。然不敢近。一旦休少年中。一有膽者。力擊之。則怖而走矣。近陝西王輔臣反。時有步兵長九尺。操大刀。猛驚多戰功。圍學士欲生擒其人。以數千騎圍之。其人曰。何阻咱歸路。衆曰。學士公欲見汝。其人曰。要認咱。忽撫躬擲一大履。衆方眩視。經殺開血路而走。後輔臣降。其人仍爲走卒。無甚異。惜紅筆記

四川韓巡撫。遣心腹吏。解金數十兩至都。道山東。晚宿一古寺。吏脫鞍馬。環繞夫役。枕刀睡案上。晨起。人馬如故。而素化烏有矣。吏駭甚。求侍僧。僅貧叢數輩。非能益重貴者也。偏訪杳然。不得已。歸訴之韓。韓震怒。重考

解金人。悉下於獄。繫既久。吏哀頷。願以全家易一身出。困固不探真消息。死不瞑也。碑素信吏。許之。至失金地。遠近寄訪。絕無耗如前。一日大樹下。見斃而卜者。席地坐。大書於招者。專卜大事。吏異之。扣以失金狀。斃者笑曰。速命人與我。得下落矣。吏喜。從之。往。肩輿人聽斃者指揮。左則左。右則右。皆巉巖山徑。無復人烟。已而夕陽在樹林中。時聞虎嘯聲。吏色然懼。斃者忽囑與人住。前指吏曰。請從此三折而東。入溪林。則知金所在。余不敢偕子同往也。吏匍匐奔至。曲折殊甚。穿溪林。果得一大庄院。爲閭者所呵。吏以直告。閭曰。若何事。斃者雖然。業已來。候吾王登殿自訴也。吏墮入門數層。巍然臺殿。丹碧射目。時日已西。墮屏息簪下待。少頃燈火輝煌。仙樂作。自內殿。幾半里。劍戟森列。侍衛如雲。非復人間。殿上一王者。童顏道貌。如老君。傍擁以羽幢寶劍。扶掖人環珮鏘然。王者呼從者引吏前。問曰。汝韓某命來索金者乎。吏惶恐。屏息不能對。王者曰。此處無義之金頗多。盍引彼自認。繞道至一庫。則金銀與棟齊。吏認前所解金。封識宛然未啓也。復返殿上。仙樂再作。王者已退矣。侍者傳令。吏暫住數日。候回音。朝夕閉一室。穴牕投以食。將半月。吏悔恨無聊。欲尋路。偶見室有小門。試入之。又一洞天。吏方徘徊。忽風自墻樹落。血滴衣袂。月下詳囑。皆人頭及斷手也。吏魂膽俱喪。急返故處。不

成集。約三漏。殿上傳吏出。則王者侍從燈火羅列如前。吏長跪聽命。王者曰。吾不忍累汝全家。有扎覆汝主。金不可得也。吏唯唯。從者授書一力士。挾之出。行小徑如雲霧。足不履地。將黎明。已至通衢。力士曰。第可歸矣。回視之。影已滅。吏跋涉月餘。歸成都。述其事於韓。韓始不信。吏出書。韓自啓之。悚懼失色。汗浹背。退卽盡釋解金人。人皆莫解所以。後韓卒。其親隨人云。一月前有人韓臥內。截其髮。及枕畔印綸去。韓不敢詰。王者所封扎內卽此也。後遣人徧訪。迷其徑。不可得。世威爲總兵時。往謁前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侯司徒恂。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寄園寄所寄卷十。七。禮。世威威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炮災。司徒公歷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髮。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壯悔堂集。汶上有響馬肆。衆捕方遯。巡見翁媼並轡來。識之。遽拜翁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婦朝泰安娘。何暇爲人擒賊。衆哀請。媼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衆喜。遽拜媼前。媼懷中所抱孩付翁。以已。媼易翁馬。挾彈呼衆曰。

連匪來騎如飛。烏跡旋滅。眾馳二三十里。見姐緩。有偷容。車裝財物。若輩前往收還。諸賊奴。老娘已縱之矣。遂去。衆趨前林。果不謬。蓋老姐能挽鐵胎弓。以鐵丸彈人。無不立死。所乘又追風馬。賊眾素呼爲某太太。聞其名卽遁耳。柳軒叢談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過河南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癯。右協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椎。叠環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

寄園寄所寄卷十

願應寄勇俠

人

語頗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寢而醒。則軒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傳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闘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壁上。

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滅策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而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句去。句後遂不復至。見叔子文集

松陵周姓者。道登相公族裔。不自檢束。凡暇日。則負手井間。忽遇外來少年。相與泥首曰。我周之世僕。名二舍。飄零道路。今歸服役。周睹其肩目英偉。語言次第。不

寄園寄所寄卷十

願應寄勇俠

人

類下。備始拒之。因舍執禮念卑。遂留住敗屋中。以示租却之意。舍了無去志。適因出探友人。舍亦隨行。見友人書室中間蘭盛開。磁盆檀架。嘆賞不已。舍云。奴嘗爲郎君致此。周以妄言。不答而返。詰朝。則蘭已宛在。驚馳呼舍。責彼行竊。損我家聲。言未畢。友人趨至。見蘭大笑曰。吾兄欲此。何不明示。乃作梁上君子耶。周以舍告。友曰。吾固疑兄素非勇者。豈能輕越重垣。必有肉飛仙佐。耳。蘭不足惜。兄可督其見還。我輩伏暗壁中。窺其形跡。周如約。論遣舍無難色。是夜漏再下。見舍懸空而下。身被絳幘。左挾蘭。右匕首。捷如健鶻。入雲。不服轉瞬。遂展次。周密訊友云。靜夜無聞。惟一絲玄霧。矯下檐楹。卽見

霜雪侵人。戰慄不已。少焉乘燭就視。則蘭已置之舊所。不移毫髮。祇花葉凋謝矣。周歸。旋召舍語。若有術如此。自非無故相依。然稍爲漏洩。禍將及我。可速他圖。舍奮然而出。不知往所。西華外集

休寧程宗斗。弱冠好鎗棍。祖付三千金命賈。宗斗携往河南少林寺學武藝。罄其家。少林劍學成者能打散衆木偶。方許出寺。否則必欲去者。乃由狗竇出耳。宗斗學既久。獨能打散木偶。既出。懼祖責。不敢歸。父遣人訪得之。閉諸室。不令他遊。後父挾重貨。偕之往北京。道遇響馬賊。父懼甚。匿草間。宗斗獨敵數十人。皆辟易。響馬驚拜曰。神人也。遂其父子至山。宴而後歸。其案宗斗從之。  
**寄蘭寄所寄卷十**  
騷雅寄勇快

方半酣。偶聞門外喧譁。急躍起。如飛鳥掠蒼間。忽不見。群盜驚甚。少頃。自門外從容來。曰。吾乍聞喧。將試吾拳勇。乃下人噪雜。不足辱一揮也。盜皆色然恐。急還其行裝。送其父子歸。其父亦訝甚。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後恐其將入匪類。不令出遊。遂以商賈終焉。懷秋集

驅睡寄

定數

人不思所以勝天。根云定數可榮也。顧蛇管狗苟。溺洪波而莫返。靜聽舊事。未必不因之自淡。  
烏必廢諸

趙涓精奕。號爲國手。成化初。有二善奕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賞勝者。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上。公今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誰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成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叩首。  
**寄蘭寄所寄卷十**  
騷雅寄定數

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涓竟不得。帝歎曰。孰爲天子能造命哉。非菴集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篋甚。楊憐之。招入舟。既久。以其力勤也。愛之。楊夫婦無子。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日漸尪羸。胎危。楊夫婦始悔恨。罵辱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賺其拾薪。棄之。挂帆去。三欲歸無路。痛哭將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列。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闇寂。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不知爲何。蓋盜所劫財。覓貯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更隔江濱。適有他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

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以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  
停主人家。客啓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千。服食  
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榜舟適  
在。三謝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云。湖裏買。輒重  
累累。舳舻充牣。先是楊乘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  
母強之更納婚。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  
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置之曰。見金夫不有  
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伴謂舟人  
曰。何不向船尾取破瓊簪戴之。蓋三宴時。初登楊舟。有  
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雖如平生。而楊夫  
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焉。宋

齊書

齊書

齊書

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由金帛募死士。從郡別  
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  
妻亦從封云。齊書

刑部郎陳某。謫守曹州。歲久不調。以形家言。造危樓於  
州前。兼以遊賞。樓旁爲園。子生楊森居。與其礙已。訴陳  
陳不顧。公何靈寶許襄毅公池。以直指使臨州。生復訴  
之。公即往登樓觀視。時陳宴樂之具皆不及微。公嘆息  
命毀樓。改爲州庫。督役採於樓壁。拆得一磚。題云。許吏  
部。許吏部。毀高樓。蓋州庫。督役陳知州。喜殺楊知固。公  
聞以訊當時作。答曰。當時有風道人題此。衆不識字。  
莫知所云。公後官冢宰。楊令固安。陳以此憤卒。耳。

張明經謁選。燕夜與一人聚。語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  
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產。斯有巴水  
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  
失火。衆皆奔避出。獨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  
巴水驛。驛丞。又若有撼退火勢者。人因得入抱我出。今  
恐還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巴水驛丞。明經網。  
浙江壬子科。按察副使端明胡公。副都御史忠烈孫公。  
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寧藩之變。胡公發其謀。  
孫公殉其節。王公成其功。然當在棘間。有爲大聲者曰。  
三人做得好事。莫測其故。後始驗爲寧藩發也。耳。  
典化郡丞朱士客。海婦有姪。求夢於九經仙。夢人示以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科舉案。視惟一魁字。後果生男名魁兒。兒亦穎甚。謂必  
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  
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溫州。忽病。令人祈夢於仙。仙曰。孔  
老人之言。即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其得板五  
十六片。內三片朽無用。問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駭。  
唐子畏寅亦以壽向仙祈夢。夢人示以中昌二字。不曉  
何語。後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昌字。詞曰。百年強半。  
來日苦無多。亦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趙吉  
春明夢餘錄云。遠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  
之國號年號先定焉。余謂明崇禎間。築拱極城於虛滿  
橋。前曰順治。後曰永昌。一爲本朝年號。一符闕賊僭號。

又聞父老傳劉誠意。明太祖國祚之間云。遂順則止。闕賊僭號大順。亦何足道。實符本朝順治年號。若區額曰清朝鼎望。清朝宿。清朝柱臣之額。不一而足。豈非前定耶。萬曆朝例。青田有廟祠。在其邑一街衢。丙戌丁亥間。有大帥督兵過而惡之。下令折毀。由墮一牆。即於中得剗刀一張。順治錢一枚。帥見大駭。止不毀。懸廟篇。

奇聞奇所奇卷十

吳國奇定數

報施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卓哉醇儒言也。行一事而先籌果報。君子嗤之矣。獨是福善禍淫。由來已舊。吾儕固不必曰之。報報徒然。莫顧其後。而若惡日。滋則又斷乎其不可。

江浦鄭氏景世。前居嘗刻十木樞。五樞貯經史。訓族子弟。五樞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墮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樞。恰見經史。事聞乃斬誣者。臣鑒錄。

奇聞奇所奇卷十

吳國奇報施

與俱。本舟子。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楊子江心。會大風雨。擠一富商溺水。盡擡其有。歸乃棄棹。舍於揚州。建高樓巨室。收事生殖。以享富厚。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如讐敵。一日里有祈禱者。俱叩首曰。敢請大仙。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也。判云。八月風雨何太惡。楊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俱凜然懼。觀乾貽其有於子。遠竄。野記。

陸文定公樹聲。松江人。以大宗伯致仕。年六十。無子。夫人爲密置十髮。誕日設宴。出爲壽。公曰。更爲我取百金來。金至。悉召其父母。謂之曰。吾老不足辱諸女。各贈千金。爲嫁資。使更擇婿。後隣家女。三許人。而三壻死。里中

以爲不祥。無敢聘者。公曰。是真吾妾矣。遂娶之。生子彥章。彥章及見其終進士。仕至光祿卿。公壽九十七。朝廷爲立百歲坊。續昨非錄

吳人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宗復辟。攻于肅愍。數言前二事之非。英宗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宣架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木。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勸易儲及南宮禁錮疏也。急宣翰來。以爲復有賞賜。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上遽叱出。誅之。德意百錄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收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而去。初不問七人爲誰。

寄園寄所寄卷十

卷十

二

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爲莆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中陽譙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於屠爲奴矣。方道見其侍譙。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付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道出府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告屠贖至公解。款月餘。贈千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携貲重營。倘不失爲富。其有補。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非盜而救我。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黜至。可速送。子命。往頭拾處。果見尋。此。

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前。尋指同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拾者十五錠。非汝鈔也。可自別尋。遂給賢母以養老。良心集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忽夢至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衆曰。天榜至矣。開榜。榜一官唱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放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勾之。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中坐者舉筆又勾之。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受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者奪筆抹去。唱名畢。中坐者令人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都九人。寫訖。糧戶醒而默記之。次日領通關回。至陞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榜發。果然。餘皆符所夢。良集錄

寄園寄所寄卷十

卷十

三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旱。遷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隣鄉戚情好甚篤。以何李有恆。喬來相依。受徒。喬工制果菜。徒者日衆。修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喬五六歲。劉因執役。以聘明年庚午。喬歸。應試。欲娶女。喬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有期。喬謂段人。能口誦。卽饑矣。奈何捨愛。

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為計誰藉謂女當夜登舟而  
已宵送半道始返實則廣女符與劉皆問識焉符歸即  
以儒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都便道還適  
湖省覬胎段父母甚厚而為禮甚恭段女適蕭丁收養  
日貧而美廣者擁高華鬱鬱病卒

譚元春字友夏楚人父嘗客襄陽舟旦發忽聞岸上悲  
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失遺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  
死耳譚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隨取一大面界之其人曰  
此非吾金安敢妄取譚曰第將去後丁卯歲元春夢神  
告曰宜自策勸爾父襄陽事發矣元春驚寤以夢告母  
曰大人得毋有不善事於襄陽乎母為具述前事是歲  
寄園寄所寄卷十

鄉薦第一不可不錄  
楊李有盛周者號文湖登嘉靖間進士當為諸生時人  
或以說言污穢其妻盛不察真贗輒持劍殺之自鳴於  
官官曰烈士也亟賞之未幾妻見夢曰我實無玷若用  
說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累官至郡太守夜燭  
文書有繼死事盛語聞童曰繼何能死人我請戲試之  
遂用組綬自繫跪路椅上懸諸梁關童乘其懸也亟取  
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關童走歸家曰吾今  
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關童  
之生日乃盛妻之生日也

兩山也當年尚稚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奎生子  
名斌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贅為國子生司成姜鳳阿  
覽牒曰何名潘城為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已而  
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  
父而殺之死蓋璧再生為璧城云

萬曆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尚慮其夫在因跡夫所  
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拘其項以死仍爪出其目睛有白  
髯翁治之納其睛還口而舒其項使活歸語其婦婦亦  
感悔鳴官抵罪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  
士衡皆不留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已物  
寄園寄所寄卷十  
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滅所載倉船不暇  
揀擇信手拋出棄之中流舟始定皆余英物也  
萬曆丙辰進士韓某父為顯宦曾入一尼菴見一尼色  
最麗心動他日以內人饋之餅尼不知計食之覺絕韓  
趨入其菴竊其和服以戲於旁尼忽醒覺其故笑曰亦  
何至若是晚當與君作伴耳韓信之不疑遂去頃之沐  
浴對佛繼死時韓尚無子妻忽懷孕生男稍長聰穎殊  
絕年十六舉於鄉明年以春闈試京師一日提音至觀  
朋稱慶又一日見家僮凶服號哭而來詢之則新貴者  
已死矣韓痛絕再進詰其死時狀僮曰公子將死時忽  
發謔語曰吾豈真韓公子哉乃某菴尼僧死生其家受



他恩愛幾年。以憤風冤。今得請於帝。斬其嗣矣。韓聞此語。驚恨而卒。臣鑒錄

萬曆中焦某。以江陰小吏選楚中典史。遷府知事。離任江陰有一小僧。募金六百。布施普陀山。附舟而南。焦忽萌惡念。擠僧於江。有其金。忽見僧從水出曰。君害我命。則亦已矣。金乃十方所施。不可得也。自是日夕見形。焦憂懼得病。喪與不安。抵家。病劇。諸凡祈禳無所不營。而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時焦歸且一年。囊中金亦盡。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中堂。問者辭以至病。僧叱云。吾非募化。有事見汝至。焦方負牀呻吟。妻孥環泣。復聞此僧來訪。大駭云。索命變幻如此。不如速死。遂

奇聞寄所寄卷十

淫聲寄報施

七

奪刀自殺。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矣。謂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於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葦。遇漁舟拯脫。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江陰。知君有此異疾。特來為君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無意索金。舉家聞之。羅拜。欲製衣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一飯。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焦疑不釋。少日而殞。焦止。子方應字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走江干。跳浪中死。金上

秀水姚思仁。萬曆間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為御史。何好殺如此。姚曰。某為天子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為人當

「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果曾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乃募資賀慶之所為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竊雖賀作。疏由我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佞言。令其生還。賀以秀水人。少年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姚上之。後賀年四十登第。累官家宰。姚亦官至工部尚書。金上

虞升卿曰。言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其中豈無冤者。所以二十年。家門不增一口。予辛亥平交山。到今二十四年。側室雖多。未生一子。不免歸咎於此。年之勦殺。懷思虞公。心為憬然。然值交城編審。故一病逃諸丁。擦除俱盡。未曾一徇情面。此又予之可恥於心者也。

奇聞寄所寄卷十

淫聲寄報施

七

中書舍人承嘉趙士禎。為匿名妖書。朝廷緝捕之。急。歸衣百戶崔德。順天黜生。噉生光。并其子其妻。鞠之。生光誣伏。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太監陳矩上其獄。移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妻子成邊。後士禎疾篤。自言其詳。肉碎落如磔。貞勝編

御史沈某。萬曆甲辰春。審妖書時。噉生光哀辭鳴冤。沈不之顧。聲色震厲。徑生光。生光努口切齒。含恨

以死。後沈出。途中得病。謂其僕曰。昏憤中。見嗽生光。索命。病不起。已而果卒。附中志畧。

劉理順。河南人。數上公車不第。讀書清源神廟中。一旦聞哭聲甚哀。詢之。乃一商人出外七年不歸。母老貧甚。嫁媳於遠商。得銀十二兩。婦姑訣別。是以悲耳。劉聞之。急命其僕歸家取十二金至。僕曰。家已乏絕。止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輸官矣。劉曰。汝第與我。糧銀當再爲計。遂作商人書言貨殖七年。獲利五百餘金。行將歸舍。先寄銀十二兩。姑媳得銀。以書示遠商。遂解議去。後旬餘。其子果歸。貨殖獲利。悉與書中合。駭甚。曰。此神明憫我耳。明年甲戌。劉遂狀元及第。臣鑒錄。

寄園寄所寄卷十

聖學書報

人

金璫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爲婿。告其女曰。吾三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置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也。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屢勸輒以依律斷答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肯。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庶右編。

鳳陽倪秀才之妻徐氏。房資頗盛。其侍女緋桃。自恃才貌。冀寵於主。公而事。直主母患病。緋桃欲乘機。

斃之。謀於靈婆。得毒藥數丸。將和痢藥以進。未及逞謀。忽夢中自言。爾若藥死。願謝金飾一匣。同睡者詰之。則曰。未嘗有言。適腰間有丸藥墜地。又詰之。則曰。我心願欲治耳。即取吞之。少時。便血直注。號呼而死。全上。

紫潭李翁。族產俱盛。嘗卜地得吉。相者曰。至山飛來金帶。後浙有孝廉某。北上阻雪。過其家。翁觴之。屢日。孝廉見傳。發小婢貌秀整。悅之。因人語翁。欲購爲妾。翁許之。與偕行。後孝廉登第。歷任大司馬。其夫人暨諸姬皆無子。獨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歿。遂續爲夫人。夫人念其翁嫗甚。潛屬其門吏於黃岡人。問翁嫗消息。是時翁嫗歿已久。家亦淪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軍赴。

寄園寄所寄卷十

聖學書報

九

遼陽。經都下。過大司馬宅門。與門吏辭語。知爲黃岡人。以問於夫人。夫人訊之。其兄也。大爲之慟。教令出館。冠具羔雁謁公。公厚客之。餽贈甚盛。夫人益不悅。日涕泣曰。能富貴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有侯李氏絕。而山東人奏請襲者。敘功績不合。其功績冊在所司庫。公無能解於其夫人。陰以冊示李。李令熟之。亦奏請襲。下所司辨之。李子語合。得襲侯。今紫潭稱李侯家。是也。後復絕。獨其家緋桃在焉。相者稱飛來金帶始驗。正談。

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後被劾。伏誅。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

稱見子路繫之。遽死。蘇史

寧波府庠王錄。當貢。其次爲李伯模。李素無行。百計獲得之。王不較也。李入京。貢緣嚴嵩門下。求順天府學。登其堂。諭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縱步至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學役輩詰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諸人乃羣譁於吏部。文選大駭。亟易廣西一小縣。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

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訓導。臣鑒錄

朱之蕃未第時。夢一神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

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

奇聞寄所寄卷十

蘇史

十

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以爲夢境渺茫。明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不可不錄

松江諸生袁燦若。丁丑進士定第也。十五年。夢至一所。

見歷代創業主。會議革命。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咽泣懇。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當往

紀畧

問建文皇帝。燦若流汗浹背而醒。紀畧

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爲州牧者。囚庖人具饌。失一匙。首遂斃之。杖下。後歸田。貲積頗厚。乃構一堂。而栽雙桂。卽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已酉堂前培桂。他日子孫必有折桂之手。一夜坐堂上。忽空中戛然有聲。如鳥啣物擲

地。燭之乃一腐髯首也。其人駭汗。未幾卽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已酉。其於人其承需者王姓名培桂也。計其扁堂之歲。僅一迴花甲耳。正右編

萬曆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爲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怒動。乃擇蒟蒻澗之。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羅爲羅長官。鄰人聞之。以爲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謂之不以爲。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刀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爲羅。怒甚。連次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羅

奇聞寄所寄卷十

蘇史

十

妬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白。惡少歸。猶不巳。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報應錄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後其子泮遊。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効。庶幾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惡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實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督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

人官斡死。至康熙壬子致。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剝崩。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籍雲鄭廢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鳳。載颺。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棄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汪錫卷四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隣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

寄園寄所寄卷十

寄園寄所寄卷十

寄園寄所寄卷十

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巾。單於上方。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覆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全上

儀真諸生陳登陸讀書資福寺。有盜入其書室。陳飲歸遇之。拔壁間鈍劍砍盜。盜跪哀求云。有老母。乞恕饒。陳時已醉。猶連砍數劍。盜負痛踉蹌。行不數武。死於寺後城脚。是科陳入闕。謄寫已完。文甚得意。忽見一鬼汚血狼藉。以手急拍其案。視翻墨漬卷。遂被貼。自後每入闕。鬼輒來擾。如是七科。終不得售。全上

孝豐吳南山翁。居常好教黃人。無所回曲。里惡少嫉之。如曾。有施某蓄盜刺公。公常道邑。邑遠。多山嶺。因匿險。聞以候。公至其地。馬忽小蹶。因屬聲曰。汝害我乎。盜以爲知己。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伺公。公忽平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尚過施宅。啜茶去。盜又罷。以爲不至。而施又謂適已。皆以爲神。他日益以實告曰。公眞人福人也。某亦降心矣。耳談

寄園寄所寄卷十

寄園寄所寄卷十

寄園寄所寄卷十

金陵人楊公參。以參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山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拆之得人。若目良楊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某某探珠海蚌中。我上而二人乘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兩手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渾中。渾中反無水。龍所蟄處。跨其背如馬。龍蜚亦復覺腹飢。因龍自舐其背涎。亦舐之。遂不餓。但無奈調滯味苦甚。而轉畏其身舐。遂真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旻間。身隨之。故隨此公遺蹟。急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繩。一訊吐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全上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藥愕然。如洗。乃恨其廉。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一盜獨曰。服自其天性。何苦逼公爲得解。先生已瞋目其人。衆校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皆必死命赴。

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殺死矣。且據地稽首。故是盜獨得活。沈殿元君典，暨其母人，憲使中盜，一無得者。閉其婦女一室，戒羣盜毋得入。旋亦獲，殿元即造邑堂，稱盜無得者，得釋。盜出問故，曰：爾非閉婦女室者耶？全上

金沙李太青，為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媚媚，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禎癸酉，李登賢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日矣，來謝姑。復與婢拳拳再訂，羣以為盟必踐也。比甲戌冠南官，與妻謀之，妻大憾。遣人詰責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經死。李官禮曹，當入直，輒私携妾，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見前婢，寶閣書所寄卷十

披髮過其前，李不之微，漏三下，方與妾交媾情濃，忽內傳他旨呼李。李心虛，以為携妾事泄也，遂脫陽死。妾腹上，人以為婢索命云。蘭草軒

休寧汪應鳴，少客襄陽。充團練守江，孤旅游行，偵者輒疑為賊間，潛殺甚夥。一日二賈自蜀來，足沾泥塵，有違行色。眾曰：賊也。揮刀欲斷其頭。汪止之曰：焉有不同而枉殺之者？縛而獻諸官。鞠之，則往來貨買，帳目懸懸，民也。引襄之牙僮，多有識之者。二人得免死，匆匆去。未及問汪姓名，未月餘，流寇奄至，沿途慘戮。汪逃避江上，烟水茫茫，無有渡者。急呼蘆中舟，皆不應。忽舟中有人伸頭偵之，認其為汪也。渡之去，即從前免死之二賈。

人嘗負不平，為人訴於皖。未濟江之前一日，旅邸中聞有號呼而哀籲者，問之，則遺客臥病垂危。從盡而店主入，逼之去者也。汪惻然，盡解其藥以贈，而忘留已串。至中途不能前，遂停輜以待後伴。又明日，乃濟。舟子曰：昨午此時，狂風驟作，渡者覆溺無數。若昨來，魚腹矣。黃人

房師成夫子，宰衡之西安。余與同門胡道南、張書乘，方月江諸君，往謁夫子。時山寇初平，有擒白頭兵至者，立斬之。一日東方奕，適縛一少年至，哀泣求放。余不顧，余惻之，竟代訴其枉，得釋。少年感活命恩，服勤寓所，為予爨，問其姓，程也。未幾余返新安，少年欲從。寶閣書所寄卷十

余歸，余赴之，登舟垂淚叩首去。越二十三年，甲寅，趙藩變，僞寇入新安。余遠出，先大夫以不肯降，舉家被執，繫鼎蕭寺中。時投偽職者多人，竟不一顧。忽一賊將至，與賊帥羅耳話良久，帥悔之，賊將竟來建初寺守軍辟易。先大夫同五弟二兒未拜，賊將先拜曰：吾特來相救，無他意。二公即吾恩人。昔年在衙事，當知之，遂解全家鎖，解而去。先大夫舉家得脫，即衡之少年也。

順治初年，京都一賣水人趙逸，弱冠未有室。同輩人飲黃為之納聘於人。市中得一婦人，以廿金買歸。及合，去其蒙之帕，乃白髮老嫗也。逸曰：以少配老，則吾當

以母事之。得供養足矣。嫗然之。居數日。見通執禮甚謹。乃呼之曰。汝欲衆人之貴。原爲得妻。今妻財兩空。奈何。吾有藏珠。可以償汝。乃於衣帶中揀出易金二十兩。又持至市上。買一女。纔入門。見嫗卽大慟。叩之。乃其親女也。蓋嫗與女流落時。未謀面。今會於都。始知之。嫗係洪洞人。家貴甚殷。有二子。皆衣冠舊族。原因兵荒失散。今既完聚。可圖歸計矣。所藏珠尚有百餘顆。更變銀爲路費。携以歸。二子接入。喜從天降。遂將家產析而爲三。兩兒一壻。各受其一。諸老終身焉。嗚呼。趙通謀妻。而幹爲母。原非意中。老嫗納婿而竟得女。尤屬望外。順治己丑公車北上。其途人爲余言者。故表而書之。梅應小

寄園寄所寄卷十

卷十

十六

鄧縣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花園。所餘惟嘉樹一木。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明懷小品

南宮李皂隸。悍惡異常。官司皆懼之。一日見美婦獨處室。欲強污之。婦不從。手殺死。人莫之知。又因小忿。手擊死一膳夫。重賄於官。得免抵。次年。至殺人期。自以爲殺人當死。今得免。乃餘生也。當慶賀。遂設棺柩。集諸親友。鼓樂迎導。已乘轎從柩後。若往塋於山中者。以此厭勝。

廬夫子五人忿甚。各持一利刃。俟草莽間。李轎至。圍而殺之。官吏咸喜。憫其孝。引報警例。得免死。李妻改醮後。夫述及李奸人婦狀。後夫驚曰。吾前妻乃爲汝夫殺耶。蓋其人。卽所殺婦之夫也。卷十集

寄園寄所寄卷十

卷十

十六

驅睡寄

方抄

醫雖技術人之生死繫焉可忽哉丹經不勝讀矣簡便而立驗者常付之中書君舍卒有庸未必竟為無補

凡中風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速暴之症生委自然汁加重便調服立可解散蘇譚

新州郡境有藥人呼為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寄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即能得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凡人遇毒夜中潛

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

俗傳將服是藥不飲顯言故云潛取或云昔有里蠱瘋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募乃具藥及旦其

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什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

二豎哉投荒雜錄

蠱毒一本作妖術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與巖侍郎燕

為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升老

外集  
病者皆用苦蕒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熱爛為度和

湯置杯中開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擦若龍頻頻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子使宜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効故記之蘇一作

甚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蘇圖雜記  
瘵時疾者服大黃良陳宜中嘗從夢中得此方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惟服大黃者生事見宋史說備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精記室

洞庭賀澤民按察雲南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肢發熱有監生殺犬煮餽之令空心恣食飲酒數

盃即去溺洩少候清利其服漸退蓋犬肉能治瘴也蘇圖所寄卷十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澄懷錄

魏國公徐鵬舉老而御女不衰人傳其術以好紅漿數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寢過夜則煮食之蘇圖

淮西士人楊勛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

當取服之勛如言讀至雷丸蟲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蘇圖所寄卷十

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古今未發之妙。殊不知本出於千金方。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

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漬者。皆可大微漬。而畧無損壞。王氏談錄

以鐵文水加礬。以白筆書之。拖墨視上。則礬不受墨。成白字。以此書紙上。不見字。淨水卽見。舊傳烏鰂腹水立驗。則不見。今試之。先書時不似墨。但變色耳。中履曰。以汁磨墨拖礬書之紙。物理小識

奇園寄所寄卷十

藥方抄

三

兒吞蠟針。以乳香荔枝朴硝爲末。以大豕脂入鹽和之。吞下口愈。若碎鐵。則用皂莢礬砂雷散曰。鐵遇神砂。如泥似初。神砂應卽礬砂也。王少夫言外域收獲舌脫雞涎。便能吞鐵。一方以礬鹽漬針。而以負革脂鳳仙子吞之。因大羅什無乃出此。何子元曰。鐵錐煨金銀多年。以槌卓川則一夕破。鐵中堅現曰核。入香油則核散。福鐵皆現也。筆蘸白水周書。擊之隨處斷。此理亦奇。全上

年疥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此仙人蘇耽之言。案漢禮儀志云。夏至日濟井收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瘟疔。則此言非無徵。說備

治寒氣腹痛。緊陰危篤者。急飲熱酒。外用葱熨法。葱白

硫如一束。麻繩纏住。切去頭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脐中。上蓋片布。以熨斗貯火熨之。令熱氣入腹。惡瘕再換。以汗出痛止爲度。蘇譚

病鼻赤者。乃陽明經胃火上炎。一方只食鹽一味研細。每晨起撮少許擦齒。嚙水蕩漱。旋吐掌中。拭以洗面。行之月餘。而鼻色復舊。且有益於齒。全上

口瘡無問新舊。遇夜臥將自己兩畢丸。以手握緊。左右交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藥。全上

凡產後不問有病無病。卽用童便好酒煮熱服之。百病不作。全上

奇園寄所寄卷十

藥方抄

四

小兒急慢驚風。痰涎壅盛。塞於咽喉。其響如潮。名曰潮涎。但用金星礬石。火煨過研細末。入生薄荷汁內。少加蜂蜜調和。溫水服之。良久其藥自裏痰從大便出。屢試得效。如慢驚症。少加青州白丸數粒更妙。全上

萬安張振山開河。夢神與之方曰。以桐油石灰與黑豆末燒石。則鑿之甚易。因用之驗。智按以硫燒之。其石亦易碎。物理小識

醬上粉被黑。或硫烟熏。以石灰湯蘸洗二三次。則色復舊。中通曰。周江左言。用枇杷核洗醬上。鐵鏟浸滾水令定洗之。則穢氣垢汗盡去。亦可皂角。又須急以清水淋去枇杷核皂角之餘氣。全上

焦弱矣。筆乘言。夏至石灰收百草方甚驗。愚者曰。百草



霜止血。但嫌其黑耳。惟以生半夏末。與製過松香最妙。  
敷上即合口。以半夏力。得不知痛。全上

近學聞略曰。稚子誤吞線錘。胡僧教咬。錫糖半觔。果從  
後出。僧曰。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出也。全上

誤吞釣魚鈎者。以其鈎絲穿蘭口向外。更以光滑念珠  
穿其絲。如索索然。逼入喉中。其鈎脫肉爲蘭所蒙。因念  
珠之路。相承拔之。即出。莫氏八林

青梔子實曬黃。能消白蟻爲水。濕活樹去皮頂。鑿竅注  
桐油。豎置一二日。水盡去。以爲梁柱。蟻不生。或用青礬

煮柱本。惟中柱不可煮。煮即井水黑。馬教思曰。血忌日  
五更所松桂。无白蟻。或斧敲云。今日血忌。蟻自去。中惡

新園寄所寄卷十  
曰養竹雞柱下。白蟻畏其聲。中通曰。白蟻必啣水上桂  
乃能食木。松易受水。引泥作路。杉木受水易乾。故蟻不

上也。一種蜂鑽杉木。須以烟熏之。物理小錄

凡入山牽白犬。白雞與隨。則藥寶开出百步外。口呼靈  
獄。或呼林林央央。則無恙。一作林兵。又曰入山默念儀

方。即不見狼虺。默念儀。即不見虎。摺後裙三摺。攝腰  
間。則蛇不近。得虎光入土之白石佩之。凡渡江河。朱書

禹字。及手書土字。除驚恐。行山慮。掘蠶蟲一枝於手  
無恙。蠶即土踊。又神龜前左肩。膈骨人穿以行。則不迷

山。此出道家言。成式載婆娑演底。則華嚴呪也。人心  
有所依歸。不動他慮。則邪氣退避。此內定之法也。有以

乾元亨利貞入呪者。推此可知。北齊權會乘驢夜行。忽  
二人引之失路。會怪之。謂易經上篇未盡。二人忽散。陳

徐陵病篤。子榜燒香跪誦孝經三日。陵疾豁然愈。全上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丹臺外集

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夢寐。夢甲云。暴病  
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

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所去脚。吞之則愈耳。謨覺探  
之果死。其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輒瘥。客中問集

栗惟兗州宜州者最勝。一球數顆。其中扁者謂之栗核  
能治腎虛。腰脚無力。以袋盛之。風處俟乾。每旦吃十餘

顆。次吃猪腎粥助之。久必強健。蓋風乾者勝於日暴。而  
火煨油炒。勝於煮蒸。仍須細嚼連液吞嚥。則有益。若嚼

食至飽。反致傷脾。蘇子由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  
服栗舊傳方。客來爲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此得

食栗之訣也。全上

王肅張衡馬均三人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  
其故。無恙者飲酒。病者飽。死者空腹。全上

崇禎庚辰黃公石齋。解公石帆。葉公潤山。被杖。士夫皆  
謀蚺蛇膽。愚謂此大寒。令人絕嗣。不如三七無名異。地  
龍蠟。九酒服。則杖不知痛。如不即得。則白蠟一兩。鹿  
一枚。酒服亦妙。壬午則熊公魚山。姜公卿暨。復以直言  
拜杖矣。智急白如須用之。中州集曰。貞祐中高琪柄國。

士夫被管辱。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則受杖。伏  
痛。范中歌曰。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柘卯酒地龍香。年來  
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偶書及此。為之一嘆。痕  
痛青腫。用萊菔爛搗之。即消。或用萊豆粉調附。全上  
蛻蝦巴豆同塗。癢不可當。以雄磁石挾之。即出。象牙牡  
鼠肝腦。栗屑烏雞尾灰。白梅人爪人齒並和黑。並皆能  
出箭頭。鐵鍼在肉者。張子和儒門事親。方端午取莢若  
作丸。黃丹衣之。置臍。而箭頭自出。劉薦叔曰。近日行伍  
中。惟以乾莧菜與沙糖塗之。能出箭頭。與鉛砲子。此常  
驗者。則古方所未載也。全上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

寄園寄所寄卷十

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

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得無犯

斯禁耶。迅雷風烈必變。其可忽哉。錄

病不服藥為中治。蓋謂服藥誤。其死速。不藥死猶緩。萬

一得明者治之。或可為耳。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

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為氣積。投以流氣破積

之劑。又命人以湯餅軸憂之。不効。聞有巫峰神頗靈。往

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

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

適洞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瘕瘕。服三稜蓬朮

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効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

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客中閒集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為避蜂所毒。急以井

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京管際。見石

蜂為蜘蛛所罾。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時爬沙壩角。以

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

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

芋梗耳。姑試之。全上

夏秋月雜菰草。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

不可吃。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

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營雪叢說

凡鴨卵過清明。則中不滿殼。宜於春初醃之。趙仁齋醃

寄園寄所寄卷十

牛皮鴨子方。先以菜煎湯。內投松竹葉幾片。待溫。將蛋

浸洗畢。每百用鹽十兩。栗柴灰或青柴灰五升。石灰一

升。如常調醃之。入罈三日。取出盤調上下。復裝入。過三

日又如之。封藏月餘。即成皮蛋。和門方法用蕎麥灰。及

稻草灰。石灰。客中閒集

兒生墮地不啼。擊水瓢。迫猶命叫。即啼。兒語遲。取鵝所

蹋枝鞭兒。即語。中通曰。俗稱不啼兒為悶寂生。旁人呼

其父名。父應。兒即啼。物理小識

聖睡奇

仙

僊術世往往有之而吾黨每不之信非執也親

疎骨肉一切無存雖化鶴歸來何益哉然必盡

斥之曰無則吾不敢

明太祖兵行帶周顒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

顒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於是諸

軍以舟薄岸汴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

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廬山通志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

遂歷遊江右得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

寄園書所寄卷十

聖睡奇仙

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

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邵愈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

坐問曰子定豫章兵不血刃生民自此休息否對曰未

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鐵柱觀災祇一殿當存

耳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愈有加且言國

中大臣將有變七月平章邵榮奏趙繼祖伏甲北門欲

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

下問此行如何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

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兩

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

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豫章三月

不解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對曰五十日當大

勝亥了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商康因命中舟行舟

次孤山無風勿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

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

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食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

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

及將士溺死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

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

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

當在七月丙戌盤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

寄園書所寄卷十

聖睡奇仙

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獨介

寡與人言嘗戴鐵冠因號曰鐵冠子云景濂文集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着破衲臭味不可聞

懸一燒餅行歌於市自稱呂貧子洞玄宮前有米賈常

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元且厭煩來擲一錢與之誤墮

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

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問賈賅踏錢事往尋之

已死矣爲藁葬後十餘年賈爲縣所役解銀藩司居半

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

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矣貧子曰待

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着以雙草履使開

目行。誠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訖。曰。游司今晨所發。何以遠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昌仙祠。守金公銑。令人發墓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即往行歌於市者也。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為金公榜歸。錢尚在石內。耳談

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元帝殿前。預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客進。門未啓。然三晨皆有香先之。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常。下拜之。即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蘇裴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寄所寄卷十

視其足不在地上。益異之。徧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裴仙皆曰。此瘋人。常寄宿狗寶街園中。臭不可聞。耳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至。一婦一男子曰。裴慶久不歸。問男子為誰。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曰。他人婦可有乎。大筮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獵夫中。慶在焉。天師長跪。延之。益畏。浴於泥淖。天師跪不已。慶怒。躍起。踞上席。大噱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挽以臭穢。天師直砥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跪涕泣。願以瓢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侯於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藥屐。數石壘一門。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烈焰中。人猶見慶騎白鶴昇天。天師遇於廬峰。需慶果至。

携手盈去。莫知所之。耳談

黔寧王沐英。征八百媳婦。經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仙。成道於此。道成之日。太華少室。人帥仙官降壇。設金瓶果木。陵子食之。餘藏於櫃。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字四行云。金臺方急。神驚鬼驚。辟食其力。海東沐英。益異之。遍視櫃中。有木陵子三枚。似茶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覺身輕。萬盛。及平八百媳婦。就於山。石刻紀功而還。述鹿記。其間東山有井。淵深巨闊。世呼柳穀井。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某。與友人同遊。酒。吟曰。橘花垂蔭碧欄干。此地曾經柳穀傳。卿若有言吾肯寄。汲深千尺幾蘊。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明欲開地祠之。鋤下鏗然有聲。得一石碑。龍井神女祠。因建宇於其上。寄所寄卷一

王禿子不知其名。亦不知為何許人。嘉靖時。寓於縣之玄元觀。人見其異髮脫落。皆以禿子稱之。行止。惟持一茅藍。中置破垢補綴布數片。及一酒葫蘆。終日酣醉。邑中長者。多與遊。時拉飲酒。皆取辦於藍中。人咸異之。迨別去。寓縣北山村。諸惡少。乘其術而不得。遂捶殺之。側瘞荒原中。數年後。縣人解使馬赴京。於菜市街遇見。將

隆冬嚴寒。止著一破葛衫。衆方驚愕。王笑迎之。邀衆人酒館。痛飲盡歡。於邑中人無不注問。且曰。有奇錢取以償酒直。東走不百步。入北小巷口。卽出。負錢二緡餘。付酒家。忽不見。人始知前乃尸解也。又十餘年。有人於易水山中草庵內相見。道寒暄。自後不復知其所在。涿川志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舟覆幾危。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宇已知誇令德。皇天許爾壽斯翁。寄寄卷十 五

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鄧中守閩人李革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屢欲謁祖。未能。僮以檄往。而黃岡葉掾從入洞中。稱孫。拜牀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盂。豆一器。李公請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矣。李公欲屣棄袍笏。挂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章歸。代爲丁公汝幾。庚戌之歲。喪元東市。耳談

山左利津縣。有李神仙者。刑部尚書李化熙。初登進士。謁選。問之。爲一潮字。後舉。簽得湖州府推官。及晉階太保。歸田。神仙來見。求山資。太保曰。吾清風兩袖。何以爲贈。神仙曰。前月某日。公命小鬟携白鏹若干置厨中。以手戲其雙足。曷言無也。公笑曰。吾欲觀神術。聊相戲耳。遂厚贈之。梅隱小史

永豐玉灘。有村民費姓。業板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艷婦。盤跚行。以爲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逾大松嶺。至其家。兩日畱款。遂成居室。忽思家歸。尚爲人板築。自是往來婦家七八年。顏色豐腴。絕食不饑。亦常持其家華衣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半路。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於其身。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礙。至曠野。繞樹而止。萬曆丙戌往。始不復歸。耳談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元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取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祕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

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夜中。蟻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張設於里塾。又令黃冠舉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滑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爲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因廩甚修。怒曰。彼回求福已耳。且爲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廩。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

寄所寄卷十

寄所寄卷十

七

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如何。驟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少頃雲歸於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異林

邵道人蜀人也。年七十。善治病。令病者張目噓氣。即可活。目諸弟子。置飯病者前。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可活。道人即趨出。病家以死日請。出指示曰。如其數。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布尺裹納裏完。勿取也。飯道人無問多少。

美惡。道人喜飲水。冬月冰。道人齒間澆澆。舂之。有粉而紅。汗絳絳下。余世父患腫病。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某氏。謂其女。願將更聘之。女慚。終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病果瘳。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將歸。一日令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始悟。環守之。夜有怪聲。伺其息者。夜半。霹靂陰陰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則道人死矣。李夢陽集順城門外彭二衡衡岳。以子死。將棄之於橋下。而哭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爲棄之。姬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姬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封

寄所寄卷十

寄所寄卷十

八

其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此不足愛也。姬投託。抱死子歸。果即活。大以爲異。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爲壽十四也。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爲壽二十四也。至壽三十餘始病卒。發封。乃萬曆二十四年也。耳談

余座師金壇蔣虎臣夫子。以詞林督學順天。康熙辛亥。告假歸。將抵家。登岸閒步。忽同一伴遁去。從者遍訪無踪。舉家驚嘆。莫知所向。癸丑。子宰交城。忽傳有自蜀中峨嵋來者。以夫子手書遺囑見賜。即前歲從遊之伴也。因悉知夫子出家峨嵋。以是年癸丑春。易質臨終辭世。有偈。自然猿鶴自相親。老病無端酒醉身。



閻生員許某。中年警。不見天口五載矣。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旛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於逆旅。廬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履。問渡。將走海上。逆旅人頗疑其狀。詰所由來。客自言吳人。善為方治諸病。至暇方。雖瞽可明。生有親在側。聞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客為方。不執古方。開川諸奇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服之。久而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睹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痊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為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麪可供也。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候盡。酒數斗。亦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凡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鉛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不願。客笑領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子將海上游。還更過若。於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翁能縛燈作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仙。為至祀於室。動止必視。頗著驗。明倫彙編 小典  
東阿侯鏡。少年游古廣。見一婦人。稱九華山人。執手

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皆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肯。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鏡皆識貌。為一小僮。書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鏡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群盜劫以為質。鏡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石上笑語。盜服其言論。歎息羅拜去。鏡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鏡後官至都御史。全上  
燕關主事劉元。微時。雇墮於父路。襖被行裝。盡為墮夫竊去。元不能知其姓名。窘甚。乃書墮夫并墮像粘屋墮棚下。群起墮者曰。此某人也。家在某處。遂踪跡。  
**寄園寄所寄卷十**  
之行裝盡獲。  
新淦隱士聶某。建巷北關外。靜修學道。思遇呂真仙。一日有樵翁負薪求售。某買之。隨寄破笠。及擔而去。笠上遺金釵一股。某適他出。翁來取笠。問某何在。應以他往。翁遂題詩外壁云。金釵付汝供香火。從今始見呂真仙。某駭異。出巷追之。止見一黃衣仙人在天半雲端。因名望仙橋。新淦縣志  
尹蓬頭者。北地產也。至元時。為天慶觀道士。其道牒。以羊皮綴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不梳。南都人呼為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戶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詣人。會鹿麋餉



客約益四十餘。客戲尹曰。公能盡之乎。曰。能。須臾。吸之盡。孫臬秀才曰。某伯父接尹於市。市有擔瓜賣者。某伯父戲曰。公能盡之乎。曰。能。即買饋。吸。瓜立盡。無餘也。南戶曹李員外。乞子告。一日辰刻。尹見李僕於都門外。僕曰。命已下。至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報李曰。蚤見使者言。已得告。盡趣裝。既僕還。質問果然。則道里三千。往來特一飯頃耳。某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知其召已也。魏國館尹齋舍。晝嘗隱几臥。磨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甚適。魏國悞不信。即出寄園寄所寄卷十

臨海詩仙 十三

論說雄俊。引重爲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足往謁。隨與隸紳稱之。張方危升高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爲禮。頤罵曰。乞兒辱吾教。尹適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耶。張曰。夫道難言。頃譚道者何如。左慈之羊鳴。安期美門之解形。銷化。且爾乞兒。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爾罵者無窮也。張曰。然則爾曉參同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奧。稍論敘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傍伽娑易。艮卦衆爻。三教渾合之旨。翻翻千百言。衆驚異悚聽。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尹之辯慧不群。遂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數十。因鎚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直尹睡正熟。謂童子曰。謹以一苴鞋貽爾師。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白所贈。尹曰。是期我違去也。無何。逆聞劉瑾。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此

寄園寄所寄卷十

臨海詩仙 十四

踏劍乘雲而去。勇體小品

張文僖公昇為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為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日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即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白表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曰。此書亦可一覽計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為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僦正已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寄園寄所寄卷十。聖賢書仙

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幼閣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槩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緝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僦正已故址。一如徐仙之言。全上

楊佛子頽下生癩。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蓋。即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指佛子癩。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癩。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

步。顧瞻其人。遽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恨不得治癩方。明旦視頽下癩。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癩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一

聖賢書仙

其

驅睡奇

二氏

孔氏之門蓋稱五霸况吳端平空山名利亦有畸人顧以末流穢汚更覺增人痛憾錯雜筆數

則固曰外之亦以澄之云爾

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然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徵事番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削髮出家則是中國之人爲僧始於石虎時也古今原始晉明帝時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爲尼此中國爲尼之始全上

宋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室寄園寄所寄卷十 聖歷二年 二氏 一

至是始與僧同禁全上  
紹聖中有僧遊天台誤入新昌縣沃洲山上遇大佛剎寂無人聲既登堂見有官吏治事徐入法堂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側立以視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立於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出沿燒其身金及金紫者不畱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密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行妄作住持故作此報金紫者請主也僧懼遂山至山半逢數卒驅一老婦踴歸認是其母回首謂嬾老婦曰以汝平生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致語僧下山竟路問居人金無寺指別徑乃達天台路

問其日已三宿矣不復東游竟還家母已死掛傳此書

長老退居者數人關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聖歷二年

宋范正敏遜齋問覽云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

天台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銜紹

欽督其事紹欽口與僧談笑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於

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

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

焚之而退今淮安安東縣城倒壞數層數年前有一木

匠來云願得石灰二百觔半百觔秣米一石能修一層

父老不信木匠乃自募各物不用架索呼僧衆助工旋

成一層未幾佈施雲集塿遂成人以爲神而匠即投塿

下爲僧後往揚州三汊河復欲修其塿以二大樹橫擗

第七層以小桌加樹杪臨空天半敲魚念佛守土者怪

而逐之遂遁去 聖歷二年 二氏 一

元世祖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爲立其教賜金印章

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其學本於老而其說猶

禪學也佛老之外又有此一學全上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既作僧嗜酒

不檢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家困臥一寒

皆忽昏不知人仰首長鳴頓仆於地腰脊下尾骨痛不

可忍呼醫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突出父

畏懼狀宣播急掩其衣愈痛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

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面已肖驢形。數日蹄踵俱備。兩耳翹然。嗥吼悲鳴。四肢據地。卓立。斂成其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不可。於是畜廐中。弗施轡勒。驢嘶鳴不止。且翫齒人。試牽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色。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吳夢志

巴東下巖院。上僧。偶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經宿花滿其中。與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滿。復置錢。及金銀皆然。自此院中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驚愕追惜。師曰。我死。汝輩能離傍自守乎。若載之不密。道足以取禍。吾今棄之。蓋不欲汝曹增罪戾也。明太祖時。蘇民沈萬三家。有一聚寶盆。置

新蜀寄所寄卷十

張夢二氏

三

少亦多。上問之。取試無驗。仍以還沈。後築應天城。移錢此盆之異。復命取鎮觀音門下。因名曰聚寶門。并徙沈於雲南。觀此則知至僧之有見。鴻書

姚少師道衍。初侍燕邸。每夜夢與劉太保仲晦寤語。既後現身佐命。恪守僧律。南屏西山。後先觀化。兩公之賜名。一曰秉忠。曰廣孝。豈非再世示現者歟。列朝詩集

雲南曲靖府真峯寺碑。畧云。明正統中。真峯有鏡中長老。晝夜不寐。四十餘年。夜嘗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築成串。以煉睡魔。某邑有節婦。年七十餘。臨終授百錢於子孫婦。凡磨如鏡。字迹盡滅。子孫婦不解所以。曰。此我守節五十年。每中夜慈心一熾。即撒此錢於地。比

暗中摸取完。慾火消矣。增訂筆記

姑蘇劉昌。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塚數十。破碣十三里。河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庵外。方琢石甃。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完。入庵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問此大石從何來。曰在十三里河塚中所出。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是殺牛馬然。劉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劉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爲

新蜀寄所寄卷十

張夢二氏

四

功耶。本朝初年。一僧鎮日坐京師前門化緣。一侍衛下馬問之。則五臺山寺壞其二。募新之。需金三千。侍衛心動。爲徧邀同志。捐金如數。付僧去。後數載。侍衛告假遊五臺。至則先憶僧所住寺。單騎急往觀所新寺。但見古剎頽落。荆棘徧佛殿。寺後忽有琵琶聲。窺之。羣婦歌笑也。急馳而返。遇舊僧堅留之。衆僧羣集。灌之酒。鎖一空房。以刀一。索一封。聽其自裁。侍衛悔泣。至夜半。忽見屋角有穴。光射入。喜曰。吾當從此出。急以棹梯而上。甫出穴。和身墜至山脚。急走呼從人執械往。盡擒之。置於法。視所鎖房。實堅密無穴也。楊柳集

程篋墩總角時。與老僧參禪。問何許人。曰江南僧。曰。江

南草木耳。程曰：草木之中，惟吾獨秀。僧曰：擇其秀者，伐之。程曰：伐爲皇家作棟梁。僧詞窘，遂罵曰：進三步必死，退三步必公。程曰：橫行三步又何妨？僧遂瞑逝。黃青剛

劉豈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塞，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中，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醜行也。疑耀

饒州有女尼，與士人張生私，因嫁之。有贈之詩者曰：短

情固寄所寄卷十

聖歷二年氏

五

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裳。於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爲尼者誦此，亦增一報云。剪除元記

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於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將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懼。武以入，乃手運棍躍入，至康公帳前，捷如猿猴，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平幾何？曰：吾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挑夫二百挑米，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醢灰試國，身有白點多者爲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議，兩人闖至幕而

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剎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葉青

二編

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攜其貲重，商又單弱，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土中。越二日，有貴客遊賞過寺，一犬噬鳴不已，遂出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地，悲號發之，二屍出，尸下有呻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於朝，諸僧皆斬，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全上

正德間，山中大家請僧誦經於一樓上，女及笄，有時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閉戶姪女，聲言擊已，則殺

寄園寄所寄卷十

聖歷二年氏

六

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計數扮盜劫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黨招僧下出，僧從之，被縛，公私交捷死。耳談

正德時，西湖上有板巷，大覺禪師爲神僧，創建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遺木，使使者丐乞於諸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圓如毬，給以五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貴大商，以首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爭爲輸金，卽禁禦清嚴之地，皆入焉，喜舍尤多。今禪師示寂，而使青木毬已槁，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耳談

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蘇松海濱，兵民敗走者三十七陣

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珍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一陣始。先是倭寇首陷黃陂。杭郡守孫公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養僧二百人於昭慶寺。三司官以僧爲無能。與鹿園賭酒於湧金門。暗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與決勝。鹿園請孤舟。則一僧揚揚而來。教師各持棍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爲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倭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禦之。其將爲天員。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於是交兵大敗倭奴。倭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於蘇。走金幣。

寄園寄所寄卷十

聖朝寄二氏

七

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與月空曰。爾至彼。宜以衆寡不敵。繳禮幣而善辭之。脫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天員者見講楞嚴經於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於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抗來。乃客也。宜讓爲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願與校技。八人藉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墀下屋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逸殿後。持刀從殿門出。

所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服。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領杭僧十八名。天員領蘇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勦。又選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密僱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二十四把。鈎鎗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旋青備諸身。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團。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鑽木取火。燒其三。餘二亦爲風浪所粉。十一日。天員與朱指揮議往八團迎賊。兩提督僧無極於六團下營。朱指揮先往八團。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知縣先被賊殺。

寄園寄所寄卷十

聖朝寄二氏

八

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團。賊聞之。即走。天員引兵至一團之滄家港。遇敵已中時矣。天員率諸哨騎爲先鋒。月空等排陣於後。見賊下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即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包爲八扛。餌我兵。天員令曰。有捨財物者斬。月空無極橫列陣。爲長蛇之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於其內。稍退一步。鈎鎗之効。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含旋花一九於口。賊首趙大王舉扇招賊來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綠排爲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於左右。持兵仰天而揖。還衣包八扛於地。僧兵不爲動。天員引

騎兵左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無極。僅陣。呼如藍三聲。大喊殺。殺長鎗者奮勇前。戰。賊舞刀亂砍。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箭手發射。鐵棍從鈎鎗而進。擊死鈎倒之。棍刀手繼之。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鈎蛇循而至。不能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龍青金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疑爲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舍死潰圍。騎兵開一角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視。乃趙大王妻也。僧某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堙。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巡檢。二弓兵。卽如金。青園寺所寄卷十。賊逃往嘉興山。天員休兵訓養。十五日。引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兵亦至。相合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凡滄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勦滅無遺矣。計僧所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爲伏牛。伏牛亦學於少林者。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於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訪天員。適與高僧調閱藏經三千而過。心閑氣足。學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黃猷吉清源人。爲淮揚兵憲。以疾歸。家居頗好道術。細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問者不爲通。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惋曰。吾以爾至好道。故來救其厄。

今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發。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問者因具言所以。視其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瘧。大口小口。青黃共色。有解者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心。秋也。口添瘧。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共色。緣也。凡染緣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居東集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卽致金幣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於天壇餅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靈爽卽歸道士腹中。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算。一日語道士。某家好女。心青園寺所寄卷十。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道士甚德之。忽在市遇其父曰。公非某乎。我某也。爲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邇者以聞於東廠大璫。金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蓋無依也。大璫以是受上賞。耳。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却之。而心動。曰。汝但隨吾影行。至一庵。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羣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亮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辨。但乞哀。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題近百乘。皆出乞化。願以謝過。題既盡。始罷。

後始知婦乃蛟童。夫與羣不逞皆優。皆入寺垂涎其。而作此。小意異紀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餉之外。絲粟俱無。坐徹前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作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迦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學大數珠數十顆。暗寄園管所寄來。耳談

維揚木筏筵上一僧。擊木魚。數日不食。岸民業豆腐。夫婦憫之。飲以漿。僧以銀一錠為報。且告曰。某日當飛升矣。至期仍在。民詰之。曰。有夙緣未了。問以緣何在。曰。即汝店中少婦。但得交背和衣坐一夕。即了矣。擲以五十金。曰。從我即擲金去。民貪其利。勸婦從之。是夜已代僧入篷擊木魚。至曉乃已。又三日。僧仍在。民又詰之。僧又擲五十金。曰。和衣坐緣未了。當脫衣一夕。即是矣。民貧之。入篷代敲魚如前。至曉。僧已拐挈其妻。并前銀俱去矣。鳳升集

禪師沈蓮池。杭郡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友死。即感除。

投筆披緇坐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郎公淳熙始欲北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試畢。其試題盡虞試文。皆從杭錄就。因虞使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禪師嘉靖乙未生。居杭溪山寺中。緘口不言休咎。人所供施甚饒。皆以施遊僧。以千計。漸水徐進士恒菴令仁利。嘗邀致客榻數日。問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盡了者名根耳。虞公前身為杭城老僧。其祖嘗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生。耳談

萬曆末。浙紳為沈蓮池奏請封禪師。時此本內央鄭妃手。批曰。姓尚未除。何得云禪。遂不允。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漸岸趙吉士恒夫新

受業 王 輅大席 仝 景衡 校訂  
汪 徽棣園 孫繼揆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故老雜記

黔兵始末

寄園主人曰椒處萬山中其田土所產寄于他郡生其間者不得不裹糧服買奔走四方以謀食而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老儒宿彥自蒙童讀書垂老死未嘗暫釋著述覓

棟不肯一俯首就試有司講學書院自紫陽還古

而外所在多有顧海內大夫士之與椒人接者往

往奔走四方之人居多而溪山窮谷中宿儒不得

一叩其姓氏遂非我考亭夫子簞墩正希諸先生

概目之曰椒人耳不亦誣歟首輯新安理學次輯

故老雜記若黔兵始末則鄉先生之有功于桑梓

不可不附而存之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新安自紫陽峯峻先儒名賢比肩接踵

尚醇朴雖僻村陋室肩聖賢而躬實踐者指

不勝屈也嗚呼千秋具在豈徒尚口前徽不遠

有志當型畧撮世所共尊者數人可以典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婺源松巖里人五代有朱古寮者仕

為婺源鎮將因家婺源歷傳至森仕宋為承仕郎森生

松松年踰髫髻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以父喪值

亂寓建之崇安服除調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建

炎間告歸十餘年紹興四年內翰蔡密言於上召試館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職除祕書省正字明年車駕還臨安上言甚切至通商

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

職如故後以抗疏阻和議出知饒州請告老得主管白

州崇道觀初松交呂廣問雅遊於蕭觀羅從彥之閒

大明六籍要旨而微之理學實松有開其先云松力行

砥礪嘗自謂性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齋所

著有韋齋文集外集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

生熹於尤溪寓舍先是松生時婺源城有白氣如虹自

井出至是熹生復有紫氣如虹自井出騰上尤星日因

名之曰虹井紹興四年熹入小學通孝經大義從羣兒

遊獨以沙立八卦端坐視其排心者初松疾革時以後

事屬少傳劉子羽。語嘉曰。胡原仲劉致中劉孝仲。此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往受學焉。汝其念哉。松卒。熹乃往。依劉子羽。居崇安。從學於三君子。遂築室於西谿山。十七年。其秋通籍建陽。舉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春。歸婺源展墓。以張敦頤所贖歸父質田。請族父老主之。供祭祀事。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將赴同安。愍學者之不達其指而道悖。乃師事延平李愿中。獨得宗旨。爲學始就精實。而會理一分殊矣。治同安。取令甲邑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櫺閭。其後六年爲隆興元年。孝宗卽位。數召入對。言時事。請祠監南嶽廟。三年如長沙。訪張栻。講喜怒哀樂未發之旨。而兩月。去道昭武。謁黃端明。偕

新刊書所寄卷十一

朱熹

二

知南康軍。置奏減皇子縣稅錢。立周程祠。復白鹿洞書院。身爲勸駕。諸生自以爲得師。八年二月。熹與子棣子靜復會於南康。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以發明之。是年秋。除直秘閣。改除提學浙東常平茶鹽。九年夏。詔捕蝗。熹言於宰相。行社倉之法。又言紹興和買害民。台州丁錢當免。及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其年秋。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十五年夏。除兵部郎官。與兵侍林栗講易不合。以足疾乞祠。明年春。詔與官觀。是時始出太極圖通書西銘解義授學者。十六年春。除秘閣修撰。屢乞祠不許。光宗卽位。詔許之。仍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轉朝散郎。賜緋魚。其年秋。除江東運

新刊書所寄卷十一

朱熹

三

徒蔡氏力挽歸闕云。嘉定元年。諡曰文。封信國公。紹定間。改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後賜所居里額曰文公闕里。元至正間。追諡嘉父松曰獻靖。嘉長子塾。先嘉十年卒。次塾。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驛賞酒車。後十一年卒。次在。字敬之。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歷官至工部侍郎。封建安侯。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嘉從孫曰洪範。家貧苦學自忍。常館於胡舜卿。授以易學。舜卿卒。洪範以易授舜卿子寶祐。元年登第。授爲武夷書院山長。一軌於古道。時人高之。嘉十世孫曰懋。明天順丁丑進士。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稱。懋弟懋。以宣聖子孫例入太學。授永年縣丞。懋弟懋。寄園寄所寄卷十一。由縣學生。貢入太學。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學訓導。積從姪焄。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嘉十一世孫曰鈺。爲太醫。曰璧。爲博士。告老子鎬嗣。先是武宗末年。戴銑汪玄錫王定後先奏請。以朱子繼孔子者也。重朱子所以重孔子。重孔子所以重道也。孔氏嫡長之裔。居浙衢州。其支庶亦常他徙。而後居魯之曲阜。累朝錄蔭。惟曲阜子孫世襲公爵。而衢不與。以闕里爲重故也。今朱氏發源。卽孔闕里。闕之建安。卽浙衢州。朱氏子孫在建安者。恩典已隆。而婺源子孫。顧未得錄蔭一人。其輕重緩急之序。甚有遺憾。甚非所以處朱氏於孔子之門也。嘉靖卽位之元年。乃下詔曰。以文公次子塾之後嫡孫一

人爲博士官。俾奉祀事。論曰。余嘗謁武侯精舍。覽泉考亭諸勝。之南康。尋白鹿洞遺跡。之湖南。數遊書院以上。馳神於恒岱太華鄒魯間。未嘗不低徊而之。登降趨馳。仰窺道德氣象。自伏羲以來。如作家者。蓋有三。大開闢焉。堯舜之精一。開闢一侯也。夫子之求仁。開闢一侯也。朱子之存心致知。開闢又一侯也。堯舜之時。如元之元。孔子之時。如元之會。朱子之時。如元之運。其將以漸而華實矣。是三世家者。固元氣之流行於宇宙間。其立極固同也。矧我徽爲先世桑梓之鄉。得游從於闕里。其景仰至止。又當何旣哉。朱子世家司馬公自破其凡例。躋孔子於世家。其隻眼如箕。卽其推尊至聖一副鉅識也。王半山強作解事。妄肆譏評。貽笑千古矣。不知理學真源者。乃欲襲唾餘以立新異。噫。何天下半山之見之多也。准御史王完奏下所司。隨據本府知府張芹保奏。朱壁係文公十一代嫡派孫。世居婺源。相應至祀。嘉靖二年。奉旨朱壁准與做翰林院五經博士。三十七年。又用本學訓導席端言。俾世蔭錄勿絕。爰建署於縣治大街。朝賀如有司。國朝因之。明朱壁字原靜。嘉靖二年襲。朱鎬字以中。嘉靖三十五年襲。朱德洪字弘甫。萬曆二十四年襲。朱邦相字君輔。崇禎元年襲。國朝朱煌字燁臣。順治十三年襲。朱

坤字廣興。康熙五年襲。教源志

程大昌字泰之。生休寧南鄉會里。十歲能屬文。登紹興進士第。積官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封新安郡公。贈特進。諡文簡。大昌慷慨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論著追配古作。有禹貢圖論。毛詩辨。正演繁露。考古編。易老通言。易原。雜錄。北邊備對。尚書譜。及文集。又為山川地理圖。就經筵進呈。府志

休寧理學九賢坊。以程文簡公為首。蓋朱子而外。皆其卓卓者也。公勲業燭史冊。後數百年。又有襄毅。敦父子兩尚書。程氏何多賢哉。九賢坊在休東門外。去寒舍舊市五里許。公與吳學士微。程公若庸。陳公寄園所寄卷十一。泛葉寄理學

機。倪公士教。朱學士升。及余祖東山公坊。汪公循。范公準。

竹洲先生吳微。初名彌。字益恭。為休寧南山道祖。微坊與兄俯齊名。太學為之語曰。詹山三蘇。江東二吳。登紹興進士。通判邑州。時南軒張先生。經畧嶺右。遇疑事必咨微。且以書告朱文公。嘉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薦於朝。得召對。張杖以五峯知言授之。且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言以贈。微受教而行。見孝宗。首陳恢復大計。授廣南西路安撫。以親老請祠。終於家。寶祐四年。曾孫資溪。以微平生著述表進。賜諡曰文肅。所著有竹洲集三十卷。棟華小錄。及嘗為餘

已堂記。懇懇人爵天爵之辨。文公讀之喜曰。往者張荆州呂著作。稱吳邑州之才。今讀其文。有以見其所存矣。全上

汪莘字叔耕。休寧西門人。幼不羈。長卓犖。有大志。不肯降意揚屋之文。退安丘園。讀易自廣。凡韻鈴諸書。靡不究習。屏居黃山。嘉定間。詔求言。遂三扣關。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污之弊。楊慈湖真西山見曰。真愛民憂國之言也。不報。時朱子召赴經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至上父子之間。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若憚於為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為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為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泛葉寄理學

明稍綏。竊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不能為天下學道者之地。亦恐不能為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徐貳卿誼帥江東日。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備筆札抄錄著述。欲以遺逸薦於朝。不果。築室柳塘上。自號方壺居士。著有柳塘集。全上

先生隱柳塘。著書。今遺址猶曰柳塘巷。曰碩儒里。每過其地。憶前輩風流。輒低徊不能去。

程若庸字達原。休寧汝川人。從饒雙峯沈毅齋游。得聞朱子之學。淳祐丁未。為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庚戌為北山去疾。枋臨汝書院於撫州。聘若庸為山長。買田宅居之。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為福建武夷書院山長。若庸累

主師席。及門之士最盛。在新安號勿齋。學者稱勿齋先生。在撫州號微菴。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學者稱微菴先生。如吳澄程鉅夫范啓金若沐吳錫嘏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百篇。及太極圖說近思錄註。全上。

徽地瘠人稠。往往遠賈以逐利。僑居名都大邑。天下之與吾徽人接者。幾盡疑爲胥腹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輒不欲以徽人稱。不知歙山窮谷中。凍餓窮經。雖三公莫足易者。唯吾徽大有人在也。因程公自號

徽菴。附寄一慨。

徽山有黃海白岳。水有練溪新安江。黜賢有程忠壯汪忠烈。正學有朱徽國以下。文章節義。自吳少微以

八

及金正希。代不絕踵。而世顧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胡奉耶。況黃山白岳。靈奇甲東南。騰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乃風雅如湯臨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詩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得毋

貽笑山靈。

胡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梅田人。初德興沈毅齋黃珣。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方平又從學於夢程黃珣。研精易旨。沉潛反復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著啓蒙通釋。又有外翼四卷。又有易餘閒記。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

可讀。啓蒙四篇。其始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非卦不立。數非著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著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子一桂。字廷芳。易學得於家庭。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入元。退而講學。遠近師之。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安熊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哀集諸家之說。以疏諸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其言曰。易道有四象爲要。易學有四占爲難。朱子啓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設業書理學

九

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又著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並行於世。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稱雙湖先生。全上

雪峰先生胡炳文。字仲虎。考川人。幼嗜學。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牕隙。終夜點誦。既長。篤志朱氏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曆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嘗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浚。建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士。炳文署山長。爲課試以訓諸生。調蘭溪州學正。不赴。所居扁曰隨齋。於四書諸經。會集衆說。參考以求其通。餘千餘卷。之學。本出朱熹。其爲說多與熹抵牾。炳文遂正其非。以

故作四書通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作易本義通性理及朱子啓蒙。易五贊通釋。春秋其解。禮書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蘊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合意。爾雅韻語。雲峯筆記文集二十卷。卒諡文通。公上

雙湖先生與雲峯先生俱能力肩正學。有功後進。至今讀其書。咸拜敬焉。識者謂朱子餘芬。鍾發居多。

陳櫟字壽翁。世居休寧之藤溪。甫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通進士業。師鄉先生黃常甫。常甫出於婺源陳氏。私淑朱子。故櫟學有源委。朱公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謂朱子歿未久。而諸家

齊園寄所寄卷十一

十

之說。往往亂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成。論孟訓蒙。口義書解。演義說。讀易編讀詩記。六典撮要。三傳集註。及增廣通畧。以慮數千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詞隱義。則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立科舉取士。有司張之。試鄉闈中選。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日用之間。動中禮度。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學者。盡遣歸。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揭後斯誌其墓。與吳澄金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

面來歸之。故其道遠而章。會而明。櫟居萬山間。與十石居。而踪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光。博洽羣經。羅網百氏。朱升趙汴多所取正。隱居教授。人以書厨目之。公上

定宇先生爲朱子功臣。著述俱極中正。四書大全。所引新安陳氏說頗多。

倪士毅字仲弘。休寧倪干人也。其先三世皆以經學教授鄉里。士毅世其學。及長。潛心求道。師鄉老儒朱。與陳定宇。學益以充。教授熙下阜。點人化之。所著有四書輯釋。歷代帝王傳授圖說。道川集。公上

齊園寄所寄卷十一

此集寄理序

上

士毅公幼子尚漁。當校定余東山公春秋集傳。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號環谷。祁門桃墅人。六歲日記數百言。至十歲。父應新因取祖華問學於饒雙峯。及當時問答之言授之。克寬玩索有得。遂於理學寔凡。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知爲學之要。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諸書。悉皆成誦。延祐中。侍父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仲迂於州學。吳謂諸門人曰。克寬穎異絕倫。勇於爲學。他日必有所成。旣歸。志聖賢之學。閉書齋於居室東偏。扁曰思復。銘於前壁。泰定丙寅秋。郡邑舉應江浙鄉試。明年會試。論春。與

秋博考諸說同異。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遺。資治通鑑綱目有凡例考異諸書。教授宣欽間。數與鄭玉汪澤民講論。意氣相洽。澤民復遺其孫世賢。執經門下。四方學者。從游甚衆。嘗語之曰。聖人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洪武二年。朝命行人禮聘。與同翰林。未幾。刑修元史。事畢。以老疾辭不仕。賜宴禮部。給驛還卒。休寧程敏政贊其像曰。此考亭世嫡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經皆有說。而春秋獨盛。平生皆可師。而出處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衛聖。遺像凜然。百世起敬。邪門志。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休寧程敏政

志

朱子綱目上繼麟經。環谷先生以凡例考異羽翼其間。今讀者豁然心目。洵稱史學功臣。

趙訪字子常。遵學於九江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嘗以爲周易春秋二經。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氏杜氏。至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啖趙。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

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隱居休寧之東山。至正末。起鄉兵。輔元帥婺源汪同保鄉井。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乃如京師。竣事。不願仕。還。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休寧縣志。先東山著述最富。吉士刊其遺集行世。春秋屬辭。年久漸鮮善本。近出藏稿。復付剞劂。敢謂能讀遺書。亦不忍使祖澤蕪沒云爾。

潘榮字伯誠。桃溪人。隱居博學。通諸經。尤長於史。嘗著通鑑總論大要。治天下有三。曰明曰斷曰順而已。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勳而有罪惡。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寄園寄所寄卷十一。休寧程敏政。志。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休寧程敏政

志

朱升字允升。生休寧。後徙居歙之石門。幼師陳樸。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益浦。偕趙訪往從學。歸登鄉貢進士榜。授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會淮甸兵起。壬辰春秋滿歸。而新黃兵至。撤矣。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著述不輟。每耻俗學。務究極天人。之蘊。丁酉秋。明兵下徽。即被召見。顧問。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人悅。遂預帷幄密議。冬辭歸。後連歲被徵。且至。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强。西也。大抵禮樂征伐之議。升所贊畫居多。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詞曰。春我同姓之老。實爲耆舊之英。其見親禮如此。尋以年高致政歸家。有梅花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年七十二。號楓林。學者稱楓林先生。所著書。載書譜志。子同。字大同。以升恩陞禮部侍郎。後坐事廢。休寧志

鄭玉字子美。幼好學。氣宇高岸。誠見山人意表。不樂仕進。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衆。乃構師山書院。至正十四年。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賜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不起。家居著書。有春秋闕疑。周易大全附註。程朱易契。餘力稿。十七年金陵兵至。徵守將欲要致之。玉曰。吾既不能慷慨殺身。以勵風俗。當從容就死。以全義。遂死。歙志

泛葉寄

故老雜紀

紀何雅乎爾曰。童而入耳。長而觸目。都不忍忘。也。郡邑有乘矣。何雅紀乎。爾曰。補其所不及。載不必盡載者。何嫌乎雜也。且乘則類分而聞不。妨隨及後之視。今何必不留故老之流傳。以資粉社談助。

國朝督兵張天祿入徽州。至新嶺。方造飯。張假寐。夢旄擁一赤面多鬚者。又兩白面者。戒張曰。汝此行。慎勿殺人。若殺人者。令汝不得善歸。張悚然寤。疑是關夫子也。比到嶺。有越國汪公廟。張入廟少憩。見上神像。卽夢中所見者。益大驚懼。故軍士不得焚殺。有犯令者。立斬以徇。縣是一軍肅然。民戶安集。張問土人曰。汪公何神也。曰。唐時保障六州者也。張曰。今猶見夢。可謂靈爽矣。面白者。一爲程忠壯公。一爲某神也。歙志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泛葉寄

越國公華。幼穎慧。九歲爲舅牧牛。每出常踞坐磐石。氣使群兒。令群兒又草營屋曰。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抽地。既歸。舅問牛所在。對以入地矣。舅素異之。不深詰。歙志

明太祖下徽州。卜兆於古城山汪公廟。獲第一籤。及得天下。命有司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開銷錢糧。至今不絕。第一籤。俞奉梁問。休寧志



隋末越國汪公華。保據六州。治兵古城山。溪環山下。通三浙。卽浙江也。丁亥五月。古城山落巨石於水灘上。灘忽成潭。潭深不掩鱗。石露其內。名曰印石。于壬辰禁網釣。爲放生所。魚樂此潭。不與水俱逝。遊人投食。各以類鼓波吹沫。相爭吞。今成勝景。相傳朱楓林先生鄉居時。汪溪石落。水磨不轉。朱先生卜之曰。千年不靜一朝靜。當從此止矣。千年不動一朝動。貴從此起矣。書此以驗將來。

古城山下。卽舍家舊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僉入者。其風最爲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皆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之樂寄所記

二

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先曾祖日記。萬曆二十七年。休寧迎春。共臺戲一百零九座。臺戲用童子扮故事。飾以金珠綵絲。競圖靡麗。美觀也。近來此風漸減。然遊歷猶有臺戲。以綢紗糊人馬。皆能舞鬪。較爲奪目。邑東隆阜戴姓更甚。戲場奇巧壯麗。人馬鬪舞。亦然。每年聚工製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民俗之流遺也。有勸以移此鉅費。以賑貧乏。則群笑爲迂矣。或曰。越國汪公神會。備其保障功。不得不然。

相公湖。一名黃墩湖。湖有屏。常與呂湖屏隔。程靈洗善射。夢人告曰。吾爲呂湖屏厄。君若助吾。必將厚報。求白練者我也。明日。靈洗射中黑屏。後一道士指墓地。墓其母。靈洗仕梁。將軍。封忠壯公。休寧志

許宣平。隱歙南陽城山。善吟詩。李太白訪之不遇。題詩菴壁而去。所謂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者是也。宣平詩。傳者僅隱居三十載一首耳。近閱焦氏類林。載宣平歸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半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菴不免更深居。吳興志

許宣平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枝。醉則歌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地。穿白雲行入翠微。唐詩類苑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之樂寄所記

三

吳少微。歙人。徙居休寧縣西石舌山。卽鳳凰山。第進士。爲甯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爲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吳富體。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徽州府志

婺源汪彥章。登崇寧二年第。瓊林宴。中席頌水。狀元霍端友。屬使表謝。授簡立成。一座驚嘆。事高宗。歷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國步方艱。一時詔令典冊。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書唐杜甫詩。紫綯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又請索元

以來。至建炎改元日曆。因命兼領。尋出知湖州。移撫州。繼提點江州太平觀。上其書。凡八百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以從官典鄉郡。人以爲榮。封新安郡侯。徙知鎮江府。贈端明殿學士。全上

龍溪先生藻。爲南渡詞臣稱首。元祐太后告天下書。是其手作。比以敵國典師。都城失守。親繼宮闕。既二帝之蒙塵。遂及宗祊。聞三靈之改卜。衆怒中原之無統。姑令舊綱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瘵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闕。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肅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宋葉奇撰

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細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遠族有北轅之憂。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憫。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汲明於吾意。應卷隨錄

關雲長刮骨療毒。飲酒自如。高開道鑿頰出鐵。進饌不輟。固爲奇矣。吾鄉朱少章。使金不屈。疾無藥物。多體之

百餘。於炙中作排律二十韻。差可與閑高金美。雪谷臥餘

余每愛朱少章先生。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辭短意長。凜凜有生氣。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旆。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雲窖。悲龍耳而莫逮。淚灑冰天。朱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應卷隨錄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乃自題詩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宋葉奇撰

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蘇軾施松慚弱質。兼復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勇體小

朱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爲壽藏。嘗叩之明術者。有龍歸後唐之兆。後一日至麻沙鎮。睹十木牌。自山溪販販至者。問其所從來。以後唐龍歸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碑

晦翁中鳥喙。頭岑岑漸頽。體皆黑。幾至危殆。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晦翁門人。可攷者三百三十八人。以攷者

五十三人。得夫子十分之一。明倫彙編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倦。必息而後與。皆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路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日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全上

文公爲徽學正傳。至今講學。遂成風尚。書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陽書院。古城巖之遠古書院。每年正八九月。衣冠畢集。自當事以暨齊民。詳然聽講。猶有紫陽風焉。其他天泉書院。爲湛甘泉講學處。迥不逮也。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溪山隱居

六

晦菴先生家墓。乃先生白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挺。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至祠部文未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非術數之學。而其驗如此。釋史

朱文公每經行處。間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壺。銀杯大幾容半升。時飲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輿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雌雄。箱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山棲志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柩於土上。以甌石焚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卽吉。除服議。晉郡洗母凶。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雅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似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乎。疑難

甲寅葬先父母於瑯源臺上獅高原。此癸未年先宜人携余避亂處也。曾作詩紀此山之勝。今三十六年矣。但歲訪地師於白下。時伊大農奉旨伐木江南造船。募巡撫行營。謂新安多巨木。須遣道員督伐。伊公知予微人。因以撫谷都閱。予對曰。大木儘有。但不適用。伊公云。既有大木。自合式。如何不適用。予對曰。樵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溪山隱居

七

處萬山中。每年木商於冬時砍倒。候至五六月。楊水泛漲。出浙江者。由嚴州。出江南者。由績溪。順流而下。爲力甚易。值此隆冬。卽伐木。木不能出。徒利木商耳。伊公首肯。遂寢其事。及予歸里。木旬日。周地師云。地已得矣。風水合局。不必言。合抱大木。羅列於前。亦不知多少。予心動。謂果如願。卽舊冬陳說於大司農前。非爲桑梓。正以保吾父母塋木也。因不惜重價成事。聞郡堪輿家。二十餘人。紛紛點穴不定。予用稱土法。擇土之重者。用事。及開金井。土如紫粉。光潤異常。登山者咸賀得地。

程恢古十歲詠冰。有句云。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萍沱渡漢兵。識者奇之。後再差知貢舉。樞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封侯。贈特進少師。以詞章稱當時。從子若川。武舉狀元。歷監丞。使金。金人乃以熟人首爲款。印搜賄陷之。金人驚曰。奇男子。易珍饈禮遇焉。府志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于旅邸牀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取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道固拒之。以老漢是

查待制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鼠。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首。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見有此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義。水族人性也。釋史

紹興初。法令散逸。凡專司法令。皆休寧金安節所修。書成召對。高宗曰。金安節好秀才。後官吏部尚書。敷文閣學士。休寧志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年十八。游太學。靖康初。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一刻而文成。擢居高等。京城失守。若海

述麟爲書以獻。袖書抗粘罕。乞存趙氏。高宗卽位。還江南。經制使。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郡志

宋丘濬黠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歲。釋史

祁門方秋崖工詞。生辰值小除一闕。其前後尤灑脫。今朝念九。明朝初一。單欠個秋崖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真道這月不消三十。高郵軍卒聞。以制命往易置其事。數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首惡數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趙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巨山秋崖字。詞統

汪立信字誠甫。婺源大畈人。寓居建康。淳祐五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等。借補承信郎。七年登進士第。理宗見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箇帥材也。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益急。遣書似道。獻二策。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言敢爾。尋廢斥之。後伯顏入建康。曰。此公在。吾烏得至此。郡志

汪立信之未仕也。家甚貧。會大祲。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容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帳服御。視

應炎有加。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此時不同耳。君之識度智業。皆非其倫。蓋少下之。是年以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踐歷畧如淵。而卒死難。人謂淵能知人云。出宋史。全上

趙子常先生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井。授江南行樞密院都事。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還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周藩睦檄敘元遺民。堅守臣節。與伯顏子中同傳。列朝詩集

先東山公垂髫。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公。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公口占絕句曰。一

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髮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吟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也。相與感歎而去。東山公集。此詩未載。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至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整附而壘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至沃壘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龍右有富人。豫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又開皂山一寺僧。其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壘爲墻。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壘以度凶歲。元末天下亂。先東山公逆知將絕食。遂預以芋和粉。築成磚形。砌甃于甕。其後大飢。飢民望烟火

而來。東山公取芋磚一片。置沸湯中則熟。饑民賴以存活。後太祖兵至之糧。公曰。吾當助三日餉。取磚與之。宋家款

宋時有朝奉郎之官。太祖初定。徵民迎之者。皆自稱曰朝奉。太祖曰。多勞汝朝奉的。至今休歇。猶沿其稱。太祖初至徽。避雨於民屋門首。曰。爾民何不接簷。民遵命。至今新安屋宇。門皆重簷。

陳定宇書蘭亭記後云。王逸少晉人才之傑出者邪。一時崇尚老莊。清談無實。獨論建識時務且長。沮桓溫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誕妄。蓋開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此實右軍知己。應卷隨錄

新安唐同詩。赤色精金。與綸銘自別。東山趙訪詩。根於華削。尤稱雅則。詩談

發源唐承旨同。初名書。遇亂。家黃州。事陳氏。歸附。賜今名。授國子博士。直起居注。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宋景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綢繆。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列朝詩集

程國勝。休之陪郭人。明太祖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令國勝率親兵宿衛帳下。與友諒大戰康郎山。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即舟邊。國勝仗劍叱之。急與

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元帥陳兆先駕飛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常公射中定邊就國命公疾揮來升進水湧師升遂脫而國勝等反逆敵艦之後力戰死之年三十一事聞贈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沐化類編

鄧寧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鎮其地有二門子以勤慎當王意王一日游山指二地皆可葬發雖小能久長已而二役各携親柩葬所指處二百餘年後人或以曹監或以吏役為小官者相繼釋史

任萬戶原休寧人父玟葉精舍富川上延和門汪克寬授春秋又從學於東山趙汾明兵下徽州原出佐軍實從捍禦歷功至顯武將軍雄峰翼督萬戶卒與弟金有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從東寄新記  
三

休寧吳克敏為元義兵萬戶保關墳兵敗題詩扎溪石壁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遂自刎死後孔從善為足成一律云萬里西風起馬蹄金戈回首塞雲低未為豫讓先凶趙欲學田單獨下齊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至今天與英雄恨嗚咽泉聲下扎溪光山外紀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見友人案上寅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允升更索一合奮射語亦合而寅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

味魚其餘都是魚前門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為之絕倒全上

允升生休寧徙居歙石門館臨河程氏教其子大為繼母所苦自縊後允升夢大突入其室適報生兒因名之曰同且曰此見必遭女禍尋於所居山前翦草屋數十間鄉人怪之允升曰車駕異日幸臨當休軍於是丁酉秋明兵下徽高皇提兵過之果休其下臨去允升謁請曰臣有子同後得全軀死即臣幸大矣後同官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命題詩賜官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同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請使自縊蓋允升所謂女禍也其六壬精妙若此釋史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從東寄新記  
三

齊易巖者徽高士術數尤精於楓林明太祖初起兵聞而往問之答曰不嗜殺人上曰經生談遂去及即位或有薦巖之才者詔徵詣京師巖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敢容巖曰毋害也歲久富泰乃為汪教其少子為文常與其子游於山指一處曰此汝發身處也但不知誰為地主問之其姻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語為意及易巖死其子卜地葬其父竟得此山偶檢其少日所讀中有記云汪生某其父某都某園某山子孫綿遠且貴其子歎服今汪氏果盛幾卒年七十餘無子故其事失傳全上

休寧程繩祖除陝西御史至澄湖口令邑東曰黃麻潭

原是習日。累為借蛟攻陷五百餘畝。繩祖齋禱於城隍。其蛟自日為迅雷所斃。尸血浮江。民患始息。立祠祀之。類書纂要

歎唐仲實。當明太祖駐蹕徽州。延訪儒碩。召對稱旨。賜梓酒。東島事載五倫書。命之仕。以替廢。辭攝紫陽書院山長。學者稱白雲先生。明詩集

明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駐蹕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闢。黎民樂。折開費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山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不備。寄書人朱某。樞密院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甲辰燬於火。湧幢小品

建文帝為僧。居羅榮寨之白雲菴。命程濟圖。建文作菜根歌曰。菜根青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正氣

翰林編修程濟。績溪人。博學通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為四川岳池教諭。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天大呼曰。陛下幸寬臣。屆期無兵。殺未晚。遂下獄。已而靖難兵果起。敗

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燕王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碑。再椎。遠曰。止。為我錄撰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不用濟策。致屢敗。帝問召濟還。初濟同邑高翔。金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濟曰。不學無術。此固應變學也。既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我願為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時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高皇遺篋計。濟袖出黃冠易之。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被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艱難。每遇險。輒以術脫。帝不自知。濟亦不使帝知也。濟嘗病。帝親為煮糜。含淚坐榻前。刻不離。濟曰。帝不死。濟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筮吉凶。聽濟示。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一廢君臣禮。語詳外紀中。正統間。帝東歸。濟從至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修也。驚異之。既而之北平鞠實。迎帝入大內。濟北獨倚首泣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演焚菴。散其徒。平陽葉二渠。紀歷年始末。名從亡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不測所終。全上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

朝進左長史。上禦燕策數千言。謀算悉備。壬午變後。通  
開戶憤感。有衛士紀綱。指通舊封事。乃械至京論死。臨  
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屬戍邊。簿錄其產。僅田十餘畝。遺  
書數百卷。全上

靖難後。以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  
曾私謚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繫獄。後  
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而金蘭輩得釋。彥清。婺源人。武  
曰彥清偕諸臣出外巡訪建文。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  
興復。顧兵力不足。死之。金蘭釋後。請陞本邑知縣。有善  
政。全上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瑞安寧。時為守備。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送葉奇歸紀

燕公設席中為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  
雖為手。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為一絕云。  
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  
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客中新聞

開內監廳四面開門。其式皆同。先開三面。閉上一面。  
作賓席。既安席。令人開上門而閉已所坐一面。儼然  
居首席矣。

程篁墩文集。九十餘卷。李長沙為序。他所撰輯。宋紀。受  
終考。遺民錄。新安文獻志。皆可觀。惟著蘇氏檣柁。力詆  
眉山。以報雋蜀九世之仇。則高而近思矣。列朝詩集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類之徒。學士程敏政記其事。

弘治元年七月二十日。華殿後講。上顧中官。賜詩  
官冠帶靴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副金帶。  
及烏紗帽皂靴。面謝訖。上謂曰。先生辛苦。其對曰。此  
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有記之。口上梁恩曉色溪。湛  
恩稠。委駕親臨。對衣紅濯。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  
幸清班容宦履。漸慚華髮。朝簪。經生啓沃尋常事。清  
得君王念苦辛。王堂書

休寧公車側有公宴。載在全書。程篁墩後十數科本  
籍與席。而外籍不與。金希先生復之。庚午癸酉又  
廢。黃仲霖前輩再復之。本朝來外籍者。多未歸里。  
幸卯于白杭旋。匆匆公車未暇及此。甲午于陳原委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送葉奇歸紀

於張令尹天成。特設宴於縣堂。宴畢。鼓吹送至東門  
橋饌飲。至今為例。

婺源獻給事銑。字寶之。以劄劄瑾廷杖落職。竟卒。追贈  
光祿少卿。列朝詩集

休邑黃正賓。以國本事廷杖。雖出身貴耶。而直聲震  
朝野。

汪京府循。字進之。休寧人。治丙辰進士。其題明妃詩  
云。將軍杖鉞妾和番。一樣子思出玉關。死戰生爾俱為  
國。敢將薄命怨紅顏。全上  
彭總督澤。陝西人。嘗過歙。謁越國汪公神祠。夢著白衣  
人獻上表文。乃是狀元。明日唐皇果來獻文。而以貧故



益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驩。後任總督。嘗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舉。報者至。而轅門正欲羣戮人。乘喜盡省之。釋史

休寧汪龍字潛夫。少穎悟。父客死。問母狀。時時號泣。目迷盲。年十五。遇宸濠逆。佐李士實逃難。至休寧。以觀梅數授潛夫。時因倭患起。督府急甚。聘潛夫至中軍。潛夫惻然曰。急矣。為強起。毋出兵。尅時日勝敗。多所贊畫。顧尚書可學。以潛夫名上聞。即命有司趨入朝。尚書躬為勸駕。卒謝之。五十時病。潛夫自筴其死期。更有七年。郡東鄙中倭患。是為龍蛇之旅。智士死。我乃當之。竟卒如其言。休寧志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卷十一

八

休寧有貿易過江右者。逆旅中遇一道人。詢鄉貫畢。忽曰。君處有卜筮者汪龍乎。乃吾弟子也。吾有下部秘書。尚未傳彼。今老矣。煩君歸時郵付之。又曰。吾試為君卜。某日當歸。某日當抵家。抵家之次日。當有事入城。行至東門外。望見橋上有替者。緩步下橋。即吾徒也。君當呼詢。以此書畀之。其日吾徒入城。為人占卜。袖中有銀五錢。可以贈君酬勞。然須即返步。不可入城。入城當防口舌。其人唯唯。及歸家。果符所占之日。次日因事入城。至東門未上橋。果有替者。詢為汪龍。因即以書授之。龍果出袖中銀五錢贈之。其人謝去。忽入城之戒。至市中。忽有挑柴者摩肩過。柴枝牽破其衣。其人大怒。此負薪者

類責令賠償。負薪者叩求不得。適縣官過。呼問之。得其情。乃曰。貧民無心牽破衣。祇既打矣。又令賠衣。其無良也。與之杖十五。其人方憶道人言。悔無及矣。柳軒叢說徽郡守聞汪龍名。召之卜數。臨去至儀門。方跨閤守喚之返。問曰。今科南京解元知為何許人。龍曰。祁門。蓋以隋於門為數也。令去。再至跨閤處。又喚之返。問來科解元為誰。龍曰。仍是祁門。郡守以為未必驗。已而果然。蓋嘉靖甲午科解元鄭維誠。丁酉科解元王調。皆祁門人也。噴虹筆記

胡公梅林令餘姚時。錢德洪識之曰。此必異日東南名將。因勸令讀書成奏疏。珊瑚網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卷十一

十九

中國為倭奴蹂躪。無過嘉靖間。不第破城殺將。焚蕩屠剝。流血數千里。沿海諸郡縣為然。至以七賊犯留都。京軍數十萬。人人泣下。閉戶不敢攖。此又從來對壘禦敵所無者。彭比部集

胡梅林為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為上所憐。蓋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及。孰謂公僅處豪人物。談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猶然。元始停耳。梅林被逮。歛太守何東序。宛時局。欲羅織沒其家。發兵圍守。嘉禾郁陽川蘭為續溪令。知胡公家貧。且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免。湧幢小

胡公被議唯明州一布衣沈明臣為四旋凶黨及續  
谿令郡公蘭保全其家可慨也

胡公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戰倭於平望一聞運等處屢  
奏奇功進食都御史尋進兵部左侍郎督江南北閩  
廣七省兵馬賊渠首王直徐海最雄傑憲謀直以弋  
海因取陳東縛麻葉收張璉倭寇悉平尚書少保府  
志

胡梅林有平倭功而遭讒被逮徽州知何東序恨其  
家居賤以屬體參謂不為禮胡未死獄中何已封錮其  
宅逮其婦女跣足過堂辱之時歛邑方早為諸生忿甚  
誓必報仇未幾聯捷數載守何謂亦以獄逮辱之一

青園寄所寄卷十一  
如胡至今父老猶言其事虹筆記

胡梅林平倭時所得銀子甲傳數世自遠賈以重價  
來市既交易疑之曰甲為金製乎爾必占我買人曰爾  
毋悔告爾何傷甲非金也鎖子內皆官以金剛鑽耳

休寧吳成器初試邑吏講星官道甲士諸術父尉靖  
州器往省值苗亂麻陽應募有斬獲由授會稽典史會  
倭寇東南監司以兵三千五百授訓練人敗之後倭入  
會稽設伏邀斬之入海王江逕與相宣尉陳徑先起  
犯倭斬三巨酋獲千餘級倭又據陶中縣連敗諸進兵  
器偵知堅脆擊斬數十人全敗之曹江又敗之金山

明年春倭復至山陰後梅器奮擊斬八十餘生擒七十  
人趙御史胡統制上其功擢布政司經歷丁父艱有旨  
奪情授紹興總兵通判浙諸郡賴以安勒石祠祀之所  
得賞金悉分戰士故所向有功大小四十二戰手斬千  
餘級寇平致仕歸

歛左司馬汪伯玉道與李于鱗輩七才子齊名李本寧

嘗誦曰李北地陽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介州

李歷下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正介州

耳汪新安文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撰積句成篇  
積字成句無不精麗其才能經緯錯綜之也當時之評

青園寄所寄卷十一  
勝如此雲谷臥餘

歛方侍郎弘靜初冠即與鄉人結詩社迨入仕汪伯玉

方檀時名倡猗中社再三招致匿謝不肯往其句有流  
水不知處幽禽相與飛不知春色減忽見林花飛永日

空山寂幽蟬時自吟春色驚人早雲山與世違舊業微

蟬翼窮途信馬蹄宛然王孟遺響也列朝詩集

休寧金野仙工詩一日郡守賞雪開宴索詩限填字韻

賦云昨夜嫦娥弄玉簪也應指月作花鈿為嫌梅影太

清瘦幾片飛來疎處填縣志

歛王寅仲房撰新都秀選集采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

詩人滿百人詩逾三百汪本以正居首仲房曰以正童

稚。性解爲詩。弱冠挺興。遂傳高唱。若愁邊草木。夢裏關山多。有懷成遠詠。無伴起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鷗寧近名。然皆潛思取境。不落常情。新都自程學士克勤名家。而人爭相師法。君獨尚友古人。天不受才。壯卽天折。惜哉。列朝詩集

許文穆公國字維祺。號穎陽。爲檢討時。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昫。攝郊迎禮國。以昫未嗣位不許。因爲酌定禮儀。令昫稱權署國事。用世子冠服奉先王靈帛行禮。禮成而還。饋遺一無所受。朝鮮勒碑以頌。進講記事。獻規。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成善大字賜焉。拜大宗伯入東閣。以三事進規。其一。皇太子冊立事。上不悅。遂寄園寄所寄卷十一。同校書郎。王

上書乞休者五。子告給傳歸。歟。縣志

許文穆之從姪毅。豪健善擊劍。挽強命中。嘗被酒臥橫北。有虎枕其頸。醒而視之。息甚酣。蓋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熟視曰。彼無伎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至。太守陶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總出宛陵。遂議城。以毅爲督。授冠帶行事。却之。徐爲措置立辦。後辭去。商於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爲神。陶太守溪傷爲文以祭。太守時已爲顯官。卽四橋先生也。河

明隆慶間司琴。爲歛人黃梁小僮。事至勤慎。梁愛之。詩

配以小婢慶雲。梁夜飲墮橋。司琴救主淹死。梁歸。慶雲誓以身殉。梁諭之曰。許配戲耳。更覓佳偶。慶雲慟數日而絕。年僅十六。且史

西湖岳墳。舊只秦檜王氏万侯兩三像。都指揮李隆鑄銅爲之。久被遊人撻碎。萬曆二十二年。吾邑范公深。爲按察司副使。以鐵鑄秦檜王氏万侯兩張俊四像。反接跪於丹墀。人咸稱快焉。而擊撻者無虛日。惜乎今沒其張俊王氏二像。三十年。公復司藩於浙。捐俸重葺。秦檜遺罪萬世。事昭史書者。實以長舌成之。而始之者張俊也。春秋之義。弟誅首惡。若俊與王氏跪庭。安可免焉。湖便覽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史集書錄

王

邑東汪伯淮。名工書法。董宗伯其昌見所書陽山寺三字。筆勢遒逸非常。流連久之。慨然曰。此中正大有人。升菴

徽俗重門族。凡僕隸之辭。雖貴顯。故家皆不與締姻。他里則否。一遇科第之人。卽棄其班輩。昧其祖先。忘其營恨。行賄媒妁。求援親黨。倘可聯姻。不恤譏笑。最惡風也。蘇美

張復字子遠。休寧僕也。好學。師黃梅羅九思。盡得性命之奧。講學黃州。黃人羣尊之爲張夫子。九思被冤陷獄。復與羅孺子甲。走都門詣闕上書。首輔張居正還其名。延與語。勸之仕。弗從。歸築茅屋。自耕養母。著有發下謁

四卷。孝經本則一卷。小兒語一卷。人弗識也。邑令丁處泰至其村。訪張夫子弗得。浼其地緝紳詢之。有識者曰。得毋某僕張姓者乎。曩自楚歸。至今供其主服役。較僕僕無異。得毋卽其人乎。詢之果是。令同紳登茅屋拜之。則繞山而逃。今於其堂四拜去。鄉人皆重其抱道好義。而仍安其僕隸之常也。不復以下賤相目。而張終安之。至今黃州臨坪鎮有張夫子祠。又臨溪有賢家僕周某。跟其主抱藥囊。後遂工醫。閩邑敬焉。亦異人也。（補）汪宗孝款人。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映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之業青華紀

三

九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熱城店。作夢。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文皇色不懌。有皂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寃產蛙。人相啖食。惻然心傷之。病革不可爲矣。（湧）懷小品

先曾祖日記云。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徽州大水。自初三日大雨至初五止。三晝夜不佳。漂流人畜萬萬。府河西橋上有七八小頭。惟歙縣最苦。休寧次之。日方退。歷世未遭此災異。三十六年五月。徽復大水。自

十三至十九日。水方退。較于三十五年更大。今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大雨。至正月二十日方止。嚴冬大雨一月餘。亦罕見事。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之業青華紀

三

松圓詩老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少學制科不成。去學擊劍。又不成。乃折節讀書。刻意爲詩。三十而詩大就。諸曉音律。分判合度。老師歌史。一曲動人。燈發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善畫山水。兼工寫生。酒闌歌罷。輒酣落筆。尺牘便面。筆墨飛動。武詒書致幣。鄭重請乞。摩娑縮瑟。經歲不能就一紙。嗜古書畫器物。一當意。輒解衣傾囊。或以賈售。有相慕者。則持之益堅。有子驥稱。不事生產。經營拮据以供其求。左絃右壺。綠手散云。孟陽顧益喜。以爲好事好客。稱其家兒。坐是益重風。然而介持益甚。語及飾竿。顧學干謁。頭面發赤。掉臂而去。太倉王問伯。常謂孟陽世無嚴武。誰識少陵。當今能客孟陽者。海陽顧益卿耳。爲治裝遣行。渡江寓古寺。與一二酒人酣飲三日夜。賦咏古五章。不見益卿而返。在里中兄事唐叔遠。妻于采。肩隨後行。不失跬步。與人交。婉變曲折。臨分執手。口語刺刺。至其責備行誼。引經據古。孔生患難。慷慨數罵。古節士無以過也。萬曆戊午。數人方方叔令長治。要之入潞。居三年。從方叔入燕。諸公爭物色孟陽。皆避不與見。祥符王損仲。博雅名士。時時過余邸舍。就孟陽談。孟陽未嘗一往也。崇禎中。余罷官

里居。構耦耕堂於拂水。要與偕隱。晨夕游處。修鹿門南  
村之樂。後先十年。辛巳春。孟陽將歸新安。余先游黃山。  
訪松園故居。題詩屋壁。歸舟抵桐江。推蓬夜語。泫然而  
別。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陽卒於新安。年七十有九。卒  
之前一月。為余序初學集。蓋絕筆也。踰年而有甲申三  
月之事。銘旌大書曰。明處士某。豈不幸哉。孟陽合轍古  
人。迥別於近代之俗學。於是乎王季之雲霧盡掃。後生  
之心眼一開。其功於斯道甚大。而世或末之知也。遺山  
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世  
無裕之。又誰知余之論孟陽。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援  
中州之例。謚之曰松園詩老。庶幾千百世而下。有知吾  
奇園寄所寄卷十一

孟陽如裕之者。別朝詩集

孟陽

孟陽。實歛之長翰山人。余嘗至其家。固松猶在。孟陽  
與牧齋最厚。而刻朝集乃注休人。誤矣。

歛鄭布政旦。有詩才。若花明浦上。宴香起洛中塵。河影  
城頭隱。秋聲塞上生。雙道黃雲上。蟹村白草傍。又箭道  
千盤臨戍堡。山城百雉入邊州。皆渾淪不落輓靡。全上  
歛方廷璽為縣令。題白水寺詩。石徑逢僧一語閒。白雲  
溪處不知還。松陰日午茶烟起。不有客來僧更閒。上  
新安詩派。尸視太南。曹能始見休寧吳非熊而擊節。遂  
流傳都下。其為人率真自放。好窮山林花鳥之致。捉鼻  
苦吟。貴游雜坐。竟日諷咏。不知有人。久之。別能始歸新

安。作東歸詩。已而復出游。訪故人於嶺南。客死新會。從  
弟元。以其喪歸新安。聞景賢采輯皇朝布衣詩。推吳兆  
為中典布衣之冠。錢牧齋謂親炙則孟陽。逃聽則非熊。  
庶無媿於此評。要當與千古共定之爾。全上

歛王山人野。兒時習為詩。稍長入吳。家鴻山下。與妻子  
舖糟不厭。遊金陵。貴人慕其名。爭訪之。子僧劬亦能詩。  
早卒。有肺明草。其佳句如陳直左過飲云。峰冷秋雲白。  
嶺陰晚照殘。永慶寺夜坐云。風輕松韻細。露滴月涼生。  
晚泊江上云。晚峰生浦潯。秋月出江孤。月云。峰銜形似  
缺。江動影難安。人謂得乃翁衣鉢。全上

歛鄭作讀書方山。自號方山子。為詩敏捷。一揮數十篇。  
奇園寄所寄卷十一

孟陽

孟陽

李空尚流寓汴中。招至門下。論較射。過從無虛日。周王  
聞其賢。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方山集中如寒燈  
坐念親。寒葉動秋聲之類。俱佳句。全上

開化時。僂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休  
寧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  
不失畫家矩度。如南京蔣三松。汪孟文。江西郭清狂。北  
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指抹。猶懼辱吾几榻也。釋史  
汪德初名榮休人。工畫。此元海雲和尚。遇酒能臥飲。至數斗。  
號集飲。嘗誤附賊舟。賊壯其貌。不敢害。已而酒醒。乃為  
衆飲以自棄。卒縱之去。後謫為建獄。東方司理。有意其  
為人。面試之。畫德初頗異。於素。東方駭之。遂就水

筆爲薄曉圖。詩云五更風雨時。四野雲烟障。行人迷所之。幸得東方亮。東方大賞之。人有如此才。而使久困困。非有司之過乎。遂得釋。

嘗讀雪霰說云。徽宗政和中。建設書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書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上着工夫。惟有一善書。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字。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選。或云試以竹林深處酒家壚。於竹林中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畫一徑。一人騎驢捧葫蘆出。乃沽酒者。真畫得深處二字出。

唐人詩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舊時常以此試書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闌而立。衆工遂服。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而當時詩云。上官春色四時在。蓋此意也。又試萬山藏古寺。或露寺門或出寺角。皆不合式。惟一人畫千峰百岫外。有孤僧從半道歸。丁璣字汝器。居休寧西門。丁氏自宋世業醫。嘉靖初。丁璣以醫名。子畜璣。授其業。已藉數百緡。欲與子。璣謝。

醫則奇中。人以仙目之。性好客。客嘗滿。嘗出五十緡。人於呢。書書有米倪風。年六十卒。丁雲鵬字南羽。璣子善書善詩。以繪事名海內。比李龍眠。人得其片紙。什襲珍藏。汪司馬伯玉爲之傳。

海內琵琶惟儀揚稱最。張瞻子尤翹楚也。嘗往湖廣販米。旅次閑暇。秋月當牕。興動。忽按譜作數弄。聞者無不歎絕。晨起隔房一老賈忽迎笑曰。夜來吾子妙撥乎。特恐尚非絕技。吾子今後不彈可也。張駭甚。以爲老賈必善斯藝也。堅欲求奏一曲。老賈曰。吾非能音律。特往來此地久。此房乃專賣之主人者。憶數十年前。隔房有客撫琴時。千方經營失利。三鼓不寐。聞其音。起起入妙。不覺睡去。今予方獲利數十倍。心體暢達。倚枕即到華胥。聞子所奏。而反經夜無眠。用是知尚非絕技也。張瞻子良久大悟。卽泛舟赴姑蘇。盡棄其學而學琴焉。三年得其神。於是再撥琵琶。遂無有出其右者。吾邑查八十尤工琵琶行。名在張瞻子之前。

查八十名彊。休寧人。以琵琶擅場。嘗師齊州鍾山。盡得其法。臥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每彈四座辟易以爲神。鄉人汪道昆爲之傳。余嘗讀耳談云。京師醫人李近僕。清。簪紳衣。子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留中事。皆於鵲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

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絳霄雲水。復作鐘磬圓觀。奏  
然百歌鳴。某公嘗謂蘇公納菴曰。僕在京數年。恨  
不聽李晉琵琶。已而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  
倣之。酒酣。曰有麗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忍。屏內笑  
聲出。如所謂麗人。而別一老妓。皆嘆其妙。怒揚作聲  
怒之。已又若麗人。不受教。而詭語擲器。四墮地。成碎  
磁聲。種種逼真。某公大懼。出走。蘇笑曰。無妨。遂令微  
屏。獨蓄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琵琶出。清  
也。公詫曰。今日乃識李君。於是聽琵琶。夜不去。今  
京師及大都。往往有工此技者。

休寧胡侍御宿巡黃州。以從文順文學從。侍御按部畢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節感聲得脾疾。癩瘕且殆。文順曰。吾聞長老言。瘵疾。瘵  
人肉不起。乃齋沐。剖股肉。襍進之。侍御病小損。居月餘  
復舊。且易質。文順方以股瘡臥疾。文學不忍見。至人死  
曰死而可代也。吾六尺直鵠毛耳。即不獲代。而至君卒  
不諱。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惟先死以代耳。遂自剄  
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侍御死。王弼州  
傳本

金峰胡公宿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惟血其劇  
夢黃冠。假良哲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不語人。嘗自城  
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一人。序履彭。頓居人出  
。公問故。則神人風。謂賢者有呢。宜亟。勾糾以移。

見屠者將解牛。市而案之。守塚及公卒於黔。牛不食死。  
風水之說。殺人尤重之。其平時構爭結訟。強半爲此。遂  
有慘民米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創製鬼  
印。鐵車。檣。鑽石。掘。無堅不入。窺以陰之地。盡誘豪  
貪以圖厚利。每發塚時。必外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  
土。以覆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穿山甲者。緣穴  
出入。其捷如神。毀棺易屍。任從簞弄。或男女相混。或一  
擲數屍。或入廣骨以裸真。或出真骨以入廣。如是者數  
年。流精紳之家。殆盡。萬曆己亥歲事發。坐死者十六  
人。論道者四人。擬徒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甚夥。再史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汪文官再下詔獄。銀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  
悲失聲。文官叱曰。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  
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  
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  
爲之。我永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誑。文官默起曰。  
天乎冤哉。以此曠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通記

汪文官祖居車田。與余舊墅相去三里許。父老嘗謂  
世議文言非正人。余詰之。以出身吏書對。余曰。三楊  
宰相亦有以吏顯者。顧問其人何如耳。文言謾揚左  
獨權。慘刑至死不悔。如若言。觸魏甯者非正人。將  
附和魏甯者爲正人乎。

余邑南鄉商人未三十輒夭死。今一村皆貧。而麗  
屑者比比。吾鄉人言富者每斃而山。余嘗張目不答  
徐笑曰。吾思吳懷賢。吾思吳開禮。懷賢天啓時中書  
舍人。亦忤魏璫而死者也。開禮字去非。丙戌死於閩。  
崇禎元年。上幸太學。國子生婺源人江旭奇。以所註孝  
經小學。奏請頒行天下學校。同五經四書命題試士。大  
稱上旨。即詔禮部如議頒行。婺源志

邑多鑿石爲大聖像立祠。寬廣不過二尺許。田神也。南  
鄉有大聖祠已毀。相傳劉誠意遺記云。日出正當寅。大  
聖頭裏出黃金。鄉人不解。斷其頭。不得。後誠意子孫來  
合其頭。視寅時日影斜射處。掘其金去。廣虹筆紀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史集寄所寄

至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  
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襖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  
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爾吾子爲歸。申。既  
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而別。請從後門去。免  
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  
容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自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  
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  
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  
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苦奕譜呈宦証之。宦大驚曰。汝  
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溪  
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

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彙薦好交。鉅公處  
獲金數百緡。郭軒叢談

先大夫善奕。君輔常至子家海陽萬青閣。同時若蘇  
亦瞻。過百齡。汪漢年。汪幼青。汪仲芳。皆稱國手。讓吳  
于田。汪輝楚二子。常對奕園中。先大夫樂爲居停主  
人。亦瞻又爲諸國工冠。所著奕數。刻板尚藏子家。今  
爲行世。

徽處萬山中。絕無農桑利。薙茗之外惟罍。而舊志稱徽  
產硯。今雖有而佳者絕少矣。宋郡守謝公堡。於理宗有  
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  
舊坑石之硯。今無論硯不可得。而舊坑之名亦湮矣。按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史集寄所寄

至

舊坑在婺源縣羊岡嶺之盡處。兩水夾之。唐開元間。獵  
人葉氏得石於其地。因以爲硯。自是歛視聞天下。舊坑  
古名羅紋坑。其一曰紫足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麻百  
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支爲三。曰泥漿  
曰聚心。曰絲石。去舊坑纔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  
二里。派溪微上曰角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  
不可刷。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世所貴。硯材  
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折悉如之。刷者先  
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之  
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處爲絲。又外愈漫處爲羅紋。  
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紫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



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爲牆壁。獨此絲甚奇。平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點。側視之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有坑聚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彩以爲絲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都夫力。石盡山頽。屢死人乃已。蓋當時取之已如此其難且盡矣。今之不可復得宜也。雲谷臥餘

龍尾山婺源縣東百里。高二百仞。周三十里。山石瑩潔有羅紋。爲硯。實比端溪。故又名羅紋山。又名硯山。邑人汪藻有記。婺源志

蘇易簡文房四譜云。今歙州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亦亞於端溪。若得實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處圓轉如渦旋可愛。郡志

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獻硯。并薦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推爲硯官。令石工周全師之。其後匠益多。全上

歙硯說云。凡取石先具牲醴祝板。齋戒擇日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壘。祝訖發之。稍裝慢。必有蜂蟻蟲蟻物傷人。蓋神物所惜。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卽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嚙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川澄心堂紙。李廷珪墨。

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漲。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自是方得之。後縣人病其需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絕。邑官復改溪流。避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並行。全上

何遠云。涵星硯。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外。姓任黃材成伯。成伯嘗研求至婺源。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研工送之百里。探懷出一研爲贖。且言明府任三年。所收無此研也。黃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珍石。則龍尾溪當弘爲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藏之。然研只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久。至垢埃積。經月不滑而磨墨如新。此爲勝絕。春清記聞

新安墨以黃山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黃岡山戴彥衡吳滋爲最。彥衡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雙角龍樣。是未待制元卿所書。繼作圭璧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苑爲範。稍取九里松古松爲之。彥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者載它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彥衡未幾死。嘗出貢餘一圭示米元卿。米以爲罕有其比。詩人吳可耐詩曰。病來設喜拆叙股。老去長懷雙脊龍。他日扁舟會乘興。摩娑圭璧小從容。吳滋

家有汪內相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解。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齊授以對膠法此墨是也。試之當見佳。滋又求題品李蔡收漢老李公云。已經平子矣。昌合人居仁。亦嘗遺以詩。今在東官。以滋所造甚佳。創外支備設錢二萬。全上

蔡君謨云。李起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公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而多為龍文。能削木。墜水底經月不壞。後至宣和間。其墨貴於黃金。蓋黃金可得而墨不可得也。文苑四集

吳布衣試字去塵。居休寧之商山。宗族多富人。去塵獨好讀書鼓琴。布衣區鞋。寥然自異。輕財結客。好游名山。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水。從曹能始自楚之黔。覽勝搜奇。歸携一編以誇示里人。里人爭目笑之。做易水法製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贈。富家翁厚價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坐此益大困。耳聾頭眩。為悍婦所逐。落魄游吳門。遇亂死虞山舟中。毛子晉為收葬之。去塵有不寐詩云。莫怪故人消息斷。誰教金盡見牀頭。列朝詩集

明朝御用內墨。則宣德之龍鳳大定。光素大定。青瑣金宣德年製字別有外則國初之查文通龍忠迪。吳天野蘇方正。朱龍蘇眉陽。蘇眉陽嘉萬之羅小華。吳天野汪中。蘇眉陽山。太極十種。蘇眉陽香太守四種。蘇眉陽青丘。蘇眉陽丘子格。蘇眉陽之。方于魯。蘇眉陽程君房。蘇眉陽汪仲

嘉。蘇花。吳左千。蘇眉陽丁南羽父子。蘇眉陽今之潘嘉客。蘇眉陽方凱。蘇眉陽吳名望。蘇眉陽吳去塵。蘇眉陽而市品價尤重者。始方羅中方程。今兩吳也。羅尚珠。增墨之光。亦減墨之黑。羅不如方。多香。程尚膠。宜南不宜北。程不如方。兩吳贊輕烟細。易松以桐。佐桐以脂。烟兩。油三石。今五石矣。遠烟獨草。今苗染四剖。參膠用鹿麋熟而縣之經年矣。火焰頭。餌烟。則白。角以時解。膠則凝。若遂能縣之側。毅。使輪旋而受烟。法古乾漆。取代膠呢。徐鉉李廷珪。何至殊異哉。蘇眉陽

水南汪中翰德滋樹。少時詣歙程君房市墨。必欲售最上者。程詆之曰。君所需此已足。何用頂烟為。汪怒。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歸。窮工製務。滋堂墨。遂駕程上。予偶得中翰舊烟。製玉界尺墨。試之諸名墨俱出其下。不自寶惜。盡散去。今不可得矣。

石脂油烟作墨堅重。以松烟者疏而碧。今不必也。李廷珪上矣。近代程君房方于魯祝彥輔羅小華丁南羽邵青丘吳去塵吳百昌象玄潘方凱方回嘉客環山方伯開敷遠。不惜萬金。故得合諸家秘法。君房于魯以神宗見取名彰耳。法以蘇木煮草。去草性。燃烟所製金紫照人。漆烟作墨。其色反白。獨用猪脂。作墨不成。君房以脂入頂烟六分之一。其墨細潤。書畫尚焉。其入金泥珠沙水磨者。貴之也。水用雞山易泉。膠用鹿膠阿膠。次廣膠。

天雨錐之不動。市上牛皮膠合者更矣。脂用熊膽。次用魚膽。吳去塵。獨用猪膽。為其易也。取其動而化膠。黑能增色也。然猪膽久之適如其質而已。不能增也。古藏墨以豹膽。然至燕地往往化粉。惟君房伯開兩家墨。入燕堅倍於南。昔君房伯開互相問而不言。各悟而後知。若合符節。夏以北方風高。法以百日耐曬。舂用三銖。故不碎也。製以秋和之日。無風重房。萬杵乃成。所忌者天陰陰則墨偶矣。試法頂烟墨口可以截紙。投清水盪中。一晝夜如故。熊膽力也。君房玄元靈氣。干魯背隨。隨。潛方凱石進秘寶。方同宜宜堂。嘉客道人。吳百昌紫雪。程孟陽松圓閣。方伯開寫經墨。澤遠一笏金。數遠碧水神。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墨譜

四

珠廣居神隨。皆累試累驗之。其他亦不勝記矣。驗墨之成色。與白金等。潘嘉客試墨帖言之甚詳。其磨各墨而漫觀其黑者一端也。其以新而冒舊者。窮之石灰中一晝夜而出者也。儲派袪疑曰。墨柱製膠。煎膠鍊杵。鐵石曰中而已。區區秦皮紫草。適足為累。物理小識歛吳勉學。夢為冥司所錄。叩頭乞生。旁有判官稟曰。吳生陽祿未終。吳連叩頭曰。願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吳曰。吾觀醫集。率多訛舛。當為訂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幾何書。吳曰。儘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幾何。吳曰。三萬。冥司可而釋之。吳夢醒。廣刻醫書。因而獲利。乃使古今典籍。併為梓之。刻費及十萬。讀書偶筆

弘光時。大兵至苑家壑。總兵王之綱。遂巡按凌駟南還。不聽。及雁州破。駟被執。不屈。投印於水。與侄潤生自縊。遺書豫王曰。慎無渡江。若渡江。則楊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厚歛之。事聞。贈兵部。還葬。金聲字正希。原字子駿。休寧城東十里。甌山人。隨父客嘉魚。占籍焉。有至性。四歲就外傳。問孔子何人。今安在。曰。聖人沒。且二千年矣。為哭不食。由拔貢。舉順天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終日閉戶。一卷呻吟。召對平嘉。薦中甫。全軍盡覆。廷臣交章劾聲。悞國。聲自劾。均不問。命巡視西城。首疏以人才為急。頃告病南歸。防流寇。為鄉里行友助法。八年起山東按察司僉事。疏辭。十年。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乙酉金太史聲建牙古城。先大夫以及門。携兒子往。

邑饑。所在閉糴。聲集父老議。上戶貯米。中戶不得糴。下戶減價糴。飢民則賑。以是饑不為害。十六年。鳳督馬士英所募募兵。藏於樂平。潰入祁。遂歸。咎鄉勇。逮治。聲曰。吾以一身受戮耳。疏聞。見聲名。憐念舊勞。內批以翰林修撰來京。明年甲申。至丹徒。而京師變。乃還。生平著論。皆原本性情。為制藝。每元坐蒲團。至終日。起一揮就。神情孤往。筆力亦堅銳。無前故。棄賜取神。棄骨取髓。縱橫穿穴。而又不軼於有司之法度。艾東鄉五稱之以為可。與震川金駕海內。家珍戶誦。後起兵抗王師。乙酉。死於江寧。有文集及時藝行世。張天氏文集

謂子時功。脫公而笑。公詰之。予曰。先生舉兵未一月。鬚髮頓白。公憮然曰。後生安知我心耶。先大夫側目予。公謂此子可教。無過督也。公山遊。遇絕壁下。臨無底。輒佇目俯視。足三分出外。旁觀者股戰。公曰。吾鍊心耳。

江天一。字文石。世居歙。寒江村。父宦楚。刻獄賊難沉。江天一。家貧好學。少聞金壇周鉅名。往從之。歸。語其友閔適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天一。文益磊落。閔肆困。童子試三十年。後補邑弟子員。貧甚。布當穿。空見兄。舍姻戚。投之金百二十。謀脫官事。天一愕然。揮去不顧。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天一義之。又感其事。與祖母胡甄。

教然。請之郡守為旌表。守親其隔。郡諸生也。不之許。天一遂出。開修資。刻機自題名。往憑孝婦門。適守他出。相遇。鼓樂直衝其儀衛。守亦義之。不詰也。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志。推奉休寧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舉兵。參其軍。援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有陰導北兵從間道入者。師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舉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日斬。妻子金沒入官。聞。遂古蕭倫。偕游月。為誌之。同死者族孫孟卿。郡。

八陳繼遇。休寧吳國祿。余元英。提叔子集。

甲申五月。端陽節。先嚴榜吉士。泛舟汶溪。時邑令何公通武。為汪長源先生。祭未禮記房所拔。汪我生。孝廉。以世誼招飲。駕龍驤。崎。派波浮醴。駐實競渡者數萬人。歡聲震天。忽長源公死。國難報至。一時奔散。山川為之黯。收金正希先生在。臨山聞訃。即至縣哭臨。再哭長源先生。曰。我與長源同籍十七年。吾無日不在長源包羅中也。長源往矣。吾將繼長源。見先帝地下。蓋先生是時。已決志致命。而晚村批其文。乃云。臨難時尚費曲折。何所聞而云然。

叔時。即從閩中擁兵出。開化。有首叔于營者。家大人諭子同。包仲台翁。曰。穿草履。晚宿布袋。三日至開化山中。群見叔。烏合雖眾。絕無紀律。子苦口勸叔歸。叔不允。子旋未一月。叔已被捕。經過本村。父老送之。坦然就道。見子開士甫一週。泣數行下。坦然出村門。登輿。未一回顧也。張提督解叔金陵時。洪督師承曉經畧江南。問叔何處人。叔曰。休寧人。經畧公昔年閩中曾受知於太常先伯時用。叔諱時朗。排行與先太常同。再問曰。汝因何從福建而出。叔曰。避亂開化山中。為大兵拿來。是寔。經畧公不再問。即發徽寧道張公文衡審。同解九人。戴元規等俱釋放。大兵入徽。鄉勇中有部千斤。遇糧時。皆千夫敵也。戰。

於高倪橋。麵糠時潑入。邵千斤奮雙刀救之。人馬辟易。已得時。將其返。時曰。何不乘勢再入。會黃劬菴領兵來橫截之。遂皆死。鄉勇死者無算。草谷私筆

丙申仲夏七日。子母壽五十。黃劬菴先生里居。朝服詣舊墅來祝。家君及子兄弟。辭不敢當。公登堂四拜。

肅客者亦謂先生過禮。公曰。二邵風裁在我輩上。吾故以年少忽之。不敬其尊人乎。子感且愧。未敢忘也。

嘉魚熊開元號魚山。天啓乙丑進士。與金正希姻姪友。善。崇禎時爲給諫。劾輔臣周延儒。廷杖遣戍。直聲大著。

後爲僧。號葉菴。常住休之仰山。僧俗禮謁。隨人提撕。武禪悅。或忠孝。或經史藝文。率人人慨心去。康熙甲寅聞

奇聞寄所寄卷十一  
閩警。慨然曰。此地將亂。不可以留。遂去姑蘇。數年卒於花山。葬徽州黃山之丞相原。休寧志

正希公子娶魚山給諫女。早卒。

何震字長卿。號雪漁。邑前人。以高雅遊名公卿間。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長卿手。爭傳寶之。全上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

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

前無古人。少時至塾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泥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

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扇上。頃刻成。守嘆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脩。而此扇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嘯虹筆記

朱修齡休寧北門人。訪漢銅額入妙。但生動之中。不無太過。傳汪如。字無波。號桐阜。亦西門人。朱文圓勁生動。曰文模漢銅。精妙入神。可謂奇出於藍。全上

劉衍卿南街人。博識古篆。刀筆古朴。傳趙時明。趙端。汪以勞。時明字天醉。舊市人。書畫入妙。同姓又呂端。傳衍卿所學。天醉則若徒嚴緊。又呂則古朴渾雅。以勞西門人。秀爽精勁。尤工鍾鼎。全上

程穆倚遼歙人。能爲近體小詩。工四體書。筆法精勁。徵君陳仲醇收之門牆。少與萬年少諸君子游。銳意篆刻。每作一印。稍不得意。輒刮去。更爲之。如是者數次。必求得當。方以示人。其末年所篆印章。醇古蒼雅。一時衆家

不可及。晚遇汪子虎文。出所作相質。汪子曰。君去其奇古。一歸繆篆正派。斯得之矣。穆倚誌其言。故暮年所作。尤爲海內寶重。年八十餘卒。其次子萬斯傳其業。全上

胡曰從十竹主人。寓南都以印章名。然學有餘而本分不足。全上

汪炳字虎文。休寧舊墅人。其先人暨其兄俱官京師。虎文又無產也。少讀書。過目成誦。其兄既明爲中翰。精四體書。是以虎文於書法。特有家學焉。甲申以後。學家南還。僑居武林。見朱脩齡印譜。卽倣之。一捉鐵筆。卽能度越其妙。再遊維揚。遇程子樞倚。彼此出印譜相證。樞倚歎服。握其手曰。始吾自以爲無踰者。今見子則此事當與子分任之。虎文笑曰。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獲其美。吾不爲也。高鏡庭酷嗜樞倚。一見虎文之作。卽過訪。時盛暑。未及冠。遽持其袂曰。幾幾乎交臂而失之。吾從此可無須程子矣。虎文官浙中。遇徐子念芝於鄭中丞座。念芝固浙名手。因卽席間從虎文學焉。其所授前有吳

寄園寄所寄卷十

下揚敘來諸人。全上

注

始燈行。贈程子樞倚云。程子多才嗜飲。往來同人之家。賦詩飲酒。無虛日。其歸必暮。暮必需燈。故每出必攜燈自隨。雖戴星而往。亦未嘗稍輟。又恐酒後顛顛。常令功子偕行。嘗對人曰。此非兒也。杖也。子景其高風。嘉其逸趣。作歌以贈。莫添詞人一段佳話云。笠翁一家言  
程素素字阿白。文昌坊人。古貌古心。臨池一筆不苟下。能爲虞歐陽顏柳諸體。金太史聲傳之。休寧志  
舊傳樹老必自焚。未之信。甲子歲邑東郊株樹山。老樹無人自焚。一晝夜枝半燼。樹仍活。東南郊富瑯瑯。崇禎間槍頂出烟七晝夜後忽自息。今壬申歲槍無火自焚。

欄楯柱心皆燼。槍頂自空墜。現出錫匣。貯血書金剛經一部。增紅筆記

余常念是槍爲一邑文峰。祁大常庶倡造不可廢。余欲一新之。而有願未遂。

北京前門開亭侯籤。靈異不勝記。休寧汪太史揖出使琉球。往時僅三晝夜。遂抵其國。蓋御書中山世土四字。賜琉球王尚貞者在船也。及返時。波濤萬狀。曠日遲久。然有烏鴉千餘。夜繞檣帆。船破數尺。又有巨魚塞其缺。處不漏封。君太翁生伯七旬誕。琉球君臣預撰序文。製松竹詩書錦屏奇視。是年元旦太史同其三郎前門開。帝卜籤俱得一紙。官書火急催輕舟東下。浪如雷。雖然口下多驚險。保汝平安去。復回之詩。當時駭而不解。越數月山使命下。副使林中翰石萊曰。事有前定。余元旦得關夫子籤。乃一紙官書火急催也。太史亦述已籤。互相嘆異。三郎亦隨父渡海歸。俱驗。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下揚敘來諸人。全上

注

甲辰閏三月十二日。明經范子詹生卒於都城報國寺。龔芝麓都憲來靈前哭之。越二旬發引。潤州潘江如。古歛孫夢在。星源潘二南。同邑吳子謀。汪禹成。暨其內侄黃敬明。扶輓登舟。子從陸路至淮。先經營家事。不負死者所托。因與其兄元敷。其弟臨萬。共立繼子宜勛。奉詹生嗣。而三分詹生之業。元敷微予一廩不樂。因以閨女許配予長兄道敬爲室。事畢仍進都。

赴吏部投供。汪太史舟次有贈余詩。道其事最詳。詩云。吾鄉范良湖海士。九州結客燕都死。生平不少遊俠人。遠隔關河千萬里。趙侯藉藉邦之彥。匹馬承明方謁選。長安趨走無時閒。十日因依視含飲。范生笑入廣柳車。左右競出臨危書。書中絮絮意何如。托若焚夷藐諸孤。諸孤遠在江之北。饑飢臥虎耽耽視。誰將一矢解重圍。全憑義氣換征衣。黃沙北走雁南飛。故人骸骨須臾歸。拔劍坐使風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憶昨錢塘胡彥遠。臨死不問家人在。伸手大書作丘字。老父嬌兒都不辨。一朝白馬來柴荆。下馬自稱丘季貞。身從江北來江許。身是胡君好僂侶。胡君身後身任之。應為養親兼嫁女。此事人人道奇絕。媲美者誰趙天羽。

寄園寄所青卷十一

汪東野筆記

三六

祁門縣治形肖猴。前朝江右人為令。造城鎖之。猶聯發二解元。城有山。俗指為猴腦。後令又以巨石作八卦形壓之。百餘年父老忿其破壞風水。欲易之不果也。曹司馬貞吉署篆時。張孝廉環毅然率眾掘其石無數。石長丈許。皆直豎土中。未三年孝廉冠南宮。懷秋集查二瞻名士標以書法名世。畫尤工。然不肯輕下筆。家人告畧無粟。乃握管計一紙可易數日糧。輒又開筆。二女年將三十。未嘗及嫁事。客詰所以。曰余幾念之矣。今八十尚童顏。晴虹筆記

明時新安兩相國。許文穆公後。為程公國祥。國祥號我旋。歛之古關人。萬曆甲辰進士。兩為邑令。入南銓。一繼祀蒞事。甘之如飴。以病告歸。授徒講藝。僅給餽粥。起北禮曹。轉典北選。以特立不阿。為中人所忌。竟落籍家居。欲請所知。率自策一筵。懷刺投之。人不知為顧者。崇禎間。賜環。淳歷卿寺。至南京。有劾總督。儲峙倍增。陞北京戶部尚書。左方右圓。殫其結。每五鼓入部。至乙夜始出。日惟自盥乾肺一穢。燒餅數枚。啖食而已。未幾進文淵閣大學士。多所匡正。偶以陳對失旨。遂允告歸。卒。歛

徽州監生江旭奇。因思陵幸學。疏進孝經疏義。並請祀諸葛亮張巡岳飛于文廟。章下所司。崇禎長編

寄園寄所青卷十一

汪東野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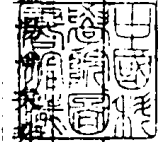
三七

汪溥勳。字廣淵。歛之章。咬人。順治丁酉舉於鄉。是科榜後。物論紛然。上震怒。臨軒親試。以詩賦序辨說制藝表判策論。甲仗森嚴。人皆股栗。溥勳即書以進。上得卷色喜。考上中。拔置舉人第一。已亥。又召于瀛臺。再試如前。考置第六。是年會試不第。臚傳之日。上令傳呼江南舉人汪溥勳者再。時論惜之。後康熙丁未。始成進士。授中書。歛志

遷葉寄

黔兵始末

黔兵獄興新安百萬生靈



正希先生

忠誠貫日史閣部暨撫按兩鄭公力持其間哀  
哀吾民將盡靡權奸之手余嘗年日擊不能平  
者數十載欲敘之無所核也偶汪紫滄得程子  
不匿手錄黔兵事二冊甚詳頓還舊觀不匿手  
錄書最富殺而蕩散無存是編適落紫滄手予  
得難共兼燕入泛葉中俾知金文毅之功在桑  
梓云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賊再張陷荆襄承德大將不能支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葉寄黔兵

遁走武昌大江以南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  
不忍言而遭其毒者莫新安之人多其明年春賊飛檄  
稱勤王兵犯池寧諸屬縣直窺金陵賴當路力退不得  
下將圖新安恃西北諸嶺守嚴甚備備苟全二月賊破  
斬三月黃我郡南路為發忽報有兵入鄱湖逆上江省  
檄稱黔兵改道將馳騁由樂德入婺合郡震悚以狡賊  
乘郡西南之虛而入方議守婺而請命鳳督曾不一日  
而郡西之祁又報有稱沐國公兵來者既無所請命又  
不半日已突抵祁城下於是合郡惶惶心悸愈不知所  
出命在旦夕呼吸間矣當是時非拚死出禦即傾郡潰  
收欲令民無孑妻子遠走亦無得操挺援出禦安坐以

聽其入而忍其荼毒雖勇如賁育智過良信不能為計  
也新安以目虛名受實禍四方之人素不以為人而以  
為肉今拾亂時乃復日甚至懸坐入神諸寇之江右人  
及椒木郡人而亦以為是鳳督黔兵且置樂平激變及  
樂平自申詳所招現禁之黔兵黔將而皆必欲盡舉而  
飛坐之故入而後甘心者哀我郡人見其楚而樂其無  
生謹集諸文移錄其要者為帙俾體份君子得大畧覽  
觀焉新安固圉記序記全文不錄

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應天巡撫鄭宜照得流土  
叛逆偽稱勤王兵將直窺蘇常徽寧乘吾不意地方官  
須督水陸大帥孔營要路拒防堵剿時勢危急不得不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葉寄黔兵

二

大聲疾呼如致東防自簡從事節錄

三月二十三日發源縣接得鳳督部院遊擊將軍姜劉  
謝李驛督黔兵由進賢餘千萬年德興婺源休寧徽州  
蕪湖徽節錄黔兵來牌

按此縣未入徽境三月二十五日至樂平而變起另  
詳於後

徽寧兵備張詳文碑時牌云自黔抵鳳應從大江直下  
即曰道梗亦應由皖達鳳若婺源原非通衢萬里政設  
何故舍平俛而投險道且後開婺源休寧至徽州蕪湖  
暫徽而蕪湖蕪南等縣又何故竟未開載既云往鳳陽  
征剿而蕪湖蕪南又為何情屬巨測仰縣官吏即便鼓



助鄉勇協力堵截。母令乘虛入內。自取他禍。即錄兵備道詳

按院鄭詳見牌。黔兵到縣。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由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鄉勇扼要堵剿。毋致流弊。節錄按院牌

三月二十四日。祁門縣飛報接抄浮梁縣牌。開稱沐國公往鳳陽守皇陵。傳報一千五百員名。今三月十六日。早自餘干縣陸路到皖州。在南天寺住下。共約六七百人。督兵都閻姜姓。都陽縣用水手一名送。備猪肉鹽魚米賞兵。除彼長行馬外。計縣馬二十七匹。每匹恤馬錢一千文。府城十七日開城。十八日反開城。差巡檢迎接。青園寺所寄卷十一  
據說不由萬年樂平。而走浮梁。特先馳稟。即錄浮梁縣來詳

三月二十五日。兵到祁門者。人馬百九十餘。其中有僧納婦人。及土音楚語者。祁令趙文光。令於城外祠堂安歇。而來兵強居民房。已忿怒。停二宿。漸肆擄奪。二十八日。到塔兒頭。殺傷居民楊冬等數十人。縣休鄉勇。各在界把守。互驚曰。賊也。急擊勿失。遂奮力前與敵。被殺傷黃五許挨等數十。鄉勇益向前死闘。來兵迷勘馬奔回南岸。奪入汪氏小祠。鄉勇圍之。放火焚祠。殺傷奔突盡死乃止。道聞

樂平縣三月二十二日。縣將劉瑞稟謝上用。李華玉。姜

美等。統兵三百餘人。稱先奉鳳陽督院馬取調黔兵。用資捷伐。自貴州起程。道由南昌。經樂平。望德興婺源等處。職察其兵有來歷。即安設各官。并犒賞眾兵訖。次日二十三。天雨多駐一宿。至二十四日。趙齊夫馬就道。但初云取道德興。而臨發忽又往饒州。且華玉率先。與姜謝二將俱行。獨劉瑞稟留後。夫則另索夫價。馬則另討折軋。又要恤馬銀每疋三兩。更誘本地無賴充數隨行。通邑人心。已為疑駭。及二十五日。又聞踉蹌復回。傳言先晚。已至大吉張姓。係都陽地方。離樂五十餘里。忿恣擄掠。宰猪烹雞。縛夫姦婦。百姓憤極。聚眾格逐。前途難去。只得又來高橋。以至吳口街。將復往德興。更擅殺在青園寺所寄卷十一。即錄青園寺兵  
田農夫。凡經過之地。無物不搶。經宿之家。有婦皆姦。吳姓人等。遂認為流賊。奮勇相逐。當晚黔兵仍退高橋。居民驚迫。喊。各鄉聞風。持竿驅殺。互有所傷。次日寅時報至。職即出城赴救。見急奔者三人。詰係劉瑞稟李華玉姜美。即與押送入城。獨謝上用不知着落。樂平縣申詳

樂平縣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職親救得三將劉瑞稟李華玉姜美巡城。彼時鄉民環聚喊泣。必要取殺首寇方散。劉瑞稟等慌懼。於本日申時投呈。內稱瑞稟等自十五年十二月離黔。督押馬騎。行至江西饒州府樂平縣。於本月二十二日到縣。蒙給夫馬。并犒賞眾兵訖。

二十四日進發饒州。因錯念頭。改道德興。不料行至吳口街。竟遭彼處鄉兵。疑為流寇。糾眾數千。四圍趕殺。無處投奔。只得願投縣監。聽文以便前進。并據李華玉、姜美連、名其呈。自願投監。亦同前情。據此。暫將三將監禁。以慰民心。鄉民漸次解散。已經約畧具由。通詳去後。又據本縣耆民陳七等呈送。問拾賊遺紅片包一個。內詩稿一紙云。戰馬騰騰日。騎人入都著紫羅衣。紅旗焰焰人驚膽。寶劍稜稜鬼皺眉。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養女是吾妻。明年端午南京殿。一舉成名天下知。驗收財庫。隨據本縣六都吳口街鄉約人等。所金吳啓等。連名告為流寇屠民大變事。又據本都民程敬等。告為除寇害。聞所青卷十一。

寧民事。又據本都民趙齊。告為受害事。又據一都程正興。流寇倡亂殺變淫擄事。又據四十四都民盛祥。告為勸寇安民事。又據本縣西關居民。告為情迫呼天斬叛安民事。又據馬戶盧春韶等。告為太歲災命事。又據沿途受害居民金李吳等。告為與寇淫擄焚殺慘變貨申究勦固國安民事。又據二都民汪五等。告為兇寇剽掠殺死四命事。又據早夫告為惡殺苦役事。又據二十五都高橋村葉恩等。告為流寇剽掠殘害坑農事。在卷全。又候院司道批詳。至日復詳問。乃有婺源德興休寧祁門四縣隣界。各村開風各遣傳牌不絕。每云統率鄉兵千餘前來會剿。救護等情。雖俱備由回阻。以免擾擾地。

方。且聞見黎民驚駭日甚。且三將同陸續擒獲逃卒六名。俱收在監云云。樂平。職方清吏司。案呈。據鳳督標下監紀官李章玉。將包玉等。稟稱蒙募黔兵七千。統領二千過嶺。被祁門等縣人民殺死。兵七百名。馬六百匹。叩臺作主。等因。案呈到部。為照百姓驚心風鶴。誤認黔兵為亂寇。彼此格鬥。互有傷傷。事屬駭聞。情亦可憫。死者已矣。生者豈可羈留。且買來戰馬。俱係鳳督官銀。如有收存。當盡行察出。以還該營。本部將調劑於各主者。仰官吏留心處置。兵部文。

益緣流寇。假赴試而破廬。冒開部而被襲。冒官差而被。無為。被屬士民。聞之戒心。處處設險。隱防。雖沐兵未得破。而敵民被擄。可勝憫惻。今奉部憲行察。并令密還兵馬。本府奉檄。且感且懼。即嚴行祁縣等縣。從實稟覆。據祁縣來兵馬。已敗於樂。並未入嶺。本府看得黔兵二十二到樂。民認為寇。捐生格殺。僅有三弁投監。盡載饒郡烏同知詳內。至於祁縣流寇。或是沐兵。或如平樂所云沿途收帶無賴。原無馬匹到祁。五月十八日。徽州府申詳。

一件。據祁鄉官有司。無辜焚殺官兵等事。奉聖旨。據奏黔兵八百。赴調過祁。官紳無端誘殺。好生慘毒。深可痛恨。吳翔鳳。趙文光。朱世平。金翰林。通着該撫按提解來。

京究問。張文輝唐良誠。着從重議處。仍察下手兵丁。最  
示。馬匹器械。各項照數追還。該督軍前。不許隱匿。被殺  
屍軀。該地方官具棺收殮。設壇致祭。其已到各兵。該督  
厚加撫慰。勦賊圖功。以膺懋賞。該部卽日檄傳。初奉嚴  
旨。

一件。兵部爲密陳江南情形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  
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奉本部送御前發下紅本。  
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該撫按確  
察情形。密速飛奏。朝廷自有裁奪。該部卽行密傳。欽此。  
欽遵。恭奉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爲遵  
照。御批內事理。將鳳督嚴和鄉官有司一疏事理。確察  
情形。密速飛報。以聽聖明裁奪。務期不激不縱。兵民兩  
安。希爲萬分謹慎施行。須至揭帖者。崇禎十六年六月  
二十四日。禮奉溫旨。

此時若非兵部密疏。則嚴旨單行。闕府驚惶。更不可  
問矣。

徽州府鄉官倪思輝。畢懋良。畢懋康。姚宗衡。吳孔嘉。金  
聲。黃願素。汪元標。王文企。凌世韶。羅灼。許志才。許志古。  
游有倫。張士楚等。謹揭爲危地可憂。役謀已兆。布告王  
國。共鞏陪京事。公揭不錄。

巡按監察御史鄭崑貞。爲黔兵假道。淫掠鄉民。奮開致  
傷。葉報始末情形。仰祈聖鑒事。○時余同鳳督馬士英。

委安慶府推官來集之。往徽州一帶。細察兵馬下落。初  
疏語不錄。

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瑄。爲黔兵焚掠鄉民。鄉勇  
憤闖樹敵。據報情繇。謹先上聞。仍俟察明。再行奏奪事。  
初疏語不錄。

鄭按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以憑聖裁事。六月初七  
日。具疏報聞。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  
云。今有鳳督差兵在路。揚言朝廷賞我鳳兵擒叛大功。  
前日徽州殺我黔兵。皇帝將府縣官拏去正法。鄉民盡  
要砍頭。我鳳兵豈比左兵。任百姓抵敵等語。職未接咨  
御劄。未知此語何來。竊恐傳布入徽。徽民必洶洶惶懼。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山郡又憐一亂萌也。今得督臣馬士英全本抄閱之。以  
八百人馬。盡喪於祁門。以故殺之罪。全歸於推知。宜皇  
上有赫然逮吳翔鳳等。以究其殺是兵之繇也。第督臣  
疏中所列情形。只惡差官萬民安口京。萬民安只據道  
役鄭天卿口傳。此中不無可商。先是萬民安至太平。以  
前途戒嚴難行。求職一文回報。職語之云。此事方在察  
奏。總督差汝正要前探實信。豈可不去。職給之照牌。着  
本官至饒州。方得下落等語。不謂萬民安僅至旌德而  
回。旌去祁三百里。傳報且未足憑。而況得之途說哉。夫  
黔兵之被殺。實自樂平始。數月以來。事跡著明。遠近其  
知。非職一人所能妄有虛實。職請直捷爲我皇上再陳。

之可乎。按徽州婺源縣與饒州樂平德興接壤。三月二十四。婺源縣接有縣將劉珣等飛票。而民以改道無印疑之。既而和門接有浮梁之票。初云奉調黔兵。再云入援沐兵。而民則愈疑之。其至樂平也。據署印同知鄒文明申報江撫云。黔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馳突於饒州德興之間。殺在田農夫十三人。姦一女子立死。放火焚居。無物不掠。鄉兵尾而圍之。城下至萬人。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珣珽李華姜美。投監身免。夫以萬人開數百人。其不留餘類可知。三將投監。職行徽州府往察之。據樂平六月初三日回文云。轉解至府。現繫饒州府獄。本月十四日。督臣監紀通判方象乾。見職云。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三將已至樂平。即回到營。則其未至和門。又不辯而自明矣。其入和門者。係三月二十五日。該縣差役偵探。報稱人馬實百九十餘。縣官令於城外祠堂安歇。黔兵強居民房。停宿二日。孀婦潑飲。百姓憤怨。二十八日。行至塔兒頭。殺居民楊冬等數十人。時縣休鄉勇。各在界口把截。見其僧婦雜處。認定是賊。拚一死敵。又被黔兵殺傷黃五許樸等數十人。黔兵勒馬圍回南岸。奪入汪氏宗祠。鄉勇圍住。放火焚祠。黔兵殺傷奔逸不等。此百九十餘人。聞於和門之始末也。當知縣趙文光。給與米酒。并撥與馬匹。百姓謂其迎賊。幾至鼓噪。鄉官緊守城門。不敢出和。距府百八十里。知府唐良慈聞報。自往救止。

而變起瞬息。已無及矣。道臣張文輝駐旌德。四百里遙。差官飛報。不一而足。而亦無救於臨時矣。推官吳翔鳳。清官也。署休寧縣事。去和百三十里。聞警料理城守。晝夜匪懈。實未出休城半步。督臣所聞。殆亦傳聞之悞。縣知縣朱世平。曾跟督鄉兵至西武嶺。亦未至和也。金翰林者。原任庶吉士。金聲也。頃鎮兵風鶴時。徽之鄉鎮。各立義社。其保境宇。本宦捐貲饗饗士。募子弟千五百人。扼諸嶺隘。休人賴以無恐。其器械衣裝。視他隊鮮明。故金翰林鄉兵之名。藉甚道路。其與和縣敵黔兵者。本宦募兵有在焉。謂本宦臨陣而指揮之。職不敢為本宦誣也。本宦守禮者也。豈其以衰經親金革之事乎。昨職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會同督臣。委安慶推官來集之。往徽察勘。本宦回復實。實如是。但云馬匹無幾。一聞兩院有察追之檄。各已滅跡。亦只可量賠馬價耳。職復令本宦至壽州見督臣。面陳顛末。不知督臣寧無悔任耳之已甚否。蓋督臣黔人也。其軍中參佐。大半皆黔產也。督臣方收黔兵為長技。一聞是信。不唯嘆兵馬可惜。亦且苦錢糧無銷。黔之兵將。多有子弟親戚在數百人中。不勝憤恨。遂使督臣激控於皇上。請殺鄉紳。殺有司。殺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不知自古用兵。無殺鄉紳百姓。為兵報仇之理也。職聞監紀李章玉。一路不能鈴束劉珣等。故章玉自與包玉等。從水路而下。而珣等自改道饒徽。兵離監紀。未

有不亂而況黔卒之獷悍。又異常乎。其李之晟所押  
枝。聞在知陰縣。兵譁殺之。晟二丁之晟未知下落。兵各  
潰逃。孫見觀之。則黔兵之紀律可見矣。司馬法嚴明。亦  
所不貸。而特不幸發自百姓耳。百姓誠有罪。然無他。爲  
父兄妻。死聞也。有司者。能令百姓坐視父兄見殺。妻  
子見辱。而制使勿動乎。青燐白骨之中。半是黔鬼。半是  
土魂。職上知其誰冤。誰殘暴也。若如督臣所云。衆  
軍怨憤。不可不洩。則自兵興以來。客兵經過。勞苦生靈。  
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婦被殺擄。不下二萬。繁昌  
小邑。婦女之守節投溺者。八百餘人。職所建醮以度之。  
嗚呼。此亦民怨滿盈之日也。而誰與洩乎。又何怪楚民  
之激而仇賊乎。兵心一去。不可爲兵。民心一去。不可爲  
國。安危之幾。全係於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奪而已。除  
徽寧道張文輝。徽州府知府唐良懿。候處外。推官吳翔  
鳳。知縣木世平。鄉官金聲。謹會同撫臣鄭瑄。遵旨提解  
來京。以徽屬六縣。見在五無印官。倉庫獄囚。須接管有  
人。方可離任。職一面議委署印交盤。卽行起解。不敢延  
緩。而門縣趙文光。被察回籍已久。容職另行移提。其下  
手兵丁。小旨梟首。六邑人衆。豈可勝誅。驅使駢首。定激  
他變。合無量察爲首者數人。以伸國法。其馬匹器械。追  
取必。以爲據。合無令職等會議。量估價值。解赴軍前。  
另行置造。被殺屍軀。職已行地方瘞埋。令再行致祭。訖。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從業寄所寄兵

十一

至解提各官。職各保其無故意誘殺之情。而地方有變。  
自當受過。予奪矜全。出自聖恩。知府唐良懿。清康威惠。  
爲民所戴。今既束身。則府署已空矣。當民情洶沸之日。  
境內早荒之年。皇上不可不爲重郡安危計也。職所察  
情形。密速飛奏。若有一語偏護。則治職之罪。以告兵民。  
伏乞聖鑒施行。鄭按院覆疏。  
鄭撫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仰候聖裁事。鄭撫臺覆  
奏不錄。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今丁憂。金  
聲。揭爲據疏。畧辨事。初文不錄。

金聲疏云。臣甫筮仕。讀書中祕。痛憤主憂。奉命倉卒。從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從業寄所寄兵

十一

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歸田。而讀書學道。  
期得一當。以副皇上莫安天下之心。庶幾君臣道合。用  
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去  
冬。聞京師告警。苦現之中。不能奮飛。繼值闖賊披猖。大  
帥南遁。亂賊公行。檄文盡冒。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  
金陵。東南震恐。望風潰徙。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屬防守。  
臣從郡縣有司。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  
志。日宣高皇帝六諭。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  
上。其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  
有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傳  
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鳳。既舍大江。

孔道又不渡江。縣皖陸路直行。乃紆迴千里。涉崇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絕無以資。而文。而又適當賊陷蕪黃之後。合郡皇皇。舉疑爲賊。以爲善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又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道金入。定相攻襲。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祁奔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雜剪髮人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沸。決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邑。賴分兩路而走祁。婺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敢徙入。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城。身鎮定以安人心。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報賊廿八日已過祁東。與祁縣二縣居民。兩相格鬪。幸未入休境。而聞閭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傳得婺報。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入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兵爲鳳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瑄。琺李華。王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在郡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之寇。認爲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鳳督。直樂平而反求徽人。徽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奏。嗟乎。章玉何心。其於饒之

樂平。既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徽之祁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資於徽。不惟可蔽厥愆。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迷其當初繇樂入徽之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奏臣何語。領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兵。竟不問兵隨將轉。將有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受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誼切同。望其旦夕滅關擒獻。以解主憂。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諒。而監紀曰徽人殺兵。卽疏奏曰徽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安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達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異名號而兩路金入之理。豈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金冒認他路之賊耶。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念此一舉。祇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當路嚴檄。相率百姓。徒以時誓相誓。開賊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此。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臣。而必不相容。徽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福聽之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逼江。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爲畏途。以奔潰爲上策。相率動色以徽事爲戒。其於委而去者。反尤而效之。民志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氣。頃塘報徽賊臨楚省城。鄉民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宗藩生靈。一時俱盡。此亦皇上之所洞念。而督臣之所宜

寒心者也。前陳守禦全疏

金公據實破說。疏及初辨揭。文繁不錄。

鄉紳士民公揭。為山邑之禦賊甚苦。黔兵之卸禍太奇。

備陳顛末。仰祈公鑒事。揭文不錄

縣縣待罪知縣朱世平。揭為欽遵朝廷功令。恪守上臺

憲檄。與民效死。幸保危難。謹陳顛末。以明職守。以白民

冤事。揭文不錄

寧國府公揭。為勢已極。震隣可駭。急明殺奸之心。用

固守禦之志事。揭文不錄

徽州六縣耆民陳王前。畢勝汪登。盧從朱孫康。程大定

等。揭為詳述徽祁禦賊之顛末。直白監紀嫁禍之情形。

寄園所寄卷十一。之業書兵

懇天代迺安民固國事。揭文不錄

是時金公仍有復吳四尊札。與撫按兩臺公祖書。五

月。又上撫按兩臺書。與黃劬菴書。與朱震青書。與陳

雪灘書。與程韋菴道尊書。與汪濬源揭部書。與方慕

菴書。與史大司馬書。與熊諫垣書。專與撫臺鄭公書。

俱娓娓數千言。詳金太史燕貽問文集中。茲不復載。

奉聖旨。這所奏是否確情。姑俟吳翔鳳等解究奏奪。數

百餘兵。橫催鋒刃。豈得不問。何為為兵報仇。鄭崑貞侯

回道時。嚴加考核。該部知道。批鄭按院疏

北部。看得督臣馬士英調募之新兵。為徽祁所屬陷。八

百十卒。付之一炬。此其事惟而且慘。由於推官吳翔鳳

鄉紳金翰林首發大難。而知縣朱世平。趙文光。羽翼狂

逞。遂為江南一奇變。四官俱已奉旨逮問。亦可以正厥

罪。而洩死者之恨矣。至徽寧道張文輝。知府唐良懿。先

時曾接撫按之檄。臨時又折諸青衿之詩。奈何不嚴行

禁戢。坐視屬官士紳。專擅不顧。實行而罔忌乎。各應降

三級。戴罪督事。其梟下手兵丁。追還馬匹器械。收殮俠

骨。招祭忠魂。即責成二官。以為自贖之地可也。北部考

功司看語

是時有顧子方。詳上錢牧齋書及錢牧齋與金

正希書。與鄭撫臺書。又有張受先。詳與顧瑞屏書

書。顧瑞屏與鄭撫臺書。鄭撫臺復顧瑞屏書。皆言黔

寄園所寄卷十一。之業書兵

兵事極其懇切。文繁不錄。

鄭按臺復徽州鄉紳書云。今天下竭郡邑之物力。以事

督撫。一旦寇至。有司無以圖存。則惟鄉之大夫。與其子

弟。相與殫力固圉。天子亦曰。誰非臣子者。自衛其室家。

即以衛朝廷之疆宇。故協守有敘。倡逃有罰。鄉義勇訓

練有命。夫苟鄉紳富室。捐資饗士。壯者出力。荷戈守令

督帥嚴明。天下皆如此也。其效乃在督撫上矣。而之役

民以死關。不幸而曰兵也。則以征調之士卒。奈何殺之。

不知今之用兵者。正為兵之殺民。與賊無異。且有甚焉。

故有賊之地。民寧從賊。無賊之地。民亦仇兵。何則。賊客

有不殺民之時。而兵則決無不苦民之事也。願督撫人

視黔卒加倍。而幕中參佐。無一非黔。更有親戚兄弟在  
戍殺中。挑激之無所不至。劉珣珽等自樂至。又自肆其  
事。是以歸罪於徽者獨苛。然而通國知其非公論也。今  
聞其乃補疏。續衆饒南。則祁門之說。不攻自破。而賢大  
夫與道府有司之無罪。亦不自明矣。貞於十六日拜  
有小疏。凡可以爲貴鄉剖雪者。亦頗委曲詳盡。第開番  
奏。未敢暴其辭。恐聞者愈以爲罪。況日月光華中樞妙  
用。只令始末昭晰。於諸公決無稍礙。但明旨既宣。自宜  
奉行。雨露中迴。更顯聖德。平心靜氣以俟之。使言者深  
悔任耳之過。則事機旋轉。復不費力。凡一切展辨。宜自  
暫省。不知有當於列位台臺之萬一否。若蒸黎自捍頭  
目。初無纖過。聖天子豈以兵易吾民。貞待罪未去。終當  
以身蔽之。幸台臺集而慰諭之。有督撫之護兵。不可無  
地方官之護民。貞也雖愚。知所從事矣。覆書全抄

外有鄭撫臺復正希書。與唐太尊書。鄭按臺復正希  
書。又錢牧齋答馬瑤草書。又程兵。尊復正希書。俱不  
及盡錄。

史大司馬復徽州衆紳書。謹復。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  
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  
禦之。又或人以爲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  
逞者。賊亦冒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  
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

豺虎屬目久矣。三月初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敵  
敵爲勦。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冠盜不難平也。而議  
歎。歎若此。何以爲地方綱繆計耶。所論敬心誠之。方元  
率復。伏望鑒原。覆書全抄

史大司馬與金正希書。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  
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  
高山之遠。發於寢寐。上林之鴈。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  
辜。誠不可以覆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  
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  
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  
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  
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勦。爲勤王。而實快其虐殺  
殺百姓之志。此愛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况奸  
途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胡可得耶。  
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第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  
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第亦正  
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諭。則此語又似爲募兵官之啟  
爲粧點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  
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  
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即未必  
悔。苟不禦而即悔。則亦必禦。而以悔之恐後。而禦之獨  
先。此固明哲之事。而向當事者之不見諒也。老年臺身



居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佩服。聖明在上。晦靈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命法道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冀州矣。正值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覆書全抄

馬督復徽州。眾鄉紳書。恭惟台臺。聖世阜夔。清時山斗。五百年之名世。夫豈異人。億萬載之皇圖。實惟永奠。固英所景仰瞻依。奉為師範者。況泰榆枌之末。盪融場之寄。所望於覆露者。又豈頡頏所能略哉。黔兵被殺一案。事出意外。大非得已。英豈樂為是紛呶耶。按臺公祖。密寄園寄所寄卷十一。近漢書卷五十九

疏中所云。英倚黔兵自強。兵馬遠來可惜。錢糧不能銷算。各將士親戚子弟多在此中。不平之鳴。亦不外此。區區耳。英自永城歸。只聞和門之事。未知樂平之寢。而各將士。爰聲震天。憤欲南渡。英固八百人之屍主。七百餘騎之失主也。不得不據萬民安所報。椒寧差役之言。以入告。若使彼時貴府有司。據實相聞。留一活口相示。何敢以樂平之數。盡歸和門。縱知樂平亦殺。弋陽亦殺。而樂平更多。亦即陸續據實上聞。亦何敢膠執前議。獨仇和門也哉。當日自武陵發兵東下。步兵從舟。而馬不可越洞庭。涉長江。不得不取道長沙者勢也。江路險而梗。且兵多。陸路坦而寧。且兵少。監紀官之取水不從陸。

亦勢也。原擬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至兵在秋浦。道使繇徽。此意外之變局也。又不意即為諸將。以人馬眾多。店舍稍艱。不便分先後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之變局也。然豈料前途有人焉。設罪而殺之也哉。在和門者三百人。無子遺焉。在樂平者五百餘人。止存十一人焉。弋陽者二十人。亦俱喪元焉。和門啓戮之故。無人可問矣。樂平者。止駐一夕。次日行二十里。而被圍。有何積怨於地方。然猶曰人眾也。弋陽之二十人。又豈淫掠之故哉。嗟乎。此八百人者。皆將吏親戚。頭目精銳。非無籍獷悍之兵也。使果圖淫掠為不逞。則惟恐不合其黨。張其勢。又肯輕為分折。零星受屠耶。然此在事矣。三百餘人。無噍類矣。不淫掠耶。誰為質問。果淫掠耶。法亦何加。

但數百之冤。與其父母妻子。令英作何安頓。數百之戰馬。數萬之金錢。令英作何歸着。惟乞台臺設身處地。為英一籌耳。貴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無黔兵入徽。監紀懼罪。以樂平之事。移禍於和。想亦非公論耶。昨見按臺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則似乎止爭多寡。不爭有無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嘗諱殺兵之事也。即萬民安所報者。不全屬於虛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隱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樂。入和。監紀何知。江楚異路。監紀何罪。英疏具在。自據萬民安所報人告。時李章玉在浦。護諸怨軍。不使南渡。其夢夢猶

英也。何罪可懼。何禍可嫁。何謗可造。而欲代殺兵者。公罪。又欲未死之黔兵。與死者同罪。不亦甚乎。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鄭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異。同焉。既以入告。則以威福聽皇上。是非聽公論。寬嚴聽執法。察給聽撫按。亦更不執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贅語。但欲得戰馬以濟急。器甲以禦寇。嗟乎。萬里招來。實英作之孽。送入鬼門。實左兵爲之梗。而無故被戮。實衆人宿生之冤債。但所惜艱難之時。盡千金。而精兵猛將。良馬堅甲。不得爲國家效毫髮之用。則英所謂驅血腐心。驚魂墮魄。波下沾襟。而不能自已者也。然今之鳳督。亦極難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極。無事不相瓜葛。而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從業寄兵

臣

一丁一馬一甲一器一鉞一炭。無不取之數千里外。絲忽孰非國家之金錢。而泥沙棄之。土芥拋之。誰非臣子。誰忍置之度外。想亦台臺所垂憐而心亮者。時事方棘。血戰經年。鳳兵肝腦塗地。於江南似不無小補。亦未必無緩急相需時。想亦台臺所汲念也。軍書旁午。草勒肅復。憤憤不知所言。英無任惶悚之至。原書全抄

後馬督與阮圓海書。內云。第自守不暇。寧樂與人爲難。又云。大約徽人之下毒手。則不欲開此路耳。樂平弋陽。發起於圖馬。亦不同也。聞按臺公祖。已有疏據樂平祁門之報。以聞上矣。第之爲軍吏。按臺之爲地方。易地皆然。又云。樂平殺官三十餘員。祁門幾殺二

十員。內包萬春。范成。則萬夫敵也。又云。樂平之事。業已補贖。祁門之案。自然解網。第區區苦衷。無可告辭。又不便徑達之鄭公祖。伏乞便開。以第萬不已之忱。處無可奈何之遭。轉達。但求設身處地。爲第第一思。則第之苦。可蒙鑒原矣。

又正希先生致馬督撫書。亦數千言。不錄。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馬督行牌。一運趙金萬兵馬。二運黃總鎮兵馬。三運劉總鎮兵馬。四運中軍楊副將兵馬。五運本部院內營楊副將兵馬。會同太監盧刻期渡江勦賊。水路。廬州蕪湖九江南昌袁州。陸路。廬州蕪湖寧國徽州祁門樂安州等處。雖殊批再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從業寄兵

臣

論祁樂云。不得已而假道。萬無縱兵私行報仇之理。各宜安心。然而人心惶惶。舉郡不寧。嗣後賴諸當事。及正希先生史大司馬力。馬督兵不渡江。民心始安。第恐傷老母心。北行之事。隱不敢以告。行行且止。爲老母數日遣人一追。真無奈何行也。今且將北渡矣。郡事第一到都。便可決了。惟家下事不能不係念。恐其見弟北行。而乘虛入郡。欲有所爲。則歛中諸紳。不得不努力。邑士民無主。惟兄勿避勞怨。與邑中諸公商計。使弟一無所慮。則幸耳。數蒙聖念。舟次草勒。勿幸不盡。願言千第。幸時教誨之。正希公與程希呂先生書

巡視上下江御史黃。爲仰體新恩。酌量情法。指補軍

重治首禍以結欽案事奉聖旨。撤人撫殺黔兵。掠奪後。匹情罪可恨。但已經大赦。姑從寬結案。汪爵依擬監候。處決。趙文光提到。另究。張文輝唐良懿姑准開復。吳翔鳳降二級用。銀給與該營死的。着該府縣官遵旨致祭。遣愴。該部知道。延按來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傳總兵官唐通。着回鎮。用心整練兵馬。相機戰守。有功日。優敘降酬。其死事劉之綸。着從優議卹。卽奉。全聲連與起用。該部知道。卽報。撤郡人無木業。天下幸得無事。散而之四方。種桓求衣食。以自活。遭敵寇交練。兵火相侵。其失業竄歸。而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頃議補軍資。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為郡中宜若易。而不知事勢之憂。憂其難已。未可一二言盡。乃蒙黃侍御傳貴陽台旨。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當日事端。本由於先時備禦。既家自為守。而機遂發於急難倉卒。則人各擇忠。必坐何人為首。此實不能。而且定重罪。尤難乎其為。缺辭。郡人之傳讀貴陽督時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蔣正秀。為南樞臣。留以堵禦左兵。有功題敘。今有司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罪以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郡人之傳讀貴陽督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入和。監紀何知。原議騎兵出九江。合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由徽。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

人馬眾多。分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知意小。變局。雖厥中不及知。既而變局中變局。雖自押馬同行之官。亦不及知。而萬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是黔。又能再逆斷一變局中變局。知入樂之外。復有入和之皆黔。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黔也。夫實不知為黔。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鑒原而矜其意。即不敢望比於蔣正秀之堵禦。而按其過。亦堵禦之過。毋亦是看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公明。而攝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過錢宗伯。宗伯為不幸。逃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黔兵與新安一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為不孝通意。厥中亦即以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黔人不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無紛紜。數人不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既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一不得已之勢也。於黔人乎。何罪。於徽人乎。亦何罪。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秉國均。不與督厥同。俞拂喜怒。四海視望。斗柄所指。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督。督時尚加進也。誠令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實有所關係於天下之勸誠。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何敢為一二郡人愛其死。傳不云乎。居彼人之所。則怒其害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害人也。貴陽今以天下為家。寄過郡縣。旦夕緩急。今亦郡人將為貴

陽言人時也。願台臺幸為婉語。請一笑而釋。與陳雪離。

此弘光時。金公與陳雪離書也。賒案於此遂結。

漸岸趙吉士恒夫頓

受業

沈

弼右文

景鏡廷發

校訂

王

紀勉齋

全姪

嘉稷書年

寄園主人曰人生七情如喜樂愛欲皆籍笑以達之笑亦何能一刻無者顧昂昂七尺勞心苦思徒供他人之笑具獨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余試作牧之插滿頭花以博世人一噱

插菊奇話

話柄

見有不合於禮義者雖三尺童亦知掩口而冠裳簪紒中且不惜以其身試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士君子慎毋慮萬世之懣懣而資之笑柄也

明太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內出一紅盆啓之乃斷宮人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太祖再三詰問開平懼吐其實且叩頭曰蒙上賜二宮女今若此有辜聖恩死莫贖故述目驚憂太祖大笑召開

平入宮飲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婦之肉開平驚成

癲癲又有無嗣功臣面奏聖祖求養子聖祖曰你們悍

妻平日酷妒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乞作樣龍興慈記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

一偵其動靜比報告有所事惟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

益時初飯罷被酒竟入夢耳上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

臥榻耶罷其官令往工部辦事子欽畧不分訴竟買吏

巾條服之步入工部尚書驚曰劉庶常何爲爾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倚

立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監入部覘之還報云上笑

速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遂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卽一日間也九朝野記

解學士嘗吊友人喪悍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笑史

天順間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傳京師曰曹奴曹奴發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門如繫犬尚書鎖頭似牽羊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當克戰一場寄語滿朝當

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格記室

金編修瑤未仕時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爲輕已而背言抵之張

子典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氏

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親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

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堯山堂外紀

江右胡存齋蔡政好客每處閩人不通刺若在家卽於門首掛一牌云胡敬齋在家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笑史

曹吉祥姪曹欽反既殺冠深又索王尚書翺王正在一

室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還負之逸王後掘此人要港

時呼歇官人全上

成化間。上患舌澀。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皆答是字。為  
臆。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尋擢尚書。時人  
嘲曰。兩字尚書。全上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每朔科道以免彈劾。弘  
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為御史魏璋所劾。左遷  
世以吉耐彈。目為劉綿花。續集

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問之不得近。一日陳  
學士循過焉。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  
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  
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妾。汝復聞之。是欲絕  
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妬少衰。生中

衛閨寄所行錄一二。續集  
書舍人。頃乃陳公一怒之力也。藏園雜記

李太壯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則叱令正坐。為縮。臨醫中  
安燈。燈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枯木土偶。人譁曰。之曰  
補闕燈樂。清異錄

王文穆妻甚悍妬。嘗作三畏堂於後園。楊文公見而戲  
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連  
慈集

李九我相國。年踰五十無子。丁改亭大理過其署。苦口  
勸以納妾。夫人在屏後聽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嫗出。返  
覆引譬。語語痛切。老嫗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納。二  
妾。因生二子。孫月峰尚書亦無子。改亭亦如前勸之。孫

不應。且拒之曰。釋迦不以羅睺傳。仲尼不以伯魚顯。九  
我清品。益天假丁以裕其後。蘇談

李西崖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  
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崖天才也。或曰  
詒公耳。上么下六。假子定數。何足為異。師召笑曰。然則

我亦可為。因詣西崖。西崖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微錯  
亂其數。師召屢擲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豈欺我  
哉。笑史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  
行。至此已極。王堂叢語

嚴相嵩父子聚賭。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而  
窮。閨寄所寄卷十二。續集  
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癆。或飯集

唐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費用乏絕。戲謂曉使者  
課稅甚饒。乃偽作元妙觀募緣道士。衣冠甚偉。詣臺造  
請。鹽使者怒。咤之。兩公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所與交

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指輩。咸折節  
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  
眠石為題。命賦之。唐先祝繼。立就一律。詞云。嵯峨怪石

倚雲邊。頭角呼嵯峨。勢儼然。苔蘚作毛。因雨長。藤蘿穿鼻  
任風牽。長眠不食。谿邊草。無力難耕。龍上山。怪殺牧童  
鞭。不起。笛聲斜掛夕陽烟。御史得詩笑曰。詩則佳矣。意  
欲何為。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

元妙觀圮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卽徵  
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遂乘扁舟歸。投檄  
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爲道士。謁說。得金如數。乃悉召  
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吳日。鹽使者按吳。詣  
觀瞻禮。見傾圮如故。召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兆  
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金已如數。昇之久  
矣。鹽使者心知爲兩公所給。不問。野鶴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  
能容乞子屬和平乎。客大咤。已而戲曰。試爲之。伯虎索紙  
筆。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題書一上四字  
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爲也。伯虎笑曰。吾性嗜  
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  
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一  
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詩耶。益窮之。伯虎復  
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  
先生作詩乎。否耶。遂舉酒一飲。盡。援筆續成一絕云。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低。  
萬里江天都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卽席盡醉而返。竟不  
知爲何許人。伯虎紀事  
吳令欲於虎丘採茶。命役賣牌嚴督諸僧。役奉牌需索。  
僧無以應。命役卽繫僧歸邑。令大怒。笞之三十。號令通  
衢。僧惶遽計無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

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柳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  
要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  
出見詢僧。僧對云。唐解元所題也。因大笑釋之。全上  
董思白督學湖廣。往往以題爲戲。某府考試之前一日。  
先懸牌云。來日不考文。應考者羣以爲必詩賦也。既點  
名畢。分坐靜候。未見發題。有高聲命請題者。督學曰。題  
昨日已發。何不速作文。乃知爲中庸題也。又考某府出  
牌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隱題令  
自悟。良久乃知爲一朝而獲十禽至終日不獲一句。二  
者皆法亮舜至道二句。聞君行聖人之政三句。陽貨欲  
見孔子四句也。黃虹筆記  
寄園寄所寄卷一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過毛尚書伯溫舟謁之。語小  
洽。毛曰。公得無飢否。卽呼具小點心來。侍者奉大漆盤  
四。其二盤裝炙鵝。鵝皆大鷄。其二盤裝饅頭。如盤大者  
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掇之。二銀盤飛酒。長釀大嚼。  
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  
暮。惺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還華亭。亦副八座  
矣。毛食兼數人。嘗至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人陪  
二大白不醉。明野異聞  
寧庶人宸濠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盆與盥洗。怒曰。纔  
乏金盆。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笑史  
崑山歸熙甫有爲吳興令。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環擗案

旁。幾不容坐。公怒。以硃筆醢飽。提向諸人曰。爾輩若不  
速退。我便灑將來也。通慈集

大將軍成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時暢軍機。常分處佐公。  
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

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即斬之。於是將士略落。殊死戰。復  
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悲。而姬亦天生。公每入幕。目無

旁。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  
刀突至其地。絕無影。蓋於曲房通別室。其屏牆磚巧

於合縫。見牆不見屏。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  
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即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

一日念無子。汾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惟公獨在。

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牆  
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

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迎夫人。請姬披髮席葉。各抱  
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母。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曰。首

禍足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  
舉。乃已。鑑捷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

姬絕。令饑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意。  
何忍爲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劍爲尼。匿女僧家。梵誦至

十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諸子始夫人皆子之  
公慈耳。耳

楊進士世肖也。貌美弱冠。成甲科。與婦琴瑟和好。有侍

兒妓麗及笄。心欲之。米酒語婦。願與私。妻怒曰。彼在某  
所。往即得。何必問我。而實匿之幃中。往無所得。及返。戶

已下鍵。自知給已也。門不啓。吾當縊死。婦以爲戲。臥  
益堅。須臾察之。懸梁問矣。全上

弘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獨  
阮大鍼後至。號哭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

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  
俱北走矣。馬士英。徐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一現

在蘇州。聞者大噓。全上

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投  
刺自署其名。曰。一鶴。楚人謂之爲巡撫。明季遺聞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惟公獨在。

公國之至。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至自宮中出。藉  
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宮中有數百

具水榜。左右請爲城防。東昏猶欲留作殿。不肯與之。弘  
光時楚烽交急。猶日漁幼色。乞兒取蟬。爲藥。亦帖上

用二字。人不敢觸。但地千古一律。全上



抑菊奇

笑譚

片言脫口遂以解頤誰謂笑者不可測哉余則以樂然後笑笑之中有箴規焉有驚懼焉何必莊言諷諭乃足聳君子之聽聞

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問卷一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遂為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

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為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校山前聞

余已載則紳為鴻臚序班聲音洪亮思宗聞其唱名異之後出為縣丞適鴻臚正卿缺出思宗曰前唱班人何在遂陞正卿亦奇遇也

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王偉時為兵部侍郎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不乾淨我固當洗之眾聞之噤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贊劉主靜曰眾人皆是假庶子先生

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堯山堂外紀

張偉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平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偉應云五百餘斤肥典史還當夜話

于司馬謙一口與俞司冠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冠侍郎殷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司馬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司冠公則少司賊也眾坐絕倒堯山堂外紀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時等請召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召對復戒不宜多言既見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彭時商略遂連叩頭同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太監謂人曰皆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萬歲閣老遺愁集

予曰宜對以兩字尚書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為太常少卿公安以長少易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啓云趙中貴指鹿為馬瑾拂然去玉堂叢語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秋閣老洛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得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還以在內閣張昇為禮部學鴻臚寺事崔志端以禮書學太常寺事并南京為一人

出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皆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時盛傳以爲的對且有機警蓋此五人謂山西張陝西楊大興并其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以私意選爲庶吉士者見山堂外紀毛栗菴理往謁楊南峯適浴關者以告不獲見後南峯答拜栗菴亦以浴報稱不見南峯卽題所投刺曰君來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四月八日爲浴佛之辰六月六日吳俗悉投猶犬於水中全上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

新園寄所寄卷十二

韓南窗笑錄

三

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中挹其容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唐石編

有皮匠得橫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扁爲題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優驥富起屋乞扁有士人題曰且堂僕亦喜不知優人作旦者開口曰奴家也不謂此裁衣見識獨超

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頃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

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崑山吳山人撰字子克嘗元日賦詩奉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列朝詩集

有一士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名之其人口忠孝誠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柳史葉編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徜徉梵刹見佛卽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韓南窗笑錄

四

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笑史

王磐號西樓高郵人李空同就醫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西樓短衣下坐空同傲不爲禮西樓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心知其嘲嘿然而罷列朝詩集

袁十士景休字孟逸吳人侍御劉子威以文章自負景休每向人挾搥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者以爲姍笑子威怒訴之於郡尉攝而笞之景休仰而對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口啞舌妄說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全上

焦閣老方面黑耳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  
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馬與盧合  
乃一驢字始知其戲胡處編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佳命司膳  
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靳不以告由是  
京師盛傳爲閣老餅笑史

子七齡侍先曾祖側以狀元糕命對子銜口而出曰  
閣老餅當時究未知餅之出處也

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歪而取一目取士戲麻士  
云麻臉鬚鬚半肚石倒栽箭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  
螺杯斜嵌珍珠衆爲絕倒又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中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補前寄笑史五

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鯊客遇  
其士歸見之知其孟昭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  
益孟昭黑面白齒人皆嘲爲象奴云客座新聞

嘗見雜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街  
渾身穿木屐米死入棺材起設鑊蓬出擬梭下堰來夜  
淡相並處蘭籠我儂閑全上

萬曆庚辰鼎元張懋修相江陵子也傳膳之日公自閣  
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  
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  
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蓋宋  
人以刺秦檜者也林居漫齋

夏少師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少師長身幹立  
諸公俯躬趨謁高新郎旁睨而笑少師問其故新鄭曰  
偶思韓昌黎闢鴉詩大鴉昂然來小鴉疎而待是以失  
笑耳京市語謂江西人爲鴉相與開堂而散列朝詩集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鄉儒孝鄉爲言絕糧狀因口占  
數語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須憂其人  
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稔亦  
有口號遂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  
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榜人家著坐客皆貧士爲之大  
笑堯山堂外紀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過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補前寄笑史六

三觴打開瓶後消辣光榮教君愛時飲愛時醉愛時醒  
聽得淵明說典劉伶這一餅足足三觴君如不信把秤  
來稱有一觴水一觴土一觴餅客中閑集

蔣閣老崑歷仕三朝始告歸田里肅宗慕其賢使使三  
聘之不至磨制詩一闕頒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  
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尾梢首  
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被皮穿只愛眠犁  
耙已休春兩足主人何用苦加鞭堯山堂外紀

采石江頭李太白藁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  
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  
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蓬軒別記

內鄉縣李蒙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廢字襲美。亦  
增廣生。裝遺書廢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  
得幾多。廣得幾多。廢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知  
檢得甚麼。討得甚麼。讀飯錄

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詣一所公議。許曰。此纔午時  
未及申時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世說補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甚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卽作牛豕  
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  
故。曰。那一世貴價。猶得化人也。解頤齋語

應辰平爲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得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列上。乃題詩都門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  
肝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襠得硬糊糊。不書名姓。吏

呈蒙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全上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皋當外補。因出入關  
臣沈一貫門下。特有番用。時論藉藉。一日吳中有布衣  
在一貫坐。夢皋戲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  
爲山外遊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  
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咤然。道悲集

沈承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山  
精。吾欽爾名。爾何主乎文明。豈從來方士之肺腑。皆爾  
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面孔。實爾之所釀成。但又何

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毋謂讀書非此不行。意然  
則吾將不得慰汝之靈乎。曰。尚有賴乎管城。後尤成  
有贊云。胡取乎筆。論文章。胡取乎斗。盛微賴。胡取乎金。  
通津梁。有筆無斗。則伯夷餓於首陽。有筆無金。則子與  
困於臧倉。公曰。兼之然矣。爲魁而不元也。豈筆之不良  
與。抑斗之不石。金之不黃。噫嘻。今之魁星。蓋有之矣。若  
古之魁星。但見天漢之光芒。江都張天民以尤贊未盡  
也。爲足之云。胡爲乎筆。抄文章。胡爲乎斗。羅廬糧。胡爲  
乎金。通科場。一足反踢。豈將屈膝乞憐。與得短中取長。  
一足踞齋之春梁。豈將渡江涉海。伺候要津之道傍。則  
讀之者更覺爽汗。讀紅筆記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陳眉公負肥遯重名。湯公若士知其人。素輕之。不與決

洽。太倉王相國喪。湯公往弔。陳代陪賓。湯大聲曰。吾以  
爲陳山人。當在山之巔。水之涯。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  
而今乃在此。會耶。陳慚赧無地。懷秋集

江陰張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傍有道者笑曰。  
還是相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鳥知之。道者曰。文貴心  
和氣平。相公心氣如此。又安得佳。張不覺屈服。客中閑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蘇漢乎。  
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  
蘇得蘇氏家法。卽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

者乃笑曰。眾人皆有蕪子倚靠。偏我獨無蕪子可使與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蕪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云。蕪子嘗曰。反臂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蕪氏所謂察微慮遠。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蕪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曰無。試官驚得震蕪蕪。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殊不知始之蕪子。乃史記之蕪泰也。繼之蕪子。乃漢書蕪竟也。終之蕪氏。乃寶酒之妻蕪惠也。今不論泰漢。不分男女。一槩以老泉東坡類演當之。不成笑柄哉。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九

有孝廉爲京官。願以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其兩頭字曰。獻世。孝廉怒。命僕罵於市。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罵如前。則再糊其家字上一點。曰。獻世。家。賈板叙

方丈侄持命。沙彌買犬肉歸。值師乘拂上堂。沙彌不便顯言。乃取坐具展拜。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請師道着。師曰。雙湯爐炭始得。沙彌素知師吝。復進曰。金剛三十二分。未審某甲有分也無。師曰。茫茫一片西江水。不許漁人下釣鉤。彌曰。如是。某則告白大眾去也。師罔措。良久。曰。只待夜深人靜後。和盤托出。大家餐。拄杖下座。西華外集

益都趙乘忠。登狀元及第。青州府縣有公宴。值大雪。求公題咏。公曰。請聯之。道曰。剪碎鴉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玉變成銀。公曰。迴糊糊了青州府。左右莫不匿笑。柳窗小史

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卽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遊虎丘。其爲衣去領而潤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潤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爲便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世梅堂文集

方邵村嘗薦一入泮於督學者。未久。手書十冊送之。督學重其筆墨。召下榻諸賓閱焉。翻第十冊。乃作一屈。坐一人。几上有筆筒。插扇。扇指露字一行。乃萬物靜觀皆自得。督學閱之色變。諸賓哄堂。楊錦集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十

一高僧乞太老一詩。太老贊之云。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煉得凡心一點無。後一宦遊者見之。笑曰。此死禿二字也。然其語實得靜功真訣。直可驗諸存想不謬也。休邑南鄉三溪。俗識其村人爲牛。有新入泮者。溪西俞姓。以絲帳迎之。其旗上一聯云。頭角呼嶸。異日必爲天下宰。羽毛豐滿。今秋定見月中人。亦巧於誦人者。寶虹筆記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內。坡謂坐客曰。公題咏。公曰。請聯之。道曰。剪碎鴉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玉變成銀。公曰。迴糊糊了青州府。左右莫不匿笑。柳窗小史

其行一令上以二字顛倒說下用一詩叶韻以發其意

坡云閒似忙蝴蝶雙雙過粉牆忙似閒白鷺飢時立小  
灘王荆公還令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  
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還令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  
鏡靜似動長橋影返酒旗送又一客云難似易百尺竿  
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歧話別間佛印還令云悲似  
樂送空之家喧鼓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  
云有似無仙子乘風游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  
永升還令云貧似富指水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穿  
得敝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雲絰輕似重  
柳絮紛紛鋪畫棟秋山碎錦

寄園寄所寄詩卷十二

寄園偶集汪紫滄云閒似忙栽花種竹促開塘忙似閒  
斛水栽秧唱采蘭余云來似去十年歸客追離語去似  
來九月秋陽拭汗腮紫滄又云動似靜手提金縷行無  
影靜似動鏡映玉樓花自弄余又云難似易髮壓雙眉  
登上第易似難酒到朱唇閣盃盤紫滄又云悲似樂牽  
纖剪繡渾身著樂似悲看劇傷心兩淚垂余又云有似  
無富兒辭借假躊躇無似有騙子粧腔誇大口紫滄又  
云貧似富丁夫喚運金銀庫富似貧名築偽裝鷄犬村  
余又云重似輕手持寶鼎任持橫輕似重雲壓花枝長  
拒送

寄園寄所寄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趙吉士撰吉士有續表忠記已著錄是編採掇  
諸家說部分十二門曰囊底寄皆智數事也曰鏡  
中寄皆忠孝節義事也曰倚杖寄述山川名勝也  
曰撚鬚寄詩話也曰滅燭寄談神怪也曰焚塵寄  
格言也曰懶祭寄雜錄故實也曰豕渡寄考訂謬  
誤也曰裂背寄記明末寇亂及殉寇諸人也曰驅  
睡寄遺事之可為談助者也曰泛葉寄皆徽州佚  
聞也曰插菊寄皆諧謔事也所載古事十之二三  
明季事十之七八採掇頗富而雅俗並陳真偽互  
見第成為小說家言而已

擇執錄十二卷

〔清〕王家啓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擇執錄十

二卷》提要

擇執錄序



王家啓

予少時不省人事至性福急  
語之粗燥好面責人而予又  
為情盡受受情知已待人極  
物亦多任性讀書之乃通即能

子集

成誦不日則忘之矣習者子  
業厭者士即新未幾則又厭是  
以學而世成功名誣謬及後  
猶去讀書則又通鈍無復昔  
日嗷嗷呼汲者豈稱命者乎

幸以心為後安其臺川擬  
史明善編法此道辛丑以陳  
乃如學教偏學或性學以法  
學志已讓入友觀自為則從  
前種上皆罷過年及於古人

嘉言聽以錄其家法授之  
笈中積漸來編分以門類目  
曰擇執錄夫錄所以擇執也  
予素慕楊誠齋先生為人而不  
敢竟效其書號誠齋故書云

明善學之錄也及是錄成付  
之刻願能得可以其之其六六祇  
以自已性情不若數日之習而  
古今澆薄則面目可憎語云世  
味故欲學古人明老誠牙

此錄日讀每取或與子書單  
海編一編庶幾擇多執之學之  
弗失云爾

告

康熙癸丑子夜中自古代



王家學錄



擇執錄目錄

卷之一

德行類

學問類

內省類

卷之二

敦倫類

齊家類

教子類

卷之三

勤儉類

義命類

忍辱類

卷之四

口德類

陰陽類

器量類

卷之五

誠信類

志節類 人品附

循禮類

卷之六

政治類

清介類

公恕類

卷之七

持滿類

謙讓附

止足類

謹畏類

卷之八

韜穎類

謙退附

達觀類

改過類

卷之九

田產類

恤鄰附

攝生類

酒色附

目錄

隱逸類

卷之十

好名類

驕矜附

猥薄類

忌刻類

僭侈類

恣酷附

卷之十一

善惡類

禍福類

果報類

卷之十二

雜著類

擇執錄卷之一

古代誠卷王家啓編次

德行類

薛文清公曰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擇執錄德行類

卷一

鬼神合其吉凶

易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

降災祥在德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書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書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

書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族。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呂氏鄉約註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易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周官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

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

卷一

二

出言必顧行。嘗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張思叔座右銘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旅禁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

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藐公卿。君子所以脩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理譚

黍稷非馨。明德為馨。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書

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

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易言集

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表記

一行有失。百行俱傾。

君子以自昭明德。易

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氣量包天下。以規模駕天

下。以實才猷事業。副天下。嘉言集

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

此進。薛文清公

卷一

二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程門微旨

日用閒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辭

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

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薛文清公

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

以仁為宅。以禮為門。以義為路。居處於是。踐履於是。安得不

謂之君子。

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集言集

脩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脩德。則入於禽獸矣。是以高明

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理焉。循此理矣。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也。天亦何心者耶。天若可責。顏孟責之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日新要錄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夫今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起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詩云。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子產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戒孫範

崇業。以廣德。則善。泰而身安。嘉言集

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

非德。無犯非義。子太叔九言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賈勳武侯

敬天地。重日月。懼國法。依王憲。孝父母。上謙讓。下和睦。好事行。惡事止。成人學。破人短。高知危。滿知溢。靜當安。儉當足。慎無憂。忍無辱。去奔華。務真實。掩人非。揚人德。行方便。和。

隣里親賢善。遠聲色。貧守分。富施惠。行平等。休倚勢。嘗克己。莫嫉妬。少怪貪。除狡猾。遂冤解。積仁行。許不違。話有信。念孤寡。濟貧困。救危難。積陰德。行慈惠。休殺生。聽忠言。莫欺心。老子日用經

焚香讀書。有剛有柔。為善不求人。知安分。寡營。不逐淫嗜。殺勿乘快。易事。忍耐。不欺暗室。常自知。非喜人。規切。聞事。不驚張。與人期。不失信。無偏憎偏愛。敬字緣。不談閨閫事。作事周匝。有終始。不忘人恩。揚善掩惡。喜言善事。忘難中濟人。寬慰人。不助強欺弱。不忘故舊。委曲行陰德。方便事。量。

大知人。詐偽。能含容。能惜福。受享知慚愧。語言有序。當人。

語次。不撓奪。不嫌惡衣食。不面訐人。知人饑渴勞苦。不念宿怨。嘗思退步。讓心盡心。為人謀。受謗不怒。自解。精信因果。對人子孫。無及其祖父名。不改行易操。吳處心論心相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脩德行。義之外。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未必能遂。徒自勞擾。

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

貌。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此敬之一。字乃脩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實為鈞。燕山。年三十無子。夜夢祖父謂之曰。汝蚤脩行。緣汝無子。且不壽。禹鈞唯諾。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又元夕於元慶寺。得道銀二錠。金三十兩。持歸。明旦謁寺侯失物者。一人涕泣來。

魏錄 德行類

卷一

六

公問之。對曰。將贖父罪。驗其實。遂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為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夜。有女貧不能嫁者。為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故舊窘困。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人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迄致師席。四方孤寡。無供需者。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後復夢祖父曰。汝無子。壽且促。已嘗告汝。數年來。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

名掛天曹。賜五子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後五子儀禮部尚書。儀禮部侍郎。侃左輔。侃左。侃大夫。參大政。倍起居郎。公年八十二。談笑別親戚。而卒。後八孫亦皆貴顯。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實十郎云。范仲淹記

李珣。廣陵人。世居城市。販糴為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珣繼之。人與之糴。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眾。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擢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沒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

魏錄 德行類

卷一

二

李文靖公。拜叅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郭辛陳四叅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

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旅舍中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公知不言。眾皆驚求之。公

曰數止此耳。將去袖劍者揖而劍墜。衆始稱服。

王去非家居教授。東修有餘。分惠於人。比鄰有喪。忘東出。

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壁。使之南出。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妻即姨之

女也。先是姨死。以一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

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

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鐙臺買之。既磨洗。卽銀也。

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於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

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請所止。居兩月。泰回。復

詳載錄 德行類 卷一

以餘貲授之。俾其入他徙。於時觀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

悸。召詰之。嫗曰老嫗嘗逮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爲他

人所有。故悲耳。泰憫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

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

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

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汝後也。汝惟勉之。

泰自是愈修陰德。壽九十而終。子展進士及第。世爲顯官。

魏子都。嘗行逢一書生。心痛。踣道。左子都下馬撫摩。俄傾平

囊中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

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者。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焉。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

福無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妾。豈仁

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遺焉。

馮道爲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

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

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皆置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

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糴。有

詳載錄 德行類 卷一

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郊

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

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

于公座。公觀詩。召崔曰。詩係公作耶。命婢與生同歸。

宋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

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

風。問所從來。嫗曰。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

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

尚記形容否。姬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妣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為聞耶？姬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姬拜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范喬當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懽耳，何以愧為？

范元琰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還，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恥耳。今啓其咎，願勿洩也。於是母子秘之。

推執錄

卷一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宋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諭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以老姬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姬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姬戒，亦不敢有他言。遂留之。一日鍾君視事歸，見女涕泗有戚容，疑被詬杖，詰之曰：不然。某之父亦曾宰是邑，不幸與母俱歿。時某方五歲，無親戚相倚，育于胥家十年矣。今明府欲買婢，故胥以某應命。見明府視事，因追念先人不覺悲也。鍾君大驚，呼胥姬訊之，果然。遂誠家人易其服飾，養之如己出。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將

輟資奩嫁焉。許復之曰：君侯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予有季子，願以為配。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後夢一綠衣丈夫拜而謝曰：不圖賤息，適蒙君恩，得請於帝君，當十任守土官。故來告也。後瑾果歷十郡太守，終江淮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多顯榮者。

韓魏公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緡買婦女張氏，姿色美麗，恭成。張忽潛然，琦問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琦曰：爾初不以實告，吾無用爾。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吐其情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往歲官湖南部，使

推執錄

德行類

卷一

二

行挾私，劾以敗官。今家計蕭條，恐闔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於朝。事白，汝却歸我。張欣然而去。郭後辨雪，調官淮右。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娶士人妻乎？向錢費用應盡，取前券付之。仍以二十金助其夫之官。張涕泗感激，再拜而去。琦之隱德如此者最多。後琦薨，贈尚書令，謚忠獻。子五人，忠彥官至左僕射，封儀國公。端彥右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嘉彥駙馬都尉。孫治太僕卿。曾孫胃資政大學士。昌熾無比。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而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次魯曰。家貧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坐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娼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值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

鄭叔通。初已定夏氏女爲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

事見東坡行類

卷一

女已啞。其伯似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况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江行。與一商吳姓者。舟楫相次。吳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珠遺約。且以二女爲託。女皆绝色。明日吳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覷。約悉籍其數。寄之於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後吳爲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

張知嘗在上庠。見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不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明山賓家貧。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聞而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主。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

釋義錄 德行類

卷一

三

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宋琰居鄉。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唯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爲。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也。葬之。鄉閭爲之感化。

楊公翥有厚德。爲景帝官僚。居京師。乘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攜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豬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競爲。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羅一峰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民疾苦。見一  
善人。愛之。如祥麟威鳳。見一惡人。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  
饑寒凍餒之人。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為  
之。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  
顧也。

許道充為學士。母喪家居。一日族叔負米一囊置於路。見學  
士至。曰。汝為我負之。公忻然肩負隨行。送至家而去。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  
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為常。

學苑錄 德行類 卷一

學問類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  
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  
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  
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  
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  
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  
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隱。  
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  
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  
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  
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  
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  
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繇是耳。又有讀書數  
十卷。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  
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學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脩乃來。詩命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學記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書

其於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

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經解

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說

擇執錄 學問類

卷一

天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

遊焉。夫然後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學記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大書

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

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長。

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

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子思子

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

秉燭之明。師曠對晉平公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愒慢

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竟與歲去。遂成

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諸葛武侯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

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荀子

恒言學問學問。蓋有學必有問。問由學生也。每見友朋相聚。

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法做不去處。討求而低眉緘

口。丫手齊足。壇場冷落。于是或拈話柄。或掉書囊。設為問

答。其問也不必關於學。其答也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

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陳碧齋小言

古之人學與行相符。今之人學行分為兩途。古人多識前言

往行。以蓄其德。今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資其舌。此風俗之

所以漓。人心之所以不仁也歟。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

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明而不能斷者。亦有能

行而理未明者。要之皆未造其域也。理明而能斷。不膠於

紛紛之議。德脩而能斷。不奪於功利斯善矣。日新錄

學者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張子

不學便老而衰。程明道

學何學。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不善學者如觀珠。曰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識之謂也。貫珠者自我得之也。一以貫之之類也。識前言往行以蓄德也。

學以天理為本。以涵養為功。以變化為貴。以聞道為至。且察見天理純粹中正。將來涵養。則四病五賊自退舍矣。不然。

舊習未去。恐不知不覺。又落向時窠臼裏。

為學患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金銀。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為大賢。湛甘泉

人知夫子身為大治。博鑄三千。精鑄七十。不知夫子蓋合三千七十為大治。以自鑄。張碧齋

學問如家計。日營運則家日長。否則退。學問不日長。即日退。亦在乎為之而已。

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學也。飲食游觀學也。窮

達死生亦學也。人須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立參前與倚衡。方可學聖人。趙孝孫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其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賢英選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人生一瞬。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昨非

知識若登梯。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

不能如上之所見也。然知識非書史幾由進矣。陸象山

集毫為穎。字書由之。集絲為帛。衣服由之。集水為池。魚鱉由之。集木為材。宮室由之。集之功用大矣哉。是故治世者集人。治心者集義。何之子

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一為君子。一為小人。願自取如何耳。理譚

天下事利害嘗相半。惟讀書則有全利而無害。不問貴賤老幼貧富。讀一卷便有一卷之用。讀一日便受一日之益。故呂獻可曰。讀書不貴多。讀一字行取一字。伊川先生曰。讀

書一尺不如行書一寸。注言

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濯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黃山谷

非學何立。非書何及。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蘇魏公書帙銘

世之人見人文章之工麗者。輒稱曰有才學。不知才自才。學自學也。才者天之所賦。學者已之所積。格物致知以明其理。嘉言善行以存諸心。古今事變以究其道。此學也。施之於文章。達之於經濟。則才矣。有才無學。猶巧匠能構室而無斧斤。有學無才。猶篙師使水性而無舟楫。才也學也。此所以相資而為用乎。

擇執錄 學問類 卷一

三

學道無蚤暮。進德無後先。在已而不在人。在心而不在時。何蚤晚後先之為異哉。一日失之。則一日淪於禽獸。一日得之。則一日肩於聖賢。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以道德為貴也。不獨以其為貴也。蓋不可不學。不可不進矣。劉向謂老而學如秉燭夜遊。非也。何也。秉燭夜遊。雖不逮乎白日。豈不愈於惛睡無聞而甘心為禽獸者耶。日新要錄

讀書不破費。讀書萬倍利。  
若是具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月之嘗。若是具

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是直博鳥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嘉言集

讀書貴于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昨非菴

君子之為學。非為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為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擇執錄 學問類 卷一

七

讀書不體貼。自身做工夫。雖讀盡古今書。無益也。薛文清

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病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書耳。黃山谷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華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未有

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於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朱張。學必曰致知格物。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遂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寫林玉露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

無一時不敏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矣。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沒身而已矣。

胡濬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耳。

胡仁仲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閔子騫始學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騫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來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溪。又賴二三子切磋。

而進之。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衆旃相隨。如壇土矣。是有芻豢之色。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逐一覽無遺。

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士。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史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人二十而南

擇執錄學問類 卷一

古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阮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鄉。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困阮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繼父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櫃之書。

匡衡家貧。傭作以資供用。嘗鑿鄰壁引光讀書。尤精力過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元帝朝拜相。

高鳳字文通。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去。

鄭康成造太學。師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朱公叔耽學。頗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衣冠。顛墜坑塹。其父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黃香幼博學。經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擇執錄學問類 卷一

古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往視。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坐一木榻。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俱穿。凡微命十至不起。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卷。削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車胤博覽不倦。家貧不易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

江泌隨月光讀書。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墜地復升。

陶弘景字通明。謚貞白先生。性好著述。尚奇異。頌惜光景。老而彌篤。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李永和名謚。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在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祖瑩八歲能讀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聲譽。呼爲聖小兒。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記憶。嘗嘆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擇執錄學問類 卷一

傅昭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世稱爲學府。

蕭德言。博涉經史。精左氏春秋。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畧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閒。請曰。終日如是。乃無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宋衡陽王鈞。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簡牘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

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草創。嘗爲集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止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太史雜志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

擇執錄學問類 卷一

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味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趙李仁。謂羅景綸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

頭讀盡世間好書。三頭玩盡世間好山水。景綸曰。盡則安能。但到處放過耳。大凡遇高人盛事。若輕放過。便讀盡五車。遊遍四海。識盡天下賢豪。猶然故吾而已。只是遇一事便莫放過。若老吏之勘獄。若猛將之焚舟。則一卷可盡二酉。半畝不讓十洲。而海內英賢。又自三人行中得之矣。惡用盡爲。

唐同文淹貫羣籍。隨叩而鳴。每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爽敏。涵揉濬發。爲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時與上同遊。每應制有作。上未嘗不稱善也。

擇苑錄 學問類 卷一

六

毘陵陳濟善記書。其長子道侍側。問曰。外人云。大人善記。試撰一書。請誦之可乎。曰。可。因撰得朱子成書。此固難記。汝可舉首句。如其言。遂朗終篇。不誤一字。當時文廟嘗謂濟爲兩脚書廚云。

呂文懿勤學不倦。居秘閣。圖書左右。有得卽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晷。不輟。暮歸少暇。卽爲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於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始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不若得此。

可喜。其好學類此。

陳白沙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孟子。至有天子者。歎曰。大丈夫行己當如是也。弱冠領鄉薦。兩上春官。不第。閒臨川吳與弼講伊洛之學。遂從遊。既受業。忽悟曰。夫學貴自得。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坐其中。

王端毅公羣經無不涉獵。猶熟於書詩。嘗言我亦垂老。始知學耳。公之才德。老而不衰者以此。時公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嘗問蔡清。今學者滿

擇苑錄 學問類 卷一

六

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上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意。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麤。以此雖有異質。亦不能成。公曰。然。吾兄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內省類

陸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寡君子以反身修德。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今之所不見乎。中庸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

道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

理。釋義錄 內省類 卷一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也。眼

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于不自覺耳。陳白沙

衣垢不滌。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滌。德缺不補。對

天豈無愧心。嘉言集

人雖自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

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思不至聖賢地位也。范忠宣公

古人有言。獨行不愧影。獨寢不媿衾。此言當在幾上用功。至

要至要。可以嘗省。嘉言集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喜是非者。檢人。畏

憂患者。檢身。日新要錄

道理本在吾心。明覺處見。不在扭捏。做模樣也。古人言。動只

與常人同。特其省察處。與常人異耳。肯自省察。則過自寡。

而德日新。人之見之。不能不異。此皆非聲音笑貌之可為。

先輩云。聖人之道。初不遠於人情。豈在做模樣耶。嘉言集

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

口裏聖賢。心中盜跖。勸人而不自勸。名為掛榜。修行獨慚衾。

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纔是有根。學問。非非菴

釋義錄 內省類 卷一

勿以己之長。形人之短。常以人之短。省己之身。以人之長。攻

己之短。若能忘己之長。忘人之短。見己之短。見人之長。便

自得九。

人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順違。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順違

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閒。紛然錯亂。莫知所主。況生死之

變乎。學者但當晝驗之順違。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

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為未然。可不孜孜汲汲。

如拯溺捕亡。以冀有所聞耶。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駭。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

纔舒放便思收。纔言語便思簡。然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非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理譚

一失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合做親切底工夫。莫虛度了難得少壯的時日。

精騎錄

靜吉動凶。德休偽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釋執錄內省類

卷一

主

知此為君子。昧此為小人。

理譚

無事便思有襟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纔是學問得力處。

昨非卷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僮僕鷄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畫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

理譚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為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王考校。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大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脩之當如凌霄寶樹。須需衆木以撐持。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妬之念。為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見美女時。做虎狼看。見黃金時。做糞土看。這個中間。享了許多清福。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這個中間。省了多少閒氣。

內省類

三三

家眾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淫慾。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莫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涼相迫。莫生烟火。念否。朝市事聞。莫生光榮。念否。聲力加遺。莫生構撼。念否。捉襟肘見。莫生遮益。念否。有一於此。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貞。不可不察也。此可為學人對病之藥。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何關於天。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農夫和寒暑雨。淡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蟲。程伊川云有橫逆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有橫財於此。逆來恐不再來。雖君子不必自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臺之橫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艱然不肯受乎。

夫厦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止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服。肥甘滿厨。腹弗勝飽。人斤藉於世界。後何

執錄內省類 卷一

而華萃汲汲。過累於丘山。罪深於溟渤。而曾不省覺也。清虛恬淡。柔和善良。鄉黨贊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不為此而為彼。而以其身蒙不避之名。種無窮之禍也。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為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于人。不如儉省。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事當快意處。能持不特此生可免寂寞。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任不特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仁厚刻薄。是脩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終欲。是人鬼關。

人為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無一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羞而我。不聽則我。悻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人可橫逆於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

擇機錄內省類 卷一

求利不肯輸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檢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虫。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申生伯奇。故自轉想。枉笏西山人。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乎。就

其情之時已極人聞之賤。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廣庭或疎。勿作隱隱於暗室。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漬而亦污。為善如貧子之積資糧。即顆粒而不棄。

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為樂。成殺暴殄。損人利己。凡

人以罪為福。魚之在水也。人以為水。而魚以為樂。為蛆之在糞也。人以為糞。而蛆以為甘。至人視凡人也亦然。登

擇執錄 內省類 卷一

三六

彼岸返樂土。一悟迷間耳。

母執去來之勢為權。母固得喪之位為寵。母逐聚散之緣而為親。母認離合之形而為我。

蚓無筋骨爪牙之利。而意之所到。盤旋曲折。每有安居。蟻六跪二螯。無託身之所。而寄頓於蛇蟻之穴。蚓有一心。蟹有躁心也。故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威儀一失。即有奇才異能。難引人以欽崇之路。君子所以先養重也。操守一失。即有英謀石畫。難消人以疑貳之心。君子所以先論守也。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嘿。悉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為不善就下。急宜擇交。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

執拗者福輕。而員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以立命。亦不言天。盡

擇執錄 內省類 卷一

三七

人自可回天。昨非卷

魯君以伐齊。問柳下惠。惠歸而有憂色。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有女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便佞在側。必有好諛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里氣王朔燕語曰。自漢用兵以來。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不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釋執錄內省類

卷一

三六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觀察使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所建。即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污。悉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嘗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

倪郎中有書室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客問之。應曰。觀前面人。常見我不如人。思齊之念自勵。觀後面

人。嘗見我不如我。踴躍之憂自消。

崔暉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暉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贄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黃洽為人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王凝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或見先靈。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

釋執錄內省類

卷一

三九

曰。退思。數亦不許。

宋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

家宰耿公裕。嘗曰。吾為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增而益。益不勝自愧云。尹少稷博學工文。門讀書。不及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於身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

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凡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懷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鄒南阜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至。南阜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謂得厲詞之力。南阜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惡。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僂。人可輕視哉。或曰。聖

揮龍錄 內省類 卷一

聖

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僮所喜者何異。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

范文正公每就寢。卽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工夫。曰。也只是去個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王文正公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衣以殮。

王韶以取西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

揮龍錄 內省類 卷一

聖

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逢於寺座中。韶復舉前語。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韶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邾家離婚。

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與然水釋。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齊居官卽令事事齊人不能掩罪萬一况此閒居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涉衝雪由此而踣道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乎

王陽明先生家居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見風景佳致殊勝默然悔前之誤卻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

擇執錄 內省類

卷一

四三

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子曰克己之難如此

擇執錄卷之二

敦倫類

古義王愛敬卷編聯

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耶陳氏述訓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孝經

敦倫類

卷二

一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爲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心有敬言編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伊訓

孝子不廢求錫爾類五兄五弟令德壽豈詩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

勞夫和睦而莊。婦行正而順。人倫之道。蓋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機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三矣。有之。一。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孝經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

不受其親。而受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

之悖禮。孝經

天下有甚於飢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已或以爲能事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爲孝弟之

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於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

蓋以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祿爵爲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

子之道者。互乎表出於世。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已。則知捨

孝弟。不足以爲人。移孝悌爲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

世何稱。已何能之有。理譚

始未能孝。改過則大孝可至。始未能忠。改過則大忠可成。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

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孝經

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怡然有

得。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有

心詮要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則事地察。長幼順。故上

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經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弟之事兄。不能

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於長。理譚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

上下能相親。孔子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然屬屬然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禮記

慈烏反哺。世有不顧父母之養者。烏之罪人也。青鵝愛子。忘

親。世有孝哀於妻子者。未羽之鵲也。唐鼠易腸。可謂知悔。

謝豹覆面。可謂知愧。精騎錄

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忠則順天。孝則生



黼藻太平。勘定禍亂。可以謂之孝。子荷有隱。公君。不若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封。封。時而食。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違於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理諱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佑。孝以事親。順以聽命。積諸天下。無所不行。

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猶且助之。況於人乎。

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

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壽斯百葉之祉。俱嘉言集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父母。皆子之天地也。下若欺瞞父母。即欺瞞其天地。較慢父

母。即褻慢其天地。莫大之罪也。故曰。敬父如天。敬母如地。

汝之子孫。亦復如是。棠南雅

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

後天下之為父子者。皆定彼臣之不忠。子之不孝。常始於見

其有不是處。續自警編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

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東

谷贊言

人之脩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義興。

凡子受父母之命者。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

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

白之。待父母之許。而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

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

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司馬公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

況於人乎。小學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

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

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沒黯正直。所以關

公孫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

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豫章粹言

羅豫章先生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

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

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

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時見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之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扶。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遑。遺溲遺糞。薦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接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溫與誰同。有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乘憤激發。姑我者。橫面阻。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六

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凄凉。又有撫字財賈。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食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者。寬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

高年之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錢財微利。喜受衣服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孫若能順適其意。不難盡致其歡。凡骨肉交惡。起於見相相觸。舜見父而不見父之頑。是故有罪可負。有惡可引。終日憂憂求其不我愛之故。而卒全其。

為父子。舜見象而不見弟之傲。是故無忍可藏。無忍可蓄。

喜鬱陶之思。而不逆其侮。至全其為兄。象環帶齊小一口。

身不託空桑。有家佛不依養。及時迨至。廢棄我而已。晚性豈

甘然。豆同根生。不滋培豈力。能無歌蟬。蟬以生。慚。昨非。茲

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乃有不和者。父子或因責善。兄弟

或因爭財。亦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人徒見其不和。

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

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聞

或喜紛華。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七

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啓。而終身失歡者。有之矣。悟此理者。父兄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為子弟必仰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垂爭之患。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此無異故也。中人之性。遇強而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為非。父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孝。父多優容。子若愿慈父。

必責備之無已也。此強即彼弱。此弱即彼強。積漸致之而不自知也。惟賢智之人。可無此患。以他人之不自知。喻己子。則吾子固已孝矣。以他人之不賢。喻己父。則吾父固已慈矣。推而至於兄弟夫婦。莫不皆然。苟能推是心。則所遇皆順境耳。

自古人倫。莫不相親。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鮮有一家盡無此患。惟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癩疣贅。雖甚可惡。未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論之。俟其自化。則胸中泰然矣。必欲事事爭其曲直。

擇執錄

卷二

終無了義。夫熱腸須有冷手。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胃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悞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寧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則雖日犯我十數。可不至形於言。而徵於色。此所謂善處忍者也。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其貧者。此

正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試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亦爲子者。實不是處。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親意久而自回。無徒怨天尤人。付之不可奈何也。婦有舅姑者。不爲舅姑所喜。亦宜持此法。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

擇執錄

卷二

九

謂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異也。故幼無父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奪其財。百端以擾害之者。如是則安得不如仇讎。此世範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一穴卽塞。一隙卽塗。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壁陷楹淪。無可救矣。

僕婢之類皆屬妻妾之類也

夫婦之倫此空著人倫之目夫婦之倫此空著人倫之目

見道不可離處則其所以形體之實空無不至易行

乾坤重咸恒詩首關雎戒淫佚書紀釐醢禮記大婚皆此

意曹靖脩

貧賤之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

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

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十一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

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

人不能不相愛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

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

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

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

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伊川先

生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

弟互相好不要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

輟故思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與爲

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儉

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陽也妻陰也天

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

專以貞順爲德不以強辨爲美也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

其虐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十一

敬順之道婦人之道也溫公家範

凡兄弟翁壻朋友亦須知有酌盈佐虛意思若必視所來爲

所往則市肆之道也

人之設博俎會集賓客雖日費萬錢畧不掛意至於同胞兄

弟分門析戶視若秦越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爭訟不

已是誠何心哉蒙南鄉約

朋友者志同而道合者也朋友道絕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

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

繼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歎耶？黃勉齋

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爾。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於君之前，謂君違，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卒友以違君。友誼之重如此，君子可不慎諸？餘冬錄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橫渠先生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十二

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伊川先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曲禮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目前，而不慮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醴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惡。凡肯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

之根，傾肝胆者，蓄之為譁，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呼：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交結朋友，呼為兄弟，忘乎義確，終始如一，方可定交。自後命子拜伏侍側，呼為伯叔。今人邂逅，即定昆季，反眼遂同陌路，浮薄殊可慨恨。然吾人自處，務敦厚雅，若人情反覆，但可自咎，勿以相尤。法樞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十三

徐克孝母患病，欲粳米為粥，貧不能常辦。母曰：後克孝遂終身，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不忍食。鮮于文宗父喪，以種芋時，明年芋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敦家類纂

子路嘗對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米萬鍾，聚茵而坐，列鼎而食，欲食黎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矣。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

對曰。俞得罪。咎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王祥性至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常欲食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患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簾。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

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孝。獨事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枕。簾冬則以身溫被。太守劉護表而異之。自是名聞於世。後官累遷。至尚書令。子璿及孫。皆貴顯。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十四

毛義字少節。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後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及舉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孔奮少以孝行著州里。供養至謹。在官惟母極甘美。妻悉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

茅容字季偉。年四十。耕於野。遇雨。與竿輩避於樹下。衆皆夷

踞。容獨危坐。愈恭。太原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容殺鷄爲饌。林宗意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戒三牲之具。以供賓旅。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以成德。

陳遺至孝。母好食。鰯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以聚斂得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淞濱。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十五

時人以爲純孝之報。

晉關東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盧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啼泣。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服流涕。門人爲之廢蓼。我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

命。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我不去，我不惜死。乞遣此兒。賊因斫驃，縋抱父於腹下，賊斫縋頭面，凡四創，縋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衆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竝得免。宋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庾子興字孝卿，南陽新野人，少至性。父域卒，官巴西。子興奉喪歸，至巴東灩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興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減，退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灩預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十六

吉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幼有孝性。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縣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爲隕涕。父理雖清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玢乃搗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嚴加脅誘，取其疑實。廷尉盛陳微纒厲色，問曰：爾來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家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稚，惟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胸臆，殉身

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廷尉知不可究，乃更和顏，語之曰：主上知爾父無罪，行當釋免。玢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廷尉矜之，命脫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玢弗聽，曰：玢求代父死，死固豈可戒乎？竟不脫械。廷尉以聞，帝乃宥其父。玢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玢曰：父辱子死，夫道固然。若玢視面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質揚州中正張玄連名薦玢，孝行純至，明通易道，勅太常旌舉。

唐太常少卿蘇頌，避父喪，肅宗起復爲工部侍郎，頌固辭，上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十七

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秦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頌絕，上乃聽其終制。

徐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卽奔走關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奉造廬下，聞其號哭，曰：卽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爲公泣也。李瓊仁和人，幼失父，家苦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繒爲業，家



年而亡壽昌至毀焉。

歸鉞字汝威常熟人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瞻每竈突煙舉釜高問氣蒸然疾太倉娘輒談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屢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無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其

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養母母內自慙終感孝子忱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甫飽遂舉火烹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人呼為菜大人。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讎乃作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讎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羶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妻之識也

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刑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郡邸巫蠱獄時宣帝生數月坐太子事繫獄吉見而憐之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於是詔繫獄者無輕重皆殺之吉開門拒使者不納使者還報帝曰天也後昌邑既廢吉奏記霍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今年十



八九矣。通經術，有才美。光遂遣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及霍氏誅，上親親政，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田疇字子春，無終人。劉虞與公孫瓚不相能，各上章互相非毀。疇爲虞掾，選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比至，虞已爲瓚所害。疇祭墓，發喪，哭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詰之。疇有辭，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

擇執錄 卷二

卷二

二

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後以功，曹操欲封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効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操知不屈，乃拜議郎。

諸葛武侯受昭烈帝命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於是復事帝。禪乃上疏曰：「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臣先父

南，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又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後卒如其言。」

狄仁傑，博陵武承嗣三思日，營求爲太子，嘗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問仁傑曰：「朕夢鸞鵠兩翼，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召還廬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復召仁傑與語。仁傑數陳苦口，涕泣不止。后乃令中宗出曰：「還爾太子。」仁傑泣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

擇執錄 卷二

卷二

二

迎還遂定位卒與唐祚

李鄭侯必於肅宗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姑之潛構流言必未有以爲之地也及復長安捷書至乃於榻前力求去上不許曰不意卿疑朕至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對曰陛下何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輒嗚咽流涕上曰建寧朕之愛子卿雖有功但爲宵小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除之耳必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嘗與臣言其冤云云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三

上泣下曰先生之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必曰臣所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乃爲誦黃臺瓜辭且云陛下已一摘矣慎勿再摘於是廣平得無恙德宗時復爲相因郾國公主之亂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氏離上召必告之且曰舒王仁孝近已長立必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廢而立姪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陛下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獨不受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

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免殺臣子以姪爲嗣

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者爲陛下相又睹此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帝自建寧死常懷憂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然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承乾謀反事狀顯白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建寧爲冤願陛下戒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三

覆車之失從容三日寃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令鞠實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如開元殺太子瑛海內冤憤又何足法乎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露之則彼皆欲樹忠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必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必賀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驚悸不可復用

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必相三朝。知慮過人。天子以師友處之。封爲鄴侯。

郭子儀嘗大寶末。安祿山反。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遂北。詎不友。頃時天子西走。唐室危墜。乃輔太子。再造王室。及難平。遣程元振魚朝恩譏毀。奪其柄。朝聞命。夕卽引遁。無纖介自嫌。及上被圍。徑單騎見回紇。壓以至誠。猜忍阻謀。後封代國。進汾陽郡王。中書令。號尚父。進太尉。田宅俸入。極其豐盛。考中書二十四。薨年八十五。

擇執錄 敘倫類

卷二

五

李晟於朱泚犯奉天時。與李懷光偕遁入援。圖旣解。會有諸者。不得見天子。而令懷光與晟刻期取長安。懷光怏怏。陰懷異志。未幾而光卽奪節度兵。以及帝奔梁州。詔加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晟受命拜哭曰。若皆從上。誰滅賊者。乃蒐士繕兵。請復京城。懷光此連兵甚盛。晟以孤軍處其中。身及將士家屬。皆在長安。爲賊質。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有言及家者。則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投春衣。盛夏裹褐。而終無携志。此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成言平安。晟怒曰。爾乃爲賊間耶。斬以

狗。後敗朱泚。收復京城也。舍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論功拜司徒。中書令。爵西平王。卒。忠武有十五子。李愬平淮西。亦封王。聽恩憲俱尚書。爲名臣。

裴度爲御史中丞。與相武元衡共主討蔡州。元衡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賴纓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或請罷度官。以安藩鎮心。上不從。遂

擇執錄 敘倫類

卷二

五

相度。度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於是討賊愈急。至四年不克。諸臣競請罷兵。上亦病之。以問度。度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上悅。命度爲淮西招討使。將行。辭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旣往。用李愬入蔡。封晉國公。以身繫天下輕重。如子儀者。二十餘年。威望達於四海。歷四朝。爲元老。謚文忠。

韓琦爲相。仁宗春秋頗高。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以而帝未之允。琦一日懷孔光傳以進曰。彼成帝中材之上

猶能早定大計。況陛下乎。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自伯聖。聖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姓名。帝曰。宗實。琦即力贊之。議乃定。安即位。得是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帝疾甚。舉指或成。或敗。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問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一日。琦等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因問漢昌邑王故事。琦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塞。琦曰。此語必

矣。帝疾大瘳。太后無還政意。琦取十餘事。稟帝裁決。因上之太后。后每事稱善。琦乃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因言。漢馬鄧之賢。猶不免久貪朝政。太后能如此。勝前代遠甚。但不知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衣也。時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間謀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令同列簽趙槩。難之。歐陽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姑斬。州安置。取敕填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即生變也。英

宗久疾。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賴王也。頌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賴王項。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草制。琦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足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生死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卒封魏王。贈尚書令。謚忠獻。

杜正獻公衍。一日夢見於色門生曰。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非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生死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辭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天

去。至被毆朴。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賵給。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瞻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衆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孝芬叔振既亡。後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養。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年。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踈門。兄甚心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室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投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牛弘爲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酤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惟曰作脯。坐定。其妻

又曰叔射殺駕車牛。大是其事。以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擇執錄 教倫類 卷二

三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數十字之間。上令二親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溢於言外。賞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矣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

王祥事繼母至孝。弟覽乃繼母所生。每見祥被筆。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客使酖祥。覽

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奮而反之。母賜祥。覽先嘗母。遂止。呂虔有劍。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公莫可。

當此祥卒。解以與覽。後凡代公。則歷漢唐宋至今。鼎盛。劉君良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德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亂。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爲雉。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與鬬。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羣鳥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始知其謀。夜擲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後

擇執錄 教倫類 卷二

三

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厨。子弟數十人。皆以禮法貞觀。初詔旌表其門。

張翁用川。邦奇公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公惘然曰。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曰。其價計已償人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隋蘇瓌除清河太守。有百姓晉明。兄身爭田積年。案累至百

人。瓊召昔明兄弟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莫不洒泣。昔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遂和好如初。父集。

趙彥青與兄彥雲同。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彥青諫不聽。遂求析箸。未幾。兄肅然。通負盈門。除夕。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數意以兄不節。敬為守先業之半。亦足給伏臘。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火之。付以管鑰。更出所蓄債。諸負者兄慚受而易轍焉。

王僧虔為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摩寢。釋氏家類。卷二

卷二

三

食曰。昔馬援子姪之間。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亡兄之胤。豈忍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王密上郡人。嘗與弟儁。子元直。於涼州路中糧廩。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以儁元直授密而去。後密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期年。而心喪六載。

江州朱原虛為學。勉有詩名。二弟皆年。而父母死焉。原虛匿

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擇。一日。鄰人降紫姑。僊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僊姑能詩。幸見教。僊如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馬行中斷各妻兒。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聚。教之業。儁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顏含字弘都。華人。兄畿客死。其婦夢畿曰。我為醫所悞。未應死。可急開棺。含時尚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尚喘。含旦夕營視。足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嫂目失明。藥須蚺蛇膽。

釋氏家類。卷二

卷二

三

舍力求之不得。忽童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其鄉人不敢復言。或勸改聘。庭式歎曰。心不可負。弘娶之。生數子。死哭之慟。蘇軾時為州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足下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妻而已。



試深感其言。

曰季使過冀見冀欲其妻德之。冀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也。又公以爲下軍大夫。

郇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友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懽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行三十里而聞竈喜作難穀臣死之還車以臨三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三

舉而歸友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司與微謀仁可以託孤廉可以寄財其郇成子之謂乎。

漢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頤性問曰夫子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迴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不弔者。

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唐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若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皆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盆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琮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問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擇執錄 敦倫類

卷二

五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與同僚鄧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絕域母年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重仁傑爲聞於上詔免其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楊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監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



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與今日遠。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說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梁禪既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鄰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菴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居第。及子女婚嫁事。皆先生經紀之。終始如一。

擇錄 卷二

卷二

三六

吳文定公好古。力學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惟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爲脩撰時。有同年賀恩。遽疾京師。將不起。欲易簣公。卽遷於家。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其子衣素。答吊者。遣人護喪歸。既官。尚書還里第。惟步行。未嘗乘輿。士無賢愚。見者靡不傾心焉。

東湖吳公平生篤於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太學。兄事羅圭。峰。玘。玘病。荆。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登廁。晝夜十數。玘病瘳。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也。四十年後獻臣生我也。

尹師魯。朱以貶死。其子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釋疊。遷與范蔚宗遊。歎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魯遷。廼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若宋壽。勿遺此士。

晉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君可速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皆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

擇錄 卷二

卷二

三七

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劉夢得遠貶播州。柳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以柳易播。劉得改連州。

秦母柴氏。秦閭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閭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

疑次子非宋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殺柴氏之行。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員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訕。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為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為己母也。家畜一猫。一大猫為人所竊。大取猫子乳之人。以為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為二難。

釋氏錄 教諭類

卷二

三八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曰。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挺擊。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何憊。不懼。盧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萬一危禍。豈空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

宋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於衛三年。娶外

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鮑君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從為順。貞順者。婦人之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而妬則為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宋君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釋氏錄 教諭類

卷二

三九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醢。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齊家類

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  
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枕栢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淑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  
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及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  
而食溫公家範

家法嚴明風化所關惟分義不明閨門無度譏間日生而思  
義咲矣人能正身脩德以爲一家表儀父子必親兄弟必  
讓夫婦必和莊慈行於僕御防範嚴於內外勿事偏聽勿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四

私寵惠教戒慙慙使一家皆得其所斯善矣蒙南鄉約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  
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修身  
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

之事也日新要錄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  
不公不可以駁下

婦人不得預家政出納財幣與男子接語不特內外窺竄易

生淫僻而牝鷄司晨多至敗亡法恒

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  
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起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  
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  
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脈貫通方  
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愚得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  
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張安世家僮數百人皆有伎業虞仲治家富殖以奴婢無游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四

手則不爲非非徒以殖業也公卿之家猶爾況士庶乎燕

貽法錄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蓋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蕩之家妻孥  
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  
所發洩惟可施之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尤當保家而子  
弟處此倍須孝敬矣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凌轢卑幼侵用其財自取溫飽薄書  
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有覺必起爭端或長者處事至  
公幼者不能承順輒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則長者必不

能堪甚至以最微細釁極患害有之矣。要使長者總其大綱。時謀於幼。幼者分幹細務。必聽於長。各盡公心。何可無爭。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如好傳述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泰然。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寧免其背後評議。人不傳述。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怨恨。况兩通其言。或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且至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聞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吾所親。

人家不和。多由婦女譏構。而其原又多出於婢妾。蓋婢妾愚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聖

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為忠於主母。呵之則亦已矣。稍稍聽信。則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成仇隙。而彼始揚揚得志。自睢處於心腹也。非惟婢妾。雖僕隸亦然。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袁氏世範

錢糧差役。輸納自有定期。惟先期辦理。依期完納。免於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托故推辭。延久不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至於厚賄吏書。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而一旦敗露。而冥冥之中。鬼神譴責。豈肯

放過可不戒哉。愚得

今天千金之家。必有為之司管鑰者。焉必有為之司會計者。焉。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以管鑰會計之任。而瑣瑣焉日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盜。則人孰不為盜哉。楊子

人之愛子。多不能均。古今通弊也。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鑑也。顧氏家訓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聖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別。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嚴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昨非錄

勤儉所以治家。敬慎所以保家。詩書所以起家。忠孝所以傳家。嘉言集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敗。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誅。家南鄉約

閭閻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仁家破。

皆從此起昨非菴

妯娌異姓相聚一門計短較長量財評勢益以長舌婢婦交關其間最多嫌怨丈夫入其浸潤久而不察骨肉爲讐蓋婦人奸佞善讒往往借公義以行私忿乘小隙以構深禍恃枕席以肆甘詞雖智者亦難猝悟鄭義門家法每至夜分令老僕於各巷大呼云丈夫勿聽婦人言婦人不許說家事五更復如之此可爲訓

別藉異財律有禁矣而世俗競尚分析使子弟之不自者得以恣行頗僻而無所檢而才者亦不得施政於家兄弟叔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四

姪幾爲路人而男女臧獲互相攻擊其不胥而爲禽獸者鮮矣同居之益有三一曰睦親同堂聚首朝夕無間情義自密二曰保業家門雲集氣魄雄壯每事參酌動無尤悔戶役公訟統於一人百務簡省三曰防奸單夫隻妻分門立戶良人遠遊家無應付外人易生窺伺婦女亦易放恣若一門共聚男女持家彼此顧盼奸宄自息

一家產業實財總造一冊以次相傳田若干無大故不得輕售米穀若干器具若干長子曰家督無所不統其餘賦役者一人衣食者一人賓嘉諸禮者一人皆酌爲定制歲考

其成稍有積羨卽進公庫

訟師利口誘人酣鬪籠取人財家道立敗但當事認理守法脫有肯矣天亦見原何至倚刀筆以取捷也

優伶褻技不惟蠱惑心志亦多玷污家風萬一無已之宴於亦須閑宅張筵以防淫媒

賓客至門茶款必須周洽匪惟盡禮亦以弭怨母容闈人謨拒有犯此者對賓朴戒俱法極

頃見一士大夫家甚富而最吝嗇升斗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枕下病甚將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五

絕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求鑰不得憤怒而卒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鬪訟雖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許於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于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鮮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蔬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溫公家範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是要便宜爾然便宜在我虧損

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公較量大小輕重得中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況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愚得

親族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為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姦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誘引為非者皆此等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為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者也

教家類纂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即加懲戒以懲其後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愚得

嘗見娶富家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戚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囊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帝不敢至於愚昏沮喪甘為人下而不辭者未必

不由此也昨非菴

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痛勞苦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為得體愚得

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提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為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為不稱己意而疎棄之譬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四

故便捷之僕暫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賣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癰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湛氏家訓

家僕年及十五以上惟有大燕會大工役方許入內庭趨事畢即出其平居小事呼遣止於前庭門側勿許擅入愚得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關爭之言彤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

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王凝字叔恬。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刻。曰。無苟亂也。

張公藝。元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締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四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始

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

續文絹爲資裝。嘗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摺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二子青衣步從以隨。常命粉苔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求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四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家人計口而食。賓至則卮酒杯羹。久留不厭。晨興率子弟致恭祠堂。聚揖於廳。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司。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



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大甚違天命。定定定。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五十

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王文正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刺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程大中公。性寬而斷。夫人謙順。自牧治家有法。不喜鞭朴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

怒。必爲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肖。由母蔽過。而父不知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問。曰。並坐不橫脰。何也。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僮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 睦族附

擇執錄

齊家類

卷二

五十一

族人實共一氣所生。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理勢然也。須要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恃勢凌軼。以忝厥祖。鄭氏

家範

子孫有官守者。及於家。必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弟禮。不可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自高自大。矜已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王氏家訓

宗族親戚。貧富不一。只以名分尊卑相愛相敬。方是親親之誼。今人有於宗戚中貧者。坐不讓席。行不讓路。乘馬肩輿。相遇而不下。自處亦甚薄矣。可戒哉。愚得



子孫有家富身榮者。必須愛敬宗族。則給孤貧。不能嫁娶者。為嫁娶之。不能葬埋者。為葬埋之。不能教養者。為教養之。弗事沽名。勿希報答。斯為善行矣。王氏家訓

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為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公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且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明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饑寒者。何可勝道也。此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厚於人倫者。當不若此。省之。省之。愚得

劉漫塘每月朔日。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為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間隔。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杯酒間。庶為有補禪爾。今人只以酒食為報施之禮。凡相會時。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

范文正公恭知政事。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

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逝。吾所恨者。不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眾。於吾雖有親疎。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卹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入家廟乎。於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

教子類

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謹。男女從幼便驕。隨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張橫渠先生

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擇執錄教子類 卷二 語

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楊文公家訓

子弟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若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由澹澹。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取。論當世而解順。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頹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尚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

派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柳玘戒子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袁氏世範

擇執錄教子類 卷二

五五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昨非菴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辨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置之不問。行事如此。空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已耳。

富家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使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僭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官。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爲父兄者。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誦惡繩。放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五十六

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凌厲傲慢。能有極哉。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弟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弟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樵談

古人云。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子弟六歲以上。即使就學。隨其資稟。務加磨礪。以就素業。學成應試。守義安命。勿效假手。按文。納賄。擢第。名雖偶獲。心似穿窬。若學通古今。仕弗逢時。尺務循理。勤學亦能自樹。其諸伎倆。勿得關涉。

子孫能自奮勵。致身青雲。宗祊所藉匪輕。必宜豐其資給。使無內顧。以遂其廉。仍不得貪冒賕賕。負國辱親。有犯此者。衆共排之。爲諸生時。燈窗辛勤。飲食稍益。以肉歲衣量加細葛。法樞

父善教子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賤。蓋嗜慾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五十七

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善。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客坐私祝。近世士大夫。多爲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其誘。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子。子弟不肖。而不能正。是納於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父兄之罪大矣。理譚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所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張簡肅公

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熏衣剝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僕。求第則僱人答策。公譏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之親。當路非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驚才也。顏氏家訓

士夫子弟。恥農商。羞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肉。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爲足。全忘脩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五

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寒。默。低。頭。久。伸。而。已。有。識。旁。觀。置。身。

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顏氏家訓

讀書總不能大成。就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顏氏家訓

訓

富貴統禱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滿氣盈已。不勝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馬。一詩成。伯仲李杜。夜即王何。知漢大富貴。凌人而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罔悔。反不如。

惟魯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嘗與貴家言。見其縱衡。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自三教聖人而下。不能免推。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旁人雖欲與一語。杵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至此。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之俊無妄誇。是真能愛子弟者也。昨非菴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使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五

不信也。乃買猪肉以食之。

廣受歸家。賣金置酒。與族戚娛樂。或勸爲子孫立業。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願有舊田廬。令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情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

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王景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溪。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頤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子

不哀。是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善矣。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忌。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

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選秩實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機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遂隆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飲踈踈，縮首避名勢。勢位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子

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遽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韓魏公每戒其子曰。歸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慎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爲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覺也。子素猶未官。

溫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狂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信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

韓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謁告省觀。公喜置酒。召僚屬。諸子隔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曰。

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實力解。方已。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鄭奕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咏月。汗人行止。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愴然。愚意當一稍在人下執事。笑。

五代唐劉贊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楊文懿公示其子茂元曰。見除目。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多外補。鮮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產無辜。災及於身家。流毒於百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

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自愧。見汝少若穎。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閒曹。尚可鞭策。今官於彼。將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或能建功立業。亦不過一俗吏爾。吾既不能為大儒。汝又為俗吏。今雖暫容一時。而竟淅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

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二十四

祝氏訓子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傳。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避。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蚬也。

李襲譽性好讀書。居家以儉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為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克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屬

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後。汝曹勤此三事。可無求於人矣。

鄭楚性至孝。為陝西臬司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污我耶。即封還。以書責之。楚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分考。父怒。復以書責。楚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遂召為兵部尚書。稱名臣。

王陽明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三十五

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不寢。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市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已也。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充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監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麤。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為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游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

唐中書令崔元暉。初爲庫部員外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聞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自給。是好消息。若財貨充足。衣馬輕肥。是惡消息。此見今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爲盜而未發者。安得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祿。苟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吾雖食不下咽也。元暉卒以廉謹著名。

吳庠妻謝氏。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卒爲名士。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事豪俊。顯達曰。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當及借人。爲不萃。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頽然獨坐。季父偉異之曰。此兒恬裕。不

愧家風。遂別葺一室處愔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示諸子曰。汝輩能如遵彥。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趙軌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其第中。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爲戒。

宋劉幾死。其妻取書千餘卷。指諸子曰。汝父曾謂此爲墨莊。今貽汝輩學殖之具。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楊宣懿察之母。教子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登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冠天下。

秦煥楊相妻也。教子勳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學。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母將爲買之。搽索家財。不足其價。惟櫥中有金釵數枚。既而嘆曰。何愛



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促令貨易此書。昭後以詩誅流。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攻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糧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盃。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豢。悖至此耶。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雨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李

宅後古牆頽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憫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及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欲為變。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僦衣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鄭善果為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廳事。母輒坐明床於墮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

不乞。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擇執錄 教子類

卷二

李

擇執錄卷之三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次

勤儉類

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書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左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

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

擇執錄

勤儉類

卷三

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說苑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

勤爲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門。勤者富之本。儉者富之源。

嘉言集

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

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教子一勞

奢者富不足。儉者食有餘。奢者心常貪。儉者心常富。

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聖賢力田。見於經傳。後世以文

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省心錄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理譚

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勤。

勤儉常豐。至老不窮。

擇執錄

勤儉類

卷三

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

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

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

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東萊子

道德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

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人。衣不過被體。

衣千金之裘。猶以爲不足。不知鷄衣縕袍者。固自若。食不

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

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猶以爲不足。不知繩樞瓦牖。

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爲不足。不知污尊  
坏飲者。固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無所  
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狂迷  
不復。死而後已。悲夫。感應篇

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  
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  
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釋此  
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  
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

擇執錄 勸儉類

卷三

三

以致壽考也。故大禹必惜寸陰。鶴林玉露

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  
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  
把筆攻文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感不自寧。  
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  
暮運百甕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  
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  
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

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  
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  
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

寶。續自警編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  
以致遠。

凡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  
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

擇執錄 勸儉類

卷三

四

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  
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

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

天地所生生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樽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  
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  
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  
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愚得

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  
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與其放肆以逐

欲不若儉而安性。李元衡

君子不苟得。不妄費。儉所以爲廉也。未有妄費而不苟得者。廉而不儉。王陽世傳能造黃金。其然哉。夫有道者以禮爲閑。焉用多金。縱使能造。而以滋侈耶。儉德之共。可以持身。可以率人。繩祖貽孫。謀其必由是乎。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鷄豚之善。埤園之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家無塩井耳。顏氏家訓

釋執錄 勸儉類 卷三

江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欲。穀梁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終身無墜者。有衣一裘。永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譚子

白主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卒以致富。索習好。

不應碎命。棄衆人所收。收衆人所棄。卒以成德。趙盾晉卿。而食魚殽。晏子相齊。一孤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漫枯魚。嗽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此。寧至有飢寒之患。貪吝之耻乎。昨非菴

吾自入仕以來。囊無中人之資。而五禮三事。以時舉行。若有餘者。惟其儉耳。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器無奇巧。日以聖賢法言懿行。潤飾吾身。而世俗之浮豔。一無所染焉。人不讀書。則識陋量淺。紛華靡麗。舉亂其中。終日營營。飾人耳目。不惟志氣日卑。而家道亦索矣。子孫但多讀書。廣識見。而

釋執錄 勸儉類 卷三

六

崇儉素以提身。斯保家之主也。法樞

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遊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

有廉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非非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充裕。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爲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愚得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

釋執錄 勤儉類

卷三

七

至應酬交際。草惡酸齏。此直貪耳。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爲儉得乎。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不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環

碧齋小言

唐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曰。福當如是愛惜。

漢明帝馬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

謁望。見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張莊簡公悅。以兵部尚書致仕歸。杜門不出。公私事一無所預。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險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侈奢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公清儉素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如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釋執錄 勤儉類

卷三

八

宋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舁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如此。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

棄也。

杜衍爲相。食惟一麤。或言太儉。公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福祿。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琬爲市堂材。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爲。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椀箱一。柞木椀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餘年。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

擇執錄 勸儉類

卷三

九

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卽命史書於冊。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接廡。第泗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

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

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

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

擇執錄 勸儉類

卷三

十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家寒月。黎明卽詣厨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公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爲苦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賣奉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互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東坡云。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

菜夜半解酒。輒擲菜羹之。味合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事。而乃更貪耶。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蒸豚。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

嘉興集 勤餘類

卷三

七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餛飩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方卧薪嘗胆。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司馬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

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王且家居。有貨玉帶者。弟謂甚佳。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繙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嘉興集 勤餘類

卷三

七

王沂公會與孫冲同榜。冲子京往謁沂公。畱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畱客。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已。盒中送數軸簡緋。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緋。

盧懷慎儉約。嘗畱客。諭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拗折頂。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餅而已。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衙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

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蔬布爲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充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擇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李師古政彪憚杜黃裳未敢失禮着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甌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纏繞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黃公卷解絃歸驅家衆田作與妻操杵臼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

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公性故孤介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饋鼻衣治具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常耿先生偕周元孚候公公與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鷄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截肋狼籍不爲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遊義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

齊貧女徐氏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卧常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趙司成求一日過魯學士鐸邱魯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崖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何以爲贊司成曰怕二方公曰吾亦應如之入啓筭索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饋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俱往西崖公烹魚沽酒與二公歡飲唱和而罷



義命類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曰。君子居易以俟命。

樂天知命。故不憂。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何也。蓋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非聖人自言命也。

擧執錄 義命類 卷三

十五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鈞餽。卽人世機阱。切須猛省。株守終身。必不損吾命。所有。蠅營狗逐。豈能增吾命所無。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命。則異於此。明道先生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薛文清

但知義命在我。不知勢利在人。義言集

人之貧富貴賤壽夭。皆有一定之命。改換不得。加減不得。只當隨處安之。然人不安命。只由心不知足爾。若能就人不如我處。比量一番。如此心欲富。便思世人有終歲勤苦。衣不蔽體。食不克腹者。今我既得衣食。雖是粗惡。然可免饑寒。何必求美。卽此推之。凡事皆然。便知止足。便能安命。不復過求矣。愚得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爲不義之

擧執錄 義命類 卷三

十六

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晝永編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振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餘各擇言

士之出處。當安於義命。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空念。薛文清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其爲福。而徒歆慕名利。不知名利外物也。

顧可常哉樂善錄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而辭順。為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憚而不為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顧。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為甚急。忘天於方寸者。為甚緩。如之何。而天應耶。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己。以之也。若曰。信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所用其心。而幾於老佛之學矣。其可哉。

擇執錄義命類

卷三

一七

日新要錄

天不能貧人也。人自取貧耳。人不能自富也。天能富人耳。何也。士不通。可以力農。農不收。可以訓象。古之賢哲。備書賈卜。不取為之。非其義。雖萬鍾何加焉。故曰。天不能貧人也。乃若終歲營營。未必如顧士有不遇。耕有不獲。賈有不利。皆有主之者。此天之所命也。富不可求。聖人豈欺我哉。世之貪得而速貧者。吾見亦多矣。故曰。人不能自富也。天人之交相勝也。於是乎徵之。燕胎法錄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百出。欲求

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退步。其故何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為之主也。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為。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予亦不知。莫之為而為耳。怨乎天者。不知天。怨乎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胸中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用心哉。日新要錄

擇執錄義命類

卷三

一八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也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懣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何啻天壤。薛文清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然在此。不在彼。途不達。不足論也。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非伊尹與。邈世無聞。不見世而無悶。非孔子與。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生死富貴之要。靖脩

富兒因求宦傾貲。污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

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民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蠅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

糞食草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紫。馳聘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昨非卷

逆取順取。命中只有這些財。緊走慢走。前程尚有許多路。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糞。人宇我穴。人若笑我。是不知我。

我若笑人。是不知天。擇執錄 義命類 卷三 一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慮無憂。天喜坐命。贏人只一籌。至要在我。昨非卷

賢者惟知有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程子榮與辱相倚伏。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古今未有榮而無辱。得而無失。成而無敗之理。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唾

之辱。必到矣。故君子外物重輕。皆所不恤。顧其在我者。何如爾。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見乎此而已矣。省克錄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諸理。世亦盛傳。但罕見其全篇。如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為危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古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嗟乎。此不知安義命者所互三

復也。青箱雜記

蘇東坡詩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邵康節詩曰。安分身無辱。知幾身自閒。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此語可為知進不知退者戒。夫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不知一作一輟。有造物宰之。為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況為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以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以賣其公。世之人。役役敝敝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不亦深可哀耶。自警編

唐宗餌丹砂以求長年。反以煩渴損壽。高駢延方士以祈僊道。乃以妖妄促齡。生其可法延乎。單豹奪氣養生。而命盡於餓虎。伊璠屢脫賊鋒。而卒戕於猛獸。死其可倖免乎。蚩尤神姦絕力。而竟殲於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隕於漢祖。利其可力爭乎。始皇長城防胡。而祚盡於二世。世宗悉剪所忌。而漏網於藝祖。害其可智脫乎。世人不知命。故勞心焦思。慾火煎熬。命盡湏臾。而心營千禩。幾伏眉睫。而慮周八荒。欲多取而厚藏。則漁獵生人。股膏血而不顧。壘斷一世。營窟穴以自封。將危人而安已。則所忌者悉殲。九族盡於刀斧。狐疑者並殺。子孫安於泰山。積萬世之業。結屢劫之冤。乃或顯取於外。而暗消於內。智防於此。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往出於吾計算之外。夫命惡可以不知哉。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飲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鶻噪未為吉。鴉啼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頤。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宣亭雜言

人筭百。天筭一。繞牀欹枕。通夕夢。上窮天經。下絕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旦。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自古好清者多濁報。好靜者多勞擾報。好潔者多汙穢報。好富貴者多貧賤報。好名譽者多譴毀報。此何以故。從來清福洪福。皆由於前世前緣。而一不出於自然。似與造物者爭衡。終為天地所忌。所以反是。昨非筆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枯喜辱休憐。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了。何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策。若而文也。猶爾偃蹇。況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況其下乎。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為自負。宣公藻鑑。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昨非筆

瀛水有二鳥。一類鵠。色蒼喙長。終日凝立水際。不動。聽魚過之名。曰信天緣。一類鷺。不問水腐泥沙。必奔走盡索。無一息休。名曰謾盡。信天緣若無能。無乃與謾盡均度一日。視謾盡加壯。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安曰。樂則安。若蚤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者也。又云。順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揚揚得意。得。迨遭逆境。則鬱鬱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舉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

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從政名言

王景文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死而緩生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鶴林玉露

子路勇於義。嘗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爲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爲仲由也。脩相錄

崔杼弑君。叔羣臣。監於郭外。皆脫劔入。晏子曰。可以回求福乎。直刀摧之。曲矢鉤之。要不革矣。杼將殺之。或勸免。越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吾命有所制矣。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覆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毋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去舉其人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呪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辨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擇執錄

義命類

卷三

五

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省無益之禱祝矣。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徵適寢二人窗下平章一曰我官由此翁一曰總由天上徵聞之作書遣由此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轉付由天上者送往明日引注由天上者得箇徵問知故嘆曰由天信不誣也。

唐趙璟爲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驢立既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曰某年

三十已夢此行亦不當怨時相也。

王果謫雅州刺史泊船巖下仰視有一棺臨空半山乃綠崖觀之得銘云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後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遂收窆而去。

楊損宅舍與路巖比鄰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係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唐張宣赴調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今

擇執錄

義命類

卷三

五

特迎謁宣問縣名不對去宣與所親言誌之及補湖州安吉縣宣以不便告退親曰前夢一女子非安字十一口非吉字乎陰陽已定退亦何益宣從之及秩滿又將選又夢前女子曰妾已遷居前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載果卒。

范文正公守饒有書生上謁言生平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如我者時盛稱歐陽率更薦福寺碑金其絳墨爲打千本使

傳京師。一夕雷擊其碑。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五十未娶。魏公爲求婚。將遂其人。輒死。公賜以侍兒。未及門。注死。

李倓字舜工。知絳州。還朝。罷門祇候。李康伯薦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獨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蓋一往見之。倓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赴熱。看人眉睫。以冀進取乎。道之不行。命也。

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緘一簡。送其友人李方叔。置方叔出。

蘇軾集 卷三

三

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童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視之。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去。方叔歸求簡不得。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開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東坡失色。方叔竟下策。既出院。聞其故。大歎恨。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貢舉。將就道。念一布衣友以書約會於富陽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程文冒子中。可用三

古字以爲驗。玉山既知貢舉。遂中。某有月三古字者。徑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也。次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

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害之他人。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得就試。何敢漏洩。未幾以古字得舉者來。認因問之。對曰。某來就試。假宿於富陽寺。與寺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是夕夢女子謂某曰。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無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列。玉山驚嘆。於此可見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

蘇軾集 卷三

三

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達後故舍。達是智舍。是勇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蘇軾玉露

蘇軾仲曰。吾嘗自安東浮海。至於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自分必死。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舟中之人皆戰慄。





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辭試用折簡。張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會客至。忘之。文選出。誤謂相君知厚也。踰格轉郡判。一日。張忽記憶。召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嘗銓部。大比。羣吏有典史為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其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闔聲曰。即此見是老病。高相語塞。遂去典史。

羅整菴

卷三

主

羅整菴。父栗齋先生。家居日。三子已鼎貴。公禮部尚書。欽德按察副使。欽忠通政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疊在告。依依親庭。不忍舍去。滿門孝義。海內賢之。公官兩都時。畱冢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寵。貪爵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於信命欠確爾。竟不與。南雍制記

豐城徐副使。爲諸生時。祈夢於九鯉湖。夢入古寺。花木

映簾泉聲滿戶。壁間有唐詩一絕云。屏星彩坐來收。獄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既覺悵然。自分科目絕望矣。越數年登進士。爲御史。以儼祠之夢不足信。後爲廣東副使。巡海至山中古寺。風景依然如夢。仰見所夢唐詩。濃墨大字。書於壁間。乃惕然驚疑。達旦不寐。次日乃得罷官之報。蓋儼祠之夢。多驗於結局也。類如此。雪亭雜言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使携數

卷三

主

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日。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僊以夾疑。僊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水山破。只恐錢神也不靈。意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雪亭雜言

省祭孫邦華謁選。有姊夫亦以省祭當選。挈子偕行。比選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期遠且歸。不意姊夫暴卒。華私語甥曰。爾父辛勤已矣。頑文憑見在。盡使我冒爲之。有所得。與爾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可另選。豈不兩利。甥從之。華甚謂得計。後逃入京。自授文聽選。乃恰補其姊

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遂立請。何更不為。使倖則太原倉官自在。且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為謀。而造物更巧於制命。華雖黠。何為哉。

明憲宗時。棋士趙淵樓的達。得入供奉。上命二人對奕。每以金盒貯賞銀一錠。勝者收之。趙驕矜。樓謹飭。是以常不勝。樓乃私乞於趙曰。吾皆以棋取上寵。今君累勝。名已成矣。吾若不一復。且將獲罪。計盒中物。不過三四兩。今願奉此為壽。乞一詐敗。明日對局。趙果詐敗。樓叩頭謝賞。啟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帝嘆曰。孰謂天子能

造命哉。

樞軌錄 性命類

卷三

圭

忍辱類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書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考索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

忍則百惡消滅。謹則萬禍不侵。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兢。

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誠酒後語。忌食時嘆。忍難忍事。順

自強人。

樞軌錄 忍辱類

卷三

圭

謹則無憂。忍則無辱。

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

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恩少。不能忍事。則譽寡而毀衆。嘉言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由此敗者。切意辱之來也。

察其人何如。彼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君子耶。則

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人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

以相讐而相害也。與。薛文清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

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不動氣事事好。呂新吾

凡有橫逆人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

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呂新吾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  
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  
間。除了多少煩惱。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

忍過事堪喜。

釋義錄 忍辱類

卷三

圭

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尹和靖

孔曼曰。怒氣劇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古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

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

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

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爲

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日新要錄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精粗相資。物之自

然。自春秋以後。君子小人相半。雖太平豈能無小人哉。然

君子賴之以成德。觀其不義。以益吾之義。觀其不仁。以益

吾之仁。彼侵陵我之愈熾。吾則愈脩德而防。彼賊害我之

愈深。吾則動心而忍之。莫與之較。莫與之爭。和之以顏色。

順之以言辭。將見彼之回心。而吾亦得以全其德矣。若夫

嫉之太甚。怨之太深。非惟彼惡之愈深。吾亦不得爲全德

矣。是故若與小人交者。以道自勝。日新要錄

淮陰忍辱於胯下。卒以興漢。勾踐含羞於石室。終能沼吳。石

勒疆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唐公雄長。乃推獎李密。以

驕其心。

釋義錄 忍辱類

卷三

圭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是驕貴氣溢

矣。韓淮陰以辱胯下。而王以羞絳噲而亡。飲到量滿。自然

增盈。不得耳。昨非菴

受人之辱。最是有益事。讀書做功業人。胸中皆不可無所奮

激。若夫學爲聖賢。學爲隱逸。并奮激二字。絕無用着處矣。

聖賢受辱。惟有一懼。懼我有以取之也。隱士受辱。惟有一

喜。喜人之不知我也。嗟乎。辱之德大矣哉。李叔則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

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

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怒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己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騎錄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其所由。乃書忍字百餘以進。與涉世之名言哉。文士不務脩省。妄為排擊。胡其詩也。夫一家之中。長幼異等。習性不齊。能無間言。若一一較量。反唇相稽。是不可磯也。必當持忍字。方可相容。如甚不仁之人。跳跟吼。我平心下氣。安詞曲。諭或有惡言付之罔聞。彼

釋教錄 忍辱類

卷三

王

雖猛厲。能無少戢。忍至百餘。則無不可處之人矣。故家訓以百忍為先。

法樞

無才之人。固不必惜其不忍。若無氣之人。乃更無用教之以忍也。子房當日。不但大索不獲。為老人珍愛。即誤中副車。亦甚入老人心。眼矣。何也。天下有氣之人。多不能忍。亦惟有氣而忍。則氣不妄動。留為可用。若無氣而忍。天下安用此忍為哉。不然。三家村中。豈少唯唯進履之人。彼老人亦將賞而目之曰。此孺子可教耶。

高康生

張良嘗間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

圯下。頌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駭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強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曰。吾襪解。顧張釋之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抑使結襪。欲以重之。

釋教錄 忍辱類

卷三

王

諸公賢王生而重釋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此耳之見。所以過於餘也。餘卒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與瓊瑣者較乎。

段秀實為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諶強占民田。歲旱復索民

償民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愨怒曰：「我長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二十，興致延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費已馬以代償。』」西將尹少榮罵，令愨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何能為人？」令愨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

狄青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墮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請易謝罪。」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名於面，親

釋執錄 卷三

卷三

三

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恐是失驢訪主。」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帟幌之屬盡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爲最上，帝善賜以帛。」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看壁，不應。半日，奕去始復坐。

李昭德妻師德，同行入朝，晏體肥行緩，李頊待不卽至，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妻徐笑曰：「師德非田舍漢，更阿誰是？」庾業家富，宴客必方丈，而爲宗慤設菜飯菜菹，曰：「宗慤軍人，慣噉麤食，慤不辭，致飽而退，後慤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加厚。」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閑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始可畱也。」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釋執錄 卷三

卷三

四十

擇執錄卷之四

古代諷卷王家啓編輯

口德類

孔子觀周。見太廟古階前。有金人三。識其口。因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多言多敗。

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諸人翻翻。當夫喋喋。非有其禍。則有奇窮。王真先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老子

釋執錄口德類 卷四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所謂數窮者非耶。昨非卷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繫辭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

譽閒。實足爲身累。范魯公

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

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華陽范氏

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於多言。文中子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

得氣完。薛文清公

漢劉向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言者不可追也。言者不可追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言者不可追也。言者不可追也。

止於人行發於通。不可止於通。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不可不慎。故君子欲言。猶射也。害

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追也。謂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宜爲輕言行者戒。

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多。

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

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華陽范氏

無恥的人。未曾做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

把行不當事。○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人之所以輕

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朱子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

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薛文清公

妄言則亂。不可不慎守也。淮南子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文。已肆物件。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誡

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愆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

寡過矣薛文清公

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

也徐偉長

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先生猶有戲語者皆是未過此

一關潛室陳氏

士君子聚談閒若直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心自有溪趣

自有淡洽戲謔詼諧恐其始乎陽卒乎陰矣酒中言語尤

擇錄口德類卷四

三

易支離所宜相戒

善謔浪好恢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大害揚隱微

談中菁為德無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黨戒之昨非卷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張子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甚不可也稽叔夜

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

量狹

程子能直者所發多弊京南軒

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劉道源

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文公

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新安陳氏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紫解詩云無易由言耳屬於垣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

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為人唐克之

韓昭侯與棠溪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於妻妾也孔光

事錄口德類卷四

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劉鋹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韓非子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紫解

詩曰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以惟薄之罪加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

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誤乎傅獻簡公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浹於矛戟○刀鎗易沒惡語

難消。首身鉅要 君子絕交無惡言。樂毅

今人一相低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恥。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可不戒哉。敦家要畧

酒席間譚學問。譚人陰私。譚宦遊事蹟。是大惡道耳。不願聞。然譚宦遊事蹟。止於取人笑。譚學問。使人妬。間有取禍者。

華執錄 口德類 卷四 五

譚陰私。則鬼神從旁聽之矣。嘔絲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書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善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子容

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上蔡 謝氏

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於德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薛文清公

人之所任。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遊歷者。動輒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獄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日新要錄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夷齊之清誇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孔顏之德矜己。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己之職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為人所汙。德者為人所敗。

華執錄 口德類 卷四 六

職此之由也。日新要錄

聖人收惡。許人之陰私。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薛文清公

語人之短。不曰直。言人之惡。不曰義。

局外而嘗人長短。吹毛索垢。不留此些餘地。試易已當其局。

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許而快已舌鋒。鑿影彫形。務令事事迫真。試易人肆其誣。未必能安意順承。設身代處。人我絜。

觀即欲易其言。不可得矣。昨非菴

大抵心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



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非善。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子

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陳子翦

不言朝廷利害。遠報差除。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言衆人所作過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不言財利多少。厭

擇錄錄口德類 卷四

七

貧求富。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范益謙生右戒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過之大端也。夫君子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忤心之重者也。惟其忤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嫉之。忌之嫉之。蓄於平日。故譏之激之之言。發於一時。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亡家敗。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日新要錄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其

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日新要錄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好議論。談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吏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

擇錄錄口德類 卷四

八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薛文清公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論語

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崔和

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徐偉長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耶。而嗷嗷以害其生耶。韓文公言箴

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胡明仲

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觸其怒矣。王氏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薛文清公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繫辭

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司馬溫公

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朱子

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殃禍立至。建安丘氏

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尹氏

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薛文清公

韓愈 口德類 卷四 九

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

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斐峯饒氏

輕諾者。必寡信。老子

有求而必許。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呂大臨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

可否而輕諾之事。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薛文清公

易其心而後語。繫辭 〇出於口。落於筆。皆言也。慎於口而不

慎於筆。謂之慎言可乎。擬易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候。伊川先生

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

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

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先不美。括囊。楊誠齋

言不可不重。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錡鏜鏘

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

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司馬溫公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論語

言遜則易訕。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訕。新安陳氏

失其守者。其辭屈。繫辭 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

伸也。進齋徐氏

鍾鐃者。無震聲。德厚者。無卑辭。誠齋楊氏

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郁離子

言以簡為貴。〇德進則言自簡。程子

夫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理譚

心和氣平。則能言。朱子 辭婉不能動人。薛文清

論人之禍。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提其迹。不必

誅其心。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眾。若文其

言而貽後世惡是非邪正失實

理諱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吉人勿論作用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勿論行事狠戾卽聲音笑語渾是殺機聞之猶龍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淡足法也古人謂怒于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

擇龜錄口德類

卷四

二

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怒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

昨非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

言惟見細人妄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

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言而嘿嘿

於胷中矣

萬言萬中不如一默默之於人大有益也易曰易其心而後

言凡言語不可不先察其理而後言也然則又豈止於一

默而已哉黃太史

黃太史云難以口舌辨水清石自見大凡與人議論不可執乎已見亦不可徇於彼見一以理定之可也其或彼言之是耶吾則從其是或彼言之非耶吾則恕其非切不可怒形於顏色口舌之間也世之鋒刃仇敵皆由乎無兩容之氣也王介甫所以終身無憾於明道先生也與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羣處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

擇龜錄口德類

卷四

三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爲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計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蓋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呼此人之所以汲戒乎

大凡見王公大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切忌發以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於刑戮故也古人之言非徒不諛於人亦不傷於人藹然和氣之充溢薰然動靜

之祥雅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几君子矣彼談誇凶禍使人毛髮之凜然肆議乃銘使人襟抱之不憚豈吉人也哉易曰吉人之辭寡信矣

慈言一發則天人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釋典

客次與坐席固不能通識當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怨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

書報口德類

卷四

三

我與曰諾吾將仕矣陽貨以不仁不智叔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尤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魯肅許氏

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曰初若議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公曰出於君口入於光耳又何害伊川終不言

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繁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益知其性偏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是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以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

釋執錄口德類

卷四

二

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管幼安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涯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講詩書陳俎豆非理道不出口非典則不措辭從學者咸化其德

陳忠肅公言不苟發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噫若忠肅公者其真無戲言者矣

李文正公為相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

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司馬徽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害人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辯高下每輒言好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好豈人咨君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好其婉遜如此。

謝朓出吳興郡守與弟淪送別朓指淪口曰此中惟宜飲酒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為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嘗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

擇執錄口德類

卷四

二五

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同僚或為辯之。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辭。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孔光事成帝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棄以為章主之過以許忠直人臣大罪也。

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換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猶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

擇執錄口德類

卷四

六

廉名最著。

林寔為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寔寔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寔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

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味此也。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閒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宣修謁方丈  
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  
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衆賓負報幾大  
所措可見猶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不  
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言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  
而已既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  
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

釋執錄口德類

卷四

七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  
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言簡而理  
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明道先生與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

石文隱沉默寡慾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

輒中節

王堂叢語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  
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  
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

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  
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  
以戒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修書於稼軒假十萬緡  
以濟食稼軒沉思不得不如數與之言固易發難追受制  
於人者也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  
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秦庭筠有才無  
行不許登第遂坎珂終身斥人之短逢人之忌可不慎乎  
宋萬歸宋宋瑒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曾囚也吾不愛子

釋執錄口德類

卷四

八

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  
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小矣貴人  
潛怒帝醉卧令其婢家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  
如張而其主俱以戲言取殺身之禍故曰惟口出好興戎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介甫嘗戲折貢父名曰劉放不  
直分文貢父遂折介甫名曰失女使成宕無一真是妬下  
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宁介甫大慚而心啣之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  
見用鷹頭鼠目輩乃求官耶載聞啣之及秉政奏揆試秘

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僊孟揚言曰。譬之欲構曾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郤。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傲。有興戎之戒。有寡猶之慎。有塞兌之思。丙原居遼東。好以清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管寧謂

擇執錄

口德類

卷四

九

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取禍之道也。今西還。

### 陰陽類

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豐也。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

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

有陰德者。其後必大。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

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解執錄

卷四

十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

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者深。嘉言集

積善存仁者。必有榮華後裔。福緣善慶多。因積行而生。

不欺暗室者。肯欺於心乎。不愧屋漏者。肯愧於人乎。不欺其

心。無愧於人。庶幾君子矣。日新要錄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盛

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程子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亦莫大於活人。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痒。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况。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路逢險處。爲人關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闊。遇到窮時。使我

留三分無恤。自然理順情安。益甘苦唯易地周知。而痛痒

以設身立見。有能廣開便門。隨見連生火宅。昨非卷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方便者。其後受惠。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

釋義錄陰陽類 卷四

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

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慎無惜種。昨非卷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

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耕荒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慮。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

日豐年。昨非卷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

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

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

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

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

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

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無穢不治者。有此地

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

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

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

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慝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

釋義錄陰陽類 卷四

培糞灌漑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

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情必警。輕必矯。

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交難耘鋤法也。優游

而厭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躁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

乃宋人之不撓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

大化。篤實而光輝。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

溜地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惠澤。要流

的遠。使人有不匱之思。



于定國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所謂積陰德者。時時有救濟愛物之心。刻刺無害物之意。救人之患難。解人之讐怨。濟人之貧困。不成人之惡。不幸人之過。不談人之短。不喪人之善。凡若此類。皆陰德也。法強

近世一士人早失父母。依於叔父。產業俱叔父總理。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曰。吾當與汝析居。姪曰。如何析產。叔曰。分之爲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也。當爲八分。叔固辭。姪不可。遂作八分析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

擇執錄陰德類

卷四

廿三

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士咸斥術士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積善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不第。

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是時公繫於刑。晏子乘機對曰。適者踊貴而履賤。公愀然改容。於是省刑。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殺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曰。先生顧無言。文留妻矣。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非在寡人。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晏子曰。彼不知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於是舉戈臨之曰。汝爲君養馬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君以馬之故殺人。罪又當死。汝使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吾仁也。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使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

擇執錄陰德類

卷四

廿四

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人赦所執吏。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將數弩射之。道有行者。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白鴈羣駭而飛。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鴈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悟。乃與龍上車歸。因歡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孫叔敖爲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

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十萬，債主迫求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知之，將厚謝重，曰：「非我之為，恐是同姓名者。」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初彧與

擇執錄陰陽類

卷四

廿

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之曲全。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為鼠嚙，吏惧死。鄧哀王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為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嚙衣為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嚙，况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王羲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羲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唐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以與之，亦不復其姓氏。

韓魏公琦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肅宗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寢。」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為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無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

擇執錄陰陽類

卷四

廿六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焚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為，皆子所知，何為陰德？』

范元琰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耻耳。今啓其名，願勿洩。」

者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耻耳。今啓其名，願勿洩。」

也。於是母子秘之。

尚書張詠守成都時。嘗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推張公坐於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訪知黃承事。命左右召來。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卽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乃禮遇如此。再三叩之。承事曰。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日。出錢數百緡。收糴米穀。俟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貧民。價值不增。升斗如故。爾張公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而拜之。其後承事子孫青紫不絕。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樞軌錄 陰陽類

卷四

七

曾魯公布衣時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旁舍生頌視左右。歛歛久之。曰。某頃官於某地。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家無以償。乃謀之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之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棄爲溝中瘠矣。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卽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頌某業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卽與錢四十萬。約

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郭門之外。旁舍生如公言。商人果不爭。至期携女以往。而公之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極其榮顯云。

程產賓爲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於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蚤建旌節。產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免而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

樞軌錄 陰陽類

卷四

八

見樹根一坎。坍塌。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拚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適啓穴。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以五百為率。其數則推先到者於  
有南海太守某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  
今推之於海。是後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  
朝廷不殺之仁。上亦感悟可其奏。

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王  
牒。取之則無遺矣。金帥立命取牒。牒至。會以事暫還。戶部  
邵澤民遂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  
苦力不能遍仔耳。俄頃。帥至。按牒取宗室。因熱而獲免者  
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擇執錄陰陽類

卷四

元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貪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姓  
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曰。陸吾故人也。即以妻簪珥為償。  
不令家人知之。

趙鼎為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衢州。守臣章  
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  
以搜私釀為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為奇貨。而不知蒙之固  
正人也。惡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陰中  
書。以及弓刀之屬。此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  
以紓禍。蒙之力也。

楊承芳為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禁。歲久。鬻子女未  
及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逢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  
悟倉官虧糧之故。慨然曰。嘗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  
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眾惧。因捐俸  
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送。

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為  
調醫藥。有楊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項以此為公壽。公  
力辭。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以我故而不  
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為之解。賈得生。不知為公力也。

擇執錄陰陽類

卷四

子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擄之。乃鄰舍  
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故如此。因訐所欲。遂予十千。以  
資衣食。又恐為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為良民。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客不歸。翁  
姑逼嫁。明夜縊死。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肆兩。即偽作  
其夫之書。寄銀還家。父母見書。疑其手跡不類。既而曰。書  
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  
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何不  
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吾焉能禍之。應

果官至尚書。

魏文靖公驥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乃舉所積俸貲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憮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塔如其輕重款識以偽銀易之化公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偽也工私言於蒼頭曰某人嘗爲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已事稍露同鄉携貲以償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偽易者。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數踵門一日竊

擇執錄陰陽類

卷四

主

其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公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畫爲介耳非盜也。

唐閻敞爲郡椽太守第五嘗被徵以奉錢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聞曾聞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大試向敞問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取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即君勿疑。

瞿嗣興路遇遺物即訪其人還之寒士竈突無烟瞿持錢二十緡投窓隙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糴粟衣不及脛興受

錢五百佯忘曰汝錢十百耶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慈愛未嘗少怠。

丞相欲擬辛幼安爲郎周益公堅不肯王云彼帥才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嘗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窳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崔篆當王莽時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涕曰陷人

擇執錄陰陽類

卷四

主

於罪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固爭篆曰邪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富翁家翁無子欲令妻求種飲酒半佯入睡令妻出陪曰君多男妾冒恥求種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閒種恐妨天上人妻啓門放之是秋中鄉榜太守夢迎狀元幃上寫欲借人閒種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以李景畧令  
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歸

房景遠重然諾好施予歲餘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作粥食餓  
者存濟甚重平原劉郁行經宛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  
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  
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食  
其形行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

范文正公遣子純仁歸姑蘇取麥舟次於丹陽見故人石曼卿  
三喪未舉純仁以舟麥五百石悉付之歸而拜父於庭

擇執錄 陰陽類

卷四

三

文正曰東吳曾見故人否純仁曰見石曼卿自述三喪未  
舉文正曰何不以麥舟濟之曰業已與之矣

朱承遠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  
視之有一人攜一妻二子在焉問其故云欠勢家錢三百  
千督索無以償將赴水而死朱惻然遣僕護歸自往其家  
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將使  
一家四命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爾汝亟歸告若主  
吾爲代償之可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卽如數取  
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朱不聽復以錢二百千資

給之

晉劉弘爲荊州嘗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問蓋一兵  
年老羸疾無襦弘給以韋袍複帽

文潞公出四玉杯爲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  
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王爵弗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  
散過差可恕于斯人潞公笑釋之

劉玄佐鎮汴嘗以譏怒欲殺翟行恭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見  
曰聞行恭抵刑付屍一觀劉恠之對曰臣聞枉死人面有  
異一生未識故借觀耳劉悟乃免

擇執錄 陰陽類

卷四

三

鐵哥從英宗獵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  
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稅  
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  
上從之

宋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合藥用  
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飲錢  
以賂吏祈免澤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  
黃今太平日久和氣亢寒縣境牛皆亢膈無黃可取使者  
不能詰一縣獲免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餽廷臣。邇者獲其犀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獨一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犀目付中官。令燬之。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旨。漸山啗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

賊掠士女千餘。入閉空室凍餓之。欲金帛贖還。不將殺之。汝楫惻然慘戚曰。我有金二萬斤。欲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輦之賊營。千餘人皆得脫。歡聲如雷。拜謝各奔去。汝楫生五子。曰。開閣。閏閏。皆相繼登第。

器量類

君子以厚德載物。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無不愛也。無不敬。無與人爭也。恢恢乎如天地之包萬物。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

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

于中流。

物有圭角。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

人不帶圭角。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

擇執錄 器量類 卷四

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

士大夫不可不大其冒襟。冒襟不大。則一日之內。一歲之間。

役役間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而能樂哉。蓋以有限之身。

混以無窮之欲。得之於此。失之於彼。雖欲兩全其欲。則慘

然有不如意之憂矣。望望焉求之不得。僕僕焉購之無方。

愈憂而愈苦。莫之能釋也。是故以六合為一已。以坯冶為

陶朱者。則無往而不樂。

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要。未有能

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無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

量亦當學。有孟孟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孟孟之量。則小人矣。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予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先驕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擇善錄 量類

卷四

主

小人之量。如針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茅屋。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日新要錄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嘗勝者不爭。欲嘗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理譯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嘗事。

凡人一見而跳勃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溫潛簡重。手采不露者。必有道之士也。

或問張無垢曰。人於舍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其誠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氣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清修集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内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耳。

擇善錄 量類

卷四

主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器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窄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即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一毫之拂。即勃然怒。一事之違。即憤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有好奇音。若果風怒雨疾。雷閃電烏。亦投林人亦閉戶。垂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

宇宙之大。何物不有。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宇宙。置此新舍之物。人心之廣。何人不容。使擇人而好之。安得別箇人。

擇執錄 器量類

卷四

三元

心。復容所惡之人。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

局量寬大。卽在三家邨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縱居五都市中。神情亦促。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欽然。失意泰然。非盛養者不能與於此。燕居獨處。汨汨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輾轉然。臨境上發。悵悵然。志得意滿。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是皆不學之故。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何濶。達者自濶耳。孟東野詩云。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礙。編者自礙。爾坦蕩蕩。故常濶。長戚戚。故常礙。非非甚。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於子應之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之。在渠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叫跳。有識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使兩夜而深思乎。彼之舍焉其將何歸。卽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雖一時曉解之語。可以消世人許多不平之氣。精騎錄。

擇執錄 器量類

卷四

三

司馬溫公。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雞之木礙冠則交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傳大士云。寬着肚皮。須忍辱。放開眉眼。任從他。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爲歛怨之道。遇事而爲人除害。卽是導利之機。

吳頤雍。拜侯還。而家人不知也。唐孫伏伽。拜御史還。而子弟不知也。後聞之而驚。子文之仕。無喜色。未足稱也。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古人眼界大。見得遠。雖至可驚術之事。視若尋常。其實亦尋常也。武侯以王佐之才。受顧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謹慎。曹彬下江南。成莫大之功。但云勾當公事。回。昔人有善政。致虎渡河之異。或問之。但云偶然耳。今人夢得一錢。至旦還笑。擲骰遇采。逾日未忘。視此何如哉。成我存

丙吉為丞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弟忍之。此不過污車軀耳。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少頃。白於故處得

釋報錄

卷四

聖

印。度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後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踏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劉寬仁恕。有失牛者。就寬車認之。寬即解與。下車徒步。後數日。其人得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見歸。何謝為。

謝安既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默然無言。

圍碁如故。徐客問淮上利害。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王文正公弟傲不可訓。一日遇祠家廟。列百壺堂前。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流滿路不可行。並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為善。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少其半。率問故。答曰。鼠耗率笑曰。壯哉鼠雀不復問。

富韓公致政歸。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驢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巡檢聞而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

擇執錄

卷四

聖

左。公舉鞭徑去。

柳公權嘗貯孟孟一筍。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孟羽化矣。不復詰。

崔暹好薦人。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真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魏公問誰。曰。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公竟不治其。

事。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閉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彼美彼專談鄉惡旦曰臣在相位久缺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慚謝。

擇執錄

器量類

卷四

三

屠廡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白公意公加譴公但呼告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自今慎無爲此。

楊再思爲相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羣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今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喚他宰相。

王旦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唯啖飯問何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訐於公

曰食肉爲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程明道與伊川俱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會稽太守淳於式表陸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

擇執錄

器量類

卷四

四

獨稱式佳孫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接處羣僚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大安嘗與曹掾楊戲言戲通不應或曰言而不答慢公不亦甚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

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重劉而忽戴。有老嫗陳牒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還我牒來。至德笑而授之。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欲詰姓名。文穆止之曰。若知其人。則終身難忘。不如無知也。

呂許公有子數人。知皆當貴。而未定其孰可爲相。一日令婢

釋執錄

卷四

四

以筐承玉醢。茶齊餉之。使詐跌碎。諸子聞然。有自責之者。有馳告父者。獨公著凝然不動。許公曰。眞宰相也。後果然。狄仁傑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之者。武后謂之曰。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請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其甬漏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晉天之下。皆王土。再過此兒。也不妨之句。

賈耽爲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

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于頔爲司空。州牧鄭太穆致書傲睨。無郡使禮書曰。閣下爲南溟大鵬。作中天一柱。鸞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說。謂使曰。鄭公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

澤執錄

卷四

四

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所望也。

宋郭進爲山西巡撫。有告其陰通劉繼元者。太祖怒其誣。縛予進。使自處置。進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還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聞於朝。賞以官。

王竑開府淮陽。有單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尋公免官歸。單慙。慙具餽。公嘉其誠。受數缶。以爲醢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表公忠節者。命下還官。單乃詐死。家人發喪。以愚

里人有仇家跡其所在執訟于官公竟平而遣之

夏原吉天性寬平呂震嘗於上前短吉弄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吉吉稱震有守城功嘗有從吏汚所服金織賜衣懼從逃吉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又嘗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機甚急左右請罪公曰何不蚤白并棄之而行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蹶而起居丞乃蒲伏階下百狀乞怜公卒亦不較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頗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鄒智年十六發解迎宴日嘆美如堵牆智馬上占云龍泉山

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嘗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擇執錄卷之五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誠信類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易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詩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書

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書

擇執錄 誠信類 卷五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

國。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

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理譚一見省心雜言

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誠不盡於己。而望盡

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

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陸賈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誠者萬善之本。偽者百禍之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似迂而

直故人知之者寡

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嘉言集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陸子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他恁地。聖人仁便是

真個仁。義便是真個義。更無不實處。曹靖脩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薛子

擇執錄 誠信類 卷五

仲尼一則曰。主忠信。一則曰。主忠信。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主忠信乎。易曰。忠信

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德業主忠信乎。記

曰。必忠信以得之。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之外無

教矣。忠信之外無學矣。松霞贅言

勸君莫用半點私。但看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

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魏魏溫公。律身嚴與

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薛文清

靜吉動凶德休偽。批聖人戒告甚切。自及身而誠。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理

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己者無自辱。孟子

言語丁丁確確。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止脫空。亂

語誠如何立。朱子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已知。不可不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形於言。自無限餘味。

漢大臣說人長短。各以其寔。如匡衡謂朱雲好勇。犯法亡

釋執能

漢書

卷五

三

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攻金陵者謂其爲林甫。盧杞王莽

故人主不信。劉元城

陰若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爲文章。不可設爲心術。林映日

之奇麗。可以想爲才具。不可依爲世情。

抱質見猜。平叔終疑傳粉。從中打迴。不疑難白。盜正人苟心

迹自明。何妨形骸相索。昨非卷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之方。惟有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

御物。

賣宅而告以無出水處者。陳元方也。賣宅而告以宅旁下種

皇甫亮也。賣牛而告以漏蹄者。明山賓也。鬻牛而謂不堪

驅策者。蕭韓家奴也。賣陶器而告以器不行者。曾叔卿也。

均足激薄停澆矣。正法眼

君子之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與之

較耳。國人之欺子產。鑿者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

測之也。彼小人以爲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爲。昧其本心。而

自以爲得計耳。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爲一笑而已。是故舍

蓄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日

釋執錄

卷五

四

新要錄

務偽不長。喜虛不久。

內則欺心。外則欺人。上則欺天。幽則欺鬼神。如是之人。鮮有

終吉。嘉言集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

生曰。天子卽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及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言。上曰。君安得

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寬爲

廷尉。湯作奏。卽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

誰爲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善。而自矜。遂可也。湯或爲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衛青爲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名之所稱。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爲哉。私壯錄

莊王圖宋。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之。

擇執錄 誠信類 卷五

五

也。圖者。掛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情告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戰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

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崔鑒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訕死地乎。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及高允因崔浩刊撰國史事。被逮。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尊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卽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赦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擇執錄 誠信類 卷五

六

尉遲敬德與尋相。皆降秦王。爲統軍。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遽命釋囚。引入臥內。與之金。曰。大



丈夫意氣相期。吾終不信謠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被王世充圍。敬德翼之而出。

唐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田畱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臥內。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待人。當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李愬取吳元濟還軍。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謂蔡人叵測。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愬旣擒蔡人。即吾人也。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魯宗道爲諭德。上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鄉人易服飲。仁和肆使者入門。移時乃歸。中使先入。與公約曰。上惟公來。遲當何辭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公對。上問何故。入酒家。公曰。臣家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遂邀之上。嘉其誠實。拜叅知政事。

吳祐遷膠東相。畜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請開持衣自首。祐

屏左右。問其故。性具陳。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穢汙之名。所謂觀過知仁。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賜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不能出。惟家右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謁。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

范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

宋學士廉忠誠愼。在上前陳說。不爲文飾。卽家事。有問無隱。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客對。問客爲何人。饌何品。公具以實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覘良信。

呂正獻公。旣薦常秩。秩後差改節。公嘗對程伯淳。有悔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因是而憚好賢之心。公敬納。

焉。

李君行潛入京至泗州。畱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買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買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錢規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不識人世有機械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竇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擁道。伯宗使

擇執錄

卷五

九

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趙道。其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碩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姓名。弗告。伯宗至。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晉如其言。河流。君問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乎。攘人之善。後伯宗以不信伏罪。

志節類人品附

名節之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失。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矣。士君子能以此言銘諸心。庶不易所守。而趨勢附人也哉。官箴集要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薛文清

君子視名譽為韁轡。而巧於取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沙礫

而巧於謀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於

擇執錄

卷五

十

偷生者。以為拙。是果真拙哉。曾參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拙矣。而巧於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辯。鞅斯之智。似巧矣。而拙於謀其身。噫。安得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哉。羅一峰

此身立脚處。當超然流俗之表。而亦不必過為高峻。絕人已甚。惟以道義自處而已。如權勢在人。便即阿附。權勢在己。便即雄逞。一遇困乏。則又齷齪卑污。不能自振。皆由中無所主。而立脚未定故也。大丈夫碩如此哉。愚得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陳白沙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己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污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平生著作充棟將焉用之是故稱揚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楊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東谷贊言

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事自任庶不負於七尺之軀若隨小夫呻吟於佔畢間陋甚矣龍門子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砥柱

擇執錄志節類  
卷五  
十一  
於中流黎虛齋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為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賁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東谷贊言

士君子無心於立節也時艱而節植焉士君子無心於立名也節植而名附焉若為名以植節是名也非節也若矯節以附名非節也并非名也今天下誰辨非節之名孰高非

名之節首陽之薇甘於陵之李古最初子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譙諸曹有詩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自警編

李文正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玉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省心錄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賁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曰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哀哉三朝國史

南海龐弼唐先生嵩曰有志之士須常佩服不忘溝壑四字方能策勵做好人然今時之弊惡人直守又須充養完粹如玉溫潤而栗不為角立不求近名若稍抑人揚己非惟節不可終亦將其身不保故忿戾暴疾爭恨小故以身殉之者是謂客氣絕類離群圭角太露是謂英氣視理曲直以為勇怯殺身成仁死且不避是謂義氣上殿相爭如虎

下殿不相忤逆。是謂和氣。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無適無莫。惟其時是謂太和之元氣。乾之用九。曰。見群龍无首吉。坤之用六。曰。利永貞。達斯義者。守其庶矣。新如錄

每晤陳旻昭時。時有絕妙語。足解人願。今日旻昭語予曰。某巷中一與夫。無人不舉。獨生平不肯任婦人。有呼為婦與者。輒拂然曰。吾此肩。豈有婦人者。人輒笑之。而與人終身不改。乃知人苟能孤行己意。雖貧而與僂。賤而乞丐。亦強他不得。今之肩天下事者。亦只是男婦不簡擇耳。甚至偏有欲肩婦人者。甚至求肩婦人。不可得。求其近婦而肩之者。嗚呼。與僂不若矣。吾與兄冷眼觀之。周亦之

擇執錄 志剛類

卷五

一三

或問漢時有女。恃貌而不賂盡工。海樵子曰。女恃其貌。士守其身。其致一也。不賂盡工正也。猶之不枉己也。嗟乎。昭君女子也。有君子之道。而不以善終聞。宜士之不遇者眾也。海樵子

挺持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阿者必小人。傲則仰。慚則俯。邪則敬。正則平。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君子如青天白日。小人如陰霾晦霧。君子如祥麟瑞鳳。小人

如乳虎蝮蛇。君子如古柏喬松。小人如叢棘蔓刺。君子如圭璧。小人如砥礪。此君子小人之氣。遠邇天地古今而異趨者也。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君子得君則務正。小人得君則務詭隨。君子出處循道。小人向背徇利。君子無利。言或不達其心。小人有佞舌。心實不副其言。君子既退。則身安山林。雖使之終老。無所憾也。小人既退。則眼穿市朝。凡可以自售。無不為也。此君子小人之心術。必審觀詳察而後見者也。其履齋

小人詐而巧。故人悅之者眾。君子誠而拙。故人知之者寡。省

擇執錄 志剛類

卷五

十四

心銓要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者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者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脩德勵行。濟世範俗者以對。而富與貴不齒焉。故肆志一時者。為軒鶴。為牢豕。尚友千古者。為景星。為喬嶽。郭東郭

張東海過蘓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畱蘓。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就謂人心無春秋哉。雲亭雜言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子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爲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容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東谷贊言

鼯鼯昏出而鳴，鸛夜號而乘，闐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堂堂丈夫而有此態也。惜哉！什譚子

如寵而負勢，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踴躍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乎我哉？踐踐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端接以賄賂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作詩文。甚者如倪僕僮，姦於侏甌而得府，獲師且獻妻於侏甌而入闕，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視今亦猶今視昔也。

古云：以色事他人者，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售，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辱於日後。衛靈公彌子瑕是也。日新要錄

藤蘿附千尺松，上干雲霄。一日匠氏有明堂之役，過松目而睹之，率衆斷松。藤蘿亦因以碎裂枝體，而無完膚。青蛇附驥行，未千里中道脫輟敗轅，而蠅斃無薤粉焉。濡濡豕豕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居大園，奔蹄曲隈乳間，自以爲隱室幽居。不知屠子一旦鼓臂繫豕，操煙火注浴湯而已，與豕俱溺也。附松附驥，是謂上附；濡濡附豕，是謂下附。而俱不免與附者同其禍，然世之附人又安能脫然而無累耶？司鑒哉！附篇

顏回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何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墮粥，郭內之園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吾哉！回之志也。高士傳

曾參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種會，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

决曳綖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參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憲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終身取其言之過也。

擇執錄

志節類

卷五

七

衛青為大將軍。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又不重耶。青聞愈賢黯。

申屠蟠九歲喪父。廬於墓。致有甘露白雉之祥。除服。不進酒肉者十餘年。蔡邕稱曰。大孝因樹為屋。杜門養高。累辟不起。董卓廢立。荀爽陳紀。軍皆被脅。獨蟠自全。人服其先見。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

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示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

孫興公作吏。公誅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吏道。愚便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阮籍託志酣飲。司馬昭欲為子炎求婚於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毗不與往來。

擇執錄

志節類

卷五

八

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互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過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昧其本心耶。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互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顏含為光祿勳。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和德乎。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梁公每過。伏臘晦朔。脩禮甚謹。一天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第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碩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如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羈執錄 卷五

十九

十九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宋璟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在途不與思勗交言。上聞之。乃益重璟。時王毛仲有寵。百官爭附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明日詔宰相詣之。日中璟

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遂懷腹痛而歸。

常與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與爲御史。一日謂與曰。高公欲與汝相面。汝一往。必得御史。與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與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請元裕之門。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以卿美才。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邵哀然。奏僞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師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

羈執錄 卷五

二十

二十

僞學四字。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爲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違心以語耶。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之弊。

蘇頌知開封。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先進。若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政尚嚴察。或以爲嫌。頌曰。京師浩穰。正當以杜後惠文治之耳。

林父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備老夫。如何更劉

人稱得門生。從來頗見人。頗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字本魯。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迎之徒。天下儒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薛文清公瑄。擢大理左少卿時。中貴王振當權。聞公名。以同鄉雅欲見之。或邀拜其門。公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室耶。後遇諸途。公違眾不下禮。振滋不悅。又一日會議東

擇執錄

卷五

主

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獨立。振於是益銜之。

陳澹然以南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忱以為言。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始以求書為名。先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為走筆書之。而却其禮。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不遷。士大夫

升堂高其風節云。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召復羅一峰脩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可乎。公聞之曰。渠非私我也。坐是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章三上始得歸。

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貴幸。凡預教者。率因之以進。獨公泊然無所藉。有欲出力援之。則謝曰。我嫠婦也。抱節三十年。乃垂老而改志耶。薦紳往往傳誦其言。

王文恪與壽寧侯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斥去。或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迺今自附壽寧耶。

擇執錄

卷五

主

劉忠宣公大夏為兵部郎中。時有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公異詞謝之。其人猶迫促不已。公乃自求出為福建叅政。

邵康僖魁禮闈。逆瑾虐。談方轍。同年多請往謁。公毅然卻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貴。自銳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為狀元。亦不往。輿論並高之。

王華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劉瑾用事。士大夫多走其門。華獨不往。華子守仁論瑾。瑾怒。遂守仁。碩素敬華。不輒遷怒。



間以語人欲諷使就見華竟不行。

文衡山待詔素不到河下拜客。後漢許都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答拜。東橋答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楊士雲正德間爲翰林庶吉士授給事中以外艱歸里養母不出。嘉靖間舉遺逸有司強之起至京師遷左給事中推爲官僚以病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吾豈能俯仰人以求進乎。乞歸里居二十餘年甘貧自樂不入郡城。

邵文莊公竇平生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選

擇執錄

卷五

三

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蓄之甚富。大司馬幸菴彭公緘附節孝堂三字遺之。嘗曰願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遊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德則敬之弗衰。公於家稱孝子於國稱名臣於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王文恪公整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歸吳屏絕塵囂脩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滑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吳中士大夫所尚珍玩遊觀之具一無所好惟喜親文辭翰墨至是亦皆脫

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著明理九十二歲以進德砥行嘗

自贊有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嘉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則公官居臺閣志懷持忠幾昧納約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獮不能嬖阿一有違者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傳而不能爲應變之姚崇者乎。吾學

擇執錄

卷五

五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皆方正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周濂溪先生慶曆間以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

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案。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餽。

葛思遠統朝事。廖元俊過宗德齋。欲與共詣思遠。德齋曰。吾輩年踰七十。所劫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辭不往。

金賁亨。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日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循禮類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豈服膺而勿失也。

君子以非禮弗履。易

相鼠有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詩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左

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對顏皆知。

擇執錄 循禮類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也。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

角者蓋鮮矣。彼貴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駭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

凡子弟未冠者，不得以字行冠而字之母得犯古先聖賢先世之諱。陳白少

凡男女婚嫁以時，男子未及十六，女子未及十四，成婚者謂之先時。男子二十五以上，女子二十以上，未成婚者謂之過時。先時者，天過時者，病，皆不能順陰陽交際，以保合太和也。陳白少

凡議婚姻，先當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釋執錄 禮儀類 卷五

富貴，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之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之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者，能無愧哉。司馬溫公

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婚而論財，寔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寔也。父子之恩，絕於凌其夫者，恃其富也。子露其父者，感於地也。

婚姻乃夙緣，一定自不可改。所遇貧富賢愚不一，當隨分安之。或嫌貧悔盟，或恃強奪娶，均於天理人情未安。倘事實於官，徇情曲斷，是所成供案，即為彼代作離書也。最損陰陽，必遭冥譴，可不戒哉。愚得

今之嫁女，在在奢侈，而吾邑尤甚。至用金四五十兩，用銀數百兩。人心競勝，多有捐棄世業而為之者。豈不得罪祖宗，彼亦豈不自知愛惜？但為人情所移，而家世無一定之規。釋執錄 禮儀類 卷五

爾今酌之，立為定法。夫用金已自違制，如家富者，欲循俗用之，只許用金數兩，可備首飾。用銀只許三四十兩。若過多，以違犯教令論。湛甘泉家規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

覲然無愧人亦怡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親至男子喪次。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

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送死惟棺為急恐遇暑月難以久於暴露故人子當度親病速為治之今人有生時自

擇執錄 禮記集說 卷五

三

製壽器者不為無見雖有稱家之說不可太泥古人云

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以予論之不得為而為之其失也厚得為而不為其失也薄為人子者寧處於厚慎可自處於薄乎至於擇地而殯當有深遠之意必使五患不及方可亦不致全信葬師反覆多端以致不殯而求自利縱使殯葬之地實能致福亦奚忍使親暴露伊川曰奇玩之物尚宜寶藏固矣况親身乎人子之事親欲無後悔尚鑒於茲陳氏述訓

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訓者以戶竈中雷門井為五按月令

孟春祀戶祭先脾孟夏祀心孟秋祀門祭先

肝孟冬祀行祭先腎言行不足於祭法五祀亦言國行而無井惟白虎通有井故漢書言五祀皆以井居至今為然學者以祭法片言為古禮可據而疑井非以今觀之先王之所以興祀者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戶資以出入中雷資以居處灶井資以養生是井較之行於人尤切似宜常祀行於出行時率之義各當矣雅述

凡孝子居喪不得易山為吉赴他人酒席鄉俗有旬七會飲及筵有山頭等酒會皆深為害義犯者罪之陳白沙

擇執錄 禮記集說 卷五

三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蒙泉鄉約

今人於賓客燕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為敬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若失時不舉宴然自安生而疎者結其歡親而死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也余謂燕會之禮惟互稱家所有舉之不互過豐而祖宗歲時祭薦如生日忌日春秋掃墓元旦元宵端陽中元重陽冬至等節須依期而行其酒饌果品之類亦稱家厚薄備之惟期於將此

心之誠敬而已。倘謂死者無知。而不舉悖德逆理甚矣。冥冥之中。能無鬼責乎。愚行

鄭氏家規曰。一起祠堂三間。繚以周垣。以奉先世神主。其儀

式並遵文公家禮。所有祭器祭服。不許他用。子孫入祠堂。

當正衣冠。卽如祖考之在上。不得嬉笑。偶語疾步。教家要

果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陳

白沙

釋執錄 補遺類 卷五

古人重忌日。則生日之重可知矣。必列生死日榜於祠堂。庶

幾不忘。蒙泉鄉約

夢餘錄云。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

而墓所藏形骸爾。故不宜祭。然周禮已有家人之官。凡祭

於墓。則以爲尸。蓋此禮始於周公。豈得謂之非古也耶。且

孝子於故衣遺履尚當起敬。形骸所在。拜而祀之。禮不爲

過。縱使上古所無。當以義起。矧周公之文明。甚而可棄之

以自陷於薄哉。教家要畧

祖宗墳墓。子孫當依時拜掃。近塋竹木。不可剪伐。至於作塋

制度。互依文公家禮。不必奢華。年遠墳墓。更爲立石。深刻  
名氏。弗使湮滅難考。其有平場淺露者。以土益之。王氏家

訓

身爲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飲。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

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方希古重祀箴

鄭氏家規曰。一撥常於田五十畝。別蓄其租。專充祭祀之費。

其田券。印某郡某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亦勒石祠堂。俾

子孫永遠保守。教家要畧

姚氏曰。祭田五十畝以上。惟巨室可爲之。其次或十畝。以至

釋執錄 補遺類 卷五

二十畝。亦可。如無田。只隨時酒食。便可奉祀。所謂溪澗沼

沚之毛。可羞於鬼神也。但要誠敬。以將之。教家類纂

張湛於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

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建武初。爲左

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下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

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

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

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纂者。公退必負書。手不釋卷。

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王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情。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福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後馮果遭禍。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不在貴族。芝蘭無根。醴泉無源。

閻文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擇。執錄禮儀 卷五 主

之。其妻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仍娶柴氏歸。

焦華至孝。秦王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

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關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

郎。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息。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孔子稱而表之。

高子畢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顏丁善居喪。如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塋。慨然如不及。其又而息。

李百藥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自是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八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塋。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塩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祭與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塋。

擇執錄禮儀 卷五 主

褚良薦頌和詔以為尚書令。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

古人有釋衰經而從王事者。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在上。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

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

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生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之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損四裔。無令汚染華夏。

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晞酒炙車盤。湛正色曰。公當今

不立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寢寢史事同一室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襖裹而納之

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鷄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

唐裴坦為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壇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

太平宰相

擇執錄 稱禮類

卷五

二十五

擇執錄卷之六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 政治類

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又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周官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禮記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實詐偽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今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管子

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獨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管子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微讓。而爭自息。景行錄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董家訓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當官處事。當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及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士人解三分話。方可入仕。為吾上者。不肯盡言於吾。總說及三分。欲吾喻其指。為吾下者。不敢盡言於吾。止說得三分。待吾暢其情。秋清

人有恒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益除弊以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利。非

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次序。非真知利弊之

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害。以為

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

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

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安土俗。而不失

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廣學錄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予曰。先讀治己之律。若

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

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之類。皆治己之律。立書座右。奉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以周旋。不然。人將議其後。而當路者。或殿其課矣。東谷贊

當官不接異色之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至疎絕。至於工藝

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與久留於家。與之親狎。

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

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

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

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薛文清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多矣。薛文清

治獄有四要。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正以立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

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薛文清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

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無

忝。東谷贊言

擇執錄 政治綱 卷六

四

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

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養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

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

櫃金。皆此是貪。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莅民之時。無

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勸職當然

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精神。以防衆奸。愚已非易事

而耽延嗜杯。恣情魚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

位。詞訟愈多。事機愈夥。方虛負肩之無期。幸吏牘已備。俛

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故要莫若清心。鷄鳴聽政。家務盡

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

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

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曉確以姑名。母借公道遂

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慝怒徒足損已。文過豈能欺人。處

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

以清心。正直可以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洪陽

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按醫書。述病

証口辯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

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極便

卽爲良吏矣。歐陽公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

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

無辜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

當廢民之財。

人命關天。証賴一節。極爲慘酷。下筆恃此放刁。至奴僕胥主

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

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

子歟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為賴死之恨指富家為耳虎之貨則有虎尸燒骨踏門破屋貨竟於袖手旁觀富則遭殃坐罪種種易殫述世之官長謂是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革不惟啟人自戕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為利暴屍滅法滿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既難鑿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繼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為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撒捨之害其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六

保全不既多乎。昨非菴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狂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詔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驟故往往以為國興利之說慫恿官長而增丁嚴餉及稅或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

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字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數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徭訟日滋怨日積而太平寧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為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妍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非醜矣張南軒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

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試用多無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七

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為吏忌作偏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

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

唐堯上書言狀和帝止之昨非菴

有以不諳事誤國有以諳事誤國人知不諳事誤國不知諳事誤國諳事愈深誤國愈甚小小立異者便駭為疎狂拙手不為天下事廢弛多矣秋清

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不得。益事多在忙中錯也。

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姪。風林無寧翼。湍水無縱鱗。奸宄之熾。皆緣禁網之嚴。罅漏之多。每由防範之密。故聖人寧受不足之名。而推其所餘。以遺後人。不足盡用其術。以求多於天下。龍川子

古者於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嗚呼。入室哭語。飲醲齒肥。出則敲朴。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叔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八

不為君子。

厚嫫婬近小人。尹氏不平於秉釣。開誠心。布公道。武侯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生暗。王體軒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王體軒

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

詞訟到官。類是增損。被毆曰殺。事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互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庶眾知敬。而無飾辭乎。鄉民視縣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答朴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因有畏懼刑繫。覬欲早出。而妄自証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官長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九

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閭戶並啼。一罪爰成。羣奴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几席之間。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鐘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謀於邑。輾轉於寤寐。即鬼神亦將來告矣。然更有法焉。訟期宜少緩。蓋彼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一義也。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

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喜也。

不加刑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銜命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責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有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

前人嘗言。吏人不怕嚴。則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呂居仁官箴錄曰。予嘗為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余治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十

獄。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氣與之委曲詳盡。使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曰。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來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事者。須用馮宜微惠。穆爾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為民牧者。以子弟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父母視之者也。以生徒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師長視之者也。以魚肉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虎狼視之者也。庶心厚。

楊一清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

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自警編

韓延壽閉閣思過。而郡治嚴。亦閉閣思過。而郡亂。一明一昏。故事同而功異也。為政者當隨其時。因其人。養苗若必去其莠。若皆可舞干而格。則四凶之極過矣。皆可彈琴而化。則兩觀之誅苛矣。天地之化。春生秋殺。皆所以養物也。故大德曰生。聖人之治。仁義並用。皆所以愛人也。故曰。得天下以仁。容譚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察政。三人同起身。請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十一

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為政之道。體悉人情。是寬處分明。白是成就。其寬君子處已約。故似嚴。

今只有聽訟一件。是為民。然亦秦越相視。非古人弼教之意。其他只是刻剝。故沒用者。其罪淺。有用者。其罪深。

齊人攻魯。單父單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擄麥。季孫使人

讓之。宓子感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石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於故世似迂於持世甚六。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觀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者。英連及數千人。吏宗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者。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

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使民畏吏。吏取民。是使民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蔽民矣。人所以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舉。舉不在人間耶。吏曰。當秉威。力疆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執燭。吉執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監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爾平恕。

西門豹爲鄴令。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視良家女好者。卽聘娶。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遂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娶

客之父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  
豹因開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召信臣爲上蔡長視民如子歷歲歲陽太守勤力有方畧  
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出入二百里勸農種有亭居時行視  
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  
得其利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分爭禁婚喪奢  
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游傲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化大  
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召父

賈彪爲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  
擇執錄政治類 卷六 一四

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  
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治其罪數年間人養  
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

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禽制丞相舉龔遂年七十  
矣帝陋其貌問何以治渤海遂曰海濱遼遠不霑聖化民  
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橫池中耳今  
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帝聞對大悅曰選用賢良固將  
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便宜無拘文  
法帝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

捕賊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閭持兵者乃爲盜遂率

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皆棄兵等而持鉤鋸立解散於是

開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侈好末作遂乃

率以儉約勸民農桑禁誅耕種秋課收斂益畜果實發安

勞來循行民有帶刀劔者使換牛犢耕作曰奈何帶牛佩

犢不數年吏民富實訟獄止息帝褒之召拜水衡都尉

虞詡爲朝歌令時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詡設三科募壯士

攻劫者爲上偷盜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責

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

者傭作賊衣以綵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

散咸稱神明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無憔悴文舉

杖之一人母病瘳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

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求勿復盜也

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

嶠道鄉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

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

擇執錄政治類 卷六 一五

言頤命書諸策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逃亡。乃制一人逃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王從之。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槳。易于自爲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桑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十六

惟易于無事。可以待勞。刺史不安。乃騎去。

五代蕭結令祁陽。不畏彊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袂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閒船。守慚而止。

裴諤爲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饑。諤入計召至。便殿問權酤之利。歲出納幾何。諤久不對。帝復問。諤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諤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唐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瞿謂趙郡地也。責令送鹿。故處郡爲誑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爭叩頭。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十七

止尊。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尊旁。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通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曰。宴安。上自春至夏。居

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廩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叙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吏感悅。以後

無敢犯者。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濱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由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

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為籍記。凡全活三二人。百人。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斷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內自擣藥。令舁至幕解。委謹厚解子。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死矣。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持一闕。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

釋執錄 政治類

卷六

十九

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遂息。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公私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計遠近受糧使歸。活者五十餘萬。

范文正公作守時。歲荒且疫。公興徭役以勞之。曰。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疾病不生。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互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自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更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須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者。灼艾集。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自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背井。則婦人已為盜殺。自井中矣。主人挖得之。執謁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答死矣。嫗曰。今復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按問具服。得賊僧始得出。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民拔茶苗桑。民始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不為絹百萬疋云。

宋鄭剛中為温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乃。饑民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

扶。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

嘉熙間。峒丁反。黃安寧黃炳鳩。兵丁。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飯。至矣。乃率吏役。携竹籬木桶。沿市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煮炊方熟。皆有飯。飯熱水。厚鬻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傾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常景駿為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後遷趙州長史。道經肥鄉。人吏驚喜。競來餽餼。雷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比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感戴之甚也。

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解宇學堂。築台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視。不覺欣。總。居於常也。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兖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為刺史。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槓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三

馬人望為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王克敬為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曲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徵名爵以榮一身。令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戶生。未幾遂

蒿亦滿。衙中虛。綏謂之神門。

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仕途當以為法。

張全義治東都。明察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荒穢者。則積糞。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三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叅。錄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叅無異。獨若水遲疑。錄叅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民詣若水謝。閉門不納。富民遠垣而哭。歸飯萬僧。為若

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水辭曰止欲雪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其固好於錄恭何如知州嘆服錄恭知之詣若水謝罪

則天朝羅織事起佐史江琛取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歎書是光書歎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敕令張楚金覆勘楚金向西窗看之字似補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傾悍卒入境捕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五

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河次曹村匿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為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鉞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烧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

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一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五

悉獲其黨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關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樺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膏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歐陽暉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右肋汝殺何疑囚即服承曰我辜也不敢累他人

胡汲仲在寧海有羣姬聚菴誦經。一姬失衣羣哄不承。汲仲命以年來各寘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久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來當焚。中一姬屢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自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糴。則可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寵之兄弟分析家。食惟一牛。爭擇執錄 政治類 卷六 三六

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諭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關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為慚謝。

富民張老無子。贅壻於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壻乃藏之不疑。後妾子壯。

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飛。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

清介類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羅景綸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敢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敢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薛文清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勿謂暗

擇執錄 清介類

卷六

三

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神難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王雁軒居官警語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為事業人怨之以產業為冤業天殛之

居官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為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轅人為尤難

為官守清白子孫或凍餒小人竊笑君子有悔笑也不可笑

悔也不須悔不剝民民受直民懷其惠天降祥子孫窮過還富貴曾文穆公諭俗

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驅役之卒承奉之吏供帳居處詳陳志義則凜然如履水豈然如臨淵有魄於方寸者多矣若使奉公治民之道不加之意其與竊人之財而為盜者何異哉省心錄

錢癖者只為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癖豪而滅門多少清白而發跡利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立廟祀贈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

擇執錄 清介類

卷六

三

美之心則恃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為綿遠哉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余觀錢之為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啓釁縉紳因以敗名商賈因以捐驅市井乘而鬪鬪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國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

無奈我何。昨非菴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固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互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昨非菴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起行。右丞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右丞曰。初仕如此。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只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

擇執錄 清介類 卷六

三

亦免張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范右丞赴任。只携三擔。思便去就。取與安有不廉者乎。

杜正獻公嘗言。居官清廉。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檢者。必譖已。為上者不加明察。適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崔華母盧氏嘗誡其子曰。吾聞姨兄屯田郎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資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

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獨不內愧於心。張魏公語楊誠齋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因此終身勵清直之操。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曾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擇執錄 清介類 卷六

三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

楊震孤貧好學。稱關西夫子。大將軍鄧騭舉之。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饋。震以四知却之。密愧而出。震子孫常蔬食步行。或勸令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所遺不既厚乎。

劉寵為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為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鬚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更發。

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大不夜。吠民不識吏。令聞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畱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深以爲愧。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賊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擇執錄清介類 卷六 三

不拜賜。帝問何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平尚書之言也。姑臧長孔奮爲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轡。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帝重允。常稱爲令公而不名。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丹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爲鬱林石云。

盧懷慎清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既屬疾。宋璟等候之。見敝簞單席。門不具帷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喪。家無畱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鄜社間。望見懷宅。環堵卑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慎大祥也。帝泣然爲罷獵。賜繒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令蘇頌爲文。帝自書之。

擇執錄清介類 卷六 三  
胡威之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

左丞相李膺有清德。其妹劉曼妻也。曼方秉政。嘗造廩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迺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綠飾。將以贈廩。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楊文貞公嘗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館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駟馭百數。省損才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

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舉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  
化者不可勝紀。

孔顗在都弟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道存  
慮中丞貧乏遣使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  
三載去之日不辨有路糧卽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  
還吏曰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給妻紡績以  
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綴必俟休假  
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釋執錄 清介類

卷六

五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遠  
在海濱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輒肯馬援以意以  
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背曰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  
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繞三四人徐靈  
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

估恣自售焉分珠獄發仁宗諫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  
覆之果然。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公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來  
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  
到時貧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俠嘗與  
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爲天下  
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號爲獨立使君  
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廼公得意門生也

釋執錄 清介類

卷六

五

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而已一日侍坐衆久有布鞋在  
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一布  
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陳無己性清介傳竟僉憐其貧懷銀往見欲致之坐間聽其  
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噫夜光之珠無因至前必其有珠  
色耳如無己者孰得而玷之

王旦居第甚陋真宗令官爲營公頓首曰此先臣舊廬當日  
止蔽風雨臣今完葺已過每思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煩  
朝廷



王質王文正公之侄以貧爲寶。文正爲舍人時。家虛貸金。贖昆弟過期不入。輟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水漿聲。

楊伯子誠齋公冢嗣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輪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髮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畱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

擇執錄 清介類

卷六

三

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張無垢在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貧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人。既不自知病。又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

彭淵材游京十餘年。家中饘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皆封緘。親知慶曰。可脫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既

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

能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緞。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緞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

天台魯公穆。平生力學清苦。而寒盛暑不廢書。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登進士還鄉。杜門讀書。戒行。有司贖鈔萬緡。辭謝弗受。或曰。贖亦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始。未有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可乎。拜御史。常州有大賈。坐法當死。餽白金三百兩。乞減死。公叱而麾之。歷事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資。被服如寒士。有羔羊之風焉。

擇執錄 清介類

卷六

三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告歸。構草堂。傍先壟。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復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駟。往來山水間。

軒輓爲浙江憲史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陞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三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篋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哀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卿前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藤蓆

擇執錄清介類 卷六 手八

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廖恭敏公莊爲人易直表裏坦然不子子以爲異按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故舊賓至庖酒豆肉輒與爲懽旣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沒之日無以爲歎以見公之平生焉

都督王公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驛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

喪傾心賑恤無所碩吝出鎮三年簡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歌玩一無所好被命總理漕運卽日就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情

山襄毅公雲沉毅有謀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出鎮廣西時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敢言公呼而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素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甚如一新潔白袍有一點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

擇執錄清介類 卷六 无

又曰人言土蠻饒遺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賈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復鹿永樂中任新繁性清儉在官未嘗食肉其子自徽來省一月烹二鷄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意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爾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

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簞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眩目之物。蠱其心。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其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劉公仁乃大夏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鄰邑。有婣遺一价往。賸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箕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賣劉。特先見贊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其若一袋蜜一正耳。公嘉納。尋擢為御史。劉為御史時。六七十人共一馬。更

擇執錄 清介類

卷六

四十

迭出入。除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迴視家中。諧寢室。見床上唯蒲席布被。楊公喜曰。可爾御史矣。

吳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於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麗。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薛西原公。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居。常如貧士。雖村翁野監。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

雖小事不可為人囑託。縱能救人。亦難而自損。廉也。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忘也。其介如此。

鄭曉為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筐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整理其茗。覆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比土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

擇執錄 清介類

卷六

四十

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劉東山公。自入仕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忤瑾被逮。故人贈遺。皆謝絕不受。至肅州。貧無所資。潘果諸司。畏瑾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其清約如此。

杜正獻公。嘗言居宮清廉。無求人知。同列不檢者。眾必詰已。為上者。不加明察。適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甄宇建武中。以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

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爲號。

公恕類

錄

律已當嚴待人當恕。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恕之道也。景行

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表記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審察時宜。寬緩處之。切不可聞惡

遽怒。先自焚撓。況傷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

毋忿疾於頑。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審察。薛文清

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情也。

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

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乎人之

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

之短者。可謂之種禍。省心錄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

固。而從人者輕也。程子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

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狼愎暴恣。而貽人怨。每見見任

官多爾鄉官之豪橫。而鄉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皆不

恕也。吁。可戒哉。省躬長語

蘇氏曰不以己之所能而責人之所不能不以己之所長而責人之所短蒙南鄉約

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諍而斂者衆人也聞諍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熙豐之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絀於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照心亭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乎哉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

擇執錄公忠齋

卷六

四

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德山暑譚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薛文清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人

聖人之道初不遠於人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每每言之聖人之教皆不外此嘉言集

張釋曰鄭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伊川先生曰君子

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警編

何文定公云凡人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歛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西疇長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

擇執錄公忠齋

卷六

四

事矣鶴林玉露

踪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總是無可奈何之處吾輩當於此放寬下路昨非菴

漢之黨起於甘陵一部唐之黨起於牛李二人宋之黨起於程蘇門下士蓋皆操上人之心以求快一時之氣而不知其弊之流至於壞士風傷國體也苟能順事恕施隨感而應如武侯之公平魏公之寬厚明道之和氣了翁之責已則何隙之可乘何嫌之足避而黨何緣而起耶時兄錄

責人之孝必當思己之孝責人之忠必當思己之忠世之好

為人師者。動輒責人。而忘自責。彼其受責者。未嘗不潛悔而竊嘆之。此嘉言善行。所以難入乎人心。良師善友。所以難勸人也。日新要錄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苦。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況。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懸弓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互。食他肉以補己身。心將安忍。

擇執錄 公忠類

卷六

早六

奴婢亦人子。少於我惟賤耳。以乏財故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指使惟命矣。從而忍之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飢寒之錮閉之。使窮愁無訴。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景耶。試設身思之。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頌饑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怨可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致生他患。

今人已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已子膏梁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已子綺紈錦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

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是乎。昨非菴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先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富朝。又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豈何如哉。

中行穆子圖鼓。故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從不勸。可得城矣。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以所甚惡。是失賞也。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

擇執錄 公忠類

卷六

早七

杜正獻公行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行知兗州。及提轉安撫。未嘗害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怠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因而遷害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自警編

王沂公曾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公曰。齊州已除人矣。乃與廬州不就。朝士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爾。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大慚而退。

陳忠肅公瑾性醇謹與物無競與人讓謝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悅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則譽揚不置

韓忠獻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憲司疲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令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爾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擇執錄公恕類 卷六 四八

新登公使之自棄耶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

王質判蘇州太守黃宗旦得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釣之而得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弄人於死地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

父母出貴嫁之仍處女也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命家人烹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携印來問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為人竊去某與吏竝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為之今唯俟死琮為秘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知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

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將之體

胡端敏公為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怨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賤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為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予庶其有改也卒不愧其言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北上巡撫劉東阜公饒

之且告之曰。來春黜陟幽明。合屬賢否考語。公等幸留意哉。又言。先年曾見監司填考語。只以清慎勤三字為準。綜覈名實。而殿最之。藹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咸作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即報至蜀中。各官去爾。甚愜輿情。

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高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寬問。蒙止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奸惡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擇執錄 公 卷六

卷六

五十一

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即日毀其樓。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舉體凍濕。還值令不在。逸解衣而烘。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濕。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

人乎。令奇而釋之。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聽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為之死乎。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緞。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緞。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妾之事。頗相類。

擇執錄 公 卷六

卷六

五十一

薛文清公為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悅。又嘗於至日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公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矣。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援互從眾歸。對妻子設酒有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

嘗慶為布政。一日行部。有知縣簋盞不飭。聞公至。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



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特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王陽明為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參豕。側然怒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息也。若曹乃取以豕豕。是率獸食人食矣。群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陽明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食不復參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此事者。公鑿鑿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慚。子乃以為美談耶。其人不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軫圜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固深悔之。以為罪過何也。公復蹙然曰。向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

擇執錄

公習題

卷六

五三

擇執錄卷之七

持滿類

謙讓附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孔子觀欬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大禹謨

擇執錄持滿類

卷七

一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易

盛未易復。功未易居。機介於微。禍貽於忽。行人測養由之弛。顏氏察東野之敗。二子且未能窮意所欲。况下技末能者。後其有瘳乎。

內篇

謙卦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既濟六爻皆無吉。利之詞。紛文深致其戒。僅得無咎。滿招損也。何仲默曰。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也。滿不可處也。小可處也。大不可處也。有以也。

新知錄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符  
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畫永編

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意便自有不恰好處胡文定  
峻高者潰葉茂者摧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功成者墮名成者  
虧功益天下者不賞勇畧震主者身危文選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  
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

即命當榮顯嘗作落寞想即命當順利嘗作拂逆想即現煩  
擇義錄持滿類 卷七

足食嘗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嘗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  
嘗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嘗作淺陋想

康節云牡丹含蕊為盛爛熳為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  
不處焉

狄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爵高者人  
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  
以免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人皆以饑

寒為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  
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  
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謂無難之說也乞食  
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甕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  
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昨非卷

張飽帆於大江馳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  
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省心錄要

處事不可掇掇亦不可孜孜孜孜則罷軟無力掇掇則粗硬  
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  
擇義錄持滿類 卷七

全矣日新要錄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  
無快足之心而况瑣屑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  
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  
敢滋無涯之望

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貴者易驕驕則必危富者易盈盈則必覆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

天雨。迂夫見飯車息於高蹠者。指謂徒曰。是車不久覆矣。行數步。聞謹聲。顧其車已覆。徒曰。何以知之。迂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渾。而蹠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所趨也。而車不量力。希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欲。能無覆乎。噫。禍固有鉅於此。

楊子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恠。予曰。害盈福謙。鬼神所司。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善則降之。百祥惡則降之。百殃。此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恠者。雖然。必瞰於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於暗室。

釋執錄持滿類

卷七

之中。謂人莫我知也。不知冥鑒孔昭。恒在茲哉。東公贊言

人有滿於德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薛文清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

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

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不然者。幸而免耳。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

業業以保之者。非惧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

驟得其富貴。則遽易其志慮。惑其身心。無所不為矣。殊

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涉之母

所以賢也。日新要錄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傲字。結果了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嘗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悌。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王陽明

釋執錄持滿類

卷七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

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水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欲上人必以

身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謙亨有終。見及此矣。無如子發言

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誠之曰。往矣。無以魯國

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

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

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

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

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

陰貴人兄就爲宣恩侯。帝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辭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眴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今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實融爲大司空。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

擇執錄持滿類

卷七

六

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負其有才能。況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王濟平孫皓有功。爲王渾所忌。范通曰。鄉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濟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謝萬爲豫州都督。義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

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寢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劉穆之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唐大司徒杜公。位望已極。常慮禍至。致政後。跨一小駟。著一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無憂矣。

李揆門戶第一。文章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

擇執錄持滿類

卷七

二

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馬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塋。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李文達公每以盈滿爲懼。取毛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畜女侍。其容粹然。見者如坐春風中。

長沙有朝士某者。選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里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公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二相五侯。將筆執錄持滿類 卷七

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散。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渤海大治。上遣使者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上前。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張邵爲江夏長史。坐賊當罪。謝述上表言邵先朝舊勲。宜蒙

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王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詔焚之。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將筆執錄持滿類 卷七

劉忠宣公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濫。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實。以誌其墓。作史者或憑而來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

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止足類

宦情太濃。歸則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事不可做盡。言不可道盡。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陳希夷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張伯

大四留銘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無耻。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何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不亦難乎。

鯢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撲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貴極微賤。賤極微貴。凡事皆然。至極重而不可復加。勢必反  
趨於輕。居局內者。嘗留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  
世之善術也。昨非卷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欲心甚則徇物。徇物則身輕  
而物重矣。物重則貧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  
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  
視四海猶一人。安於所遇。不以貧賤易其心。不以出處異  
其道。淡然廓然而已耳。彼徇物者。由不知足故也。苟知足  
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

釋執錄 止足類

卷七

三

矣。故曰。富於知足。日新錄

家累鉅萬。恨不掛一命之策。策名通籍。恨不登三事之貴。拜  
將封侯。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纓。恨不享萬歲之期。臨  
食浩歎。登臺歆歔。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何饜之有。  
苟知足。隨地皆可安。閒不知足。一生無非火宅。昨非卷

范曄。蔡澤。皆辨士。然曄傾危。澤明坦。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  
曄。至其所以告曄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曄必俟澤反覆  
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  
進退雍容。過曄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

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  
又在范曄下矣。鶴林玉露

天地有無窮的力量。然一日纔到午後。便急忙晦冥。以畜來  
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來。便急忙收斂。以養來年之發育。  
人生才力幾何。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盡。智  
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矣。如明年之無獸。無  
魚何。秋水鏡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圓覺經  
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益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

釋執錄 止足類

卷七

三

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  
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躋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  
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百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  
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  
子。今亦安在哉。昨非卷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菑石。鏤山雕林。窮壯麗。極奇  
而猶未愜。然金鋪繡闥。苔痕染其扉。門柳合抱。可以藏鴉  
矣。而主人不得歸。歸則向風欲僵。背風欲仆。鶴髮龍鍾。真  
可憫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玩山水酣文酒以保天年足矣乃桑榆已逼宦術彌濃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馬牛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言哉言也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外無餐鶴不慕鳳得魚而止

東坡云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諍中無愧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

擇執錄止足類

卷七

古

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願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公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欲退其難如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顏觸辭齊王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朴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神形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再見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敬虛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曰

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園蔬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得知足之樂者甚鮮予謂人惟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場便休不知自苦孰甚焉達觀者若能遣去此苦則可自由自在矣夫自由自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而世皆迷而不悟哀哉

小隱書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之所不足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凄然吁可戒哉

南溪詩話

擇執錄止足類

卷七

五

李文靖乞去題六塔詩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丘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白日易下黃金難成琉璃可玩而不可擊如意珠可想而不可得吾且自足以當富不役役以當貴無辱以當榮無災以當福閒無事以當仙只如此已自過分要如何方是稱心

碧齋小言

造物不靳人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高爵厚祿班朝廷列州



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頭冥於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惴惴于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閒。順將天真之野史哉。故曰。身閒為富。心閒為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釋義錄止足類

卷七

六

齊景公分慶氏邑與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君何獨異。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郕。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張良辭封爵第。曰。昔臣與陛下過於留。封臣留侯足矣。

張良入關。即杜門導引。不食穀。曰。世家相韓。及韓滅。不愛萬

金之資。為韓報讐。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遊耳。

疏廣為太傅。謂兄子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

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千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釋義錄止足類

卷七

七

馬援既平交趾。牛酒饗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為善人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敵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鸞。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

宋孫集賢。字蘇。期年。大書許於壁。拂衣去。及詔下。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蚤謀泉石養閒身。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帝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辭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將為松菊主人。不媿淵明。

釋教錄止足類

卷七

大

張翰少有雋才。嫺詞賦。任達不羈。人號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東曹掾。因秋風起。思江上蓴羹鱸膾。遂命駕歸。常曰。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鄭祭好詆諆。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堂吏往告之。祭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祭。吏曰。持出聖意。祭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祭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甫三月。以太子少保致仕。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所生蔡禧。因間言。朝方依重。且

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殆盡。惟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娛樂。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聞要人多矣。足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右補闕陳正己。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釋教錄止足類

卷七

十九

人勸移之。解地曰。吾欲見之。嘗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王秀之為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足。豈可久閑。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孔若思嘗謂人曰。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韋世康為吏部尚書。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秦少游自郴州舟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舖有一舉子下

第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之。涕淚雨集。

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已卽疏乞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閒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來榆。猶戀鷄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

擇執錄止足類

卷七

干

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髮有霜。爾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相與感嘆而去。

薛文清居內閣數月。朝議遣使求獅子於西域。諫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卽出城。

王翺爲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

冀非分耶。裂其卷火之。

章楓山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家宰尹公曼慰留之。辭益力。尹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尹憮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爲上請。從之。時先生僅四十一。

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因郭開之口。卒廣數自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馬援已老。自請曰。

擇執錄止足類

卷七

士

臣尚能被甲上馬。於是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因有壺頭之厄。李靖以足疾就第。既老。尚請一行。而有高覽生誣枉之事。幾於不免。噫。諸公人傑也。猶昧於退步若此。況其下者乎。

王章爲諸生時。病甚無被。臥牛衣中。向妻垂涕。妻呵曰。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危。不自勵而涕何鄙也。後章至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鑰而置之卧所。

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

譚執錄止足類

卷七

廿一

謹畏類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易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書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左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書

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詩云。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

頌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溪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

譚執錄謹畏類

卷七

廿一

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左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送書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

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表記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

人。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方處八

達之衢。為萬目所視。慎乎所當畏。行乎所無畏可也。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

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

羅竹谷以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凛乎若嚴師之在側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

擇執錄 謹畏類

卷七

古

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顛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為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就謂士大夫

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曾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就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

寫林玉露

畏其禍則福生怨其福則禍生

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

聞

嘉言集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脩省循之吉違之凶

危懼則得安平易慢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解文清

擇執錄 謹畏類

卷七

十五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急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慎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先之道憂患為養生之本可不省

諸理譚

畏人非不畏鬼責修好之術易窮畏清議不畏偶語隄防之見自定

閒暇出於精勤寬悅出於恐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伊川云近世士習淺薄以相歡狎為相契厚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

敬為主也。自警編

薛文清公曰。嘗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已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誠敬之心。行遠道。不畏人。姍笑者。無耻。行正道。却畏人。姍笑者。無志。

老子往問常棣曰。先生何以教諸弟子。棣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敢忘故耶。棣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棣曰。嘻。是已。

晉侯受玉情。內史過知其不能長世。趙同獻俘於周。不敬。劉康知其必有大咎。晉侯見魯宣公不敬。季文子知其不免。

學執錄 謹畏類

卷七

其

卻至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其不亡何為。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康公知其不及齊。高厚不敬。士莊子知其不免。伯有不敬。穆叔知其必有大咎。不敬取禍。如嚮斯答。嗚呼。母不敬。其竟舜禹湯文武周孔傳心之要法與。精騎錄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回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鰲鰲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為善者少。為惡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嗚呼。世之忘僕。偃之恭肆。偃之傲者多矣。如成回者幾人哉。妙明子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輒輟。至闔而止。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亡予歟。安不忘危。故克有終。而伯功成。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上皆愛之。嘗遣大夫詣京朝賀。名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知慮畏慎如此。

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即屏去。隱几而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以父素與高不睦。嘗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治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

學執錄 謹畏類

卷七

其

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故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恙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得保首領沒於地下矣

楊再思爲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隰斯彌與田成子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樹蔽之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遽止之人問故隰

子曰諺云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事未形而我示之知微

卷七

八

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

馮異治關中有人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帝以章賜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入朝帝賜以珍寶錢帛詔

曰倉卒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王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家人置於庭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則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衣稍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趙抃日所爲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也

楊鼎爲民部右卿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以自省曰量思寬

思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

卷七

九

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炙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損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爲不可及也南晉顏延之子峻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峻遇賓客盈門峻方卧不起延之怒曰

恭敬樽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君子以為名言。  
夏忠靖公與蹇忠定公同飲於所契之家。夜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況天威咫尺。敢不敬乎。

擇執錄卷之八

韜類謙退附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劫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呂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厠。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淫奴為伍。縱博褻聚。恬不自異。使諸君

子有一毫客氣。惡能與世委蛇。善用轉旋。若此。昨非菴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無為人先。無為人後。先後之間。可以藏身。無為人厚。無為人薄。厚薄之間。可以處世。無為人譽。無為人毀。毀譽之間。可以完名。何之乎。

常觀魚於盆盎之間。浮者八。潛者七。謂門弟子曰。吾於是而得養生之道焉。潛其生。浮其死。未達曰。潛氣藏。浮氣揚。海

燕子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鰕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鰓。



謂人懼已也。西方有鳥曰半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得之。時魚入網。輒伏惜鱗也。孔雀愛其尾。若削露尾。錦鷄愛其羽。日照水。因而有溺死者。鹿愛其角。亦照水。稍不正。即觸毀之。有致死者。猩猩以啼而就擒。鴛鴦以笑而被格。皆不智不藏者也。噫。人癖于愛。以亡其身。觀此亦少惕矣。精騎錄

象以牙成擒。蚌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致亡。雉以尾受羈。鶚以舌取困。麝以膻被獲。犀以角就烹。金鐸以聾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壘蔽。好水

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什類書

書

學之淺深。卜於藏玉。韞於石。龍蟄於淵。士埋於民。聖夷於愚。彼挾有片長。翹然於天下。人之知之。神之所不載也。環碧齋小言

齋小言

有作用者。器宇足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天然不露。

遇矜才者。無以才相矜。但以愚蔽其才。便可壓倒。遇炫奇者。無以奇相炫。但以常蔽其奇。便可破除。

鵲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鷄自愛

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學未成而躁進。羽鵲之躍也。

矜一長而自眩。山鷄之愛也。其不至於墜且溺者。幾希。

打譚隨時之妙法。休嫌終日昏昏。精明當事之禍機。却恨一

生了了。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齒以堅敗。故至人貴柔。刀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

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言寡者。可以杜忌。行寡者。可以藏拙。智寡者。可以習靜。能寡

者。可以節勞。昨非菴

擇執錄編類類 卷八

三

人不易知。然為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真豪傑也。黃

河之脉。伏地十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機局短淺。為世所

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

忠信進德。立誠居業。所以凝之也。不凝則泄。何德業之與

有。故雷水足以溢壺。槩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凝與泄之辨

也。無為子贊古

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

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民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出接之。有道人笑焉。令怒。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若其壽短促。則漏迸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倘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宜洩太盡者。蓋甘露類也。客曰。功名亦然。昨非菴。

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主木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為矣。諫議以為百凡欲留後着。不為一切之政耳。

做人要做個萬全。至於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已俱遂之事。我得

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愧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嘖嘖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已自附於尋常人。此中極有意味。呂新吾。

物莫智於龍。龍智蟲也。宋孝宗問王季。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為聾蟲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聾蟲而不自陷。馬聾虫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然則謂馬為智蟲可

也。噫。聾智何常。龍馬自若。算武子有道智。而無道愚。此以時為聾智者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此以地為聾智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為正。紹聖為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與乍智。任衆雌黃。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火麗於木石者也。方其藏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水不能刻火也。一付於物。即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溺。受踐踏。地至

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以氣豪者。亦以氣沮。以力勝者。亦以力屈。榮以勢。辱亦以之。雄以才。憊亦以之。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割之。若恃刀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刀與物俱傷矣。邵子。

子路為蒲令。修溝瀆以備水。念民煩苦。予以簞食壺漿。孔子

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術而禁由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何不告於君？君若聽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明君惠而自見其德也。還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子路亦止。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為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

擇執錄 卷八

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應世之道盡此矣。

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集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爾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

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溪，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頌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閹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

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飲，不與世事。司馬昭

欲為子炎求婚於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獲免。

魏舒不為皎厲之事，當世人多不知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為台輔。」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朔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

擇執錄 卷八

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晚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畧無子侄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畱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儒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安形既

妙。回策如繫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嘆述如此。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廢叔死未。濟常無以答。自是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廢。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殺兄子瑯琊王睿。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救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擇執錄 編類類

卷八

八

稽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獎悟其肯。故為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而不知有深意。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噫。胄以炫才自殺。照以欽采自全。文士其知所自處哉。

楊礪為開封司理。真宗嘗問何年及第。礪唯唯不答。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心甚重之。

司馬溫公為西京舊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詞。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宣和中蔡居安。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飲畢。校書即董彥遠。連徵瓜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嗟夫。矜才招忌。負望身危。黃絹幼婦。楊脩所以見殺。使君與孤。昭烈所以恐懼。唯才而不露。望而不居。斯居身之珍乎。

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為衛經歷。學院李點名呼王贊為王賁。秀才不應。姚稟云。贊音焚。迺劉贊下第之贊。依音呼之。隨應。李曰。好個經歷。能識贊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

擇執錄 編類類

卷八

九

常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從父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以芝麻點茶。鬻者必以絺裹之。有一鬻者。或謂其數卷。旋摘爲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爲人談。或叩其蘊。則曰。芝麻絺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嗚呼。世之少有一得。而輒矜詡不置。其不爲芝麻通鑑者幾希。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釋軌錄

卷八

十

晉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競趨。惟恐不及。瞻逡巡在後。俟飲者皆畢。各束手以觀。然後進而飲之。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云。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名熹號晦菴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過。不可不思也。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隣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釋軌錄

卷八

十一

達觀類

物莫大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事莫大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眼界吞吐六合事來漚生大海事去影滅長空自萬變不動一塵矣

景物何常惟人所處耳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原是極凄凉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即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來即有大大未了之事只得拋去雖此身亦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爵祿名譽外物也公物也其來也不可却也實鴻跡之寓也非吾得也得非吾得吾奚羨又奚求其去也不可止也實歲歷之遞遷也非吾失也失非吾失吾奚戚又奚悲內篇仕途雖赫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世途縱艱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淡

總忙今日轉瞬已是明朝一到今朝昨日已成陳迹算閭浮之壽誰登百年生畧刻之中母管十歲

精巧愈甚則人敗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况致富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為嘆息

鷓鴣相持兔犬共斃令觀來令人猛氣全消鷓鴣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為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頭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權在手時弄風雨摧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炭愈燭愈易滅饒君顧指呼喝盡是天地間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氣祇增來業耳故曰得意濃時正好休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塵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

貧人之有則爲人所食。濟人之無無則爲人所濟。

麝之香在臍。逐麝者麝急。則挾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逸。令尹子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弟如者。以賄亡身。何智不麝若耶。布雜子

蚤發者驟受不苦之甘。只安心享福。晚發者備嘗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焰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睹矣。

擇執錄 達觀類 卷八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似爾曲投其機。解機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

魯子

白居易卜居詩云。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溫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遮寒。溫則一也。盛饌美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鞭笞愈切。鬚髮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爲子計。又爲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少摧挫。或飲氣而忘素處。泰養見風霜。輒沉疴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然則富貴傲貧賤。惑也。

擇執錄 達觀類 卷八

貧賤誤富貴。惑之甚也。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衆。休誇我能勝人。勝如我者更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然。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不死與不朽者。又安足云云。蘇東坡

醒迷人。甘淡薄。茅屋布衣。心自足。布衣不破。勝羅衣。茅屋不漏。如華屋也。若癡也。若朴。一生正直。無私曲。終朝睡到日三竿。起來幾碗黃齏粥。或彈絲。或品竹。常笑他人徒碌碌。南北奔馳。為利名。為誰辛。若為誰當。夫妻圓。兒女育。雨裏鮮花風裏燭。多少烏頭送白頭。多少老人為少哭。滿籬金滿堂玉。何能得免。無常促。臨危漸覺一場空。只有孤身無伴。僕嘆秦公。嘆金谷。古今興廢如棋局。我今打破醒迷關。迷者欲醒。須常讀。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

釋執錄 達觀類 卷八

十六

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注玉盃。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寒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晝永編

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

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真時也。命也。地也。娶妻而不慰。飽食而痛癢。名為有室。癯夫養子而不修。豈能燕

當不若出家僧道。

每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報。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戒小人也。

稱詩者。譚征戎。羈旅則佳。譚王侯。卿相則俗。繪畫者。寫柴門野店。則清。寫丹楹紺殿。則穢。人去其清。且佳者。求其俗且穢者。則物蓋之也。

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為寶也。欲亂而始知平之為福也。世有榮啓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為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為累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釋執錄 達觀類 卷八

十七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据几正坐。羣優供而聽命。戲罷則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當上元清明。少年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雖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筭。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昨非菴

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襲。六尺軀不能勝也。廣廈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姬。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



遍且病痿死矣。田連阡陌而埋骨一丘。金珠玳瑁不盡可爲舍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筋。飽煖而嬉。從貴介食鮮。聽瑟歸。則腹膨脹。終夜不寧。夫有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豪奢之極也。客退而焚香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席。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銅臭。竟何爲哉。嘗見將相大臣。家累萬金。惜一錢。經營以遺子孫。令子孫不檢。不再傳。而湯沃雪矣。如世世賢師。吾儉子傳孫。孫傳曾孫。田廬金帛。將竟屬誰氏哉。昨非菴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勝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言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氣爲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爲變也。精氣爲物者。甘無而有。遊魂爲變者。自有而無也。詳子

廣桑子丹行抵射陽湖。登艫而嘆。左右問曰。何嘆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如鏡。隄平如掌。紅蕖青菱。歲幾而澄鮮。鵝鵲鵝鵲。上下而飛鳴。士女蕩漿鼓棹。嬉遊歌唱。一

何驕也。昨日黑雲長風。帆檣簸蕩。蛟龍攫肉。鬼伯呼人。宋生傷楚些之文。麗玉抱空侯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當其悲來。不悟其懼。當其懼來。不悟其悲。今昨之間。如隔一世矣。豈惟是哉。漢帝龍興於秦地。宋祖虎據於梁都。桓溫張譙於李勢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亡。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今皆飛烟冷風矣。是余之所以嘆也。

我輩貧窮艱苦。有不好消息。所缺乏者。叔世臭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真。直到結果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也。大事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饜醲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嫗侈。出赫街衢。而猶然張機井。如人害物。計彼軒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片餽窮苦。而享無窮道。迷途者當定。不以彼易此。昨非菴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無所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脫一厭字。如釋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之無所係累也。何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今夫釣奇以得貴者。貴而多憂。耗精以致富者。富而彌勞。若使小減富貴。當亦差遠憂勞。是則損益同理。乘除一揆耳。

釋軌錄 達觀類 卷八 秋濤

子

西湖傍近竹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利者可得之。故杭人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筴。縑筴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心不見筴。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斬於血。獸之愚若此。人之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猩猩之於長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至死而無悔者。其

猩猩之寧死含血乎。精騎錄

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羣。里人利其血染蠶。色鮮不黷。每設酒路側。又織草為屨。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屨。則知為餌。已遂相與斥罵。其人且戒曰。勿墮若計中。舍之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冥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大醉。因取屨着之。頗連頓仆。卒為人所擒。余謂猩猩獸也。曾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乃有顯貨好色。貪爵戀祿。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三餘贅筆

釋軌錄 達觀類 卷八

子

海中有寶山焉。眾寶錯落其間。白光燦如也。海夫有得徑寸珠者。舟載以還。行未百里。風濤洶簸。蛟龍出沒可怖。舟子告曰。龍欲得珠也。惡沉之。否則連我矣。海夫欲棄不可。不棄。又勢迫。因剝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珠。股肉潰而卒。越西有山氓。鑿得裏蹄金者。在法民間發土藏。必聞之官。否則且有罪。人有發其事者。官捕氓索金。氓隱金。斷其陰而亡。嗟夫。天下之至貴者身爾。人乃貴外物。而喪其身。身死。雖寶奚用焉。何其惑之甚也。雖然。世之死利者太半。豈特二豎哉。龍門子

丁鴻問於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階。視如華棖。飛輦之麗。柴車寒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屣。視如繡裳。朱鳥之珍。藜藿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西施之艷。則美念不生矣。是忍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矣。能自然。則安矣。虞丹子在旁聞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仁義。被之禮樂。飽之忠信。友之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雖然若晉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貴也。况實貧乎哉。夫子盍以是告之。而徒陳說彼區區者。不亦誤乎。龍門子

擇七  
卷八

主

夫惟出乎富貴。然後不爲富貴之所誘。何則。彼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爲得。不如登山而下視之。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孰爲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生夫禮義之山下。視禮義之市。而明見

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焉者乎。古今名  
俗情濃醲處。淡得下。俗情芳擾處。閒得下。俗情苦惱處。奈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競。害則撓。汨汨然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知自振。吾取之。耿楚侗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爲樂。一死之後。亦復以爲樂乎。世人所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曹瞞。看他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繼繼。以此累其心。是豈不深可笑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日

擇七  
卷八

主

夫世之貪夫。賂堅無厭。固不足責。至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大病。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若夫天性澹然。或學已到者。固無待此也。陸放翁

嘗觀古人有云。目所可見者。漫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之語也。胸中何如寬泰。許氏家藏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

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此有彼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敝敝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日新要錄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後無了時故也。苟能看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爲吾身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爲己重也。

石崇被收。歎曰。若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某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

擇執錄 達觀類 卷八

王

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止。欲取吾財貨。姦女爾。但恨令衆輩見之。武之歎。卽崇之歎也。噫。世之營聚者。可以鑒矣。園余錄

晉人有好利者。入市遇物卽攫之。曰。此吾可服也。此吾可食也。此吾可資也。此吾可器也。攫已卽去。市伯隨而索其有。晉人曰。吾利心忽熾。雙目暈熱。四海之物。皆若已所固價。不知爲爾物也。爾幸與我。我若富貴。當爾償。市伯怒鞭之。奪其物以去。旁有哂之者。晉人攘臂罵曰。世人好利。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晝。豈不又賢於彼哉。

何哂之有。龍門子

大駟鄭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詰市門以粥。疏爲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玳瑁香藥金翠珠貝之屬充。叔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朝夕擲管彈絲以爲樂。又久之遂盡挈貨寶東歸。將泊岸。鄭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鄭視纏腰者。僅一千錢。獨存。號痛欲絕。龍門子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行。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爲。汝以實貨爲

擇執錄 達觀類 卷八

王

可恒有物哉。龍門子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溪川之下。雲螭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隣魯生見而悅焉。呼金工象而鑄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者三年。土與藥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者略類。一旦持獻權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玩之。敦偶在坐。心知爲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是第不知孰僞孰真爾。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真也。聚賓次第咸曰。是誠非真也。敦不平。辯數不已。衆共折辱之。敦禁不敢言。歸而歎曰。吾今然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龍門子

聞而笑曰。敦何見之晚哉。天下不獨一鼎爲然也。龍門子  
抗有市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人  
爭鬻之。余買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  
絮。子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遺豆奉祭祀。供  
賓客乎。將衛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其爲欺也。賣者笑曰。  
吾業是有年矣。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  
乎。世之爲欺者多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  
虎符坐臯比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  
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周之業  
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斂而  
不知理。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盛駟從。醇醪而  
飲。肥鮮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  
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何也。  
余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  
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劉履說

晉人有終胥氏。阨於貧窶。盤無斗儲。身無完衣。與其妻謀曰。  
古人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予安  
得獨死貧乎。予將貨白金而學賈焉。其婦悅而聽之。終胥

氏去三年。所向輒不利。其憔悴益甚。楚人有羊熊氏。好使  
氣凌踐同類。衆譁然弗從。共起而折辱之。羊熊氏恚曰。彼  
非能辱我也。辱吾之無勢爾。淮陰起於亡虜。絳侯出於織  
薄。樊將軍興於屠狗。古今若是者。何可勝數。予何以異彼  
哉。彼能而我不能。愧也。於是漚觴自誓曰。所不能取金印  
如斗大者。有如是酒言已。拂衣徑去。徧詣五侯之家。無見  
禮者。如是者亦三年。流離困頓。愈有所不堪。一日會終胥  
氏於逆旅。各言其故。相與流涕不止。逆旅主人恠而問之。  
二人以實對。逆旅主人反覆譬曉。終不悟。乃謂之曰。南山  
之陰有白鹿先生者。能於物理推見至隱。盡往質之乎。二  
人者。收涕而往。且歷陳艱苦之狀。白鹿先生笑曰。嘻。何子  
愚之甚也。子不見大駟之家乎。塊視金寶。布視綺繡。館房  
家館。妻竹和絡。自謂可以傳無窮。身死肉未寒。子孫已有  
操瓢而乞者矣。又不見權貴人之門乎。金章焜煌。紫綬赫  
絕。啗亞叱咤。可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曾未幾何。一跌而  
赤其族矣。嘻。何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  
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契天符。初無聲  
臭。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其博無際。其厚無涯。其高無上。其

決無下。非至寶與。函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笑曰。吾二人寐方覺矣。於是如獲萬金之寶。上公之爵而歸。龍門子

今大傭工道丐之人。微幸得十數錢。則買餚市酒。欣然大醉。自以為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乞食。以程錙銖。日夜恒不足。若以為人之生於天地間。種種嗜好。無一之可少者。不知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乃其住於世也。則又有脩有短。卒無不腐為野土。化

博執錄 連觀類

卷八

无

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而又何種種嗜好之足有哉。惑亦甚矣。唐荆川

行仁義而惡衣服者。是素積韞玄珠也。外若賤而內實貴。人狗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綺覆糞丸也。外雖馨而內實臭。龍門子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崖窟甚。自謂必死。乃墜崖虎貪鹿。亦隨而墜。并死溪崖中。獵者遇而獲之。玄微子曰。吁嗟哉。虎知虎之能死鹿。而不知崖之能死虎也。故貪鹿而忘險於崖。豈惟虎為然耶。秦失鹿。項羽逐之。鹿走垓下。羽隨而逐

於垓下。不知垓下為漢高之崖。而韓信輩又崖中死羽石。鹿逐而羽亡。并為漢高獵之。使虎不貪暴崖惡得而死之。使項羽不貪暴垓下惡得而死之。嗟夫。虎不悟而死於崖。項羽不悟而死於垓下。亦可謂貪暴者之戒。穎湖子

南都守備某者。嘗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守備奪人玉繚環。價值數鎰。乃給之曰。玉皇好繫玉繚環。守備即獻之。方士并丹鼎竊之而去。有滑稽作詩刺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僊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繚環。雪亭雜言

博執錄 連觀類

卷八

无

東陽陳同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沐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贊。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也。士人聞之。愕然而退。曰。如此致富。某即死不願也。同夫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成何等入耶。程史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為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

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釀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爲妹壻。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一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爲我有哉。野客叢書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動其心。必索於我。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華

東漢折像父爲鬱林守。多貨財。像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貨。周親故。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產業。何爲

擇執錄

卷八

子

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關文子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勢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服其識。李邵爲漢中太守。吏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自行。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

魏宦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從母楊氏獨否。嘗謂

祖之母曰。妍享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以衣服不受。曰。貧人美衣服。反招禍。與以婢。則曰。家無食。不能飼也。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代法。魏王聞癡姨貧。特赦之。

諸葛武侯以張裔爲叅軍。裔嘗北詣武侯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

擇執錄

卷八

子

傾朝野若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牆。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公聞惕然動心。即日請老。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排大臣。即居之。子岫嘗從遊後園。見輦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

盧杞遇馮盛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只墨一枚。杞笑盛正



色曰。烽煤和針魚脂。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曰。提綾刺三百。為名利奴。當孰勝。已而搜杞囊中。果有三百刺。

呂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為賢於李衛公。

王旦從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寇準自求與被召。野亦以詩送云。好去上天辭富貴。

擇執錄 達觀類

卷八

三

却來平地作神僊。寇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窗。朝夕吟咏。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為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

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魁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是所不逮也。元之禹偁字。

東坡謫昌化軍。郊行遇雨。借農家簑笠戴之。看晨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邑大犖吠。又嘗負歌野間。有老婦謂曰。內翰昔富貴。今如一塲春夢。里人呼老婦為春夢婆。

劉承祐遊京師。見勢利烜赫。快快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鬼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人曰。人生如輕塵。依弱草。乃以儒冠拘繫。良可恥也。

擇執錄 達觀類

卷八

三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矣。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裳警其言。

曹景宗既貴。謂人曰。我昔居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歷聲。逐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悒悒。使人氣盡。



韓侂胄携家宴西湖。席間有獻華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名爲迎春。韓頊一族子曰。汝能詩。可詠此。卽承命一絕。脚踏空虛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罷。未幾禍作。

張翥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尊。一日呼諸生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但教緩行。未聞學走也。翥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張延賞節度西川。常舉以門壻被逐。後延賞乞休。而常舉代其宮。侂胄治第。貴戚方爲木工。爲之作室。後侂胄籍沒。

而木工居其第。

宋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而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謂名。曹詠以秦會之姻黨。驟擢顯官。戚屬爭相承附。獨其妻厲。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脅治。竟不屈。及會之殂。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洎詠貶新州。以詩送行云。斷尾雄鷄不畏犧。憑依擬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有幾時。

嚴分空誕晨。空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

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我何能爲。辛曰。目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校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賊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贖。乃得成。

瑞安高世則墓。有銘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壑父錫。其半爲神道碑。錫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葬。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錫耳。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不。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歛。積聚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尊。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絕。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鞍服。置於宅門。俟出門。卽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搖唇舌。備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畱餘。植德以遺後。耶家之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余渡江遇風。以舟子善操舵。且善轉蓬。而舟卒無恙。適有客於京師。賈姓者。放舟中流。貨積萬斛。江濤洶湧。幾欲覆之。

旁有漁艇逐迎賈氏號泣曰漁者能生我耶寧以萬斛

漁者挽客入小艇客已驚怖如喪心人須臾風弱萬斛亦

幸免其客大喜登舟議謝乃舉一敝裘且各且予漁者笑

曰此值萬斛子客曰生而死之則惜命死而生之則惜財

漁者竟以不受去耕野子聞而笑曰泯泯而生遑遑而索

戚戚而朽者獨一賈氏云哉耕野子

漢張允家富而吝不委妻子自繫重鎗聲如環珮郭威入京

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拔壞而墜凍餒而卒

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粗糲充腸偶見一客盤食

擇執錄 達觀類

卷八

手去

頗盛叟問卿有幾財客云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為美

飲食夜夢神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

叟積餉軍

### 改過類

子曰過則勿憚改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

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易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

無過矣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

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

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

擇執錄 改過類

卷八

三七

而有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

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

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尹和靖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

子易簣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亟鯨為是

則任鯨為非非過乎薛中離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言有悔吝而惕然改過者能憂者

也故自凶而趨吉有悔而玩愒不改者不能憂者也故自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然相識。不過皆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閑。閑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非非菴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為心。是謂本心。何過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

擇執錄 改過類

卷八

甲

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為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於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微也。防微則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劉念臺改過說一

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

魍魎不能盡見。然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為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故真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改過說二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為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

擇執錄 改過類

卷八

甲

為要。夫知有真知。有常知。昔人談虎之說近之。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即知即行。是謂真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常知。真知如明鏡當懸。徹末徹。常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即除。學者使能於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簡。直用純灰三斗。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熟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爲吾黨厲。改過說三

凡脩省齋戒沐浴祭告。應祀神祇。陳悔過遷善之意。內省於

心。外省於事。國省其政。家省其俗。但涉過動。無不節止。上行下效。同心一誠。期於消災致和。其諸不經禮儀。與過動同流者。悉革罷之。行之終身。傳之後世。久遠如一日。此應天之實。固學問之實也。

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惡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嘗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之曰。應酬定少乖張。

擇執錄 改過類

卷八

聖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非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流潰之。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為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為君。惟恐言而人違。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頗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貴於事父。

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晉周魴之子處膂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當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

擇執錄 改過類

卷八

聖

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縣交辟。終為忠臣孝子。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

屋上。通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叔耶。淵便涕泣投劍歸。機辭屬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遊畋。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縱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變爲名士。

擇執錄 改過類

卷八

器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讀之。元浹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憤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皇甫謐少不好學。遊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

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戴經而鋤。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諸葛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改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魏甄琛舉秀才。入郗好奕棋。每令蒼頭執燭。或睡頻則加荏杖。奴曰。即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

擇執錄 改過類

卷八

彪聞見日富。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遜。王臺卿。庾作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遂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讀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知非。痛自劾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譽。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卽刻拜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生子。定不肖。人謂妾所生。是逆兒。美曰。如汝言。當悉除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年。婦曰。必欲畱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王藻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饑。及歸。紿云。送十三饑。藻怒。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服。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始以婢事試汝。夫刑法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頽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

呂東萊少樛急。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悁。渙然水釋。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爲御史。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

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領之。

南唐缺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申漸高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主悔悟。卽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雨隨。悔過格天。其速如此。

李臯鎮襄陽。有張東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欲買之。馬彛歛衽言。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驚。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然非君安得聞此言。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們其瘡痕。輒哭。

楊仲和爲許州吏因往蔡州訪欲迎本管意枉斷公事自知  
應受重罰悔懼棄吏修善自贖但遇貧乏孤獨死喪疾急  
無不拯救。

李昉爲翰林學士起復佩金魚寶儼曰魚袋之設取夙夜匪  
懈之義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子雖詔奪不宜有此飾李  
公遜謝每誌於心嘗語人曰人子喪禮非所預習非寶公  
子有虧名教矣程正叔過范堯夫治所謂曰聞公代舊帥  
數日便設宴犒軍有之乎范曰然正叔曰當初只合打散  
使知不給財食者舊帥亡也范汗赭明日送正叔界上曰  
擇執錄改過類 卷八 天

非先生不聞此言辛籍爲七閩轉運使凡僚屬有所關白  
苟利於民卽文書已行立改之此數公者從善如是宜其  
名重當時德流後裔也。

蔡文忠齊好飲飲必醉時太夫人私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  
其治所戒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與慈母年老鶴髮垂君  
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遲公大慚戒酒非會親舊  
不飲飲不敢至醉。

擇執錄卷之九

田產類

恤鄰附

本不成才子  
朽木不可雕也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  
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因彼事勢窮蹙故意  
推托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  
以來此田此地賣者買者不知曾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  
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  
而不失乎終亦遞相賣買無定主爾自吾有知識以來小

擇執錄田產類

卷九

吾鄉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他日可知已故魯文恪公  
云養兒強如我買田做甚麼養兒不如我買田做甚麼又  
云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財也少產也少後來  
子孫禍也少此先輩確論也彼聲智畢力勞勞役役厚自  
封殖其亦未之思乎愚得

嘗觀古人有云目所可見者護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  
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之語也胸中何如寬泰許氏家藏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營營無所不  
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豈



家群起而報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  
戒哉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衛之暢茂可觀如人衣冠整潔自然令  
人望之起敬余每過鄉村見林木茂盛者多昌盛之族而  
砍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  
衰之氣象信矣故凡居家竹木取用雖不可廢然必有節  
有時常存愛護培植之意令其生生相繼方好古人恭敬  
及於桑梓重親之所植也若先人所手植者恣意妄伐漸  
至濯濯此人家退敗之徵而不孝莫大焉戒之戒之  
擇龍錄田產類 卷九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源  
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  
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白居易詩云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  
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  
作鳳城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  
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

唐子鵠鄰居詩巷僻隣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甕澆蔬  
亦同渠傳後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

白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訟於官以  
狀白玠玠書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佛畢竟須思未有時  
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余聞眉山蘇仲先為人疏達輕利好施救人之急孜孜若不  
及歲凶賣田以賑鄰里豐熟人將償之公辭不受由是破  
散其祖業迫於饑寒然公未嘗以為悔而好施愈甚遇人  
無疎密輒傾心焉或欺而侮之公亦不變色人莫測其用  
心後生子曰洵孫曰軾曰轍皆顯名天下人以為善恤鄉

擇龍錄田產類 卷九  
鄰之報 論俗編

吳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  
創新第於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麗何為勞民傷財以重  
吾罪耶文襄乃止

蕭何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  
為勢家所奪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第義琰為市堂材義琰曰事難全遂物  
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倖於禁省韓

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局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數。歲時獨廝養。簞負番鋪者。棲止其間而已。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來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廼謀治第樹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思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嘗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擇執錄 田產類 卷九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第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李文靖公治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爾。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蘇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公買一宅。緡五百。公頃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一嫗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問。故嫗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在。即公以五百緡易者。因丹三慰撫。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歸昆陵。不復買宅。

陳升之治第潤州。樞閣壯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擇執錄 田產類 卷九

世廟時。拾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嶽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今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趙尚書家與嘗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嘗立契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

風明月冷看人。蘭亭揆事。今非晉。桃洞神像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嘉之。

蘇振仕至監司。家富而賁。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釋教錄 田產類

卷九

上元姚三老。貨甲間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怪石。鈎閣甃堦。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太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此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鵬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亦賤售三

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曰。太痴真達者之言哉。

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潮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乃某所築耳。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

成化間。王三元公去官抵家。見子姪易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乃召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釋教錄 田產類

卷九

攝生類 酒色附

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年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爾未見其有益也養生類纂

形勞而不休則敝精用而不已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不動則平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莊子

易言懲忿窒慾亦養生家要語蓋忿不懲則心火上炎而性

澤執錄田產類 卷九

天雲蔽慾不窒則腎水下枯而苦海波翻所係於吾身者非小也當時時省之愚得

枚乘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龍門子曰行遇及者必避食遇傷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龍門子

抱朴子曰凡夫俗子不知益之為益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益難知尚不悟其易又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

小益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致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灼文集

東坡曰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語有本南唐徐知諤嘗曰人老七十為修吾主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當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期果死夫無事靜坐則一日可當兩日之長窮極歡樂則兩日翻成一日之促是則吾意能造長造短不在司命也張公亮諱明弼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

澤執錄攝生類 卷九

歡極當令飲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煩蘇真入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耆之老良然間有不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也東谷贊言

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銳者壽而鈍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

者壽而動者夭。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純為體。以靜為用。看子西

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奕則臟腑上翹。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勝眈。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伐人之生。甚於斧斤。蝕人之性。猛於豺狼也。養生類纂

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如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多

養生類纂

卷九

十

言雄譁。傷也。寢息失時。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不欲甚勞。不欲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奔車走馬。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廣志。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養生類纂

多少。歲不知何人所作。詞云。少飲酒。多飯粥。多如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沐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

莫言婚嫁。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不了。惟

有知足人。斲躬直到曉。惟有偷閒人。慙慙直到老。

荒壤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內政。齋內不衫不履。頽然自廢。禁

擇執錄

養生類纂

卷九

二

子之足。閒子之目。舒子之額。寬子之腹。酒微飲。而與酣。書

開函而少讀。超然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以此四少。神僊可

了。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

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無事。

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清鍊。手宜在面。此修崑

崑之法。

坐忘銘曰。嘗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

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員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苛何恨公堂。

或問慧海禪師脩道何功。曰。儼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裳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美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

箇空吾實以典籍。屋漏吾潤以琴書。腰餒吾飽以義理。貌瘠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子孫愚吾教以義方。

擇執錄攝生類

卷九

十三

香粉骷髏。膿血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及至四大分離。不過憑棺長跽數聲而已。明朝淡乾粉。又抱琵琶過別舟矣。俗情濃醖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問得力處。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簾。簷雪飛時。軟布。裯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祈年莫若愛日。尺璧千金未足為喻。能愛日。可使一日為兩日。百年為千載。

日。百年為千載。環碧齋小言。

衛生歌云。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今神自定。木若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盈宇宙間物。皆有妙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為鼓吹。一鶯啼也。戴顓以為鍼砭。一蟋蟀也。道實以為簫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三君之胸次耳。

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中間。養了多少精神。既不作偏。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災厄。

擇執錄攝生類

卷九

十三

彭祖曰。道不在煩。惟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無煩。形勿極。而兼之以薰引。行氣不已。可得長年。

人誰能無慾。但始則淡薄。次則念雖起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棄念。斯為工夫耳。古歲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選勝怡神。未必逍遙閒曠。

卽屏塵絕俗亦是刻刻波波須知能享則眼目卽爲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是空寂

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右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華白裹不如獨卧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官可以增壽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嘗護氣

擇執錄 攝生類

卷九

古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諸此也

古人云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囂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逐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番則心地平穩一番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試思楚漢劉曹不過一場閑氣此悠悠之徒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

心地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緊要一過清涼矣當樂境而不能享者必竟福薄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真修之士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憂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難俟如欲任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卽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抽討物外之間身夷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淪茗焚香魚魚雅雅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擇執錄 攝生類

卷九

古

懶可卧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以養花之情自養則風情日間以調鶴之性自調則真性自笑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薛文清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今人以得嗜慾爲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與

惺然錄

書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民之所亂亡喪德者。此聖人防民之沉湎于酒者至切也。昔夏辛商受之喪邦。稽康阮藉之喪德。蘇易簡王全之喪生。莫非酒也。故范曾公質曰。戒爾無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慘類。古今傾頹者。歷歷皆可紀。其言信哉。自警編

酒之流禍。聖人所深戒也。然自昔賢豪亦每寄情於此。或名爲太和湯。或名爲忘憂飲。或稱歡伯。或稱紅友。其曰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若有深契焉者。此其意豈在酒也哉。彼蓋有所託焉爾。故觀於酒誥。則知古人防患之遠。觀於

擇執錄

卷九

五

酒頌。則知古人託興之深。嗚呼。士大夫豈能絕酒耶。惟勿溺於酒而已矣。孔子曰。不爲酒困。孟子曰。惡醉而強酒。聖賢之訓。所當三復也。新知錄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賜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者。罰金有差。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國家湛恩汪濊。無群飲夜飲之禁。而世之不檢者。往往沉醉。麀藥卒至亡身而喪家。則酒之毒亦甚烈矣。慎德君子。獨不能一節之乎。東谷贅言

綰繳繁而鳥翔。綸竿叢而魚逝。故情不可極。慾不可窮。達人

內篇

以道馭情。以理勝慾。其庶幾乎。淫穢一事。極能損行。實倫。獲罪最重。故陰律謂淫人妻女者。得絕嗣報。可不戒哉。感應篇

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慈東坡

關中隱士駱道耕。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右。夏至宜節色慾。冬至宜禁色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色慾四時皆損人。

擇執錄

卷九

七

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爾。自警篇

內詮曰。人不斷淫慾。猶蒸砂爲飯。雖有千劫。只名熟砂。謝上蔡謂有子後。一點不宜漏洩。每見世人論此。便目之爲迂。而間亦有以爲然者。終非談虎色變。余嘗卽而譬之。夜間燈油滿盞。或一鼓而油盡者。必是燈草加多。或延至二鼓三鼓。以及終夜者。必是燈草加少。故欲此燈長久。只宜愛惜盞內之油。則燈亦可盡夜矣。噫嘻。人自情實既開。或有茂年中年而死於色者。皆不自愛惜者也。肯知愛惜。則元精日固。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益壯。壯者益強。自可



長生久視矣。是以古人於此。恒有節度。如伊川以忘身徇慾為耻。雖至七十。而筋骨無損。亦非明驗哉。世之沉溺者。如牽牛往屠市。步步近死。而猶恬不知畏。反以此說為迂甚。至懸信房中秘訣。或手按尾間。或飲伏却藥。以閉其滯。俠之稱謂之曰不泄。豈知善牧畜者。謹饗勤於未放。善養生者。謹思慮於未萌。若欲泄而不泄。他日未有不成奇疾。而乾枯以死者。吁。膏燭以明。而自煎枯木。抱蠹而自朽。世之人。何不自愛惜也歟。延陵氏

擇觀錄 補生類

卷九

九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應璩詩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急病。噫。濃之為毒。甚矣。吾以一味藥解此曰淡。

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坐活地獄。更說甚麼銅床鐵網。刀山劍樹也。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

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嘗溫耳。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揖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教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李改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自心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擇觀錄 補生類

卷九

九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百二十歲矣。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葢。敗屋數間。室中卧榻。外無長物。對客多靜坐。寡欲之說。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南峰公嘗微服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但平生不好色。不識穀。不爭氣爾。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得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曰。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公之疾。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

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公此疾亦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汲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

擇義錄 生類

卷九

子

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節之。則腎水自然滋身。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恍然如失。

隱逸類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溪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剽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起。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美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美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

擇義錄 隱逸類

卷九

子

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來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撥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弄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鶴林玉露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烟霞往來。冒炎

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醪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光。鑪烟茗椀。野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銛蜜者何若。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疎簾清簾。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只容屐齒。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

擇執錄 隱逸類 卷九

三

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淖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况味如何。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曾隨騎馬人。

長亭煙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雲。紅塵不到。逍遙時有牧樵人。

三徑竹間。日華淡淡。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風雨蕭蕭。亦幽人之好景。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四月有新筍。新茶。新宛豆。新含桃。綠陰一片。黃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擇執錄 隱逸類 卷九

三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奔走衣食。娶妻交誼。親不及養。子不及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耕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著鄰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為樂不減真僊。何者。富貴足云。

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

稻嶼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  
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何必溪山蕭然大寂門外卽市廛喧囂百丈矩垣辟荔限之  
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幽人耳卽偶入耳亦不得入  
我丹元府輒有信風吹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益有八德不責奇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  
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開曲直不徵文通不談仕籍如反此  
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閨洞開凡簾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  
搖執錄隱逸類 卷九 廿五

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荆問水天涯韻士高人丁飭佐觴品  
外澗毛溪敷主之榮也高軒塞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  
勢驚神震鬼登造紫几珍奇罄地窮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溪所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莓苔  
東風昨夜送春來繞見梅開又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  
猶眠不是神僊誰是神僊綠陰深裏畫鳴蟬捲起珠簾放  
出爐烟秋云一庭疎竹閒芭蕉風不滿滿雨便滿滿木樨  
香裏卧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云歸來幽興逼人清

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  
經

山溪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  
返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嗅味恬淡非檀麝  
之香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  
造化機緘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撫  
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卽是畫中人物遠聽山村茅屋  
傍午鷄鳴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丘尋壑更出世外幾會  
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擇執錄隱逸類

卷九

廿五

簪冠革服逍遙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僂辱亦無由加諸  
吾躬今世視此簪冠一似貨平天冠於市上皆笑而却走  
人棄我取以入清供

賦歛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蠲海月山雲是以藉  
草斑荆安穩林泉之興披裘拾穗逍遙草澤之癡

推窗卽見花柳出檻盡是山溪童子忘漑灌之煩闌人無啓  
閉之擾眞浮衍以自適洵塵氛之不振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則山鹿溪鷗  
鼓吹則水聲鳥嘯毛褐爲絢綺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

讓侯歸帶葉柴門奚輸甲第

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

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真趣。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閒望。見綠疇麥浪。曾層。與湖頭烟

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

扶筇散步。覺數年塵土肺腸。俱為洗淨。

予行役關西。由陰漢于午谷山行。崖壁截巖。林木蒼鬱。見水

滋一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過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

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

擇執錄 隱逸類

卷九

其

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為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

百不關。一叟對曰。濟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

租吏。不見縣大夫。子乃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爾道

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雞鵲餌之念。洗滌未淨。

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

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

損者人心爾。豈道心哉。鶴林王肅

窮居而隱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

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

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

韓昌黎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

與。是以脩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也。王壺水

莊周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王公大人皆不

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

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

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掉尾塗中乎。

擇執錄 隱逸類

卷九

其

大夫曰。寧掉尾塗中。周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

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

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犛豚。其可得乎。遂終

身不仕。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

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其賢。遣使

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

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老豈違之哉。

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

自食親續以爲衣食飽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金斂妻戴維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蛾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僊云

陳仲子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攜妻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大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

擇執錄隱逸類 卷九

六

夫子之喪厥軀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懃懃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

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溪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擇執錄隱逸類 卷九

六

龐公字元振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鼈穴於溪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詣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嚴君平隱居不仕常賣卜於城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蜀有富人羅冲者問曰君何以不仕

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謂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常宿于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今我以子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摩挲摩挲。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榮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唐白居易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車。且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

擇執錄 隱逸類

卷九

十

適野。弄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醪。又飲數盃。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醉吟先生云。

杜生穎昌人。不知其名。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

爾問其所以爲生。曰。唯與人擇日。及買一藥。以具饌。粥。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爾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快快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鳥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繫。良可恥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興至。幅巾野服。

擇執錄 隱逸類

卷九

十一

任意所之。既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掉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而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裕曰。先生澡身浴德。若此。盍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

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使裕反其所鼓枹而去

孔淳之字彥溪晉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顓等共爲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既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擇軌錄 隱逸類

卷九

三

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舉不第棄去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雖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裴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識僕耶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爲逃入灞陵山中

梁陶弘景脫朝服住神門自號陶隱居梁武與之遊及即位屢聘不至唯書山中一牛飲水草間一不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朱桃惟澹泊絕俗故棄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逼署卿正姿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

擇軌錄 隱逸類

卷九

三

朱居士僑也爲粥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晉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爲蘇雲卿蘇雲卿爲活有暇則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則及浚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聞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師潛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



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密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真几上。乃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扁戶聞然。排撻入。則封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遁矣。

擇執錄 隱逸類 卷九

五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終身不出。

與宗東封。待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妾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嘆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顧況志尚疎逸。有時宰相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以籠中鶴。東望

滄洲一聲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園圃之勝。無處不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幽亭邃室。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慙。頃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款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

擇執錄 隱逸類 卷九

三五

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碩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明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爲何如耶。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慙色。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幽暗。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齊王罔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淳化中詔起神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棄汝。溪入窟山。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硯。與放轉居窟僻。人跡罕至。

擇執錄隱逸類

卷九

主六

魏野當真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旁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閒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帝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圖种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旬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顧長孺有隱操。與碩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擇執錄卷之十

古代誠卷王家啓編輯

好名類

編於附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程子

務偽不長。喜虛不久。

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

嘉言集

擇執錄好名類

卷十

一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胡敬齋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

嘉言集

不求自嫌。只在他人口頭上討箇好字。終不長進。

莊文敏

炫才則嫉。炫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總權。

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正。其外與以達。其底幾乎。

照心亭

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

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喪實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與則實喪。至名與而無害生喪實之患。惟有德者能之。節子

名者實之表。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耻也。蓋善人君子之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

身之大笑。貽之於他人矣。日新要錄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忌。名盛則責望備。稍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蚤衰。非罪而得謗。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昨非卷

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汙。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愿之徒何足取哉。理諱

古之人脩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已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智。舍則愚。

田況曰。名由實生。非徒好而自至也。薛季宣曰。人若爲社稷計。惟恐其不好名。魏掇曰。使人避好名之嫌。爲善之路絕矣。蔡襄曰。好名非忠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然則名果可好乎。愚謂名可成不可好。成者無心於名。而名常得好者有心於名。而名終失。何也。成名者聲由實茂。名與跡符。稱之無溢詞。當之無赧色者也。一有好名心。則必飾

外而違內。檢顯而失幽。夸已而凌人。勉鉅而忽細。售始而隱終。甚且以厚貌暴瑣。深情匿瑕。計微要直。苦節沽廉。矯

激賈忠。抗整攘勇。慘刻銜貞。雖至犯君父。冒刑辟。傷國體。耗元氣。而不顧者。皆好名之爲也。有識之士。至謂好名之弊。甚於好利。蓋利者其品卑。其跡濁。人易指而摘之。好名者其品似高。其跡似清。人難非而刺之。好利不可以博名。好名終歸於媒利。好利祇禍構於一身。而好名且禍釀於天下。故名不可好。甚於利不可好也。彼謂好名之非熾者。良有所爲。果且徒名之爲好。而以好名率天下乎哉。

楊子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矣。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又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夫實者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排難救急名類 卷十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段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博。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後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歎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陸子

吾人爲學。大抵猶是近名。故於人不知已處。不能甘受。嘗有

表白之意。又恐形迹疑似。足以損傷名節。故於事多隱晦。修補雖所當爲。亦多避嫌不敢承當。此病根甚深。在文獻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雖以美齊之清誇人。吾有么麼之德動。雖以孔顏之德誇人。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已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汙。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嘗。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今人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氣揚。登壇目無先哲。偶嬰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龍比人物。以爲丈夫事止此耳。頭頂綸中。手揮玉麈。慷慨自許。不曰隆中卧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于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僞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衮。見色豆羹。反念自觀。能無深思。

排難救急名類 卷十

人能操無幾上之心。則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上蔡謝氏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  
已有之私故不矜 薛文清

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  
道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薛文清

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恠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  
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稍有所見。即思壓人。或  
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申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  
擇北錄 好名類 卷十 六

文敏

有等淺衷輩。驟享富貴。便自驕恣。非欺侮同類。即奴隸鄉隣。  
往往辱人而上之。豈知富貴賤。數實輪轉。閱閱名裔。寢  
微即同寒族。草茅賤士。崛起便作世家。歷觀古今如此。何  
用求勝。  
感應篇

漢徵處士黃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  
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  
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

曾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  
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之流。遂時折減者。豈非見其  
望溪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謂其士純盜虛聲。張先  
弘此遠謨。令眾人嘆服。一雪此言耳。

陳蕃為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數既葬而不閉。樊樵因居其  
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  
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  
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況乃寢宿冢藏。  
孕育其中乎。詎時惑眾。莫此為甚。遂致之罪。

擇北錄 好名類 卷十 二

殷浩才名冠世。累辭徵辟。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嘗伺其  
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退。  
相謂曰。溪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及為中軍將軍。督揚豫等  
州軍事。北伐無功。糧械都盡。以罪免為庶人。雖愁怨不形。  
辭色然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桓將以浩為尚書令。  
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  
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眾。  
兄安溪憂之。謂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

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萬帥衆入渦。賴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遂以爲燕兵大害。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幾爲軍士所害。詔廢爲庶人。由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趙軌隋文帝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其第中。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謂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齊王好射。引弓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頽愷之好自

擇執錄 好名類 卷十

矜伐。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夫人好人譽。已而爲所戲弄者多矣。苟知譽我者爲戲我。庶几伎可遠耳。

洪景廬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

宋隱士种放沉默好學。士多從遊。詔徵之。其母恚曰。勸爾勿聚徒。果爲人知。种稱疾不起。後見應詔。陳希夷戒之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間無完谷。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後晚節果以飾御之後。遂喪令聞。夫以种

放之才。猶以名勝而敗。况無實沽譽。其得譴也審矣。唐盧藏用。亦以假隱徵累遷吏部侍郎。以坐附太平公主流徙。虛譽亦安可沽也。

杜審言以文章傲世。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曰。彼見我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宋之問武平一諸人省問。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我久壓諸公。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其矜誇至死不悔。爲人所惡。

擇執錄 好名類 卷十

九

吳門劉生往弔鄒錫山。客叩之曰。來何暮。生曰。昨泊舟與顧殿元聯吟。至丙夜乃息。是以晏耳。少頃顧至。生不識。遽問何姓。客曰。此君昨夜聯吟人也。一日與人遊惠山。生所携扇書華光祿詩。而光祿適先在。生亦不識。以扇示之。光祿曰。此華某作耶。君安自求之。生曰。與此公交二十年。何事干求。曰。身即華某也。人傳笑之。遂不齒于人。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舉索亦可識。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邵亦歸于袁。因起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慚色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一夕暴卒

謝晦為荊州都督每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始有慚色

優薄類 忌刺附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聞人談道德古今輒喧譁攪擾見人有才華聲譽隨嫉妬擠排其不肖可知矣

局外而嘗人長短不留此餘地試易已當其局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訐而快已舌鋒鏤影彫形務令事事迫真試易人肆其誣未必能安意順承

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

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達而遇子產則不毀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毒手後之誦法孔子者當以此為殷鑒何者古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執政乎况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無言責頃啾啾而橫議乎迨宋南渡以後此風猶競卷堂有文畢竟何益今朝廷深懲此弊豎臥碑於學官戒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氣如保處子意深遠矣

東谷贊言

惟集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

僻銷刻德義替裾徒在。所養何殊。嘉言

嫉妬者凶軀之害也。譏謗者斷脛之兵也。

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同天地所不容。

嫉良善如仇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大則覆宗。

君子隱惡揚善。小人則忌人之善。而多方蔽之。不知天道福

善。積美必彰。一人之口。安能盡易衆人耳目。終廢天下公

道。祇自旌其心術妬害耳。

人有醜形。或偶誤。或不幸。言之已傷。患厚。况形容宣揚。人何

以堪。無論其報復如何。所損陰陽。不亦多乎。

釋執錄 銀薄類

卷十

三

人有陰事。衆所未知。乃訐發之。俾無所容。最爲險毒。俱感應篇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欣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

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

耳。

方其困時。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乞其得釋。則揚揚

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入室之戈。已操曉中所觀

益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御絹以投。書生之龍。捫珠以

報。異類知感恩。況於人乎。吾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

也。

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

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貴。人不勝我。固可相安。人或勝我。

亦非尊我。所存即尊我。所有亦或我。命應得之。操心毀壞。

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否。所非卷

承舟而遇逆風。馬阻首途。起如念。不知彼自處順。於我何

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息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

大率類此。

張率爲賦。頌虞訥。見而詆之。更爲詩示訥。託名沈約。訥便句

句。嗟稱。人情輕所見。重所聞久矣。子雲之解嘲。亦多事歟。

釋執錄 銀薄類

卷十

三

悠悠者其言焉。足爲有無。

祝期生爲人。儼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

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富者謗之。官

則訐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

之。晚年病舌黃。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

七次。痛苦難言。竟至舌枯而死。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

見用。顰頭鼠目。輩乃求官耶。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

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



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為故舊。介甫嘗戲拆貢父名曰劉攽。不直分文。貢父亦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石。無一真是如。下交亂真如。上頸誤當字。介甫啣之。

到澆之祖彥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澆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澆輒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澆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澆聞而浹銜之。又澆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糞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

擇執錄 獨薄類

卷十

十四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嘗見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餘皆冒聲啞。偃僂顛覆。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

人狀元及第。官翰林。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窑盃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有言及九例未當者。王偁孟揚言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簾桶都料。得不有悞耶。

秦人有申生。饑餓于燕。饒生塵矣。權貴人移粟起之。且薦於上。以漸至於言官。權貴人勢衰。申生輒背去。別附相國相。

擇執錄 獨薄類

卷十

十五

國惡權貴人欲劾之。申生久與之游。甚習。遂歷陳其陰事。疏已。往告權貴人曰。相國將不利於公。予雖同列。弗能獨沮。即沮不過以死爭。於公亦無益。爾奈何。權貴人曰。子幸告我。是弗後我昔日之心也。於是悉出寶貨於庭。期為賂免。申生收以歸。越三四日復哭而往。權貴人問之。弗答。益加慚。權貴人大驚曰。將赤吾族耶。申生乃徐曰。公哲士。豈不自知。而必俟予言耶。申生蓋利其賂。令之自殺爾。權貴人中其計。自經幾絕。左右救之。獲免。明日疏出。但黜還田里。無他異也。權貴人上馬去。連呼申生之名者三。自是燕

人無不穢申生之行。未幾其身見殺。

宋聶崇義能文好嘲。但人有醜非巧造諛詞。即暗揭通衢使不可復掩。竟坐謗政。貳死。登州。棄道傍。

章齊一好作詩歌謗人。一詩成。醜態畢彰。甚至破人婚姻。離人眷屬。因得惡名。舌出如拔死。

唐嗣聖中。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片肉上表奏之。明日則天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則天曰。何處得肉。德叩頭伏罪。則天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

擇執錄

擇執錄

卷十

十

唾其面。

宋安庭栢善於迎合。既以言入。因以事構之。雖至親一為所間。立生仇讐。李中甫兄弟同居無間言。庭栢挑之以釁。為至爭鬭。蔡掄張義中表相善。以聽信庭栢。不終其好。後庭栢以事至他境。兩頗生瘡。妻孥皆不及相見而死。

樊立王揆同官交好。揆嘗作諷諷時政詩。憲漕怒。捕立及揆。立乃取揆平日談話賣之。于是揆坐謗訕。削籍遠竄。立以告。發免。且加秩。其諛詞中有為友者不亦難乎之句。時人

薄之。

侯元功形劣。初領鄉薦。人以其年長貌陋。不之敬。輕薄于於紙上。畫元功形引線放之。元功見之而笑。題詞其上曰。

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處蟠官兩

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紫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輕薄兒皆愧不敢見。

唐楊炯恃才簡傲。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或問其故。炯曰。今之舖藥。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還是驢也。無才學而衣朱紫。與此何異。

擇執錄

擇執錄

卷十

十七

宋尚書郭贊。初作賦有聲。時同學李勉。忌而謗毀之。由是連上不遇。後贊竟先及第。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克選。詔下日。勉愧悔。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追還。遂得第。可見謗無損于人。祇自彰其薄耳。

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官錢數百萬。未幾罷去。羣小興謗。自判以下皆不肯書簿。公當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去後計之。豈長者事乎。一坐大慚。

新昌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貌然皎厲。筮仕得巖邑。瀕行謁

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妄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爾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潁州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州人侍郎某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

擇執錄 卷十

卷十

八

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爾侍郎聞之遂不割碑

僧侶類 條附

錦衣王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綺綾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目覩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續自警編

風俗奢侈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惺然錄

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慶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省心詮要

擇執錄 卷十

卷十

二九

廣津作相時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李昌燮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粉錦靴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泉水自京至常州置水遍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盛水養魚自給羊樵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連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頓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

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賦。韋陟羞備珍奇。厨中所棄猶置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意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而不飽。獨非吾屬毛鷄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蒙。究皆禍不旋踵。豈特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昨非巷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蒸肥美異常。帝恠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執綉金翠。而絲竹聲執錄。借後類。卷十

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堆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

唐乾符中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難食。及被寇。財產標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餓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于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為。豪士慙而無對。

唐號國夫人。創合歡堂。費萬金。堂成。工人微價外。更邀賞。役

以絳羅五千段。工人唯而不頷曰。平生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蟻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亡一物。即不取工直也。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畧無所傷。既撤。凡觀之。皆歎以木瓦其製作精緻。皆此類。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闔扉脫驂。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則溷間。燭淚成堆。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鉞。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鉞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過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票然若高秋。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樞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憾笙歌無妙曲。

梁魚弘語人云。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當道。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伯帖柱。琉璃沉香為飾。夜

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劉邕好食人瘡痂。於南康國吏三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通鞭成瘡。以給膳。

宋南陽王取蠍五斗。置浴盆中。令人脫衣受螫。以為樂。呼號之聲。徹于心肺。陳元光宴客。怒行酒者殺之。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俱攫喉而吐。

張易之為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表裏皆熱。乃死。昌宗活欄驢于小室中。

事紀錄 卷十

卷十

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板釘入地。縛狗足于板上。放鷹鷂活案其內。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斃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扶心取肝。斬首通都。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薺。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

預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薺是搯韭根。難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果然。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杜巖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巖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巖乃嚼吞之。巖謂是情人所寄。命割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巖看嘆曰。吾不意忽

事紀錄 卷十

卷十

三

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亦死。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為不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持齋相慶。崇歸又徵持齋錢。

擇執錄卷之十一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善惡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此吉。從逆。出。准。影。嚮。書。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而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繫辭。

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

善不可失。惡不可長。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左

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道隨之矣。善以自益。必以自損。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求名。且以遠辱。孟子

終身行善。善債不足。一日爲惡。惡自有餘。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人有正理。必當爲善。而不可爲惡。天有常道。爲善者必佑。爲惡者必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殉荒札瘥。皆在於此。是故君子謹其獨。

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必不安。心不安禍之源也。天下事皆起於心。禍福之理。宜於此求之。

人生天地間。大率三等。其六合爲一家。萬物爲一體。盡得人道。完復天初者。曰聖人。無善無惡。逐波隨風。生無世益。死無後聞者。曰衆人。縱欲恣情。賊仁害義。天理滅絕。良心喪盡者。曰凶人。凶人爲不善。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指五尺之

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爲盜。未有不戇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爲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而天下之穿窬劫殺。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艷。一旦爲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故一行之失。卽爲躊躇。一言之謬。卽爲桀紂。非便爲躊躇桀紂。而躊躇桀紂之所從來也。諺曰。換却一念。乖距可變。是故爲惡。非天爲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曹。以善爲性之當爲。惡爲理之不可爲。爾未必吾聽。若夫爲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

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爲一不善。而此心愧作。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灾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失。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孺子亦莫不然。是人人皆知善之當爲矣。獨奈何棄身於惡。而蹈此百凶乎。余衆人也。每徘徊於歧路。夫一此向九天之上。安樂萬端。一岐入九地之下。憂危百種。左足右足。願與二三子決擇之。

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有餘。吾輩其念之哉。賓退

作德日休。爲善最樂。黃山谷嘗手書此八大字。以訓示子孫。人見其字。皆珍襲之。夫山谷去今世遠矣。而世人得其手墨者。味加寶玩。豈非賢人之立德。足爲千百世之矜式耶。

續自警編

吃菜而有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

釋義錄 善惡類

卷十一

四

雖鬼神亦汲汲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王陽明

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子細思量。天地不錯。

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漢昭烈

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善。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灼艾集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視

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避惡如畏。蛇蠍。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故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邵康節。

楊子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恠。予曰。害盈福謙。鬼神所司。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善則降之百祥。惡則降之百殃。此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恠者。

擇執錄 善惡類

卷十一

五

雖然。必瞰於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於暗室之中。謂人莫我知也。豈知冥鑒孔昭。恒在茲哉。東谷贊言。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殞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王陽明

凡人有勢不可倚盡。有福不可享盡。貧困不可欺盡。此三者。天地循環。週而復始。故行善者福雖未至。禍自遠矣。行惡者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

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己。切宜戒之。應驗錄。

李文正公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御榻側。酌御樽。上手選珍果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耳。

元城劉器之。挈有善行。家居。人皆謂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到泗州。不見大聖及卒。耆老庶士。以至田夫野女。莫不持香誦佛而弔之。香價頗爲之貴。

邵康節自號安樂先生。名其居曰安樂窩。且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杯。微醺卽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相驩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畱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

擇執錄 善惡類

卷十一

六

皇甫湜剛狠。使酒難近。落魄東洛。裝度保釐洛宅。辟爲從事。湜每患詬晉公舍之后。以手指爲蜂螫。遣人箕歛蜂窠。以積於庭。搗爲泥。又命子錄詩。偶誤寫一字。遽大怒。索杖不得。喘其臂流血。未幾暴卒。

吳庠有二生。齋詔於福山。巡司楊集爲之副。故事有贈款金。



二生恃強擅有之。祇與楊食品。楊向江頭獨步。二生竊尾聽之。楊以江水濯手。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也。二生怒。推楊入水。幸在淺灘。兩手拒入沙。因於沙中獲一銀餅。其數與例贈倍之。楊赴袁忠微相。謂其聲貴而貌不稱。後楊每積善。後中會魁。

元自實恨繆某負德。鷄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菴。有軒轅道人者。晨起靜坐。見有奇形充狀之鬼。握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佩。擎幡擁蓋。百十相隨。軒轅意其死也。明往問之。無恙。軒轅曰。今早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歸耳。軒轅賀之曰。子將有厚祿。子所爲神明已知之矣。

唐蘇成性頑狡。不爲善。每於往牒中。所著美言懿行。必指爲飾說。見人脩善果。必誹笑之。年三十。貧苦。身漸縮小。遂變爲犬。經歲乃死。

徐文靖公溥。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甌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則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相半。久之黃者乃多。

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釋道欽與劉晏譚禪。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禍福類

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生。

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生。

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所以人心起於善。

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人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

擇執錄

禍福類

卷十一

九

禍為福也。感應篇

毀譽受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

施小德者受小福。施大德者受大福。施大而受小者。安。施小

而受大者。危。施而不受者。昌。不施而受者。亡。

無與禍隣。禍乃不親。

作福不如避罪。避禍不如省非。

德積則福生。怨積則禍至。積愛成福。積怨成禍。

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

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楫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

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霍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

淫乎。爭毛角。入之。無。無。無。

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利害。惟

聖人深識倚伏。知害之為利。而利之為害也。文選

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

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

財而無患。皆名言也。則陽錄

慶者在門。吊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故曰。禍兮福所倚。

擇執錄

禍福類

卷十一

十

福兮禍所伏。無。無。無。

人為事逐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

故也。省約書

人之為人。貴乎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之小人。肥馬

輕裘。鼎俎而食。以為富貴有福人也。而不知蠹政戕仁。欺

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夫稔惡於冥冥之中。享祿於

昭昭之地。得罪於天地鬼神。而懵然不知者。非福也。乃禍

也。是故。惟涉世之君子。不以崇高富貴為樂。恒以蠹政戕

仁為畏。新要錄

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譚

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文子

擇執錄 禍福類

卷十一

十一

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徵也。

所謂善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感應篇

貪人好聚財。財多還害已。散之則福生。聚之則禍起。釋典

有日者謂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

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算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乎。鶴林玉露

塞翁亡馬。人皆吊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有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折髀。人吊之。翁曰。又安知非福乎。後兵出丁壯者戰死。其子以折髀得免。君子謂塞翁識倚伏也。文選

漢高祖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潛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潛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

擇執錄 禍福類

卷十一

十一

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野客

光書

鄧騭惡虞詡。使長朝歌。而詡卒。平寔李梁冀惡張綱。使守廣陵。而綱卒。降張嬰。是禍之反成之矣。然亦是二克仗倆有盡。後世權奸。不更以三科罪詡。通盜論綱者幾希矣。抽史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二十

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而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己維肖。問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輔公祐據江寧。反。命河間王孝恭討之。孝恭自荊州起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盃中之酒。執錄禍福類 卷十一

血乃祐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後果然。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哭甚哀。乃呼曰。嗣宗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郭璞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年。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廁。欲作法攘禍。爲人見而破壞。其數有不可逃。又如此。

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方起。恐及禍。乃詭薦其友范鋼代。於是鋼知永安。緒解任矣。至盜破永安。鋼舉家遇害。未幾緒赴調臨安路。逢強寇。亦舉家遇害。

### 果報類

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殃。

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善惡因也。禍福報也。人報其陽。天報其陰。

爲善者未嘗不報也。不以其實。則以其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

小人不知天命。寤則濫矣。其心必曰。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也。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爲惡。

擇執錄果報類 卷十一

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日新要錄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所不及見。即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常事。不察其大。迺吉。大逆凶。眞聳動人。若是可信乎。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昨非菴

人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之怪。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蔡虛齋

張機者困於機設險者困於險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閒中檢點平生事靜裡思量畫所爲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太康以淫於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羿亦通紅嫂女岐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

舉義錄

果報類

卷十一

十五

出走竟以無驗被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甕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於孫秀也亦紹亂不甕曹操之盜漢鼎能欺孤兒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紹取寡婦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畱之而紹以遺及虎之病畱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紹以畱甄后之死郭后棟室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棟室其口朱溫令蔣暉殺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弑溫溫亦走繞柱劍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古今之事報之速

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溜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陰陽之報善人如雷霆之擊不善人不必周盡也天道洋洋時露一斑乃似盛德人偶露機穎耳秋濤

距之壽顏之夭人謂天道無知也雖然使天道而有知將奈何將賞善誅罪日銖銖而量之乎則天亦苛細矣簡髮而櫛數米而炊雖以治萬家之邑猶不可而況天治萬物乎不汶汶不足見天地之大也不漠漠不足以寄大道之神也秋濤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

舉義錄

果報類

卷十一

十六

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即在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

野客叢書

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陽方便之事每日隨吾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即傾心爲之日久所積自多天地

鬼神亦必默祐。若暗計害人。自爲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甚矣。況冥冥之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愚得

龔慈菴嘗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

者亦憤憤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慧。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愚按。天不慧。性有記性。元人盧疎齋有是語矣。龍潭此答。豈祖述其語耶。抑所見暗合耶。雪亭

雜言

小人豺狼成性。虺蜴存心。徒知取快一時。不知天道好還。不

爽一線。未有不反中其身。追悔無及者。世之慘惡之徒。縱

擇執錄

果報類

卷十一

七

不爲他人謀。亦不爲自己慮乎。月鏡

蘇不韋。漢之義士也。段熲以私忿殺之。而熲亦見殺於陽球。

王昌齡。唐之英才也。閻立曉以私意害之。而曉亦見害於

張鎬。宋胡銓之竄新州也。州守張棖誣其怨讎。編管海南。

棖因得擢提舉。由是英州守倪啓。開風効尤。亦捕洪皓家

奴釀成其罪。夫棖啓之與二公。豈嘗有宿怨哉。不過惡顯

融之會。希賊檜之旨。借此以圖臘進云爾。豈知東方至官

一日而卒。啓之狡計未行。而身已先死。二公流離貶所。終

獲無恙。且也名垂青史。至今有聲。是則善惡顯若。天網一

何密乎。甚至章惇。權士豪爲轉運。將使之殺劉元城也。未至一舍中夜而斃。其驗尤速。其事尤異。此皆惡報之明鑑。非直破千古肝膽。月鏡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

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

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

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況作

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

嗣。丁謂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日新要錄

擇執錄

果報類

卷十一

八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

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我從其治也。後與秦戰於輔

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顛而顛。顆遂獲杜回。夜

夢人曰。子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

也。

衛鞅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弄刀於道者被刑。嘗臨渭

論囚。渭水盡赤。又嘗坐秦民之舍人無驗者。及孝公薨。公

子虔告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

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始嘆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奔

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李斯與韓非俱事荀卿。自知其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  
恨不獲見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其  
寵。諸之下獄。又以毒藥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  
斯為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識者以為好還。

宦者趙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而以富貴求保說李斯從  
之。及胡亥酷虐趙高竟誣謗李斯下獄。腰斬咸陽市。夷三  
族。趙高尋為子嬰所誅。亦夷三族。

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因姊得官。治敢行。

擇執錄 果報類

卷十一

十九

少蘊籍。父為南陽太守時。寧成家居。縱至關寧成側行。送  
迎。縱弗為禮。至郡。遂按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罪。南陽吏  
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縱至定襄。掩獄中重罪輕繫  
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  
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於是郡中皆不寒  
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  
專以鷹擊為治。卒以廢格沮事棄市。

王溫舒少文。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後傷  
甚多。及為河內守。捕郡中豪滑。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

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贖。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曾  
春。溫舒頌是。數曰。今冬月益寒。一月足吾事矣。為中尉。善  
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能動。雖貴戚必侵辱。溫舒  
治。大抵盡糜爛獄吏。行論無出者。數歲。人告溫舒受負。騎  
錢。及諸惡事。罪至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  
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今溫舒罪至同時  
而五族乎。

嚴延年陰鷙酷烈。為河南太守。巧為獄文。所欲誅殺。奏成於  
手中。每決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為人。見以鳳

擇執錄 果報類

卷十一

二十

凰褒賞。心甚不服。而已所治河南。又有蝗。遣府丞按捕  
歸。以實告。怒之。丞恐見中傷。即上告延年十罪。事下御史  
。竟坐怨望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任。適見報囚大  
驚。便不肯入府。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  
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見昆弟  
宗人。復為言之。歲餘果敗。

于公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公閭門壞。父老為共治之。公  
曰。少高大吾閭門。令容車馬。吾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  
果為丞相。封侯。孫永為御史大夫。

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殷仲文遷東陽太守性貪縱多納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及桓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日照鏡不見其面未踰時與其弟竝伏誅。

劉毅為荊州刺史時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為沙彌因竝殺四道人後夢見僧云君何以枉殺貧道已白於天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羸瘦後宋高宗征毅毅敗夜單

擇軌錄 果報類

卷十一

三

騎突投牧牛寺。寺僧曰撫軍昔枉殺吾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空來此主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遂出上大樹縊死。

楊旬唐大曆中任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旬有子年二十三入試夢神告曰汝陰德有感汝子必貴須改名楊椿旬既得夢果改名中第六次年赴省試椿自夢神曰題是行王道而王試之日果然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請旬賜坐令解職旬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畱得三箇怪囊

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個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諱謝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正為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筮行太上感應篇十種益利旬之男今日奪天下魁皆旬平日奉公行善之所致也敢去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

擇軌錄 果報類

卷十一

三

鞠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炙之如興法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沉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詔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矣。

來俊臣殘忍荒惡神龍中拜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之前後坐族者千餘家羅告衣冠誅斬不絕時於麗景門置制獄但入者百不全一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



例竟也。其訊囚諸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猶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其後事敗棄市。國人競割其肉。斯須而盡。遂族誅焉。

有魚保家者。乘天后盛開告密。乃請鑄銅為軌。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王弘義亦以告變授遊擊將軍。拜御史。與來俊臣共事。坐流嶺南。妄稱救追胡元禮按之。義詞窮。乃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曾任御史。禮任洛陽尉。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死之。

李昭德宣出一敕云。自今以後。公坐徒。私坐流。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財。奏與三品。後萬榮據榮州反。貨求事敗。煩經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賊斷絞。

張楚金奏反逆人。特赦免死。家口即絞斬。及配沒入官為奴。輩等並入律。後楚金被羅織反。特赦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斬。妻子配沒。識者謂為法自斃。所謂交根也。

崔日知為京兆尹。所轄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畧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催

求與妻子別不得。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遠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問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為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路巖為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不數年。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之榻也。薛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為之形。如木櫃。擯以鐵鉗。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因素用法慘酷。送至軍前。士卒鬻食之。

梁武帝將受禪。有其志而未發。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之。衍遂篡。後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請道士。奏言禪代不由己。竟舌爛而死。

明皇初行節儉。天下富饒。後惑志於邊功。及神僊。費用不貲。宇文融始為帝言。郡縣戶口多隱匿。又逃亡浮食。避徭賦甚衆。請加檢括。而清逃戶。美田。以佐國用。於是遣融充勸

農使覈田。而置判官十人。分行天下。括正丘畝。招徠戶口。州縣承風旨。張虛數爲功。得亡丁八十餘萬。田稱是。而百姓愁苦。起爲盜。已融領汴州河堤使。又建白墾九曲故地。爲稻田。收息入官。典役紛然。而得不償費。召入鴻臚卿。兼戶部侍郎。坐盜官子錢巨萬。流嚴州死。

趙晉病困。遣人詣上清宮。醮謝往咎。道士爲公叩幽都祈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冤累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告。公曰。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

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卽知是秦王。心下事豈可打過。

盧多遜爲相。每毀趙晉。遜父嘗曰。趙普元勳。而小子毀之。能無及乎。吾得蚤死爲幸。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晉諷之退。不能決。因廉得其交通秦王事。下御史雜治之。削官流崖州。徙家屬於遠裔。多遜既赴貶所。食於道傍。有逆旅嫗。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感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爲某事。不從。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多遜者。妬賢怙勢。終

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之。

後唐劉延朗。少帝時。常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符。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嘆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爲何人所取。遂爲追兵所殺。

丁謂爲相。貶李迪於衡州。寇準於雷州。必欲置之死地。初擬準崖州。馮拯曰。崖州再涉風波。乃改雷州。後丁謂敗。遂貶崖州。有以詩送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丁謂道經雷州。準以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天道報復。安可誣也。

章惇爲相。謫蘇轍於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完治。以餽券甚明而止。後惇貶雷州。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遇於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克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

判官。驅車速赴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候明早奏行之。四更忽疾作。數日而卒。檜父爲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立祠。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廷評彭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釋執錄 果報類

卷十一

三七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爲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彬之子至今貴盛。翰死未幾。子孫有乞丐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

虞允文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無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允文惻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對補百姓添丁錢。闔郡感激。生子並舉。丁口日增。先是允文艱於嗣。明年雙誕二子。自茲子孫蕃衍。

曹文忠公鼎。爲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爲碩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職專巡捕。左右捕得民間婦女。居於驛。其中一女姿色艷異。若有親就於公意。公奮然曰。處子何犯乎。乃以筆書片紙曰。曹鼎不可四字。書之不輟。至天明。方已。亟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廷對策。忽空中飄一紙墜案前。取視之。有曹鼎不可四字。宛然在上。於是文忠沛然賜狀元及第。

釋執錄 果報類

卷十一

三八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刈。其妻前後孕。男子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着肉鏹。手脚並有肉紐束縛。連絆墮地。後爲縣令。坐法杖死。後和思坐事受杖死時。手足如紐。

楊自慙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頃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陞。俱爲名臣。

元郭承爲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

幾下血數石。經旬亦死。

桑沒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後為并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孤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為報仇。中夜斬首謝并州。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奏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

繼登科第矣。

泗州蔣成屠。右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粽。因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批包。鴨嘴湖遊謀客命。可囑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舉以告。成大色。席散。以二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冤魂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藥。取屍屍於湖。如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陰陽之也。

屠康僖為刑部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遂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

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宣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浚含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貴。是後夫人有娠。生應。頃應。坤應。皆顯官。

宋陳睦爲提刑。有杭州民裴氏。妻夏沉香。斡衣井旁。裴之嫡子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以爲必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

樞密錄

卷十一

三

委秀州倅張濟鞠其獄。濟希旨。竟論沉香死。其後睦還京。師父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僊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求事。邢拒之。不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恐懼汗下。廢食者累日。竟不起。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免。可不戒哉。

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當歲旱糶未既而有雨。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慈道亭。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檢視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羊道生。泰山人。爲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滎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祖送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滎州欲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答云。造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恨。即下馬。以佩刀刺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兄海珍來。又囑決斬之。坐席良久。道生方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燕之。頃盡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燕。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樞密錄

卷十一

三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上木橋甚窄。一女子以探親過橋。失足墜溪中。程遣家童救之。女通身衣履盡濕。程留至家。爲之烘衣。日暮不能歸。令閭中伴之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始聞之。不悅。曰。媳未過門而宿於人家。非完女矣。可急退婚。程使人諭其夫家。曰。汝媳到我家。而我即宿於外。令內子伴之。汝但勿疑。取至家中。若非完女。則我願任咎。豈可以莫須有。累此女一生乎。夫家因取之。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焉。嗣後生子。孀婦紡績教子讀書。燈前常流涕語。其子云。汝讀書若成名。毋忘程孝廉先生之恩也。其子年少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義。必朗誦一遍。拍案叫絕。自

不敢望矣。

鳴得意。七篇完。又讀一過。忽放聲大哭。程隔號聞之。過問曰。兄既如此得意。忽又大哭何也。少年曰。七篇皆極得意。而執意就燈檢視。燈煤焚卷數行。是以哭也。程云。可惜好文字。置於無用之地。何不與我謄之。若中當謝二千金。少年許諾。程果中。出榜之後。少年詣程寓問曰。君生平必有陰德。盡言之。程自反。無他隱德。少年固請不已。程云。我二十年前。曾救一女子之溺。其夫家議退婚。我力任其無咎。得復偕伉儷。或者此一事。差有陰陽耶。少年隨伏地拜曰。先生是我母之大恩人也。因以母燈前語告之。二千金夾不致望矣。

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密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真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扁戶閒然。排捫入。則封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遁矣。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終身不出。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妾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嘆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顧況志尚疎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以籠中鶴。東望

尤之。居積取盈。算入骨髓。不數年累貲巨萬。無何忽遭盜劫。鞭笞炮烙。罄其所有。席捲登舟。盜喜過望。於是縛牲載酒。賽忽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避兵莫能到。不虞舟人截纜揚帆而遁。盜醒覓舟不見。時值嚴冬。凍餒之極。駢首就斃。無一存者。後邏卒偵之。乃見盜屍及蔣氏遺衣在焉。

擇執錄卷之十二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雜著類

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

固念其糟而池其酒。大寶箴

遠非道之財。戒過度之酒。居必擇鄰。交必擇友。嫉妬勿起於心。謔言勿宣於口。骨肉貪者莫踈。他人富者莫厚。克己以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一

勤儉爲先。愛衆以謙。和爲首。常思已往之非。每念未來之咎。若依朕之斯言。治家國而可久。宋神宗

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隱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受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防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

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司馬溫公我歲

閑居慎勿說無妨繞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言語滋味長與其病後方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邵康節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景行錄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暖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多恒久恒久自芬芳崔子玉

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為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方蛟峯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白虎通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

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為惡事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故豈盛世事哉東坡詩言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鷄瀆酒萬里赴吊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宏乎鶴林玉露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謙美德也足恭而媚於世君子恥之是以雅言禮也恭而無禮曰足恭好謙而惡鄉愿知德辨之矣易之為謙傳曰不違則也不違乎禮斯謙謙君子矣謙曰謙謙而為焉聖人之貴謙也若是可不務乎謙謙而為焉懼其過而至於足也故申之曰不違則恭近於禮所以遠恥也燕貽法錄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胡仁仲



至德不妨受垢。至明不妨受欺。倘潔德之下也。雄猜明之傷也。秋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必窮也。窮則不若。背則毀之。是人之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必窮也。荀子

見辱於市人。越夕而可忘其辱。見羞於君子。累世而不泯其羞。此丈夫所當履其道。免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矣。

擇執錄

卷十二

四

其行。免心喪膽落於目瞻耳聆之餘。尹文子

貪不貌富。可以長食。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鷄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貪於家。不貪於身。貪於親。不貪於賓。一不露寒酸本色。翹然自謂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環碧齋小言

聖人立法準於中人。綽有餘地。後人變法準於高士。顧安得盡高士。與之守法不渝哉。

大憲之行。可以治身。不可以治民。可以治民。不可以治軍。

母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母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環碧齋小言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張子

君子之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與之較耳。固人之欺子。淫鑿者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也。彼小人以爲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爲。昧其本心。而自以爲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爲一咲而已。是故含蓄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擇執錄

卷十二

五

言之非難。行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皇皇皇。莫之措矣。殊不知張皇皇皇。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真男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柔。有輕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

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不能齊。吾當平心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之人。何若虛已接物。以爲進德脩業之基耶。世事不可執一。而觀勢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恒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儻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儻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來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憂貧賤。如虎狼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彼而留此。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爲造物者笑。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慾如火。不遏。則燎於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洧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止。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盡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則易。處逆境則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知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情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薄禍生。逆境者。動輒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祐之。故曰。君子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上士達無憂。下士愚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乎。老子動心。欲男女飲食。豈可絕乎。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絕。則未可。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孝之士也。與之交。必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鉤鉗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雖欲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昔甯蘧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定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



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謗。則禍必及已。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實審焉。

群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此詩人不平之意也。然不爲明珠則已。既爲明珠。群沙豈能穢哉。不爲孤芳則已。既爲孤芳。則衆草豈能凌哉。君子自擊道存。無所不樂。小人能掩其德而不能掩其心。能抑其身而不能抑其道。

昔陽城公。爲延齡通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學之有素也。使其繕寫。繁得其情。往告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之省。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十

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人之爲人。貴乎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之小人。肥馬輕裘。鼎俎而食。以爲富貴有福人也。而不知蠹政戕仁。欺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夫稔惡於冥冥之中。享祿於昭昭之地。得罪於天地鬼神。而懵然不知者。非福也。乃禍也。是故惟涉世之君子。不以崇高富貴爲樂。恒以蠹政戕仁爲畏。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夫總而言之。皆松柏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者焉。有可尋

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稱其才者。則工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於是。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世無遺才矣。若夫浮華輕薄之子。大言不慚之人。任以爲治。非惟其人之災。抑亦爲國家之災。

邵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宰。厥後身尸於朝。宗戚於鋒。何耶。不能處富貴也。夫違謙越禮。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至親。居冢宰之位。至富貴也。而不害爲聖人。豈非能處富貴者。不以富貴而怵其志哉。君子未嘗有心於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脩。愈尊崇而禮愈執。非保其富貴尊崇也。知富貴尊崇爲無情之物。易爲孽也。古人云。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被禍。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十一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舍善不爲。謂之自賊。輕諾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

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鞠躬便辟。不足爲恭。悲號涕流。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日益久。人益信之。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碁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疵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辯。一旦緘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其誰不能乎。自古英雄未有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於勇。勇者矯之以至於怯。拂之乃成。順則同功。此類甚眾。難以悉數。卽如荆軻韓信諸人。非世所謂殺人不眨眼英雄者哉。然而勾踐怒叱則隱嘿逃去。市人窘辱則匍伏膝下。非所謂矯勇爲怯者耶。若安石則真能矯法爲勇矣。佛氏亦稱無生法忍。忍之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惜。矯以禮。聖人之過也。人易自高。矯之以下。人易爲雄。矯之以雌。若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未至也。而又何疵焉。實足快

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取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照心犀

詩狂酒狂。才人之膽。無才故狂。本心俱喪。清癖野癖。超士之致。品卑多癖。非乃不祥。唯絲

持賤器者懼其忽過。忽則遺忘。捧重寶者懼其慎。過慎則墜棄。

是故輕生者死。重生者亦死。聖人重以持輕。輕以持重。輕重均則忘。忘則無有。無有則能常有。何之于

居古人之後。議古人之事。則易。處古人之時。行古人之事。則難。故尚論者。毋從瑜中摘瑕。當從瑕中求瑜。如坡翁題歸湖圖云。功成不受上將軍。一舫東歸笠澤雲。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畱傾國更迷君。又松雪題戲妻圖云。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意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善於出脫人罪。議論人物者。當以爲法。秋水鏡

士不至饑餓不能出門戶。不空言貧。杜子美囊惟一錢。食糲拾橡。窮甚矣。及卜成都學堂。有高下亭臺。酒有舊醅。鵝鴨長數。茗飲蔗漿。水檻扁舟。色色畧具。亦足以耽詠遣愁。無憂溝壑也。客譚

凡好義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俠。未免於過當。要於得中。方爲正氣。太過便爲客氣。正氣事成。客氣敗。故曰太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

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  
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  
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蓄取之微雖若  
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  
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  
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楊文靖公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  
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一四

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  
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楊文靖公

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  
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個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  
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  
其偏好甚處先克尹和靖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  
氣之人到老便衰是少持養之功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遺  
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  
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  
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太  
小歲月固不待人也陳白沙

世俗見人有過則爭笑之又從而粧綴以誣之見人學好則  
爭笑之每加誹謗此皆幸灾疾善之心學者專於自治常  
見自家神明澄湛在此則於世俗此等病痛自不粘染至  
聞毀譽加於吾身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磨自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一五

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然譽無過情毀不終熾且能體  
悉世俗之見非故欲作好作惡乃是習染所爲使其稍肯  
自省豈甘如此崔文敏

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尊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隣  
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其於不善也只曰矜不能不  
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冀其能改曰不念舊惡故曰  
惟仁者能惡人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亦不仁  
而已矣

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

病。人心不知好善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亹亹矣。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勝氣人爭是非。吾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

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急緩則後必急躁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急緩則後必急躁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急緩則後必急躁耳。

人生氣質都有個好處。都有個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校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聞謗而不怒。雖燒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能不勝之謂勇。

有德卽是有福。無機卽是無禍。因事卽是處事。讓人卽是勝人。

既觀子美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天下事無不可做。惟戒夫利己損人。世間言無不可談。但惡其論長說短。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醴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辨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爲人忌。少行不爲人短。少智不爲人勞。少能不爲人校。人知三在四少。遊世有餘矣。

才奇致疑。品高招謗。人棄常則妖興。物過激則亂起。欲相安於無事之天。當共遊於庸行之地。阮籍醉臥。壚婦之側。笑殺曹男子。閉戶。匡衡夜鑿。隣壁之光。焉用六丁神分火。

風波肆險以虛舟震憾。浪靜風恬。矛盾相殘。以柔指解紛。兵銷戈倒。

投好太過。醜態畢呈。效顰有憐。真情反掩。試觀廣眉爭為半。顏楚宮至今可憎。請從所安。毋為識者所鄙。

勉為高士。露出無限。卑微強作故人。博得無限拘束。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

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較。較則自小矣。了得便非貧。身外黃金何足羨。能閒即是福。世間白髮不相饒。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閒。參禪醫想。獨寐。

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此之謂國手。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

畫來售。偶欲登臨。適伴侶相約。真乃快心事。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

遣。春在安樂窩中。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

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居處必先情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無事如有事提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論官職之差除。下此者計貲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未剪絲為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朋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果央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

不應酬時牽挂。極是喫累的。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饑凍。身雖日漸老。幸無惡病痛。眼逢開。

處合。心向閒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逸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即降伏之久。

一毫未馴。撥之仍動。人扼孫登於水。屢溺屢起。起輒笑了。



不悲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必如此。乃可言道。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禍。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禍也。造福者。潛而長。求禍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敵詩書。尚氣節。慎取予。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族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地。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三

滿而訕。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膏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富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畜而大。惜身者。殫而細。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踈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才子肯安心草舍者。斯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者。才堪貯金屋。昨非菴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體。以刻薄爲聰明。以闊華爲寬大。有失之矣。省張長語

科舉之文興。天下無文辭矣。孝弟之名聞。天下無善俗矣。循

廉之行著。天下無良吏矣。貞操之事彰。天下無烈婦矣。記

誦之習勝。天下無真儒矣。穿鑿之學多。天下無六經矣。忠

直之行顯。天下無全節矣。是皆衰代事也。治世則反是。龍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

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灼艾

集

劉卞功有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三

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畫末編

真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

間。坐列無序。真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

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

事。行立坐臥。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誼之交。如

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布置。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

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灼

艾集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

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苦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鶴林玉露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三字。非有德之言也。蒙南鄉約

貪生惡死。人與物同。但人有知。物無知。人能言。物不能言。爾今人辦一食。不止殺一物。如食鳩鵲鴉雀。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殺百餘命。方得一羹。甚至蓄養鷄鵝犬。豕。而殺生。蟹投槽。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既

卷十二

三

焚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巧意烹煎。惟求適口。少不如意。即怒罵庖人。以爲飲食合當如是。而不知戕生害命。所損多矣。余謂腥膻不能斷絕。惟量力減除。市買見物。不加親殺。亦培養善念之一助。近時若冢宰嚴公。寅所司寇陸公。五臺戒殺放生。意蓋如此。眞足法也。愚得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得處不如出也。然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得

閒者十才一爾。況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窓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蠅書。香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岩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洞天清錄

東坡解書云。理語有可採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佚。忍癢。眞有道士也。則陽錄

撰就錄

卷十二

三

或問人有恒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爲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多敗子。必也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寧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紙筆。何也。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朱文公皆蚤孤也。俱卓然命世。何義方之聞耶。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東谷贊言

鄉里親族。凡有鬭毆爭訟之事。只宜勸解和息。切莫唆哄結怨。曾見世上有此等人。多不善終。蓋暗箭射人。天道必誅。

士有寬餘義當輕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疏戚。友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强也。西疇長言

桑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故曰好生者祥。好殺者殃。灼艾集

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聖六合於毫端。弄羣愚於掌上。圖謀王霸。施展經畧。成敗所關。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

卷之四

卷十一

三

義山河入手。富貴勲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談佛老則斥爲渺茫。說因果則目爲虛幻。轉盼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哭泣。生直營乎萬殲。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歎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哀而至。冤對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乞命。凌遠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桓溫下車而搏額。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軫范雎求救於高衲。斯皆振世豪傑。絕代才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體我。罪業隨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清。入靜室而勤脩。向蒲

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簡養聲望。脩廣庭避爪李。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有濟而於己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神。心苟自信不必頌其迹。己所欲爲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

彭雲田嘗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

恐不其然終當噬臍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

擇執斂

卷十二

444

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  
有不得已而然乎綠雪亭

世人以不識字不解事爲愚此誠愚也。非愚之愚也。讀盡五車書。無字不曉。收盡萬般巧。無事不能。而究其真實處。顛倒迷惑。反見笑於向之所謂愚者。非愚中之愚而何。竹窓

合筆

古之立言者。理不必宇宙有。語不必聖哲道要。以據其所自見。文不飾質。瑜不掩瑕。申韓不諱刑名。荀子不道性善。太史公是非不必準於聖人。三代而下。言者不自是非。隨簡

人之所是是之。隨前人之所非非之。無敢認焉。故前漢以前之書。多示人以駁。駁為真駁。秦漢以後之書。多示人以醇。醇為偽醇。卷九 鼎言

鳥之飛也。迎風魚之遊也。逆水。此如大事當前。須以身入方得就理。若迴身退避。鮮不催敗。洗心退藏。此是平日言之臨事殊不爾。諸九鼎言

今人好奇。以奇為美。無所見奇。則謂之常人而忽之矣。不知

了得君臣父子大忠孝。只叫得倫常。何處用得奇着。書曰

彰朕有常吉哉。又曰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古之所謂吉

擇執錄雜著類 卷十二

三

士。常人也。近世蒿目時艱者。咸願得奇人而用之。書謂常

為吉。則奇為凶矣。可不慎歟。孫伯觀

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

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為人

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論天南地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

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事也。

一第一官。於七尺甚輕。然士當落拓時。或投名賢之顧。或蒙

大恩剪拂。天若不以一第一官了之。必無以靈具服人之

眼。而快有心人之心。世將謂此輩窮士。可聽其自生自死

自寒自熱。而終不肯回其半背。落其一毛。故韓淮陰何能必封侯。不封侯。則漂母之識不傳。郭汾陽何能拜相。不拜相。則李白之知亦沒。故窮士所以類挫扼折而終至青雲。此非必一人伸誼之常。或亦具服有心人之神靈所變化也。卷六 公亮

或謂子伯人。謂子拙。子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者。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言。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

擇執錄雜著類 卷十二

三

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

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曰父

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

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

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張良從老人於圯上。老人曰。孺子來為長者納履。良曰諾。如

是者再。老人曰。孺子可教。良曰。願聞也。老人曰。兩眉致其

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為功。眉無事也。儒子居功。其以眉

乎。十指貢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為怨。指無心也。孺子

處怨其以指乎。良曰敬受教。

朱泚漫學醫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伯樂相馬。教所憎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相驚。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驚馬多。其利大。是以學期適用。不期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遽援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其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微。枕善而居。

崔浩能料敵人成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圖書之義。近有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五

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恭頤之難。乃其頭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郎柯亭辨笛。聞琴知鼓。可謂妙識通神。而不知董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內。精營龍鮓。可謂沉機朗拔。而不知周旋篡逆之爲禍。見微而反昏於顯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雜草摧枯。而晚年困於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天下全力喪師遼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臣爲其君策。長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姬以逃。家亡宗覆。爲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譚尚日尋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

袁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國家。隋楊廣討陳叔寶之

罪。明如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之。至爲叔寶之鬼所笑。明人而不明於己也。噫。泥沙金屑。障目則同。提醒回光。聰明人可草草哉。昨非卷

健爲李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碩影無儔。然而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齊景公時雨。三日公衣狐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贊君飽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五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道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坊十

販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蕪賣所居宅。琴髻獲緡二三  
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  
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海  
內咸信服之。

許邵平與人少言。嘗客潁川。不候陳寔。又陳蕃夜妻  
吊者畢集。而邵獨不往。或問故。答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  
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弗造也。居常好論里中人物。故汝  
南有月旦評云。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三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甚爲友。  
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甚絕。敏中許之。既而甚果造門。  
左右始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起。呼左  
右召甚。悉以寔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相  
交。共飲飲而寐。前人來見之。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  
得白敏中。今尚更取賀拔甚。

張建封博辯能文章。慷慨尚氣。以功名自許。裴尚書寬罷政  
歸。途次一人坐樹下。衣履極敝。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  
識。豈長貧賤者耶。舉船錢帛。奴婢貺客。客受而登舟。卽戒

飭奴婢。公益奇之。既乃知建封也。官徐州節度使。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  
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漢田叔爲魯相。初至。宣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  
取其渠率二十八。各笞二十。怒之曰。王非汝

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相曰。  
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

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常暴坐。待王  
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

擇執錄 雜著類

卷十二

五

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  
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  
其母。臣何忍復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  
定爲嗣。

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至爲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揚賜陳耽。  
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嘆曰。實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  
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立已卓然矣

劉忠肅公肇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諫議大夫崔公孺。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鑄之地。立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以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盧多遜之爲相也。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爲常。臣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沾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恐惟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胡庸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地。無不頭見者。每患閭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東坡云。元祐間。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

通。何必栽籬插棘。

蘇子瞻泛愛。嘗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宰相自唐以來。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尊重。客歎踣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歐陽公爲翰林日。常有空頭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此惜。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許景仁於上。且曰。問趙扑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



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為忠臣。既退。介甫語閻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閻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王沂公狀元還。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遽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途遇貴人前驅。不知為公子。遽呵辱之。是後

每見斯人。必自引避。恐其知而自愧也。

李昉好接賓客。嘗厚張洎。而薄張昉。及昉罷相。洎草制。張昉之。而昉朔望必詣昉。或謂昉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昉曰。我為廷尉。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民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輸官。囹圄以空。

宋呂覺勘公事回。奏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

唐蔡文體貌尊嚴。且好懷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

劉訐家貧。餅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訐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襄陽土俗。凡隣居必種桑為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遂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鄒志完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已至僕妾。鐫削簡儉。有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恋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告訐者率指為胡黨坐重獄有訴鄭湜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律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有之詔賜酒食權為奏議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

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史良佐南京人為西城御史而家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為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有與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難之崔文

公祐肯曰正己誠詐不如因遣使其軍詔以所獻就賞之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歛怨又使諸藩謂不重賄詔至正己慙

張吳駭兵法不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晏則自今帥臣可以仰衆懸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晏樞密使解兵權又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攝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眈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楊翁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為鄉校師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憇翁館以無資告翁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翁家人不能平翁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鄰人產子翁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驅驢步入

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開州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荅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失母心。便當爲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侯君集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婦付擇執錄。雜著類。卷十二

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辨。惟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不逮乎。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間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閒雅不喜自耀。溪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其言曰。世道之

降也。我知之矣。雕棟刻桷。丹漆黝堊。文宿綺疏。錦幃繡帳。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牀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褌。烹肥膾腍。青紅奪目。甘脆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帶。飯糗而茹荼。粗糲淡泊。僅禦饑寒。以養吾素而已。膏肓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敬詭仄者。禮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絺章繪句。彩雜炫露。爲子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其達。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彼恃其華。我以爲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以返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而無一愧怍也乎。方遜志

郭憲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羗中還。休憲衆欲取約以徼功。憲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權護備至。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遠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不肯曰。我尚不欲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時曹操在武都。達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

疏怪不在其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

司馬昭既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計其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遺之。

顏杲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擇執錄 雜前類 卷十二 四三

遂并衣履。謙尸棺。歛以歸。遇父墓。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衣履謙妻。疑履謙衣衾。檢薄發棺。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媼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戴就為都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誣奏太守賊罪。遣部使薛安按倉庫。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辭不變。安又燒鉛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

冷。肉焦燬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君何故以骨肉拒抵。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叩命。固安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今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狀。節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守。

擇執錄 雜前類 卷十二 四三

顏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觀光卒。潤之奉歛於家。哀經。就位士人競為潤之來弔。明年荏碩氏先塋之旁。享祭。惟護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為之乎。

李善為李元善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貴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觀自哺養乳為生。漚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挾抱。奉之

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而修義積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乃暇江介薦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家夫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常謂惟士無能。皆學為能。居貧易富。成名即富。士無分於貴賤。人惟在於勤勞。凡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不可謂前定而後力學。豈可以宿緣而自急操修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身雖曰儒。徒為儒服之觀美。不較天地不信。神明狎侮老成。輕慢前輩。違父母而逸學。日怠忽。頭長而放蕩無時。試不遂則罪有司之不公。榜初張則謂庸流之濫得。責人者不能於責已。議人者乃所以議天。或持己之見而過人之能。或銜己之長而攻人之短。或矜所學而忽畧一世。或恃一解而輕視衆人。立身不正。則以曖昧貪饕為能。用心不誠。則以機巧詐為勝。較短論長。而不從公道。奪彼予此。而弗恤人言。兩譽皆毀。而求苟合於人口。是心非。則絕不容於物。外貌雖慈祥。徒巧言而美語。中情多狠暴。好潛賊而陰謀。不擇乎友而交不義之朋。不和其室而淫非已之色。舍已田芸人田。失云多矣。作無益。害有益。損孰甚焉。預鄉荐者。自為志得意滿。不復進修。入省闈者。則曰功成名遂。直可唾取。恃才傲物。挾長欺孤。常交貴結援。而每誇等流。以隻字片文而蔑無同輩。在市道則和合貿易。以觀其所得。遇州縣則

關合爭訟以滿其所欲。不忠不孝。甘心冒法。而喜為非禮。非仁。直情徑行。而弗顧游。敗無度。博奕廢時。耽飲而自喪。其神逞威。而乃敗於德。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況三年初無伏案之功。而一旦遂萌登科之望。稍無成。且歸之命運。纔有為專務於禱祈。不知天憲之難逃。淚恐人心之愈惑。出處語默之際。天必察之。進退予奪之間。神所司之。豈容倖取。不可計求。苟有行業之可書。異患飛騰之不容。遂適者。營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不知營業之子。安分讀書。無形顏色。每見儒冠之後。自恃名族。多有驕矜。神明至公。每裁於輕薄之流。天道無私。用獎予於淳朴之士。若能自悟。晦迹韜光。望欲有成。勞心苦志。曲盡陰功之事。務存忠孝之心。返乎上古淳朴之風。無流末劫偷薄之俗。自然詩禮傳家。科名有舊矣。天不負人。人宜修行。凡為士者。各宜戒之。

澤執錄

雜音

卷十二

四六



21181800446144

擇執錄十二卷

直隸總督孫進本

國朝王家啟撰家啟字誠庵蔚縣人順治辛卯舉人  
官廣東新會縣知縣是書雜采嘉言善事分三十  
四門蓋鄉間勸善之書趙善瑋自警編之類也以  
擇執為名過其實矣